张寿臣表演相声精品集

zhangshouchen
biaoyanxiangsheng
jingpinji

相声名家表演精品丛书

主编·王文章



文化藝術出版社

我们的相声演员不光是演员，而且都应该是研究工作者。比如天津的张寿臣先生，他的单口相声集就是给我们留下的宝贵遗产，有很高的借鉴价值。

——王朝闻

我个人认为，张寿臣先生是相声登上艺术宝殿、大雅之堂的先行者、带头人。他带领我们迈上了第一个台阶。

——姜昆

相声名家表演精品丛书

张寿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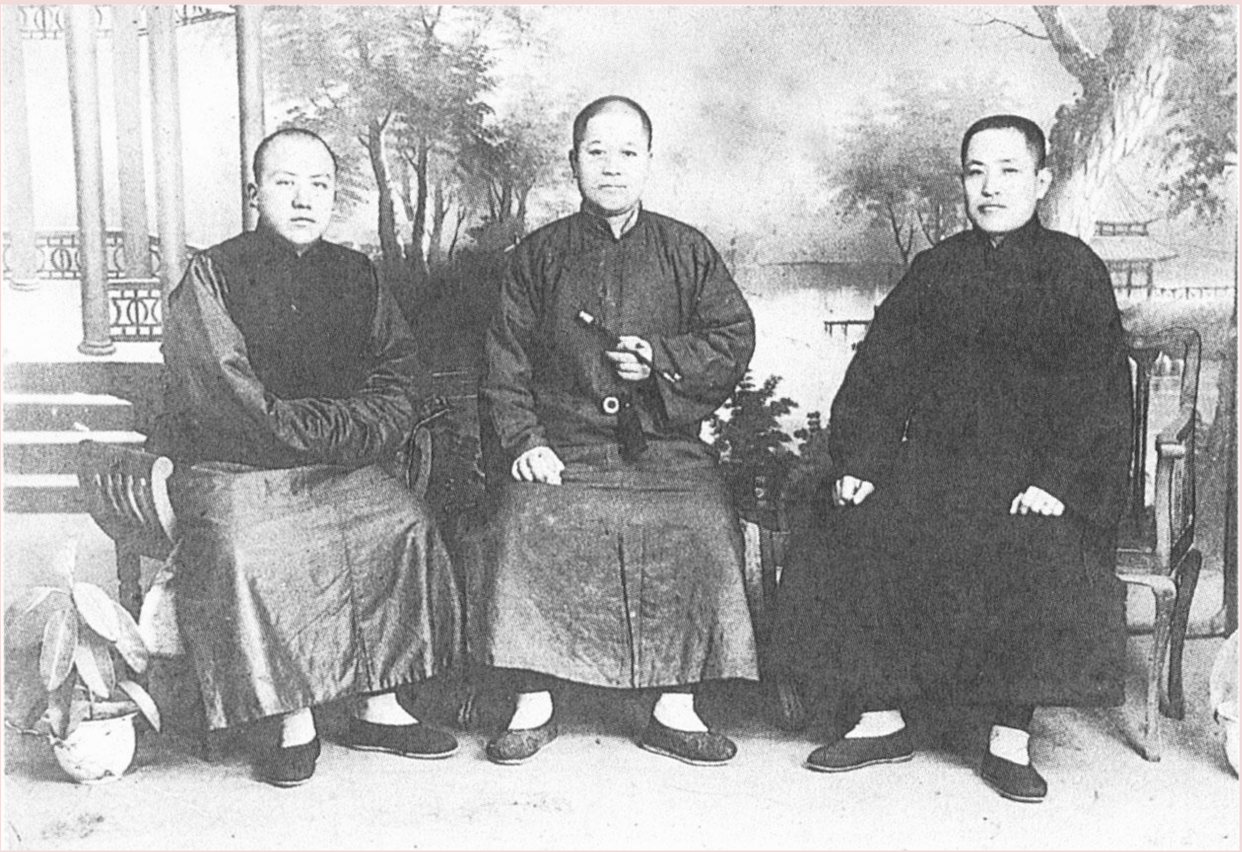
相声名家表演精品集

主编·王文章
副主编·贾德臣

文化艺术出版社



张寿臣先生像
（摄于 1963 年）



张寿臣与侯一尘（左）、常连安合影



张寿臣和苏文茂、常宝堃合影

20 世纪 30 年代的张寿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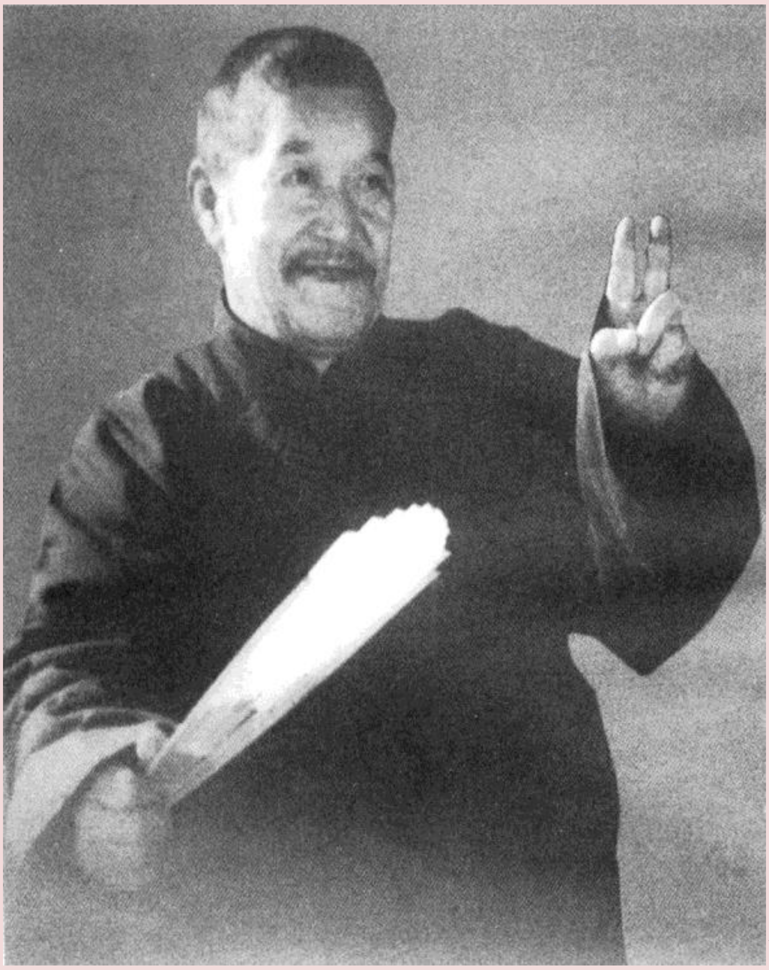




张寿臣、常连安与志愿军战斗英雄合影



张寿臣与相声界名流的合影



张寿臣在表演中

目录

序……………………………………………… 王文章　001

小神仙……………………………………………001
化蜡扦儿…………………………………………029
娃娃哥哥…………………………………………046
抬杠铺……………………………………………054
贼说话……………………………………………061
贪便宜……………………………………………065
假行家……………………………………………072
三瘸婿……………………………………………083
庸医………………………………………………090
麦子地……………………………………………094
点痦子 · 拨牙……………………………………106
巧嘴媒婆…………………………………………112
读祭文……………………………………………120
渭水河……………………………………………124
三近视……………………………………………131

杨林标……138
吃西瓜……143
看财奴……151
五人义……155
偷斧子……167
天王庙……173
三怪婿……178
姚家井……182

哏政部……227
揣骨相……236
洋方子……243
夸讲究……252
窝头论……260
地理图……269
大戏魔……277
歪讲《百家姓》……285
老老年……288
“打”白朗……303
文章会……311
吃饺子……318
交租子……325
倭瓜镖……330
揭瓦……347
大相面……361
豆腐堂会……368
福寿全……377

黄鹤楼……387
窦公训女……396
绕口令……410
十八愁绕口令……416
打灯谜……421
对春联……428
卖春联……437
寿比南山……444
歪讲《三字经》……450
拉洋片……464
金龟铁甲……475
一肚子《三国》……486

中彩……490
存折……492
吉祥话……493
别咬着……495
水不开……496
这叫错了……497
腊肉……498
阿弥陀佛……500
你挤我我挤你……501
肩膀宽……502
姜屈二姓……503
属牛……504
二十四孝……507
携琴访友……510

草船借箭……513
倒坐观音台……515
下神儿……517
战长沙……519
杜十娘……521
刮眉毛……522
行话……524
送煤……526
是刷子……528
一妻一妾……529
先生后生……530
好一个小呆呆……532
永远不死……533
豆腐是命……535
没法儿掏……537
来个锅贴儿吃……538
凉水洗脸……539
十遍安……540
游龙戏凤……543
象形字……546

编后记……550

序

王文章

相声是语言的艺术，它的表演要求语言精练流畅，活泼犀利而又幽默含蓄。它的语言是艺术化的口语，又是生活化的文学语言。相声是一种让人发笑的艺术，但不是引发人们肤浅无奈的笑。它是一种深沉的幽默，使人听来有捧腹之乐，并且回味无穷。现在相声表演用的是普通话，人人听得懂。所以，还没有哪一种艺术形式拥有像相声这样广泛的观众群。

但是，今天相声的观众群正在消解。许多观众在离相声而去的时候，却仍有一种深深的期待，多么盼望像曾经听过的那些脍炙人口、意味隽永的优秀相声段子一样的优秀作品能够继续涌现。目前，优秀的相声作品确实寥若晨星。人们从创作主体和受众及创作环境等方面寻找着形成这种状况的诸多原因，但这种状况依然难以改变。倒是由此而引发的人们对相声发展的理论探讨，与创作相映照，形成了一个热潮。也许，这种探讨对今后相声创作的重新崛起，会是一种铺垫。不管怎么说，这种现象，表明了社会对相声摆脱目前发展弱势的一种关切。

人们需要相声，人们不会忘记相声。今年初，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了《侯宝林表演相声精品集》，首印 6000 册，很快销售一空。侯宝林先生是我国一代杰出的相声艺术大师，他创作表演的相声独具艺术风范，以其广博的知识性和幽默智慧、生动感人的艺术魅力，为观众所喜闻乐见。他表演的相声作品出版，读者喜爱是自然的。他以继承、改革、创新的不懈探索，特别是对相声语言的提炼与净化，使相声这种旧时代艺人在地摊、坊间混饭吃的玩意儿，脱胎革面，以新的品格和韵味，走进了艺术的境界，从而为各个社会阶层、各种文化层次、各个年龄阶段的人们所喜爱，真正是雅俗共赏。侯宝林先生整理、创作、表演的《关公战秦琼》、《改行》、《婚姻与迷信》、《戏剧杂谈》、《戏剧与方言》、《卖布头》、《醉酒》、《夜行记》等上百个相声段子，都使人百听不厌。当然，侯宝林先生作为我国相声艺术的代表人物，其艺术创造是作为一个时代的集体成就被社会被群众肯定的。相声艺术宝库琳琅满目，是侯宝林和他之前及同时代以及他之后的众多相声艺术家共同创造的结晶。像清末民初的马麻子、朱绍文（艺名“穷不怕”）和继起的李德锡（艺名“万人迷”）、焦德海、张寿臣、马三立，以及近三十年来涌现的许多受到观众欢迎的相声演员，都以自己的创作、表演，为观众奉献了一大批优秀相声作品。《侯宝林表演相声精品集》的选编远不能吧许多优秀的相声作品奉献给读者。因此，文化艺术出版社总编辑丁亚平提出，希望我在《侯宝林表演相声精品集》的基础上，主编一套当代相声名家的表演精品。这也正是我的想法。因此，便有了这一套当代相声名家表演精品丛书。

相声是产生于北京一带的“平民艺术”，至今已经发展了一百多年的时间。它的艺术元素可以追溯到周秦时代的俳优，但形成“说、学、逗、唱”兼备的艺术形式，则是近代艺人的创造。它的以“说”为主要表现功能，以“抖包袱儿”为主要艺术手段的表演，

是直接抓住观众的法宝。其所以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根本原因是深深地植根于广大人民生活的土壤之中，表现他们的生存状态，反映他们的喜怒哀乐、理想愿望，这就为表演抓住观众奠定了深厚的生活基础。我们读名家的表演精品，会深刻地感受到这一点。

也正是因为相声艺术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相声演员在观众的直接反应中，不断加工锤炼观众喜爱的作品，才使之成为百听不厌的经典作品。这些作品，是支撑相声艺术延续发展和保持其审美特性的基础。今天，这些作品不仅仍然可以为观众带来愉悦，它也滋养着相声艺术不断延续的长河。只有重视优秀传统，才能使创新更醇厚、更鲜活。

我认为，相声艺术要有新的发展和它在发展中仍然得到观众的喜爱，从创作方面而言，坚持以下三个方面是重要的。一是重视继承借鉴相声艺术的宝贵遗产，坚持演出优秀的传统保留节目。一个优秀的演员，能够演出一百个传统的保留段子，应该是不算太高的要求；二是继续发掘、整理和改编菁芜并存的传统段子，正所谓“一遍拆选一遍新”，保留其表演的精萃，赋予其积极的思想意义；三是鼓励创作反映现实生活的相声作品，要扩展题材，走宽路子，切忌贫嘴和油滑。马季、姜昆、杨振华的有一些作品是成功的例证。今天社会发展的波澜壮阔，社会生活的丰富多彩，为相声艺术充分展示其诙谐和讽刺的本质特征提供了取之不竭的生动素材。

当代相声名家表演精品丛书的编选出版，或可给喜欢相声的读者带来欢乐，也可为相声艺术创作的继承带来宝贵的借鉴。

2003 年 6 月 16 日

小神仙

风鉴先生惯说空，
指南指北指西东，
若是真有龙虎地，
何不当年葬乃翁！

这四句呀，可不是现在编的，打老年间就有。这四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我给您解释解释。“风鉴”就是阴阳二宅啦，巫卜星相啦，全在内。“风鉴先生惯说空”，这就是说瞧风水的先生说的完全是假的。“指南指北指西东”，就随便这么一乱指，不乱指他怎么能要钱呢！说“龙虎地”呢，这块地呀有龙穴，把爸爸埋在这儿呀，晚辈儿就能出皇上，这块地是虎穴，把爸爸埋在那儿呀，晚辈儿就出元帅——这全是假的。“若是真有龙虎地”，要是真有这种地方，“何不当年葬乃翁”！当初为什么不把你爸爸埋在那儿，叫你当皇上当元帅，为什么你当这个看风水的混饭儿吃哪？

这种事情啊，都是假的。说“风鉴”这行生意，这年月呀完了！为什么呢？因为剥削人的人越来越少，再过些年就没啦！原先那个社会呀，他们瞧风水的可赚钱，怎么呢？因为有人想发财，他们就全从想发财的人身上找钱！拿商人说吧，这个买卖呀，本来成本不大，过几年起来啦，再三层楼，九间门脸儿。这个买卖一赚了钱，商人就这么想啦：“这是运气好！”从这儿给人家的东西老嫌多，赚

的钱呢老嫌少，甚至于偷工减料，以假当真，越来越不实在！

买主儿这一方呢，就这一个铺子，别处买去太远，“得了，将就着买吧！”好！在这家儿铺子对面儿呀又开了一家儿，跟他这买卖一样。人家那个买卖给的挺多，为什么给的多呢？东家、经理这么想：

“我要跟他斗斗，我这儿货要比他强，价钱要比他公道，自然就能够把他顶回去。”

那家掌柜的不这么想。

“嘀，跟我比着！我这儿运气好，根深叶茂，你比不过去呀！”

过俩月他这买卖就见衰落了。怎么？他买卖还是这么做法儿，人家那边儿给的多，货又好，自然他的买卖就少啦！买卖不好啦，他可不说他偷工减料、以假当真，他说这个：

“唉呀，对门儿夺了我的风水啦！找瞧风水的瞧瞧。”

把瞧风水的先生找来了。这先生一进门儿呀，找不出毛病来！找不出毛病怎么拿钱呢？院儿里弄这么个罗盘一支，定南针这么一摆摇，红头绳儿满处一拉，这就出主意啦：

“不错，你这儿正气让人给压下去啦！这个主房应该往高里长！”

“嘀！这一长高，拆了重盖，钱可多了！”

“不要紧，房脊上啊来十五趟砖，弄个影壁，这个厨房挪到茅号，茅房挪到厨房，这个门朝那边儿，把窗户堵上。”

胡这么一出主意，他就把钱拿走了。过了两天买卖不但不见强，更坏啦！还得找瞧风水的！风水先生来啦。

“嗯，不见效呀！”

“我再瞧瞧。正气倒起来啦。这么办，你花俩钱儿，用朱砂笔画一个山海图，冲着那个门儿这么一挂！”

给那边儿下了个镇物！这掌柜的心里痛快啦，对门儿那位掌柜的堵心啦！

“怎么？没影儿的事，那小子给我下镇物！”

也得找瞧风水的——斗法呀！他要找哪，可就不是这个瞧风水的啦。到这儿弄罗盘一支：

“嗯，不错，这可不成，他画张画儿，咱找块镜子，后头来道符，对他这么一照。”

“这起什么作用呀？”

“他这张山海图压着咱们呢，咱们镜子一照，把他的山海图给照回去了，压他自己！”

好！等把这镜子一挂上门，那位掌柜的害怕啦！

“不成啊，他他他他怎么挂个镜子，跟咱斗法啦？这咱们……”

“有主意呀，弄个八卦！”

那家一瞧：“八卦。”又找瞧风水的，瞧风水的说：

“咱们弄个老虎脑袋！”

老虎脑袋搁在这儿了，这家：

“咱们弄三枝箭，跟他比划着！”

那边儿：

“我来个瓶，平升三级！”

这边儿又来个“姜太公在此”，那边儿又来个“泰山石敢当”，实没主意啦，这掌柜的在这房顶儿上搁个夜壶！

唉，你说这是图嘛儿的！说这个事有没有呢？绝对不是瞎话。

今天这个节目叫《小神仙》。听完这一段儿您就知道风鉴这码事完全是迷信！咱们说说算卦的。

你要按生意人道儿这么一说呀，这里头门类很多，叫“金、评、采、卦”，“金评采卦”是四门儿生意，每一门儿又分多少多少类，要背名儿呢，打这儿一背背到天亮，也背不完！咱就说个大概吧。这个“金”是什么呢？就是相面这一门儿。这个“金”又分七十二门，七十二样金，就是七十二样儿相面的。那位说：“都什么呢？怎么还有七十多样？”您听啊，在旅馆里撒传单登广告，那叫“座子金”；串胡同儿打那两块板儿，梆梆梆的，那叫“梆金”；提了黄雀儿，那叫“嘴子金”；拿三根竹竿儿，那叫“竿子金”；在街上摆卦摊儿，穿得挺

阔，带俩底下人，那叫“伙金”；穿着蓝布大褂儿，补着好些补丁，脸可洗得很干净，手指头伸出来葱根儿嫩笋，拿着管破笔写字，写出来有体儿，说出来四六成句儿，你这一瞧像念书的，现在落魄了，相面，这个叫“水金”；说摆奇门，叫“八岔子”；六爻叫“老周”；拿着这么一捆儿席篾——秫秸皮，量人家的手指头，临完撅下来比，比个长虫啊，比个龙啊，这叫“条子金”；抓石子儿数数儿，那叫“子儿金”；拿着草根儿，那叫“草儿金”；坐在地上，写上“余非哑人，坐地不语”，那叫“哑金”；打这儿一过，“请过来我送你两句。”那叫“揪金”；有这么种相面的，相面要钱，不给不行，口硬，那叫“抢金”；先说，说了半天别的，临完往相面那儿一岔，接着找纸条儿，“我给你相。”这个名字叫什么？叫“倒插符”；还有一路叫“花褡子”，那位说：“什么叫花褡子？”南市就有哇，顶缺德的就是这“花褡子”！他坐在地下，地下铺这么个包袱皮儿，这包袱皮儿上净是小口袋儿，一共是七十二个口袋儿，十二辰呀，一样儿是六个，当中间儿十二个开着一个册页儿，他往那儿一坐，那阵儿使铜子儿，现如今使几分票儿买一个钢镚儿，扔在哪儿打哪儿起，先得问你：“是本人的，是替人占的？”这个人一说，他就拿着签儿这么一数：“数到你岁数儿言语声儿啊！一岁、十一、廿一、廿二……”那位说：“到了。”夹出来就是你那个属相。愚人就这么想：“怎么这么灵呢？”不能不灵啊，他按着天干地支往下推呀，那是绝对差不了的。他那册页子也画着七十二样儿，十二样儿么，也是一样儿六种，分上、中、下，最缺德是这儿，人嘴两张皮，他瞧这位来算卦的穿着、相貌，这位穿的阔，阔人，他这一数就是上等；这是劳动人，一数就是中间儿；穿的破衣罗索，一脸晦气，怎么数他也是下等，绝对好不了！那天我站那儿瞧着，有这么个人扔那儿一大子儿。

“是本人的，是替人占的？”

“本人的。”

“数到你岁数儿你言语。”

“你数吧！”

“一岁、十一、二十一、三十一、四十一、四十三……”

这位说：“到了。”

夹出来了。

“四十三属鼠儿的。”

“对了，属鼠儿的。”

这个法儿到现在他可弄不转啦！怎么？有这普选年龄哪！有差一岁的，有差两岁的，数不清楚；那个虚岁数准得对。打开这么一瞧哇，是耗子！

“你是属鼠儿的么？”

“嗯。”

“壬子生人。”

“是。”

他瞧这位穿得阔呀，打开了一瞧：哦嗬，画得好！有儿囤粮食，粮食上头趴着一只大耗子，这个耗子吃得挺肥，吃着粮食，流地下好些；地下还有好些小耗子儿。

“你这个好哇，这叫仓内之鼠有余粮啊，你属鼠儿的就是耗子呀，生在仓内，一辈子不少吃不少喝呀！你看，就你吃剩下的，落落〔读 là〕的，糟蹋的，就够你子孙晚辈吃的呀！下面的这都是你子孙呀！几月生日呀？”

“九月。”

“更好啦，锦上添花！怎么说呢？九月时候好，新粮进来啦，陈粮食还没吃完哪，丰衣足食富贵乡！”

这位花五分钱，一听挺痛快的，走啦！

旁边儿那位呀是劳动人，也瞧出便宜来啦，花五分买一钢镚儿一扔。

“本人？替人占？”

“本人。”

“数到你岁数儿言语一声儿。”

“你数吧！”

“一岁，两岁……”

数来数去，数到三十。说：

“到了。”

夹出来了。

“三十，乙　丑年生人，属牛的。”

“啊。”

“海中金命。”

打开一瞧就堵心啦！怎么呢？画的是庄稼地里站着这么个牛，这牛啊，套着夹板儿耕地，后头一个人揪着它拿鞭子轰！一瞧，不痛快啦！说：

“你这个牛是自创自立呀，奔忙劳碌，自己流血流汗，为他人辛苦啊！所赚的这个代价就够你一天用的，没多大富余。几月生日？”

那位说：

“三月。”

“咳，更坏啦！三月的牛正在受累的时候——耕地呀。老年得福，子孙昌盛。”

这是收口儿，逢赶上穷命的，这个卦末尾都有这么两句：“老年得福，子孙昌盛”。干嘛？为的是好叫这位有盼望呀，受了一辈子累啦，老年好啊！要没这两句，这位蹿了！怎么？“一样花这五分钱呀，怎么我一点儿好儿都没有！”

这位走啦，我瞧出便宜来啦！我也花五分钱买一个钢镚儿往那儿一扔。

“本人？替人占？”

我说：“本人。”

“数到你岁数儿言语一声儿。”

我说：“你数吧！”

“一岁、十一……”

数来数去，数到五十七，我说：“到了。”

夹出来这么一张，说：“五十七岁，你属狗的。”

我说：“我是属狗的。”

“戊戌年生人。”

“对。”

打开一瞧：拧啦，太堵心了！别人都画一个呀，我这张画着一群狗！

“这么些狗！我属哪个狗的？”

他拿手一指：

“最头里那个。”

这可讨厌哪！

“你几月生日？”

我说：“我是二月。”

“好狗！”

到我这儿没好儿！这路生意千万别信，你要拿它当金科玉律呀，那是脑子里的油泥没擦干净哪！

说还有一路金，叫什么呢？叫“票儿金”。“票儿金”是什么呢？就是我说的这个“小神仙”。

这段儿小神仙哪，是咱们北京的事。民国初年哪，在哈德门外花市大街摆摊儿，夏天支把伞，摊儿上头搁着好些个棋子儿，有一盘墨，一碗凉水，沏壶茶，有这么一个白油漆的盒子盖儿，这干嘛？这“圆粘儿”，什么叫“圆粘儿”？就是招人，拿这个招人。这盒子盖儿上得画画儿，他因为什么画画儿呀？凡是这个在街上相面的，他别瞧谁，他一瞧谁，这人得赶紧跑！因为什么哪？都知道他们这个毛病，他让谁相面谁也得相，谁要是不相，回头他说出话来转着弯儿骂人！可是人得围上他，他才能赚钱哪，怎么样？他画画儿，拿这画画儿招人。画画儿不拿笔，拿手指头！也画不出什么特别的来，拿手指头蘸墨呀，在这个白油漆的盒子盖儿上画，画个什么对虾呀，海螃蟹什么的！我学这个劲儿您瞧，他老低着头，一抬头人就走啦！低着头画，只要有人这就一聊，有十几个人这就说起来

了。那位说：“他不抬头，有人他怎么知道?”往下瞧哇，往四外瞧腿呀！有六条腿，仨人啦！有十二条腿，六个人啦！二十四条腿，十二个人啦！没错儿。这是那个盒子盖儿，蘸着墨，一瞧这儿有八条退，四个人，成啦！这就说开了：

“画山难画山高，画树难画树梢，天上难画仰面的龙啊，地下难画无浪的水，美貌的佳人难画哭，庙里的小鬼儿难画乐。”

一瞧这儿有三十多条腿啦，十几个人，这就该抬头啦！这画儿呀且不放哪，怎么？一放人家就知道他不画啦，就走啦！手里老拿着这画了一半儿的盒子盖儿。人站这儿是为瞧他画画儿，谁也没想到要相面啊！他往这相面这儿带：

“那位说，你是干什么的？”

其实谁也没说，他自个儿说！

“我是相面的。刚这么一提相面的，那位老兄啊，把嘴这么一撇，撇得跟烂柿子一样，‘二哥，咱们走吧，生意!’哈哈哈……小伙子，你是少见多怪呀！不错，相面的是生意，他们是生意。”

其实他煮在锅里一个味儿!

“他们生意，你怎么不是哪？你也是相面的！我相面，我这相面的今天挣一天钱哪，前半天挣的钱哪，五天花不了。我也没事，怎么样哪？画儿张画儿，人都围上我啦，咱们都算有缘哪！同船过渡都有缘，何况这站会儿，每位我都送一相，不要钱。”

先拿这不要钱哪把心稳住!

“这位老兄啊，我知道他有几个儿子，将来得谁的济，受谁的累；啊，这位老弟呀，我能知道他父母全不全；这位老弟有妻无妻；这位老兄啊现如今有事无事；就这四位，全送。一位对是蒙的，两位对算碰的，三位对啦是巧劲儿，四位要全对了，算我对相学有研究，你们四位也别花什么，我也不要什么，咱们是哈哈一笑，大家一散。还有一位，别瞧这儿人不多，二十多位，内中有一位要发财。”

这叫什么哪？这叫拿发财呀把人心扣住就不动啦!

“谁要发财哪？嗬，这人财可大啦！现如今他还没有辙哪，打

这儿一过去，七天哪，平地一声雷，陡然而富。可是内中有个小人暗算他，他不但不发财，而且要生气，回头我给他两句话，让他趋吉避凶。要什么不要？等他应验之后，买包茶叶瞧瞧我来，我还许请他吃顿饭，交个朋友！还有一位呀要打官司。打官司啊，他可是败诉，我回头给他一出主意，几句话他就胜诉。”

再说几句就许有人抽签儿，只要有一个人一抽签儿，跟着就相好几面，算好几卦，一天的挑费就有啦！可在这个场合最怕有人走，只要走一个人就坏，走一个人这一场子人全得散！那位说："不至于呀，围着好几十人，怎么走一个全散？"独单相面摊儿，到这时候走一个全散。为什么呢？走人跟走人不一样，好比吧，街上看见有变戏法儿的，唱曲儿的，不论干什么的，不爱看啦，不爱听啦，就走啦。走是这么走法，好比这是场子，眼前是场子，这位不爱看不爱听想走，回头："借光，借光。"他正大光明就走啦！这是别的场合。独单相面摊儿没有这么走人的，相面摊儿他要这么走哇，他怕相面的骂，他得慢慢儿往后退。好比这是那个摊儿吧，这位站在这儿，退了一步，他心想着往后一挤，后头的人往前一拥，不就走啦吗！他忘啦，脊梁后头的也憋着跑哪！"我们瞧你画画儿，没瞧你相面哪！"谁都想走，可谁也不敢走，怎么？回头一走，他骂街呀！这位往后一退，脊梁后头的跟他一块儿闪哪，旁边儿的人也跟着闪，这是条胡同儿，再一闪哪，不就到便道上啦，到便道上，走道儿的一撞，"呼啦"这边儿一散，他眼神往这边儿一瞧，那边儿全得走，一点儿办法没有！怎么办哪？这相面的厉害，他说两句话谁也走不了，就仿佛一尺多大钉子把你脚钉地下，他多会儿钱挣够了数儿，你多会儿走！他这儿正在说着，有一位要动……

"嘿，众位，今天哪，你别瞧人不多呀，哈哈，齐全！内中还有一位特别，因为什么？他心里有难说的事情，这话不能见人哪，什么事情哪？告诉诸位，这人哪，他女人已经跟他变心啦，又有了爱人啦！他现如今这么的……忘八大爷。我指实了众位看哪，谁是忘八大爷！"

大伙儿心说："这得瞧瞧啊，瞧他指谁。"

指谁谁打他。

"那位说：你指。指，一定指。那位说：这可是危险，人有脸树有皮，众目之下看着，你这么一寒碜他，说他是忘八大爷，他一恼就许给你俩嘴巴呀，你们打起来，你不怕他打你吗？不怕。众位，绝对不怕。因为什么不怕哪？我要说他是忘八，他要敢翻脸，我就给他指实了，我说他女人的这个爱人，多大岁数，什么相貌，跟他有什么关系，都给说清楚了！再不承认，我把名姓都给指出来，指实了他能打我吗？那位说：你指。一定指呀，指可是指呀，可有一节呀，人有脸树有皮，众目之下看着，我说他是忘八，他一害臊，就许跳河、上吊，人命关天哪，虽然不用抵偿，我也缺德呀！你别忙，他这就走，等他走了，我报告你是谁。"

谁也别走啦，该走的也不走啦，谁一走他说谁，受不了！这路生意人就这么厉害。再说几句呢，就有算卦的啦！就这工夫，头里啊，瞧热闹儿的跟瞧热闹儿的打起来啦！

独单相面摊儿，瞧热闹儿的一打起来，他算枉用心机。怎么哪？大伙儿心里全憋着走哪！这一打架，呼啦一下！

"不是我们不瞧你相面的，我们瞧打架的去！"

这俩人一打架，警察一来，跟着全走光啦，这可没有办法！

打架跟打架不同，这回谁跟谁打起来啦哪？一个老头儿跟一个年轻的。这老头儿七十来岁，耳朵聋了，这只耳朵还能听见点儿嘛儿，这只耳朵放麻雷子都听不见！他在外头瞧先生说得挺有趣儿的，听不很清楚，他打算挤到里头，歪着身儿，把他那耳朵搁先生嘴唇那儿才合适哪！他往里挤倒没有关系呀，他拿着一个玩意儿讨人嫌。什么玩意儿呀？宜兴壶。怎么叫宜兴壶？出在江苏省宜兴县哪，那阵儿旧社会老头儿都讲究拿这个。嗬！镶着铜底儿，铜嘴儿，盖儿上镶着好几个铜玩意儿，天天擦，用心哪，这把壶擦的程光瓦亮。这老头儿七十来岁，这把壶在他手里用就顶五十年啦！逢擦宜兴壶这主儿啊，它里头都倒壶开水。倒开水干嘛呀？夏天

儿拿热水烫着它，越擦越亮。正三伏，手里托着托不住哇，他底下垫着寸数来的这么一个毡子垫儿，手托着，这手拿着块干手巾擦。往里这么一挤哪，头里站一个小伙子，二十多岁，光脊梁。茶壶过来啦，正贴他胳膊上，烫得小伙子直嚷："哎！"一回胳膊，老头儿怕把壶摔了哇，一抱壶。这壶把胳膊粘下这么大一块皮去，立刻往外冒黄油，烫得小伙子直流汗！

"我说你怎么回事，你怎么烫人哪？"

这老头儿要是会说话哪，赶紧搁下壶，说两句好话，道道歉，不就完了吗！他不道歉，不但不道歉，还要找理由说你碰他啦！要不怎么打起来啦哪！

"这小伙子，你怎么这么愣啊！往壶上碰，这壶摔了哪儿找去！这我爷爷的东西，在我手里就顶五十年！一百多年的壶，哪儿找？"

挨烫的这个人哪：

"哎，老梆子！我这胳膊没有你这壶值钱怎么着？"

"那是呀，你这胳膊烫坏了我给你治得好，我这壶摔了哪儿找去？没有这年候儿，有这年候儿没有这东西！"

小伙子过来就要给他一个嘴巴，这一个嘴巴要打上，老头儿就得趴下，老头儿一趴地下，壶也碎啦，谁劝也劝不了，就得法律解决。这一打官司不把买卖吵了吗！别人劝不了哇，小神仙给劝开啦！他怎么办？他拿这算卦给劝开啦，劝开架不算，从这儿他出了名啦。

先说这年轻的，年轻的要打人哪！

"哎，老弟，往前站，往前站，往前站！我送你两句话，你可要忍，这忍字怎么讲，知道吗？上头一刀刃儿的刃字，底下搁一心字，心尖儿上搁着刀刃儿，要不忍可就危险啦！你有牢狱之灾，刚才说要打官司的就是你。"

这年轻的慌了：

"怎么讲先生？"

他小声儿跟他说，他小声儿说是怕老头儿听见哪！其实老头

儿听不见，他耳朵聋嘛。

“老弟呀，你脸上冒晦气，今天、明天、后天这三天哪，晦气太重，哎呀，你可要忍哪！你跟那老头儿可不是现在的事呀，你们俩前世的冤家今生的对头哇，你把手一举，他可就躺下，他躺下你给抵偿啊！因为什么？那辈子他把你打死啦，这辈子你打死他，下辈子他打死你，你们俩一连气儿顶六十多辈子啦！你就挨一下烫不是？哈哈，得忍，得忍，冤仇可解不可结。老弟，你给他作个揖，牢狱之灾可就躲开啦，过去这三天你交好运，要发财呀！道歉，作揖，作揖，道歉！”

挨烫的一听这意思满对呀，过来就作揖。

“老太爷，您烫得对，应该烫，我这点儿倒霉劲儿您给烫没啦，哈！我现在没有钱，过两天有钱我请您吃饭，我走我走。”

小伙子走啦！小伙子走啦，他算卦还算不了，怎么？老头儿开讲啦！抱着这壶：

“我这壶值多少钱，五十多年的工夫，这里头多厚的茶山……”

他还是算不了卦呀！小神仙两句话把老头儿说走啦！

“老者，别嚷啦，看你这壶吧，您这把壶出了古啦！今天、明天、后天这三天要摔呀！这三天要不摔你保存第四天哪，跟和氏璧一样价钱——价值连城，赛过聚宝盆哪！可就怕你这造化压不住哇！”

这老头儿说：

“对嘛，对嘛！一百多年啦，可不赛聚宝盆吗！我走啦，我哪儿也不去啦，我看着壶去。”

他也走啦！

这件事呀，瞧热闹儿的半信半疑：“真的假的？”

第二天这老头儿来啦，没容三天，当天晚上就碎啦！那位说：“不对啦，怎么当天晚上就碎啦？”他要没有这句话呀，这壶碎不了，他这两句话说得老头儿回去睡不着，嘀咕哇，给嘀咕碎啦！怎么给嘀咕碎啦？咳，这事太巧啦。这老头儿光棍儿一人，没儿没女，有

一个侄儿一个月给他儿块钱，刚够挑费，自己住大杂院儿，一间北房。这老头儿是天一黑就睡，天一亮就起，天天儿把这壶搁八仙桌儿上。这天老头儿睡啦，睡到九点来钟啊老头儿做梦，梦见什么呢？梦见这壶啊长翅膀儿飞啦！梦是心头想啊，这老头儿哪，这思想全都在壶上啦，这壶过两天就是聚宝盆哪！一瞧这壶长翅膀儿飞啦，他蹦起来啦！

“哎哟！”

一睁眼，没飞，还在那儿。睡觉吧，再睡睡不着啦，耗神啦，上年纪就是这个，坐起来：

“哎呀，这三天不好看哪，白天成，哪儿不去，看着它；晚上，可是天天搁那儿，回头我要睡着了，借因由它就许走哇！猫拿耗子就许给蹬地下！我得搁一地方，猫拿耗子走不到的地方。”

他屋里又没箱子又没柜子，搁哪儿都不合适，找了半天哪也没合适地方儿，一瞧东墙呀砖活动——到北京啊，小房子都是砖头儿房——他抽出几块砖头儿来呀，胡噜胡噜土，掏这么大一个洞，他把壶往里这么一塞。

“正好，哈哈，猫拿耗子说什么也走不到这儿。”

找张报纸，弄俩按钉儿一按。

“睡觉吧！”

他睡啦。东屋这家街坊是干嘛的？拉房纤儿的。也是独身一个人，住一间房。拉房纤儿这行是十纤九空，一纤不轻啊。拉着一纤儿就能吃一年半载的。这个拉房纤儿的半年多没开张，存俩钱儿都没啦，衣裳都当啦，现在挺热天儿就剩一套裤褂儿，穿得跟地皮颜色差不多，换吧没有第二件，洗吧没有法儿洗——大杂院儿里小男妇女的，他脱了上身，裤子怎么办哪？可巧拉成了一档子事，明儿早晨在茶馆儿写字儿。这一写字儿哪，他就把钱挣出来啦，买房卖房成三破二，他一人靠两家儿。可就是这个挺脏的裤褂儿，怕买房的瞧着不信任他，定钱不敢交给他。怕怎么办哪？洗没法儿洗啊！想出一个主意来，早晨买来一块日光皂，顶到快黑啦，跟街

坊借块搓板儿。街坊都睡啦，十点多钟啊，他这才把裤褂儿全脱了，脱下来呀怎么办哪？围着一个褥单子，拿裤腰带把褥单子一系，穿着一个裙子！把裤褂儿搁脸盆里头拿水一冲，嘁哧咔啦，对着搓板儿一揉，搓胰子，换了儿盆水，洗得挺漂亮。

“行啦，明儿早晨穿！”

不行啊！湿的怎么穿啊？得把它弄干了哇，夏天夜短，说话就天亮，他有主意呀：找根竹竿儿，把小褂儿穿竹竿儿上，头里弄根绳儿系个扣儿；这裤子哪？把竹竿儿伸进裤腰，穿上条裤腿儿，也系上点儿，呼噜呼噜一兜风，等干喽拿进来，在凉席儿上摩挲摩挲，喷点儿水，一叠一折，在屁股底下一坐。

得啦，明儿早晨一穿哪，跟新的一样。哎呀——得把它晾起来……

找绳儿，绳儿找着啦，没有钉儿，现找哇，找俩钉子：一个一寸的钉子，一个八寸五的大铁钉。拿大砸煤锤子，东墙啊钉这一寸的，找砖缝儿，乒乓，钉上啦。西墙钉八寸五的大铁钉。他这西墙就是老头儿东墙。

“啊，找不着墙缝儿，就这儿吧！”

大铁钉往这儿一搁，大砸煤锤“咔！”

“这还是块砖头哪！”

“叭！噗哧！”这壶碎啦！他也不敢说话，老头儿蹦起来啦：

“哎哟，壶走啦！”

老头儿一宿也没睡，第二天一大早儿抱着这碎壶找小神仙去了。小神仙刚摆摊儿。

“先生，哎哟，你还说三天哪，昨儿晚上就走啦，高低碎啦！”

那挨烫的小伙子不也在那边儿住吗，全是那边儿街坊啊，贴了一贴膏药，一瞧老头儿的壶碎啦，心想：

“哎哟，嗬！哎呀，算卦先生救我一条命啊，要不我得给抵偿啦！这我得报报先生的恩。没有钱哪，请不了客呀，给先生传说传说吧。”

就这么一传说呀，这小神仙儿哪，嗬，红极一时呀！本来算一卦一个大子儿，谈一相五个大子儿。打这儿起涨行市，四个大子儿一卦，不多日子四个大子儿改十个大子儿，改两毛，两毛改四毛，四毛改一块。直顶到谈相啊，口谈就是五块，批八字儿啊，二十。这一下儿，五间门脸儿的买卖干不过这一个卦摊儿，一天老是一百多卦，风雨无阻，除非下大雨他算歇啦，刮大风人都围着他，他还没摆摊儿哪就好些人等着，净等他一摆摊儿抽签儿算头一卦。你瞧这人迷信到什么地步啦！不是一天两天哪，这么一说就是十来年呀，小神仙发大财啦！

他不是赚钱吗，有一个倒霉的生意人瞧他有气。这倒霉的生意人是干嘛的？卖野药的。在外头摇串铃啊，满世界卖切糕丸，赚了俩钱儿。一想：

"五十多啦，还老在外边儿跑腿儿吗！安个桌子吧！"

什么叫安桌子？就是开个买卖。在花市大街这儿赁了一处门脸儿，一溜四间房，连住带做买卖，起个字号，上点儿草药，配点儿丸散膏丹，安个栏柜，门口儿玻璃门，当中间儿一个风门，夏天儿挂帘子，挺好。他心想：

"瞧个外科，又会下药又会扎针，针灸也能来一气，这不比外头跑腿儿强吗！花市大街这儿又繁华。"

倒霉啦！怎么回事呀？两边儿好几个大药铺夹着他，人家抓药全上大药铺，小药铺人家不去。丸散膏丹也卖不出去，丸药经了一个六月都发啦，长毛啦！那阵儿又没有无线电播音，请先生啊谁也不请他，你多好能耐呀没有名誉没人请！打四月开张，直到十一月，一个子儿没卖，他这个药铺里头一个人不进。原先还有个学徒的，现如今连学徒的都散了。你说关门吧，一关门儿账主儿全来，倒吧又倒不出去，这药铺掌柜天天坐在柜里头运气：

"十一月天气……嘿……哎呀……我倒霉就倒在小神仙身上，这小神仙堵着我门儿摆卦摊儿！咳，我就纳闷儿，人就这么愚，他一来就把他围上，一天一天地围着，一天一百多卦，把我这一间门

脸儿全挡上，药铺让他一挡我还卖什么钱？我轰他又轰不开……生意人哪！是生意人的事我全都懂啊，他怎么能灵啊！不就两句话一说就一块钱吗！我这药铺生意……切糕丸……切糕丸我也有本儿呀，切糕也是买的，多吃点儿不治病还饱哪！这玩意儿我轰都轰不开，这不倒霉吗！”

这位掌柜的冲着小神仙老鼓肚子。十一月天气刮大风，小神仙老顶十一二点钟摆摊儿，今儿都一点啦还没摆哪，外头挺冷，药铺掌柜的这儿坐着，隔着玻璃窗户就瞧见啦，来俩人，直进他药铺，心里痛快啦：

“嗬，怎么样！小神仙没摆摊儿我这儿就进人嘛！都怨他挡着我的门脸儿。”

一瞧，俩人进来啦。

“辛苦掌柜的！”

他得欠身儿呀：

“哦，二位，请吧请吧。”

栏柜外头一边儿一条凳子，俩人坐下。

“喝茶！”

“谢谢，谢谢，不喝不喝！”

坐在那儿呀不提买药。他半年多没开张，可绷不住啦，就问：“你们二位打听什么方子？”

“不打听什么方子，我们没有病。”

药铺掌柜一听，心想：“没有病？没有病上药铺来干嘛呀？”

“今天凉啊，小神仙没摆出摊儿哪，我们等他摆摊儿算卦，上你这屋里暖和暖和。”

药铺掌柜这个堵心哪！“上我这屋暖和来啦！你说把这俩人轰出去吧，不知道这俩人是干什么的，不敢得罪；把门开开冻冻他们俩人吧，我也冷啊！没法子，等着吧。”等到一点过去啦，小神仙摆出摊儿，小神仙一摆摊儿哪，这俩人也出门儿算卦去啦！

药铺掌柜的也没有什么可丢的，就一床被窝。他出来，站在小

神仙脊梁后头，把这腔子火儿都搁到小神仙身上啦，跟他打架，他一推小神仙肩膀儿：

"哎，小神仙！我说你干嘛叫小神仙？你叫活神仙，真神仙，神仙他祖宗！小神仙怎么讲哪？……怎么你算卦就这么灵哪！你要真灵啊你给我算一卦，你算算我这霉倒到多会儿算完？倒到多会儿就倒死？算真了算对了我给你传名。你算！"

小神仙知道他穷急生疯带饿膈呀！"我跟他一打架，挺好的生意，一天二百多块钱没啦。他这半年多没开张，你骂我我都忍着。忍财，穷不跟急斗，给你两句好话让你躲开，临完我还赚我的钱。"小神仙满脸带笑：

"噢，街坊，小神仙这名儿也不是我自己起的，是算卦的大家呀送给我这外号儿，说算卦灵。我怎么就灵？别人哪，别人算卦有马虎的时候，我给人算卦的时候诚心，诚心给人算，按书上数，一个字儿一个字儿抠，上我这儿来算卦也没有取笑的，也都是诚心来的，两方面的诚心哪凑一块儿啦，这叫诚则灵。你要问你倒霉走运那我不知道，我也是人哪，你要算卦我就知道啦，我按卦上给你断。算一卦一块钱，这么的，咱们街坊，头一卦我送给你，谁也不给算，我先给你算一卦，看看多会儿转运。你抽根签儿，我不要钱，我送你一卦。"

这药铺掌柜的憋着打架哪，一伸手抽签儿：

"好，要钱我也给，算，只要灵。"

小神仙把签接过来往那儿一放，大铜盘子，来回这么一推，把方位对好了，硬木的大棋子儿，上边儿镶的铜片儿，一摞仨，叭叭叭，拿起来往盘子上这么一摆。

"哎呀，好哇！为什么抽签哪？先把这意义跟你说说。我这筒子里头是六十根签儿，按天干地支一个甲子，这叫占时，占个什么时辰。今天你看这根签儿，这两个红字认得吧？庚午，庚午的占时。今天这个日子还好啊，今天的日子是庚子，庚见庚啊，逢庚必变；子逢午，子午相冲啊，这卦很有冲啊。这个冲卦有好有坏呀，分

什么运气，好运气占这卦就坏啦，坏运气占这卦就好啦，就仿佛那个太极图哇，阴阳鱼呀，转过来啦，这名字叫否极泰来呀。逢庚必变，让庚不让今哪，打今天说你这倒霉的运气全没啦，往后啊，是一步比一步强。你问你的生意好坏，这个八卦呀，按开门看，你看这开字了没有？这念开呀，你再看底下，底下这四个字是‘有贵人扶’，扶者扶助哇，有贵人扶助你。逢庚必变，两层庚，打今天说呀，一天比一天强，转运啦！”

把签儿往筒里一撂：“得啦，你还不走吗？转运啦，好啦，不倒霉不就完了吗！”

他这套跟这位可说不过去，这主儿也是生意人，全懂。这位掌柜的叉着腰：

“嗯，嗯，打多会儿转运？”

“打今天，逢庚必变，今天。”

“嗯，今天变运啦，我可没有别的，就这个药铺，我这药铺半年多啦，一个子儿没卖，没开张；今天要还是一个子儿不卖，没开张，那就是不灵，没有冲。那么今天我能卖多少钱；你算算。”

“噢，卖多少钱哪，那根签儿也不用找啦，我还记得，这卦还这儿摆着，今天是个庚子，那签儿是庚午，两层庚，庚申为金哪，两层金，卖两块钱，回去等着去吧，一会儿就卖两块钱。”

“众位街坊都听见啦啊！我这药铺今儿卖两块钱。今儿要卖两块钱，明儿你就别这儿算啦，到我屋里算去！我这个铺子归你，我不要啦，我连被窝都不拿，干出身儿，完全是你的。要不卖两块钱，你怎么样？啊？灵啊，我这铺子归你；不灵哪？”

当着好些个算卦的，小神仙不能输嘴，一输嘴栽跟头啦。

“噢，你要这么说呀，两块钱往外，一万块钱也算我灵，十万也对，许多不许少，要卖一块九毛九，那就算我经师不到，学艺不高，后半辈儿不算卦，哪儿算卦哪儿给我砸卦摊儿——那还是日后的事；当时有你的便宜，要不卖两块钱哪，你瞧我这摊儿了没有？哪一天都是二百多块，这二百多块完全归你，这个归你呀，连这铜盘

子带签筒，连这棋子儿的铜片儿算在一块儿六十多斤，你拿走，暖水壶我也不要，全是你的!”

“是那么的? 街坊可都听见啦! 承其所有。我卖两块钱我干出身儿，被窝都不要啦；不卖两块钱，这摊儿有什么都是我的。完啦，咱们晚上见!”

他这儿算卦，这药铺掌柜的往这柜里一坐：

“哎，小子，今天让你栽跟头! 豁着这倒霉的买卖不进人，即便进人，我这儿没东家，自己做主，该收一块钱哪，我收六个子儿，顶多不过一毛钱，一过四毛钱我就舍! 说什么我也不让卖两块钱! 小子，你这摊儿不归我，咱们俩吵!”

在屋里一坐，人家做买卖都盼着进人，他不盼进人! 十一月天最短哪，四点钟，他这药铺一个人没有，掌柜的心里痛快：

“怎么样，没进人，一个子儿没卖! 小子，你这摊儿归我，反正我瞧，今儿个带批八字儿三百来块，得啦，钱归我!”

他痛快了，小神仙可堵心啦，这一天哪嘴里净吃栗子，什么叫吃栗子? 嘴不利落，说着说着说错啦，说着说着说错啦! 怎么回事? 走心啦! 他那心哪全在药铺身上啦，一边儿给人算卦，他一边儿回头瞧，他这脊梁后头不就是药铺吗! 一瞧，没有人! 每天三点半就收，今儿个四点也不敢收，怎么啦? 他一收，那药铺掌柜的就问他啦：

“我可一个子儿没卖啊，你怎么样? ”

这怎么办? 他那意思等着，哪怕进去一个串门儿的哪，回头我好跟他矫情矫情啊，我好有的说；连个串门儿的都没有! 四点啦! 外头还亮，屋里都掌灯啦，就这个时候，他再不收摊儿，药铺掌柜就出来问他啦：

“你这还带灯晚儿吗? ”

就这个工夫，打东头儿来一个老头儿，七十来岁，穿着大襟破棉袄，还戴着豆包儿毡帽，到这儿就作揖：

“先生，你是小神仙吗? ”

“啊，是我。”

“对啦，对啦，找你来啦！小神仙算卦灵着哪，我们街坊都说你灵。”

把签儿递给他。小神仙算卦呀走了心啦，把签儿放在这儿，把盘子一推，棋子儿一摆：

“问什么事呀？”

“丢东西啦，问问丢的了丢不了，哪里找去。”

算卦的就这个呀，你丢东西他怎么能给断出来哪？拿话这么一带，丢什么东西他就知道啦。这回他走了心啦，没问那一句，短一句话就差远啦！

“丢不了，回家找去吧！屋里头哇，犄角儿啊，炕席底下呀，炉坑里头哇，水缸后头哇，小抽屉里头哇，你回去找一找就找着啦！”

“先生，我丢了个驴。”

水缸后头找驴？小抽屉里？瞧热闹儿的一听都乐了！他得把错误搁到算卦的身上：

“这个老头儿，说话不明啊！你丢什么我不知道，我按卦上给你找，你要丢个小物件啊，不就找着啦？驴不是东西呀，驴是四条腿儿的呀，是活物哇。哎呀，怎么丢的？”

他说：

“我们两口子开个豆腐房，头年买的驴，三十块钱，新近又花了一块二毛钱买的笼头，夜后晌，也不知道是贼呀，也不知是溜了缰啦，到天亮磨豆子啦，驴没啦！找也没找着，买卖也没做，找了一天也没有。我们街坊啊都说你灵啊，你给算一卦，你知道这驴到哪里找去？”

“嗯嗯，噢，昨天晚上丢的，三十块钱买的，一块二毛钱的笼头，嗯嗯，我按卦理给你断，我说话你听不听啊？”

“你看，不听你的话听谁的话呀！我就为听你话来的呀！算卦么，你说嘛我听嘛呀。”

“嗯，这驴你还要不要？”

“不要怎么着？不要怎么磨豆子！”

“嗯，好哇，你得吃药哇！”

老头儿一听：

“先生，我没病。”

“是呀，没有病也得吃药！你听我的话没有错儿。你拿两块钱，可还是当时就买，待一会儿一掌灯可就不灵啦，你要没有钱，不用回家取去，我这儿给你两块钱。”

怎么回事呀？他怕他回家拿钱，这儿关门啦！

“别的药铺不灵啊！我脊梁后头的药铺，进门儿给他两块钱，让他给你抓药！不论什么药，拿回去就吃，吃完了就睡觉，睡觉可别关门，把门对上，别插着，天不亮驴就回来啦！驴回来怎么样哪，今儿这卦钱你别给，明天，你牵着驴到我这儿来给我送卦礼来，给我传传名。驴要不回来你也来，来到这儿呀，三十块钱买的驴，一块二毛钱买的笼头，连药钱三十三块钱，我给你五十块钱，让你有赚儿，听不听在你。”

这老头子一听，驴不回去他这儿赔，希望挺大：

“好好好，听你的话，你这卦钱今天不给，我腰里还有钱，我也不拿你的钱，抓药去！”

老头儿进药铺。药铺掌柜的刚要瞪着眼出来问小神仙：“你怎么还不收摊儿呀？”一瞧那儿来了个算卦的，再一听怎么的，“丢驴吃药？嗬！”一瞧，还真进来啦！他不能出去啦，在栏柜里头这么一坐，故意不理他，老头儿从腰里掏出两块钱来往栏柜上一扔：

“抓药！”

“嗯，药方子哪？”

“没方子。”

“什么药哇，丸药汤药？”

“全行。”

“我说你治什么病？”

“丢驴。”

“丢驴吃药？老者，多大岁数啦？”

“七十二啦。”

“怎么活来着？”

“这什么话！”

“哎，你七十二岁，一天吃两顿饭，你就听小神仙胡说吗？他让你吃药你就吃药？丢驴你不找驴去？你赶紧找去，药是不能抓，这要吃出娄子来谁负责啊？出去出去，出去！”

他要把他轰出去就上门，这老头子不走，坐在板凳上冲着他瞪眼：

“我说，有你这样买卖人吗？你这什么买卖规矩呀？是财神爷往外推，像话吗？你抓药不就完啦！你管哪！你抓嘛我吃嘛，小神仙说的，小神仙算卦灵着哪，言必有中，你……你抓啊，驴不回来他赔五十块钱啊，你管哪，你抓药！”

非抓不成！药铺掌柜这么一想：“这药不能抓呀，一抓我输啦！”又一想：“没有错，我不收他两块钱还有事吗！我这儿没东家，我收多少是多少哇，好好，我卖。”

拿起一块来，拿这手指头扒拉这一块：

“哈哈哈，老朋友，把这块钱带起来，今儿你来巧啦，今儿是药王爷生日。”

药王爷是四月，怎么会跑十一月去啦？

“今天是大减价呀，二八扣，倒二八，一块钱只收两毛，你这不是两块钱吗？你把那块带起来，我找你六毛，你花四毛就是两块，啊！”

这老头子不明白呀：

“那一块多钱不能省，一省，驴回不来就麻烦啦！”

“哎，我这儿减价。”

“减价你多抓药不就完了吗！倒二八呀，你按十块钱的给抓呀！反正钱我不省啊，钱一省这驴回不来就麻烦啦！”

嗬，药铺掌柜的这个烦！心说：“把他轰出去就上门，决不能进

来第二个倒霉人哪！不抓不成啊，抓！”一想：“抓什么呀？他没有病我给他抓什么呀？”又一想：“噢，老头子有病，他一肚子净是大粪，七十多啦，小神仙说什么他信什么，我给他打打！”

嗬，抓了一包：黑丑、白丑、红片、紫花、地丁、鸡爪黄连、泻叶，余外搁四个巴豆，一大包。

“拿走。”

他这儿捣乱不提呀，单提豆腐房内掌柜的。豆腐房的内掌柜的一看掌灯啦，老头儿没回来，门口儿等他！

“哪里去啦？还不回来！”

一瞧老头子提了包药回来！

“啊，怎么样老头子？”

“丢不了，小神仙说的，吃药就回来，煎药吧。”

“吃药干啥？”

“你不用管，驴不回来他赔五十块钱！”

他这儿吃着饭哪，老婆儿弄个小砂锅儿，在煤油灯底下打包儿，一打包儿哇把老婆儿吓着啦！因为什么？这老婆儿娘家呀，是安国县人，她们家里开药房，一瞧：泻叶、紫花、地丁、巴豆。

“哎呀，老头儿到年七十三岁，大肠搁不住哇，吃完了巴豆拉肚子，他拉呀！”你说不给他煎药哇，老头子又是这个脾气，回头打起来啦！煎药，没儿没女，老夫老妻，疼啊。

结果，老婆儿背着老头儿，给煎了一半儿，搁了俩巴豆；那俩巴豆一包搁抽屉里，要一问就说全煎啦！顶十点多钟，老头儿吃完了饭，药也煎得了，一摸呀挺温和，一对口儿，一仰脖儿这碗药就下去啦，下去直扎嗓子。“嘿！”连鞋也没脱，躺炕上，头冲里：

“老婆子啊，你给我盖上被，你可别睡啊，你把门推上，别插着，你一宿看夜儿，天不亮驴就回来，明天咱也不做买卖，给先生传名去啊，我这儿睡啦！”

他那儿睡啦，给他盖上被窝。老婆儿点盏煤油灯在旁边儿纳底子。十点躺下的，顶十一点钟，就听老头儿肚子里跟开火车似

的，呼噜呼噜……

“搁不住，到年七十三啦！”

十二点、一点、两点，到两点半，四个多钟头，这老头子打炕上平着就蹦起来啦，差点儿掉地下，占便宜没脱鞋呀！

“不成，我去拉去。”

手纸也没拿呀，出门就往茅房跑！

到这地方咱得说说他这方向。他这门口儿是南北的这么一个小马路，他这两间门脸儿在路东，路西就是个小死胡同儿，茅房啊在北口儿外头，这老头儿出门往北跑，刚到小死胡同口儿就跑不了啦，再有两步就得来一裤子，一解裤腰带，“哗——”这泡稀屎呀！老头儿的耳朵直叫唤，眼前冒金花。两点半拉的，顶到三点啦，这泡屎拉净啦；冷啊，回家吧，站起来一提裤腰，不行，肚子疼，又来啦，又蹲那儿拉；拉到三点一刻起来啦，又蹲下；十分钟一起来，五分钟一蹲下，起来蹲下，起来蹲下，二十多回，拉到五点这泡屎没拉完！

巧哇，该着小神仙成名，他要不拉稀呀这驴丢啦，一拉稀，驴回来啦！那位说：“这话不对，这驴跟吃药拉稀挨不上啊！怎么这驴就回来啦？”该着哇。他这驴昨儿晚上没系好，溜了缰啦，夜里头一刮风啊，这风门子开了，驴跑出来了。它跑出来哪，直进街西这小死胡同儿里来了。这胡同有个顶头门儿，就一家儿，是车厂子，有二十多辆胶皮，两口人。这两口子好耍钱，旧社会呀。两口子对着这么一耍，车份儿收进来胡吃海塞呀，家里不做饭净耍，输了他也亏，赢啦也是亏，再置车置不了，越来越少，这车也都卖没啦，现而今没有辙。没辙，两口子怎么活着？他们不是赌友儿多吗？弄个小局吧，晚上抽个头儿，两口子对付着吃饭。昨儿晚上打四圈儿牌呀，有一个人家里有事走啦，剩三家儿打不了，他得找人去，找人找不齐全，这三家儿也走啦！等这三家儿都走了，车厂内掌柜的出来关门，把门往上一推，还没关严哪，外面跑进一头驴来。嗬，车厂内掌柜的把这驴耳朵这么一揪，拉着缰绳，把门一关，叫她爷儿们：

“嗨，嗨，嗨！出来，出来，出来！”

一问怎么回事。

“哪儿来的驴呀？”

“豆腐房的，豆腐房的，小白驴儿。”

“这可活该呀，啊，这老两口子挺倔，赊块豆腐都不赊。拴后院儿，别告诉他啊，明儿给卖喽！”

拴后院儿啦。第二天跟口外头一个汤锅说好了，到这儿看了看，一看驴挺肥，十块钱讲定的，先给两块定钱，拉了去再给他八块钱。人家汤锅不拉，得让他们拉；他呀，没有后门儿，就这一个门儿，一出这门儿挺长的胡同儿，斜对着豆腐房，怕豆腐房这老两口子瞧见；就是豆腐房瞧不见也不成，这两口子人缘儿不好，豆腐房老两口子人缘儿好，让街坊谁瞧见也是娄子，这得晚上才能往外拉，白天拉不出去。这还有困难：这驴饿了它叫唤，它一叫唤挺大嗓子，怕豆腐房老两口子听见要驴，再一打官司，还落个偷他；得买草料喂，一买草料得打豆腐房门口儿走，又怕豆腐房老两口子疑心：

“没有牲口你买草料干嘛呀？”

你喂它得买去，不喂它它叫唤，没法子，喂了一个枕头，还有俩草帘子，对付着吧！整天老关着门，谁也不让进来，顶到后半夜四点啦，两口子一合计：

“成啊，这会儿街坊正睡得香哪，拉到汤锅去咱们就来钱，啊！”

爷儿们牵着驴，贼人胆虚，告诉内掌柜的：

“你先牵会儿，我出去瞧瞧，咱们俩人缘儿不好，回头有小孩儿瞧见，明儿说破了，这可是麻烦，日后丢什么东西都找咱啦！”

“不不，我出去，你牵着，你牵着我瞧瞧。”

男的牵着驴跟在女的后头，女的出了门口儿，他往外一迈步，这驴也迈腿儿，再一步就全出来啦，一瞧女的打外边儿跑回来啦！

“拉回去，拉回去！”

这爷儿们赶紧退回来啦，这女的把门一关，拿屁股一倚门。

“坏啦，坏啦!”

“怎么啦？”

“坏啦！豆腐房老头子知道啦，老头子在胡同口儿蹲着哪!”

“不能啊!”

“不能？他那儿蹲着哪吗!”

“驴也没叫，他怎么会知道了哪？绷绷劲儿，绷绷劲儿!”

心口直扑腾!

“这么的，我门口儿遛遛去，这老头儿他见我要骂街说闲话，那他知道啦，不说闲话那是误会，啊!”

说着，爷儿们出来啦。爷儿们出来，他要上他跟前儿去就瞧见他拉屎啦，可他不敢上跟前儿去，他贴着墙边儿遛；要白天他也瞧见他拉屎啦。一瞧老头儿站起来啦，又蹲下啦，站起来蹲下还不要紧，他说出话吓人哪！一站一蹲：

“嘿，小子，我让你拉，拉到天亮吧小子!”

“要命！天亮，天亮也拉不出去!”

老头儿说的是那泡屎，他误会到驴这儿来啦！赶紧进来。

“坏啦！他骂街哪，他骂街哪！拉到天亮也拉不出去呀！这不要命吗！咱们落个偷他的驴呀!”

“这邪行啊，你看着门，我再瞧瞧。”

女的出来，女的出来也不敢上跟前儿去呀，也是贴着墙儿遛哇，一瞧老头儿站起来啦，又说了句：

“完得了吗？小子！天亮叫巡警，告你兔崽子!”

他拉的受不了啦，等天亮啊他要告小神仙。女的跑回来啦!

“了不得啦，天亮他要告哪!”

爷儿们说：“这不倒霉嘛这不是!”

“哎呀，给它轰出去吧，轰出去吧!”

“你说轰出去，这阵儿不能轰啊，他那儿蹲着怎么轰啊！反正他得回去，他一回去咱就把驴弄出去！我也不能白喂它一天哪，凭什么喂它一个枕头、俩草帘子？把刀磨快了……”

“干吗……”

“拉块肉，炒着吃!”

“你这可不成，回头你一拉肉，它这么一踢，再踢死你，这不是麻烦吗!”

“反正我也不能便宜他呀，我跟他一点儿交情没有，凭什么喂它一个枕头哪！把笼头给解下来!”

“笼头咱们没有用。”

“没有用？铰碎了搪炉子，当麻刀，不能便宜他。揪着耳朵，把门关上，他多会儿进去，多会儿轰驴，把驴轰出去，跑哪儿咱不管。”

把笼头给解下来了，揪着驴耳朵，扒门缝儿瞧着，老头儿只要一进去，把驴轰出去就算完。

十一月不是夜长吗，这老头儿直拉到五点半钟，这泡屎才拉完，一掖中衣儿，腿也木啦，扶着窗台儿往屋里走，一迈步，门坎儿一绊，“呱唧”摔一大跟头，老婆子过来一搀哪，靠墙一站，再一瞧可就不是样儿啦，腮帮子也白啦，眼也掉坑儿啦，抬头纹也要开，直抖下巴颏儿!

“老婆子，不行啦，你把大棉袄穿上吧，办不了啦，你可想着告那小神仙!”

老婆子一说：

“你看，到年七十三，搁不住，不让你吃药，你……”

驴进来啦！驴饿了一天，吃枕头不饱哇，那儿把它轰出来，驴在这儿待了一年多，它认得呀，呱嗒呱嗒跑到这儿把脑袋一撞，当！一撞风门子，呱嗒呱嗒往驴圈那儿跑。老婆儿说：

“不让你吃药……哎，当家的，这药真灵啊，驴回来啦!”

老头子一听驴回来啦，嗬，这精神大啦，靠着墙：

“好先生，给先生传名！老婆子，别管我，把驴拴上。”

老婆儿过去拴驴，一摸，光出溜儿：

“哎，当家的，驴可回来啦，笼头没回来。”

“啥？”

“笼头没回来。”

“不要紧，你把药给我煎上，吃二遍，吃完了我好门口儿蹲着去!”

他还要吃二煎哪！老婆子问：

“你还要命不要哇？你!这药我给你煎了一半儿你就拉成这样儿啦，你要再吃二煎，还活得了啊!”

老头子一听煎了一半儿，给老婆子一个嘴巴：叭!

“你这不是耽误事吗！叫你全煎上你不全煎上，你要全煎上，连笼头也丢不了哇!”

（张奇墀记录　何　迟整理）

化蜡扦儿

这是我们街坊的一档子事——凡是这个特别的事都是我们街坊的！那位说："你哪儿住哇？"这您别问，我就这么说，您就这么听，"姑妄言之，姑妄听之"。

这是前四十来年的事。我这家街坊是财主，富裕！站着房，躺着地，银行存多少多少款。姓什么呢？姓狠。百家姓没有这个姓啊！顶好，没有顶好，回头遇见有同姓的他听着别扭！姓狠。这家子老夫妻，跟前仨儿子，一个姑娘。这仨儿子哪，这是狠大、狠二、狠三啦！狠老头儿，狠老婆儿，狠老姑，这家子狠到一块儿啦！这仨儿子都娶了媳妇啦，老姑也出阁啦。老姑出阁的时候，正赶他们家那阵儿轰轰烈烈呀！聘这个老姑娘时节，净嫁妆就六十四抬，樟木箱子八个，手使的家伙就两堂。手使的家伙是什么呀？旧社会就讲究这个，茶瓶、茶碗、掸瓶、帽筒，直顶到一切一切的瓷器，完全是官窑定烧的。还有一套锡器，锡器是什么呀？茶叶罐子啦，油灯啦，蜡扦子啦。油灯里头搁点儿蜜，洞房里头点这个，"蜜里调油"嘛！净锡器就四十多斤！讲究！完完全全都是真正倒口锡呀！什么叫倒口锡呀？您买锡家伙，您把它倒过来瞧，在底下有那么长方一个戳子，上有"点铜"俩字，那是倒口锡，您这么一弹哪，当当……铜声儿。打聘姑娘之后，没有二年，老头儿死啦。老头儿一死呀，剩下老婆儿啦。这老婆儿从这儿起就受苦！怎么受苦啦？无论男女做这个家长最难，家长要怎么着？要拿得起来呀！这位老太太

呀，把权力撒手啦，她不当家，让她儿子当家。这个心也是好。可家有千口，主事一人。谁是头儿哇？仨儿子全当家！这妯娌仨哪，不投缘。这个厨房的火呀，一年到头老生着。为什么？做饭做不完。大爷早晨想吃捞面；二爷呢要吃烙饼，不在一块儿吃；三爷要吃贴饽饽熬鱼；大奶奶要吃干饭；二奶奶要吃花卷儿；三奶奶要吃馄饨，这怎么弄！吃完了饭哪？吃完了饭坐屋里骂大街，有孩子骂孩子，没孩子骂猫，吵得街坊四邻不安哪，一宿一宿的吵。原先街坊给劝，后来连架都不劝啦。临完怎么样哪？过不到一块儿，分家。

这一分家呀，把亲友都请来了，这叫吃散伙面。这分家怎么分哪？一人分几处房子。这房子有值多值少的，少的怎么样哪？少的这个拿银行的钱往那儿补。剩下银行多少钱哪，分三份儿；屋里的家具分三份儿；直顶筷子，剩一根剁三节儿！煤球儿数一数数儿！分来分去剩一个大子儿，这一个大子儿归谁？归谁也不成！怎么办哪？买一个子儿崩豆儿分开，一人分几个，剩一个，剩一个扔大街上，谁也别要！连鸡、猫、狗都分，可就是这个——妈妈怎么办哪？吃哪房啊？不管，没想到那儿！分家呀，大爷住这个老宅子，二爷、三爷呀搬出来。都分完了，门口儿拴大车往外装东西。二爷、三爷不等亲友走，他们就走：

“众位亲友，我们先走您哪，我们得拾掇拾掇去，新安家呀！”

他们这位老姑娘啊，别瞧这是女的，年纪不大，三十挂点儿零，嗬，心里有算计啊！打来到这儿，好端端，别的什么话也没说，嘻嘻哈哈，等到这个时候才说话：

“二哥、三哥就这么走吗？”

“老妹子，你这儿坐着吧，我们不等吃晚饭啦，我们得安置安置。”

“别忙啊，这还有没分完的你们就走吗？”

哥儿仨都愣啦，不知道还有什么东西没分完：

“哎哟，想不到啦，老妹子帮忙吧，你提个醒儿，还有什么？”

“这还有个妈呀！这妈是怎么分哪？你们是把她勒死分三份儿是怎么的？是活着剁呀？”

“那谁敢哪！”

亲友们都在这儿，听这话有劲！老太太养活闺女没白养活，好！这哥儿仨半天没说出话来，大爷领头儿：

“对，对，老妹妹这话对。勒死谁敢哪！咱这家呀，应当分四份儿，有妈妈一份儿养老金。可是妈妈有百年之后，剩多剩少不是还得由我们哥儿仨再分吗？那不费事了吗？今天一分就分完啦，省得费二回事。这个哪……妈妈怎么活着……这个有办法。一个月三十天哪，妈妈轮流住：今天不初一吗？妈妈就在这儿；到十一呀二爷接，到二爷那儿去；二十一呀三爷接；到初一呀我再接回来。要送哪，逢十的日子晚上送。要送全送，要接全接。这怎么样？”

亲友们一听，这个成啦！

“就这么办吧！”

大家各回各家。

头一天什么事没有，头天老太太晌午吃的散伙面，晚上吃的折罗。第二天早晨哪，老太太得吃大爷的饭啦！得，老太太从这儿就受罪！

您瞧那意思可真好，老太太起来坐在那儿，儿媳妇——大奶奶给倒碗茶，儿子在旁边儿一站。

“小子你坐下！”

“我不用坐下，我不用坐下，可是您疼我呀，跟您一块儿坐着，亲友进来一瞧不老好看的。不说我不恭敬啊，哈哈，说您没有家规！……我有点儿事情啊跟您商量，您今天要喜欢呢我就说，您要不喜欢呢，过两天说也成。”

老太太说：“什么事呀？你说。”

“您喜欢吗？”

“我有什么不喜欢的，说吧！”

“是，您让我说我就说。嗯——您愿意我露脸哪，您愿意我要

饭哪？”

老太太说：“这什么话呀？十个手指头咬哪个都疼啊！露脸你们全露脸哪，我干什么愿意你要饭？”

“是，是，您疼我呀我知道。您也愿意我露脸，我也愿意我露脸，无奈一节呀，这个脸不好露。在一块儿过呀，不洒汤不漏水，他们哥儿俩都比我有能耐。那么分了家了哪，我就这点死水儿，他们都有事由，就得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怎么着哪？就得口里省肚里攒，牙齿往下刮，吃点儿不好的！为什么跟您说这话？您难受哇！一个月您在这儿才住十天，这十天之内呀，您想吃什么给您做，给您做可就够您一人儿吃的，您可别给孩子他们分。我们吃半顿您也别管，我们喝粥哪，抗一顿呀，您也别难受。给您做。您想吃什么回头您吩咐话。”

老太太说：“这个不像话，不对不对，不对！干嘛给我单做呀？你打明儿过好了还好，你有亏空了——让妈妈把你吃穷了，我可不落那个。我吃也吃不了多少，我随随便便，一个月住十天哪，你做什么我吃什么，我最爱吃棒子面。”

“是，是。您最爱吃棒子面哪，就做您最爱吃的，您喜欢吃什么就给您做什么。大奶奶，做饭去！”

缺大德啦！他把这句话打老婆儿嘴里挤出来，大奶奶做饭去啦——棒子面儿！你蒸点儿窝头也好哇，窝头还软和，她贴饽饽！特意地多搁柴火，这嘎巴呀有一半儿。贴出来这么大个儿，连咸菜都没有！这老太太没有对口牙，她咬不动这嘎巴呀，只可把这嘎巴揭下来，啃那半儿软和的。吃了三分之一，这半拉贴饽饽就吃不下去啦！馋？不是。人一到五十往外呀，差不多有这现象：非肉不饱。嘴里咽不下去啦，肚子又饿，怎么着哪？就算饱啦！把这饽饽搁这儿啦。心想：“没饱哇，没饱不要紧哪，等晚上吧，晚饭她不得做点儿面汤吗！拿面汤泡饽饽也能吃呀！”想错啦，晚上不用做饭啦，有饽饽哪！凉了，凉了给老太太烤烤哇！这一烤不更吃不动了吗？

他们这一家子可也吃，弄块窝窝头哇，在老太太跟前儿举着，好歹咬两口就搁笸箩里，不吃啦，饱啦！大爷呀带着俩孩子出去玩儿去啦，应名儿玩去，在外头不管哪个饭馆儿随便吃点儿嘛，吃完再回来！大奶奶哪？抱着小的带着姑娘上街坊家串门儿去啦，斗十胡去啦！饿了哪？掏出钱来让她们姑娘去买呀！大饼、酱肉啊在那儿吃，吃完了再回来！合着这饽饽就给这老婆儿留着！打初二就吃起，直吃到初六，瞧了瞧这锅饽饽还有多一半儿！老太太这么一想："瞧这意思到初十也完不了哇！上二爷那儿去吧！"上二爷那儿去啦。临出门，儿子、儿媳妇都没问问上哪儿去，老太太也没提。

老太太进了二爷的门儿，一进门儿，您瞧她那二儿子：

"妈，来啦！不是到十一你才来哪吗？怎么今儿就来啦？是在我这儿住半个月怎么的？为什么那天不把它说明白了哇？"

老太太坐在那儿直喘：

"哎！你大哥呀贴了一锅饽饽，吃了五天还没吃了，我肚子饿，吃不下去！"

"就这么着嘛！就这么着嘛！他倒有贴饽饽呀，我们连贴饽饽都没有！您来这儿反正我们得给您吃呀，能让您饿着吗！贴饽饽挺好您不吃，我们想吃还弄不着哪！哎，给您做点儿软和的吧，给您熬粥。"

买棒子面呀熬了一锅粥。这倒好，省牙啦！那儿吃完贴饽饽，这儿拿粥一溜缝儿！半斤棒子面熬了一大锅，老太太喝了两天，一瞧，还有半锅哪！饿得眼前发黑，上三儿那儿去吧！

一进三儿的门儿，她那三儿子：

"嚅，我说你怎么还不死呀！你死啦不就完了吗！你死了弄个大褂儿一穿不就得了吗！你这不是吃累人嘛这不是！到二十一才是我的份儿，今儿才几儿呀？今儿还不到初十哪！这不是赶罗人吗这不是！"

老太太说："你大哥呀贴了一锅饽饽吃了五天；二哥那儿熬粥，

喝了两天还有一半儿，我肚子空啊，不饱！”

“就这么的嘛！他们有钱，他们不给你花，他们都兜起来啦，良心哪！你别瞧我分家的时候儿分钱分产业，都还了账啦！短人家不还成吗？人家起诉！这房啊都使了钱啦，典三卖四！打昨儿我们就没揭锅！您来啦，我们能让您饿着吗？我们要饭不也得给您吃吗？妈妈嘛！我是没钱，哎，三奶奶有钱吗？”

“我哪儿有钱哪？我没有钱！”

“问问，哪个孩子身上有钱？”

问了半天，那大孩子腰里还有一个子儿。

“一个铜子儿买什么？得啦，给奶奶买一个子儿崩豆儿！”

好哇！吃完了贴饽饽，弄点儿粥一溜缝儿，再弄几个崩豆儿一磨牙！一天吃了仨，顶晚上睡觉哇，嘴里多含了一个，睡着了差点儿噎死！老太太这么一想：“就剩一个道儿，还有一个老姑，要再不成啊，干脆跳河，没有别的法子！”

出三爷门儿上老姑那儿去，走是走不了啊——没有劲啦！雇车腰里没钱。坐车到老姑门口儿下不了车，告诉拉车的叫门，叫她们小孩儿的小名儿，告诉姥姥来啦！拉车的一叫门，老姑出来啦。一瞧妈妈这个相儿，抬头纹也开啦，耳朵梢儿也干啦，下巴颏儿也抖啦，七窍也塌啦，要死！瞧见老姑娘啊就要哭！这位姑奶奶够明白的，一边儿给老太太擦眼泪呀，一边儿掏钱。

“别哭哇，别哭哇，让人笑话，屋里说去。”

连拉车的帮着，把老太太搀进来，往那儿一坐，拉车的走啦，老太太还要说，叫闺女把嘴给捂住了：

“您别说啦，让人家街坊听见多笑话呀！您的心里我全知道，您这仨儿子、仨儿媳妇怎么档子事我全知道。胆儿小的不敢让您进来，怕您死在这儿。您没有病，什么病也没有，素常体格儿也很好，就是饿的！来到我这儿想吃什么给您做什么这不行，饿肚子饿肠子，这一顿多吃一口就撑死！您回头撑死，我那仨哥哥来啦准得讹我！我先对付您两天再说吧！”

头天哪，给老太太冲点儿藕粉哪，来点儿茶汤面啊！第二天哪，做点片儿汤啊，甩个果儿啊！第三天煮点儿挂面哪，包个小饺子啊！过了一个礼拜熬鱼啊，过俩礼拜炖肉哇！二十多天哪，把老太太给恢复原状，精神百倍。这阵儿老太太哪儿也不想去啦，就想在老姑娘这儿待下去啦！

这天她们姑爷有事出去啦，孩子也都睡着啦，夜里头娘儿俩坐一块儿说闲话儿，老姑娘说：

"我有一档子事跟您提提呀，您可别难过。世界上养儿得济，养女也得济，丈母娘吃姑爷呀，这有的是，不算新鲜；可得分怎么回事：没有儿子成啊，没有儿子能饿死吗？就得吃姑爷；有儿子呀，没有办法也可以；您不价，您这仨儿子都有事，都挣钱呀！那还不算，都站着房躺着地，银行里一个人都存一万多呀！您在我这儿这么一住，可是我们两口子感情没有说的，夫妻之间啊，没有盆儿碗儿不磕不碰的，往后抬杠拌嘴哪，您姑爷拿这话一刻薄我，这一句话我一辈子翻不过身儿来！我这儿呀有一个戏法儿，这戏法儿是我变的，您给拿一块掛单，只要这掛单不打开，打这儿说起呀，儿子、儿媳妇超过二十四孝，大孝格天！孙男弟女呀，在您身边儿团团乱转，净是顺气的事。可这掛单别打，一打掛单戏法儿露啦，儿子、儿媳妇拿您不当人，孙男弟女甩着您，没人养活您，那怨您把戏法儿变露啦！"

这阵儿这老太太呀，闺女说什么是什么。怎么个戏法儿哪？如此如彼这么这么档子事。那位说："怎么一档子事呀？"就回头我说这档子事。老太太说：

"行吗？"

"行！"

"好，咱就那么办！闺女，依着你！"

就手儿一齐动手。

白天买了五十斤劈柴，到厨房先把大灶点上。娘儿俩呀，先把屋里所有的锡器家伙——就是出门子时候陪送的那四十多斤锡器

家伙，完全提到厨房去。锅烧热了，往里那么一搁就化了。化了之后，姑奶奶就拿火筷子在地下锄了些个坑——长的圆的都有，拿铁勺儿舀锡器汁儿往里倒，凉了拔出来，再往里倒。半宿的工夫化得了，长的圆的都有，拿簸箕一撮，撮到炕上。白天买了一丈多白布，用这块白布，娘儿俩一齐动手，给老太太做了这么一条褡子，裁了斜着一缝，有这么宽，把锡饼子、锡条弄进一块去，把它扒拉到边儿上，四外一纳，再挨着来一块，一块一块，这么一排一排的，都缝好。缝得了之后，把老太太上身儿衣裳脱了，把这条褡子往腰里给她这么一围，围上之后，系麻花扣儿，系上还不成，怕他们解呀！又拿针线哪都给缝上。往下出溜怎么办哪？又来两根细带子，十字披红这么一缝，把带子头儿完完全全给纳上，再把衣裳穿好了，这工夫儿天也就亮了。给老太太打点儿浆子买点儿果子，吃完了，给老太太带十块钱——现洋。一块钱哪，那会儿换成毛票儿、铜子儿，往兜儿里这么一带：

“您就这么这么办啊，上您大儿子那儿去，车钱没给，到门口儿您给车钱。”

把老太太搀到车上，老太太上大儿子那儿去啦！

那阵儿还不是三轮儿哪，是人力车。到大儿子门口儿，正赶上大儿媳妇在那儿买鱼哪。一瞧婆婆来啦，没理。老太太一掏钱哪，嗬，拿手指头这么一顶啊，掉地下两块现洋。当啷一声，一响，这拉车的捡起来：

“嗬，老太太，您钱掉啦，给您。”

“哎，好好，劳驾劳驾！哎，哪行都有好人，我没瞧见，别人可就昧起来啦！得啦，谢谢你，啊——三十子儿雇的，给两毛钱不用找啦！”

两毛！那阵儿一毛钱换五十多子儿哪！

儿媳妇这么一瞧，“嗬，这老婆儿开通啊！打腰里一掏钱哗楞哗楞直掉现洋！三十子儿雇的车，两毛钱甭找啦？这……”拉车的才要搀老太太，儿媳妇赶紧过来啦！

“我搀我搀，老太太您哪儿去啦？我正要接您去哪！我搀您哪！”

搀！搀可是搀，这手抱着孩子，那只手往老太太腰那儿摸去。那位说：“儿媳妇怎么知道老太太腰里有东西哪？”您听啊：这老太太一下车呀，一边儿走，一边儿拿这手往上掂。那位说：“干嘛还掂？”四十多斤哪，那玩意儿它沉哪！大奶奶瞧见啦！心说：“嗯，腰里有东西。”这手抱着孩子，这手一摸呀，硬邦邦硌手。

“大爷！老太太来啦！”

这大爷呀，打他爸爸死之后没听过这句，穿着袜底儿就蹦出来啦！

“啊，妈！您哪儿去啦？我正要接您去哪，哈！”

大奶奶说：“您搀着，您搀着！”

“哎！”

大爷手往胳肢窝那儿插，大奶奶一撤身儿，冲大爷一递眼神儿，朝老太太腰那儿努嘴儿，大爷也就明白啦！搀到屋里：

“您坐下，您坐下。”给老太太倒碗茶。“您哪儿去啦？正要接您哪！”

“接我干嘛呀！我不自己个儿来啦嘛！我的家嘛我不来！孩子，我告诉你呀，世界之上无论男女得有心，没有心可就坏啦！就说我吧，这点儿心哪我算用到啦！你爸爸活着的时候呀，我留点心眼儿。这点儿东西哪，在你老妹妹那儿搁着，我给带来啦！为什么哪？我告诉你，孩子，你可别瞧你给我棒子面儿吃，吃棒子面儿没法子，那是你没能耐挣，那没有办法呀，棒子面儿倒管饱哇！我上你二兄弟那儿去，他给我熬粥！事由儿不好也得算着，熬粥，它也是粮食呀！老三那儿给我崩豆儿吃，想把我噎死，像话吗？得啦，我谁也不吃累。我把这点儿东西带来呀，谁待我好我找谁，我找你来了！你可听明白了，我可不吃你，你把呀——哪间房都成，你给我腾出来住。我住可是住，我给房钱，该多少钱我给多少钱！雇个老妈子服侍我，做点儿吃的够我们俩吃的就成。孩子愿意上我那

屋里吃去，我可不往外推，不上我那儿去我可不找，反正这点儿东西呀够我花的。临死哪，剩多剩少，把眼一闭就完啦！给我腾房吧！找老妈子吧！”

这大儿子在旁边儿呀，乒乓左右开弓给自个儿来四个嘴巴：

“妈，妈，您别说啦，您别说啦！幸亏没有亲友，要有亲友听见，人家拿我当人吗！我是人吗我是？您不如给我两刀哪！我不好，招您生气啦！我跪着您打我一顿出出气！别说这个呀，您住房给钱，这像话吗？这房是您的，连我们骨头肉儿都是妈妈的！老妈子伺候，老妈子伺候有儿媳妇伺候得好吗？爱吃棒子面儿是您说的，我们哪儿知道您说反话呀！您不爱吃棒子面儿您说话呀，这哪儿的事！哎，给老太太炖肉！”

嗬！炖肉啦！立刻就炖肉！得啦，老太太这么一吃！吃完了，领老太太到外头听戏去啦，买包厢！听完了戏回来，在外边饭馆儿吃的晚饭，吃完晚饭回来太阳还老高哪，这儿把炕铺得了！

“老太太，您，您睡觉吧，您睡觉吧！”

“干嘛这么早睡觉哇？”

“您早早儿睡，养神吧，早点儿睡养神吧！啊，早早儿睡早早儿起呀！”

把老太太搀到炕边儿啦，儿子过来就接拐棍儿。老太太往炕边儿一坐，儿媳妇过来就解扣儿，要帮着脱衣裳。

“嘀！”老太太站起来啦，一拿拐棍儿：“哎，儿媳妇，这可不成啊，你别动我衣裳！我知道，你是好心，你是服侍我，孝顺！衣裳我可不能脱。非脱不成；我可叫警察！一动我衣裳我就走！我告诉你们俩人，这点儿东西是我的命根子，谁动也不成！啊，反正够我后半辈儿花的，临死我就不管啦！啊，动我衣裳，不雇车我也得走！”

大爷说：“得啦，您不用着急，妈妈不愿脱衣裳啊，比脱了衣裳睡更好，省得冻着，得了！”

这一宿哇，这两口子给老太太盖七回被！那位说：“干嘛？”不

是盖，是揭开。灯关啦，大爷拿手电棒儿：

“老太太，别踹了被窝冻着！掖掖，掖掖。”

这儿掖，这儿把被窝掀开用手电棒儿照着，摸老太太腰上，摸了半天，研究了半天，把被盖好，溜秋秋儿回屋里，两口子开会：

“长的那个，那是五十两的金条，短的那是十两的；圆的那是锭子，方的是方槽儿。瞧这意思呀，黄的多，白的少！……别让老太太生气呀，老太太要一走，咱们俩可玩儿命！把孩子叫醒了嘱咐嘱咐，小的不用叫，小的他懂什么呀，把俩大的叫起来，叫，叫！”

孩子他不醒啊！十五六岁的孩子他跑一天啦！

“他不醒，明儿一淘气，要把老太太气跑了，这怎么弄？抓脚心，抓脚心！”

一抓脚心，孩子醒啦！孩子才醒，他可不冲盹儿吗！

“这不要命吗！他不醒！”

出去舀碗凉水，含一口，朝着孩子：“噗——”

“明白过来了没有？”

“明白啦！”

“不明白往头里转个弯儿过过风儿再进来！”

“怎么回事呀？”

“怎么回事呀！告诉你们俩人，你们俩，不算这个小儿的，打明儿说，在奶奶跟前，奶奶喜欢，在那儿玩儿；奶奶不喜欢，赶紧带他们走。你奶奶爱听什么说什么，不爱听什么，别说。打明儿起你们谁要招奶奶生气，奶奶要是一走，不上这儿来啦，你可估摸着，把你们小猴儿团子撕把撕把喂鹰！”

“知道啦，明白啦！”

头天夜里把孩子嘱咐好啦，第二天哪，老太太这两顿饭，点什么给做什么。

才住了四天，也不怎么这消息传到二的耳朵里去啦！二儿子来啦，坐在老太太对面儿哭，老太太说：

“你跟谁怄气？”

“我跟谁怄气呀！谁跟我怄气呀！我也不去欺负人，人也不欺负我，外头谈论都骂我，一样的儿子，您老在我哥哥这儿住着，不到我那儿去，那像话嘛那个，您让我在外边儿怎么交朋友？”

把妈妈抢走啦！抢了三天去，大爷又往回抢。到那儿没啦，一问哪儿去啦？叫三爷那儿抢去啦！又往回抢。

剪断截说吧！这三家儿呀——说一家儿就代表那两家儿啦——全是想吃什么吃什么，吃完了听戏呀，看电影儿呀，老早就睡觉，叫老太太脱衣裳，不脱……全是这一手儿；哪儿也乱抢。整整齐齐抢了有二年半。这哥儿仨呀，凑在一块儿开了个小会儿，大爷说：

“咱们别抢啦，这么一抢不是让亲友瞧着笑话吗！不就为腰里那点儿东西吗！打这儿哪，咱们别让她生气，老太太爱什么咱们来什么，尽孝！临完老太太百年之后，咱们三一三十一就得啦。谁要把老太太气着，老太太说了话啦，说这东西没有谁的，那往后可……可别红眼！老太太只要一有这话，说不给谁谁就完！”

这哥儿俩同意。此后老太太到哪儿哪儿更孝顺啦，连哥儿仨带仨儿媳妇！孝顺可是孝顺，就一个心气儿，什么心气儿哪？盼这老太太早点儿死！一死，一分就完啦！

这老太太不但不死啊，倒结实了。老太太怎么七十多岁倒结实啦？这里头有原因哪！头一个，七十多岁的人顺气儿，儿子、儿媳妇孝顺，孙男弟女全都围着团团乱转，心里头她痛快！第二一个哪，想吃什么呀，来啦，当时这就吃到，养料丰富，这是结实的第二个原因；第三哪，四十多斤锡饼子老在身上挂着，日久天长那也是功夫哪！

究竟怎么样哪？“老见春寒秋后暖”，上年纪人过七十啦，处处得讲究卫生，处处得留神。这天晚上，老太太吃东西吃得不消化，又喝了两口“乌涂水”，夜里就跑了三趟茅房。老太太心里明白：“上年纪人跑三趟茅房搁不住啊！回头一躺下，这点儿东西顾不过来，叫儿子、儿媳妇给弄下来，一瞧是锡饼子，死在街上没人管！”这

老太太跟她们姑娘定规好了的，老姑娘二年多顶三年没上这儿来，老太太拄着拐棍儿一早儿就出去啦，打腰里掏出块现洋来，求街坊小孩儿：

“上哪儿哪儿，门牌多少号，把老姑接来。”

不到十点老姑娘就来啦。到这儿一看，大爷呀同着一位西医正进门儿，二爷三爷也正往外送医生哪，两位。怎么回事呀？两位中医呀！二爷三爷一人请一位，相关着给开的方子，大爷带着西医进来，看完了也开了方儿，走啦。大夫走了之后，二爷就问：

“老妹妹在这儿，咱们按中医这方子抓药哇，是拿西医这方子抓药？我去抓药去！”

大爷说：“别，别！这不是老妹妹在这儿正好，老妹妹不来还得把老妹妹接来哪！有件事情咱们哥儿仨合计合计：你们哥儿俩哪，无论如何得帮我的忙。咱们四个人哪，脚蹬肩膀儿来的，可是咱们仨人分了家，不管怎么说，一父之子一母所生，我哪，是长子，头一样儿哪，你们别让我落骂名，我那儿是老宅子，咱们家多少辈儿在那儿住着；第二一个我是长子长门，老太太呀可是病到谁家也是一样，那么要有百年之后哪，要老在别处待着，我这骂名落得起吗？你们哥儿仨帮我个忙，我赶紧叫辆汽车，把妈妈背上汽车。你们哥儿俩哪，她们妯娌俩，愿意上我那儿去全去，不愿意往我那儿去呀，哪天去都成。”

这二爷坐在那椅子上，嗬！稳当！捋着小胡子：

“大爷，您这话太光明啦，太磊落啦！可有一样儿，哈哈，不行！变戏法儿的别瞒打锣的！告诉您实话吧，吃下去顺溜，再吐出来不成！妈妈病在我这儿，那是我运气好，凭天转，转到我这儿啦，打算接走那是不行！”

三爷也抢。老妹妹答茬儿：

“咳咳，你们这让街坊听见像话吗！不笑话吗？我说，我说。”

“啊，老妹妹说。”

“你们不就为老太太腰里这点儿东西吗？”

“不能。”

“不能什么呀！我不瞒着，告诉你们实话，老太太腰里那点儿东西，原本在我那儿搁着，是跟着我那嫁妆过去的。”

对呀，实话，锡家伙可不跟着嫁妆去的嘛！

“在我那儿搁着，那一回老太太非带走不成。我要不让老太太带，是我贪图是怎么着！我不落那个！让老太太带着上你们这儿来呀，你们哥儿仨谁也别争，谁也别抢。老太太上年纪啦，来回一折腾，这口气老太太受不了，老太太就在二哥这儿养病。二哥呀给找个箱子，把空箱子拿过来，咱们都检查检查，看箱子有毛病没有。没有毛病，咱们大家伙儿看着把老太太腰里这点儿东西解下来，解下来搁箱子里头锁上。锁上可锁上，钥匙我拿着。你们要不放心，你们哥儿仨每人再贴道封条。老太太要是好了哪，咱们再给老太太系到腰里（还留后口儿哪）！老太太要百年之后哪，这点儿东西呀，听我的吩咐。按规矩说，儿分产女有份，得有我一份。可我决不占一分一厘，娘家东西我不要。那么怎么办哪？这主权可在我这儿。老太太百年之后哇，我瞧你们哥儿仨谁对老的好，谁孝顺，这东西就归谁；要跟老的一不孝顺，一分一厘也没有他的！”

这哥儿仨伸大指：

“对！对！女英雄！比不了，比不了！咱们就这么办。”

找箱子，把箱子都看完了，姑奶奶给老太太脱衣裳。这仨人足这么一忙活，拿小刀、剪子，“嘁哧咔嚓”剪开上头的带子，解开了也没让大伙儿瞧，“呱喳”就扔箱子里啦！盖上盖儿，锁上锁，带起钥匙，这哥儿仨每人贴上条封帖。接茬儿给老太太治病。

怎么样哪？四十来天，这老太太奔了西方正路！嗬！这老太太这么一死呀，这大儿子孝顺！大儿子给老太太买的棺材，这棺材是八仙板金丝楠，五寸多厚！铺金盖银，陀罗经被，身底下压七个大金钱，七颗珠子——都这么大；要凭他们家底儿不趁哪！家里没有现款哪！钱打哪儿来的哪？把房子卖啦！卖房啊发送妈妈，够孝顺的。这二爷哪，不能再买棺材啦，让大爷占去啦，能再买口棺

材比着吗！搭棚。在二爷家里嘛，起脊大棚，过街牌楼，钟鼓二楼，一殿一卷，门口儿一个大明镜，立个大牌楼，这牌楼上写仨大字：“当大事”。讲经哪，打北京来的僧、道、番、尼四棚经，搁七七四十九天。二爷钱也早就花没啦，也是卖房啊！这三的怎么办哪？这三的房早就卖啦，借加一钱，给老太太讲杠，六十四人杠换三班儿，执事拉开走半趟街，金山、银山、烧活，嗬！借印子钱发送妈妈，您就说多孝吧！

不孝能卖房给妈妈买棺材吗？不孝能卖房给妈妈念经吗？不孝能借加一钱给妈妈讲杠吗？孝顺。孝顺可孝顺，就一样儿特别——这么大的白棚啊没人哭。除去呀，烧纸的时候儿他们姑娘哭两声，剩下没人哭。街坊家都纳闷儿：这家儿怎么回事？隔辈人——孙子孙女儿不哭是小孩儿不懂，儿媳妇不哭，究竟是抬来的，她跟婆婆不一个心；这儿子横是她养的，他怎么不哭啊？一个眼泪不掉！不但不掉哇，出来进去，您瞧她那仨儿子穿着一身重孝，谈笑自若，就是胡子碴儿长点儿；走道儿腆胸叠肚，嘴里头嘟嘟囔囔、哼哼唧唧唱小曲儿；细这么一听，唱什么哪？《马寡妇开店》！这街坊啊可就有问的，要问这哥儿仨、妯娌仨，就得问六回，咱问一回就表示全问啦！好比问二爷吧：

“二爷，这棚事办的露脸哪！”

一提露脸，二爷打心里痛快：

“哈哈，老家儿死了，提不到露脸，罪孽深重！”

“好，听说您不老富裕的，把房子出手啦给妈妈念经，真够孝顺的！”

“那应该应份，房子不算嘛儿，外来之物。再一说是祖产，凭着祖产过日子没有志气，给老的花，正当。”

“孝，孝！我可有句话，这嘴可太直。哈，哈，您原谅！”

“什么事？”

“怎么您不哭哇？”

这一说不哭，当时掉脸：

“你这个人，你这个人，说这话像话吗！哭管什么！谁没有死！我妈妈今年七十四啦，这不叫老喜丧吗！我们哭，哭成，我哭死，让我妈活了——不是哭死我妈也活不了吗？老喜丧啊，人早晚有个死呀！”

“你怎么乐哪？”

“我怎么不乐呀！不乐像话吗！喜事呀，喜丧嘛我不乐！它没有那规矩，有那规矩我们还唱戏哪！您别说这个，您也有老的，他死了也按我们这么办那就对啦！”

把街坊啊，顶撞得一愣一愣的。谁一问哪，就是老喜丧。哥儿仨、妯娌仨一样儿毛病，直到摔盆儿都没哭，入土为安都没哭！

到坟地那儿埋完了，哥儿仨、妯娌仨把孝袍子、孝帽子一脱：

“老妹妹，老妹妹，上车吧，上车吧，回家吧，回家吧！”

嗬！他们这位老妹妹稳当，坐在坟地那儿：

“回家？回我们家啦！好几个月，我也够受的啦！”

“不价，你先回去一趟，先上我们那儿去一趟。去趟啊有点儿事，回头办理完了你再回去歇着，过两天给你道谢！”

“不用，不用，不就是为箱子里那点儿事吗！你们先回去一趟，瞧瞧那封帖扯了没有？”

“我们出来瞧了，封帖没动；封帖没动。”

“封帖没动我就不负责啦！这么着，把钥匙给你们。想当初哇我有一句话，虽说是儿分产女有份儿，我绝对不要那个，我有主权，这东西哪，你们哥儿仨谁对老的最孝顺归谁。到现在一看，你们哥儿仨对老的全孝顺，卖房子发送老的，借加一钱发送老的，都孝顺，我能够向着谁？这么的，你们哥儿仨呀三一三十一，把它分了，别给我打份儿，分厘毫丝我也不沾。不是封帖没动吗？我没有责任。钥匙交给你们，哥儿三个分这个别打起来就得！”

“对！对！老妹妹，女中英雄，比不了，比不了！过两天给你道谢！哈！”

这哥儿仨回来啦，回来两眼发直！妯娌仨过来呀搬过箱子

一瞧：

“封帖没动啊，没人家的责任。”

扯封帖，开开，抱出来呀往炕上一搁，妯娌仨拿刀子拿剪子“喊哧咔喳”剪开了往炕上一倒，稀里哗啦……这大爷一瞧，站在这儿直嘬牙花子：

“哎呀——黄的没有，行，白的也能打点儿饥荒。我我我……我说这是银子吗！”

那三爷机灵：

“大哥，没错儿没错儿，银子咬不动。”

一听咬不动，哥儿仨、妯娌仨一人拿一块，往嘴里一咬，一瞧四个牙印儿！

“锡饼子！哎哟，妈呀，这可缺德啦！这谁出的主意呀？这不害人吗！妈呀！活不了啦……”

哭上没完啦！

街坊们纳闷儿呀！街坊说：

“这家什么毛病啊？妈妈咽气没哭，入殓没哭，摔老盆儿没哭，怎么完了事哭起来没完啦？过去劝劝。”

过来一劝。

“哟……要了命啦……您别劝……活不了啦……妈妈死了死了吧，这怎么活呀……”

“不是老喜丧吗？”

“老喜丧，这账没法儿还哪……”

（张奇墀记录　何　迟整理）

娃娃哥哥

这两天天儿热，怎么回事呀？气候哇！您要问我怎么回事，我也摸不清，反正啊热，每年到伏天啊它就热，也没有什么很出奇的。在我小时候，倒退五十来年儿，那年夏天这个热呀！是木头的不能坐，不能挨，一摸就烫得慌！老年间铺眼儿挂的幌子是锡的，太阳地儿挂着，能给晒得往下掉锡珠儿！要是上哪儿去办点什么事呀，得晚上去，白天没人敢走，白天打太阳地儿一过，“刺啦”一下子，头发都烧光了，能烧得一根头发没有，亮光亮光的，这是热。要到冷的时候，冷的时候真冷啊！上年纪人留胡子，出门儿的时候还挺好，回来冻冰啦！赶紧拿热水烫。耳朵冻木啦，一扒拉就掉。吐口唾沫掉地下摔两瓣儿——冻成冰啦！街上见熟人不敢拉手儿，“上哪啊？”一拉手儿，坏啦！两只手冻一块儿啦！怎么办？过年开春儿化了冻再松手！受得了吗？从这儿留了古语啦：“某人跟某人他俩掰不开的交情”，掰不开啦嘛！那怎么办哪？上茶楼上澡堂子弄壶热水呀往上浇！要不怎么叫“交（浇）朋友”哪！那位说：“有这么档子事？”这是我瞎聊！

说这个年月呀跟原先不一样。比如说：这两天儿没下雨，没下雨它到时候就下，听气象台报告。原先怎么样？求雨，迷信哪！求雨管什么？任嘛事不管。嗬！满市贴条，您瞧：“普天甘霖”、“普降甘霖”、“天降大雨”……贴了两万多条儿究竟怎么样？也没下！原先的事跟现在不一样，现在什么事都找真理，原先哪，净讲迷信，其

实有些明白人也知道是假的，可糊涂人还是信。您拿月蚀、日蚀说吧，日蚀、月蚀呀如今报纸上早就宣布啦，天文台报告，到多咱月蚀，准的！到多咱日蚀，准的！在我小时候可不这样，您不信哪，您跟六十来岁的人打听打听，要一到月蚀呀，哈！晚上是庙全敲钟，有钟敲钟，有磬敲磬，咚咚咚乱响，男女老少都跪在当院，敲洗脸盆，敲铁锅，敲钱板儿的："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多咱月亮出来啦算完！现在有月蚀的时候，您看有敲钱板儿、敲铜盆的吗？没有。那时候儿说什么哪？说这是天狗哇把月亮给吃啦！这天狗也不知多大个儿！哪儿有那么大的狗哇！迷信。

说迷信，咱们天津就有一宗迷信事儿，从解放后大伙儿觉悟一提高，给铲除啦！什么哪？您听我说。

从前天津人说话里头有个大迷信，全中国都没有，就天津有。

解放以后，现如今见姓什么的就称呼这人什么同志："张同志，李同志"，不知道姓的就称呼同志："同志，同志"。解放以前，天津跟别处不一样，起先天津人见了面儿不称呼同志，称呼什么？称呼"二爷"！这"二爷"是迷信。不管行二不行二，姓什么搭上什么姓，不搭上姓就叫"二爷"，这位准不反对，"爷爷爷爷……"您叫他一个"二爷"，他还您一连串儿的"爷"，打心里爱听这"二爷"俩字。那位说："这不对，这不是迷信；叫'二爷'这是恭敬人，'敬人者人恒敬之'，你恭敬人，人就恭敬你呀！"不对，您不信，挪个地方就不成啦！离这儿二百四十里——北京，不管谁，您要称呼他"二爷"，他行二成，要不行二呢？不行二当时就翻脸：

"啊，你怎么瞧出我是行二？胡说八道的，我是大爷！"

这位不明白：

"我称呼你是好话，怎么翻脸啊？"

这"二爷"呀到天津是恭敬人，到北京就不是好话。怎么哪？报告您哪：在旧社会时候，这"二爷"是跟班儿的——底下人，伺候人的那个才叫"二爷"到北京得称呼"大爷"。

到天津二爷怎么是好话哪？到天津"二爷"就是大爷。天津是

从二爷、三爷往下数，没有“大爷”。“大爷”哪？“大爷”是“娃娃哥哥”。“娃娃哥哥”就是泥人儿啦！就是“拴”的“娃娃”呀！那位说：“这是怎么回事？拴娃娃哪儿都有哇，旧社会的迷信，哪儿都有拴娃娃的！”是啊，哪儿都有拴娃娃的，可哪儿也没有咱们天津厉害，天津对于这个特别盛行，差不多家家都有“娃娃哥哥”。这是怎么回事哪？这是娘娘宫老道给造的魔！这说的是解放前多少年的事，现在不行啦！现在娘娘宫的老道都卖药糖去啦！原先“娃娃哥哥”可给他们挣了钱啦，旧社会的时候，这是老道来钱的道儿啊！怎么哪？一块现洋啊合三百铜子儿，“娃娃哥哥”都是泥的，拿模子一扣就一个，老道花一块现洋能买三四百个，合着一个子儿一个，买来就扔在娘娘脊梁后头，等着。等什么哪？等烧香的，初一、十五哇少，平常日子，来的多半儿是少妇，花枝招展，刚结婚日子不多，到娘娘宫烧香来。那位说：“怎么回事呀？”结婚啦，夫妻恩爱，燕尔新婚，两口子瞧别人抱小孩，眼馋！这位太太也想抱一个，你忙什么呀！等到时候不就有了吗？她不懂，偏要到这儿“拴”一个！拿股香进娘娘宫。老道哪，他也得吃饭哪，没别的路，就拿人们的迷信当饭碗啦，这里咱们就得把宗教和迷信勾当分清楚。老道在平常日子，他买一块钱的泥人儿三百多个，都搁在娘娘脊梁后头；他盯着，一瞧来了烧香的主儿，拈香呀，打磬啊，念无量佛啊，在大殿伺候着；伺候什么哪？瞧你给多少钱！你烧香，烧完香打腰里掏出来，“哗啦”一大把铜子儿，有几毛钱，要不然是整块儿现洋，往斗里这么一扔，老道一瞧赶紧躲开，让你心里痛快痛快，你多花钱啦。你给一个子儿，就给一个子儿他不走，他老盯着，他盯着干嘛？他那是门儿呀，骗人钱的一个门儿！怎么讲哪？这“拴娃娃”不是拴，也不是求，是什么哪？是偷娃娃，花钱落个偷，花钱做贼，偷！干嘛偷呢？不能让老道瞧见；不让老道瞧见啊，这娃娃拿回去立得住，要让老道瞧见哪，他立不住啦，白养活！立不住，你拿回去呀，回头又跑回来啦！这是老道造的魔。老道在那儿盯着，你要多给钱哪，多给钱他躲开啦，你好“偷”哇！多给钱他赚着啦，一个子儿的本

儿，你这一把够好几毛，要不是两块现洋，他躲开啦！就扔一个大子儿他不躲，为什么不躲哪？他没有什么赚儿呀！他那儿瞧着，给钱多，他才躲开哪！

这位太太趁老道瞧不见的工夫儿偷一个，把偷的这个娃娃拿回家，做小褥子，小被窝，搁在炕犄角，有的搁在被窝底下，喝茶时候摆碗水，吃饭时候摆碗饭，平常日子是这样；要到年下又有讲究儿，到大年三十，把帘子打开，把门开开，多冷，她也得开开门！为什么？好让娘娘把娃娃送进来！弄一盘子饺子往炕上那么一搁，把这娃娃拿出来往饺子旁边那么一放，筷子、醋、蒜都搁好了，这位太太拿着马勺，磕着门坎儿，一边磕着一边念歌儿：

“黑娃娃，白小子，上炕跟着妈妈吃饺子！”

念完啦，把马勺一放，站旁边儿：

“吃吧，多吃点儿。”

出来把门关上，到别的屋串门子去啦！这儿待会儿那儿待会儿，可自己屋且不回来哪。顶到后半夜才回来，进门一瞧，嗬，这盘儿饺子没啦，这位太太还乐哪！

“嘿，这么个娃娃呀饭量真大，全吃啦！”

它全都吃啦！你把它砸碎了瞧肚子里头有没有？全让耗子拉了去啦，她愣说让孩子吃啦！

这位太太过了三年真养活了个小子，这是娘娘给送来啦，这是娃娃哥哥——泥人啊给带来啦！养了头胎，头胎可得行二，大爷呢？大爷是泥人儿！要不你见面称呼人家大爷他怎么不爱听哪，你拿他当泥人儿啦！得叫二爷。

这位泥人儿有兄弟，有兄弟怎么样哪？得长个儿！泥人儿怎么长个儿呀！没法儿长啊！要是胶皮的可以吹点儿气，泥人儿怎么长啊？能长，有兄弟它就长个儿，没有兄弟它不长。怎么长啊？洗洗澡，个儿就大啦。洗澡可是洗澡，拿着上澡堂子可不行，澡堂子反对，好，都上那儿洗去，池子成泥粥啦！人就甭洗啦！单有洗娃娃的地方，哪儿呀？报告您哪，要说错了我负责。现在可没有

啦，怎么？现在转业啦，人家不信这个啦！我指您地方，鼓楼北，路东，一家挨一家泥人儿铺。还有一个地方儿：袜子胡同路南，一家挨一家泥人儿铺。您瞧窗台上、铺子里头摆的，多大的都有。这位太太得了头生啦，拿这个泥人儿洗澡去啦，到泥人儿铺：

“掌柜的，把这个给洗洗。”

这掌柜的，嘀！能敲竹杠。

“好，大洗呀？”

“大洗。”

准知道她得了头生儿，要不她不拿来，她不洗。

“这是您大少啊？”

“啊。”

“长几岁呀？”

“长几岁”，您听这话了没有？这是天津的规矩。长几岁这是怎么句话呀？拴这娃娃之后几年有的小孩儿，就叫长几岁。掌柜的这么一问，太太说了：

“长三岁。”

长三岁洗的时候儿长三寸，一岁长一寸，一寸有一寸的钱。一寸哪！那么点儿黄土值多少钱哪？好！比一车黄土还贵。

“长三岁呀？”

“啊。”

“穿什么衣裳啊？拿什么玩意儿哄着兄弟呀？”

“红袄绿裤，开裆裤，老虎鞋，梳个小坠根儿，拿支糖堆儿。”

糖堆儿干嘛呀？哄着兄弟呀！糖堆儿也是泥的，那玩意儿怎么哄孩子，孩子吃，噎死啦！

“好吧，您一个月以后取吧！”

“还得看着兄弟哪，快着点儿。”

“俩礼拜吧！”

“多少钱哪？”

“好办，哈，您哪大喜事，还不好办吗！”

没价儿，回头取的时候瞧你家当儿。这位太太怕取的时候儿胡要钱找麻烦：

“你说个价儿，再不说价儿我上别处洗去啦，一家挨一家！”

“您给二十块钱吧！”

二十呀！那时候儿一块四毛钱一袋儿面，就弄个泥人儿呀要二十！争了半天，十块钱，先给五块钱定钱。

“你给洗好着点儿！”

“没有错儿，俩礼拜来吧！”

把五块钱给啦！这位太太一出门儿，这泥人儿铺掌柜的抓起孩子往后头院墙底下一扔——那墙底下一堆泥，把泥人儿就葬到里头啦！那位说：“不对呀！洗出来没有本人啦！”干嘛本人呀，它全是一样啊，全是一个模子的货呀！扣出来的有的是！俩礼拜以后取的那个早就做得啦，都干啦！画巴画巴：红袄绿裤，开裆裤，坠根儿——把脑袋那儿用锥子扎一窟窿，弄点儿头发塞进去，扎上小头绳儿，四外涂点儿墨，那就叫坠根儿。糖堆儿呀刷点颜色，穿着老虎鞋，开裆裤，往那儿一坐，永远它坐着，站也站不起来，老那个相儿。到日子来取啦，钱给啦！

“您瞧您这少爷多喜庆！”

“嘿，真好啊！”

倒霉去吧！十块现洋买这么块黄土泥，连一个炉子都套不了！抱家去啦！

“看着兄弟，好好哄着。”

它会哄吗？这不是迷信吗！这是生头一个——二爷的时候儿，这么办。赶以后又生一个，那是三的，还有四的、五的、六的。可是生一回呀它洗一回澡，洗一回澡它长一回个儿，长来长去这么高，还在炕上搁着，拿着糖堆儿啊花棒呀，别管拿着什么！

顶到生了五六个啦，这回花钱可特别多，大洗，这回洗澡哇，哈哈！没有几十块现洋洗不了，哪个澡堂子也没这么贵。那位说：“这是怎么回事呀？”它“压”底下的，它是大爷！好像生了五六个没

死都是这位大爷——泥人儿给保住啦！逢这主儿都是趁钱的主儿，这回洗得大洗啦！没几十块现洋洗不了！

头大的娶媳妇啦——二爷娶媳妇啦，这回更得大洗啦！上泥人儿铺，换样儿啦！怎么哪？不但长个儿啦，也不在炕上搁着啦！一娶兄弟媳妇，它上条案上去啦！在条案上一坐，迎着门儿，在座钟旁边儿坐着去啦！不是坠根儿啦，也不红袄绿裤老虎鞋啦，是袍子马褂儿啦！袍子马褂儿，旁边搁着茶壶茶碗，夏天拿把扇子，冬天拿对核桃，往那儿一坐。等娶侄儿媳妇它就留胡子啦！那位说："干嘛换服装呀？"嗬，想得太周到哇！不是迷信吗？他们想得可到家呀？它有兄弟媳妇，它是老大伯子啦，把兄弟媳妇娶来的时候呀，小拜大，兄弟、兄弟媳妇儿得给它叩头！别看它是泥人儿不是？它坐那儿受双礼！要不换服装，还是开裆裤，兄弟媳妇给它叩头不像话。您就说这迷信到了什么地步！

拴娃娃这主儿老活着，什么事没有，拴娃娃这主儿两口子一死，一分家，得啦，老道算瞧上啦！一分家呀老道准来。那位说："这是怎么回事呀？"他坑人哪！逢这主儿都趁钱，我家里老道绝不去，归里包堆一个破火炉子，一口水缸还有好些锔子，八口儿人两双筷子俩碗，吃饭得换着吃，他去干嘛！逢能这么折腾的主儿，不是大地主就是资本家，底下人跟老道勾着，等到一分家的时候呀，不早不晚老道来啦！一念无量佛，哥儿几个接进来：

"哎呀，师父来啦，请进来吧！"

他进来装糊涂："哎呀，怎么亲友都来啦？无量佛！"

"今天哪，是我们分家，请坐吧，吃饭吧。"吃散伙面。老道跟亲友们一通儿大吃大喝。

"怎么分哪，分几份儿呀？"

"哥五个，我们分五份儿。"

"五份儿不对呀，怎么五份儿？"

"每人一份儿。"

"你不是老六吗？"

“啊。”

“行六哇，怎么分五份儿？”

“我们大爷是娃娃哥哥，它不要产业呀！”

“谁说的？谁说的？你们大爷有功劳哇，功劳最大呀，它得分两份儿呀！”

“得啦，每人分一份儿吧，分六份儿。”

“你们大爷跟谁过呀？”——跟谁过这份产业是谁的！“跟谁过也不合适，你们大爷没有家眷哪，大伯子跟兄弟媳妇在一块儿可不合适，我接回去吧，我接回庙里去吧！”

接回去啦。怎么接呀？趁钱哪！来一顶轿子，找几个吹鼓手，吹吹打打，把“娃娃哥哥”往里一搁，抬回庙里去。那位说：“这笔钱谁花？”老道花呀，就接个泥人儿吗？泥人儿接个嘛劲儿呀！泥人儿底下压着什么哪？房契、地契、股票、折子、金条、珠子，全弄走哇！要不从前娘娘宫老道的产业哪儿来的？那不全是分人家分来的吗！“娃娃哥哥”回庙，兄弟、兄弟媳妇儿、侄男侄女们，到时候三节两寿，娃娃也有生日呀，不得给大爷拜拜节拜拜寿吗？拜寿能空手儿去吗？不得买点儿礼物吗？给大爷上上供啊！上完了供，谁吃呀？老道吃呀！要不老道们都吃得那么肥实，比我还胖哪！

（张奇墀记录　何　迟整理）

抬杠铺

说一段笑话儿。

笑话是什么呀？逗您一乐。怎么就乐啦？瞎话儿呀按实话那么说，瞪着眼睛撒谎。这一行最难的是什么哪？不能笑，不害臊，这是说相声儿的宗旨。那位说："这怎么讲啊？"什么叫不害臊哪？说的这个话呀不对，不对得瞪着眼睛愣说对，说对了您就不乐啦，就得把不对的愣说对，我们心里也知道是不对，脸上表情得做出对的样子来，别害臊。原本是假的，回头说出来又怕人责备，一边儿说一边儿害臊，这您乐不了！第二个是不能笑，不能笑怎么讲啊？由头至尾一位乐的没有，那可不行。得让您听着可乐，我们不能乐，让您乐；您们各位还没乐哪，我这儿乐得说不上来啦，这个不行。

说相声儿还得学吗？得学。头一个，我们说话得滔滔不断，您还得乐。乐，怎么个乐法儿哪？乐不乐瞧哪儿哪？瞧眼睛，眼犄角儿一发现鱼尾纹——仿佛鱼尾巴似的那种纹，这就乐啦！您瞧，这位老皱着眉，那他乐不了。我这儿说您得帮忙；我这儿说，您那儿冲着我生气，老瞧我别扭，您永远乐不了。难哪！

说话有什么难？难在要学什么人说什么话。您瞧二位一谈话，您在旁边儿这么一听，听不过五句话就知道做什么事，都听得出来，那话里都带着哪！说话得学，有地方话，有时间话。那位说："什么叫地方话，什么叫时间话？"您跟街坊说话，一早儿有一早儿

的，晌午有晌午的，晚上有晚上的。一早儿上见人：

“您刚起呀？”

“刚起。”

到晌午啦，午前：

“您吃饭啦？”

“偏了您哪。”

到晚上啦，掌灯以后再见人：

“您还没睡哪？”

“还没睡。”

它分时间哪！说不按时间说，随便说，想说什么说什么，不成，说出来不受听。一早儿，这位刚一推门，一见面儿说晚上的：

“嗬，还没睡哪？”

这位说：“还没睡？我这一宿干什么去啦？”

这是时间话。地方话哪？街上见人说街上的，街上见人：

“买东西呀？”

那位说：“可不是吗！”

“我给您雇车。”

“不用啦，前边就到啦。”

“回见。”

“回见回见。”

这在街上。要到饭馆子哪，一进门儿：

“嗬，几位您哪？我给。”

这位：

“给过啦。”

这位坐着站起来啦：

“来不及啦，一块儿吃吧！”

这位：

“我同着人哪，我给您添几个菜。”

“不让啦，吃饱啦。”

“回头咱们算一块儿。”

“两便吧!”

这位坐在这儿要了酒菜:

“来吧几位，这儿找补点儿。”

“不客气啦，吃完啦。”

您要是把这套话拿到茅房去说，那满拧!这就是在饭馆子的话。说话都得有规矩。

说话，一问一答，往一块儿一和，越说越对劲儿，不往一块儿和，两下就要抬杠。说抬杠哪，我有个大爷专爱抬杠，在北京开的杠房——抬杠铺。那位说:你大爷开杠房，那是应出殡的买卖呀?”不应，出殡他不应，他这抬杠不是那么抬杠，是说话爱抬杠，抬杠啊能把人说倒了。怎么抬哪?求真理呀。好比说吧，不管谁跟他抬，不能白抬，得赌点儿嘛，就跟要钱似的。反正每回抬杠啊他总赢，这么一来，我这大爷响名啦!在旧社会时候，他有个外号儿，叫什么?叫“杠头”。谁也抬不过他——杠头!他一响名啊，又收了四个徒弟，这四个徒弟都叫杠头，怎么分别哪?大杠头、二杠头、三杠头、小杠头，那么我大爷哪，他叫老杠头!嗬，这五个杠头在北京响了大名啦，就在东四牌楼灯市口儿开的杠房!

北京这么一响名，旧社会时候，来了一位跟他抬杠的，谁哪?旧社会那个圣人——孔圣人。孔圣人这么一想:

“杠头在北京响这么大名，又收了四个徒弟都叫杠头，他叫老杠头，他怎么抬，也抬不过我去呀，我得访访这杠头去。”

孔圣人来啦!孔圣人到门口儿，杠房伙计往里边儿一让，说:“您里边儿坐，喝茶。”

说:“我到这儿找你们老杠头。”

“您找他有什么事?”

“跟他抬杠。”

“您是哪一位?”

“某人某人。”

嗬！这四个杠头，打大杠头直到小杠头，不敢跟他抬。圣人，名声大！赶紧把老杠头请来，就把我大爷请去啦！

我大爷一进门儿，见了孔圣人一作揖："嗬，哎呀，您今天光临，实在使草舍生辉呀，倒茶倒茶！"

圣人说呀："也不要客气，我今天特地来找你抬杠！"

"好吧，按说不敢跟您抬呀，可是我开着杠房要不跟您抬，我这买卖就瘪啦，为我的营业我得跟您抬，是不是？这么的，咱们抬着玩儿吧！"

圣人说："那何必哪，赌十块钱吧！"

"好吧。"

叫小杠头拿十块钱来。打柜房拿十块现洋搁这儿啦！圣人哪打腰里也掏出十块钱搁这儿。

说："怎么个抬法？"

圣人说："我也明白，这是赌钱。我要把你问倒了哇，临走的时节，你这十块钱我拿着；你要把我问倒了，我这十块算你的啦！"

"好吧，请坐。"

这圣人就坐下啦。

"我跟您抬是怎么个抬法？"

圣人说："你呀跟我抬杠，我要是把你问倒了，那不算新鲜，你是平常人，我是圣人！你问我，我回答你，回答的理由充足，那就是你输啦，回答的理由不充足，那就是你把我问倒啦！"

"好吧。"

俩人这儿坐下。我大爷说：

"按说可不敢跟您抬呀，今天我可要对不住，跟圣人要抬杠啦。怎么抬法儿哪，我就拿圣人说的这句话咱们抬抬吧！"

"哎，好好好，哪句话你不明白，我告诉你！"

"是，是。"我大爷说呀："老圣人，想当初您说了这么句话：敬鬼神而远之。咱就拿这个鬼神哪抬抬！"

"好吧，怎么意思？"

“敬鬼神而远之，恭敬它为什么又要远之哪？这怎么讲啊？”

圣人说：“这个事情极容易明白，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这鬼神哪原本是没有，信则有，不信则无啊，你信就有，不信就没有。”

我大爷说：“这个不对啦！您说敬鬼神而远之，信则有，不信则无，这话呀不对您哪！”

“怎么哪？”

“圣人哪，您得给我们一个道儿，两条道儿您全占着不成。您要让我们往东啊，回头又往西指，说打那边儿绕也过得去，那就不对啦！这鬼神倒是有，倒是没有，您说又有又没有，两边儿您全占着，那怎么算圣人说话哪！信则有，不信则无，倒是有，倒是没有哇？那么到底有没有？您说呀！”

圣人说：“鬼神这档子事呀谁也没瞧见哪，没瞧见就是空虚的，空虚的就是无，它就没有哇！”

“是，您这话对，这是您承认没有鬼神啦！说既然没有，为什么有鬼神这俩字哪？

圣人说：

“瞧不见就不能说有！”

“噢，瞧不见就是没有。我跟您说话，这话您听见啦，这话在哪儿哪？您瞧见这话啦吗？您能说这话没有吗？这一把香草，闻着挺香，这香在哪儿哪？香味儿什么样儿？谁瞧见啦？这都得说有的。这个小事不用提，您在空气里活着，谁能说没有空气？没有空气人就憋死啦，这气什么样儿呀？怎么鬼神您就说没有哪？怎么空气有哇，香有哇，声音也有哇？”

圣人说：

“那么说——鬼神就得说有！”

“有鬼神，什么模样？鬼神究竟多高的身量儿，怎么个长相儿，在哪儿住？我们给它去封信，它能给我们来回信吗？”

圣人哪，没词儿啦！圣人站起来于出身儿，把十块钱撂下，走啦！

嗬，我这位大爷——这老杠头可了不得啦，响了名啦，把圣人都问倒啦！又过了半年多，圣人不成不是？来了一位比圣人还高的！什么哪？神仙。这神仙是谁呀？八仙中有个瘸拐儿李。这瘸拐儿李呀抱不平，一听杠头这么大名誉，他把圣人都抬回去啦，“我得给圣人找找场！”瘸拐儿李来啦。背着大葫芦，拄着拐，一瘸一颠的穷老道相儿，往门口儿那么一站。小杠头认为是化缘的：

“大师父，这儿僧道无缘，不打发。”

瘸拐儿李说：“谁跟你们化缘哪？找你们抬杠！”

“噢，您是哪位？”

“瘸拐儿李！”

哎哟嗬，名声很大，小杠头不敢抬，赶紧找老杠头！

老杠头来啦，到门口儿一抱拳：

“哎呀，李大仙，您里边儿坐。”让到里面儿，“倒茶！您今天光临，有什么贵干……”

“甭客气，光临不光临咱们甭提，听说你把圣人赢啦，你能抬呀，今天我特地找你抬杠！”

我大爷说：

“按说我可不敢跟您抬，您是神仙嘛！我要不跟您抬，我这买卖就得关门儿，您既然来啦，我就跟您抬抬，赌钱哪……”

“你跟圣人赌十块钱，我也跟你赌十块钱得啦嘛！倒不在乎输赢，我得转转这个场！”

“好吧。”

拿十块钱现洋搁这儿，瘸拐儿李也搁这儿十块钱。

“这规矩……”

“我知道哇，我要问住了你，钱归我拿走哇，你问住了我，干出身儿呀！”

“打这儿就要抬杠啦？”

“抬吧！”

“您说我说？”

“我要把你问倒了，你让神仙问倒了还算新鲜吗？你不明白的事你问我呀，我回答你呀，我是神仙哪！”

“好吧，打这儿可要抬杠啦啊，咱就拿您本人抬吧！”

“好吧。”

“您是谁呀？”

“瘸拐儿李呀！”

“卖嘛的呀？”

“什么也不卖呀！”

“那么您是神仙哪——中八仙哪，中八仙背那葫芦干嘛呀？”

“葫芦是我的一个宝贝呀！”

“您这葫芦里头是什么呀？”

“丹哪，金丹哪。”

“金丹？”

“金丹哪，是我们出家人炼的丹。”

“炼它干嘛？”

“干嘛？这金丹能起死回生啊，死人吃了这金丹能复活呀，专治内外两科各样的病症。”

“您别说，您别说，您这金丹能治内外两科的病症，为什么不把您的腿治直了哪？您怎么是瘸子哪？不能治己，还能治人？”

把瘸拐儿李给问住啦！

（张奇墀记录　何　迟整理）

贼说话

做贼的有说话的吗？这个贼上了房，等人睡着了他好偷啊，人家老不睡，他在房上着急啦：“我说你们怎么还不睡呀？睡了我好偷哇！”没有那么一个。

闹贼，旧社会有这事，现如今可是没有贼啦，没有贼可是没有贼，您睡觉的时候对于门、窗户可也要留神，您要不留神，丢了东西，您让我负责我也不负责！“张寿臣说的没有贼，我丢东西啦！”我不管这档子事。反正啊该留神还得留神。到什么时候留神哪？下雨天儿，刮风天儿，睡觉的时候得特别留神。这一下雨，稀里哗啦，“好，外头下雨啦，挺大的动静，在屋里忍了吧，早点儿睡，凉快！”天热，“嗬，今儿可凉快啦！”一觉睡得踏踏实实的，醒来一瞧：全没啦！——下雨得留神。

刮风，外头有动静，“呱喳”一响，是下来人啦，屋里人这么想：“这风大呀把什么给刮下来啦！”不出去啦。不出去，丢东西啦！

“点灯人未睡”，“咳嗽心必虚”。这怎么讲哪？外头一有动静，屋里这位呀直咳嗽，贼不走啦！“咳嗽心必虚”，他知道你胆儿小哇；外头一有动静，你屋里一咳嗽，其实你告诉那贼：“你可别闹哄啊，我可胆儿小，我这就睡觉，我睡着了就不管啦，东西全是你的！”醒了全没啦！外头有动静，他开开灯，坏啦！你这一开灯啊，你在明处他在暗处哪，你屋里是怎么个人，有几口儿，有什么防备，抵得住抵不住，他全知道啦。外头一有动静，我告诉您一个好法子：屋

里这儿说着好好的话儿，不说啦，电门一关，这贼抹头就跑，他知道您憋着算计他哪！

贼不说话，可也有说话的时候儿，这叫贼说话。怎么贼说话哪？嗬，什么事都特别！有一年哪，我们家闹贼——那位说：“你们家还闹贼？”他分什么社会呀，这是在日本闹混合面儿那年，我们家里闹贼！那位说：“怎么闹贼呀？”那阵儿跟现在不一样，您瞧我们的生活，拿我张寿臣个人说吧，如今哪您瞧我这身肉，吃得饱，睡得着哇！穿什么衣裳都能上台呀，就穿这身制服，就能上台，见谁都成，制服就是礼服哇，就行啦。那年月不行，那年月要穿这么一件上来，台底下能让？你得架弄着！在旧社会我们做艺的，哪怕借加一钱哪，也得架弄着！夏天大褂儿就得有好几件儿，罗的，绸的。为什么哪？您想啊，上一场啊它就溻啦，再上一场，哎，溻了半截儿，您瞧多寒碜！干干净净，至少得有两件儿。到冬景天儿，皮袄、大衣、水獭帽子。一出来，人家不知道怎么回事，其实真着急，借加一钱来的！那是衣裳吗？那衣裳用处可大啦，这一件儿衣裳兼了好些差事，分到哪儿：走到街上，这就是便服；上哪儿去有应酬，这就是礼服；上台，这就是行头；睡觉，这是被窝；死啦，它就是装裹，全在身上哪！出来进去的就这一身儿呀，家里着急，光炕席，任嘛儿没有！

这贼呀他瞧上我啦，“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嘛！“张寿臣一定富裕；他要不富裕，出来能皮袄、大衣、水獭帽子吗？”嗯，他哪儿知道哇，我们家里住一间房，屋里四个旮旯空，一块炕席，睡觉压着，连被褥都没有！我是我那身儿呀浑身倒；我女人哪是她那身儿——棉裤、棉袄、大棉袍儿，浑身倒！枕头都没有哇，枕着我这双靴头儿，我一只呀，我女人一只，我女人那双靴头儿她得穿着，怎么？她那双袜子都没有袜底儿啦！就那么难。

哎，闹贼！我怎么知道闹贼呀？我们住一间北房，后山炕，头冲外睡，我哪，脑袋正对这个门，戴着我那帽子，把带儿一系，省得凉啊！这天后半夜儿，就觉着凉风一吹脑门子，我睁眼一瞧哇，蹲

着进来一个人，又把门关上啦，我知道是闹贼，我可没嚷，因为什么没嚷？我回头一嚷，他这么一害怕，贼心胆虚，手里拿着家伙给我一下子，中伤啊！反正我没的可丢的，你屋里摸摸没有，你走啦，不惦记我就完啦。我这么瞧着他，他过来摸，一摸我这身儿呀全穿着哪，扒呀扒不下来，揪帽子，一揪我醒啦！其实我早醒啦；靴头儿，枕着哪！我女人也那身儿，炕上就炕席。还摸，我心里说："你还不走吗？你走了就完啦，你走了我好睡觉哇！"他摸来摸去呀摸到西南犄角儿去啦，吓我一跳！怎么回事？西南犄角儿那儿有我的存项，是我的粮台，那儿有一个坛子，里头装四十多斤米。日本的时候不是买米买不着吗，托人弄了四十多斤。我这么一想啊："没有错儿，他绝不能抱着坛子上房，连坛子带米一百多斤，一来也笨，二来走街上准犯案。多一半儿贼都迷信，贼不走空，取个吉利——抓一把走；抓一把也就是熬碗稀饭，连干饭都吃不了，我何苦得罪你呀，你不惦记我就完啦！"

我瞧他到那儿啦，一摸呀是个坛子，上头盖一秫秸秆儿锅盖，把锅盖搁地下啦，摸了摸里头是米，我心里说："你还不抓点儿吗？"他站在我眼头里叉着腰想主意。贼可狠啦，狠心贼嘛！他这主意太损啦：他把他那二大棉袄脱下来啦，脱下棉袄往地下一铺哇，又抱坛子。我明白啦，我心说："好小子啊，你可损啦！你那意思把棉袄铺到这儿，把坛子抱来往那儿一倒，一倒剩坛子底儿，顶多给我留个四两半斤的，你全弄走，这我可对不住你啦！"他铺完棉袄一抱坛子，我这手顺炕边儿下来啦，把袄领子逮着啦，往上一拉哪，就压在我身底下啦，我喜欢啦："成啦，我身底下多一个褥子啦，我还瞧你的！"

他不知道哇，抱这坛子往我脑头里"哗——"这么一倒，我心里痛快啦，心说："小子，你算拿不走了啦！我吃的时候呀费点儿水！"他把空坛子又搁那儿啦，他摸——他摸着大襟袖子一抟不就走了吗！一摸没摸着，他心里纳闷儿呀："怎么摸错地方啦？"把米扒拉扒拉，一摸没错，他纳闷儿呀："一间屋子半拉炕，是铺这儿啦？"又

一摸：

“嗯？”他出声儿啦！摸这头儿也没有，“咦？”

他这么一“嗯”、“咦”，声音挺大，我女人醒啦，女人胆儿小，拿脚直踹我：

“快起来，快起来，有贼啦！”

我沉住了气啦，我说：

“睡觉啊，没有贼。”

一说没有贼，贼答茬儿啦：

“没有贼？没有贼我的棉袄哪儿去啦！”

（张奇墀记录　何　迟整理）

贪便宜

我现在说相声，年轻时候可不是干这行的，干什么呀？在光绪末年，我十几岁，不到二十，跟官。跟谁呀？跟一位县长。这位县长是棉花县知县。那位说：“地图上没有哇！哪省有棉花县？”这您别较真儿，没有最好。怎么最好哪？我说棉花县，在场各位绝对没有棉花县的人，没人挑眼。你要说真实的县名，赶巧啦，听相声的有一位是那县的人，那位听了就不满意。说棉花县哪，绝没有在那儿住的，就完啦！

我们这老爷头天一到任他就点卯。衙役都得给老爷行礼去，行完了礼，点完了卯，老爷把这三班的头儿叫过来——三班有十几个头儿，往那儿一站，这老爷说：

“今天我上任哪，跟你们要仨人。”

嗬！这十几位头儿一听就一哆嗦。这仨人一定是要案哪，要紧，不办不成。

“是，请您赏下这仨人名姓。”

这位老爷一说呀，这当差的为难啦！因为什么？这仨人没名没姓。没名没姓怎么办哪？要的这仨人是三样儿脾气：头一个呀要一个慢脾气——慢性子，脾气越慢越合适；第二个要一个急脾气的，脾气越急越好；第三个要一个爱占便宜的，老好占点儿便宜才合适。哪儿找去！这仨人到街上不好打听啊！

“二哥！”

“什么事您哪？”

“您是慢性子吗？”

这位当时就得掉脸：

“我怎么啦我慢性子！”

“那么您是急脾气？”

“我干嘛呀我急脾气！”

“那么您爱占便宜？”

“你才爱占便宜哪！”

打起来啦！

赏五天限。五天没办着。又讨限两天，这两天再办不着打八十板子，事由儿也就完啦！当差的没法儿办哪，哪儿办去！这几位头儿一合计，内中有一位说：

“得啦，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没地方办去！咱们先开开心，有什么话到后天再说。”

他们哪儿开心去？“南关外头唱野台子戏，咱们听戏去。”

这十几个头儿听戏去啦！野台子戏是会里头办，没有戏园子，过路人能站着听，要坐着没地方坐，坐地下，离家近的扛着凳子来，挨着戏台有卖茶的——茶案子，茶摊儿，坐那儿连喝茶带听会儿戏。在茶案那儿一坐，他们是县里的头儿，做买卖的都认得，给沏了壶好茶，这哥儿几个在那儿听戏。听着听着哪，旁边儿坐下了一位听戏的。这位的相貌特别，四十多岁不到五十，瘦，要没有骨头挡着，还得往里瘦！眼睛不小可没有神，坐那儿瞪着挺大眼睛，瞧那样儿就仿佛睡着了！叫好儿净张嘴，可不出音儿。知道的是叫好儿，不知道的就仿佛鲇鱼喝水哪！挨着他坐着一个小伙子，二十多岁，眼睛鼓着，攥着拳，扶着茶案子，叫好儿手脚乱动：

“好！好——！哎，有意思啊！”

再使劲椅子碎啦！这个当差的要乐没好意思乐：“什么人都有，这俩人分匀分匀多好哇！”

就这么个工夫儿，打人群儿外边儿跑进一个小孩儿来，十来

岁。这小孩儿一说话呀，才知道是这瘦人他儿子。他慌慌张张跑进来揪这瘦子：

“爸爸，快回去吧！别听戏啦，咱们家里着火啦！”

旁边儿的人都替他惊心，水火无情啊！再瞧瘦人哪，嗬！慢条斯理儿的不着急，瞧瞧这孩子，说话无声无力：

“着火啦？刚着哇，早着？”

“着了半天啦！”

“哎，你先玩儿去吧，我听完这两出戏呀，睡一觉儿再救去。”

旁边儿人听着不像话呀，挨着他坐着的这小伙子受不了啦，叭！一个嘴巴，把瘦人打到地下直啃土！

“像话！你们家着火不赶紧回家！听戏要紧救火要紧？听完了戏睡一觉儿再家去，把街坊都连上啦！”

这瘦人躺地下不起来，他讲理：

“这你管不了啊，我想怎么的就怎么的，我就这慢性子！”

这头儿听见啦。“哎，他是慢性子！哗楞，嘎奔儿，锁上拉了就走！这打人的挂不住啦，怎么哪？在旧社会里都这么想：俩人一打架，官人过来只要给对方一个不好看，就算给他露脸啦！这小伙子想：啊，给我作面儿！得啦，我一劝把他放开，不得念我的好处吗！”过来就作揖：

“辛苦辛苦，头儿，得啦，哈哈，我已然打他啦，他们家着火啦，他实在没有理呀，着火啦要紧哪还是听戏要紧哪？我已然打他啦，您把他放了，还让他回家救火去！我的面子！”

这头儿不能放啊，为他受了罪啦，到今儿个找了六天啦！

“不成，一定得把他带走！”

小伙子一想：我这不是多管闲事嘛！打完了还得把他带走！家里还着着火！自言自语：

“咳！我这急脾气，这不多管闲事嘛！”

头儿说：“啊，他是急脾气，把他锁上。”

也锁上啦！一进城啊，关厢那儿围着好些个人，跟前是一家饭

馆儿，怎么回事呀？一看，伙计、掌柜的学徒的按着一个饭座儿那儿打哪！头儿问：

“你们怎么打他？他是干嘛的？”

“饭座儿呀！”

“饭座儿，你们打人像话吗？”

“头儿，这个人太难！吃完了饭喝完了酒他没给钱哪，他怕我们跟他要，他跑啦！我们揪住哇，打他身上又翻出四把酒壶来；吃完饭不给钱，偷酒壶，什么道理？”

头儿说：“世界上有你这种人吗？吃完饭不给钱，偷酒壶，这什么规矩？”

“别的没有啊，我就是爱占点儿便宜！我瞧见什么不偷，我手痒痒！”

“啊，好，好，带走，带走。”

仨人全了案啦！

带回衙门，到班房，往上头一回报，知县升堂，是二堂问案，把这仨人带上来往二堂一跪——那阵儿旧社会都跪着打官司。知县挨着问：“你怎么回事？”

这瘦的说：“老爷，我是慢性子，天生来的脾气。怎么个慢法儿哪？有事情不爱办，有话不爱说，这事情搁仨月五个月的也许说也许不说，有人问哪想起来呀再说，想不起来就忘啦！”

“噢，是慢性子。你哪？”

这小伙子：“老爷，我急脾气，我这脾气跟他相反，有事就得办，有话就得说，不办把我急死，有话不说把我憋死，就这急脾气！”

“噢，是急脾气。你哪？”

“老爷，就我这毛病不惊人，我瞧见什么就想偷点儿，买东西老想饶点儿，他饶我也不痛快，饶完了还得偷，不留神我不给钱就跑，不偷心里别扭，痒痒！”

“是，是爱占便宜！我找你们仨人干嘛哪？你们仨人也没犯法，让你们仨人在我这儿当差，我有用你们的地方儿。”

这慢性子干嘛呀？给他看少爷。这老爷跟前俩儿子，一个五岁的，一个不到两岁的。这孩子太磨人，要雇人看哪，在老爷、太太跟前儿，小孩儿怎么磨这个人也没关系，抓他、咬他他也不敢还手儿；可是离开老爷、太太，这孩子吃亏，掐一把拧一把地，小孩儿受伤。用慢性子看少爷，他慢性子嘛，小孩儿怎么磨他，他不着急，小孩儿哭没关系，抓他就抓，咬他就咬。

“用你给我看少爷。急脾气干嘛呀？跟班儿。我要上哪儿去懒得动弹，怕耽误事，睡觉谁也不敢叫我，急脾气敢叫我；我要到时候不出门儿，急脾气敢催我，耽误不了事。爱占便宜干嘛呀？打零碎儿——打杂儿，买东西，连买带偷哇咱们省俩钱儿!”——这老爷也这毛病!

都当差啦。过了没有几天，知县上南关拜客去，一早儿天一亮去的，十点多钟才回来。回来呀坏啦！正赶上关厢那儿叉车，到桥头这儿过不来啦。您算，外县街道又窄，两辆大车，一辆往南，一辆往北，又有一个大草车，还有小车子、行人、挑挑儿的，过不去啦！叉的挺严。这知县坐在车里着急：

“咳！我肚子也饿啦，天都这时候啦，下午两点也家去不了哇！我要知道这么费事，我走东关哪，这得什么时候家去!”

急脾气一听老爷着急，他从马上下来啦！把马交给别人，过来一掀车帘儿，冲老爷点手儿：“下来，老爷!”

老爷说：“什么事？”

“下来，下来。”

“干嘛呀？”

“你下来呀!”

老爷知道急脾气，不惹他，从车上下来，急脾气一转身儿把知县背起来啦。

知县想：“背我干嘛呀？”

车过不去，人过得去呀，走了两步到了桥这儿，下了坡儿，底下是护城河呀，到护城河边儿，他没放下老爷，鞋也没脱，袜子也没

扒，衣裳也没往上撩，背着人他就下水啦！老爷明白啦："嘿，用急脾气跟班儿太好啦！"——怎么哪？车过不去，人过得去，过了河打那边儿绕过去，误不了吃饭！——一拍急脾气肩膀儿：

"我回头赏你十块钱！"

急脾气一听，这么一撒手，"咕咚"，把知县扔河里啦！冲知县作揖："谢谢您赏钱哪！"

知县喝了好儿口水，站起来啦："哎，你怎么把我扔河里？"

"这不给您道谢吗！"

"到岸上道谢呀！"

"我这急脾气等不了啊，我就这脾气呀！"

知县这么一听："怨我呀，我要不用他，哪儿有这事，差点儿淹死！"

回到县衙，进了大门，一拐过屏风，一瞧挺可乐。瞧见什么？瞧见慢性子啦！这慢性子干嘛？哄小孩儿哪！哄这二少爷。这二少爷一生日多不到两生日，也会踏踏，也会爬，他怕摔着，拿带子系这孩子腰，他不抱他，他坐在台阶儿上揪这带子头儿，孩子往哪边儿走也出不去他这范围，他这儿放鹰玩儿。

"慢性子干嘛哪？"

"老爷回来啦，这不哄着二少爷哪吗。"

"大少爷哪？"

"大少爷掉井里啦！"

"大少爷哪？"

"掉井里啦！"

"多咱掉井里的？"

"六点半哪！"

"怎么这时候才说？"

"我这慢性子不爱说，不是您问得紧，我打算过年八月节再告诉您！"

"这不要命嘛！捞吧！"

捞，这孩子连控水都控不出来啦！太太也哭，老爷也哭。

“赶紧把少爷装殓起来吧！”

买棺材去吧。让别人去也好，单让这爱占便宜的去啦！带着十块票儿，到棺材铺一瞧小棺材：

“这怎么卖，掌柜的？”

“这个十二块钱。”

“不值呀，三毛五怎么样？”

“您买劈柴也买不了。”

磨了半天哪，六块五毛钱。给人这十块钱，那人上柜房儿找钱。那人一上柜房儿，他瞧这屋里没人，把这棺材盖儿打开，旁边儿有个小匣子儿，把小匣子儿给搁到里头啦！找回钱带起来，人家要送。

“你不要送，我自个儿弄回去吧，没有多大分量。”

他怕人家伙计一扛分量大，回头打开盖儿一看还有一个怎么办？他夹着回来啦！老爷正哭着，他往跟前儿一放：

“老爷，别哭啦，买来啦！”

老爷、太太擦了擦眼睛：

“哎，废物，五岁的孩子买这么大棺材，这用得上吗？”

“这个大呀？大不要紧，来这个！”

“哎！你怎么买俩呀？”

“您别嚷，大的是买的，小的是偷的。”

“偷它干嘛？”

“有用啊，等您这二少爷死了省得再买啦！”

（张奇墀记录　何　迟整理）

假行家

从前我们有家儿街坊，姓窝，叫窝心，趁钱，财主，房产多，有得是钱哪，那阵儿开了好几个买卖。家里有个孩子，特别的笨，这孩子念了二年半快顶三年的书啦，百家姓一篇儿没念完，“赵钱孙李，周吴郑王”他老忘一半儿，记住一句忘一句，记住上句忘下句，老师都腻啦。这一天放学的时候儿把他叫到跟前：

“再念一遍：赵钱孙李、周吴郑王。”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

“记住了没有？”

“记住啦。”

“再念。”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

“行啦，明儿早晨上学背这两句，背下来我给你上书，还忘一句就别来啦！知道的是你笨哪，不知道的说我耽误人家子弟！明儿要是忘一句就不用上学啦！去吧。”

这小孩儿还真用心，一边儿走，一边儿背：“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赵钱孙李……”

刚到“赵钱孙李”呀，走道儿一拐弯儿，狗打架把他撞躺下啦，把“周吴郑王”又忘啦！回家哭啦；

“啊……”

“怎么啦，挨打啦？”

“没挨打。”

“没挨打哭什么呀？”

“老师给上书上的太多，赵钱孙李底下那句老忘，绕嘴！”

“不要紧哪，明儿上学问老师呀！”

“他说啦，再背不上来就不让去啦！您告诉我。”

他妈是文盲，不认字呀，“等你爸爸回来再问吧。”

待会儿窝心回来啦，一瞧孩子直哭：“怎么回事呀？”

太太一说这档子事，“你告诉他吧，赵钱孙李底下是什么。”

窝心直甩手儿：“我没念过书哇，我知道赵钱孙李底下是什么呀！明儿让他问老师去。”

“老师不让去啦！跟外头打听打听，找一个念书的问问。”

找别人也好，对门儿住了一位，姓假呀，叫假行家，嗬！嘴可真能聊，无所不知，百行通。别看嘴能聊，一个字不认得，瞎字不识。你要一问他呀，他是支吾经，比老郎神多八出戏！什么都懂！

窝心把假行家请来啦，告诉太太：“外头叫几个菜，家里有炖肉，炖小鸡子，烙几张饼，绿豆稀饭加白糖。”

预备好了，让孩子打酒，外头叫了几个菜，把假行家请来啦。这假行家不知道是什么事呀，假行家这么一看，连家里做的带外头叫的，嗬！烙饼、绿豆稀饭、白糖、酒、这么些菜。吃得这假行家胸口比下巴颏儿高起二寸！沏上茶之后：

“您吃饱了吗？”

“吃饱啦。”

“您喝茶。”

端起茶碗来一喝。

“求您点儿事，——把孩子叫来。”把孩子叫来，“给你假大爷行礼。”

孩子一作揖，旁边儿一站。

“这是您侄儿，今年十一啦，就是太笨！也不怨这孩子笨哪，就怨这老师呀给上的书太多，赵钱孙李底下那句也绕嘴，他老记不

住。这个老师说啦，明儿要背上来呀还让念，要背不上来呀就不让去啦！您想，孩子他不念书不耽误了吗！没有别的，假大哥，赵钱孙李底下是什么，您告诉您侄儿，明儿让他上学呀就接着念啦。”

要命啦，假行家也不知道赵钱孙李底下是什么，又不能说不知道——吃了人家啦——怎么样哪？就得蒙事。坐在这儿，反正沉住气啦，一点儿一点儿往下摩挲胸脯儿：

“哎呀——赵钱孙李底下那句话，大哥，别忙，我可有三十多年没念啦，我得慢慢儿想想。赵钱孙李底下那句是不是？反正我一说你就想起来啦。”

小孩儿在旁边儿：

“对啦，您一提呀就想起来啦，就在嘴边儿上想不起来！”

“嗯嗯，赵钱孙李底下大概是人之初吧？”

小孩儿：“不是人之初。”

“不是人之初？要不是——子曰！”

“没有子曰。字儿多！”

“字儿多？赵钱孙李——这玩意儿三十多年没念啦，就差事啦！这儿年脑子也不老好的。赵钱孙李底下大概是理不通！”

孩子摇头：“不是理不通。”

“不是理不通，就是通天彻地！”

“不是。”

“地下无人事不成！”

“又不对。”

“城里妈妈去烧香！”

“不是。”

“香火庙的娘娘！’

“不是。”

“娘娘长，娘娘短！”

“不是。”

“短剑防身，申公豹！”

“不是。”

“豹头环眼猛张飞！”

“太多啦！不是。”

“飞虎刘庆！”

“不是。”

“庆八十！”

“不是。”

“十个麻子九个俏！”

“不是。”

“俏皮小佳人儿！”

“没有那么多字。”

“人能治火！”

“不是。”

“火上熬粥！”

“不是。”

“周吴郑王！”

“哎，哎，周吴郑王！”

嘀，绕了一百八十多里地呀把周吴郑王逮着啦！

他逮着周吴郑王啊了不得啦，窝心这两口子就拿假行家当圣人啦！可见着高人啦！这假行家这一跟头摔到皮袄上——算拽着毛儿啦！天天在这儿吃在这儿喝，吃得挺好，吃到半拉多月，吃得假行家满脸油光的。

这一天俩人在一块儿吃饭喝酒，谈心，窝心问：

“我说假大哥，您天天不做事，您是哪行发财呀？”

他怎么样？哪行他都没做过！

“哪行发财呀，我跟您说，哪行都发财；就是这个，扎蛤蟆还得有根竹签儿哪，扎耗子还得有纸捻儿哪，我不瞒您哪，我嘛也没有；净有能耐不行，没人帮我的忙，发不了财！有钱就成啊。”

这窝心他钱多呀：

“那么的，您领我个东，我这儿闲着搁着也没有用，咱们哥儿们越走越近乎，做个买卖，您瞧什么好您就来什么。”

“是啦，您交给我吧。”

有钱啦，假行家在街上这么一转悠哇，瞧什么买卖赚钱哪？什么买卖他都瞧着利小，他就瞧药铺便宜。药铺这买卖叫一本万利，怎么哪？药是大秤抬来的呀，拿戥子往外戥啊，给多少是多少；要多少钱没有还价儿的，给多少没有争竞的。像买萝卜：“多给点儿呀。”买白菜：“约〔yāo〕高着点儿呀。”买药：“你给约高着点儿！”要不：“多抓点儿？”没那个事。跟买别的不一样。还有一样儿，药铺到夏景天，有好些个菜，不但不糟践东西，他还赚钱。什么？就说冬瓜，一到夏天您瞧，熬冬瓜，氽冬瓜，面汤里搁冬瓜，吃饺子也是冬瓜，老是冬瓜。吃冬瓜干嘛呀？白吃呀还剩钱，冬瓜霜、冬瓜皮、冬瓜子、冬瓜瓤儿、冬瓜把儿完完全全都卖钱哪。假行家一想啊：“开药铺合适！”

就在我们北京啊，在东珠市口路北，有三间门面一个药铺关啦，他一弯转把药铺倒过来，多少钱哪？那阵儿是四千多块钱，把这药铺连货底儿倒过来啦。拾掇拾掇门面呀，再上点儿货，顶一万块钱，这药铺开起来啦。亲友们送匾挂红。假行家应当把前任掌柜的、先生都请来，药铺换东家换掌柜的啦，得请几位帮忙，他不请，因为什么？人家都内行，把人家请来啦，怕别人瞧不起他，他完全不要，自己来。这药铺外行来不了哇，你一个人儿开这买卖不成啊，他跟窝心商量：

“大哥，您也帮着忙和忙和。”

“我不识字！”

“不识字没有关系呀，我这一个人弄不了哇，您在柜里一待，不是充个数儿吗？”

还得找学徒的。这窝心有个侄子，本家一个侄子，十六岁，叫窝囊废，把窝囊废找来啦，这窝囊废在这儿学徒。合着这药铺就三个人：东家窝心，掌柜的假行家，学徒的窝囊废，就这仨人。

一早儿放了挂鞭，九点来钟，进来一个人，这人有六十多岁，连鬓胡子，穿着蓝夹裤蓝夹袄，系着一条带子，大包头儿的鞋。一进门儿满脸赔笑就作揖：

“嗬，掌柜的，开市大吉呀，万事亨通！道喜道喜！”

掌柜的、东家都站起来啦：

“哦，您柜里边儿坐！”

“不价不价，给您道喜，还求您点儿事。我跟您是街坊，我是皮匠，在您这门口儿摆皮匠挑儿，我姓陈，都管我叫皮匠陈师傅，在您这门口儿摆摊儿摆了三十多年啦，现如今换了掌柜的，换了东家啦，我还在这儿摆摊儿，求您照应赏碗饭吃。”

假行家倒挺客气：

“没有说的，还得求您照应哪，咱们是街坊，您要是沏水呀，用开水上柜里头来，后院有火，多咱都行！”

“好啦，谢谢您哪，我可就挑挑子去啦。”

出去啦，把皮匠挑儿挑来啦，坐在那儿，一边儿喝着水，一边儿缝着破鞋。

也就十点来钟，进来一位买药的，打腰里一掏，那阵儿花铜子儿，掏出仨子儿：

“掌柜的，给包仨子儿的白芨。”

“好您哪。”

白芨就是研朱砂那个白芨。他拉抽屉找。其实呀，哪个抽屉搁几味药有几个条儿；他不识字，他乱找，即便找着白芨呀，他也不知道什么叫白芨。拉了四个抽屉找不着，叫学徒的，怕人走了，一走他不好看：

“倒茶呀，来了买主儿不倒茶吗？把东家那茶叶沏上，倒茶，点烟卷儿！”

药铺没这么应酬过呀。倒了碗茶，点了烟卷儿，烟卷儿是老炮台，仨子儿不够抽烟卷儿钱。他拉几个抽屉不拉啦，把学徒的叫过来，低声地：

“去，到账房儿跟东家要两块钱，打后门儿出去，回头还从后门儿进来，别打前门儿走；上菜市儿，越快越好，买个小鸡子，白的，不要差毛儿的。”

这孩子要两块钱走啦。

窝心一听特别呀：“要两块钱买小鸡子干嘛呀？”

这买药的还直催：

“掌柜的，你快点儿拿！”

“您候一候儿，今天我们是刚开张，货不全，到堆房给您取去，哈哈，您这儿坐一坐！”

这个人有心走，这根烟卷儿比那仨子儿贵，又喝了碗茶，等着吧。窝心柜房儿里还嚷：

“掌柜的，掌柜的！”

假行家到柜房儿：

“什么事您哪？”

“您让孩子买白小鸡子干嘛吗？”

“白鸡呀，这人不是要买白鸡吗？”

“噢，买多少钱的？”

“仨子儿的！”

“仨子儿？咱们两块钱买去，给人多少哇？那不就赔了吗！”

一说赔了，这假行家一掉脸，说：

“这可不行您哪，您要说赔了，这个买卖我可做不了啦！咱们这刚开张啊，不得把名誉卖出去吗！一伸手赚钱哪，明儿人家不来啦！大药铺不全这么样儿开起来的吗！”

窝心一听，别理他啦，他说什么是什么吧！

“好，您说怎么办怎么办吧。”

这孩子呀转悠半拉钟头没找着白小鸡子，为什么哪？北京跟别的地方不一样，北京菜市上白小鸡子少，差不多不买它，嫌它丧气，非起灵啊，棺材上头才搁个白小鸡子哪，谁好模当样儿起灵哪！转悠了半天没有，回去不好交待，他花了一块六毛钱买了个白小鸡

子，有两个黑膀子，打后门儿进来：

“给您，掌柜的。”

他接过来呀，攥着鸡脖子，把学徒的啐了一口：“呸！”

“怎么啦？”

“怎么啦，学徒都不用心！让你买白小鸡子，这俩黑膀子怎么回事？”

“没有！”

“没有？像话吗？让人说咱们这货不真！哼！”

摸住小鸡子，拿牙薅这两个膀子，小鸡子“嘎嘎”直叫唤。药铺得给人包上啊，活小鸡子没法儿包哇！药铺栏柜上头挂着一溜儿药方子，“奔儿”，扽下一张来，他不认字呀，什么呀扽下来就包起来？牛黄清心丸。使牛黄清心丸那方子把鸡脑袋一裹。

“您拿走吧。”

买药的一瞧，说：

“你等等儿，掌柜的，我买白芨呀！”

“是白鸡呀，有俩黑膀子不是现给您薅了去啦吗！没错儿。”

这位一想：“仨子儿买得着吗，我拿走，回家宰着吃！”这位走啦。

这位刚一出门儿，又进来一位，搁这儿俩子儿。

“掌柜的，你给包俩子儿仁朱。”

“买银猪哇？好好！”叫学徒的：“倒茶！点烟卷儿！”

这回他不拉抽屉啦，等学徒的倒完茶，点完烟卷儿，他低声儿告诉学徒的：

“隔壁首饰楼，越快越好，多加工钱啊，打个银猪。一两来重就成啊，多点儿少点儿没关系。”

东家不问他啦。俩多钟头这孩子回来啦，拿着一个包儿，底下有一个条儿，这条儿上写着四块五——银猪手工。假行家接过来啦，接过来打开了，又换了一张纸，打上面儿又扽了一张方子——开胸顺气丸，包好了。

“您拿走吧。”

这位等了俩多钟头，拿手里一掂哪挺沉，心说：“刚开张的买卖呀给的多！”出门口儿打开一看，“嗬！”这位不爱便宜，又回来啦：

“掌柜的，你拿错了，我买仁朱！”

“是呀，错了管换，你拿夹剪把它夹开了瞧，绝对是十足银子，银猪；要是洋白铜啊，您把字号给我们捅下来，没错儿！”

这位赌气把猪往那儿一搁，拿起钱来走啦！

这位刚走，又进来一位，拿出五个子儿来。

“掌柜的，你给包五个子儿的附子。”

附子、甘姜、肉桂呀，热药。

“父子呀？”

“啊。”

“东家！”

窝心说：“什么事您哪？”

“您回家把您少爷带来。”

“干嘛呀？”

“应酬门市！”

“什么应酬门市？”

“卖啦！”

“把我们孩子卖啦？”

“不是呀，连您都有哇！人家买父子嘛。您家里有父子呀，父子爷儿俩呀，我家里是光棍儿一个人哪，我要有孩子我绝不能卖您的！”

“卖多少钱哪？”

“五个子儿呀。”

窝心一听：“倒血霉啦！我们孩子今年十一啦，敢情是药材呀！连我也在数儿哇！好，等着，等着！”到家，这孩子下学正吃饭哪，窝心脸都气肿啦：

“别吃啦！”

大奶奶当这孩子惹了祸啦：

"怎么啦？"

"怎么啦，卖啦！"

"哟！怎么把孩子卖啦？"

"连我都有，我们爷儿俩一块儿。人家买父子，药铺嘛，我们是父子爷儿俩！"

这位太太说：

"那可不行，三口儿人，你们俩上哪儿我也跟着！"

孩子吓得直哭，这位太太呀气得一边儿走一边儿骂。这位大爷带着孩子打前门儿进来啦。

"您把他带走吧！"

买药的问："我带什么您哪？"

"您买什么呀？"

"我买附子！"

"您买父子，这是亲父子，您打听，要是抱养的、过继的，您甭给钱，绝对亲父子！"

这位不敢要哇！

正说着哪，又进来一位，搁那儿俩大子儿：

"掌柜的，你给包俩大子儿砂仁儿。"

砂仁儿、豆落。

"仨人儿呀？哎呀，我们这儿连东家加我带学徒的整仨人儿，仨人儿不成啊，买父子的买走了一个，剩俩人儿啦。哎，我们内东家来啦，合适啦，您把我们都带走得啦！"

这买药的也乐，你瞧我也乐，我瞧你也乐！

这位太太直骂街，小孩子吓得直哭，把窝心气得脸都绿啦。门口儿围好些人。这会儿皮匠陈师傅进来啦，进门儿作揖：

"哎，掌柜的，我可多嘴啊，哈哈，您，这是您少东家？有什么事儿呀家里说去，家务事要在这儿一吵一闹，让人家街坊一看，甭说这是头天开张，就是平常日子也不合适。"

窝心哪这才发发牢骚：

“陈师傅，好，我算倒了血霉啦！这个买卖呀一万多块钱，那倒不要紧，刚才有人买白鸡，我们两块钱买的，仨子儿叫他拿走啦！又有人买银猪，你瞧，那条猪还在那儿搁着哪，还没给人家首饰楼的钱哪！这都是小事呀，进来这个人买父子，我们父子爷儿俩跟着走！这位买仨人儿，连买卖都归他啦！这买卖开什么劲儿！”

陈师傅一听这个，没等说完，皮匠挑子也不要啦，抹头就跑。假行家把他揪回来啦，说：

“你跑什么呀？”

“我不跑？这回头再来一个买陈皮的哪，你把我也卖啦！”

（张奇墀记录　何　迟整理）

三瘸婿

说相声以说当先。你们这嘴能说呀？提不到，这“能说”俩字我可不敢当。为什么哪？有比我们还能说的！那个能说的是什么人哪？各行业都有。旧社会买卖人里头属鞋铺最能说！怎么哪？一进门儿买鞋，穿着合适给钱，他给您开发票，这用不着能说；什么时候用着能说呀？穿哪双鞋也不合适！连换了三回不是大就是小；换换这种式样，这位不要，要那种式样；挑了这尺寸不合适又换那尺寸；要不赶上这尺寸的鞋没有啦！没有怎么办哪？他要是这么说哪：

“您明儿来吧，现在这尺寸没有啦！”

“好吧！”

这位一出门儿他明儿不来，他上别处买去啦！鞋铺一家挨一家，哪儿买不着啊，非你这儿不可？所以他不这么说。怎么说哪？他变着法子非让你把这双鞋拿走！说不合适，不合适也得拿着！褒贬是买主哇！你褒贬它绝对跑不出七样儿去，哪七样儿哪？大啦，小啦，肥啦，瘦啦，底儿薄，底儿厚，不好看，七样。你说哪句，他拿哪句回答你，这位就把鞋拿走啦！拿走穿着不合适，明儿再换来，赶来换的工夫儿，他这尺寸的鞋也就有啦！要没有呢，一等一个月也得等，换钱，换不了去啦！好比说吧：

“这个底儿厚！”

“您现在穿厚的最好，怎么哪，走道儿哇不硌脚！”

说：“底儿薄！”

“您穿着脚底下图轻！”

“肥！”

“肥，您脚不受屈！”

“瘦！”

“瘦哇，您穿着利落，跟脚。”

“小！”

“小哇，您穿两天儿它就松啦！一松您穿着就合适啦！”

“大！”

“大，一着潮气它回楦！”

“不好看！”

“咳，这是新样子，最时兴啦！”

怎么的你也得把它拿走。这是鞋铺，鞋铺的人能说。

还有一行最能说，能说是最能说，可现在这行没饭啦！哪行啊？就是说媒的媒婆儿。

“父母之命，媒灼之言”，这句话耽误人！婚姻大事父母说了算，媒人哪就两片嘴，只要把父母说得心一动，这就能结婚。夫妻两个人，这是一辈子的事，生同床，死同穴嘛！旧社会结婚的时节谁不认得谁，俩人脾气谁也不知怎么回事，隔山买老牛，好也这辈子，不好也这辈子！旧社会不能离婚，就得这么着，一辈子算完啦！

老年间不正常的婚姻多啦！您听过那出戏——“小女婿”，男的十一岁，女的十九岁，不合理！还有调过来的，男的七十六，女的十五！这事情旧社会很多很多的，他钱多呀，随便他想怎么办怎么办！还有这么句话：“好汉占九妻”，您瞧，他饶着玩弄女性啊，还落个“好汉”！

还有这个哪，小孩儿娃娃亲，抱着就定亲啦！这俩小孩儿呀，一个太太抱着一个，都是街坊，两位太太一块儿哄小孩儿凉快，说话越说越投缘，跟家里先生一说先生也同意，怎么样哪？

“得啦，咱们结个亲吧！”

这两个小孩儿算定亲啦！这俩太太投缘，这俩小孩儿投缘不投缘她不管！

还有比这个更糟的，叫“指腹为婚”，这俩人还没出世就定婚啦！二位太太都有身孕；说得挺投缘，跟家里先生一说，先生也愿意。

“得啦，咱们定个亲吧，养下来瞧，养下来要是一个小子一个姑娘啊就是夫妻两口子，定下吧！”

定下啦！

“等着吧，养下来瞧。”

过了半年多，这位太太养了个小孩儿，等那位太太养下来再说吧！又过了半年多呀没信儿，一年多啦，还没信儿！十个月怀胎呀，她十四五个月啦！细一了解呀，那位太太是水臌！这不是糟吗！

说老年间婚姻全不好吗？也有好的，好的少。有那么一个典故，这夫妻和美就用这句话，叫：“举案齐眉”。“举案齐眉”是怎么回事呀？汉朝的事。离如今两千来年，这男的叫梁鸿，女的叫孟光，这夫妻一辈子相敬如宾，到吃饭的时节把案举起来，夫妻对让。这是千古的美谈。案是什么呀？跟托盘似的，有三四寸长四条腿儿，漆的，搁饭菜用。如今“举案齐眉”的有没有？古时不就有梁鸿、孟光吗？如今“举案齐眉”可多了去啦！怎么？新社会婚姻自主啦！

我们街坊出了这么档子事——逢这特别的事都是我们街坊！我们街坊啊有个老头儿，趁钱！跟前有仨姑娘，大姑娘二十二，二姑娘二十，三姑娘十八，挨肩儿的亲姐儿仨，这姐儿仨感情很好啊，不愿意出阁。为什么不愿意出阁哪？姐儿仨这么想：

“出阁不是嫁三姓人吗？内中如果要有位外省人一回家，姐妹见面的时候就少啦！”

后来姐儿仨一合计，怎么办啊？出阁也成，嫁亲哥儿仨，错了亲哥儿仨不嫁。这就难啦！亲哥儿俩不成，亲哥儿四个也不成！

亲哥儿四个怎么也不成哪？姐儿仨嫁给老大、老二、老三，剩下老四不还得再娶一个吗？娶一个妯娌就有外姓人啦，一烦心，不还得分家吗！故此哥儿四个的也不成。

旧社会都讲这个："门当户对"。她要是给穷人好办，亲哥儿仨二十多岁没有成家的有的是；可是不嫁给穷人哪，得跟她家财产相当啊，这就难了！

让媒人给说去，要说停当了谢两千块现洋。这媒人姓酸，叫酸梅。这酸梅呀满世界给找主儿，过了半年也没有合适的！有一天酸梅住娘家去啦，她娘家表嫂也是媒婆儿，叫烟儿煤。烟儿煤那村儿离我们那村儿五十多里地，这村儿有亲哥儿仨，家里财主，开着烧锅、木铺、大粮行。大爷呀二十三，二爷二十一，三爷十九，年岁相当，财产相当，这哥儿仨还都是念书的人；女方这老头儿，在前清是个进士，这不是门当户对，挺好吗！有一样儿麻烦，什么麻烦？这哥儿仨呀都有点儿残疾。有一个相不上就不行啊，这哥儿仨呀都有残疾！什么残疾？哥儿仨都是瘸子！

这哥儿仨还是三样儿瘸！

大爷是抽筋儿腿。什么叫抽筋儿腿呀？走道儿这条腿迈不出去，他得把浑身力量使到腿上往外抡，抡出去画半拉圈儿再落地。这二爷呢？这点儿病在脚面子上，脚尖儿立着，一走高起一块来。顶这三爷这瘸子瘸得太寒碜，三爷这病在大胯骨上哪！走道儿这腿抬不起来，拉拉着，拖着走！

这酸梅、烟儿煤一想：

"错过这哥儿仨还找不着合格的，这不要命嘛！"

找老头儿天花乱坠一说，老头儿得相相啊！上哪儿相去呀？上烧锅相去。这哥儿仨坐在柜台里瞧着账，旁边搁着算盘，大爷喝着茶，二爷点着烟卷儿，三爷瞧着报，老头儿由酸梅、烟儿煤同着进来一给引见：

"这是某某老先生，这是三位东家，大爷、二爷、三爷。"

哥儿仨站起来一抱拳：

“老伯，请坐请坐。”

坐下了，他们也坐下一齐谈话，老头儿一听：

“好学问，好谈吐！”

临走，临走要一迈步可就露啦！他不迈步哇，站起来装着要往外送，一说“留步”，这哥儿仨说：

“好好，恭敬不如从命，您慢慢走。”

又坐下啦！说什么也瞧不见他的腿呀！

这门亲事老头儿愿意，回来跟老婆儿一说，老婆儿不放心，要亲自相相这三位姑爷。这麻烦啦！这三位姑爷离这儿好几十里地，老婆儿不能上烧锅那儿去，又不好意思让那哥儿仨上这儿来，怎么办呢？老婆儿出这主意挺好：老头儿不是个进士吗，让老头儿立一回诗社，出帖请些位年轻学生，把这哥儿仨也请到里头，拿别的学生衬着这仨人，老头儿当社长出题，让大家做篇文章，一来看看这哥儿仨的相貌，二来也试试这哥儿仨的才学。这哥儿仨接到请帖也知道是为这档子事，就是不能来，怎么？一来就吹啦！大爷抽筋腿，二爷踮脚，三爷拉拉胯，不行啊！可娶媳妇儿心胜，不来也不行啊！怎么来呢？嗬，酸梅、烟儿煤这俩媒婆儿主意太高啦！来的时候呀这酸梅跟着一块儿来，烟儿煤在女家这头儿等着，这哥儿仨特意地迟到一个来钟头，哥儿仨来的时候坐一辆车，老年间没汽车马车，坐那种一对菊花青骡子拉着的轿车，大爷坐在尽前边儿，二爷坐在大爷脊梁后头，三爷在尽里头。烟儿煤在这儿等着，酸梅骑着驴跟着轿车。

到村口儿这驴先进村儿，车慢慢走。到门口儿，酸梅冲里头一嚷：

“老太爷、老太太，人家可来啦啊，迎接迎接！”

亲友都在这儿，一听说新亲来啦，得看看，嗬！全出来啦，门里门外、台阶上都站满啦，要瞧瞧这仨人什么模样儿！

这仨人到门口儿下不来车，怎么？一下车这瘸子就露啦！大爷抽筋腿，二爷踮脚，三爷拉拉胯，那哪儿成啊！车一到，烟儿煤儿

句话呀，好比一只大手把大伙儿的眼都给盖上啦，能让大家瞧不出这哥儿仨是瘸子来，这主意多高！

烟儿煤说："哟，大爷，二爷，三爷，这会儿才来呀，人家亲友早就到啦，连我们也来了半天啦！回头我们得开开眼，这老太爷呀出题，大家作文，我们也没念过书，不懂什么叫文，回头我们得看看，见识见识。"

这位大爷还跨车沿儿哪，不能下来呀，一下来腿就露啦！冲老头儿一抱拳：

"哎呀，老伯，您可千万不要听烟儿煤的话，作文呀我可实在作不好，我写几个字还能勉强凑合，正、草、隶、篆、魏碑、蝌蚪文都能写，不但双手能写，连我的脚都能写，今天众位亲友到这里赏光，我要献献丑，我把袜子扒了，用两个脚趾头夹着笔，写几个篆字请众位给指正指正。烟儿煤，取文房四宝，找纸！"

说话就解腿带儿，要扒袜子！其实他写不了哇！烟儿煤赶紧跑过来：

"大爷，您先别忙，您写的多好哇，我们没念过书，也不懂，也就是让老太爷给指点指点，再说，大街上扒袜子，当这么些人不老好看的，您既能写呀写地下就成啦！搀着您下来。"

烟儿煤、酸梅把大爷架下来啦！

"好好，那么就不用扒袜子啦，恭敬不如从命，写几个字众位给指点指点，众位，我可要献丑啦，哈哈哈哈，写几个篆字！"（学瘸子抡腿）

写了没仨篆字他蹦进去啦，一百多口子没瞧出来！这老头儿注意瞧着地，捋着胡子：

"哎呀，我怎么不认得哪？"

那哪儿认得哪！谁也认不得呀！

酸梅、烟儿煤又把二爷搀下来啦！二爷下车不说别的话，往地下一看：

"众位众位，您看我哥哥这一笔够多好（以脚尖点地），这笔多

足，最好是这一笔……”

他也进去啦！

再把三爷搀下来，三爷站在车旁边呀跟大哥嚷：

“大哥大哥，哎呀，这什么道理！您怎么把字写地下让人踩着，这不是毁谤圣贤吗！岂有此理！我给您都划拉了吧！”（学拉拉胯）

三爷也进去啦！

您说这种骗人的事够多缺德吧！

（张奇墀记录　何　迟整理）

庸医

原先旧社会呀，嗬，有些位大夫先生就知道要钱！任嘛学问也没有，托人情来个执照儿，来病人之后任嘛儿也没诊出来就给人家下断语。这儿诊着脉，“哎呀，你心里不舒坦。”这不废话吗！他舒坦找你干吗呀！

有这么一种医生，又赚钱又不负责任。病人眼看不行啦，来了大夫一诊脉，要死！不能开方子，一开方子回头活不了，怕负责任那；不开方子白来一趟，这位大夫又拿钱哪又不负责任。

这儿诊着脉。

“哎哟，先生，您瞧我怎么样？”

“不要紧，你没什么病。”

“别人都不给开方子啦！”

“别人他诊不出你的病，我告诉你呀，你真正的病没有，你这肚子里头药吃杂啦，药跟药打起来啦，我呀，给你下这副药先别治你这病，先开开你的胃，吃点儿东西，明天就比今天强，再吃几剂药就能下地啦，过不去三剂药我保你好，你只管放心，死了我给抵偿！”

嗬，这病人一听，痛快！

“噢，谢谢先生，这才是神医哪，给先生倒茶！”

倒茶，这儿开方子，脉钱也拿走啦。临走本家儿往外送，送到门口儿要上车啦：

“这病人赶紧给预备呀，现在都见了绝脉啦！依我看——也许

我看不到，可以请别的先生再给看——依我看得预备啦，省得临时抓瞎！刚才我开那药哇，没有什么别的，就是几样儿鲜货，吃不吃都可以。”

“谢谢您哪！”

钱拿走啦还得道谢！因为什么哪？“省得临时抓瞎”呀。

有这么一号儿砸锅匠的大夫，他一诊脉——这病人原就害怕，好几个先生不给开方子啦，才找的这位。一诊脉：

“哎呀！”

这个人一哆嗦！

“啊啊啊，怎么样您哪？”

“不行啦！”

“啊——”

他还没撒手哪病人就咽气啦！这算谁的？算他吓死的，算人家病死的？这种事也有。

我有个街坊——逢这个特别事都是我们街坊。您瞧这位先生砸多大的锅！这还是我们院儿里一档子真事，就出在解放前的前两年。

我们院儿里这家儿三口儿人，三十多岁的哥哥，三十来岁的嫂子，二十二三岁的妹妹——没出阁的姑娘。哥哥在银行里写字，小职员。住两间房，里外间儿，哥哥和嫂子在里头屋，妹妹在外间屋搭铺，一早儿哥哥上班，还得拆铺做饭。这些日子嫂子坐月子，养活了个小孩儿，小姑子炕上炕下的伺候月子。半个来月嫂子下地啦，嫂子才下地，妹妹受感冒，病啦！哥哥疼妹妹，说这个：

“外头屋不能睡呀，病人，发冷发烧，开门关门多大风啊，你跟你嫂子炕上睡，晚上我外屋搭铺。”

昨儿晚上妹妹折腾了一宿，哥哥临走的时候儿说：

“请先生瞧瞧吧！”

他上班儿没工夫，托街坊老太太把大夫给请来啦。这位先生派头儿可不小，提了大皮包，戴这么个大光儿的墨镜，一进门儿瞧

屋里没有男人——男人上班啦，就这俩女的，地下站着一位呀，炕上躺着一位。病人盖着被窝，旁边儿拿褯子裹着小孩儿，拿小被窝盖着，先生倒霉就倒霉这孩子身上啦！一进门儿瞧了瞧这孩子。

“小孩儿多少日子啦？”

地下这位太太搭茬儿啦：

“十八天啦！”

倒霉呀！十八天，你倒问问是谁的呀！没问。挨炕这儿有凳子，就坐那儿啦。把皮包搁桌儿上。这位太太在炕头儿上搁个枕头，把她妹妹的手搁到枕头上。诊脉吧，这儿一诊脉，还捋胡子哪！

“不要紧。”

什么也没诊出来，他给人开方子啦，开完方子拿脉钱，他走啦！这姐儿俩是文盲，不认字。没人抓药去，嫂子在月子里不能出去，妹妹病着不能出去，等哥哥下班儿。

顶六点多钟，哥哥下班儿啦，太太这儿催：

“抓药去吧！”

“先生哪？”

“先生走啦。抓药去！”

把药方儿拿过来啦，这位大爷一看哪，差点儿把鼻子气歪喽！先不用说药哇，先说头里那脉案，写着：“产后失调，淤血不净”。人家是姑娘，他告诉人家产后失调，淤血不净。气得大哥不敢骂街，一骂街，回头妹妹一问怎么回事，非说不成，一说得把妹妹气死。这位太太还直催：

“快抓药去！”

“哎，抓去。”

出来，没法儿抓呀！花钱多少不提，这药不治她那病啊！在街上转了半天怎么回去呀？买点儿黄花儿、冰糖渣儿，一进门儿就说：“那屋大妈说呀先不用吃药，吃错了倒麻烦啦，说她没什么病，受点儿感冒，用黄花儿、冰糖渣儿呀熬点儿水，搬搬汗，好了就好了，不好上医院……我给熬。”

黄花儿、冰糖渣儿熬了一大碗，让她妹妹喝，妹妹喝完了，盖俩被窝，又压上一件儿大衣，俩多钟头出了一身汗，妹妹好啦！

要吃他的药不就坏了吗！

正巧这天是星期日，大爷不上班儿，大爷说：

“咱们教训教训这先生！”

太太说：“别价！”

“别价可不行！”让她妹妹：“你上大妈那屋待会儿去，不叫你别出来。”又告诉太太：“昨天谁请的大夫，还托谁把大夫请来。请来呀，我躺在炕上盖上被窝，让他给我诊诊脉，把脑袋盖上，千万别掀被窝，他问怎么的，就提我冷，昨天吃一副药见点儿轻，求您再瞧瞧。”

妹妹出去啦，把先生也请来啦。这先生进来一瞧，还是那个人，炕上还是小孩儿。

“天冷，他不让掀开。”

“那不要紧，吃药怎么样？”

“见轻。”

“行。”

坐在那儿，皮包放下啦，这位太太搁个枕头，把大爷手拉出来往那儿一搁。他第二个倒霉哪儿，倒霉这儿啦：大爷在银行里写字，没做过累活儿，这手伸出来细皮白肉儿。细皮白肉儿吧，男的女的你摸不出来吗？这儿诊着脉，还捋胡子。

“好，略见好转，往下打一打，淤血还是不净。”

这位大爷听到这儿，从被窝儿里蹦出来，叭！给先生一个大嘴巴！这先生一躲没躲利落，把鼻子给打破啦！

“哎？你怎么打人哪！”

大爷说：“打一打嘛，淤血不净啊！”

（张奇墀记录　何　迟整理）

麦子地

今天我说一段我们那个村儿的事，逢是这种特别的事都是我们街坊，那位说："你哪儿住哇？"这您别管，我就这么说，您就这么听。其实即便说出地名儿来也没关系，怎么哪？这是头五十年的事啦。光绪末年哪，我那阵儿九岁，我们这位街坊在乡下住，这家儿是地主，我们那个村儿里就属他财主，他一个人趁五十多顷地，净膘满肉肥的牲口就有二十来头，老头儿五十多岁不到六十，姓什么哪？姓窝，叫窝心。这窝心哪不认字，不但他不认字，他们家里一个认多的也没有，亲戚朋友哪，也没有认字的，打他往他上辈儿说，三辈儿没念过书，可就是趁钱。您别瞧他没念过书，嗬，对于算计上那可是算计得到家，对于长工、月工，哪个人使多少钱，他是清楚极啦，算盘子儿净往他那儿扒拉，不往外扒拉。

这窝心跟前有一个孩子，这孩子十一岁，挺聪明。街坊里有人就劝窝心：

"员外，您这少爷多聪明啊，让他念几年书多好哇！"

老头儿一说话就透着倔：

"念书？我们不花那冤钱！"

"好认得字呀。"

"认字有什么用处哇！"

"写个来往信。"

"写信干嘛？我们家没人出门儿。我们念完了书，认得字，会

写信了，不会写的都来求我们写；给别人写呀，犯不上!”

“有好处!”

“一点儿好处没有!”

“你要赶上秋后粜粮食哪，他不也能帮你算算吗？能记个账。”

哎，窝心一听这个，他这么一想啊：“有用，往外一粜粮食记个账什么的，省得费脑子。”又这么一想：“请先生一年可得花不少钱，我得请一位有学问的，我得出道题考考老师。”紧跟着跟街坊说：

“这么办，我出一个字，这先生要能认得我这个字，教我的孩子，一个月给他五十块钱，一天管两顿饭，早晚有四个菜，大锅里头的饭小锅儿的菜，晚饭还有四两酒，外饶一个汤，可得认得我这个字，要不认得这个字呀，他就是神仙我也不用。”

街坊这么一听，只要认得这个字，一个月五十块钱，一年不少挣啊，辗转周折找了一位老秀才。这个老秀才到他这儿，他把这字拿出来啦，这老秀才一看一摇头，走啦！秀才不认识这个字。不用说秀才，打这儿往后说，举人、进士、直到状元也不认得他这个字，因为什么哪？字典上没有。

怎么个字啊？他为写这个字特地买了枝笔，买了块墨，买了张纸，这纸不是仿纸，也不是信纸，是一张糊窗户纸。在这张纸上头滴溜儿圆画一个大圈儿，当中点了一个点儿——没认得的！半年多的工夫顶回去十三个先生，也就没人上那儿问去啦，把这茬儿也就搁下啦。

事逢凑巧，离我们那儿十八里地有一个姓假的，这人叫假行家。假行家嘛！你要问他什么事他都行家，其实哪样儿也不到家，嘴里能说，无一不知，百行通，比老郎神多八出戏，嗬！小子能聊，谁跟他聊上他就吃谁，谁爱听他说，坐在家里这么一聊，到熟饭的时候儿他能走吗？把这一村儿都吃怕啦，谁也不找他啦。假行家在家里头越想越不是滋味儿：“哎呀，我在这村儿里不灵啦，大伙儿净躲着我呀，何不往外发展发展？这十八里地之外有个窝心，他找教学的，一个月五十块钱，一天两顿饭，晚饭还有四两酒，我干一个

月不就挣五十吗？我去教学去。”假行家一天书没念过呀，一个字不认得，他上那儿蒙事来啦。

一叫门，老头儿把他接进去啦，让到外头院儿客厅——他家里挺款式，说来说去说到教学这儿来啦，老头儿跟他说：

“到我这儿教学呀，我有个字，不认得我这个字，就是神仙来了我都不要。”

假行家沉住了气啦：

“员外，也不是我跟您说大话，有字您就写，没有我不认得的字，中国字、外国字都成，您写吧。”

老头儿说：“我早写得啦。”拉抽屉把那个字拿出来往桌子上一铺。假行家中瞧了一眼，就瞧清楚啦——上头一个圈儿，当中间点了一个点儿。心里琢磨这个字，嘴里跟窝心聊天儿：庄稼不错呀？种多少大庄稼呀？麦子怎么样啦？用多少长工啊？嘴里净说这个，心里头想这个：“这字念什么呀？这字我得蒙啊，一句话就得蒙对了哇，这一句蒙对了他就服了我啦，他一服，我打这儿就把他吃上，我吃他后半辈儿呀！这一句蒙不对，再蒙第二句就不灵啦。对，想准了再说。这一个圈儿当间点了一个点儿，这圈儿比什么？点儿比什么？这圈儿好比是大盆，这点儿是块洋胰子？……不对，洋胰子不能搁大盆里泡着，这不对。这圈儿是个胰子盒儿？……胰子盒又大点儿，没这么大的胰子盒儿。哎呀，这是个烙饼，像，烙饼多大张儿都有，这点儿是烙煳啦？……烙煳了不成啊，烙煳了是一片哪，这是一点儿呀！想了半天哪，假行家蒙出这么一句来：

“员外，这个字错非是我可没有认得的，这个字念嗵。”

老头儿说：“啊，啊啊，您说念熥，怎么讲？”

“这个圈儿呀好比是个井，这个点儿呀是块砖头，砖头往井里头一扔，嗵——！”

老头儿乐得蹦起来啦：

“嗬！念嗵，我这才遇见高人！”

行啦，把孩子带过来拜老师，买了三本小书来：《三字经》《百

家姓》、《千字文》。假行家不认字他怎么给人家上书哇？他是蒙钱来啦，把书往那儿一搁：

“别忙，员外，我这个教书的可是有一样儿啊，得先给学钱，念一个月再给钱我可不干，我这是上打租。”

这会儿，他说什么是什么。老头儿说：“是是是，给拿钱去。”

五十块现洋拿来啦，给他啦，他把它包起来，带身上啦。

“可有一样儿，今天是初……”

“是，初一。”

“到下月初一给我钱。”

“啊，是是是。”

“少给我一天我就不教。”

“是，到初一一定给您钱。”

“可是今天明天后天我不教。”

“怎么啦？”

“我得歇马三天哪，你得请请老师呀，老师来了就教吗？不得歇几天吗？日久天长啊！”

“是啦是啦。”

“一天啊吃两顿饭，一顿饭多预备四个菜，多来四两酒。”

老头儿是全给预备，嗬，假行家就这么一吃啊，吃完了一睡，睡醒了还接着吃，吃完了还睡，三天吃了六顿，吃得胸口比下巴颏儿高一寸五，走道儿得托着肚子！

到初四怎么办？得给人家教哇。到初四啦，把老头儿叫到跟前儿。

“今儿个是初四啦，开学啦。”

老头儿说：“哈哈，您受累啦，您教给孩子念书吧。”

“这个念书是你们孩子一辈子的事呀！”

“是呀，一辈子。”

“你得查个好日子，今儿个什么日子你知道？找本儿皇历我给你查查。”

“哎!”

他不认得字，家里没有皇历呀，得赶集现买去。初八的集呀，先生打初一来的，吃了七天，到初八一早儿把皇历买来啦:

“您给查吧。”

他接过来翻，他不认字，翻腾！翻了两篇儿:

“哎!”埋怨老头儿，“耽误事啦!”

“怎么啦?”

“你早把皇历找来，那不就开学了吗?误事就误在你身上，昨儿是好日子!”

老头儿说:“这个——把好日子过去啦?您再查一查，打今天往后，几儿是好日子?”

“打今天往后没有好日子!”

说完这句话他又后悔啦——打今天往后没有好日子这怎么办?这甭教啦！不教，下月的钱也别要啦，他要退这月的钱怎么办哪?

“嗯，有好日子，有好日子可就是远点儿，等不等在你!”

“是，几儿都等!”

“下月二十八是好日子!”

这一下儿一连气儿吃了五十七天哪，嗬，吃得这假行家肥头胖脑的。到二十八啦，得给人家上书哇，他又后悔啦!“咳，我要知道这么的，我多支他两天，明儿是二十九，小尽，后儿初一，初一又拿五十呀，我已经拿了一百啦，再来五十这不是……哎，蒙吧，蒙他两天。”

又过了两天，怎么着他也得给人家上书哇，一瞧《三字经》《千字文》都挺厚，扔一边儿，就是《百家姓》薄，才几篇儿，把孩子叫过来:

“上书哇!”

“是!”

“我上书可上的少，为什么不多上哪?贪多嚼不烂。多念儿

遍，把它记住了，一边儿念去。回头背书，可不许忘；忘了可别问我，问我可不告诉你。”

那位说：“这是什么规矩，问怎么不告诉？”他怕孩子忘了，一问他，他也忘啦，这不要命吗！糊弄吧！指着“赵钱孙李”，他一瞧这老头儿住的是四合房儿，他给上上啦，念：“正房三间。”孩子不懂啊，就念：“正房三间，正房三间……”念了一天正房三间。第二天念什么哪？“东西厢房。”这孩子就念：“正房三间。东西厢房。”第三天上什么哪？门外头有几棵柳树，他给上上啦：“门前有柳。”第四天哪？后院儿有几棵桑树，“后院种桑。”这本《百家姓》叫他这么一教是乱七八糟什么全有啊！“正房三间。东西厢房。门前有柳。后院种桑。”

咳！可惜这孩子这么聪明，让假行家给耽误啦。怎么哪？这孩子用心，他瞧着书本儿啊拿手指着念：“正房三间。东西厢房。门前有柳。后院种桑。”这孩子到第四天哪，他瞧出这里头有毛病啦——也没人教给他，也投人告诉他，他们家一个认字的没有，十一岁的孩子就瞧出毛病来啦，要不怎么说聪明哪。瞧出什么毛病啦？头一句“赵钱孙李”，第二句“周吴郑王”啊，他教给他是“正房三间，东西厢房”啊，这两句呀就俩“房”字，上句是正房三间的“房”，下句是东西厢房的“房”，这俩字的笔画儿不一样，怎么哪？赵钱孙李的“钱”字儿多少笔呀？一个大金字旁儿，这边一个“戋”字，这个周吴郑王的“王”字儿是三横一竖儿哇，三横儿都那么平着，一竖儿两头不出头儿哇。这孩子瞧出不对来啦：“正房，这房字儿事由儿多，厢房这个少。”这孩子拿着这本儿书来问老师来啦！到这儿把书一放：

“老师。”

假行家：

“怎么样，忘啦？”

“没忘。”

“没忘不在那儿念书，干什么来啦？”

“老师，‘正房三间’？”

“啊！”

“‘东西厢房’？”

“对呀！”

“老师，这个念‘房’，这是正房；这个念‘房’是厢房，正房厢房俩‘房’字儿它怎么不一样啊？”

按说不是让孩子问住了吗？假行家可问不住，假行家有词儿呀，一瞧这俩“房”不一样，假行家啐这孩子一脸唾沫：

“呸！正房、厢房能一样吗？正房多高多大？多宽的面口，多大的进身？你瞧瞧你们家的正房！”他拿手指着“钱”字儿的大金字旁儿：“你瞧，你们家的正房是不是起脊呀？”他管这大金字旁儿叫“起脊”，“你瞧一瞧你们家厢房，是不是平台呀？”

“王”字那一横儿敢情是“平台”，可巧他们那正房起脊，厢房是平台。这孩子说：

“对啦对啦，正房跟厢房不一样。”

打这儿也不敢问他啦。

这孩子刚问完了书，正念哪，出事了！怎么啦？老头儿打外头进来啦，这老头儿跟人打起来啦！因为什么打架呀？这老头儿有一片麦子地，他一早儿拣粪去——那位说：“不对，他家里种五十多顷地，当家的还出去拣粪去？”就这个，要不怎么叫看财奴哇！这泡马粪他能跟出四十里地，他也不让别人拣去，你要问他干嘛，他说遛腰腿儿。这天他背着粪筐，叼着小烟袋儿，走到地边儿上，过来一个放羊的，这放羊的也是我们一个村儿里的，姓刘叫刘柱儿。这刘柱儿家里养了几只羊羔儿，刘柱儿的羊打他地边儿一过呀，他说吃了他的麦苗儿啦，这老头子过来就骂街，刘柱儿不服他，俩人打起来啦！老头儿打刘柱儿哪儿打得了啊？刘柱儿是二十多岁的小伙子，推老头儿俩跟头，这老头儿打不过刘柱儿，自己做伤，把手里的粪叉子一调手，尖儿冲脑袋上，叭！扎了四个窟窿，血，“哗——”就下来啦！把粪叉子一扔：

“哎，刘柱儿，好小子，你把我脑袋叉破啦！成啦，我写呈子告你！你等着吧！”

跑回来啦！

这孩子正在那儿念哪：“正房三间。东西厢房。门前有柳。后院种桑……”

老头儿：“别念啦！”

假行家吓一跳！当是“正房三间”犯了案啦！一瞧老头儿脑袋流血：

“怎么啦您哪，怎么啦？”

“哎，哼哼哼，先生，咱们村东头儿放羊的刘柱儿，放羊吃咱们麦子，我一跟他讲理呀，他把我脑袋叉四个窟窿！你给我写呈子，我上县里告他去。这官司赢了，我谢你二十亩地！”

假行家这么一听：“得，这算完！写呈子？这呈子没法儿写，一个字不认得！要跟他说实话，一个字不识，他能把我也告下来！连我一块儿告，让我一退钱，这事我受不了！就得沉住了气，我呀，蒙他一笔钱我跑！”向老头儿：

“好啦好啦，哈哈，员外，您算找着好儿啦，算找着高人啦！让我给您写，甭说您这官司还有理，您就是一点儿理没有，我给您写呈子，我有个外号儿叫刀笔，笔下生花，写完了一交给官儿，这知县一看，您的官司占一百五十成儿赢！我可得高兴，不高兴写不好，今儿个呀您回头请客，告诉厨房多炒四个菜，多来二两酒，我这儿吃着喝着，您给我拿出半年的学钱来。”半年的学钱三百块钱哪，吃完了喝完了，拿上三百块，他好跑呀！“您回头睡觉，我一宿不睡，我把这张呈子给您写得好好儿的，明儿早晨这官司准赢。”

明儿早晨？明儿早晨他跑啦！这老头儿不知道啊！

“半年学钱？一年我都支给您！那倒没关系，可就是明天不成，明天这血干啦就不好告啦，这是今天流的血呀，我这就进城！您当时就写吧，您就写吧！”

假行家这么一听啊，“这三百块钱别要啦，饭也别吃啦，把他支

走，我跑吧!”

“好啦好啦，我给写，您里头睡觉去。”

“我刚醒啊，一清早儿还没吃早饭哪，我不困哪。”

“是不困哪……您里边儿休息休息……”

“也不累的慌啊，您写吧，我瞧着您写。”

他不走。急得这假行家直跺脚!

“您瞧着我干嘛?您瞧着我写不上来!我写字不让人瞧，您里头待会儿不就完了吗?您瞧着，回头我写错一个字，官司输了赖谁?”

老头儿不知道:

“噢，瞧着写不了哇?您写吧，我在门口儿等您哪。”

假行家一听:“门口儿等着，还是跑不了哇!”老头儿出去啦，假行家赌气子把孩子也轰出去啦:“出去出去!”把门关上。要命!写什么?一个字不认得!一转弯儿急了一身汗。该着，不是在开学的时候儿买了一本皇历吗?就学房有认字的呀，不能让老头儿拿走，他挂在墙上啦。他把皇历摘下来，来回翻腾。皇历上有嘛?新皇历旧皇历都是一样:一年一本儿，一个月一篇儿，一天一行儿呀，大尽三十行，小尽二十九行。旧社会的皇历可比新社会的农历事儿多，怎么?它有迷信。一行儿是一天，分什么日子，有二十八宿哇，哪天谁谁谁值日，有什么黑道日黄道日。好比说吧，今天是好日子，这行儿里头都有字，满着:宜合婚嫁娶，动转挪移，出行动土，上梁，进人口，剃头修脚……全在上头写着。今儿个是平常日子:宜祭祀沐浴，就完拉，半行儿。今儿个是坏日子:诸事不宜，凡事不吉。他瞧了瞧，五月六月的字多，嗤、嗤!把两篇儿皇历撕下来啦!撕下来之后，把皇历还挂在钉儿上。这两篇儿皇历不能给老头儿呀，给他不看出来啦?窗台儿上搁着糊窗户剩下的半张高丽纸，高丽纸不是一道儿一道儿透亮儿的吗?他把两篇儿皇历夹到高丽纸里头啦，四四方方，见棱见角儿的这么一折，折完了他得粘上那角儿哇，不然一打开，一瞧是皇历，不是麻烦啦?抹点儿糨子一粘，粘

好之后，一拉门：

“老头儿，写完啦！”

这老头儿还真高兴：

“嗬，写得真快呀！”

那怎么不快，就撕了两篇儿还不快！

“您拿着啊，半道儿可别打开瞧；不打开瞧，这官司准赢，一打开瞧，可就不灵啦。”

“好啦！哈，官司赢了，谢您二十亩地。”

老头儿把“呈子”带好就走啦。老头儿走啦，假行家也跑啦，怕回头这皇历犯案！

老头儿怎么到城里告状咱们先不管，咱先说说知县。这是清末的事情，这知县是三千块钱买的，捐班儿。这知县哪，也不认得字！知县不认字，有公事怎么办哪？有师爷呀！巧啦，正赶上师爷发疟子。这知县就怕打官司，打官司来啦——击堂鼓，老爷升堂，那阵儿打官司还兴跪着哪，把老头儿带上来往前面儿一跪，知县皱眉：“讨厌！混账之极！单赶师爷发疟子你打官司！”

“怎么回事？”

老头儿跪在那儿：

“老爷，我叫窝心，我们那个村儿里有个恶霸叫刘柱儿，养活羊，放羊啊不吃青草，吃我的麦子，我一跟他讲理，他把我脑袋叉了四个窟窿！您想啊，我们庄稼人，麦苗儿都让羊吃啦，我们人吃什么哪？我们拿什么纳粮啊？”

“啊，听明白啦，听明白啦，刘柱儿的羊吃了你的麦子，好吧，你要没状子我让你赢！”

没状子他就不用瞧啦，他不识字呀，他就怕他拿状子。这老头儿快六十啦，耳朵聋：

“什么您哪？老爷，要状子？状子有。”

把皇历掏出来了，往上一举，当差的接过来递给知县，知县接过来搁在桌儿上：

“讨厌，混账东西！带刘柱儿！”

把刘柱儿带来啦。刘柱儿怕官，上堂一瞧，就知道把他告下来啦，一上堂就嚷：

“老爷，我们放羊啊在地边儿吃青草，没吃他麦子，脑袋是他自己叉的，您派人上地里瞧去。”

“跪下，跪下，跪这边儿。”

知县一想：“我就这么问不像话，不看状子就这么问，甭说别人，衙役就得瞧不起我，回头到外头嘀咕，说我不认字。这状子我得看看，看是看，反正我不念，谁知道我认字不认字？反正说什么也得让老头儿赢，说什么也是他的羊吃了他的麦子啦，不就得了吗！”

“你的羊没吃人家的麦子人家能告你？能够连呈子都写了？我看看。”

知县把粘着的这点儿扯了去呀，翻篇儿一瞧，这气就大啦！因为什么生气呀？他不认得这是皇历，他拿这皇历呀当成麦子地的地图啦，麦子地不是一垅儿一垅儿的吗？皇历上不是一行儿一行儿的吗？

“把这个刘柱儿先打八十板子！”

当差的按倒刘柱儿，一扒中衣，“叭叭”就打。这刘柱儿一边挨打一边儿嚷：

“老爷，您怎么没问明白就打人，这是怎么回事呀？”

“打完了告诉你！”

打完了八十板子呀，屁股都打破了，直流血，一掩中衣，当差的一搀他，往那儿一跪，扶着地：

“老爷，你没问明白为什么就打人哪？”

“打你还屈吗？”他拿着这两篇儿皇历往前一探身儿，他让这刘柱儿瞧皇历：“你瞧！”

这刘柱儿一抬头，刘柱儿也不认字呀，不知道怎么回事呀！

“啊，老爷，怎么啦？”

“怎么啦？还嘴硬，你说没吃，你看看：这一垅儿给人家吃了多半垅儿啊，这一垅儿没动，这儿吃了两垅儿半，这一垅儿吃了十分之一，你把这二亩地吃得乱七八糟，我还不打你吗？”

知县一作威，一甩手，两篇儿皇历掉地下啦！低头一瞧，一张高丽纸。

“把刘柱儿打死！”

“老爷，您怎么打死人哪？”

“是得打，那块地还没吃净，瞧，这二亩地都给吃没啦！”

（张奇墀记录　何　迟整理）

点痞子 · 拔牙

有一行生意对于人民有害处，就在这儿，您往南一遛达就有。干嘛的呀？点痞子的。他们跟相面的是一行，不相面了就点痞子。桌儿上头搁着小匣子，上头搁俩瓶儿，这儿挂着一张画儿，这张画儿上画着俩大脑袋，脑袋上净是黑点儿，一个黑点儿底下写几个字，单有几个红点儿，红点儿底下也写字；一个黑点儿代表一个痞子，红点儿哪，代表好痞子。人打这儿一过他就叫，没有脸上没有黑点儿的，打这儿一过他就叫：

“老弟，老弟！你往前点儿，我跟你说两句话。”

这个人不知道怎么回事呀，跟他一对脸儿，他眼睛快：

“你这个痞子可不好哇，一辈子老有亏空，你挣多少钱也不够花的，全这个痞子的坏处。你瞧，我这儿写着啊，这个痞子长这儿是不是破财？给你小镜子，你照一照。”

这位把小镜子接过来啦。

“你看长这地方跟画儿上这地方一样不一样？一辈子老有亏空，存不下攒不下，老有亏空等着你！你怎么样哪？拿药把它点下去；我这儿有药，点脸上又不疼又不痒，它自己就掉啦！花钱不多——一分钱，打这儿往后净走好运，点不点在你。”

这位一想，破财是一辈子的事情，花一分钱点了去，便宜，买块糖不还得二分吗！

“好吧，你给点去吧！”

“哎!”

他一开小瓶儿，里头的药哇雪白，拿小铜勺儿一舀那白药膏儿，这手拿一支红骨头签儿。药膏儿是什么？我告诉您哪，他这种药膏儿杂货铺卖，叫“大白”呀，又叫“白土子”，一分钱买这么一大块，和上凉水搁他那瓶儿里头，一分钱能买八瓶儿，八瓶儿才合一分钱的本儿。拿这骨头签儿一挑：

“你这个痦子也不好，这个痦子犯口舌!”

他一说就点上啦，一碰就一个白点儿呀。

“这个痦子有是非;这个痦子往后有牢狱之灾;这个痦子克妻，你娶八个也到不了头儿；这个痦子克父；这个痦子克母；哎，你看这个痦子了没有？这痦子你给我现大洋一百万我也不给你点，因为什么？我不缺那个德！你这个痦子，往后发财、走运、娶妻生子、有好儿子好子孙，全在这个痦子上哪！你看这儿写着哪：大富大贵，富贵寿考。”

得有一个好的，有这么个好的这位好爱听，要没这个好的，这位就蹿儿啦：

“怎么，我这一脸没有好地方儿吗？”

“这个痦子克长子，这个痦子克少女……”

反正啊他慢慢儿找，是黑点儿他全给点上，最末没地方儿点啦，才把这个破财的给点上。一分钱一个呀，你数去吧，一个、俩、仨……一数数儿哇九十八个，一分钱一个，一块钱找你二分，把钱先把过来，找你二分。

“你绕弯儿去吧，哪儿玩去都成，半拉钟头回来，回来我给你换药，换药可就不花钱啦啊!”

“哎!”

钱也花啦，顶着一脸白米饭，遛达半拉多钟头回来啦：

“先生，这时候儿成不成？”

“成啦，成啦，我给你点!”

这回呀又打开一瓶儿，这个瓶儿跟那个瓶儿一样，可药不一

样，药哇发点儿粉红色儿，这是什么药哪？这是烧酒和石灰呀里头加镪水，往脸上点这个啦。扒拉下一个白点儿呀，往上点这个。那位说："不对，要是烧酒、石灰和镪水，他打底根儿就点这个不得了吗，那白土子不发生作用啊，何必点两回呀？"这个算盘您没打过来，不点那个不成，那个不疼又不痒，他要一伸手就点镪水和石灰呀，九十八个呀他点不上，一过仨这儿就受不了啦。您瞧扒拉一个点一个，点到五六个那儿，头一二三个就变色儿啦，肉色儿四外发红，紧跟着就发紫，您再瞧这个人，五官挪位！这儿刚点六七个：

"嗬，哎呀，先生，您这药劲儿怎么这么大呀？"

"不要紧，忍一会儿，说话就好。"

他是这么的：你就是不点啦，钱你拿不回去啦，九毛八归他啦。这位咬着牙全点上啦。

"明天哪，别洗脸，后天就好啦！"

回家吧。明天别洗脸哪？俩礼拜也洗不了脸！怎么？它愣往下烧哇，烧肉哇！过俩礼拜——半个多月这才掉疙渣儿。再拿镜子一照，痦子没啦，痦子没啦，可一脸麻子！

还有一行比点痦子还厉害，诸位可千万别上他的当。什么哪？拔牙的。牙要有病怎么样哪？上专门牙科，或是上医院，保险，多花少花没关系，有好处，没坏处，该拔的拔，不该拔的不拔；让南市摆摊儿的牙医给拔呀，可有性命之忧！您听他说的可了不的！嗬，在南市一摆摊儿，搁一洋面口袋儿，上头这么一大堆牙，这堆牙少说有八九千个，"这人好大能耐呀，他要没能耐能拔这么些牙吗？"您哪儿知道哇，那不全是人牙，有狗牙。您听他说话可了不的，他到过二十多国，科学家都不如他，他是老科学家，天花乱坠！

来一位，捂着腮帮子，脸也肿啦，找他摘牙来啦，一边儿捂着一边儿嚷：

"哎呀，先生，您给瞧瞧吧，喝口水也不成啊，凉的不成，热的不成，出入气都疼！"

"不要紧，不要紧，来到我这儿就好啦，张嘴，张嘴！"

这一张嘴，他打口袋里拿出一根铁棍儿来，这铁棍儿一尺半长啊，手指头那么顸。

“张嘴，张嘴！”他把铁棍儿塞到嘴里，一扒拉，“哪个疼啊？”

“嗬，哎呀，你这么一和弄都疼啦！啊，就这个。”

“嗯，哎呀，坏啦！”

“怎么啦！”

“你这病啊没在牙根儿上，在牙筋上——神经上哪！这里头发了炎啦，要不摘下来，在里头它烂哪！这一烂，神经系全传，这一烂，你这一口牙靠不住，栽不住是小事，牙床子烂啦，腮帮子烂一个大窟窿！喝水流水，吃饭流饭，你就残废啦！我这儿给你摘了哇最省事。”

“哎呀！先生，摘，疼不疼啊？”

“你放心，我这儿摘牙不脚（觉）疼！”

您听这话缺大德啦，他摘牙不“脚”疼，谁摘牙也不脚疼啊！牙是牙，脚是脚，摘牙脚当然是不疼，摘牙碍不着脚哇。

“不脚（觉）疼啊，你放心吧！”

“哎！”

“来吧！”

“多少钱哪？”

“两块钱一个，官价！”

“两块钱不行，我刚打医院来，医院也两块钱，我没有那么些钱，我这儿还有四毛，您受点儿累给摘下来得啦。”

“四毛不成啊，净手术费就一块二呀！”

麻烦半天，一块二。两块钱拿出来给他。

“你这不是有两块钱？你说瞎话！”

“我还没吃饭哪，得留八毛钱饭钱哪！”

“好，找你八毛！”

找八毛，那一块二收下啦。收了之后，打他口袋里拿出一把老虎钳——这么顸的钉一子一夹就折的那种。拿老虎头钳子一举：

“张嘴!”

吓的这位:

“哎呀!嗬,我瞧见就哆嗦!这哪儿成啊,我拿舌头一碰就疼,你拿这钳子我受得了?你给上药哇,不上药一块二,你……”

“你说的对呀,我也知道上药好,这不够药钱哪,这种药现在是进口货呀,药得多少钱哪!你再拿两块!”

“我没有那么些钱哪!”

麻烦半天,八毛钱又给他啦,这不是倒霉吗!还合两块钱哪!

两块钱花啦,这个主意比老虎钳子还缺德,打口袋里拿出一根儿弦来——二弦。把这根儿弦拴一个套儿——越扽越紧的套儿。

“张嘴!”

把弦套在牙根儿上啦,他拿着这头儿。这位算走不了啦。

“哎,你把我拴这儿啦?”

“给你摘牙嘛!”

他把这头儿拴桌腿儿上。这位两块钱花啦,拴在那儿啦,走也走不了,站也站不起来,蹲也蹲不下,腮帮子离桌子半尺多高。

“先生,把我拴这儿怎么回事呀?得多咱掉?”

“你等着,我给你上药哇!”

打口袋里拿出一个瓶儿来,把盖儿拿了去,他往桌子上磕,磕这么一个小坟头儿似的。这药什么颜色儿?漆黑。这是什么药哇?就是年下放那个二踢脚、麻雷子、爆竹里的炸药。他年下买来不放,搁着,他做这个生意。把这瓶儿带起来啦。

“就离这么远,啊,别近了,近了可受不了,药力太大,一会儿就掉。”

“得多咱掉?”

“用不了五分钟就掉!”

这阵儿钱也到他手里啦,这位拴着也跑不了啦,药也磕上啦,他可自由啦;把烟卷儿点上这么一抽。

“哎,先生,你不管我,你那儿抽烟怎么回事呀?我这儿牙

疼……”

“等着，还没到五分钟哪，到时候就掉啦，你只管放心，绝不让你‘脚’疼。”

他抽了几口，一弹这烟卷儿灰，弹完灰往下一耷拉手，拿烟卷头儿碰这炸药：“轰！”

这位：

“哎，嗬，哎呀！”

这阵儿嘴里不觉疼啦，因为什么？疼木啦！捂着腮帮子一瞧，牙在弦上拴着哪。

“嘿，先生，你这主意可真缺德呀！我要知道你用这种手术，我还在医院摘哪！我这两块钱花的多堵心哪！”

走啦。

这位走啦，没有半个钟头又回来啦，脸都青啦，捂着脸：

“先生，不行，咱俩找地方儿说理去！疼的牙没动，你把好牙给我摘下来啦！”

（张奇墀记录　何　迟整理）

巧嘴媒婆

六月炉边铁匠，
腊月江上渔翁，
干什么说什么，
卖什么吆喝什么！

就拿这个月份儿，打铁的如何？他也得工作；“六月炉边铁匠”嘛！“腊月江上渔翁”，腊月多冷啊，江上打鱼的也得起五更睡半夜打鱼！拿我们说吧，说相声，站在这儿说，老拿把扇子，拿扇子夏景天为了扇风啊，可冬景天我们也拿着！老拿着干嘛呀？手里有抓挠儿呀！说书也离不开这把扇子，拿着它什么都是：说书说到写信那儿，这就是笔，提笔修书；说到打仗那儿，刀、枪、剑、戟、斧、钺、钩、叉……全是它。

同是一把扇子，扇法儿不一样，分什么人：“文胸、武肚、僧道领、媒肩”。不信您瞧，这扇子，文人扇胸，练武的扇肚子，和尚老道扇大领子，这叫“文胸武肚僧道领”。有那念书的老学究，这扇子闭一半儿扇一半儿，走道儿迈方步儿，说话离不开“之乎者也矣焉哉”！要见人一说话，先把扇子闭着。

“哎呀，久违得很。”

那位：“您哪里去？”

“我见几个诗友谈谈诗。”把扇子一打，扇两下儿胸口。

“您这扇子好哇，我得领教领教，瞻仰瞻仰。”

这位赶紧地双手递，一哈腰。伸手拿过来不恭敬，得双手接。那位接过来先瞧下款儿：

“好，好，刘春霖哪，状元。这骨儿是真正子安的！”

你夸他扇子比请他吃顿饭他都痛快。就怕来一位愣爹：

“我瞧瞧你这扇子，”接过来，猛放猛闭，“不错！”

他一心疼能吐口血！——“文胸”。

“武肚”哪，您瞧那练武的人呀，扇肚子。原先在我小时候儿北京有相扑营，相扑就是摔跤啊。您瞧个个儿都是直着胳膊，穿小衣裳，系骆驼毛绳，穿单口靴子，那扇子全是大桑皮纸，红面儿，没有画儿，即便有面儿，也是“五鬼捉刘氏”。见面儿一请安是“茶汤壶”。“好您哪！”我比那个人吧：这就是壶身儿（指自己身子），这就是壶嘴儿（指右手），这就是壶把儿（指叉在腰间的左手），一见面儿：“好您哪！”（打千）这不是冲一碗吗？

“这天儿热呀！”

“可不是吗！”

“您练啦吗？”

“没练，浑身僵的慌！这天儿太热呀！”一扇肚子——“武肚”。

“僧道领”——和尚老道扇大领子。他们管念经叫佛事，和尚见和尚：

“嗬，师兄，您上哪儿？”一边儿说，一边儿冲大领子里头扇风。

“白天没事，您有佛事吗？”也扇着哪。

“我这些日子没有佛事，昨天有接三，去早点儿又回来啦！”

“怎么？”

“东家没死哪！”

没死你去干嘛呀！

“文胸武肚僧道领”。再说“媒肩’，——媒婆子扇肩膀儿。这号儿人都拿鸡毛扇儿，串百家门儿，哪儿都去。一扇肩膀儿：

“老太太，吃饭啦？大少爷放暑假啦？大少爷年纪不小了吧，

定下了吗？”

有一搭无一搭瞎聊，鸡毛扇儿扇肩膀儿！

说媒的嘴可能说，见什么人说什么话，死汉子能说翻了身，媒婆儿的嘴呀，嗬！天花乱坠呀！张家长李家短，仨和尚五只眼！说得你点头咂嘴儿！现如今不行啦，这行儿没饭啦！现如今哪都自己找对象，媒人是一点儿辙没有。老年间是专制婚姻哪，讲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哪！她呀满世界一串，就凭两片嘴，到时候又吃又喝！说成了能白说吗？到我们那儿——北京的规矩，说停当之后，送四对猪腿四对羊腿，都这么粗！往后天一凉，一涮羊肉多美呀！吃得媒婆儿一个个都肥头大耳的！干嘛谢猪腿羊腿呀？有个理由哇：当媒人的说亲事来回一跑，把腿都跑细啦，谢这猪腿羊腿哪，让她吃这个腿补她的腿！

当媒婆儿的一年能肥肥实实吃十个多月，有一个多月差点儿，哪个月呀？就是由打腊月一进门儿呀直到正月十六，没事！为什么呢？旧社会有这么个讲法：“正不娶，腊不定”。那么这一个多月没地方说媒去就挨饿吗？不！这一个多月吃得更肥实。人家家里有几个儿媳妇哇，有几个闺女呀，那个媒婆儿全仗这一个多月的收入换季呢！怎么？这媒婆儿就下这么一块来钱的本儿买点儿东西就得，买什么哪？买条红带子，剪成一骨节儿一骨节儿的，再买点儿花生、栗子、小枣，一过腊月二十三她就出来啦，直到正月十六。哪儿去哪？哪儿都去！穿着新蓝布褂儿，没有新蓝布褂儿，把旧的洗洗。不管认得不认得就上人院儿里去，愣拉门，愣往屋里去，进屋抓把红带子、花生、栗子往炕上一撒！干嘛呀？找吉庆啊！花生、小枣、栗子，搁在一块儿好听啊！枣儿跟栗子叫“早立子”，早养儿子早得济呀！花生哪？更好啦，净得儿子想姑娘，净得姑娘啊想小子，她这一把全扔出来啦——花生、枣儿、栗子，花搭着生，姑娘小子全养。兜这么一兜，进门就唱：

“给你个栗子，给你个枣儿哇，明年来一个大胖小儿哇！”唱完往炕上撒这么一把花生、枣儿、栗子伍的！

一进门儿呀，一瞧，嗬！男的没在家，就一少妇，一看屋里：红炕围子，红窗户帘儿，得啦，逮着啦！新婚。这位太太结婚不到半年就腊月底过年啦！扔这么一炕枣儿、栗子、花生，明年来个大胖小儿，多好听啊！给两块现洋。归里包堆扔这一把不值仨子儿，那阵儿两块钱一袋儿面！要再争竞争竞哪，又来一块，三块。这屋出来，那屋进去。一个大杂院儿十好几家儿，到哪一家儿都赚钱！这屋出来那屋进去，也“给你栗子给你枣儿，明年来个大胖小儿”，这位太太给媒婆儿俩嘴巴，临完踹出来啦！怎么回事？这位太太是寡妇！要命，倒霉啦！巧嘴巧嘴呀也有巧错的时候！

当媒婆儿没有不骗人的，她怎么骗人哪？嗬！她要受谁的贿赂就帮着谁骗人！男的给点儿贿赂她就骗女的，女的给点儿贿赂她就骗男的！我怎么知道哪？我有家儿街坊——逢这特别的事都出在我们街坊！我们街坊有个媒婆儿，姓酸哪叫酸梅，那两片子嘴跟小刀子似的！我们那儿有个大地主儿，家里财产挺厚，这老太太六十来岁，没有儿子，就一个闺女，这姑娘二十一岁；这姑娘要嫁谁呀，这份财产就跟着过去啦！就打十来岁就给这位姑娘说亲，直到二十一岁没人要。为什么？姑娘有残疾，什么残疾呀？偏缝——到北京叫豁嘴儿，南边叫花嘴子。这姑娘这豁嘴儿打鼻子里就豁，连牙床子都豁出来啦，通天到底！这还不算，双的，一边儿一个！这姑娘把手搁鼻子底下，您瞧，一百八十分人材；这手一抬开，刚吃完饭全吐出来啦！老太太疼姑娘，给说主儿啊，年纪得相当，相貌得好，有一点儿毛病啊她还不给！让媒婆儿给说去，说停当了哇，谢媒婆儿一所四合房儿，五千块现洋。这媒婆儿贪这个就满世界说去，跟谁说谁摇头，说了半年多没一个成的！后来遇见一个小伙儿呀，这小伙儿也让媒婆儿给说门子亲事，说停当了也有重谢。这小伙儿要漂亮人，有残疾的不要。这小伙儿可也有残疾——没鼻子，这儿一个大坑。两边儿都是这个条件：这头儿有残疾的不给，这头儿有残疾的不要。可两边儿都有残疾，哎！这媒婆儿还真给说停当了！要不怎么管媒婆儿叫“捏合山”哪——两个山头儿她都

能给捏合到一块儿去！搬山倒海的能耐！她把这两档子还真给说成啦。说成是说成啦，她得把这豁嘴儿、没鼻子说到头里，不说到头里，瞒着盖着不成。怎么说呢？跟男的说这个：

“大爷，这门亲事说停当了，往后后半辈子什么也不用干啦。您娶的这位大奶奶，这位老太太就这一位姑娘，明儿这份儿财产您承受，银行存多少多少，趁六个房产公司，那都不用说，就这姑娘本人儿的储蓄呀您四辈子花不完！”

这小伙儿说话哪，没有鼻子，这个味儿：

“我告诉你，她六个金山我不爱，别看我没有鼻子，这姑娘有点儿毛病，不要，你千万给说到头里！”

“要不要在你呀，我瞧着都好。要瞒你，往后不是落埋怨吗！这姑娘没别的毛病，就是嘴不好！”

这小伙子以为什么哪？口敞！嘴不好是好说好笑。

“噢，那倒不在乎！嘴不好不算毛病，慢慢儿劝说她吧！”

怎么劝说呀？这毛病劝说不好哇！

这头儿说成了，上那头儿说去。

“老太太，跑了半年多这才相当啊！这小伙儿比您小姐大一岁，身量儿、长相儿哪儿都好，这个亲事要还不停当啊，您小姐后半辈子甭出阁啦！”

老太太说：“可这么的，你也别瞒着，我们姑娘可有残疾，这男的有一点残疾我不给，你别瞒着别盖着！”

她还得把没鼻子说头里：

“老太太，甭说您还谢我那么些钱，还有房子；这是您小姐一辈子大事，我不能缺德，您就一个钱不花，我也不能做那种缺德事。小伙儿哪都挺好，就是眼下没有什么！”

告诉你啦，没有鼻子！“眼下没有什么”嘛！眼下没有什么就是没有鼻子啊！这老太太哪，也想左啦，以为没有产业哪！

“那不算毛病啊，眼下没什么怕什么啊，我陪送的多呀，再说往后过着过着不就过有啦！”

他怎么有哇？有不了哇！

“我这儿富裕，我添补。”

你添补？你拿什么添补哇！你不也就有一个吗！把你的挖下来搁他那儿？不合适呀！

停当啦！停当可停当啦，要糟！怎么？要相亲。要命啦！这一相不吹了吗！媒婆儿主意高，她跟男的说这个：

“你相可不好，人家老家庭，头门不出，二门不迈，你瞧瞧相片儿，我把相片儿给你拿来。合适呀你把相片儿留下，不合适退给人家，别耽误人家事。往后娶过来不是这本人儿，算我骗你，你到法院告我去！”

跟那头儿也是这话：

“男的没在本地，在外省哪！事由儿忙，人家不能告假，人家来了要不成哪，就耽误人家事啦。您瞧瞧相片儿得啦！”

瞧相片儿吧！两头儿都有残疾，这相片儿怎么照哇？照相片儿五官挡不住哇！可是照半截身儿，半截身儿是照上半截儿，没有照下半截儿的呀！哎呀，这媒婆儿主意太高哇！男的照相、女的照相，她带着照去，到那儿她给摆弄。男的不是没鼻子吗？他要一堂花园儿的布景——远景、近景，山子石上头搁花盆儿，花盆儿里有芍药花儿，这尺寸跟小伙儿身量儿刚好了，让他站到花盆旁边儿，拿着那个花头闻花儿；就仿佛逛花园儿瞧见芍药啦，香！他一闻，照，照得了看看，不好重新另来！不是没鼻子吗？没鼻子，这花儿不就盖上了吗！照得了挺俏皮。女的哪，豁嘴儿怎么办？她叫她打电话！站在这儿把耳机子往这儿一搁，就挡住了！这媒人好缺德啦，这媒人！

说这是看相片儿容易受骗，要面对面儿地对相对看大概没有事啦！谁说的？听媒人说对相对看，受骗受得更厉害！这也是酸梅的事——酸梅这一辈子办的缺德事多啦！

这档子更新鲜！也是两边儿有残疾，有残疾的不要，有残疾的不嫁，还是对相对看，她愣给说停当啦，男的是什么残疾？男的是

瘸子！您别瞧他瘸，他要说漂亮人，有点儿毛病的不要！女的哪？女的是一只眼！瞧什么得吊线，也要漂亮人！嗯，她把两边儿说停当啦！说停当是说停当啦，最末对相啦，这怎么相啊？定规好啦：姑娘啊站在门口儿跟媒人说闲话儿，好像串门儿送人，留这儿说两句闲话儿似的；男的打女的门口儿走一趟，男的不认得女的，瞧谁跟媒人在一块儿站着谁就是。女的不认得男的，媒婆儿跟她嘀咕：

“瞧，来啦，进口儿啦，穿什么衣裳，戴什么帽子，瞧瞧成不成，不成作为罢论，成就放定。”

那位说：她枉费心机呀，成不了！男的打女的门口儿走，瘸子！女的瞧不上；女的在门口儿瞧人这么瞧，吊线！男的瞧不上。两边儿都不愿意，那不就吹啦！

媒婆儿这主意高哇！她叫男的骑着马，男的不是瘸子吗？他骑着马哪！手里拿着马鞭儿，打门口儿一过，一瞧媒婆儿跟谁站在一块儿谁就是：

“行！”

女的哪，在门口儿里头哇，开一扇门关一扇门，使门掩上点儿脸，把这点儿毛病就满挡上啦！

一相相停当啦！放定。老年间哪，放定，过礼，不见面儿；什么事儿没有。拜天地的时候儿女人盖着盖头，新娘也瞧不见他是瘸子，新郎也瞧不见新娘是一只眼。一入洞房，打起来啦！怎么？入洞房以后盖头撤啦！新郎一走道儿，“哟！”俩人都吓一跳：

“哟！你怎么是瘸子？你骗人是怎么的？我相的时候不瘸，这会儿怎么瘸啦？说实话！”

男的会解释——媒婆儿早教给他啦：

“是呀，相的时候不瘸呀！不是骑着马哪吗，刚出你们胡同，洋车放炮，声音挺大，马惊啦，跑出十几里地把我摔下来啦，腿也摔瘸啦！先不瘸，这腿是摔瘸的！你这一只眼怎么回事？说实话！”

女的哪也会遮说：

“是呀，我听说你摔瘸啦，我一着急把这只眼也哭瞎啦！”

多巧！

巧是巧，这媒婆儿的腰包可装满啦！

（张奇墀记录　何　迟整理）

读祭文

我是说笑话儿的；我给您作大报告，行吗？哪位也比我有学问，我要作报告您非退票不可。要说我的学问是连一知半解也不够，九牛一毛都不足哇！说学问我没多大学问，我说我是文盲，这话亏点儿心，比文盲强不多，斗大的字认得两车，认得几个字啊马马虎虎。

现如今认字的人多啦，差不离儿的都拿一张报纸看。原先认字的人太少，有个认字的，这就是“圣人”。马路旁边儿贴张告示，围着好些人看，看的人全认字吗？不是。不认字他看什么哪？他那意思让别人念念，别人念念他好明白明白呀，这就是不认字的痛苦。赶巧啦有人念出来啦，这他算没白瞧；要赶上这位认字的怕念错了叫人笑话，心里明白不敢往外念，这位不认字的瞧着干出汗！

说这人嘴里嘟嘟囔囔，您可别问他。因为什么？别看他嘴里嘟囔，他未必认字。我怎么知道哪？在解放的前二年，在官银号那儿贴了张告示，有一位嘴里直嘟囔，可不认字，不认字怎么会嘟囔哪？他买了个烧饼，一边儿吃烧饼啊，一边儿嘴里直嘟囔！他嚼烧饼，嚼烧饼得啦，他偏出声儿装相，这儿呀拿烧饼咬一口：

“嗯，嗯，可以，不错！”

“不错”是材料不少，里头麻酱搁的多！

“了不得呀！”

又咬了一口。“了不得”怎么回事？烧饼个儿小啦！“了不

得”!

旁边儿站着一位也不认字，打听打听啊，跟别人打听也好，单跟吃烧饼的打听，怎么？他嘴里嘟囔啊！

“嗯，了不得呀，可以，哈哈……”

“什么呀？什么呀？”

“嗯——真够瞧的！”

“什么呀？”

紧着问。他不认字，怎么说呀！他把手伸出来啦！

“写的是什么，您哪？”

“烧饼，你吃吗？”

“咳！我说那上头的。”

“上头是一层芝麻。”

“我说那黑的。”

“黑的是火大点儿，烙煳啦！”

“我说那有红圈儿的那个！”

“有红圈儿的你自己买去吧，那是豆沙馅儿的。”

俩人哪抬了半天杠，驴唇不对马嘴！

说还有这么种人，什么样儿人哪？认字马虎。这个字他瞧着它像什么他就念什么！街上常有这种事：糖炒“栗”子呀他念糖炒“票”子，北京“午”门他念“牛”门，“醫”院念“酱”院……这是常见的事。

我眼见过这么一件真事，什么事呀？这话在事变以前啦，在官银号老铁桥一拐弯儿呀，那儿有一个霓虹灯——我一说，天津老住户都得想起来——霓虹灯是佛教会安的，晚上挺亮。那一行字是什么哪？“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那天有一位先生走在那儿，正赶我上园子打那儿路过，他站在那儿高声朗诵：“嗬，南无大悲观世音赔产。”“菩萨”他念“赔产”，观世音赔谁的产哪？这是真事！

还有一档子。在北京有个五牌楼，就是前门大街的五牌楼。在我十八岁的时候，五牌楼南边儿路东有个关闭的酒店，门口儿贴

了个条儿，这条儿贴了好几年也没人来倒他这买卖，他写什么哪？按说应该写：“此铺出倒，家具拍卖。”这“拍”字儿不是一个“提手儿”一个“白”字吗？这位先生啊，写了个“竖心儿”一个“白”字：“此浦出倒，家具怕卖”——一怕卖就别卖啦！

还有写信。这个字不会写，一问人，问的不清楚，出了错儿啦！这位老太太叫她儿子给他娘家兄弟写封信，合着接信的这个人是这位写信的舅舅。他舅舅出门儿到上海啦。他舅舅到秋天爱吃茄子，可是一吃茄子就发眼。姐姐关心兄弟，这天晚上让自己儿子给兄弟写封信，这学生马马虎虎，归里包堆就几个字：“大舅，勿吃秋茄子，恐其发眼。”他写茄子这“茄”字儿忘了怎么写啦！他问街坊，街坊睡觉啦，院里有一个二大爷。

“二大爷！”

把二大爷叫醒啦！

“什么事呀？我起来。”

“你甭起来啦，我写信，这茄子的‘茄’字儿怎么写？您告诉我。”

“‘茄’字儿不会写？‘草’字头儿一个‘加’字儿。”

这个“加”是加减的加，他给写了一个住家的“家”。写到发眼的“眼”字又忘啦！

“二大爷，‘眼’字怎么写呀？”

“‘目’字旁，一个乾坎艮的‘艮’字。”

目字旁是眼目的“目”啊，他写了金木水火土的“木”，这就不念眼啦！这封信他舅舅接着啦，一看不知是怎么回事：“大舅勿吃秋蒙子，恐其发根！”勿吃秋什么呢？没这么个字儿呀！发什么根哪？莫名其妙。

我们街坊还有一档子事，念祭文给人家念砸啦！在旧社会时候，嗬！念祭文的人派头儿可不小，本家儿孝子孝妇——就是本家大爷大奶奶穿着孝服往地下一跪，亲友在四外这么一站，这位先生捧着祭文高声朗诵。我们这位街坊本来斗大字不认得二升，可他

偏要充相儿。这祭文上写的是谁上祭哪？就是这孝子孝妇夫妻俩。他一念："孝子"，"孝子"俩字念的挺清楚。本家儿姓潘，名字叫良顯——潘良顯（显）。他把"孝子"念完啦，这仨字儿一个也没念对！

"孝子，番艮頭！"

他念完了，这本家儿一听："怎么啦，翻跟头？这叫什么礼节呀？怎么让我翻跟头？"

他没动弹。茶房过来啦，茶房听先生指挥，一拍本家儿肩膀儿：

"大爷，您翻吧，这不先生让您翻的吗，您翻！"

这本家儿大爷跪着跟茶房嘀咕：

"我没练过！"

"没练过不要紧，先生让您翻的，我抱您腰，您翻。"

这儿一抱腰，本家儿三十多岁，还真灵，"奔儿"，翻了个跟头，完了跪那儿啦！他往下念："孝妇"，孝妇是本家儿大奶奶呀！旧社会时候女人不写名字，娘家姓什么呀是什么"氏"，这位大奶奶娘家姓乜，就是之乎者也那"也"字儿没有那竖儿。

他一念："孝子翻跟头"，翻完啦！又念：

"孝妇，也氏。"

本家儿大奶奶跪在这儿一听："也是？我也翻跟头吗？"

茶房不能过来呀，老妈子过来啦：

"大奶奶，您翻吧，这不，大爷都翻啦，您也翻！来，我抱您腰。"

这位大奶奶为难啦，六个月身孕！你说翻跟头吧，又怕小产，不翻跟头吧，又怕失礼！没法了，翻吧！老妈子不敢使劲儿抱，这位太太跪在地下抬起一条腿来，跟先生商量：

"先生，跟头我可翻不了，这么的吧，我拿蝎子爬得啦！"

（张奇墀记录　何　迟整理）

渭水河

刚才呀应当我表演，为什么没表演哪？来晚啦吗？不是。没来晚怎么没表演呢？今天哪有个晚会，紧赶慢赶，赶到这儿来呀上气不接下气，进门一看正该我上场。这是同志们照顾我，让我在后头喘喘这口气儿。要是不照顾我哪？跑到这儿来吁吁带喘地就上台，回头上台一说就许说忘了、说错了。

那位说：“你们久干这个的还能说忘了、说错了？”这可保不齐。无非是我们说相声儿的要说忘了不老显的。为什么哪？相声原来是招笑儿的，忘了哇，观众们不说是忘啦，说这个：“哈哈，张寿臣哪，为招大伙儿一乐，他成心装的。”其实倒是真忘啦。

吃烧饼没有不掉芝麻的，推一辈子小车儿没有不翻车的。变一辈子戏法儿碰巧也许变露啦，这可保不齐呀，上台表演的工作，撒手不由人。说这手戏法儿是功夫，今儿赶巧了啊，一抽筋儿，就许错了，这可保不齐！

唱大鼓哪？唱大鼓也有忘了的时候呀。说：“我们常听大鼓，没听见他忘过啊？”他忘了您不理会。我告诉您这地方儿您注意，一有这种地方儿，那就是忘啦：他唱完一个“甩板儿”，是行腔儿，行完了腔儿呀，弦子弹过门儿，打鼓，把这鼓套子打完了，张嘴就唱，那是没忘。有这时候儿：这鼓套子打完了还接着打，那就是忘啦。打两回鼓套子，有这俩鼓套子的工夫想词儿，就想起来啦。有这时候儿：只要一忘了词儿就着急呀，一着急脑袋就大啦，就更想不起

来啦，要再连着打鼓套子，打仨，观众们就听出来啦，要一叫倒好儿多寒碜哪？这时候就得弹弦儿的帮助他。他已经打了俩鼓套子啦，还要打，这弹弦儿的就不能让他再往下打啦。这弹弦儿的跟他说话可不成，怎么？小声儿说他听不见——脑袋都大啦！大声儿说，他倒听见啦，可观众也听见啦，这么一来，倒给泄了气啦。那么怎么办呢？弹弦儿的一听已经打俩鼓套子啦，这弹弦儿的手指头一使劲儿就行啦，就帮他的忙啦。怎么呢？手指头一使劲儿，"奔儿！"弦就断，弦一断就不能唱啦，他得接弦呀。他这一接弦，唱的人放下了鼓板，喝口水，松快松快，脑筋去点儿负担，一低头，俩人一嘀咕，这就成啦。

唱大戏也常有忘词儿的时候。

大戏里头有些不通的词儿，有错了的词儿。这种词儿有打原本儿上就错了的，这不能怨演员，得怨编戏的人。这怎么回事呀？旧社会跟现在不一样，旧社会里唱戏的人多半儿是文盲，打七八岁就进科班儿，他哪儿有工夫念书啊？本子上的词儿抄得太糙，里头有不少错字，教戏的也是演员出身哪，文化水平太低呀，也就按错的念，一辈儿传一辈儿，就那么传下来啦。戏里常有这句词儿——"阳世三间"，这是大错。"阳世三间"怎么讲啊？"阳世"俩字有讲儿，阴间阳间嘛！这"三间"哪？这"阳世"上就三间房，连三间半都没有？那么六亿多人往哪儿住哇？那么是怎么回事呀？抄本子的时候快，那个人一边说词儿他一边儿抄，是"阳世之间"，那个"之"字连着下来啦，等到别人再念这个词儿呀，他不认得这是连笔写的"之"，就念成"三"啦，把"阳世之间"念成"阳世三间"，就这么传下来啦。

《乌龙院》阎婆惜给她妈妈做红鞋穿，宋江问她为什么做红的？"马二娘生日。"阎婆儿她不姓马呀，阎婆惜怎么叫她马二娘哪？那是那个"妈"字儿，也许当时写得快，没写"女"字旁儿，也许当时写了"女"字旁儿，后来念本子的人不认得，就念成"马"啦！这句话原本是"妈妈娘的生日"，"妈妈娘"头一个"妈"字本来就不清楚，这个

“妈”字底下点了两点儿，这位教戏的教师不认得，就认为是“马二娘”啦！

这些个错儿不是演员的错儿，这是抄剧本和教师的错儿。

唱戏的演员哪，精神不集中就出错儿。有这个事吗？我亲眼见过几档子，咱不必提他的名儿，就提这件事吧。这件事出在北京，这天演《问樵闹府·打棍出箱》这出戏，有这么个演员给唱错啦，还是个名角儿呀。哪点儿错啦？范仲禹一出场，唱：

“适才樵哥对我论，那老贼名叫葛登云。”

“适才樵哥对我论”，这句唱得挺好，“那老贼名叫”这几个字也唱出来啦，到“葛登云”忘啦，把这个人名儿给忘啦！这接不下来呀，怎么办呢？会让听戏的听不出来。怎么呢？忘是忘了，可脑筋清楚，心里头明白，在台上掉了能拣。一出门儿：

“适才樵哥对我论，那老贼……”

忘啦！怎么办哪？心里头清楚，他这仨手指头这么一凑合，听戏的不知道，内行都知道，这叫“掐”，鼓也不打啦，弦子全都不动啦。他这儿加两句道白。原本这儿就是唱没有白呀，他加了两句白：“……那老贼……呜嘿呀，是方才那樵哥对我言讲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老贼的名字，怎么一时之间我想他——不起！”

你忘了嘛，你还想得起来！他倒说实话！

到这儿一透袖，透袖干嘛呀？又把家伙叫起来啦。叫什么家伙哪？叫“乱锤”，“呛呛呛……”就这个点儿。这干嘛呀？他在台上低头摸脑袋，想这个人的名字。

“这……”在台上转弯儿。转了半个过场，跟这打鼓的接近啦，问打鼓的：

“叫什么来着？”

这位打鼓的跟他玩笑，拿着鼓棰儿：

“哎呀，我也想不起来啦！”

“哎呀，不凑巧哇！”

转了四个弯儿：

"嘀嘀，想起来了哇！"

那还想不起来！转了五分钟啦还想不起来！仗着当时灵机快，没让人听出来。

还有这么档子事，别人在台上闹笑话儿，他给找回来啦。谁呀？杨小楼。这出戏配角儿唱错了，他把这错儿给找回来啦。什么戏呀？在北京第一舞台演《青石山》，杨小楼去关平，钱金福去周仓。钱金福那天有点儿事情，告假。临时一告假怎么办哪？就叫别的花脸替啦。这位唱花脸的呀，早晨给人家出份子去啦，喝了好些酒。一听钱老先生告假，后台老板说："你来这个啊！"别的戏他不能唱啦，他得陪杨小楼唱这出《青石山》哪，在后台呀，他老早就把脸画上啦，扮好了装，靠大衣箱往墙上一倚，先眯个盹儿。他眯盹儿的时候可没戴着胡子——周仓戴那个叫"黑扎"呀，他没戴。心说："等上台再戴吧。"他这一睡睡着啦，大伙儿也没叫他，容他睡到演这出戏的时候才叫他：

"哎，上台啦，上台啦！"

"哎，哎！"

醒啦，迷里迷瞪就上台啦，还是没戴胡子。

他没戴胡子，后台没瞧见，看戏的也没瞧见。观众怎么也没瞧见哪？那阵儿唱《青石山》台上有个大幕，王老道捉妖请神仙在幕外头。幕后头是摆场子——摆的这场子正跟老爷庙一样，中间是关公，这边儿是周仓，这边儿是关平，还有四个马童儿——马童儿是武行扮的，没拉开幕这些人得在那儿准备着，各人站到各人的地位上；等到一把送神火，王老道一喊："开山！"把幕一扯，观众一瞧正是老爷庙。一"开山"，幕一拉，听戏的都往台上看：

"哎！什么戏呀？"

旁边儿那位说："《青石山》哪！"

"《青石山》？不对呀！这是谁呀？"

"周仓啊！"

“周仓怎么刮脸啦？”

大伙儿都瞧。

杨小楼捧着印往那边儿一瞧：“坏啦，他没戴胡子！头里一起哄，一叫倒好儿怎么办！”杨小楼灵机一动——原本这戏里没有这句，他给加了句词儿：

“呔！面前站的何人？”

周仓这儿扶着刀，心说：“这什么词儿呀这是？戏里头没有这句呀，你怎么添这个呀？再说你忘了题啦，你怎么不认得我，让我通名哪？咱们俩人是伙伴儿呀，周仓、关平啊，老爷庙这儿就咱们仨人哪，天天脸对脸儿站着，你怎么不认得我呀？我是周仓啊！”到这儿说“我是周仓”不行，得摆身段，戏台上嘛！摆身段的时候儿拿手捋胡子：

“俺是周仓——”他这么一捋呀，没逮着，这才明白：“哎哟，没戴着！”可已经把周仓说出来啦，再说别的也不成啊，他的灵机也快，一攥拳头：“——的儿子！”

杨小楼那儿：

“咳，要你无用，赶紧下去，唤你爸爸前来！”

“领法旨！”

周仓下去戴好了胡子，又上来啦。

出这种错儿，哪儿都有。那年我在河南，这话民国十来年，在河南开封听河南梆子，河南梆子闹错儿啦。什么戏呀？这出戏叫《黄河阵》。咱们这地方不常唱这个戏。《黄河阵》是怎么个剧情哪？是武王伐纣，姜子牙带着八百诸侯伐纣王，走到半道儿出来一个赵公明，赵公明摆了一个阵，挡着武王的大队不让过去，这阵叫“黄河阵”，很厉害；姜子牙打不开，正着急哪，燃灯道人来啦。燃灯道人跟赵公明俩人是道友，一见面儿劝劝。赵公明不说理，说什么我得摆这个阵，你来啦，你打打我这个阵。俩人越说越戗啊，打起来啦，就这工夫儿，唱错啦！

原来俩人都是朋友嘛，都下了脚力——就是骑的牲口。赵公

明骑黑虎，燃灯道人骑梅花鹿，赵公明把马鞭儿放下，好比这是黑虎，那边儿燃灯道人把马鞭儿放下，好比下了梅花鹿啦。俩人说着说着打起来啦，一打，他得上自己的脚力呀，这儿有两句唱词儿，唱词儿是什么哪？这边儿：“赵公明把黑虎跨。”那边儿：“燃灯道人上梅花。”俩人打起来啦。

这赵公明闹错啦，头一句他唱：

“赵公明，骑梅花。”

他把梅花鹿骑上啦！回头燃灯道人再骑梅花鹿，就俩梅花鹿。燃灯道人没词儿唱啦，他给来了这么一句，一指赵公明：

“你骑梅花我骑啥？”

你骑梅花鹿，我骑什么哪？

赵公明不错，还算有词儿：

“我的老虎你骑吧！”

俩人换换！燃灯道人唱：

“我骑老虎我害怕。”

那这出戏还怎么唱啊！

我二十来岁那年哪，在北京，梆子正时兴，金刚钻儿、小香水儿呀，他们在三庆戏院表演。谁闹错儿呀？开场戏。可不是名角儿。哪出戏？《渭水河》。这位演姜子牙的闹错儿啦。原词儿是这么几句：“家住在东海岸老龙背，姓姜名尚字子牙，道号叫飞熊。”这么个词儿。他呀，把“道号叫飞熊”忘啦！

“家住在东海岸老龙背，姓姜名尚字子牙……”唱到这儿忘啦！落不下腔儿来，这儿也不能行腔儿呀，没词儿呀。没词儿怎么办？还重这句：

“字子牙……”

胡胡儿：“冬龙根儿龙”。还想不起来：

“字子牙……”

唱了五六句，头里一听：“怎么回事啊？”有位挨着台的观众给他来个倒好儿：

“好!”

这一叫倒好儿哇，他跟这位一对眼睛:“你别叫倒好儿哇，我想一想啊。”他嘴里可不能住，老这句呀:“字子牙……”胡胡儿:“冬龙根儿龙”。又一位观众:

“好!”

“字子牙……”

“好!”

“字子牙……”

谁叫好儿，他冲谁“字子牙”，来了二十多句。

挨着台的这位观众实在绷不住，站起来啦!

“你还字子牙哪?你当我们爱听这句是怎么着?这不是叫好儿，这是倒好儿!”

一提“倒好”俩字儿，他想起来啦:

“道号叫飞熊。”

合着这位给他提了词儿啦!

（张奇墀记录　何　迟整理）

三近视

今天这个节目叫什么？叫《三近视》。那位说："我们听过这出戏——《四进士》，没听过三进士呀！"这"近视"跟那"进士"不一样，这个"三近视"是三位近视眼，这三个人都不是外人，都是我本家叔叔。我这三位叔叔都是近视，我大叔那种近视叫"清睁"。那位说："什么叫'清睁'啊？"一早儿哇，什么也看不见，叫"清睁"眼。我二叔的近视也有名儿，叫"热涌"，一到晌午哇，哎呀！能叫骆驼绊一个大跟头。我三叔那叫"雀蒙"，一到晚上什么也瞧不见。

我这三位叔叔呀，嗬！闹的那笑话儿多啦！还是我小的时候儿哪，有一次，我大叔上南顶——在北京永定门外头，五月初一开到五月十五，有庙会，他上南顶逛去啦。走到半道儿，他不知道还有多远，他要打听打听。一瞧，路西里站着个人。其实不是人，是什么哪？是坟地里的石头人——石人、石马嘛！我大叔跟石头人打听起道儿来啦：

"先生，劳驾劳驾，这儿离南顶还有多远？先生，这儿离南顶还有多远哪？"

他问了四五句，那石头人能说话吗？还在那儿站着。

"哎！你是聋子？"

这石头人脑袋上落着个乌鸦，他这么一晃悠手哇：

"哎？聋子？"

乌鸦飞啦！他也乐啦：

“嘿嘿，这人多死呀，问你道儿你不告诉我，哼，你的帽子让风刮去啦，我也不告诉你！”

您瞧这眼睛耽误多大事！这是我大叔。

我二叔哪？也有笑话儿呀，有一天我二叔走在街上，有一位老太太买了一只鹅——买鹅干吗呀？到我们北京是这个规矩：给儿子定亲哪，定亲之后要通信，男的这头儿给女的那头儿得送个鹅去，大白鹅——夹着。我二叔瞧着挺白呀，眼神儿不老强的：

“嗬，这棉花不错啊！我说，您这棉花多少钱一斤哪？”

他说棉花。这老太太还只当是别人买了棉花，他跟别人说话儿哪，没理他。我二叔走到跟前一边儿拿手摸，一边儿问：

“老太太，这棉花多少钱一斤？”

他顺着毛儿一摸，挺滑溜。

“哎哟，瞧错了，猪油哇！”

他又当是猪油。

“猪油多少钱一斤哪？”

他往这头儿一摸呀，把鹅脖子攥住了，挺长。

“哎呀，藕哇！”

藕！他一使劲，鹅这么一叫唤，他撒手啦。

“啊？喇叭！”

说什么他也没说对。

我三叔哪，有一次人家请他听夜戏回来，夏景天，才下过雨，有块炉灰地冲得挺干净，地里有根针，在地里头埋着半截儿，针尖儿在外头露着，电灯一照，挺亮。我三叔犯了财迷啦：

“钻石！钻石！哎呀！这玩意儿值钱！”

到跟前儿，想伸手捡起它来。一按，针尖儿冲上啊，扎了他一下子。

“哎呀嗬！蝎子！哎呀，蝎子呀！”

到电灯底下一瞧，流出一个血球儿来，软乎乎。

“哎呀，不是蝎子，珊瑚，珊瑚！”

他拿手一捻，一片血。

“咳！臭虫!”

全没说对呀!

我这三个叔叔是分家过，他们亲哥儿仨呀，一宅分三院，前后临街，大爷、二爷住在前头那趟街，我这三叔住在后边儿那趟街。夏景天儿，哥儿仨凑在一个院儿里，沏上茶，一块儿说话儿，凉快。说来说去呀就说到眼睛这儿来啦。怎么哪？一个人哪，他要是有个缺点，他就单护着这点儿，他不说这点儿差，老说这点儿比别人强。大爷坐躺椅上:

“嗬！哎呀，老二、老三，你瞧我这眼睛啊，近来好多啦，这蚊子在我眼前一飞呀，我就分得出这蚊子是公的是母的!”

我二叔一撇嘴:

“得啦您哪，得啦您哪，上回您出门儿让汽碾子给绊了一个跟头！这图嘛儿？连汽碾子都瞧不见，还瞧得见蚊子哪？”

“我是夜盲哪，越到晚上越瞧得清楚!”

三爷说:“大哥、二哥，你们也别吵，也别说谁眼神儿好，咱们这胡同口儿外头有一座关帝庙，这关帝庙明天挂匾，咱们上那儿瞧这块匾去，瞧瞧这匾什么词儿。瞧完了词儿，瞧得清楚的，吃饭白吃。咱们哥儿仨赌顿饭，谁瞧不清楚谁请客。二位哥哥，我这个主意怎么样？”

大爷、二爷说:“好啦，就这么办啦，明儿咱们瞧匾去。”

哥儿仨定规好了，到十二点来钟凉风也下来啦，二爷、三爷都回家睡觉去啦。

我大叔躺在炕上睡不着:“不行，不行，明儿早晨一瞧匾，他们俩眼神都比我强，我一定瞧不清楚，请他们吃顿饭那没什么，还落个眼神儿不好，让他们留话把儿!”已经打赌了怎么办哪，想了半天想起来啦:“关帝庙的和尚知道这匾是什么词儿啊，我事先跟和尚打听打听，问明白了怎么个词儿，心里有根，对!”起来呀，出门儿，上和尚庙。到庙门口儿拍门。

“和尚，和尚!”

叫了两三声，和尚出来了。怎么哪？每天到十二点和尚要上回香，一听外头叫门，赶紧出来开门。

“哪位？”

开门一瞧：“嗬，张大爷，您请里面!”

“不价，不价，给您添点儿麻烦!”

“什么事，您哪？”

“我听说明天是给关老爷挂匾吗？”

“对啦，施主给挂的。”

“跟您打听打听，这个匾文是什么词儿呀？”

和尚知道。和尚说：“是给关老爷挂的，四个字：义气千秋。”

“噢噢噢，义气千秋。哈哈哈……劳驾劳驾!”

打听完了走啦，和尚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关门回去睡觉。

庙门口儿上我二叔来啦。我二叔跟我大叔一个心思，也怕瞧不清楚，饶着请人吃饭，还落个话把儿，也上这儿打听来啦。他出胡同儿，我大叔进胡同儿，哥儿俩走对脸儿会谁也没瞧见谁，您就知道眼神怎么样啦！到这儿叫门。

“当家的，和尚!”

和尚出来啦，开门一瞧是张二爷。

“嗬，施主，请里边儿坐!”

“不价不价，明儿这儿挂匾吗？”

和尚说：“不错，给关老爷挂匾。”

“什么词儿呀？”

“义气千秋。”

“义气千秋。”

我二叔比我大叔心细：

“这匾是什么颜色呀？”

“蓝地儿金字。”

“噢噢，蓝地金字！哈哈哈……明儿见，明儿见!”

二爷走啦！和尚关门回去睡觉。庙门口儿上三爷又来啦。三爷也是睡不着觉哇，一个心思呀！打后街上这儿来啦。

“和尚，和尚！”

和尚心话：“今儿晚上别睡啦！”

出来一瞧，是张三爷。

“嗬，张三爷，您里边儿请！”

“不价不价，明儿您这……”

刚说到这儿，和尚就说：“明儿这儿挂匾！给关老爷挂的，匾上是：义气千秋。蓝地儿金字。”

数我三叔年青不是？他的心可比谁都细。

“噢噢，有上下款儿吗？”

“有啊。”

“上款儿是什么？”

“上款儿啊，是年月日，红字，下款儿是：信士弟子某某某恭献。那个献字儿是红的，剩下的是金字。”

“是啦是啦，劳驾劳驾！”

他也走啦。他走啦，和尚也睡觉啦！

天一亮，大爷起来啦，漱口，正在攥着牙刷子漱口哪，二爷、三爷来啦：

“大哥！”

“啊，老二，老三，屋里去，喝水。”

“喝水？喝水干嘛呀？回来再喝得啦嘛，咱们看匾吧！”

“走走走。”

把牙刷子往这儿一放，哥儿仨手拉手儿奔关帝庙来啦。一出口儿，其实这庙啊，山门在这儿，我这位大叔往那儿指：“得啦得啦，到啦到啦，别上跟前儿，上跟前儿谁都看得见。哈！赌这眼神嘛！你瞧！”

满以为自己心里有底了，毫不在乎，其实离着庙还远哪！

“这匾好啊：义气千秋！义气千秋哇！”

我大叔是文盲，他还要逞能：

“你瞧这秋字儿写得多好！这秋字儿的三点水儿多好！”

秋字儿哪儿有三点水儿？这不是瞎闹吗！二爷说：“大哥，你这眼神儿是好多了，原先瞧不清楚，现如今瞧得挺明白，义气千秋。可有一节呀，大哥！那么大的字再看不见那不是太难了吗！你瞧是什么颜色儿？字是什么颜色儿，匾什么颜色儿？”

大爷愣啦！心说：“坏啦！昨儿晚上忘了问啦！”

二爷说：“你看不清了吧！要不怎么得分颜色儿哪，蓝匾，字是金字！哎，看我瞧得多清楚！”

三爷说：“二哥比大哥眼神儿强。可是呀，义气千秋那么大的字好看，蓝匾金字，叫太阳光一照，那再瞧不清楚，不是眼睛太坏啦！就凭这个，您把上下款儿念念吧，上下款儿您念念。”

二爷瘪词儿啦，没问哪！三爷说啦：“你们哥儿俩都不成，我念给你们听听，上款儿呀年月日，红字，下款儿是信士弟子某某某恭献。那个献字儿是红的，剩下的是金字。哎，怎么样您哪？一字不差！我瞧得最清楚，你们哥儿俩掂对谁请客，反正我是白吃呀！”

大爷说：“这么着吧，老三一定白吃，义气千秋是我先瞧的，我也白吃，让你二哥花钱。”

二爷说：“我不能花钱哪，我比您多瞧见点儿颜色啦，您得请客呀！这么着得啦，您拿八成啊，我拿二成，老三白吃！”

“我可不能拿，一定我得白吃。”

哥儿仨呀，越说声音越大，差点儿打起来。

这时候儿，和尚出来啦，和尚一瞧是张家哥儿仨。

“嗬，老三位来得挺早！”

“好好，当家的，好啦好啦！”把和尚揪过来啦。

“今儿您这儿挂匾对不对？”

和尚说：“不错，挂匾。”

“给关老爷挂的？”

“是呀。”

大爷说:“义气千秋，对不对?”

和尚说:“对呀。”

二爷说:“蓝匾金字儿，对不对?”

和尚说:“对呀，没错儿。”

三爷说:“上下款儿是什么什么，对不对?”

和尚说:“全对呀!”

“成啦!我们仨人拿这事儿赌顿饭，和尚您也跟着吃，听您一句话，您说，谁输谁赢?”

和尚一听，乐啦!

“我说你们哥儿仨呀请客吧，全输啦!我一个人赢啦!我白吃，你们哥儿仨拿钱。”

“你怎么赢啦?”

“你们来得太早啦，我这匾还没挂哪!”

（张奇墀记录　何　迟整理）

杨林标

我有个表叔，姓杨啊，名字叫什么？叫杨林标。嗬，他那个嘴比我们说相声的还能说，真正叫苏秦之口，张仪之舌，死汉子说翻了身，吃铁蚕豆似的，叭嗒叭嗒山响！可就是这样儿，交朋友特别好！他找便宜呀，你还瞧不出他找便宜来，喝茶、坐电车、洗澡、吃饭，无论干什么他都不花钱！

喝茶哪？到了给茶钱的时候儿呀，他往别的桌上点头儿："几位！一块儿给吧！"跟这几个人不认得呀，这几人必说："不客气，不客气，谢谢！"人家一说不客气，他再多说两句哪，他这朋友把茶钱就开啦！这是喝茶。

坐电车哪？他先上去，上去他往里挤，挤到里边儿嚷："我这儿买票！"掏出钱来："卖票的，过来过来！"您想，他这朋友没往里边儿挤，挨着门儿，正挨着那卖票的，就得掏钱买票，再说卖票的也不能因为他一个人挤到里边儿去呀！闹一身汗再出来，这边儿全耽误啦，回头好些人到站下来再买票更麻烦！这儿有拿钱的，得啦，就省事啦。这一来，他就不花啦！

洗澡哪？洗澡哇，他脱得快，穿得慢——穿完衣裳先走不是得给钱吗！进门脱了就洗去，不但洗，他做全活呀！剃头哇，搓澡哇，修脚哇，刮脚哇，全来着，做全活嘛！叫点儿什么点心在澡堂子这么一吃，萝卜、烟卷儿的，全要。回头要穿衣裳啦，人家都穿好啦，他那只袜子穿呀穿七回，穿上把它脱下来，抖落拌落，翻个个儿，瞧

瞧这儿，看看那儿，再穿；穿上啊，像是有点不合适的地方，再扒下来，老穿不好！澡堂子里热呀！他这朋友都穿好啦，直抹汗哪！“嗬！没结没完啦，快穿哪!”这朋友说：“屋里太热，我们门口儿等你吧!”门口儿等！这位朋友出门儿，由柜台边过，把钱给啦，他这份儿省下来啦！

吃饭哪？顶缺德是这一手儿，他漱口！早不漱口晚不漱口，多咱伙计把吃了多少钱的那个条儿往这儿一举，他先含口水，嘴里呜噜呜噜，掏出皮包来呀，连瞪眼带摆手，带跺脚，那意思：你可别给呀，我给。他这皮包老不打开，这儿含着漱口水，这儿干掏皮包。到火候儿，吐了水：“哎，别价，嗯，嗯嗯，嗯——又你给啦!”多新鲜哪，你老漱口，人家还不给？

他就是这么一路人！

杨林标跟几位朋友一块儿拜了一盟把兄弟。大爷、二爷、三爷都是做事的人，挺规矩。大爷姓苗，苗大爷。二爷姓葛，葛二爷。三爷姓萧，萧三爷。杨林标最小，行四，杨四爷。他老这么甩开腮帮子吃朋友，一文钱不花，这哥儿仨也不好说什么！这一天这哥儿仨在一个饭馆吃饭哪，这萧三爷呀多喝了点儿酒。萧三爷就说：“大哥、二哥，今天我可多喝了点儿酒，我有两句话憋了好几年啦！咱们哥儿几个脾气相投，都好，就是咱们老四，跟着一块儿吃一块儿喝没关系，他老要偏门儿，这个事让人瞧着不好看！他拿谁当傻子？这是什么道理哪？”

这葛二爷就说啦：“萧三弟说得对呀，我也有这意思，我不好说呀，今儿你提起来啦，咱俩是一个样的心气儿。”

苗大爷说呀：“你们哥儿俩不必这样儿，让别人一听啊笑话，想当初怎么拜的把兄弟哪！不错，他是这脾气，老占人便宜，我是做大哥的，我能说什么呢？你们哥儿俩这么办，多咱咱们四个人遇到一块儿呀，无论怎么说，让他请回客，咱们哪怕喝他一碗水哪，吃他一个烧饼哪，三位来他一碗豆腐浆喝哪，都成啊！总得让他花回钱，赶上一块儿上电车，说什么也得让他买回票，就算成啦！往后

别提这个。”

把这哥儿俩的话压下去啦！

这工夫，杨四爷杨林标来啦，怎么回事呀？老跟朋友一块儿走不花钱哪，吃馋啦，在家里家常饭吃不下去，不知道这哥儿仨上哪儿啦！借电话，打电话满世界找，嗯，一打打到这儿啦，一听说这哥儿仨在这儿吃饭，赶紧就来了。伙计往里让：“来啦？哈，您往里请吧，那几位在楼上四号。”

杨林标上了楼，伙计这么一打雅座的门帘子，他进来点头：“大哥、二哥、三哥，巧啊！我这儿有应酬，上这儿应酬来啦，到这儿啦不是，敢情是我把日子记错啦！差十天，我要走哇，听说您们哥儿仨在这儿哪！来吧来吧，一块儿聚会聚会！伙计，添份儿杯筷。”

添上杯筷这就要吃呀！苗大爷没说什么，葛二爷、萧三爷肚子都要气破啦！这两位都瞧着大爷，苗大爷实在绷不住啦，说：“这么着吧，老四呀，你先别喝酒，你来了最好，今天哪，咱们哥儿四个是席前有酒，无令不成欢，咱们说一个字令儿，说完了再喝酒再吃饭，说上来的哪，白吃白喝，说不上来的那个人请客，谁说不上来呀谁掏这个钱，花多少钱也是他做东道！就这么办。”

杨林标反对，杨林标说：“大哥，不用，那有什么意思呀？最好咱们划拳。”

他愿意划拳。愿意划拳是怎么回事呀？划上拳他好又吃又喝呀，输了他喝！他净喝吗？他不得吃菜吗？赢啦，赢啦是人家喝，他也挂挂红啊，一挂红也得吃也得喝呀！他要划拳，萧三爷摇头：“不成，就依大哥这个主意！二哥哪？”

葛二爷也说：“依着大哥！”

这回他拧不过去呀，哥儿仨都一致，杨林标也得随着，说：“好吧，怎么个说法儿呀？”

苗大爷说呀：“咱们写六个字，这六个字呀，前三个让它是一样的头，后三个字呀是一样的旁儿，叫仨字同头，仨字同旁，还得合辙押韵哪，把这六个字连在一起，得像一档子事情，说这么六句。我

先说一个啊!”

跟跑堂的要过笔来，要过纸来。纸笔墨砚往这儿一放，苗大爷写了这么六个字，前三个字写的什么哪？“芙蓉花”。“芙蓉花”这仨字都是草字头儿，后三个字哪？写的是“姐妹妈”，“姐妹妈”这仨字都是女字旁儿。“芙蓉花，姐妹妈”，很合辙。怎么说呢？说：

“仨字同头芙蓉花，仨字同旁姐妹妈，要戴芙蓉花，必是姐妹妈，不是姐妹妈，不戴芙蓉花。”

大爷说：“这算我说上来啦，你们哥儿仨都按我这个说。”

苗大爷说完了，葛二爷来，葛二爷写了这么六个字，前三个字是“常当当”，后三个字是“吃喝唱”，说：

“仨字同头常当当，仨字同旁吃喝唱，皆因我好吃喝唱，没钱我就常当当，要不好吃喝唱，何必常当当。”

也说上来啦！该萧三爷啦，萧三爷写了这么六个字，前三个字是“疮疥疔”，后三个字是“哎哟哼”，说：

“仨字同头疮疥疔，仨字同旁哎哟哼，长了一身疮疥疔，疼得我就哎哟哼，要没长疮疥疔，我也就不哎哟哼。”

也说上来啦！临到杨林标这儿没词儿啦！急得直出汗。想了半天想不起来，即便想起来啦，这仨字不是一个头儿，好容易想起仨字都是一个头儿，仨字一个旁儿想不起来，想起仨字一个旁儿的来了，又不合格，跟前仨字说不到一块儿，仨字同头是什么字哪？他在天街上走哇，常瞧见铺户的匾，他想起来“茶葉莊”这仨字是同头儿哇，“有这仨字就成啦，先有一半啦！“仨字同旁哪？仨字同旁他想起来啦！“游泳池”，仨字都有三点水。“游泳池，茶葉莊，这挨不上，游泳池改茶葉莊可不像话，茶葉莊改游泳池也不行!”想了半天脑筋也绷啦，急得直流汗哪！苗大爷、葛二爷、萧三爷直乐！苗大爷说：

“老四呀，别着急啦，别出汗啦，你想不起来呀，这么着吧，咱们喝酒吃饭，今天由你请客就完啦!”

杨林标说：“别忙，我想一想。大哥、二哥、三哥，你们也知道我

这字上马虎，比文盲强不了多少，写是写不好，这是你们知道的，这不是为难我吗!”

苗大爷说:“不要紧哪，你写不好你说呀，你说我们给你写也行啊，只要有六个字，说出来合辙押韵像句话，就成啊!”

“好!”冷不丁出来一句呀，这哥儿仨听着都愣的慌。杨林标说:

“仨字同头苗、葛、萧。”

“这是怎么句话? ”

“苗、葛、萧就是您们哥儿仨，大哥姓苗，二哥姓葛，三哥姓萧哇，都是草字头!”

这哥儿仨一听:“真巧哇! 那么仨字同旁哪? ”

“仨字同旁啊是我杨林标，杨林标这仨字都是木字旁儿!”

这哥儿仨心里说:“这可寸哪!”

大爷说:“苗、葛、萧，杨林标，可是合辙;合辙可是合辙，你说不到一块儿!”

“怎么说不到一块儿呀? 仨字同头就是你们苗、葛、萧，仨字同旁啊是我杨林标，要吃您们苗、葛、萧哇，就得我杨林标，不是我杨林标哇，可吃不了您们苗、葛、萧。”

他吃定啦!

（张奇墀记录　何　迟整理）

吃西瓜

不易，哪行也不易！就拿我们说相声的说呀，俩人好办，一个装傻，一个装机灵，俩人背道而驰，说着说着您就乐啦！实在不成啊，俩人来了装不认得，这个问那个：

“贵姓啊？”那位说：“不敢，贱姓什么。”

“您才来呀？”

“我来了会儿啦。”

“我怎么不认得您呀？”

“没人给介绍。”这是俩人。

一个人不成，一个人我自己问我自己：

“我贵姓啊？我不敢，我贱姓张。我早来啦？我来了半天啦。我怎么不认识我啦？”

我这怎么活来着！我要不认识我，回头我怎么家去！一个人就得慢慢地说。还有一样啊，出我们的口，得入您的耳，难！站在这儿要紧的是人缘儿，没人缘儿不成，往外一站八个字口语，完啦！哪八个字呀？“头脑个别，面目可憎”，人越瞧越恶心，一点儿爱人肉儿都没长，就是长点儿爱人肉儿，也长脚心上啦，管什么用哪，谁瞧见啦？不易呀！

说做生意难，做生意怎么难哪？他得变着法儿赚人家钱，难哪。

拿鲜货行说，这行呀就难，正叫“鲜货”，也可以叫“险货”。怎

么？赚钱哪也是它，赔了钱也是它。好比说吧，鲜货，越大果局子越赚钱，越摆小摊儿的越不容易。旧社会那阵儿送礼的多，坐着汽车，带着底下人，打这儿一过就站住啦："约（yāo）多少多少斤苹果，约多少多少斤蜜柑。"这个那个的这么一要，连价儿都不问。他外头摆着的这个全是好的，约的时节呀，分量小点儿那位也不争竞。猴顶灯。什么叫猴顶灯？上头是好的，破的、烂的搁底下啦！给那头儿送礼，那头儿收礼不能当时就吃呀，绝不能当着朋友就吃呀！手说收礼的人比送礼的派头儿还大呀，就搁一边儿啦。过些日子烂啦，不说这东西原先就烂啦，说它搁日子多，搁烂啦！其实打根儿就是烂的！那个能赚钱。街面儿上摆摊儿的那个小贩，坐汽车的人不上他那儿买去，他这价钱哪买来的贵。大果子局是整筐买来的，他买的贱。摆摊儿的没那么大本钱，得打他们手里买，这头层利让他们赚了去啦。这一摆摊儿，好比卖苹果吧，这儿摆着，走道的吃不起的不吃，连瞧都不瞧。这位呀吃得起，拿起来呀先掂掂："这苹果不老瓷实的！"这位一掂那位一攥哪，这苹果一会儿就黑呀，黑了还怎么卖呀？一说价钱，"嗬！那么贵！"往摊儿上一扔，摔着的地方一个大坑，他走啦！这卖东西的能把他叫回来吗？"你习来，你为什么不买？攥了半天你给攥个大坑！"净麻烦。可他也能变着法儿赚钱，一带生意口儿就赚钱啦！

卖枣儿，卖葡萄，刚下来的时节他吆喝甜的，他老说好的，其实这葡萄是酸的！枣儿是焯枣儿！他一吆喝就这个，在我们北京啊：

"甜葡萄哇，嘎嘎枣儿，吃枣儿吧，又贱又甜！"

甜葡萄，你买去，不甜也得算着！刚下来呀，它不甜哪！他要说实话哪，说实话，就卖不出去啦！

"酸葡萄来，焯枣儿来，买枣儿来，连吃带吹！"

里头净虫儿，谁吃！他得把它夸好了！生意口儿嘛！

最难是卖柿子的，乍下来好卖，乍下来嘣焦酥脆甘口儿甜，柿子不是涩的吗，为什么才下来倒甜哪？是啊，这种柿子它涩呀，吃一口就张不开嘴，嘴就木啦，拉不开舌头。怎么办哪？怎么就甜

啦？他在柿子店拿开水过了一回，可不是搁锅里煮，搁锅里煮就烂糊啦。把柿子摆在大缸里，缸底有窟窿，有竹筛子，缸盖儿是这么厚的毡子；弄开水往缸里这么一浇，倒到里头一盖盖儿，底下有筛子，水打底下流出来啦，拿热气一闷；顶到晚上啊，把柿子拿出来，搁到炕席上这么一摆，当院儿这么一晾，拿露水这么一打，明儿早晨，柿子上挂这么一层白霜，吃嘴里嘣焦酥脆甘口儿甜，那个涩劲儿没啦。就在八月节前后，柿子最好吃。就怕什么月份呀？九月，过霜降，要命啦！这柿子熟哇，是打里头往外熟，外皮儿还涩，要拿开水一冒哇，外皮儿倒不涩啦，里边儿馊啦！吃了拉稀。不见开水它是涩的，卖不了。卖这种柿子带生意口儿的能卖。要不带生意口儿的，他是这么吆喝：

“不涩来，涩了白吃来！”

这是规矩的卖柿子的。要遇上那号净想赚钱的哪，他就不这么吆喝啦，他吆喝价钱，不吆喝别的：

“一毛啦，八分啦，这边儿一毛，这边儿八分啦！”

来一位吃柿子的：“怎么卖的呀？”

“大个儿一毛，小个儿八分。”

拿起来先问：“涩不涩？”

卖柿子怎么说？说这涩！说涩人家走啦，不吃，凭钱谁吃涩的！说不涩，不涩人家咬一口，涩！说瞎话冤人家不成。这位问涩不涩，要不怎么叫生意口儿哪，一问：“涩不涩？”

“先生，您尝，您尝！”

听这话了没有？你问他涩不涩，他任什么没说，他让你尝，他不负责任，“您尝。”这位也听话，拿起来就咬：

“嗬！涩呀！涩呀！”

“是，先生，是这么的，现在过霜降啦，里边不涩啦，您把皮儿啃去，吃瓤儿，瓤儿不涩。”

这位也听话，一啃皮儿，把皮儿全啃了去啦，再试瓤儿，试也试不出来啦，因为什么？舌头全木啦！拿起又一咬：

"里边儿也涩呀！你给换吧！"

"先生，是这么的，我们一个小买卖，这一个柿子卖您一毛，八分多钱的本儿，您啃去半拉，再卖卖给谁呀！"这位一听："对呀！"把柿子扔啦，给一毛钱。

堵心哪！怎么办？"我哪儿也不去，反正我也没事，我跟你摽啦！"到界壁儿杂货铺买把刮舌子。"哪儿摆我哪儿刮舌头！"

这儿是柿子挑儿哇，他在这儿刮舌头。来一位吃柿子，一瞧刮舌头，躲开啦！又来一位呀，倒霉，没瞧见刮舌头的，净瞧见柿子啦，拿起一个一问：

"怎么卖？"

"这个一毛，这个八分。"

"涩不涩？"

他不说你尝啦，一说你尝，那个人就说啦："别尝啊，我可上当啦！"他往那儿指：

"你问问，那儿有吃主儿。"

他往那儿支。这位不知道怎么回事呀，拿起来就问：

"先生，涩不涩？"

这人憋了一脑子官司，刮得喘不上气儿来：

"啊？不涩？"

一听不涩，咬一口，涩！他跟他嚷嚷上啦：

"哎，你不是说不涩吗？"

"不涩我刮舌头！"

这就是生意口儿。

还有一行，这行是什么行道儿哪？卖西瓜的。写的是三分、五分，您要不问价儿，吃哪块哪块五分，您得问到底哪种三分哪种五分，问完了再吃。要是不问，您是吃哪块哪块五分！这种事可实在有。我上过这个当！卖西瓜的不一样，规矩主儿卖的，着吃，可您瞧着块儿小，我告诉您哪，瞧着块儿小可块儿大，您瞧着块儿大那个块儿小。同是一个西瓜，到规矩主儿手里切出来，能跟带生意口

儿的差二十块西瓜。小块儿显着块儿大的还是先卖完，那个大块儿显着块儿小的得剩下。那位说："那怎么讲哪？"生意口儿卖西瓜呀，他是齐着切，瓤儿高发薄，打老远来你瞧是瞧一面儿，绝不能瞧八面儿呀！"嗬，这西瓜块儿挺大！"拿起来就咬，要咬了一口，一瞧块儿小，你也不好意思搁下啦。怎么拿起来就小啦？他立着瞧啦，瞧八面儿啦，不就小啦！至少你得吃一块呀。一吃好吃，你把那上当就忘啦，就许连着吃好几块。规矩主儿切西瓜，船形，当间儿宽两头儿尖，那个西瓜，着吃。那么他不会按人家那么切吗？那么切它站不住哇，他往那儿一搁，叭唧，躺下啦！再一立，西瓜瓤儿全掉啦！净剩下西瓜皮。生意口儿切西瓜有技术，凭这技术骗人，吃东西上当不上当就在这儿。还有一样儿：生意口儿能卖生西瓜。一刀下去，夹刀，一夹刀准是生的，切出来也没人吃，怎么办哪？这底下没切透哇，起出刀来俩半拉连着，搁桌子底下啦！切好的卖，这个先不切。切好的可是切好的，可最好的那种脆沙瓤儿且不切哪，往当间儿那么一摆，拿那个作幌子，号召。你听他吆喝，这么吆喝，到我们北京啊，一分钱他吆喝"一个大"，他吆喝"俩大"呀是两分钱，"五个大"呀是五分钱，吆喝这个"大"，他不吆喝几分钱。一吆喝这个味儿来：

"斗大的西瓜切成船大的块儿来，两个大来，白冰糖的味儿！"

白冰糖？白天净卖好的，顶到晚上啦，就把这个生葫芦头儿的拿出来啦。拿出来，他把它切四分之一，不全切，往案子上四个犄角儿一摆，有红瓤儿啊白瓤儿啊衬着这个。有一种西瓜叫三白，这路生西瓜就两白。那位说："怎么两白呀？"三白是白子儿、白瓤儿、白皮儿。他这个呀，是白子儿、白瓤儿、黑皮儿！还没有菜瓜好吃哪；吃了就拉稀，酸的！那么谁瞧不出来它是生西瓜？两白呀？别忘啦，白子儿、白瓤儿卖不出去呀！他骗人啦，电灯上啊弄了个红灯泡，没有红灯泡哇，他糊点儿红纸，拿这红纸一照，这西瓜全是粉红瓤儿，长朦的，近视眼，才上这个当！

我有个大爷是近视眼，吃完了饭，打家里出来遛达，夏景天，穿

着小衣裳，穿双拖鞋，拿把团扇儿，上街上兜风。“天可真热呀，哎呀，嗬！”一听那儿吆喝：“白冰糖的味儿来……”“西瓜！”走过来，“个儿不小啊！”一伸手就拿起这么一块来，生的。逢吃西瓜都找块儿大的，这路西瓜比别的块儿大。拿起来呀他往灯头那儿凑合。“红瓤儿。”灯照的，离灯越近它越红啊！

“怎么卖的呀？”

“两个大来！”

拿起一块，一咬：

“嗬！呸！呸！掌柜的，这怎么酸的？”

卖西瓜怎么说？说那是生的，生的麻烦啦，人家找地方跟你说去：“你卖西瓜卖生的，我们吃了拉稀！”满打人家不跟你怄气，给你三分钱不就完了吗！可哪儿就等一位近视眼来哪，好容易来了个近视眼；能让你走吗！少说你得吃几块，吃一块不能让你走！话跟的紧，要不怎么是生意口儿哪！

“哎哟，先生，这哪儿的事，您憋屈呀，您憋屈呀，您甭给钱，这是哪儿的事！这是我们那伙计耽误事，刚才买卖忙，他一边儿收钱哪一边儿吃饭。我说：你先吃吧。他不价，他站在那儿一边儿收钱哪，一边儿拌炸酱面；吃面他往里倒醋，一倒醋哇撒到西瓜上啦！西瓜撒上醋，它不就酸了吗？您扔了吧，您甭给钱！”

人是一口气呀，立刻我大爷这气就消了，攥着这生西瓜：“完啦完啦，我没听说过，我今年差两岁七十啦，没听说过醋泡西瓜！”

“哈哈，是是是，算我的！”

“算你的干什么，一个小买卖人，哪儿就赚出块西瓜啦。完啦，算我的！”

“您吃这边儿的。”

他往这边儿让。我大爷打这边儿拿起一块来，“也是红瓤儿！”它跟那个是一个吗，它不红瓤儿！一咬：“嗬！呸！”一吐。

“我说，这个怎么也是酸的？”

“哎哟！您憋屈，您憋屈！您吃那犄角的。……怎么？也撒上

醋啦！”

我大爷把西瓜扔啦，赌气给四分钱走啦！一边儿走，一边儿骂。回到家里睡不着，怎么哪？越想越堵心：“四分钱不要紧，他欺负我的眼神儿呀！你卖生西瓜告诉我撒醋！我不应该走哇，我应当找地方跟他说说去！拿那块西瓜找好眼神儿的瞧瞧去，是撒了醋，是生的？明儿找他去！”

第二天下雨，连着下了四五天，这四五天雨呀，市上的西瓜少啦，一晴天哪，西瓜摊儿少啦。那位说：“怎么啦？”北京啊和咱们天津不一样，北京啊连雨天，城外水挺深，西瓜车进不来。天津啊多咱也来西瓜，有船。北京全凭西瓜车，城外那么深的水，没车拉，那西瓜来得了吗！来不了。瓜子市存着的涨行市，一个西瓜涨多少多少钱。规规矩矩卖西瓜的就不能卖啦，切不出来本儿呀。他们这个哪还卖，卖可是卖呀，嗬，厉害呀！这西瓜怎么切呀？这西瓜比往常大了一倍，大了一倍可是二分不成，四分也不成，不够本儿。卖两毛，两毛一块。那位说：“两毛一块说不下去呀！”讨厌哪，缺德就缺在这儿啦，不说这是一块呀，要说两毛一块，谁给定的行市呀？他说“一牙儿”，您听见了没有？“一牙儿。”他拿这个把“一块”呀就遮啦！一牙儿的这个呀，一块切三小块，连四块都切不了，把这小块儿的西瓜搁当间儿几块，四外净大块一牙儿的，这小的卖多儿钱哪？卖二分哪。干嘛又是小的又是大的？他吆喝哇不吆喝两毛哇，他吆喝二分：吆喝二分哪，可是摆着两毛的，当中间儿那几块您瞧不见。老远一瞧，块儿挺大，西瓜不错，到跟前儿拿起来就咬。“嘿，挺好！”吃着这块西瓜还瞧着哪块西瓜好，打算再吃两块，一瞧当间儿那么大的那个。

“掌柜的，当间儿那个怎么卖？”

“当间儿那个二分。”

“当间儿那个二分，那么我这块哪？”

“您那不是一块，那是一牙儿，那是两毛！”“哈哈！”

我大爷去啦，近视眼。晚上出来吃亏呀，他白天出来。“不行，

跟他找地方说说去，生西瓜告诉撒上醋，我嚷一通儿，把桌子给他兜了，我们俩人找地方说理去!”一听哪儿吆喝:

“白冰糖味儿来!”

“是这儿，是这儿。哼哼，这么大块儿，怎么卖? ”

他也不理他，他吆喝:

“两个大来!”

“嗯嗯，这么大块儿二分，合不上价，生的吧?”心说:“咬一口要是生的，我跟他打架。”拿一块边儿上的一咬。“嘿!”吃着好吃，这气就消啦!吐吐子儿，把皮儿扔大筐里，又拿起一块来，这块吃了，又拿起一块来。吃过五块去呀，这才心平气和，冲这卖西瓜的:

“哈哈，真有你的，我今儿找你打架来啦。这，完啦!”还念叨:“生西瓜告诉我撒醋，真是生意人，真惹不起!”又拿起一块来:“卖点儿好的成啦，像话。那么骗人哪发不了!”一咬:“卖好的就得!”

他这一边儿吃一边儿聊天儿，卖西瓜的也不理他。我大爷，您倒少吃呀;吃着好，吃了十八块，十八块儿西瓜皮儿往那儿一扔，拿手绢儿一擦嘴。卖西瓜的明白，嗬!比谁都聪明，一瞧他擦嘴，那是不吃啦。你要容他把钱掏出来给钱，“我吃十八块呀，二分钱一块，给你一块钱，找钱。”这就麻烦啦，再说两毛钱一块不成啦，那就办不了啦!他呀，不容你掏钱哪，他改，让你这手拿钱拿不出来，你按二分一块给呀，是你吃不起跟他找麻烦，他把这错误搁你这头儿。这么一吆喝:

“赛冰糖来!”

这儿一擦嘴:

“这当间儿的? ”

“两个大来，外头一牙儿，都是两毛钱一块啦!”

十八块全是外头的!

（张奇墀记录　何　迟整理）

看财奴

逢这种特别的事都出在我们那儿。我们那个村儿有这么一家子，这老头儿是个大地主，有仨儿子，三房儿媳妇。家里养活七十多匹牲口，种着八十多顷地，开着两个大粮行，可是家里吃饭老得掺糠，吃菜就是白水儿熬哇！一大锅菜，菜帮儿菜根儿全有，搁一大把盐齁死爹！搁油的时候儿呀，得老头儿亲自搁油，别人搁油不成。上上下下五十多口子人吃饭，这一大锅菜搁多少油？搁四钱油。一天搁四钱，十天不就是四两吗？钱跟钱不一样，油罐儿里头搁一根筷子——筷子头儿上扎一个小钱儿，开锅的时候儿当家的搁油，这手托着罐子，这手拿着筷子往油罐儿里一蘸，提溜起来往锅里一控，这叫一钱。您说也纳闷儿，大年三十儿打来四两香油，吃到过年大年三十儿，一约哇七两五，吃了一年倒多出三两五来，它为什么一年多三两五哇？为什么？他把汤带回来啦！

一家子都得跟着他吃糠，他这仨儿媳妇儿娘家都趁钱，享受惯啦！吃那糠饽饽成吗？谁吃呀！要不怎么叫看财奴哪，老头儿吃！一顿好几个糠窝窝吃得挺饱。儿子、儿媳妇儿、孙子在旁边儿举着糠饽饽也得咬两口，咬两口搁那儿就算饱啦！一剩剩一大笸箩，他看看还挺欢喜，说：“我们起家运，都吃不多！”

吃完了饭他出去捡粪去，一出去就是二十多里，捡几泡马粪来回四十多里，赶上他一出去，家里是刀勺乱响啊，肉山酒海，想吃什么吃什么！等到他也回来啦，这儿也吃完了，连家伙都拾掇起来

啦！儿子、儿媳妇儿还能都睡个晌觉。晚上啊，还吃糠饽饽，一人咬一口就完啦！

有这时候儿，夏景天儿，吃完了早饭他出去捡粪去啦，家里刀勺乱响，儿子、儿媳妇儿这儿做饭。嗯！赶上闹天儿，老头儿回来啦，眼瞧就要进门啦！好，要叫他进了门，一瞧肉山酒海，能玩儿命，这怎么办啊？不要紧哪，他绝对进不来，进了大门也进不了二门。噢，二门上着锁？没有！他这儿子、儿媳妇儿想出道儿来啦！这儿做着饭哪，要不正吃着哪，一瞧，闹天儿啦，出去一个人抓这么两三把黄豆往门道里一撒就得，放心吃吧，老头儿就进不来啦！怎么？他背着粪筐走到门道一瞧，地下净是黄豆，站在那儿就骂街："嗐！怎么这么糟践东西呀！啊？这是闹着玩儿的？"

骂一个够，没人理他，他蹲在那儿呀一个黄豆粒一个黄豆粒地捡。您算算，三把黄豆他一个不剩全得把它捡净了——里头连家伙都刷完啦！

后来怎么样哪？直顶到他死这钱不舍得花。临死的时候儿他不放心哪，怕儿子把家底儿给抖搂了，把仨儿子叫到跟前，问他大儿子："我不行啦，我死之后你怎么料理我呀？"

大儿子这么想，他爸爸活着的时候儿趁那么些财产，没吃过没花过，太冤哪！哥儿仨承受这份儿产业一分……哎！心里难过呀！

"爸爸，您只管放心，我们一定对得起您，您只管放心得啦！"

"不成啊，你们怎么个对得起我呀？怎么料理我呀？"

"怎么料理您的后事，都打点好啦，给您预备一个金丝楠的棺材，咱们出点儿产业，可着那俩大米庄发送您还不成吗？铺金盖银，陀罗经被，给您七个金钱压上，身上给您带七颗珠子，咱们搁七七四十九天，念僧、道、番、尼四棚经，出殡用六十四人扛。……"

这话还没说完哪，老头儿就急啦："放屁，放屁！不像话，不像话呀！咱们家里趁多少哇！俩大米庄也不够哇！这么发送我，金丝楠棺材不是埋到地下也烂了吗？七颗珠子，七个金钱那得多少钱？你这么糟践哪！哎哟，搁四十九天，亲友一来得多大挑费呀！

用我的钱弄饭让他们吃，我心疼啊！哎，滚，滚一边儿去，不成！”

大儿子碰啦！问二的：“你怎么办哪？”

二的一听，哥哥那个谱儿是大点儿。

“老爷子您放心吧，我哥哥那个谱儿哇是大，咱们是不那么趁，再说我们还得过哪！给您来一个杉木的，杉木十三圆儿，装裹呢，七颗珠子不用啦，七颗金钱给您哪！铺金盖银，陀罗经被，满免。搁三七二十一天就成，接三念一棚经，平常日子不念经，也不办事。”

“不行，这也大，按你这么一说，哎，一个米庄也剩不了什么啦！不行，不行！三儿说！三儿，三儿，怎么办？”

他这三儿子聪明，知道他爸爸那个心思，心想：“我说两句话呀，把老头儿骂死得啦，等他死了我们再慢慢儿办。”

“您问什么，老爷子？”

“你怎么办哪？”

“我跟您的心思一样啊，我俩哥哥说得完全不对，他们不会过日子，您这一辈子克勤克俭来的钱，要这么一摆谱儿给花啦，多冤哪！再说，搁三七二十一天，亲友都来，天天不得给他们吃吗？犯不上啊！我有个办法，说出来您准能放心，您死之后我们一个子儿不花，不但不花钱，还要赚俩钱儿！”

看财奴哇，这一辈子也没想到人死了还能赚钱！

“我死之后还要赚俩钱儿？哎呀，好，小子，你说说怎么赚法？我得听听你这道儿，看你怎么把我料理出去！”

“是呀，不但把您料理出去，料理出去之后还得赚钱哪！您哪虽说病了这些日子，可是膘儿没掉哇，您骨庞儿又大，这身肉怎么也得有一百多斤哪！就用二斤盐钱，来点儿糖色，把您卸剥卸剥拿糖色盐水这么一煮，把五脏洗洗当杂碎，推着车这么一卖，满打跟羊肉牛肉一个价儿吧，您这一百多斤肉我们得赚多少钱哪！这么着，把您也料理啦，我们还赚钱，您看怎么样？”

他大儿子、二儿子吓了一跳，准知道老头儿得急呀！嘿！您瞧

怪不怪，不但没急，他倒乐啦！

“好，好小子，哎呀，你这才对我的心思，应当这么办！好小子，好小子！卖肉可是卖肉哇，推车出门儿往南，千万别上北边儿去！”

“北边怎么啦？”

“北边儿那几家街坊啊他们爱赊账！”

全想到啦！

（张奇墀记录　何　迟整理）

五人义

要说交朋友可真不容易！朋友有互助之义。平常看不出来，一旦朋友有了困难啦，那就得尽一切力量帮朋友的忙。古话说，舍命全交。这样的朋友可不容易找。特别是在旧社会里，有些朋友，当你有困难的时候就找不着他啦——他躲起来啦！

旧社会里还有这样一类朋友，整天哥儿几个在一块儿泡。今儿他请您吃饭，明儿您请他喝酒，后儿他又请您看戏，外后儿您又请他看电影。这不叫交朋友，这叫摽穷哪！酒肉朋友嘛。但是这还有可说，有来有往嘛！这种朋友呀，多半儿还不算坏！

惟独有这样的人，那可不能跟他交朋友。哪样儿的人呀？什么喝酒装醉，吃饭漱口，买电影票不排队，坐黄包车拿大票找，坐电车往里挤，洗澡后穿衣服……这样儿的人可不能跟他交朋友。如果要跟他交上了朋友，那日子甭多，仨月就得卖裤子——他“吃人心”呀！

就拿这路人来说吧！俩人去看电影，从家里出来，雇了两辆洋车，到地点啦，当然都抢着给车钱。人家拿小票给，他拿十块一张的找。您想，拉车的一星期也拉不了十块钱呀！哪儿有钱找呀！当然收那位的小票啦！他把车钱省下来啦！到了电影院门口，该买票啦！人家刚刚给了车钱，这电影票当然就该他买啦！可他又把那张十块钱的票子给摸出来啦！电影院当然找得开啦，可他有办法。他不排队里买，一股劲往票房门口跑：

“来两张！来两张！”

甭他朋友拦着他，别人就说话啦：

“嘿嘿嘿，前边那个别插轮子，排队买！”

“啊！还得排队呀！”——那多新鲜哪！

他回来啦！人家朋友已经排在后头啦！

他又说啦：

“好吧！大哥，既然你站了轮子，我就甭站啦！等会儿到咱们买的时候我给钱。”

他站在旁边跟这位朋友聊天。等轮到该他们买票啦，他一伸手不就把票买了吗？他能吗！他有办法，他一回身不理这位朋友啦！找卖糖的说话去啦：

“喂！水果糖多少钱一包？”

“两毛钱一包。”

“那么贵！又涨价啦？给一分行不行？”——乱还价！

“啊！不卖呀！一分五？”——哪儿找那五厘去呀！

“……”

人家卖糖的理都不理他啦！

他这么一捣乱嘛，人家把票买啦！他水果糖也没买成。他买不成呀，他根本没诚心买嘛！

看完电影出来。

“嗨！这个天这么热，身上汗透啦！真受不了！”——他想洗澡啦！

他朋友说：“好吧！去洗个澡吧！”

“对！就那么办！”——又随了他的心啦！

澡堂子路远，得坐电车。到了车站排队等车，这回他排队啦！不但排队还站在前面。站前边干吗？好买车票呀？哪儿有那事！他有他的用意。等会儿电车来啦，他第一个往上挤，哪儿人多往哪儿站。人家朋友也上来啦，人多呀，就站在车门那儿啦！

他喊：“票票！”

那位朋友在车门口，顺便就买啦！售票员还往里挤卖他那两张票？挤进去再挤出来呀，车到站啦，谁收票呀？——电车票又省下了嘛！

下了电车，进了澡堂子。那阵子是先洗澡后给钱，不像现在得先买票后洗澡。他二话没说，脱了就洗，还是全套儿：洗澡、搓背、刮脚、捏脚、捶背……反正澡堂里有什么，他就喊什么！洗完啦，人家朋友早早把衣服穿上啦！他慢慢儿穿，一件汗衫穿三回，一会儿穿反啦，一会儿又是前胸穿成后背啦，老不合适——哪儿是不合适呀，故意拖时候哪！

人家朋友穿好啦，澡堂子里热呀，站在那儿出了一身白毛汗，早等得不耐烦啦！

"好啦！您慢慢儿穿吧，我在外面等您！"

人家出去啦，顺手在柜上把钱给啦！——他又省了一回呀！

洗完澡，该吃晚饭的时候啦！就近找了家饭馆。他是不跟朋友商量，拿过菜单，什么好吃，叫什么，什么贵，喊什么。叫了一桌子菜吃不完哪？没关系，包回去给孩子吃呀！

饭都吃饱啦！该轮着给钱的时候啦！他喝汤。哪儿是喝汤呀，是看跑堂的。跑堂的不来算账他老喝。跑堂的一来算账，他不喝啦！他干什么呀？漱口啦！他一边漱口，一边摆手，一边拍口袋：

"嘟嘟嘟……"（做漱口状）

光打手势可不吐，一吐钱就没啦！什么时候才吐呢？等朋友把钱都给啦，小费都付啦，他才吐。吐完水，说了这么一句话，那才真气人哪。"噗！"一边剔牙一边说：

"嗬！大哥这回又您给啦！"——多新鲜！不给钱老看着你漱口那多恶心哪！

要是两人吃完饭都漱口，这钱谁给呀？伙计给！这像话嘛！

吃完晚饭出来，才八点钟，天还早。转转马路吧！东走走，西逛逛，时候不早啦！刚才吃的饭也消化得差不多啦！

“大哥！咱们找个地方喝点酒吧？钱算我的！”

那朋友量虽不大，见天也就喜欢来二两。

“好吧！”

两个人又进了酒馆啦！

他一边拼命喝，要了一壶又一壶，要了老白干，又是莲花白。一边和他朋友瞎聊。看到朋友快醉啦，他就先醉啦！干什么先醉呀？不能两人都醉呀！两人都醉，回头这酒钱谁给呀？

“伙……伙计，算……算账！”

跑堂的过来啦：

“您吃好啦吗？”

“吃……吃好啦，多……多少钱？”

“您没吃好多，一块八。”

“一……一块八，我……我给。伙计，我……我来的时候，柜……柜台上放了十块钱，找……找来！”——哪儿放了十块钱啦，那张票子不还在他口袋里嘛！

跑堂的跑到柜上一问，没那么回事，回来不能说您没放钱：“大概您记错啦！”

“什么？记……记错啦！明明放了十块钱，您……您怎么说没……没有呀！您们买卖做得不……不规矩呀！”——还骂人家不规矩哪！

他朋友知道呀，一路来的，进门就喝，哪儿记错啦！朋友说啦：

“好啦，好啦，你喝醉啦！”

“没……没有！再……再来二两也没……没关系。”——这倒是实话！

“好啦！别捣乱啦，钱我给啦！”——人家又给啦！

把他扶出了酒馆，怕他路上摔倒——醉了嘛！还给他雇辆洋车。人家朋友知道他住哪儿呀！

“车子！拉我这位朋友到西四牌楼北边太平仓，多少钱呀？”

“您给四毛！”

“我给五毛，拉慢点。我们这位朋友可喝醉啦!”

人家把车钱都替他给啦，他坐在车上还装醉哪!

“没……没醉，没……没醉……”

一边说，一边回头。回头干什么呀? 看朋友呀! 朋友要是没走，他还得醉，朋友要一走，他马上酒就醒啦!

他回头一看朋友走啦，马上用脚一踹车簸箕:

“站住!”

拉车的吓了一跳:

“什么? 先生，您不是喝醉了吗? ”

“你才喝醉啦，放下!”

车放下啦，他下来啦:

“你拉我上哪儿呀? ”

“西四牌楼太平仓呀!”

“我住‘东四’十二条，你拉我上‘西四’我找谁去呀? ”

“我也不知道，您朋友雇的太平仓呀!”

“你不知道，我那朋友喝醉啦!”——他倒说人家醉啦! 拉车的又不敢跟他抬杠。

“好啦，好啦! 车钱给了没有? ”

“给啦!”

“多少钱? ”

“五毛。”

“好啦! 你也没拉好远，给你两毛，退我三毛，我自己走回去得啦!”——你说这叫什么品行呀!

玩儿了一整天，白吃了两顿，还赚了人家三毛钱。您瞧，这样的朋友能不能交?

今儿这段五人义呀，就从这交朋友说起。

解放前在我们北京有这么几位交上朋友啦! 都是干什么的呀? 一位是教私塾的先生——小孩儿头儿; 一位是说评书的，专门说《聊斋》; 一位是江湖医生——大方脉，仨手指往人手腕上一摸，

死活他不管啦；一位是江湖上看相的，外号“赛诸葛”；一位是土财主，家里有俩钱儿。这五位也不知怎么认识的，忽然交上朋友啦！还是越交越投缘，就磕头拜了把兄弟！教私塾的岁数大，是大爷；说评书的是二爷；江湖医生是三爷；看相的是四爷；就数土财主年纪小，是五爷。磕头的时候还说，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有福同享，有祸同当……

自从他们这哥儿几个一磕头，大爷也不教书啦，二爷也不说评书啦，三爷也不瞧病啦，四爷也不看相啦，天天跟老五泡。老五吃，他们也吃；老五喝，他们也喝；老五玩儿，他们也玩儿。不是进饭馆，就是上戏院。三天两头还得借个三块两块的。起初老五不觉得，交朋友嘛，是得花钱！日子一长，就有点儿明白啦：

“唔！这……这不对呀！这不是交朋友呀！是吃秧子呀！”

要想不叫他们吃，又办不到。怎么？天一亮，他们哥儿四个就来啦！除非你不吃。只要你吃呀，他们就跟着吃。随便你说什么讽刺话，他们哥儿四个装作不懂，外带还不多心。第二天照样来，跟着吃。

过了一个多月，老五实在忍不下去啦！这天想了个办法。什么办法呀？起了个早，天没亮就起来啦，带了俩零钱，跟五奶奶说：

“我到东来顺去啦，等会儿他们哥儿四个来啦，您可千万别说啊！就说我上天津啦！问我什么事呀？您就说为点儿生意上的事。问我什么时候回来呀？您说少则十个月，多则一年。他们一听要一年，等不得啦，自己就找饭门去啦！就把他们躲开啦！”

五奶奶说：“好吧，你去吧，路上可别让他们碰上啊！”

五爷说：“知道！我绕着走。”

五爷刚走一会儿，这哥儿四个就来啦！

啪啪一打门：

“老五，老五！”

开门啦！四位一看不是五爷，是五奶奶。

大爷说啦：

“哎！五弟妹，老五还没起来？去把他叫起来，我们一路吃点心去。”

“大哥，老五没在家！”

“哪儿去啦？哪个饭馆儿去啦？告诉哥哥，我们找他去。”

“大哥！老五没上饭馆儿。”

“哪儿去啦？”

“上天津啦！”

“啊！上天津啦！昨儿晚上还在一块儿哪，没听见说呀！”

“昨儿晚上回来才接到电报，说什么生意呀，我一个妇道人家的也不懂。”

“几天回来呀？”

“不一定。他走的时候说：多则一年，最少也得十个月！”

大爷、二爷、三爷一听：糟啦！管饭的走啦！十个月，等不了啊！全着急啦！他们哥儿仨着急啦，四爷可不着急。怎么？他看出来啦！他是看相的呀！久跑江湖，善观气色。一看五奶奶说话吞吞吐吐的，脸上的气色也不正常，就明白啦！

他走过来啦：

“大哥！你让开点儿！五弟妹，其实今儿我们找老五也没什么要紧的事，就是上海有位朋友给老五寄来了三千块钱，汇票寄到我们那儿啦！反正大哥那儿有五爷的图章。大哥，咱们先把它取出来用喽，有什么话等老五回来再说！”

五奶奶一听：什么！三千块，要到他们手里，还想拿得回来吗？“四哥，三千块钱数儿不小呀，您还是跟老五商量商量再用吧！”

“我们哪儿找老五去，他上天津啦！”

“没去天津，在东来顺哪！”

“噢！东来顺吗！好，咱们东来顺去吧！”——他给诈出来啦！

到了东来顺，一问跑堂的五爷来了没有？都是熟人呀，见天就来，跑堂的都把这四位认清楚啦！

今儿伙计一见这四位，就知道是吃秧子的来啦！他可不知道

五爷是故意躲他们，还以为约好的哪！

“四位，五爷在二楼二号雅座哪！”

“对，上楼！”

到了楼上，伙计喊：

“二号雅座看坐儿！”

五爷在里边一听：“我这屋里看坐儿？我到这儿来，没人知道呀！这是谁呀？”

门帘一打开，这四位进来啦！

五爷一看：

“嘿！有的，真找来啦！”

心里甭提多不高兴啦！两手一抱头，往桌上一趴，装睡着啦！这哥儿四个可不在乎！照坐。

“伙计，添上杯筷来。扇个锅子，羊肉、粉条、冻豆腐跟着来！”

大爷说：“老五！怎么啦，喝醉啦？”

老五没理他。

四爷说啦：“老五，这可别怨我们，是五弟妹叫我们来的呀！”

五爷还是不抬头。随他们说什么，就是不答理。

大爷沉不住气啦：

“老五，这可不对；你这是什么态度？叫人家看见多笑话。不就是吃你几顿饭吗，你就这样子，太不对啦！起来，锅子来啦，喝酒！”

五爷实在忍不住啦，把头一抬，说：

“四位，我要说几句话！”

大爷说：“有什么话，你就说吧！”

“自从咱们哥儿五个交朋友以来，可两个多月啦！”

“是呀！”

“这两个多月，你们四位的吃喝花销可全是我供给？”

“对呀！咱们哥儿们有交情，这谁不知道呀！”

“这叫交情呀，我看这叫吃秧子！”

“老五，这是什么话？你把咱们磕头时候说的话忘啦：有福同享，有祸同当嘛！”

“有福同享你们哥儿四位倒是办得到。有祸同当呀，可就很难说啦！不要说别的，要是我出了点什么事，保险打锣都找不着你们哪！今天咱们少说废话，你们四位不是来了吗，正好！咱们今天把说话清楚：从今天起，不叫你们四位吃我的大概你们决不能甘心；再叫你们老是白吃我的，我真不是玩意儿啦！这么办，我出个哑谜，说的是我心里的事，你们哥儿四个要是有一位猜中啦，让你们哥儿四个跟我吃一辈子。死了我发丧，情愿当孝子。如果你们四位都猜不对，该怎么办？”

大爷一听：这手儿可麻烦啦，他心里事我怎么猜得出来呀！猜对啦就甭提啦，要猜不着，这下半辈子交给谁啊？——他拿不准主意呀！

他拿眼直看二爷、三爷、四爷。二爷、三爷也没把握呀！都没说话。四爷开腔啦！他是看相的呀！他想：街上走路的人，不认得，我都有办法猜出他们的心事。能把他口袋里的钱说到我的口袋里来，何况老五呢！天天在一块儿，我拿眼睛一看就知道他想什么！叫他心服口服，吃他一辈子！

他说啦：“老五，就这么办啦！咱们可是一言为定，驷马难追。你出哑谜吧！猜不着哥儿四个抖袖一走。往后走在街上碰见了都别打招呼，算咱们不认识。要是猜对啦……”

“您哥儿四个吃我一辈子！”

“好，就这么办！”

大爷、二爷、三爷一听老四答应啦，胆子也壮起来啦！为什么呀？哥儿四个就数他机灵呀！他“断事如神”呀！

马上齐口同声说：

“对对！你出哑谜吧！”

五爷一看他们哥儿四个愿意猜啦，站起来啦！也没说话，把二拇手指一伸，往上指了指，往下指了指；指了指前边，指了指后边，

左一指，右一指；伸了伸三个手指头，又伸了伸四个手指头；捂了捂嘴，摸了摸心口，最后用筷子戳酒杯，说了声：

“你们猜吧！就是这个。”

老五刚说完，大爷说啦：

“家有长子，国有大臣，我先来！”

五爷说：“对！大哥你先猜，猜对了吃我一辈子。”

大爷说：“别后悔！听我的。”

大爷是教书的——孩子头儿呀！他一猜呀，都是“四书”上的句子：

“老五，你往上一指是‘天之所覆’，往下一指是‘地之所载’。往前一指是‘瞻之在前’，往后一指是‘忽焉在后’。左一指是‘所恶于左’，右一指是‘勿以交于右’。伸了伸三个手指头是‘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伸了伸四个手指头是《论语》上有四勿：‘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捂了捂嘴是‘不啻其口出’，摸了摸心口是‘心广体胖’，筷子一戳酒杯是‘中立而不倚’呀！怎么样，猜对了吧？老五。”

“大哥，您没猜对，您知道我没念过‘四书’呀！”

大爷心想：“得，我算完啦！老二看你的啦！”

二爷说：“大哥，您放心，我跟老五最投缘，老五的心思非我猜不行！老五，哥哥要是猜对了呢？”

“没话说，吃我一辈子！”

“好，你听着！”

二爷是说《聊斋》的呀！他猜的全是《聊斋》的目录！

“老五往上一指是《天宫》呀！往下一指是《冤狱》。往前一指是《丁前溪》，往后一指是《侯静山》。左一指是《浙东生》，右一指是《西湖主》。伸了伸仨手指头是《荷花三娘子》，伸了伸四个手指头是《林四娘》。捂了捂嘴是《口技》，摸了摸心口是《新郎》。筷子一戳酒杯，你要点一段《钟人语》呀！”——嘿！他读了别字，把“瞳”字读成“钟”字啦！

老五说:“我虽然听你说过几段《聊斋》,目录我可没记得那么全哪。没猜对!”

二爷一听:“完啦!”

三爷站起来啦,说:

“老五!别人猜不到你的心思,哥哥可不用三猜两猜。一猜就对!”

“那您猜吧!猜对啦照样哥儿四个吃我一辈子。”

三爷是干什么的呢?江湖上卖野药的先生,他一猜呀,当然离不了药名啦!

三爷说:“老五往上一指是‘天门冬’,往下一指是‘地骨皮’。往前一指是‘前胡’,往后一指是‘厚朴’。左一指是‘东阿胶’,右一指是‘西洋参’。伸了伸三个手指头是‘三味地黄丸’,伸了伸四个指头是‘四小保元汤’。捂了捂嘴是‘良药苦口利于病’,摸了摸心口是‘心病还需心药医’。筷子一戳酒杯,噢!你不爱吃汤药,我给你炼蜜为丸。”——他卖起药来啦!

五爷说:“我没病吃药干吗?就是有病,也不来找你看呀!我还想多活几年哪!”

三爷一听,脸都红啦!

这时候,大爷、二爷、三爷的汗可就下来啦!对四爷说:“老四,咱们有饭没饭可就都在你这一猜啦!”

四爷说:“三位哥哥,您放心,交给我喽!老五,哥哥要一猜,大概就八九不离十啦!”

“您猜对啦,还是吃我一辈子!”

四爷看相的呀!他一猜呀,全成了看相的行话啦:

“老五,往上一指(做看相状),是你生得‘天庭饱满’呀!往下一指你长得‘地角方圆’。前一指你的‘前辈根基深’,后一指你的‘后辈倒比前辈强’。左右一指是你的左右边深入额。伸了伸仨手指头,你‘三山得配’,伸了伸四个手指头,你是生得‘四方海口’。捂了捂嘴,‘你这人嘴快’,摸了摸心口,你这人‘心直’。筷子一戳

酒杯，抽根签，算个卦，‘上上课，大吉大利’。”——嘿！他给老五看开相啦！

老五说没猜对，这四位急啦，说：

“老五，这可太难啦！哥儿四个都猜不到你的心思，这是成心呀！这么办吧，你说说，你心里到底想的是什么，说出来大家评评。如果合情合理，哥儿四个马上就走，连凉水都不喝你一杯；要是不合道理呀，哼！老五呀，可得加倍吃你！”

五爷说：“既然你们非要我说出我的心思呀，那我就说说。”

“你说吧！”

五爷未曾开口眼泪就掉下来啦！

“你哭什么呀！又不是三岁孩子，没人欺侮你。”

五爷哭哭啼啼地说：“往上一指呀，我是被你们逼得上天无路呀！往下一指呀，是叫你们赶得我入地无门。往前一指，我前怕狼，往后一指，我是后怕虎。左一指，右一指，我是左右为难哪！伸了伸仨手指头，我再三不叫你们吃，伸了伸四个手指头，你们是再四非吃不可。捂了捂嘴，你们吃是吃呀，摸了摸心口，你们于心何忍，良心何在呀！筷子一戳酒杯，咱们是沙锅捣蒜，就这一回的买卖呀！”

（陈笑暇　钟之整理）

偷斧子

世界上的事万不能迷信，迷信耽误事。过去有人迷信神仙，什么事都去求神仙，没钱也去找神仙，说：“给财神爷烧香能发财!”这人多糊涂哇，你不劳动这钱打哪儿来呀？给财神爷烧香能发财？财神爷它是泥胎，你把脑袋磕破了它也不给你钱，它也没有钱，它让你捡皮包，你乐啦，丢主儿怎么办哪？

还有一种人，有病不吃药，上药王庙烧香去，这个更糟心！有病得上医院，哪条街上都有中西医联合诊所，中西医都可以，千万别上药王庙去烧香，讨偏方，那不成。还有比这糊涂的，有病啊，他不找大夫，请瞧香的老婆儿吃点仙丹，什么仙丹哪？就是香灰！病人那儿躺着，她把香往那儿一烧，一磕头，一打嚏喷神仙就来，一打冷战神仙就走！瞧这个劲儿（做神仙状），神仙来了！“啊嚏!”神仙有这么缺德吗？您再听她说话，让你猜一半听一半，一边摸着病人，一边唱：“你这个病啊，真难缠哪，这边儿是火呀，这边儿是寒哪!”这家子的人跪地下一求：“大仙姑，您赏点什么药哇？”您再听这药方：“仨红枣哇，两片姜啊，白开水呀，沏红糖啊!”您想这药能治病吗？纯粹蒙事。你说她蒙事，她说是神仙说的。我有一句话专治神仙，一说，神仙准跑，不但我能成，哪位拿这句话说去，都能成，不信您就试验试验。多会儿您瞧见大杂院里有瞧香的，她在屋里正那儿跳哪！您站在门口喊一句：“查户口!”这个神仙准走。你说这神仙她怎么怕查户口哪！所以说，得破除迷信。

我说段笑话，是关于和尚的事。和尚里好的占大多数，可是也有骗人的，指佛穿衣，赖佛吃饭，那年月没法子。都说和尚吃素，其实不完全是这样，有的和尚表面吃斋，什么荤腥都不动；可背地呢，想吃什么吃什么。我就遇见过这么个和尚，人前连个小虾米都不吃，可背地吃大河螃蟹，一斤约俩的大个圆脐，都这么大个（手势）。活的！先拿小刷子蘸上水刷，刷干净了，搁笼屉里蒸，火炉子旺旺腾腾的。他准备好了酱油醋，来点姜末，再点上香油净等吃啦！可螃蟹是活物，上笼屉一蒸，它难受啊，拿爪子挠那笼屉，和尚在旁边受不了啦："哎呀，这可不行，出家人，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纱罩灯，螃蟹大小是个性命呀，阿弥陀佛！罪过！罪过！螃蟹难受啊！阿弥陀佛！熟了就好了！熟了就好了！"可不熟了就好了嘛！熟了他好了！所以说他是骗人。还有死了人请和尚念经，说和尚能把鬼拘来，这也是瞎掰。其实呀，这鬼也不去，鬼要去，这和尚准跑。提起和尚拘鬼呀，我说一档事，是咱天津的事，我说完了我负责，这是真事。有这么一家点心铺，他们东家姓郑啊，有一年哪，他们家办白事，念经。正在夏景天，这经台搭在院里葡萄架底下，十三个和尚念经，正在夜里十二点钟嘛，招请亡灵。这和尚一摇铃铛，就把铃铛撒手啦，请亡灵嘛，把铃铛扔台上！这和尚在台上乱蹦，颜色也变啦，把东家都吓跑啦，当鬼真来啦哪！东家跑啦，和尚也跑啦，十三个和尚跑了十二个，剩他一人在台上折腾哪！工夫太大啦，仗着人多呀壮胆子，门外瞧着："怎么那和尚直蹦哪？过去问问他。"这和尚过来一问才知道，怎么回事呀？打葡萄架上掉他脖子里头一个蝎子，把这和尚给螫坏啦！要真正能请亡灵他还怕蝎子。这是咱天津的和尚还好哪，到我们那儿，和尚念经常偷东西！那位说："哪的事情？我不信。"念经带偷东西可出奇，哪的事呀？北京啊。我是北京的，我可不是北京城里的，我在西山住，在西郊。我们那村挨着山，山顶有个庙，这庙离我们这村，有二十来里地。盯山顶的庙是和尚庙，老和尚在旧社会的时候扎吗啡、抽白面儿，合来！把这庙的产业折腾没啦，临完他瘾死了。他死啦，剩七个小

和尚，这七个小和尚都二十多岁，三十来岁，没有生活来源哪，产业都没啦，仗这样好，山上的地没人管，有土有石头，耪耙耪耙种点粮食什么的。种什么哪？别的粮食种不了，种棒子，种谷子，砍下来呀，掰下来棒子磨了面，吃贴饽饽，砍下谷子来呀，碾成小米熬粥。能吃呀！你算，贴饽饽都这么大个，一个都半斤多重，一个和尚一顿吃仨！仨贴饽饽还不够，另外还得饶两碗小米粥！早晚饭这么大铁锅贴三锅饽饽，熬两锅小米粥，做五锅饭。那位说："我的老天爷，烧多少煤呀？"不烧煤。"不烧煤？烧什么？"柴禾。柴禾也不用买，山上头，山后头，庙后头有的是，山枣棵子，紫荆啊，荆条哇，弄些来就能烧哇。可就是不好弄，拿手撅不行啊，没有劲头；拿斧子砍哪，斧子让师父换白面儿抽啦。那么怎么办哪？拿切菜刀砍，切菜刀砍倒省事，一砍就砍下来啦！过两天不成啦，切菜刀净锯齿啦！你不用说切咸菜，连豆腐也切不开啦。没法子，就这么困苦，慢慢克服吧。

　　这天，我们村死了一个老太太，他们和尚应佛事去啦，他们念经叫佛事，哥儿七个，到我们村里，太阳一落就上座，一上座，院里搭一个经台，这大帽在正当中。什么叫大帽哇？就是七个和尚当间坐的那个。一看就知道，脑袋上戴有五张扑克牌的那个。怎么样，我学您瞧。在座上坐着，一眼瞧见了院里西头，本家预备的小碗儿面，有桌子，打这边数，一、二、三，第三张桌子是"游桌"，桌底下扔着一把斧子，这么大斧头，这么长斧子把。和尚一看："这合适啊，临走把它捎着，劈劈柴不是正好嘛！"他下不来桌怎么拿呀？他告诉那六个和尚。谁得手谁给拿起来。那位说："怎么说？"这么说："师弟，那有把斧子，临走带着。"本家不就听见了吗？别人听见，告诉本家也麻烦啊，丢什么东西也跟他要。和尚这样高哇，他说出来就他们和尚懂，本家连他们亲友都听不出来。那位说："怎么回事？"他念着经告诉他们，你愣一听和尚念经哪，其实不是念经，是偷斧子这档子事。我学您瞧。还不能张口念，张口念和尚没听明白，再念第二遍别人听见就坏了。他先把六个和尚的眼神领

过来，冲他们六个人摇铃铛，“当啷当啷……”本家不懂，和尚都懂啊！两边的和尚都瞧他，“怎么啦，吃多啦是怎么啦？贴饽饽撑的！还没到摇铃，你摇铃干嘛呀？”眼神过来啦！眼神一过来，他放铃铛掐诀。别人瞧着和尚掐诀，和尚瞧着不是掐诀。这儿一放铃铛（学），这不手指头指那斧子了吗？手指头一指，这经就来啦啊：“众位师弟，顺着我手巴呵。”什么叫“巴呵”呀？“巴呵”就是瞧瞧——和尚也说行话。“顺着我手巴呵呀，第三张游桌底下有把斧子，拿回家去劈柴禾，你说得不得？南无阿弥陀佛！”在犄角儿坐的那和尚敲木鱼，一瞧铃铛，一瞧手指头，顺着指头一看，瞧见那斧子啦。敲木鱼的明白啦：“这么档子事，偷斧子，好，我偷。”他也念着经回答，他一边敲木鱼，一边念：“交给我啦！交给我啦！回头再说，回头再说。”可不回头再说嘛！不能马上就拿啊！那位说：“张寿臣，你污辱人家，胡说！他下不来台，台上坐着，他怎么拿去？下来拿完斧子，上台再念经去，像话吗？”您别着急，有时候偷，趁着乱那阵儿，多会儿听茶房一嚷，就可以偷啦。可是百里不通风，要是在天津哪，叫“烧门纸”。它是在太阳落下的时候，本家、亲友、和尚都到外面转弯去。在我们北京啊，那叫“送三”，送三得定更来天，都黑啦，茶房这么一嚷：“亲友们，点香啦您哪，外请啦！”亲友们都点股香，一看这香都这么顸、这么长，点着外面这么一带，两条火龙似的。本家呀，是孝子们全穿着孝，长子扛挑钱纸，捂着眼睛：“嗯嘿嘿嘿……”男的搀男的，女的搀女的，俩人搀一个，全出来啦。和尚送三走在最末，原来敲木鱼的和尚，这会儿打鼓了。他这鼓这么大，鼓环子上拴着根绳，一庹来长，绳子头上拴着鼓棰。干嘛拴着呀？他怕夜里打鼓蹦出去不好找。这拴着，嘣！鼓棰出去啦！你不用找哇，走着哪，这还得够鼓点呀。鼓棰出去怎么弄？他摸环，一摸环呀，一捋绳，找头，头就来啦！你瞧，他到桌子那儿一哈腰，斧子就拿走啦。手拿着鼓：嘣、嘣、嘣……到桌这啦，手特别使劲，嘣！鼓棰出去啦，捋绳啊，哈腰（学拿斧子装袖子里）。斧子哪？这儿哪。那位说：“不对呀，他搁袖子里掉出来哪？”掉不出去，诸位，

独单和尚偷东西，装袖子里掉不出来，他那衣裳跟我们的衣裳不一样，他那衣裳肥，袖子都二尺来的哪。肥可是肥啊，它底下缝着哪，口袋式的，你甭说一把斧子出不来，本家粮食要多，把他们搁仓房里念去，只要和尚有力气，他一边装一袋面，不带掉地下的。到开洼这么一烧，本家一磕头，茶房这么一嚷："本家磕头道谢您哪！"亲友们各回各家，本家回来，七个和尚回本家，本家预备一碗素面汤。七个和尚啊，回来六个，带斧子的那个小和尚不敢回来，因为什么呢？那斧子没地方交待。手拿着犯案，掖腰里头也不行，斧头冲上刺肉，斧头冲下掉下来啦！揣着手，冬景天成啦，这是夏景天！他也得自在的甩着袖子进去，一边走，一边甩着，本家亲友多，孩子乱跑，他过来啦，后头来个孩子，和尚不知道，这手一回，咣！非给那孩子开了不可！麻烦哪！跑庙里去吧！二十来里地，跑一身汗，跑到山门哪儿，一看："哟，坏啦，山门锁着哪，钥匙师哥拿着哪！忘了跟他要。"把斧子拿出来，推推山门，打算隔着门缝塞进去，塞不进去呀！斧子厚。搁台阶上不成，他们一念念一宿，天不亮放羊的就过来了，他一看斧子准拿走。"得啦，扔庙里去吧！"攥住斧子把，隔着墙一扔，哧——叭喳！"哟，什么呀？"方才阴天，这阵晴啦，月亮出来啦，隔着山门往里瞧，"哟，坏啦！"怎么回事呀？斧子扔进去把铁锅砸啦！就是他们贴饽饽那个，这么大。那位说："不对呀，锅砸啦，它在哪儿搁着哪？"锅台里呀！"锅台里不是盖着锅盖吗？斧子下去怎么砸锅底呀？"他们出去不是阴天吗，他们一念念一宿，怕夜里下雨，一下雨，回头锅里一锅水就糟啦，把这个盖拿下来呀，把锅抠出来，扣着搁着，下雨不就流不进去啦！哎。斧子进来啦，正砸锅上，这么大的窟窿。小和尚一想："得！完！嘿嘿，明儿早晨吃什么！哎呀，等锔锅的，一二年也未必来一个，买，得多少钱？这棚经钱不够！"回去吧！他不回去不成啊！一上座，这大帽一眼瞧见啦：斧子没啦，你们谁拿去啦？你们拿去得报告我呀，我是方丈啊，这是咱们庙里的公共财产哪，卖钱自己花可不成，我得问问。他问问，还念着经问哪！"众位师弟，细听我说，第三张游桌底下那把斧子，

谁拿了去，快对我说，别让我着急，阿弥陀佛。”这小和尚气大啦，小和尚拿着木鱼棰瞪他一眼，心说：好小子，你还问哪？你这主意缺大德啦！赔了本啦！哎！告诉你吧，让你后悔去吧！敲着木鱼，念着经告诉他，噎噎噎噎……一大套哇，谁也没听出来，听着是和尚念经，其实是偷斧子，我要按他那么念哪，你们各位也听不出来，怎么办哪？我把它慢着点念，把字摆清楚点儿，声音大着点儿，各位就全听见啦。这儿敲着木鱼，瞪那大帽一眼，滔滔不断，这就来啦：“不要说，不要说，那不是你，信口开河，妄嘴扒舌，主意缺德，游桌底下，一把斧子，拿回庙里劈柴禾，山门上锁，钥匙你拿着，隔墙一扔，砸了大铁锅。不能贴饽饽，粥也不能喝，哪个值得多！”

全说出来了！

（陈笑暇　钟之记录整理）

天王庙

旧社会有这么句话："家有三担粮，不当小孩王。"教学可不易啊！又受累，又生气，那阵管先生叫"小孩王"，轻了不是，重了不是。教"四书""五经"的私塾分几种，有这样的，半工半读，自己一半教着书，一半用着功，做文章，教几个学生，这也是个老师。就有这个：学生铺，怎么叫学生铺哇？管少爷叫掌柜的，那叫学生铺。这老师呀，归里包堆念了一本诗书就得教，把孩子教的就会这个。您拿我们胡同呀那家街坊——逢这特别事都是我们街坊，那位说：你哪儿住哇？这您别管，姑妄言之，姑妄听之，就是我们街坊就完啦。我们街坊——这老师在庙里教学，是南方人。南方，哪儿叫南方啊？过山东就为南方，它是江苏的南边，浙江省南边，广东啊福建还往南，打越南国呀还往南，离着菲律宾还有八万七千多里地。那位说，它就不属中国管啦。越远越好，最好它不属中国管，说对地名您不爱听嘛。这老师教了四个学生，在庙里，那位说，怎么在庙里呀？逢那阵私塾都在庙里，住家户不成，一早睡早觉，孩子一念书受不了，庙里就是光棍堂啊。两间房，这两间房教四个学生，一个人三十个铜子儿，进一百二十铜子儿，刨去房钱没有什么剩头。这四个学生都是大学生，都念四书哇，念四书就叫大学生，其实都是小孩，顶大的那个十六岁念《告子》，顶小那个十二三念《大学》。这老师不够挑费的，仗着全管，什么给人看看信哪，写写信哪，你能白了吗？你得送他点嘛呀！哎，吃吃喝喝呀，就来这一手。

有什么打官司的，给写个呈状哪，也能来一气，有买房卖房的，拉房纤写个字呀，又吃又喝又来钱，全来着。

这是夏景天，一早学生上学来啦，这工夫正有人找，拉房纤的找他，有一档拉成啦，让他给写字据，那阵文盲多呀，写那个买房字据不能白写呀，又吃又喝，赚一份纤钱。他临走嘱咐这孩子："啊，有朋友请我吃饭，我去呀，你们好好念书，听见没有？他们仨人这功课交给你，你是大学长，你给他们上课，他们要不听你的话呀，回来告诉我，要重揍。"他走啦，吃饭去啦。让这孩子看着孩子，您想那成吗？十六岁的孩子管孩子，让他给看着给上课？打他领头先闹："老师走啦，咱们玩呀，唱戏，唱戏！""唱戏。把老师这桌子给拆了！"老师的桌子给拆出去啦，老师那铺板给拆出去啦，被窝给卷出去啦，在屋里这么一画脸，学房哪有颜色？反正是红的黑的，黑的是墨，红的是老师判仿那仁朱，抹这么一脸，蒙块手巾，拿先生板子，这个拿着笤帚，四个孩子在院里就这么一蹦。正在蹦着，老师没回来，和尚回来啦。和尚一瞧："嗬！你们四个孩子可要造反啊？你瞧瞧给屋内拆的乱七八糟的！脸上抹的什么哪，那红的？仁朱吗？就你们老师那份儿算计法，给你们判仿他都画半拉圈，他都舍不得，这一抹脸哪，一包仁朱不够，回来你们就得挨打！快洗脸吧！"小孩害怕啦，这么一洗脸，弄了好几盆水。和尚啊，怕他们挨打，帮着孩子抬铺、搬桌子，都安排好啦，"好好念书，好好念吧。"和尚走啦。天热，这孩子出一身汗，他念不了啊，怎么样哪，这孩子也得克服着，扇扇扇子吧。

就这么会儿，快晌午啦，门口来个做小买卖的。什么哪？夏景天，卖凉粉儿的，门口那吆喝哪。这孩子出来，站在门口，"卖凉粉儿的，卖凉粉的，过来过来！"卖凉粉儿的过来。"怎么卖呀？"卖凉粉儿的说："四个子儿一块。""我要一个子儿的。""先给我盛。""先给我盛。"乱抢。卖凉粉儿的说："别忙别忙，盛完了一个盛一个啊。"这大学长："别乱，多麻烦？你想这个，四个子儿一块，咱们一人一个子儿，一人一个子儿人家刷几回碗哪？把钱交给我。"把仨铜子要去，他添了一个，"一共四个子儿，你给我来一块，挨着冰的

那块，凉凉的，多搁点醋，我们四个人一分，你也省事，我们也省事。”卖凉粉儿的说：“你瞧，还是大学长嘛，说话多聪明，冲着大学长，我不赚你们小孩子钱，我给六个子儿的。”切了一块半，挨着冰的，搁了一碗冰水，搁点酱油，醋，麻酱汤，烂蒜，抓点胡萝卜丝，黄瓜丝。您想，做买卖的就是这个，谁递给他钱，他交给谁碗，大学长递给他钱哪，他递给大学长。大学长接过来啦，这手拿着筷子，这手拿着碗，“别乱哪，按着次序喝，我先喝。”那小的不干：“你先喝？你凭嘛先喝哪？就你这大嘴呀，出溜一下就半碗，到他那儿呀第二口，一喝，也不大离啦，到他那儿舐舐碗，我一样花钱，我连碗都舐不着！要喝我先喝！”大学长举着碗，“不亏心，许我先喝，你最末喝，给你留点。”“不行，我先喝一口。”就这么的，四个孩子乱抢，卖凉粉儿的说：“不行啊，这么乱抢，回头把碗打了可不成！”

正在嚷着，老师回来啦。老师扇着团扇：“不念书跑出来干什么？”小孩子怕老师，把碗放在那，过来作揖，“没讨厌。”“没讨厌不念书，出来干什么？”“天热，直出汗，卖凉粉儿的过来啦，四个子儿一块，一块切一碗，我们一人一个子儿，钱都给了，还没喝哪。”“喝凉粉儿？……掌柜的，讨厌了没有？”“没有哇，喝凉粉儿干嘛讨厌哪？”“钱哪？”“钱都给啦。”他把这碗抱起来啦，这碗挺凉啊，他给人家拉房纤，又吃又喝，弄这么一肚子烧酒，这直烧膛，抱着这碗，“你们这念书哪，嗓子念热啦，要一喝凉的可就激哑啦——哽，倒是好哇！你们小孩子不能喝。”包圆儿啦，一点没剩，他全喝啦。“给钱啦，你做买卖去吧，走吧走吧。”卖凉粉儿的走啦。冲这四个孩子：“去去去，念书去，念书去！”这还念嘛呀？这还念得下去呀？往哪一坐，这个大的就拧小的腿一下：“讨厌，要不是你，咱全喝上啦！”小的嚷：“你拧我干嘛？你拧我干嘛？”“啊，你怎么拧他？”“我没拧。”“没拧我腿都肿啦！”“我站起来往那边一挪，椅子碰他的腿啦，我没拧。”“完啦，碰的，不是真意的，坐下吧。”老师一转脸，那小的冲大的一咬牙：“你心不好嘛，谁也没喝，他一个包圆！”老师听见啦，你说打他们吧，自己亏心，一想。小孩只要一玩去，把什么全就

忘啦，“得啦，放半天学，去吧。”这孩子拾掇书包走啦。到门外，这大学长领头不让走，“别走，咱们老师太难，把咱们凉粉儿都喝啦！”“这怎么着哪？我们又不能说！”“怎么着？有主意，咱们在墙上写首诗，让街坊打这一过呀，就知道他以大压小、喝咱们的凉粉儿。谁也不许不写，咱们四个人一人一句。”孩子一起哄，“写！写！”我们那阵念书没有铅笔，就是墨笔，每人带一个笔袋——一个布口袋。拿出管笔来，拔出笔帽，往哪写呀？往影壁墙上写。影壁上写什么？小孩子能写什么出奇的诗呀？四言。这大学长写呀：“弟兄四人”，这二的过来挨着写：“共掏四文”，三的写呀：“买碗凉粉”，小的想了半天写了一句：“老师独吞”。您瞧这四句，是不是挺合辙：

弟兄四人
共掏四文
买碗凉粉
老师独吞

写完了，这四个孩子玩去了。正赶上外村有一个近视眼，打这边路过呀，看看风景，一瞧这个庙：嗬，好大工程，黄琉璃瓦。一瞧这匾写的“天王庙”。嗬！一瞧这碑，打辽代建造的哇。这边这碑：永乐四年重修。嗬，重修那年到如今就六百来年哪，这是个景致，我得看看。他进来啦。进了头层殿。头层殿是四大天王，当中间过堂两边，对着脸一边俩。这四大天王两丈八的法身哪，头脑呀正顶天花板，大爷琵琶二爷剑，三爷龙头四爷伞，就是《封神榜》四将嘛，魔家四将啊：魔里青，魔里红，魔里海，魔里寿。大爷举着琵琶，那琵琶就丈来高，手指头有这么粗，手里把着琵琶。这四个叫“风、调、雨、顺”，这头一个叫“调”。脸的颜色各式各样，戴着五佛冠，那脑袋比我们家的水缸还大。两丈八高，脚巴丫子啊比这桌子还长，穿着盔甲，那鱼鳞金甲是一层压一层，兽面吞口，扛着琵琶。这位近视眼老先生一瞧，嗬！好大工程，打重修那年到如今六百来年哪，这个金——贴的大赤金哪，一点没动啊，哎呀，我是念书的人，我要瞧见这么好的景致，我要不题首诗，可辜负这景致，得题首诗。

一撩大褂，打笔袋里拿出管笔来，他没地方写，这大殿往哪写呀？写了看不见哪，转悠半天出来啦，钟鼓二楼也不能写，出了山门啦，一瞧影壁这干净，就写影壁上吧，他一写影壁呀闹了差错啦！怎么哪？头一个是他近视，第二个呀小孩写字写的矮，小孩子不成年啊生的矮，他不就写的矮吗？成人身高就写的高。孩子的那首诗他没瞧见，他就这儿写，这尺寸正合格，他不是越写越往下吗？打上面往下写呀，最末一个字跟底下头一个字就连上啦，要不怎么说巧哪。头一句写什么哪？“天王殿神大法身”，天王殿的神像两丈八大法身；第二句呀，“身穿盔甲似龙鳞”，一片一片的；第三句呀，这位老先生没有词啦，他这学问跟我差不多，两句就没词啦，哎呀，写什么哪？第三句——哽，大法身好哇，站起来得三丈多，脑袋俩人搂不过来呀，这嘴比我们家锅大，吃馒头这么大馒头到他嘴里成了蹦豆，这一顿得吃多少？噢噢，写吃饭吧，吃饭怎么写哪？“顿饭吃米八九斗”，对，它一顿饭吃饱了哇得吃八九斗米！第四句写什么哪？一想，他吃的多拉的多啊，写拉屎吧，“出恭拉屎二十斤”，也对呀，一顿饭吃八九斗米，这拉一次不得二十多斤？写完了他走啦。他走了这会儿五点啦，不是凉快点吗？

老师睡一觉酒也醒啦，出门遛达遛达兜兜风，穿上小衣裳，拿上一把团扇，站在门这，一瞧影壁黑乎乎一片，什么人写的诗？我看看。下台阶过来就看，一看就要念，一念更难听。怎么啦？它是两首诗，每首四句，一首四言，一首七言，两码事，连了宗啦。他一念哪，照十一言那么念啦，按一首诗念。捋着小胡子，“天王殿神大法身弟兄四人”——嗯，好！好！这事接近，天王殿神像弟兄四人哪，魔家四将嘛，亲弟兄四人，好好好！“身穿盔甲似龙鳞共掏四文”——不通啊，不通得很，怎么讲哪？不明白。“顿饭吃米八九斗买碗凉粉”——岂有此理，吃那么些米，你买碗凉粉干什么呀？“出恭拉屎二十斤老师独吞”——我独吞它干嘛！

（陈笑暇　钟之记录整理）

三怪婿

就在我小时候——头五十来年，有一家财主，这老头儿做过两任外任官，趁钱。他有仨闺女。做外任官的时候他没往外聘，怕聘出去呀见面的时候少，回家啦，三个姑娘都成年啦，同时聘出去了。这老头儿对于儿女亲事四个字口语：“麻痹大意”。听媒人的话，媒人说怎么回事，他也不调查调查。应当调查什么哪？调查调查那边儿那男的跟姑娘是不是般配，这人的人格、脾气，你调查调查这个。他不调查那个，调查什么？调查人家家当。他不是财主吗，做过两任外任官，要门当户对。这句话害人可害多啦。您听《双蝴蝶》，如今叫《梁山伯与祝英台》，那两人要做夫妻多美满哪，皆因什么不成啊？梁山伯家里穷，祝英台家里是财主，不能做亲。门当户对，不行，害人。这三位亲戚都是门当户对——财主。把姑娘聘出去啦。聘出去之后一回亲哪，哎呀，差点儿把老头儿烦死。因为什么？仨姑爷是仨怪物。那位说：“怎么跟怪物结亲哪？”人中之怪。“怎么仨怪物哇？”一个一个说给您听啊：这大姑爷是一脑袋秃疮，说秃疮，现在叫皮肤病，到医院治有这个药，那阵儿不懂，科学没有那么发达，头五十来年呀。秃疮越来越多，这脑袋是有头发的地方全没啦，长这么一个秃壳，一手指多厚的秃疮嘎渣。顶缺德的是什么？他在跟前讨厌哪，味儿搁一边，他在人跟前挠，他痒痒啊，里头净细菌哪，一掉好些秃疮嘎渣。尤其夏景天这个月份不敢抠。怎么不敢抠呀？夏景天不是热吗？一热他出汗，出汗这秃疮嘎渣悬

起来啦，一抠，掉下一整个的来，露着鲜红的，更寒碜！夏景天怎么弄？夏景天他拍。拍呀比那抠还讨人嫌，他拍不要紧，旁边看的受不了，先出相后出声（拍脑袋），“哎……啊……”就有这么说的：“张寿臣，你夸大其词。拍就得啦，干吗还出相出声啊？”差不多的都有这经验，是有脚气的都知道，晚上睡觉，坐到炕上把袜子一拉，有把手巾搁脚缝的，有拿袜子、包脚布子的，您瞧他拉两下，先出相后出声：“啊——嗬——”这二姑爷哪？这二姑爷流鼻涕。小孩儿还可以，三十多啦，鼻涕下来啦。他不擤，往里吸溜。实在吸溜不回去，他用袖子擦，这成绸子袖头啦！怎么，鼻涕啊，挺亮。夏景天一看，嗬，这姑爷两撇胡，其实不是，那是鼻涕嘎渣上落苍蝇了。这三姑爷？三姑爷是倒长眼睫毛。这种病搁现在能治，到医院一拉就得。那阵儿不懂，头五十来年。打害眼起，把眼睫毛倒啦，怎么办？拿热水闷闷。千万别拿镊子往下摘。越卷这眼皮子越松，它疼嘛，老往一块儿就合，摘完了还长啊，过两天长出来小锥子，正刺眼珠，得老往下拔。流脓嗒水，珊瑚子镶边儿。夏景天，连眵目糊带嘎渣，苍蝇往眼上飞呀，哪儿请客它能不去吗？苍蝇去了他睁不开眼，他得轰，一轰，苍蝇飞啦。苍蝇缺德呀，手刚过来，它又落下啦。怎么办？这手什么也干不了，老在这儿（眼前）手这么轰。在您跟前来一个人，老这么样（用手在眼前来回摇做赶苍蝇状），您受得了受不了？

这仨姑爷这个样，老头儿没办法，生米做成熟饭啦。过了二年，坏啦，老头儿七十大寿啊，高朋满座，胜友如云，来了八百多位亲友。这日子厉害呀，六月底七月初哇，正热的时候。仨姑爷拜寿来，带着苍蝇来啦，离着二里地就听见嗡嗡嗡啊。要命的是什么哪？这吃饭的时候呀，这老丈人得陪着仨姑爷一块儿吃饭。说不陪着，不陪着不行，旧社会这是规矩，姑爷是贵客，不陪着姑奶奶挑眼。陪着吃饭没法儿吃。这桌饭摆上啦，爷儿四个四面一坐，大姑爷冲老头儿拍脑袋：“哎呀——吓！”二姑爷那儿（用鼻子抽鼻涕状），三姑爷那儿（用手在眼前来回做赶苍蝇状），你还吃不吃啦！

你绝不能冲三姑爷脑袋上喷滴滴涕呀？也没这道理呀！老头儿一想啊：这饭吃不了，回头一打苍蝇，叭，把苍蝇打菜盘子里，你还吃不吃？我得把他们仨人弄走，这桌饭我也不吃。老头儿想了半天想出一个主意来："今天咱们爷儿四个吃饭，我这儿立个规矩，大姑爷不准拍脑袋，二姑爷不许擦鼻子，三姑爷的手不许往眼睛上晃悠，往眼前轰苍蝇不成。你们把这规矩守好了怎么样哪？明天哪每位府上送上一桌燕菜席，可得把我这规矩守住，要犯了我这规矩，不用说给你们送燕席菜呀，你们哥仨做东道请客呀，燕菜席呀吃一年！还不是咱们爷儿四个吃，所有来的亲友八百多号完全奉陪！"嗬，这罚约大啦！

老头儿那意思：你们守不了就走，一走人我也不吃啦，得啦，省得这添恶心。这俩人全瞧着大姐夫，大姐夫明白。大姐夫这么一瞧：老丈人损啦，他不让我拍不行啊，不拍痒痒啊！一拍就输啦！我站起来一走，亲友一乐，以后还见不见人哪？大姑爷一想：成，这规矩我守哇。赶紧吃，吃不了两样菜就要上饭，吃半碗饭就饱啦。酒量不拘，饭量不拘。回头一边儿拍去，躲开他一边儿拍去没事啦。"成，成，我遵着您这个，遵您这个约。""那么你们哥俩哪？"二姑爷、三姑爷说："随着吧！"老头儿说："你们全随着啦？我这话可算有效啦。大姑爷不许拍脑袋，二姑爷不许擦鼻涕，三姑爷不许往眼睛那轰。现在就开始，来，换酒杯！"老头儿缺德啦，应当啊使这么一点儿的酒盅，他拿走啦，换这么大四两的酒斗，喝花雕也好哇，完全二锅头老白干呀，这玩意儿一盅四两，老头儿这逼着，"来来来，咱们先把它干了哇，不许剩，亮底，满福满寿哇！"大伙儿一举杯，干啦。又斟上啦，"来个双福双寿！"两杯下去啦。又满啦，"来来来，喝完这杯随便喝，连中三元！"还连中三元哪？两杯下去就受不了啦，大热天，这白干酒它串皮呀！大姑爷脑袋上跟虫爬似的受不了，急得汗哗哗往下流，一拍就输啦，这手到脑袋这儿又回去啦，不敢拍。老头子那还举着哪："来来，把这干啦，干啦！"大姑爷一瞧，不能喝啦，把酒杯放下啦，你说不吃完了饭走，这不像话，还没

吃哪就饱了吗？“老泰山，大热天要喝酒可没意思，我想啊，席前有酒，无令不成欢哪。”老头儿说：“划拳？”“划拳，天热，一嚷一出汗也不好，最好说个故事，咱们爷儿四个每人说一个，说完了再喝，您看好不好？”老头儿说：“这也有意思。大姑爷先说，怎么个故事呀？”“嗬，有一年哪，小婿跟着朋友上吉林省啊，去打围去啦。”老头儿说，“那有什么特别呀？”“嗬，这个围场里可是特别新鲜，野兽成群哪，什么四不像啦，野猪哇，熊瞎子，狼啊，豹子这都不算，最要紧的那回我瞧见出奇的野兽，鹿，一身梅花点，跑得快着哪！”老头儿说：“那个动物园常见哪，梅花鹿那不算新鲜。”“是呀，您看不算新鲜，您看那个跟我看那个不一样啊，您看那鹿是俩犄角，我看那鹿犄角多，不但多，方向啊长的不一个地方，这地方呀长的犄角，这地方又出来啦，可是这地方的长，哎呀，它脑袋上啊净犄角啦！”他把痒痒劲儿过去啦！老头儿没明白，二姑爷懂。二姑爷在旁边坐着，心里说：“大姐夫，你缺大德啦，你要不拍呀，我这鼻涕还能忍一会儿，这一拍呀，都过河啦！擦是擦不了，想词儿没词儿，这么怎么办哪？你顾你啦，你顾着点儿我呀！”正赶上老头儿来送题目，老头儿不信，老头儿说：“我今年七十啦，我没开过眼，没见过这么些犄角的鹿。”二姑爷有题目啦：“是，您没见，您没见，吃亏呀那天我没跟大姐夫一块儿去呀，我要跟大姐夫一块儿去您就信啦。”老头儿说：“怎么哪？”“我有一手儿功夫，叫百步穿杨箭。”老头儿说：“那是黄忠。”“我比黄忠强，黄忠一手开弓啊，我左右开弓啊，我一拿弓箭，梅花鹿过去啦，我左一箭（用左手擦鼻涕）右一箭哪（用右袖子擦鼻涕），就逮住俩！”擦净啦。这苍蝇啊都上三姑爷眼睛那去啦，三姑爷说：“老泰山，您不用听大姐夫胡说八道，据我想啊，没有这个事！”（用手在眼前来回做赶苍蝇状）

（张寿臣录音稿）

姚家井

今天咱们说这么一档子实事，事出在我们北京，在北京广安门里，地名叫姚家井；这是光绪年间的事，是一档子很出奇的事。

姚家井这村子里头住了这么两个朋友：中间儿住的这位姓刘，叫刘子清；南头儿住的这位姓李，叫李子清。这两个人当时都当练勇。练勇是什么哪？在光绪年间有乡团，在乡团里当兵就叫练勇；当练勇的都挣约斤馒头，所以又叫馒头勇。这两个人是从小一块儿长大的，又在一个村儿里住，又在一块儿当差，感情别提多好啦。

这俩人家里都有太太：刘子清这位太太娘家姓王，李子清这位太太娘家姓刘。刘子清跟前一个小男孩儿，这小男孩儿名字叫小瑞子。李子清跟前一个小姑娘儿，小名儿叫招弟儿。

这招弟儿跟小瑞子他们俩人是同岁，俩小孩儿长的好看，一对儿玉娃娃似的。他们俩老在一块儿玩，谁有什么吃的谁都惦记着给谁，打小时候儿两个人就没打过架。李子清跟刘子清这么一合计，说："咱们哥儿俩都到四十多岁才得儿子得闺女，咱们跟前就这么一个儿，孩子又挺亲密，咱们交情又挺好，就做个亲吧。"合着就把这门亲事给定下啦。

谈定了之后，马上就放定。小孩子是娃娃儿亲，放什么定哪？就是两个银戒指——白的，为什么不用金的哪？吉庆话儿呀，叫：白头到老。戒指上头有两个柿子，一个如意，那叫什么？那叫事事如意。也是句吉庆话儿。这两家儿把小帖一过，就算是定了亲啦。

这两个小孩儿到七八岁的时候就都懂事啦，也就知道这两个人是夫妻啦，有人的时候俩人就不在一块儿玩儿啦，没人的时候儿俩人还在一块儿，可是一有人过来哪，俩人脸一红，就躲开啦！一过七八岁俩人就见不着啦，怎么哪？在旧社会，姑娘最晚到七八岁就得缠足啦；男小孩儿一到七八岁就上学，小瑞子就上学啦！

这姚家井没有学房，到哪儿上学哪？上老君地。老君地在哪儿呀？牛街南头儿。老君地那儿有学房。这孩子由打九岁念书，顶到十五岁，很好，都念经书啦。这天老师没在家——有应酬出门儿啦，让大学长看着孩子，给小学生上课。您想，孩子管孩子哪儿成啊！大学长才十六岁，他先领头儿玩儿。这就叫：阎王爷不在家，小鬼儿登殿！干什么玩儿哪？要钱！这大学长啊家里开宝局，他身上老带着骰子，哎，把小孩儿聚到一块儿，来“吊猴儿”，赌真钱的。小孩儿光有点儿点心钱，没有多少现钱啊，赌账！嘛，这瑞子倒霉，掷来掷去老输！不大会儿工夫，就输了不少钱。好容易骰花儿刚变过点儿来，要往回捞啦，这位大学长说话啦：

“别来啦，别来啦，老师快回来啦，算算账，算算谁输谁赢！”

这一算哪，小瑞子输了四十一个钱，就属他输的钱多，把账全折他身上啦！大学长当时就要钱，小瑞子说：

“现下我没有这么些个钱，慢慢儿还你吧！”

这个大学长挺厉害：

“慢慢儿还可不成！我六百多钱都输没啦，净赢你的账；你要不给钱，我就找你爸爸要！”

小瑞子一听就害怕啦，怎么哪？他爸爸管的太严。说好说歹应着三天还钱。三天？三天他也没有指望啊，十天他也没有法子啊，又怕他爸爸知道，可就偷了他爸爸二两银子——那阵儿使银票，偷了二两银票。小瑞子也不知道二两银子能换多少钱，就都给了人家还赌账啦。

晚上快睡觉的时候儿，这刘子清跟太太——王氏两个人说话儿，这工夫儿小瑞子出去解手儿去啦，刘子清问：

“你拿了我二两银票去？”

“没有哇！”

“没有？我怎么短二两银子？”

“也许你花忘啦。”

“没有的话，我怎么会花忘啦！”

“要不就是丢啦！”

“丢啦？要丢全丢哇，怎么这一卷票子就短这二两哪！不用说，瑞子偷了去啦！”

“咱们把他叫过来问问。”

“别问，别问！你一问他呀他也不认账！回头越问越生气，一打他，他一嚷，街坊过来一劝，这孩子可就管不了啦！从这么大儿就偷，偷来偷去偷得胆子大了，可就成了贼啦！今天别理他，等他回来睡觉，明儿早晨堵被窝儿，光屁溜儿打！他要不说实话，咳咳，我把他的腿打俩窟窿，让他在炕上躺半年！他再不说实话，我把腿给他打折了！”

独单管小孩儿，对待儿女，千万不要说横话。其实做父亲的绝不能把自己儿子的腿打折了，他是气头儿上说的这句话呀，哈哈，这句话可招了事啦！

这瑞子偷了他爸爸二两银子，他心里害怕呀，嘀咕哇，就扒在窗户外头偷听，一听：犯案啦！他爸爸明儿早晨要把他的腿打折了！这孩子没敢进屋，出大门就跑啦！

等到睡觉的工夫儿，这孩子还不回来，两口子在外头这么一嚷，把街坊都喊起来啦！

“哪儿去啦？没有啦！”嗬，这王氏可急啦：“这一定是你说横话，叫他听见啦，一害怕就跑啦！不是投河就是觅井！找吧！”

整找了多半宿，没有。等到天亮，是苇塘全找遍啦，没有。哈哈，满世界贴条儿啊，找了多少日子还是没有。因为这件事，刘子清把差事也辞啦，上了趟通州，上了趟天津，各处贴条儿满世界找孩子去。找了二年半，没有一点儿音信。一回家两口子就打架。

连想儿子带着急，不到三年的工夫儿，刘子清得了场病死啦！刘子清一死，王氏更着急啦，天天儿哭，没有几个月把眼睛也哭瞎啦！整整齐齐六年哪，六年之中毫无音信，连个口信也没有，老婆儿的眼也瞎啦，日子一天不如一天，有点儿产业也吃干啦！

这天哪，老婆儿正在炕上擦眼泪哪，李子清来啦。李子清一进门儿：

"嫂子！"

"哎，子清来啦！坐下坐下。"

"噢，您吃饭啦？"

"咳，我也做不了饭哪，街坊帮着给蒸锅窝头哇就吃几天，喝点儿水就得啦！"

"跟您打听点儿事：瑞子有信儿吗？"

"哪儿有信儿哪！……大概其这孩子没啦！我也不指望啦！我应当是这么个受苦的命啊，老来贫，如今老了没人管！"

"您先别着急，咱慢慢儿打听。可有一节呀，嫂子，您得给我想一想，您想瑞子这一走六年，您侄女招弟儿到现在二十一啦，我家里养活这么大姑娘，这不像话！哪怕瑞子有个口信哪，等十年我也等，连个口信也没有，我得等到多咱哪？"

"咳，子清啊，别耽误孩子啦，我哪，也没有使唤儿媳妇的福，这么办：您转聘吧！"

"那合适吗？"

"没什么不合适的，您转聘吧！"

李子清来了好儿趟，这老婆儿让人家转聘。转聘是转聘啊，这李子清没把定礼——那两个小戒指给退回去。李子清本来要退，老婆儿说这个：

"咳！算一块儿能值几个钱哪，让孩子戴着吧，爱戴就戴，不爱戴把它卖了买糖吃，我不要啦！瞧着更难受！"

就这么着，俩小戒指没退，就把招弟儿另给了主儿啦！

咳！给这主儿太糟心啦！这招弟儿出息的好看，一朵花儿似

的，长相儿身量儿，瞧哪儿有哪儿，二十一岁，挺规矩一个姑娘。给了一个货郎儿——就是卖绒线儿的，这卖绒线儿的都四十多啦，大麻子，一辈子没进过澡堂子，人没到味儿先到！这都不要紧哪，还是个老缝——豁子！嗬，牙床子、门牙都往外龇龇着，这份儿难看哪！

怎么会给他啦？这件事才巧哪！这老缝啊姓王，行三，叫王三。这王三哪有个姐姐，他这姐姐是干什么的？在宅门儿里当女佣人。当女佣人跟宅门儿这位厨子俩人不清楚。跟厨子不清楚这件事让本家儿知道啦，把他们俩人都散啦！散了之后，这厨子一点儿办法也没有。

这厨子姓什么？姓赵哇，叫赵三丰。这赵三丰是顺治门外头车子营的厨子头儿。您想，他有这个毛病，净跟女佣人胡闹，这谁还找他哪？都不找他，他就总没有事。没有事怎么办哪？这女佣人养活他。这女佣人家里本来有男人，生叫他们俩给气死啦！就这么着，这女佣人挣多挣少完完全全交给赵三丰，合着赵三丰这一家子吃这女佣人吃了十来年。

近来赵三丰啊一步升天——有阔事啦！什么阔事呀？有个礼亲王把赵三丰找去当大厨房，这赵三丰手艺好哇，礼亲王吃他的菜吃的对味，因此赵三丰很得宠。这些日子礼亲王又当了一份儿得意的差事，什么得意的差事呢？他当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就是外交部哇。礼亲王常请外国人吃饭，外国人最爱吃中国饭，逢是吃过赵三丰做的菜的外国人都夸这厨子的手艺，赵三丰这一下子就抖起来啦！哪一天都得摆多少桌酒席，他手下的厨子就用了二三十个，嗬，这赵三丰就算一步升天、发了财啦！

赵三丰发了财之后，不久老婆也死了，就把这女佣人——王氏接来啦，两个人就算正式的夫妻啦。接来之后，赵三丰一想："这十几年全仗她养活着我，如今我得报答报答她！她有个卖绒线儿的兄弟，给他娶个媳妇吧。"

两口子一商量，把王三找来一说：

“兄弟，我打算给你说个媳妇，你愿意不愿意呀？”

这老缝说话这个味儿：

“行啊，姐夫，姐姐，好啊！娶媳妇可是娶媳妇，别瞧我今年四十二啦，我是初婚，我可要挑人儿，不好我可不要！”

“好好好，你挑，只要这个人是那么回事，姐夫就给你娶！说，你要谁吧？”

“叫我说啊，姚家井有个李子清，李子清他姑娘叫招弟儿，我就要她。除了招弟儿，我谁也不要！”

老缝要这招弟儿。

这王老缝打二十来岁就在那儿做买卖，在那边儿挺熟，他就爱这招弟儿。招弟儿十八岁的时候儿买针买线，常跟他打交道，一买线的时候儿呀，他特别给的多：

“招弟儿呀，你吃饭啦？”一边儿说着话儿呀，一边儿捯着线，“你今儿的辫子梳的挺好哇，你这辫子是你妈给你梳的啊？”一边儿说，一边儿捯线，“你十……十几啦？脚裹的挺周正啊！”

这招弟儿不理他。招弟儿不理他，他那儿捯线哪老捯，他这线要是捯完了，招弟儿不就走了吗？越说越没有完哪，招弟儿买两个制钱儿的线，这一团线半斤多全捯完啦！我瞧出便宜来啦，我也那儿买线去！

“啊，张寿臣买呀，买多少钱的？”

我说：“买一吊钱的吧。”

花一吊钱哪给了我也就是三尺线，赚我的钱补招弟儿的亏空！

这招弟儿讨厌他不是？他可爱招弟儿，非她不娶。赵三丰哪，有钱有势力：

“不要紧，咱们托人，打听打听。”

这一托人哪，婉转周折，好几个朋友这么一找，就找到了一位在姚家井住的媒婆儿啦。这个媒婆儿姓左，叫左大脚，两只老大的脚，专管说媒拉纤儿：这左大脚当媒人哪，跟李子清一念叨，她不

说这老缝不好，净夸这赵三丰：“他姐夫怎么怎么趁钱，怎么怎么有势力，现如今礼亲王府大厨房，……”嘀，足这么一夸！

这李子清啊正赶上手里头紧，等用俩钱儿。说：

“我这姑娘要给一个四十多岁的主儿，我可得使钱。”

“你使多少只管说。”

“我使一个礼。”

这一个礼是多少钱哪？那阵儿光绪年间，说银子九十六两啊就算一个礼。这媒人哪跟赵三丰一念叨，说李子清要一个半礼，半个礼是四十八两啊，合着她自落四十八两。赵三丰满不在乎，一个半礼当时就拿出来啦，这还不算，放定的时候儿还是四大金——金镯子、金镏子、金首饰、金兜肚练儿，嘀，这么一铺张，春夏秋冬四季的衣裳，花了不少的钱，这么一放定。这一放定，净是食盒呀就是八抬，讲究嘛，给内弟娶媳妇嘛！又给内弟开的绒线儿铺，在广安门大街报国寺买的房子，嘀，很讲究！定日子可就要娶啦。

这招弟儿哪，不愿意嫁给这个人。没有法子啊，父母的专制，可就定规好在九月底娶啦。好比这么说吧，九月二十六娶，九月二十五哇，嘿嘿，瑞子回来啦！您说这不是巧吗！要不是这么巧，怎么会有这出奇的案子哪！

瑞子这几年上哪儿去了哪？皆因他爸爸要打他，他一害怕呀，出了大门往南去就是城墙啊，上了城墙，打那边儿就下去啦。那位说：“城墙那么高，他能上得去吗？”是我们北京的孩子全如是，上城墙下城墙那是方便之极啦。怎么回事呀？小时候都爬城墙摘酸枣玩儿，是挨着城墙住的孩子，谁也不花钱买酸枣儿，都上城墙上摘去。这瑞子顺着城墙就下去啦。下去之后，从护城河广安门桥那儿过河，过了河撒腿就跑。跑到哪儿啦？跑到马家沟。在马家沟蹲了一宿，等到天亮，找那边儿住户要点儿吃的，吃完之后也不敢回家，那么怎么办哪？正赶上有打着旗儿招兵的，他就报了名啦。

报了名，到哨官那儿得问。哨官是什么？那阵儿的哨官哪就好比现如今的连长。招了多少兵，到他那儿一点名。这哨官问：

“你多大哩？”

“我十五啦。”

“十五的孩子能当兵吗？”

“我——我在家里偷了我爸爸二两银子，我爸爸要打我，我就跑出来啦！”

“嗯，因为啥偷二两银子？”

“因为我在学房里头要钱！”

“学房？噢，你还认得字儿！”

“认的不多。”

“啊，好好，你写一个条儿，把你的履历、姓名、年岁、住址都写上，我看看。”

这孩子就写了这么一个条儿，写完之后，双手递给哨官。哨官接过来一看哪，乐的闭不上嘴儿啦：

“嘿，你这个字儿写的太好，好！真他娘的有意思儿！”

“是，哨官，您看哪个字写的好？”

“啊，都不错，全是黑的！”

多新鲜哪，墨笔写的不是黑的！这哨官不认字。哨官还有不认字的？那个年月统领都有不认字的。从这天起这孩子就在这儿当书记，吃一个兵的饷。当书记每天没有多少事，天天儿呀吃完了饭就跟着练——下操，什么叫杠子啊，哪叫皮条啦，全来着。这孩子吃松心饭，这么一摔打，几年的工夫长成人啦。长成人啦，上级挺爱见，这么一保举他，说现如今跟着谁哪？跟着两江总督刘坤一，在刘坤一手底下当“戈什哈”。“戈什哈”是满族话，什么叫“戈什哈”呀？就是副官哪。刘坤一挺喜欢他，保举他四品军功，能戴三品顶儿，是刘坤一跟前的红人儿。

刘坤一坐镇南京啊，这年西太后调他进北京来议论什么事情，这刘坤一就带着他手下人来到北京啦，到北京住在贤良寺。贤良寺在哪儿？就在东安市场后身儿煤渣胡同那一溜儿，是外任官来都住那儿。

这年瑞子二十一岁。从十五岁离家，到现在整整齐齐六年啦，今年回到北京，想请假去看望自己的父母。刘坤一正在书房坐着哪，瑞子进来请安：

“回事。”

“什么事？”

“跟帅爷您回呀，跟您请三天假。”

刘坤一一听就不乐意啦，说：

“什么事呀？什么事请三天假呀？我刚到北京，挺忙的，明天还得面圣，还得拜客。你有什么事？”

“是，我也知道您忙，皆因我离家六年啦，始终没回来，连个信都没有，今天到家啦，我想念我的父母，父母年岁都六十多啦，我回家呀看看父母。”

“嗯，哪儿住哇？”

“我家就在姚家井。”

“姚家井在哪儿呀？”

“广安门里头。”

刘坤一说：

“这也不至于请三天假呀，即便你今天去，夜里头关城，进不来城啦，也就是明天回来呀；到家里瞧瞧，何必三天假？”

说到这儿呀，这瑞子脸一红。在老年间青年人一提完婚，脸必红。

“是，还有一件事，因为我自幼定下一门亲，也在我们一个村儿，跟我同岁，也二十一啦，要能够择个好日子完婚哪，就得三天工夫。”

听到这儿，刘坤一乐啦：

“好哇，这是人间大道理呀！好吧，我给你两天假，回到家定了日子，赶紧回来报告我，一切一切的，我这儿给你预备——好吧，先到账房儿拿五百银子吧。”

这孩子道完了谢，领了五百两银票。同事们都给道喜：

“好哇，定规好了日子我们喝您的喜酒！”

“您众位这儿辛苦吧！”

说话就把自己的小包袱拾掇起来啦。这包袱里头有点儿银票，这是这些年他存的。这些年这孩子可规矩呀，连烟他都不抽，人家要钱，他在旁边儿睡觉，绝对没要过钱，因为什么？他受过要钱的害。这几年自己存的有二百多银子，连这五百银子搁到一块儿，腰里还带着点儿零的——有四十来两，一共有七百多银子，包起来之后，把衣裳换好了，回家。

穿的什么哪？穿的是缎子面儿旗呢的这么个夹袍儿，青卡拉马褂儿，大绒的套裤，底下是皮底缎靴，腰里头系着一根蓝色的带子，挎了把绿鳖鱼皮腰刀。腰刀把儿冲后，把儿上挂着他那顶大帽子，帽子上头是线穗子，晾蓝顶儿——三品。

要雇车一直雇到姚家井可不行，因为什么？那阵儿是轿车儿，不往那边儿拉，那边儿拉捎不回座儿来。要到姚家井得先雇到牛街北口儿。瑞子到了牛街下了车，天气什么时候哪？太阳啊快落啦。他就顺着牛街一直往南，到南头儿老君地，再往西南一偏就回姚家井啦。

赶进了姚家井村口儿，太阳就落啦，迎面儿来了一个老头儿，他一瞧这老头儿，认得呀，这是比他长一辈儿的老街坊。赶紧站住啦，把腰刀摘下来在手里提着，过来请安：

“您好哇，老叔！”

瑞子一请安，这老头儿瞧着他一愣，不认得！怎么哪？小孩儿变模样，老头儿不变。一瞧他大帽子蓝顶儿——三品，这老头儿就还礼：

“噢噢，嗬，这位大人，您认错人啦吧，您认错人啦吧？”

“没有，我哪儿认错人啦！您不是某人某人我老叔吗？”

“啊，我是呀，您是哪位呀？贵姓啊？”

“嗬，老叔，您都不认得我啦？我叫瑞子，我出外六年啦，今儿个回来啦。”

这老头儿一听，一吐舌头：

“啊啊啊，噢，你是瑞子啊，哎呀，我这眼可太拙！我有事情，改天见吧，改天见吧！”

这老头儿没说几句话，言语支吾，抹头就走啦！

老头儿一走，这瑞子心里怎么想哪？“唉！人哪可千万要学好哇，我偷我爸爸二两银子，就这么一点儿事情，虽说过了六年啦，老街坊旧邻居的见了面儿还不爱理我哪！”其实不是那么档子事。

那么这个老头儿因为什么不跟他说话呀？这老头儿知道他们这门亲事：“招弟儿呀跟他是从小一块儿长大的，明儿一早王豁子就给娶走啦，招弟儿就归王豁子啦。王豁子他姐夫是赵三丰，有礼亲王的人情，惹不起。瑞子戴这么个大帽子——三品顶儿晾蓝，我们这儿顶大的官儿是守备，守备是白顶儿。这明儿早晨准是娄子，碰巧就许出人命！我跟他说话说的工夫儿大了我有嫌疑，明儿早晨这场官司我受不了！”是老年人把官都怕在心里，故此不敢跟他说话。

这个事情啊瑞子不知道，瑞子进了村儿见了老婆儿也是这个样子：见老婆儿是婶子、大娘，过来一请安，一说话儿，这老婆儿一问明白他是谁，抹头进去，“咣当”就把门关上啦！“这是怎么档子事？”瑞子莫名其妙！

不会儿来到自己家啦，一瞧住的这三间北房啊，旁边儿拿杠子支着，房头儿的草长得挺高，篱笆墙啊歪七扭八，窗户纸呀破破烂烂，瞧这样子呀心里又难过又凄惨！在外边儿就叫：

“妈！妈！”

这么说，他知道他爸爸死了吗？他不知道。不知道他为什么不叫爸爸哪？人之常情啊！

叫了两三声，里头才答茬儿：

“谁呀？谁这么缺德呀？干吗，在这儿恶心我呀！别叫啦，这儿都死绝啦！”

说话的声音是他妈的声音，直生气。这是为什么哪？这里头

有原因：瑞子回来的工夫儿，李子清刚出门儿。瑞子要是不跟那老头儿老婆儿说话呀，回到家来正碰上他丈人李子清。李子清干什么来的哪？李子清上这儿来是一分好意啊，一进门儿瞧见这老婆儿把被窝也铺好啦，坐在被窝上啊低着头发愣，李子清一进门儿，老婆儿就问：

“谁呀？”

“嫂子，您还没睡吗？”

“哎哟，子清来啦！”

“嗯！”

“我坐一会儿就睡。”

“哈……有点儿事！”

“什么事呀？”

“明天请您喝杯喜酒，您早点儿去，送招弟儿上轿！”嗬，老婆儿蹿啦！

“子清啊，你……你……你这是成心气我呀！”

“哟，嫂子您这是怎么啦？”

“怎么啦？我老头子也死啦，儿子到如今一点儿音信没有，一朵花儿似的媳妇儿明儿早晨让人娶了走，我……我还送她上轿？我出殡吧！我送三吧！这是哪儿的事！你……你这不成心嘛……”说着说着老婆儿就哭啦。

“我是好意！”

“我不管你好意歹意，你给我添麻烦，你……你出去！”

李子清也不能再跟瞎老婆子说什么啦，走啦。

李子清走啦，这瞎老婆子坐在炕上就哭。正这儿哭着哪，一想：“我哭管什么呀！”擦了擦眼泪，要睡觉。就在这时候儿外头“妈，妈”地叫，这一叫，给老婆儿叫烦啦！

“啊，这是谁恶心我？别叫啦，这儿都死绝啦！”

瑞子进来啦，进屋子一瞧：屋里漆黑，这份儿凄凉啊！又定了定神一看，他妈在那儿坐着，眼睛大概是瞎啦！屋里破破烂烂，瞧

了半天没瞧见他爸爸，骨肉情长，把腰刀跟包袱往炕上一扔，过来就把妈妈抱住了，往地下一跪，连哭带叫：

“妈，妈！”

这老婆儿哪：

“哎哟，你是谁呀？”

“我是瑞子呀！”

一说瑞子，这老婆儿把手指头搁嘴里就咬。干嘛咬哇？一咬要是疼哪就不是做梦，不疼啊就是做梦。把手指头往嘴里一搁，牙也不对口儿啦，还得歪着嘴找俩对口儿牙。你倒是慢着点儿咬哇，“亢呛”一下子，嗬，真疼！这老婆儿也顾不得手指头疼啦，把孩子一抱：

“哎呀，孩子，你哪儿去啦？到今儿你才回来！”一边儿哭，一边儿摸这孩子，嗬，一摸身量儿也长成啦！再一摸身上的衣裳挺滑溜：“孩子，你哪儿去啦？”

“我呀……”如此这般这般，瑞子把经过呀这么一说。

“哎呀，你怎么不往家里写信哪？”

“我不敢来信哪，皆因为当兵啊不知道开到什么地方儿去，我往家一写信，我爸爸准得找我去，我要在那儿还好，要不在那儿，开到别处儿去啦，我爸爸到那儿就扑空啦，故此呀没往家来信……我爸爸哪？上哪儿去啦？”

“你别问啦！你爸爸皆因你走啦，我们俩净打架，他上趟天津卫也没找着你，连想你带着急，他死啦！我的眼睛也瞎啦！”

瑞子哪，父子情长，一听爸爸死啦，急得自己直跺脚，放声痛哭。妈妈倒劝他：

“得啦，得啦，你回来啦就算行啦，你爸爸也到年岁啦，父母不能跟你一辈子，总算我没白瞎眼睛，我把你盼回来啦！好啦，好啦，哎，你吃饭啦吗？我给你做饭去。”

“您别做饭啦，我饿了回头上街买点儿什么得啦。”说着话儿就把包袱打开啦：“给您哪，这是七百四十两银子。”把银票就递过来

啦。

老婆儿接过来就闻。闻什么哪？那阵儿银票跟如今不一样，那阵儿银票印的都有油味儿。老婆儿这么一闻哪：

“哎哟，嗬！这是多少哇，孩子？”

“这是七百四十两。”

“哎呀，我跟你爸爸过了这么半辈子啦，我也没有见过这么些钱！好，我给你收起来，哎，过些日子拿这笔钱，我给你说个媳妇儿！”

这瑞子一听这句话啊，不对劲儿，“怎么……不是有媳妇儿吗，怎么还说媳妇儿？”不好问，到这时候儿又不能不问。

“妈，干嘛还说媳妇儿啊？不是……小时候儿定的我李叔他们那儿的姑娘——招弟儿吗？”

“哎哟！咳！我走嘴啦，你别问啦，你就别问啦！你吃什么不吃呀？”

“我不吃呀，您干嘛不叫我问哪？”

“咳，别问啦！”

“您得说呀，到底是怎么回事呀？您说说，我明白明白，是招弟儿死了怎么的？”

“死了也……咳，孩子你别问啦，这个事情啊可不怨人家啊，这怨我；你出去六年连个口信儿都没有，人家那么大姑娘，二十一啦，搁着不像话呀，我让他们转聘，明儿个就娶啦！你要是爱瞧哇，明儿早晨起来瞧瞧轿子得啦！”

嗬，瑞子这么一听啊，万丈高楼失脚啊！一想：“咳！小时候不学好，就捅这么大娄子！就为要钱、偷了爸爸二两银子这么点儿事，害得我爸爸也死啦，妈妈眼睛也瞎啦，媳妇儿也归了人家啦！嗬！……这个事情我得打听打听，打听招弟儿嫁这个人是干嘛的，比如这个人跟我年岁相仿，人品比我强，这样儿我心平气和；要是年岁比我大，相貌不如我，又没有好事由儿，招弟儿以后受了罪，她得骂我一辈子！我得打听打听是嫁给谁。”

“这不要紧，妈，您只管放心，招弟儿嫁了人，我再娶一个，那不算什么！”

“哎，这话我爱听。”

“那么她嫁给谁啦？您知道不知道？”

“咳，我怎么不知道哇！嫁的这个人你也认得，他在这儿做了多少年的买卖啦！”

瑞子一听：

“做了多少年的买卖……我也认得，一定比我年岁大呀，是谁哪？”

“就是卖绒线儿的，那个摇铃儿的王豁子！”

“王豁子？……”

他想了半天才想起来。因为男小孩儿对于卖绒线儿的不接近，女小孩儿都认得。

“哎呀，王豁子！人没到味儿先到！我们小时候儿他就三十来岁啦，如今得过四十！”

“可不是他嘛！”

瑞子这么一听啊，心里头一盆火似的：“这不是糟啦！招弟儿得骂我一辈子！怎么嫁这么一个人！说什么我得到她家，把我心里话：为什么不往家写信，怎么个意思，对她说说。让招弟儿明白明白，别让她骂我！”心里想：“我怎么去哪？不去不行，非去不可！”

“妈您睡觉吧。”

“我说话就睡，这不是擦油灯哪吗？这灯净是油泥，多少年就不点它啦，你去倒点儿油，搓根棉花捻儿，好照亮儿，你也睡吧！”

“您先睡，我出去一趟。”

“你上哪儿去呀？你出去上哪儿去？可不许找寻人家李子清去！”

“我上人家那儿干嘛去呀！”

“那么你出去上哪儿呀？”

“我到街坊四邻家里，给人家道道谢呀！”

“有什么谢可道的？”

“您瞧，我爸爸死啦，人家帮忙没帮忙？”

“帮忙啦！”

“您眼睛瞎啦，挑挑儿水都得街坊给您挑，我不得给人家道道谢吗？婶子大娘人家照顾您，我回来啦不给人家道道谢，那对吗？”

“对不对的也得明儿去呀！”

“明儿去也行，其实我就是永远不去，人家也不能说什么，可得分怎么回事：我要是要了饭回来啦，我哪儿也不去，人家也不能挑我；如今大小我是个官儿呀，我要不给人家道道谢去，回头人家撇嘴，说我一做了官儿就瞧不起老街坊，这个骂名咱担得起吗？我得给人家道道谢，跟人家说几句人情话。”

“哎，这也对，快点儿去，别耽误着，我这儿给你铺炕，赶紧回来睡觉。”

“是啦，是啦。”

这老婆儿一边儿说着话，一边儿就把腰刀拿过来啦，怕他拿着凶器。

这孩子打家里出来一看，街坊们都开着门探头儿往外瞧着。怎么？他这一回来，在街上见了几家老街坊，一个传一个，全村儿都知道啦，都探头儿往外瞧着。等见他一出来，“乒当咣啷”全都把门关上啦！

瑞子到了南头儿，来到李子清的门口儿。李子清住了这么一座小三合房儿，棋盘心儿，北房三间，一东一西，这么个起脊的小门楼儿。家里头明儿嫁姑娘，可连棚也没搭，就在墙垛子上贴了两个喜字儿。

瑞子到这儿一想：“我叫门不叫门哪？叫门我跟他说什么呀？不叫门我干嘛来啦？”刚要上台阶儿，这工夫儿门开啦，打里面出来个老头儿。谁呀？李子清。那位说：“他怎么这么巧，出来啦？”我还没说招弟儿家里这档子事哪！

这门子亲事招弟儿根本不愿意，说死说活不嫁王豁子，天天儿

哭哭啼啼，眼睛都哭肿啦，脸也不洗，头也不梳！她妈呀就催：
“洗脸吧，洗脸吧。”
“我洗脸干嘛呀？”
“梳梳头。”
“我不梳头！梳头干嘛呀？”
“你把那戒指戴上。”
“我戴它干嘛呀？”
“你总得戴呀，那是定礼呀，到时候儿怎么不戴呀！”
“哎，戴！”
戴可是戴呀，她把刘家那俩小戒指戴上啦！圈口小，拿剪子撑啊，她给戴上啦！
老婆儿瞧了瞧：
“咳，这俩戴它干嘛呀！戴黄的呀！”
“我不戴！这俩就是我的装裹！”
嗬，她说刘家这俩小戒指是她的装裹！
老头儿跟老婆儿到一块儿一嘀咕，老婆儿可就骂老头儿：
“你瞧你办这缺德事，我就这么一个女儿，我四十挂零才生这么一个姑娘，咱们俩六十多啦，就这么一点儿指望；她要是因为这门子亲事心里一窝囊，这孩子要是死了，我可跟你拼命！”
老头儿也没法子：
“已经到这时候儿啦，我有什么主意呀！哎，晚上她要投河觅井这可要命！看着她吧——咱们俩倒换班儿看着，反正到娶的时候儿别出事，就完啦！”
谁看着哪？这刘氏娘家有个侄女，十三岁，小姑娘叫玲儿，把这玲儿找来跟她表姐呀一块儿做伴儿，告诉玲儿：
“我们两口子睡觉的时候儿你可别睡，等我们睡醒了，你再睡觉，倒换班儿看你表姐，多咱上轿，就完啦！”
天天儿这么看着。今天李子清这么一想：“今儿晚上是要紧的关头哇，明儿早晨轿子一来，一上轿就完啦。得弄点儿酒喝提提精

神。”找了把酒壶，上小酒铺儿打酒去。才推开门儿一瞧，门口儿站了个小伙子，这老头儿就不愿意。因为什么？在老年间，家里有大姑娘，门口儿站着小伙子，他不愿意。

“你找谁？”

瑞子往前一抢步：

“您好，岳父！”

这个人一请安叫岳父，老头儿他不爱听。

“咳，你怎么胡认亲戚呀，你是谁呀？”

“您不认得我啦，岳父？我不是瑞子吗！”

这儿一说瑞子呀，这老头儿就觉得脑袋一阵发晕。

“啊！瑞子？哎哟！”到跟前一瞧，可不是瑞子嘛！“哎呀你哪儿去啦？”拉着瑞子的手。

这瑞子说话声音特别大，他为的是好让院儿里听见，说：

“您要问哪，我呀皆因小时候儿没有出息，偷我爸爸二两银子，我爸爸要打我，我跑啦，当了兵，这几年哪差事不错，跟两江总督刘大帅呀当戈什哈，我们大帅呀保举我四品军功、三品顶戴，这回跟着大帅呀到北京来，住在贤良寺……”

老头儿这么一听：

“啊，啊，啊，你这……”

“我这不是回来啦吗？就为的是完婚回来的，先知会您一声儿，这两天我要完婚！”

嗬！老头儿一听啊，脸也白啦，腿也颤啦，这下子可要了命啦！一个姑娘给了俩主儿，两边儿都有势力，这位是三品，那边是礼亲王府的红人儿，这不是要命嘛！老头儿一肚子话，没地方儿跟他说去。那位说：“怎么会没地方儿说？上茶馆儿说去。”茶馆儿说不成，天什么时候儿啦？定更来天，茶馆儿早就关门啦！再说这儿是姚家井，乡下，没有茶馆儿。那么就在门口儿说吧，不行，这儿家儿街坊全把门打开，露着一道缝儿，有把脑袋伸出半拉的，有把耳朵搁在外头听的。这李子清也知道，他把姑娘给了王豁子，是这边儿

的街坊都反对，大伙儿都不愿意理他，“我在这儿跟他一说，旁边儿要出来几位街坊一多嘴，一加盐儿，就许出人命！……别处？……苇塘？苇塘怎么说去！菜园子？菜园子怎么说！这不是要命吗！”李子清就怕瑞子进院子，还是非往院里让不可。

“咳，这是哪儿的事！你进来，你进来。”

这瑞子正想进去哪：“好好！”进来啦。

进了大门，拐过影壁，这老婆儿可就打上房屋里出来啦。因为什么？听外头说话声音挺大。老婆儿可就问：

“谁呀？”

他往前一抢步：

“岳母，您好啊！我是瑞子，我回来啦！”

“哎哟，瑞子，你怎么回来的这么巧哪！今儿个你回来啦，明儿早晨你媳妇儿就让人娶走啦！屋里坐。”这就往屋里让。

急得李子清要咽气：

“你往哪儿让啊？往哪儿让啊？”

往北屋一让，跟他闺女就见着啦，他不让往北屋让。

“来来来，东屋里，东屋来！”往东屋让。

这间东屋原先没有人住，如今糊了糊，炕上铺上领席，把被窝摆上，屋里搁一张桌子，俩凳子，就为明天来了亲友好有地方儿坐。

“来来来，屋里来，屋里来！”一拉风门儿，把瑞子让这屋来啦，“坐下，坐下。”

瑞子坐下啦，老头儿也坐下啦，把酒壶往桌儿上一放。这老婆儿也进来啦，老婆儿进来拉着这扇风门儿，小脚儿哇，跷着一条腿，这条腿往这儿一别，一瞧这瑞子，越瞧越爱，越瞧越爱，右手指着老头子：

“哎呀，老缺德呀，你瞧你办的这叫什么事！这位姑爷多好哇！这么好的姑爷不给，你给那王豁子！你这才叫扔了金条收炉条哪！咳！”

“老帮子，你就别抱怨我啦！这就够我受的啦！你别答茬儿

呀，让我跟瑞子——我们爷儿俩说几句话。瑞子，这个事情啊，我这一肚子苦处我跟你念叨念叨。可不是我不愿意把姑娘给你，我愿意给你，小时候定这门亲事的时候也是我先说的，我愿意！谁让你走了六年，一点儿音信没有哪！你爸爸也死啦，你妈也瞎啦！我哪，跟你妈合计了好几回，你妈愿意让我找主儿，我才给你妹妹另找的主儿。阴错阳差，你今儿回来啦，明儿人家娶！如今哪就看你积德不积德吧，你要是积德哪，你往开里想，明儿个呀让人娶，别让我为难，你哪算救我这条命！你妹妹让人娶了之后，你怎么办哪？往后挑着样儿说，你想说谁家的姑娘我给你说去，我这还有五亩园子，四亩苇塘地，我全把它卖了，这座三合房儿也卖了，卖了之后哇，这笔钱完完全全都帮着你成家！这个哪，是你的一分德行！你要是不做德行哪，你是非要招弟儿不可哪，也就是让我急死！两条道儿由你挑，做德行不做德行在你！”

要说李子清说的这篇话是有理的话，人家有理，转聘是他妈的主张。瑞子到了这个时候儿，低着头是一句话也没有啦，怎么哪？跟人家说不出理去呀。他来的那份儿意思呀，也就是想把自己的肺腑之言说说，让招弟儿知道知道。

就在这个时候儿发生变故啦！发生什么变故啦？外头有人。谁哪？这里这么一嚷、一说，玲儿这孩子来啦！把窗户纸捅一个窟窿，往屋里这么一看，一看她这个姐夫，嗬，长得漂亮，穿的衣裳也整齐，缎子靴子，卡拉马褂儿。就埋怨她姑父：“哼，老缺德，这么好的姐夫他不给，给那么一个王豁子！”她看了一会儿，可就上北屋去啦。

这招弟儿听说有人来啦，也不清楚怎么回事，正在屋里抹眼泪儿呢！

“姐姐，你别哭啦，这个姐夫来啦！这个姐夫可漂亮啊，可比那豁子姐夫强！走，我带你瞧瞧去！”

招弟儿就跟玲儿出来啦。来到这儿，这玲儿一指窗户上的窟窿，好比说：你甭捅啦，我这儿捅了一个啦。这招弟儿从窟窿里一

瞧自己的丈夫，打小时候儿就漂亮，到这时候儿出息得更好看啦；一听她爸爸说的话，她反对，她在外头咬牙：

“活该！活该！气死你，急死你也不多！嫁豁子？我是不嫁他！反正我是绝对不上轿，即便上轿我也死在轿子里！今儿他回来正合适！”

再一瞧哇这瑞子一低头，看这个意思呀瑞子要点头，招弟儿可就急啦，到这时候儿可就绷不住啦，一拉风门，使劲使大啦，把门拽开啦，把她妈扔一跟头！——她妈正在这儿跷着一条腿，拉着门站着哪，“咣当”一下子，门也掉下来啦，老婆儿也摔倒啦：

“哎哟！”

招弟儿不管她妈，一步就跨进来啦，沉着脸，屋里人就一愣！她就说：

“小瑞子！到这时候儿废话甭说，有用的话再说，你干什么来的咱们说什么。我就问你一句话：你要我不要？”

瑞子站起来说：

“我为什么不要？”

“要哇？要哇咱们俩走！”

到这份儿上，这瑞子：

“好，咱们走！”

“我走不动！”

“我背着你！”

这招弟儿说话就上炕，一上炕，这瑞子一转身儿可就把招弟儿背起来啦，招弟儿一跪腿儿，瑞子拢着她磕膝盖。

李子清这么一看，一阵冷笑：

“嘿嘿，好好好！哎呀，儿大不由爷呀，不用说女的啦！走？走可不行！瑞子，我告诉你，如今我也没有主张啦！一个姑娘绝不能给俩主儿，到这时候儿没有别的，咱们官断民服：就这一个姑娘，官儿说给谁就给谁。咱们手拉手儿打官司去！”

这瑞子一听：“打官司？不能去呀！”他知道一经官他准输，可

到这时候儿绝不能让啊！这儿背着：

“岳父，今天无论怎么我得把人背走。刚才您说的那话，也甭管对是不对，谁说转聘也甭管啦，反正我是要人！别人的话不听！您是老的，方才您说把这几间房、几亩地卖了，帮我娶媳妇儿，这份儿意思我领情啦！我把人接走了哇，我包赔那边儿的损失！人算我接走啦！养儿得济，养女也得济，养活你们老两口子，养老送终全是我的事，我那儿还有一个妈，我把你们老两口子跟亲生父母一样看待。人不让我接走，咱们爷儿俩可就不是翁婿啦，可就是对头啦！我可不客气啦！”

“哈！”李子清一乐：“好小子啊，你跟我对头！你不客气！不客气怎么样哪？我就是不让走！你敢把我怎么样？”

招弟儿在后头：

“你是娶媳妇来啦还是打架来啦？快走不完啦吗！”

这瑞子哪：

“好！老爷子您躲开，我们走！”

“我不能躲开！”老头儿过去堵着门儿：“我不能躲开，你非把我弄死，我才能躲开哪！活着不能躲开！”

这瑞子急啦，这手拢住了招弟儿的磕膝盖，腾出这只手来一扒拉他岳父，老头儿六十多啦，身上没劲儿啊，他二十多岁，天天儿净练，老头子一歪就倒到桌子上啦，“呱喳！”桌子就躺下啦，凳子也趴下啦，连酒壶带茶碗“稀里哗啦”满碎！

“哎哟！”

哎哟了一声，“咚！”老头儿就摔到那儿啦！

就在这么个工夫儿，瑞子背着招弟儿一步就蹦出去啦。

这老婆儿哪，摔了个跟头起来之后，在院子里听着，不管！这小丫头也在院儿里瞧热闹儿！

瑞子把人背走啦，这老头子：

“哎哟，这不要命吗！老婆子，你追去，你追去呀！”

这老婆儿就追出来啦。按说老婆儿说什么也追不过年轻的

啊，可就仗着这样儿啊：瑞子身上背着一个人哪，跑得就慢多啦！老婆儿在后头追：

“招弟儿，招弟儿！站住！我跟你们说句话！”

街坊哪，关门闭户，谁也不往这里掺和。

“招弟儿！瑞子！你们站住！我跟你们说句话！”

这会儿可就追出不近啦。招弟儿一拍瑞子的肩膀儿：

“放下放下，看她说什么。”

瑞子把招弟儿放下啦。老婆子走到跟前儿直喘：

“哎呀，招弟儿，你放心啊，我跟你爸爸不是一个心气儿。你爸爸站不起来，他让我追；要不我不追，我追呀有我的事情：我愿意你们俩人走，可我不放心，我问问你们俩人上哪儿？”

“上哪儿？到我们家去呀！这您只管放心，您先回去。刚才我不对我岳父那样儿就出不来！往后我再给他跪着赔不是。您回去把我岳父扶起来，看看伤着哪儿了没有？”

“我问你们上哪儿？”

“上哪儿？回我们家去，我们有家呀，这不快到了吗！”

“哎哟，傻孩子，我追你们来呀就为这个！你们家去可不成，你那儿有一位瞎妈，什么事也办不了！这媒人左大脚可就在北头儿住，这儿一闹她就知道啦，回头就给那头儿送信，那头儿赵三丰可有势力，他准带人抢亲来！到你们家里一抢，这不就麻烦了吗！”

瑞子一声冷笑：

“岳母，您只管放心，他们来了更好啦，哈哈，我弄死一个够本儿，弄死俩赚一个！”

“嗬！傻孩子！你是回家完婚来啦，是跟他们拼命来啦？弄死人你得抵偿啊！即便你跟他们拼命，到那时候儿他们来的人多，都有家伙，你跟他们一打，谁顾招弟儿啊！七手八脚把她弄走啦，你不是白落一场空吗！”

“嗯，不回家，我们哪儿去呀？”

“招弟儿，上你老舅那儿去吧！她那儿房子多，先在那儿躲避

儿天，别出来。打听好了怎么回事，我给你们通个消息。这场官司反正得打。先上你老舅那儿躲躲再说！”

招弟儿答茬儿啦：

“好吧，您瞧我爸爸去吧，我们上老舅那儿去啦，您放心吧。走走走！”

这瑞子哪，也不知道她老舅在哪儿。

“哎，上你老舅那儿去我就放心啦！”这老婆儿回去啦！

那位说：“她老舅是谁呀？”她这位老舅不是男的！那位说：“叫舅舅怎么会不是男的哪？老舅是女的，这怎么论的啊？”她老舅哇是个尼姑儿。当姑子的向例是这个毛病，你要说她是女的她不爱听，其实她是女的！比如说这位姑娘出了家啦，她哥哥兄弟要有了孩子，应当叫她姑姑哇，啊，她恼啦，得管她叫叔叔，叫大爷，她爱听；姐姐妹妹有了孩子应当管她叫姨呀，叫姨她恼啦，得管她叫舅舅，她算男的！

这刘氏呀有个老妹妹，这老妹妹出家啦，法号叫广顺——广姑子。在哪儿住哪？在南下洼子官菜园，官菜园上街有个白衣庵，广顺是白衣庵的主持。

瑞子问：

“老舅在哪儿呀？”

招弟儿一瞧她妈走远啦，轻声儿说：

“咱们不用听她的，听她的准砸！我老舅是姑子，叫广顺，住在官菜园白衣庵；她让咱们上那庙里忍着去，回头那头儿来人一逼问她，她就许给说出来；她一说，那头儿抬轿子一抢亲，吃亏的还是咱们。咱们哪，家也不去，老舅那儿也不去！”

“那咱们到哪儿呀？”

“另找地方儿！”

“对，咱们住店去！”

那位说：“他们不会进城吗？”进城可进不去，这是在城外头，在光绪年间夜里关城，这时候儿进不去城，进不去城怎么办哪？城

外头西河沿，那儿有栈房。

瑞子背起了招弟儿就走。瞧见头里有人啦，放下慢慢儿走；没有人，就背着走。打那儿奔牛街，出牛街就是土地庙，再往那边儿走是菜市口，到菜市口有车，雇车到西河沿，西河沿那儿有旅馆啊，这一夜，他们就住旅馆里啦！

等到天亮了，进城到煤渣胡同，煤渣胡同有公寓，住公寓，让公寓掌柜的找一个老太太来给开了脸儿，这就算正式的夫妻啦。什么叫开脸儿？老年间姑娘出门子得开脸儿——用线绞脸，一开脸儿，一梳头，这就是媳妇啦！

瑞子这头儿咱们先搁下，回头再说。咱们说这老婆儿。这老婆儿回来啦，老头子就问：

“你追上了没有？他们上哪儿去啦？”

老婆儿说：“我追？我追不上！他那大脚丫子我哪儿追得上，早跑没影儿啦！这全是你办的好事，你瞧这可怎么办！”

老头子说：“你就别埋怨我啦，这不是要命嘛！我有什么主意！赶紧给媒人送信吧！”

老婆儿出来上北头儿，到北头儿找左大脚，这左大脚已经睡觉啦！叫门：

“左嫂子！左嫂子！”

“哎哟，谁呀？”

“啊，我！”

“噢，李嫂，我明儿给您道喜！”

“咳，甭喜啦，喜不了啦！人已经没啦，不能喜啦！”

“怎么回事？”

“你开门，我跟你说！”

左大脚把门开开啦：

“怎么回事呀？”

进门儿来怎么长怎么短这么一说。

“你跟我去瞧瞧吧！”

左大脚一想啊："真糟，这不要命吗！"

"哎，去吧！"

到这儿一瞧哇，桌子也倒啦，摔了好些个家伙，老头儿的腿也磕伤啦！老头儿说：

"你瞧，这怎么办？赶紧给人家送信儿吧！人家有什么损失咱们赔吧。不然明儿轿子一来，娶不走人，这不更糟吗！"

"哎，哎，赶紧去，让我们孩子给备个驴。"

左大脚回家叫儿子给备了个小驴儿，左大脚骑着，她儿子牵着，打这儿一直往北，奔广安门大街，到报国寺那儿就是王豁子家。

王豁子那儿，头里是绒线儿铺，后头挺大的院子。王豁子四十二岁，要成家啦，初婚儿，嗬！他美得了不的呀！把他姐夫穿剩下的那些衣裳，他拾掇起来穿，穿了这么一身儿宁绸莫本缎的大袍儿，猛这么一瞧哇是新衣裳，留神一瞧哇，就跟装裹差不了多少！戴着个硬壳帽头儿，大红帽疙瘩，……就是豁子没法儿办！来了不少把兄弟，人一有钱就有朋友，什么猫三、狗四、猪五、羊六、牛七、马八，这些人都是把兄弟，在院子里这么一要钱：牌九的牌九，摇摊的摇摊！

头天晚上坐夜，大门口儿一亮轿子，三只轿子——一红两绿，二十四只金执事，嗬！门口儿有吹鼓手，吹吹打打呀！搭这棚讲究：起脊，过街牌楼，大鼓锣架，门口儿搭一大牌楼似的，上头写仨大字："当大事"。写完一瞧不对，又拆了——那是死人才写这个！

院儿里头，他姐姐穿几件好衣裳，在那儿张罗女眷，赵三丰也跟着忙活，厨子都是他们自己人，大伙儿吃完了喝完了，这么一要钱！

这王豁子乐得嘴也闭不上啦——原本就闭不上，豁子嘛！东摇西晃满世界这么一瞧要钱的！

就这工夫儿，门口吹鼓手这么一响，那儿有人嚷嚷：

"太太们到啦！"

院儿里人往外这么一接，一瞧：是媒人。这驴不能进来呀，她

儿子拉着这个驴。女人得招待呀，他这姐姐穿着新衣裳过来这么一拜：

“哟，左大嫂子，您请进来，哈，您大喜啦，大喜啦！”

“哎哟，姑奶奶，喜不了啦！”

“您请坐请坐，明儿要去接您哪！”

“甭接，我这不是来啦！”

“嗯！”

“我这外号儿叫左大脚，这档子事又左啦！”

“什么事呀？这有什么左的？大喜的日子！坐下，您坐下！”

往这儿一让，王豁子他姐姐在旁边儿陪着。

“姑奶奶，我对不住您哪！”

“怎么啦？”

左大脚由头至尾这么一说：

“他们这姑娘啊原先定下一个，六年哪没有音信，想不到今儿回来啦，把人抢走啦，把李子清的腿也打伤啦，屋里家伙也都摔啦！这事情啊我赶紧给您送信儿，明儿别发轿啦，发轿娶不着人那不丢人吗！这件事情啊……您有什么损失您说出来，划道儿当河走，让他们包赔！”

这王豁子在旁边儿这么一听啊，气得下嘴唇也要裂开，差点儿背过气去：“媳妇儿没啦，这事怎么办？”王豁子姐姐一甩手——没有主意。

这赵三丰啊在旁边儿站着——赵三丰穿着莫本缎子夹裤夹袄，酱绒的套裤，酱绒大坎肩儿，这儿带着跟头褡裢，里头是烟壶儿，小辫儿盘着，托着鼻烟盘儿，闻着鼻烟儿：

“家里的，家里的！”

“啊，干嘛？”

“给我引见引见。”

这赵三丰给他小舅子说媒的时候儿，把这件事完全交给他女人啦，他没跟左大脚见过面儿，到这时候儿得给引见引见。

“哎，我给你引见。左嫂子！这是我们那口子——赵三丰！”

“哎哟，姑老爷！”一行礼。

“左大嫂，请坐请坐，别着急，别着急。把酒摆上，摆上！”

“都睡了一觉啦，不吃饭，不吃！”

“不吃饭也摆上。上酒，多炒几个菜！门口儿拉驴那个小孩儿是谁？”

“那是我们孩子。”

“好，好，少爷。哎，把驴接过来，拉后头院儿给喂上。少爷！来来来，一块儿吃饭。哈哈哈……坐下坐下，我们两口子陪着！”

这就摆上啦！跟着就上了不少菜。

“斟上酒。”

“我喝不下去！”

“没有什么，您只管吃，只管喝，没有关系，别着急，哈哈哈……小事一段，什么叫包赔损失呀，提不到。我们花了这一个半礼呀，是李子清手紧等钱用，我们也不跟他要啦！跟李子清我们可是没见过面儿，世界上有没见面儿的朋友，没有没见面儿的冤家，是朋友绝不是冤家，损失不用包赔啦，那谈不到！这棚啊是朋友送的；轿子是朋友送的；厨、茶两行全是我们自己人——除了我们师兄弟儿就是我徒弟，谁也不要工钱，不但不要工钱，还都送份子，招待亲友哪，要钱抽的这个头儿钱都使不清；我们办这棚事，哈哈哈……不但没有损失，还赚了钱啦！一点儿损失也没有，也不用李子清包赔。就是有这么一点儿小损失：我们的面子不好看！面子的损失他怎么包赔啊？我们是明媒正娶，有三媒六证，龙凤大帖，这时候儿人没啦，我们不好看！那么这点儿损失怎么办哪？世界上的事都明摆在这儿啦，您瞧瞧手心，瞧瞧手背，搁谁身上谁能咽得下这口气！别人咽得下去，我们就咽得下去！您千万别提他是什么四品军功三品顶戴啦，什么刘坤一啦，这个别提；刘坤一我也知道——南洋大臣；他要提刘坤一，我要提礼亲王，那不就大啦吗！刘坤一给他支使着吗？礼亲王听我的话吗？绝不能的！——老

缝!”

王豁子在旁边儿:

“是! 姐夫。”

“这事你是主角儿,我们是帮腔的,帮腔的上不去台,这就看你愿意爬着走不愿意爬着走啦! 你愿意当王八,这没办法! 我们两口子站起来一走,我们没有王八的亲戚! 你要不愿当王八,你说,待会儿我有主意!”

“姐夫,我不愿意当王八呀!”

“不当王八! 好,罢了! 这是我的兄弟! 内弟——至亲嘛。好啦,你不用管啦,有我这口气,你当不了王八! 哈哈哈……这个……你们娘儿俩可得受点儿委屈!”把茶房叫过来,“给她们上酒,上菜。回头哇您随便添菜,您说添哪个菜,添一个,上四个。可有一样儿,对不住你们娘儿俩——不能走! 可是呀,你们娘儿俩好意歹意我们不知道,哪怕回来再给您跪着哪! 先不能走——众位老哥们儿,先别要钱,有捧我姓赵的没有? ”

嗬! 到这儿出份子的,除去猫三、狗四、猪五、羊六、牛七、马八那是老缝的把兄弟,剩下的全是冲赵三丰来的,大伙儿站起来,那位说:“三哥!”这位说:“三叔! 我们就冲您来的!”

“好,好! 是捧我的啊,到这时候儿,出了人命有我姓赵的顶着! 帮个忙,咱们把人接来! 拿家伙!”

赵三丰一说拿家伙,大伙儿稀里呼噜都站起来啦! 拿家伙? 他这儿是娶媳妇儿,也不是预备打架的,哪儿有家伙呀? 家伙铺倒霉啦:大伙儿把桌子弄翻啦,把腿儿拽下来啦! 什么凳子腿儿呀,桌子撑儿呀,一人攥这么一条!

赵三丰打厨房抄了把劈刀,锃光瓦亮,往腰里一夹:

“老哥们儿,走哇! 抬轿子——不用三台,一台就得;八人抬的她不配,四个人;执事也不要;可是钱花啦,钱花啦不能那么办! 因为什么? 她不要脸! 要好好端端娶来,给她一个好看;这个我们抢来啦,就四个人的轿子! 要是用绿轿子接她去,我们不好看;用红

的，四个人，一个鼓，一个号，别的不要！”

仗着夜里有顶班儿的，叫来了四个人，抬这顶红轿子。

“鼓号跟着，别吹，也别响，把人接到轿子上啦，大伙儿再吹打；吹一下儿，打两下儿就得！人不上轿，别吹打！走，走！老缝带路！”

王豁子拿着根棍儿，头里带着路，他这边儿熟哇！

赵三丰押着轿子；大伙儿都拿着桌子腿儿、板凳腿儿。

“到啦，到啦！姐夫，就这个门儿，就这个门儿！”

“就这门儿？好啦好啦，包围！”

这所儿房子四不靠，大伙儿几十口子，呼啦就把院子包围啦！

“叫门！”

“岳父！岳父！”

叫了几声里头没人开门。

“踹！”

过来“噹噹”两脚，就踹开啦，门插关儿也折啦，人，呼噜就进来啦！

老头子拄着棍儿：

“哎，怎么回事呀？怎么回事，黑更半夜的？”

“怎么回事呀？老东西！他就是李子清，打他！”

这一说打，过来“叭”一个嘴巴，老头子一趔趄，斜着身儿“叭唧”躺地下啦！

“捆上，捆上！哎，这老婆子也不是好东西，捆上！”

老两口子都让他们给捆上啦！吓得小姑娘儿直往被窝儿里钻！

“把姑娘藏起来啦！翻！”

各屋都找遍了，没有！连炕带茅房都拆啦，没有！

“没有！藏到别处儿啦，没在这院儿里！”

“问他，问他！”

“岳父，岳父！你把姑娘藏哪儿啦？岳父，你说吧！你说上哪

儿啦？”

“不是给你们送信儿去啦？你们娶媳妇也没有这么娶的呀！你把我捆上怎么回事？打官司！”

“你跟他说不行，我问问他！”赵三丰过来，攥着这把刀：“咳！李子清，你今儿是找死呀！你要说实话，咱们是亲戚，姓赵的手下留情；你要是不说实话，我宰了你！——把姑娘藏哪儿啦？”

这老头儿还真不含糊：

“哎，你就叫赵三丰啊？我耳朵里见过你这人，可是眼睛没见过！你今儿个这儿来啦，我不佩服你！”

“什么？姑娘哪儿去啦？”

“让人抢走啦！我就一个姑娘，你要说好的，咱们打官司，有什么损失我们赔！今儿个你拿着刀来啦，小子，你要不给老太爷来个痛痛快快的，我可骂你！你只管剁！来吧！”

赵三丰怎么样？他拿刀也不敢往下剁，杀人得抵偿！

“你不用撒赖，回头再问你。问老婆子，你说，你把姑娘藏哪儿啦？剁她！剁她！剁她！”

这老婆儿呀吓得没魂儿啦！

“哎哟，不是我的事情，我不管！”

“不管？剁啊！先刺她耳朵，先刺她耳朵！”一揪耳朵，明晃晃的刀往这儿一比，老婆儿就闭眼，他用刀背儿在老婆儿耳朵上蹭：“说不说？说不说？”

这老婆儿：

“哎哟！大爷，大爷，饶了我！没在家，上她老舅那儿去啦！”

“啊？老舅是谁？老舅是谁？快说，快说！”

“她老舅哇，就是官菜园南头儿白衣庵那主持呀——广顺。”

“广顺怎么是老舅？”

“她是我妹妹，我妹妹出家啦……出家就算男的……我们孩子管她叫舅舅……在她那儿……她那儿房子多……”

“哦，官菜园？老缝，有这么个庙吗？”

“有，有！白衣庵，不错，那儿当家的叫广顺，我认得！”

“好啦，知道你姑娘在那儿就成啦！来，二位，你们二位帮忙，把他们俩人扶起来搁炕上；我们走了之后，你们俩把门关上，我们接人去；接人回来还打这儿走。你们要听鼓号一响，那是把人接来啦；鼓号没响，那是人没来。鼓号一响啊，把他们俩人的绳子解开，咱们一块儿喝喜酒去，明天再给他们道歉！走啦，走啦！”

大伙儿呼噜都走啦！

这俩人把老头儿老婆儿搁到屋里啦。把门对上，拿根棍子顶着。

大伙儿一直奔白衣庵，到啦。这老缝认得呀：

“就这儿，就这儿！”

“好好！叫门，叫门！”

山门厚，踹是踹不开，赵三丰用刀背子拍门，“梆！梆！梆！”

“开门，开门！好，出家的姑子，庙里藏人！”

坏啦！怎么回事呀？这广顺哪有一个姘头，是个和尚，这和尚是菜市口财神庙儿的和尚，叫德源——德源和尚，跟这姑子相好，今天晚上正在这儿睡觉哪，俩人正在西配殿里甜甜蜜蜜，一听外头叫门：

“……好，出家的姑子，庙里藏人！”

广顺一听：

“哎呀，这可糟啦！有人上这儿捉奸来啦！这可要命！咱们俩人全是出家人，你是和尚，我是姑子！”掀开窗户帘儿往外一看：“了不得啦，进来啦！”

怎么进来的？外头踹门踹不开，上着栓哪！他们人多呀，赵三丰那儿指挥着，挨着墙根儿蹲下俩人，肩膀儿上站上一个人去：

“起！”

这儿一起，跨墙头儿，一骗腿儿，就进来啦！进来一个人把山门开开，这群人“呼”的就进来啦！

这广顺：

“这可要命！这怎么办!”

广顺慌手忙脚起来穿衣裳，一着急，她把和尚袍穿身上啦！这和尚也赶紧穿衣裳。

“没工夫穿啦，全进来啦，你别动!”

广顺就把和尚连被窝带褥子这么一卷，卷起来之后，弄根带子一系，顺着炕往下一出溜，就戳在屋门口儿啦!

“这儿先待会儿，千万别动!”

“嗯!”

这工夫儿人都进山门里来啦，进来一瞧，别处都没亮儿，就西屋里有亮儿:

“就这屋里，就这屋里!”

到西屋这儿，一脚就把隔扇踹开啦，呼噜就进来啦!

这姑子穿着和尚袍起来啦:

“众位施主，众位施主，有什么事? ”

“什么事?”赵三丰攥着刀，过来就一巴掌:“说！姑子庙里为什么藏人!”

叭！又一个嘴巴。

“哎呀，施主，我是出家人，我庙里绝不能藏人!”

“不能藏人？翻!”

大伙儿一翻，这和尚塞在铺盖卷儿里，在门后头戳着，吓得直哆嗦。门一开，这扇门正挨着铺盖卷儿，和尚一哆嗦，这扇门也打颤，门钌铞儿“呱啦呱啦”直响!

“哎，哎！哈哈，没藏人，没藏人这铺盖卷儿里头是什么？”

“没有什么，哎呀，施主，这是怎么……”

“打开!”

有人就过来要解这个带儿。这王老缝他不让打，因为什么哪?他知道里头是招弟儿，这屋里都是男人，要打开了大伙儿一逗招弟儿，招弟儿受不了，这王老缝他挡着:

“这个不能打开，打开了不合适，连铺盖一块儿弄走得啦!”

“弄走？这份儿被窝褥子哪？”

“回头再给她送来！”

“对，弄走！”

把轿子抬到屋门口儿，大伙儿七手八脚，连被窝卷儿，“腾”就扔轿子里啦！

“响家伙！”

鼓号一响，这姑子一听：“这是哪儿的事情啊？”

“走，走！”

赵三丰手里攥着刀，有拿桌子腿儿的，有拿板凳腿儿的，一窝蜂似的，“呼——”出来啦！打这儿奔姚家井，一边儿走一边儿敲这面鼓，夜静，声音挺大，“咕咚！咕咚！”

花轿从李子清门口儿过，在这儿看着老头儿老婆儿的这俩人一听：

“行啦，解开解开！”一边儿解，一边儿乐：“亲家爹，亲家娘，对不住啊，哈哈，明天给您道喜呀，明天请您喝喜酒，给您赔不是！”

这俩人也就出去啦！

花轿来到报国寺大街，在王豁子家里待着的吹鼓手们一听：“嗬，赶紧得迎接呀！”连吹带打带举执事，往前这么一迎接。嗬！棚里头的人都出来啦！

“啊，道喜道喜！”

到门口儿啦。到门口儿轿子落平，抽杆搭顶，往里搭轿心子，搭轿心子是四个轿夫抬着：

“慢着，别碰着，别碰着！”

一进大门哪，得有一个火盆，这火盆干什么哪？嗬，这里头有讲究：这火盆里头搁点儿炭，一听轿子快来啦，这儿就扇这炭，扇得旺旺的，把火盆端到大门道里，轿子打这上面一过，过的时候儿茶房还得来个手彩儿：茶房手里拿一碗白干儿酒，等轿子过来了，正打两个轿夫当中间儿把这碗酒泼过去，酒得正泼到炭盆里，炭盆里的火一见酒，火苗子往上一冒，有二三尺高，正扑这轿底儿。这叫

什么哪？这叫：往后哇，日子过得火火炽炽，旺旺腾腾的！

到二门有一个马鞍子，上头搁一个苹果，轿子打上头一过，这叫平平安安。

到了洞房啦，进洞房啊，新人不露天，轿门儿得正对屋门儿，上头弄块红毡子遮着，王豁子哪就上洞房里头来啦。入洞房得射三枝箭，这是怎么个讲究哪？这叫：“桃花女破周公”。

洞房里人是不少，可全是女的，除去王老缝，没有男的，这为什么哪？闹洞房嘛！老缝的亲戚，什么姐姐呀、姑姑哇、姨儿呀、嫂子呀、妹妹呀，每人拿一个碗，拿一个碟儿，里头盛着胭脂粉，把胭脂粉搁在里头，倒点儿凉水，拿手这么一和弄，这儿一掀轿帘儿呀，拿手指头往新人脸上这么一乱抹，抹得寒碜着哪！一道红的，一道白的……这叫什么哪？这叫添胭脂粉。为的是一会儿新媳妇儿洗完脸显着更漂亮。

这老缝拿着一张弓、三枝箭，冲轿子里头射了这么三下儿。

“老缝！躲开，躲开！我们添胭脂粉啦！”

嗬，这些女的全过来啦，每人拿一个碟儿，一个碗儿，使手往轿子里这么一抹！

轿帘儿打开啦，女人们不能正脸儿对着轿子里头——怕里头有“煞气”，往里抹得扭脸儿；一扭脸儿往里这么一抹，找这尺寸：新人腮帮子上、脑门子上这么一抹。女人们一抹：“哟，不像脸哪！”再往里一瞧：铺盖卷儿！

“哟！豁子，你怎么娶了个铺盖卷儿呀？”

“大姐，老妹妹！人在铺盖卷儿里哪！大伙儿帮忙，把她先弄到炕上吧！”

女眷们过来，七手八脚就把这铺盖卷儿搭到炕上啦。

“哎哟，还没穿鞋！不是小脚儿吗？怎么两只大脚？”

解开呀再这么一瞧：好，是这么一个大和尚！这下子，可就把大伙儿吓着啦！

“哟！老缝，你怎么娶一个和尚来？”

碟子碗儿也撒手啦，往外这么一跑，门框也折啦，窗户也掉啦，大伙儿这么一乱哪！

老缝也吓得动不了窝儿啦：

“哎，大师父，你上这儿干什么来啦？”

这么一乱哪，赵三丰：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嚷什么？众位姐姐们，这怎么啦？”

“哟，您哪，娶了一个大和尚来！”

赵三丰一听这个，急啦！进门儿一瞧这和尚：

“嗬！你上姑子庙干什么去啦！这不是要命吗！”

叭！就是一个嘴巴，噹！就是一脚。抢亲没抢来，抢来了一个和尚，这脸没地方儿挂呀！

这和尚倒了霉啦！您想情理：把他弄在轿子里头一闷，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鼓号一吹一打，和尚提心吊胆，更糊涂啦！到这时候儿女人们瞧见他一跑，紧跟着让赵三丰一个嘴巴一脚，哈哈！西方正路，这和尚算是“西方接引”哪！

“哟！”

这可就不好办啦！因为什么？人命关天！

虽说已经三更多天啦，这媒人还在这儿哪！

“左大嫂，对不住啊，咱们一块儿观音寺儿吧！”

观音寺儿怎么句话？北京土语，就是咱们一块儿打官司吧！

先报街面儿。他们这地方儿属菜市巡管，一报菜市巡，菜市巡来人一瞧，拿筐就把和尚扣上啦。这是怎么讲哪？这叫“死尸不离寸地”，得把菜市巡的师爷找来写这尸格。尸格是什么哪？这和尚怎么死的，怎么躺的，屋里头有什么东西，一切一切都得写明了，明天好验尸。

赵三丰哪，究竟有个面子，这和尚是他踹死的，可是他不到案，让这老缝到案；他哪，在外边儿活动。

这老缝到衙门里头，就把一切一切的经过，打怎么定亲说起，直到怎么送信，怎么到姑子庙接人，把这件事说完了写完了口供。

又问媒人左大脚，左大脚说的话跟老缝说的完全相符。

天亮啦，传人。传人传谁哪？可多啦，头一个得传姑子庙的广顺，第二个得传李子清夫妻。广顺和李子清夫妻都到啦，供词都一样。

传刘瑞子，到他们家传去啦，一传，他没在家，就一个瞎妈妈在屋里待着哪，等儿子等一宿没回来，坐在那儿一宿也没睡。把瞎老婆子传来啦！把刘瑞子的大帽子、腰刀也带来啦！

一问刘王氏的口供，刘王氏就把儿子怎么定的亲，怎么偷他爸爸二两银子走的，直到回来的事都说啦。口供都对，可就是没有刘瑞子到案。刘瑞子是两江总督刘坤一的戈什哈，甭问，抢完人天亮进城啦！得传刘瑞子。

明知道刘瑞子在贤良寺，到贤良寺就把他传来，可就是不敢去。因为什么？这里头有个大官儿——两江总督，刘瑞子是他手下的——不敢去！

南城司的司官儿为难啦。这位官姓什么呀？姓齐，年纪不大，才三十来岁，刚到任，是个五品的御史。这位齐御史带着底下人，拿着手本，坐车，到了城里贤良寺，递手本，拜见两江总督刘坤一。

刘坤一接着名片，不知道什么事——他是南城御史，拜望不着啊——下了一个“请”字儿：

“请！”

御史可就进来啦。小官见大官，规矩大啦！这儿一说“请”，进来啦，进二门，弯着腰，鞠躬而入；等到了书房，从人这么一掀帘子，刘坤一在迎面儿坐着，御史瞧见刘坤一，赶紧请安行礼，刘坤一站起来，往前迈了迈步，一弯腰，用手往前一伸，这是赏面子不小：

“哎呀，贵官，免礼免礼。”

在前清的时候儿官见官，进门儿倒茶：“看茶。”这一说“看茶”呀，这位得谢茶，这茶来了之后，喝一口放下，再谈话。进门儿给碗茶喝，这就是很大的面子啦！进门儿要是没倒茶，说公事，这茶可别露面儿，再说“倒茶”，这就不能坐啦，这叫：下逐客令——端茶送

客，别管事情办完没办完，站起来就得说："晚生跟您告假！"

刘坤一让这位齐御史坐下，没倒茶。这御史坐这个座儿才难受哪：得斜着身儿，拿屁股蛋儿找这个椅子角儿，手扶着磕膝盖儿，还得低着头，眼睛往上翻着，瞧刘坤一的嘴唇儿，他一说话就得站起来。

刘坤一可就问：

"贵官，今日光临，有何赐教？"

御史赶紧站起来：

"是，大帅来到北京，晚生早就应当拜谒，皆因公事过忙，抱歉得很！今天有一件为难的案子，请大帅您过目。"就把底案子拿出来啦，那个意思想让刘坤一瞧瞧。

刘坤一怎么样？大官儿，没工夫瞧这个！把底案接过来，往茶几儿上一放：

"我也不必看，究竟什么事，请您明白赐教。"

"是。"就把这个案子由头至尾说了一遍："……这内中啊，有大帅一个戈什哈——刘瑞子，他是主犯，卑职不敢冒昧捕人，故此请示大帅！"

"噢——"又点了点头，"嗯，嗯，这是瑞子的事情，好，叫！"

这一说叫，就把瑞子叫进来啦！瑞子进来，见刘坤一行完礼，在旁边儿一站。

刘坤一就问：

"有这么一档子事吗？……"由头至尾问了一遍。

这瑞子倒也不瞒着，知道出了事啦：

"是，接人这倒是有！"——可不敢说抢——"……皆因是从小儿定下的夫妻，这事求帅爷您恩典！上姑子庙抢亲这档子事，我是完全不知。"

"下去。"

这儿一说下去，刘瑞子请完了安，下去啦。

刘坤一说：

“贵司，这个事情啊是事实，事实可是事实，贵司打算由我这儿把瑞子带走，这事可不成！既然这里头出了一条人命，人命关天哪，我可也不能护他，贵司请回，回头哇，我必把这个人给你送到你的衙门去就是啦！”

“是，多谢大帅！”齐御史站起来要走。

“贵司请留步。”

“是。”

“这个案子虽说是由瑞子那儿起的祸根，可也正如贵司所说的，一个姑娘给了两个主儿，那一方啊是一个其貌不扬的丑男子，年纪又大；常言说得好哇：‘能拆十座庙，不破一门婚’，刘瑞子跟招弟儿，他们俩既是先定的婚，两个人又心投意合，如今已经成了事实啦，要再把他们拆散了，未免于道德上有差呀！啊，我也不说别的话啦！倒茶！”

一说倒茶，齐御史赶紧行礼：

“晚生跟您请假。”退出来了。退出来之后，回衙门。

顶到过午，刘坤一就派人把刘瑞子夫妻送到齐御史那儿啦。

人送到啦，这个案子也就更难办啦！怎么哪？这御史官儿小——五品，要按刘坤一这个主意办哪，不行，出了事啦！出了什么事啦？这赵三丰没到案，回到礼亲王府见了管家，羊羔儿吃奶——“咕咚”一跪，磕头掉眼泪。

管家一问：

“老赵，什么事？”

“这您得帮忙，我有个内弟……”如此如此这般这般，把这个事情这么一说：“……这件事无论如何您得关照！您要不关照哇，我没有脸活着！”

“行，我给你办！”

见王爷一句话就得。这王爷是爱者欲其生，恶者欲其死，赵三丰是他手下的红人儿，就叫管家给齐御史写个条儿：说什么也得把招弟儿断给王豁子。这个案子麻烦啦！

这边儿是礼亲王，这边儿是两江总督刘大帅，御史才五品，撞着谁，他也不敢。为难哪！只可打本人儿嘴里问。间这案子可不是一天的事，因为这里头有条人命哪！

这和尚，虽然说死得有点儿委屈，可是也得怪他不守清规。

这祸头哪，本来是赵三丰，可不能找赵三丰抵偿，因为什么哪？他有人情；这条人命王豁子完完全全给应承下来啦！应承是应承啦，可罪名也不能搁他身上，得给他择清了——那么就先把这和尚埋啦！

这姑子哪，交给僧录司——专管和尚、姑子的衙门——治她的罪，也就完啦！

齐御史过堂，先问李子清，李子清说：

“我就这么一个姑娘，不错，以先许的是刘瑞子，皆因他走了六年毫无音信，问他母亲，他母亲主张让给另找主儿。”

“定礼退了没退？”

“我退定礼去她不要。”

“这就不好办。你把定礼退回去就好办了，你没退，人家指着定礼，这就是凭据；退婚的时候儿一草一木都得给人家退回去。这是疏忽。”

问瞎老太太，瞎老太太说：

“不错，是我的主张让人家退的婚，我儿子回来闹这个事我不知道！”

“嗯！”

问刘瑞子，刘瑞一子说：

“我已经跟她成亲啦，我得要，我们夫妻不能分离！”

一问王豁子，王豁子说：

“说什么招弟儿也得归我！”

“她已经跟人家成亲啦！”

“大人恩典。她成过亲啦我也要，说什么我也要！”

两头儿都要这个人，这个事情不好办！

大堂前边儿站的人很多，内中有刘坤一派来的人在这儿旁听，也有王府的管家在这儿旁听；赵三丰在旁边儿看着！这还不算，当地的绅士们在大堂头里都站满啦！急得这位齐御史满头大汗，把大帽子摘下来往桌儿上一放，光着头站在这儿：

“这个事情啊，叫本司实在为难哪！问谁哪谁也是要，问刘瑞子刘瑞子要，他们已经成了亲啦；王三哪也是非要不行！定礼哪全在这儿摆着哪，刘家的是两个银馏子，王家的是四大金，一女不能受两家聘啊！让我问这案子，我实在是学疏才浅，我问不了！众位绅士，众位父老，看这案子应当如何办理？哪位有学问能问这案子，哪位请升到这儿帮助学生我问，如果能把这案子办妥了，我情愿辞官不做，推位让贤！哪一位能帮忙？请说话！哪一位父老，哪一位绅士能帮助学生我把这事办理完善？请说话！”

问了十来声也没人答茬儿，谁也不蹚这浑水！

那位说：“这是干嘛呀？”嗬，这御史高哇！可别瞧他年纪轻，他先把口舌压住啦！因为什么哪？这个地方绅士多，要是问案，哪句话出了规则，别人就答茬儿呀，一答茬儿就来个不好看！北京绅士多，绅士之外还加了这么种人更不好办，什么？宗室。宗室是什么哪？皇上的本家。腰里系着黄带子，有出奇的案子，他瞧热闹儿去，官儿问案子，他一答茬儿就不好办：“你这个案子问的不对，躲开躲开！”要是问：“你怎么答茬儿？”“你做的是我们家的官儿啊，我怎么不答茬儿？”

今天在这儿瞧热闹儿的，宗室不少，这案子不好问，因此先得把大伙儿的口舌压住了：“你们哪一位能问哪？哪一位帮忙？”问了十几声，没人答茬儿，这位齐司官说：

“众位：你们是全不管哪，这是瞧我的笑话儿！没有别的，我可就要问案啦！今天在我问案子的时候儿，要是问偏了，要说出了法律之外的话来，众位可要原谅！哪位要听我说的不对，哪位就上这儿问这案来！”

谁答茬儿谁上来问这案子！大伙儿谁也不答茬儿啦。

“今天，这帽子我不戴啦！为什么哪？因为我说话有离开法律的地方儿！——这么一个姑娘，你要，你也要，这怎么办哪，这么办：招弟儿啊！祸可是由你身上所起，现在哪，有两个法子：头一个法子是你不死的办法：打今天起，半月为期，这半个月呀你住在这边儿，下半个月让王三把你接走，在王三家里再住十五天，到初一那天哪刘瑞子再给接回来，一个月呀，一边儿过半个月，这是头一个法子。第二个法子是你死！你死也不白死，我给你抵偿！不但我这官儿不做啦，我连命也不要啦！你死之后我怎么断哪？把你由头至脚劈两半儿，归他们两家发送，全要好棺木、好装裹，还得入祖穴，按嫡妻待承，哪一头儿发送你呀，都得花两千两银子，一共是花四千两，因为什么？这里头还有本官一条命哪！这是第二个法子。我就是这俩办法，没有别的办法。你愿意活，愿意死，你自己挑！”

这不像话！大伙儿听着都咧嘴呀，可是谁也不答茬儿，谁一答茬儿，谁得替问这个案子！

这招弟儿呀，为人挺烈性，也不哭啦，站起来一挺身儿：

“大人，我愿意走第二条道儿，我愿意死！”

“噢，你愿意死！好吧，你死了我给你抵偿！预备！”

这儿一说预备呀，跟班儿的就打屏风后头拿出这么一个小茶碗儿来，这茶碗里头通红——递给御史。御史把它接过来往桌子上一放：

“这是仙鹤顶上红，你把它喝了吧，喝了就死！”

这招弟儿走过来接过茶碗，“咚”一口就喝啦！喝完了不大会儿工夫，伸腿咧嘴，大堂上一躺，气绝身亡——招弟儿死啦！

招弟儿一死，嗬，李子清这位太太前仰后合，抱着尸体放声痛哭！

御史当时一沉脸：

“不要哭！她死之后，本官替她抵偿！退！”

衙役把老婆子给拉一边儿去啦，紧跟着当差的过来用席子把

死尸一盖，弄大筐一扣，就等劈两半儿啦！

御史说：

“人已经死啦。王三！”

这豁子过来：

“是！”

“招弟儿已经死啦，我把她劈开呀一人分一半儿，好好儿发送她，用什么棺木，用什么装裹，你当场说，这儿给你写，到时候儿可得照办，最少得花两千两银子，还要入祖坟，入正穴。”

这王豁子一点儿主意没有，回头瞧他姐夫——赵三丰。赵三丰站在那儿冲他摇头，那个意思呀：活着要，死了还要个什么劲儿！

王豁子摇头：

“跟大人回呀，她死了我就不要啦！”

“噢，她活着要，死了就不要？”

“死了我要她干什么呀？我不要啦！”

“啊，既然不要啦，这个定礼哪可得退回去。”

叫李子清把定礼连婚书都退回去啦。

“具结！”

“是！”

这儿把结具啦，捺了手印儿，这头儿算完啦！

“你没有什么反悔吗？”

“没有反悔。”

“嗯，退！”

退一边儿啦。

“刘瑞子！”

刘瑞子往堂边儿上一站，他不跪着，因为什么？他也是官儿。

“这招弟儿已经死啦，原本你分一半儿，王三不忍得把她劈开两半儿，这你算便宜了，你要发送就发送她整的啦！你用什么棺木，用什么装裹，你说，这儿给你写。你要是不要哪，官家发送她，发送完了，我再给她抵偿！要不要哪？”

刘瑞子往前一上步，请了个安：

“跟您回，我们俩是自幼儿定的亲，我走了六年哪，她等了我六年，这一次我回来完婚哪，她一点儿也没变心，不用说我们两个人已经成了婚啦，就是没成婚，她死了，我也愿意发送她！用什么什么棺木，用什么什么装裹，入正穴。”

“噢——好！都写上。”又叫王三：“王三！他发送入他们家的正穴，你有什么说的没有？”

“没有，没有。他发送他的吧，与我一点儿关系没有，我不管啦。”

“好！再具个结。”

又具张结。

‘归他发送啊，你也没有什么说的，一切一切就算完啦。嗯——揭筐！”

这儿一说揭筐啊，当差的当时就把筐揭开啦，紧跟着把席也揭开啦！御史吩咐：

“弄凉水喷！”

拿凉水一喷，这招弟儿活啦！

直到如今，这药叫什么名字我叫不上来，可准有这种药。

招弟儿这么一活呀，瞧热闹儿的人们一愣，真有想叫好儿又不敢叫的！

招弟儿活了之后，当堂让两个人重新拜堂，拜堂之后就在御史衙门后院儿入洞房！

这赵三丰啊，到这时候儿冲豁子一努嘴儿：“这可不成！死了他发送成，又活了不成！”赵三丰一嘀咕，王豁子又跪下啦：

“大人您恩典。死啦他发送、入他们家坟地我不反对，成亲这不行！”

这御史就乐啦，说：

“成亲不行？要不成亲，怎么入他们家坟地哪？啊？他发送一定是他发送啦，等她再死二回之后，他一定发送她呀，这与你没有

关系啦，你已经具结啦；具结的时候儿你不要，到这时候儿你又要，你这是成心打搅哇！我罚你二百两银子，让招弟儿拿这二百两银子买花儿戴吧！”

（张奇墀记录　何　迟整理）

哏政部

甲　您看我像干什么的?

乙　这还用看，你像说相声的。

甲　这是怎么说话呢，就凭我往这儿一站，风度潇洒，谈吐文雅，怎么能像说相声的呢?

乙　噢，你不像?

甲　不像。

乙　干吗像不像啊，你就是说相声的。

甲　我不是说相声的，我是研究“哏学”的。

乙　哦，研究哏学——还是说相声啊!

甲　说相声跟说相声不一样，我说相声就是为了研究哏学，可称是众所公认，有口皆碑，众望所归呀。

乙　这位是说胖就喘。

甲　不是我“老王卖瓜，自卖自夸”，观众送给我的那些幛子上边都有哇。

乙　都是什么词儿啊?

甲　“淳于再生”。

乙　哦，把你比做春秋战国的淳于髡了!

甲　淳于髡是齐威王的乐人，滑稽巧辩，机智过人，以说笑话奉劝威王罢长夜之饮，那是我们哏学的老祖先。

乙　是啊。还有什么?

甲　“当代优孟”。

乙　优孟那是楚庄王的乐人，常借着说笑讽刺楚庄王。

甲　对，楚庄王有一匹心爱的马死了，庄王要以上大夫的礼节埋葬。

乙　这马太尊贵了！

甲　文武官员还没人敢劝他。优孟就敢说话。

乙　就那么直说？

甲　不行。优孟上殿仰天大哭。

乙　哭什么？

甲　庄王一问他哭什么？他说：“我心疼您那匹马？”庄王一听可高兴了。

乙　对他的心思。

甲　“您心疼马，我也心疼马，这马您平时都舍不得骑，就那么好吃好喝的养膘儿，您知道它怎么死的吗？”

乙　病死的。

甲　“没病——肥死的！”

乙　光吃不干活儿嘛！

甲　“听您说要用上大夫之礼葬马，那可太——”

乙　太高了！

甲　“太低了！”

乙　低？

甲　优孟一提这事，楚庄王脸就耷拉下来了，可一听说用上大夫之礼还低，脸儿又圆了！

乙　他这脸变得快。

甲　“那么依你说用什么礼节好呢？”

乙　优孟怎么说？

甲　“可用人君之礼！”

乙　什么意思？

甲　“那个讲究劲儿就跟你死了一样！”

乙　往哪儿指？

甲　这是指庄王哪！

乙　这话有劲。

甲　庄王倒糊涂啦：“你为什么要用人君之礼葬马呢？”

乙　为什么要用人君之礼葬马？

甲　优孟回答得好：“为使天下得知大王贱人贵马也！”

乙　一针见血！

甲　庄王一想：要落这么个结果太失民心了，为一匹马犯得上吗？“爱卿，你说应该怎么葬马啊？”“仍以六畜礼葬之。”“好！”庄王马上收回前命，“勿令天下闻也！”

乙　对！这事就别往外说了！

甲　你看，是不是讽刺？

乙　我还听说有名的是“优孟衣冠”。

甲　你知道什么是优孟衣冠？

乙　就是优孟假扮楚国丞相孙叔敖。

甲　他为什么假扮孙叔敖？

乙　这我说不好。

甲　孙叔敖做了一辈子清官，他死了以后，家里穷得吃不上，穿不上。优孟假扮亡人，穿着孙叔敖的衣服，学着孙叔敖的言谈举止，庄王一看就吓坏了：“老丞相怎么又活了！”细一瞧，敢情是优孟。庄王说：“你有这份才能，干脆做官吧！”优孟说：“我可不做官，孙叔敖做了一辈了官，死了以后，后代没人管！”这句话打动了楚庄王：“以后要想着点老丞相的家眷——按月发一半俸禄。”

乙　好，说笑话也能办大事。

甲　要不怎么说我要研究“哏学”呢！

乙　还有什么幛子哪？

甲　那可多了：“曼倩遗风”。

乙　就是汉朝的东方朔。

甲　还有：“幽默大师”、“滑稽大家”、“笑林大仙”、“诙谐大将”、“笑话大王”、“千年活佛”、“万年金身”、“正果方丈”……

乙　“得道高僧”。这又到大佛寺了！

甲　说真格的，我研究哏学起过作用。

乙　起过什么作用？

甲　在旧社会我当过一任哏政部长。

乙　什么叫根儿正不长啊！

甲　就是“哏政部”的部长。

乙　当部长？做官啦！你不是研究哏学吗？

甲　别提啦！我靠说相声出了点儿名，挣了点儿钱，不少官僚、政客都跟我套近乎。有人就劝我拿说相声挣的钱买个官儿做。

乙　捐班儿啊！谁给你活动的哪？

甲　那时候就是无官不贪赃，无吏不受贿。当时国会有个内务部长，姓关，叫泛指。

乙　关泛指——官贩子啊！

甲　这个人手眼通天，钻营有术，他想借我的名望，给我安个官衔儿，他们好领一大笔钱，安插一批人，所以在国会总长面前保荐我当哏政部部长，特为立了一份公事。

乙　什么公事，您给念念。

甲　这词儿老点，要听，您得精神集中。

乙　干吗要精神集中？

甲　精神集中注意听。我念得慢点，有不明白的地方您就问。

乙　好。

甲　“立哏政部公事：为呈请教育部应分设哏政部及遴员任命事。我国自古圣先贤倡导教育，陶铸群伦；后有诸子百家，争说立论，贯串至今。我国文风世代相传，既深且久。近欧风东来，我国国风日渐下降，科学不振，不振者——”

乙　什么原因呢？

甲　“实因哏学未见发达也。”

乙　是啊？

甲　“敝人——”

乙　就是官贩子。

甲　“有鉴于斯，故呈请教育部应即分设哏政部，为国为民，恳请批准。但该部部长一职亦应郑重遴选干员就任，以专责成。今有久负盛誉相声大家哏学权威×××，此人学识宏深，识见渊博，口齿灵便，五官端正，眉清目秀……”

乙　这还清秀哪。

甲　“奋发有为，必能胜任。足以挽回我国文化不古，振奋精神，整顿风俗，辅助教育。办理哏政，提倡哏学，广见哏学，发扬哏志，务取

哏效，大展哏图，真乃全国大哏，天下满哏也！”

乙 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

甲 你听着乱哪，国会总长批准了！

乙 批准成立哏政部了！

甲 对！还批准由我担任部长。“命令！”

乙 你命令谁啊？

甲 当时国会下达了命令：“总长令十号，特命×××为哏政部长，此令！年、月、日。”

乙 那你就上任吧！

甲 不行，干不了！

乙 怎么呢？

甲 官贩子这是拿我当幌子，他为了升官发财，连搂带捞，我一没带耙子，二没带笊篱，我何必给他当傀儡呢！

乙 那就不干！

甲 不干？国会总长者都批准了，我能抗得住吗？

乙 那……怎么办好呢？

甲 写一份辞呈，婉言谢绝。

乙 怎么写的？

甲 “国会总长台鉴：昨接电令，任余为哏政部长之职，以余之愚拙，蒙邀任命，本应感激奋发，从令听命。然此席任重事繁，非雄才大略，学识宏深，口若悬河，心毒手狠者——”

乙 什么“心毒手狠”？

甲 心毒——心足，手狠——手稳。“非雄才大略，学识宏深，口若悬河，心足手稳者不能胜任。某乃一愚人，焉敢当此重任？且近来旧疾复发，病魔缠身，整天浑身脑袋疼——”

乙 这叫什么话？

甲 “病躯衰殆，已失当年之锐气，策驽骀以力峻坡——”

乙 就是病马爬高坡。

甲 “必有翻车之祸。言出至诚，毫无假意，惟望收回成命，另选贤能，恳请批准，恭祝台安。”

乙 真辞了！

甲　这一来官贩子不干了。他跟国会报了一百个编制，这能往里塞多少亲戚朋友啊！哏政部只要一成立，他每月少说也得多进个三万两万的。

乙　他这油水大了！

甲　所以啊，他还是一个劲儿地鼓捣我上台。没几天，二号命令又下来了。

乙　跟的真紧哪！

甲　“命令！为分设哏政部事，前曾明令任×××为部长，不料该员竟以疾病为因，拒不受任，有负国会殷切期望，顿使官家缺一栋梁。尚望该员仰念政府建部之仁心，遴员之不易，通情达理，速速就任，以免贻误时机。此令！”

乙　这回看你怎么办？

甲　不理他。可是没过几天……

乙　怎么啦？

甲　不好意思说。

乙　还害臊呢。

甲　忽然有一位“窈窕淑女”给我来了一封信。

乙　有这事？写的什么哪？

甲　我拆开一看，字迹清秀，文笔精深。

乙　你把这信念念。

甲　“××先生哏下：”

乙　不是阁下吗？

甲　我是哏学家啊！

乙　那就“哏下”吧！

甲　“××先生哏下，久慕音容，渴念殊甚，惜无良缘相会，只得不揣冒昧，致函相求。”

乙　什么事呢？

甲　“前见国会委任君为哏政部部长，妾正为哏下庆幸……”

乙　“妾”是谁？

甲　说她自己。这是《聊斋志异》里的词儿。

乙　您往下听吧，这封信热闹啦！

甲　“以君之才定可为我国教育事业创立光明之新纪录，妾正拟请君代谋一席之地。”

乙　她也往哏政部里挤呀！

甲　“不料君竟婉辞，未免有负众望，更悖于妾心。当此世风不古，国运坎坷之际，惟望君出山就任，挽回颓势。将倾大厦，幸有君一木之支，雾海夜航，惟赖君乘风破浪。如蒙允诺，妾不惜花容月貌，豆蔻年华，情愿倒赔妆奁，以身相许。”

乙　要嫁给你啊，这可是美人计。

甲　“妾愿权充哏妇，助于哏侧，同理哏政，共进哏餐。”

乙　就说一块儿吃饭得了。

甲　“故请哏下为国家计，为人民计，为教育前途计，为哏学发展计，为妾终身计，速速就任，则喜甚，幸甚，盼甚，哏甚！”

乙　嘿！

甲　“如不应允，则怒甚，怨甚，恨甚，痛甚！”

乙　又哭啦！下款写的什么名字？

甲　“——小翠儿！”

乙　真是个女狐狸。

甲　根本不是女的。

乙　那么是谁呢？

甲　官贩子的内弟！

乙　小舅子！他为什么装女人呢？

甲　这是官贩子给出的主意。

乙　嗯，那年月就是阴阳颠倒。

甲　当时我虽然还不知道这是官贩子勾结他内弟试探我，可我知道，作为一个有学问的人，必须刚正不阿，洁身自好，在这方面一点贪心也不能有。

乙　对！不让坏人见缝下蛆。可你要真答应了，他哪儿给你找媳妇去！

甲　那没关系，官贩子还有莲香、阿宝顶着呢！

乙　真下本儿！

甲　官贩子看我又没理这碴儿，一着急，给我下了最后通牒：“哏政部已筹备就绪，××如不到任，一切严重后果由你负全部责任！”

乙　还让你包赔损失！

甲　对。

乙　这回看你怎么办？

甲　有办法，宣布就职。

乙　啊？还是做官了。

甲　反正是挂名，先去看看，多了解点官场黑幕，我好编相声。

乙　那“就职通告”怎么写的？

甲　“国会总长，各部部长，各省督军，各军军长，各机关，各团体，各学校，各公议会，各报馆钧鉴：经国会总长命令任余为哏政部部长，余本朽木难雕，蒙托以重任，自虞不胜，盛情难却，暂且勉力而为，如有疏失，尚望时赐教言，协力相助，以期哏学能真正发挥哏学之作用，是为哏盼。××哏人哏语哏敬哏拜。”

乙　真够哏的。

甲　转天晚上，国会总长举行盛大宴会，军、政、商、学各界首脑人物济济一堂。官贩子穿着官服，迈着官步，拿着官腔，说着官话。

乙　还真有点儿官气。

甲　“大小官员们！志士同仁们！各部长、省长、军长、厅长、处长们！招待晚会现在开始！本人祝贺成立哏政部！祝贺大家官星高照，官运亨通，官官相惠……”

乙　嗐！

甲　“不！官官相馈……”

乙　互相送礼啊！

甲　“不！官官相卫……”

乙　连环保啊！

甲　“官……官官……”

乙　纯粹是官迷心窍！

甲　“现在，由新任哏政部部长×××发表就职演说。”

乙　让你讲。

甲　我讲什么？

乙　我哪儿知道啊！

甲　我说不了他们那种官话啊！

乙　也对。

甲　哎，说就说吧！

乙　你说了些什么？

甲　我在这儿学一下，那天怎么说的今天就怎么说。

乙　好。

甲　（咳嗽）

乙　毛病还不少。

甲　……准备笔记本。

乙　干吗？

甲　记录下来，这是珍贵资料。

乙　我得先听听，有保留价值再记。

甲　行。那天我还是联系哏学讲的，从滑稽开的头。“滑稽二字，正读骨稽。考据滑稽，如同鸱夷。转注入酒，断断续续。滑稽列传，见于史记。淳于再生，为民献计。当代优孟，警世寓意。曼倩遗风，严肃法纪。发扬哏学，提倡哏学。说学逗唱，四门口技。听我相声，大有利益。振奋精神，舒畅脑力。哈哈一笑，开胸顺气……”

乙　这都挨不上啦！

甲　所以啊！总长一听，点头示意。拿起毛笔，立即批谕。“从即日起，取消前议。后会有期，马上回去！”

乙　哎哟，你这部长完啦！

甲　完就完，我根本就没打算干！

乙　那哏政部撤销了？

甲　撤销？他们哪儿领钱去？把我撤了，哏政部照旧成立。

乙　谁当部长啊！

甲　官贩子早安排好了！

乙　谁？

甲　小翠儿。

乙　噢，是他小舅子！

（陈笑暇整理）

揣骨相

甲　刚才是荣剑尘唱了一段单弦《风波亭》，好啊！

乙　从《王佐断臂》唱到岳飞父子精忠报国一共八本，今天是三本儿，明天是四本儿。

甲　荣先生的段子多数是自编自唱，连本演出，一本比一本紧凑。现在说到岳元帅带领众将大战金兵，破了朱仙镇，正要直捣黄龙……往下就是奸相秦桧暗通金兀术，用十二道假金牌调岳飞还朝，以莫须有的罪名掐监入狱，还用严刑逼供。

乙　“扒皮拷”嘛！

甲　岳飞爱国抗金，何罪之有？后来父子遇难在风波亭，听到这儿没有不掉眼泪的。

乙　噢，替古人担忧。

甲　说书唱戏讲今比古嘛！赞扬的是忠臣义士，斥责的是卖国奸臣，现在也有岳飞。

乙　是啊。那有秦桧吗？

甲　有！有忠就有奸，有爱国的，就有卖国的，有岳飞就有秦桧儿。

乙　也是徽宗无道，不辨忠奸啊！

甲　对，他重用卖国贼，把大好河山奉送给人家啦！“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咱们得想救国之道啊！

乙　做艺的能有什么法子？

甲　咱们用唇枪舌剑，扬善惩恶，褒忠贬奸，可以开通民智，鼓舞士气啊！

乙　所以才说唱岳飞的事呢。

甲　还有呢！花木兰替父从军，方孝孺草诏敲牙，还有《反帝制》、《劝国民》、《梁红玉擂鼓战金山》！

乙　好！

甲　忠奸有别，岳飞跟秦桧儿就是不一样，不但故事不同，相貌骨格都不一样。

乙　您还看过相书啊？

甲　对，我不但熟读《麻衣神相》，还精通揣骨相，善观气色，揣摩骨格，隔皮看瓤，抚外知内，用当通神，百发百中。

乙　您说的“善观气色”，我知道就是看相，这“揣摩骨格”又是怎么回事？

甲　就是“揣骨相”啊！

乙　这我知道，人身上各部位的骨格不同，主向也不一样。

甲　什么主向？

乙　就是从骨头的大小、软硬、轻重上能断定富贵贫贱，妻财子禄。

甲　噢，那你看看张寿臣这骨格怎么样？

乙　就您这戳个儿，高矮、胖瘦，让各位看看：您这肩胛骨高能担事儿，后背骨厚不怕压，胳膊肘骨深手腕儿活；再往脸上看，眉骨宽，性聪慧，颧骨隆起居高位，方面大耳颌骨肥，必主大富与大贵！

甲　你这可是“江湖口，无量斗”。

乙　怎么？

甲　净拣好听的说，这是奉承我。

乙　我可是直言无隐，概不奉承。各位上眼：看张寿臣往这儿一站像不像一位督军还是省长？

甲　越说越玄了，我可不像督军、省长！我也当不了在野派！

乙　这么说您是下野啦？

甲　我也不当寓公，不住租界的小公馆。

乙　最不济也得是那个买卖家的大掌柜。“发财吧，掌柜！可怜可怜穷人吧！”

甲　得啦，得啦，又大掌柜了！我也是个穷人，房无一间，地无一垄，上无片瓦，下无立足之地。

乙　您是幽默大师，笑话大王啊！

甲　那是新闻界捧我，我是说相声的，得为国家、为社会尽点义务，不能在行嫌行，得在行爱行。不敢说“高台教化”，反正没断了研究说：说点古往今来的人情世态，说点大小笑话，诗词歌赋，说点历史典故，警世醒人，让大伙儿开怀一笑。咱凭说挣的是公平钱，吃的是良心饭，睡的是踏实觉，不做亏心事，不怕半夜鬼叫门。

乙　好，一要行得正，二要走得端，三条大道走中间。把心放正了，不能揣在胳肢窝里。

甲　对。所以说您也别小看张寿臣，给个县长都不换！

乙　是你不换，还是人家不换哪？人家放着县长不当换你干嘛？

甲　唉！咱不当县长，可是县长也说不了咱这相声。

乙　这话倒对。

甲　还别不告诉您：张寿臣看得起做艺这个行道。说相声怎么啦？开通民智，又是民众之喉舌，我压根儿就没想当官儿，前些年就有朋友劝我“弃艺从仕”，可我谢绝了这份好意。

乙　看，要不我怎么说您这骨格必主大富大贵呢！等着吧，您还有做官的机会。

甲　您放心，我要真做了官，也是两袖清风，执法护众，绝不能伤天害理，祸国殃民！

乙　那我真盼着您弃艺从仕。

甲　还有的朋友劝我“弃艺从医”哪！

乙　让您当大夫去？

甲　其实，我这就是行医呢。

乙　噢，您还能看病？

甲　不但能看病，还能治病呢！

乙　能治什么病？

甲　“没症”、“一症”、“不症”。

乙　嗯，有好几十种哪！

甲　就是“没国家，没信仰”、“一面理，一头沉”、“不民主，不前进”……

乙　别说了，相声《洋药方》啊！

甲　这是人们身上的毛病啊！有这病不治行吗？不治这病我们国家不能富强啊！所以有朋友给我写了副对子。

乙　上联?

甲　“君非良医，实乃良医，惟因医世欺与弊。”

乙　下联?

甲　“相有所传，声有所传，且喜艺品比翼飞。”

乙　这是看得起我们艺人。

甲　可是您怎么看出我是富贵的骨格，这是蒙事吧?

乙　不是瞎蒙，太平歌词里有啊!

（唱）石崇豪富范丹穷，
有甘罗运早晚太公，
彭祖爷寿高颜回命短，
六个人俱在五行中……

甲　甭唱了! 你这意思是说石崇跟范丹的骨格相貌也不一样，一切都是命里注定的。

乙　我可没这么说!

甲　别信那套，事在人为嘛，死店活人开啊!“小身会文国家用，大汉空长做什么? ”

乙　人定胜天，可也得赶上好世道，得有好的领头人。

甲　咱还研究揣骨相吧，你倒是真懂还是假懂?

乙　略知一二。

甲　那我是略知一二三。

乙　比我强点有限。

甲　那你看看我的晚辈怎么样? 儿女们还有弟子们是大器晚成，还是少年得志，能不能成为国家栋梁?

乙　您问这个干吗?

甲　国泰民安哪! 我是担心晚辈“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乙　您真是忧国忧民哪! 我得看看您的膝骨跟脚趾骨。

甲　这可太麻烦了。

乙　我摸一下也行。

甲　这就是您的揣骨相啊? 我不信服。

乙　您那揣骨相有什么高明的?

甲　我就根据脑后之骨，便可评断。

乙　这可新鲜。

甲　告诉你，好人脑后有骨，坏人脑后是骨头，我经过多年的揣摩，为三十多块骨头写过断语。

乙　怎么个断语?

甲　说出每种骨之后，都有四字断语，六字评语。

乙　都有什么骨?

甲　十几种哪!

乙　您给说说。

甲　好。有英雄骨、壮士骨、豪杰骨、英烈骨、良善骨、高洁骨、梗直骨、公正骨、多谋骨、道义骨、识材骨、育秀骨。

乙　这么多哪! 您给评断一下。

甲　好，先说英雄骨。

乙　四字断语?

甲　爱国热心。

乙　六字评语?

甲　永远办事认真。

乙　好，接下去。

甲　壮士骨，坚贞热忱，大公无私为民。豪杰骨，慷慨激昂，常念国家兴亡。英烈骨，笑洒热血，丹心辉映霜雪。

乙　真带劲!

甲　您再接着听:

良善骨，敬老怜贫，处处严己宽人。

高洁骨，仗义疏财，平生磊落清白。

梗直骨，对敌不弯，岂肯苟且偷安。

公正骨，寸土必争，惟望国家复兴。

多谋骨，众志成城，智慧赛过孔明。

道义骨，品德高尚，做事心明眼亮。

识材骨，十步芳草，善于选宝用宝。

乙　这可是有伯乐才有千里马。

甲　育秀骨，百年大计，量材精心培育。

乙　是啊，唱青衣花旦的材料非让他学花脸，那不是耽误事吗!

甲　是这个理儿吧。

乙　行。这都是好人长的，坏人的呢？

甲　那就是骨头了！您常听说“瞧你这块骨头”！

乙　别往这儿指。您说说都有什么骨头？

甲　那可多了！有：狠骨头、乏骨头、贪骨头、阴骨头、坏骨头、懒骨头、馋骨头、脏骨头、软骨头、滑骨头、耍骨头、臭骨头、贱骨头、犬骨头、没骨头、大小的横骨头、贼骨头。

乙　噢，这么多呢。也是四字断语，六字评语吗？

甲　对！我说几块骨头您听听：

狠骨头，残害同胞，吸尽民脂民膏。

乏骨头，鸣枪放炮，吓得连哭带叫。

贪骨头，便宜没够，耻于脸皮太厚。

阴骨头，口蜜腹剑，专会脚底下绊。

乙　哼，还真有这种骨头！

甲　坏骨头，表面假笑，暗中放点毒药。

乙　这个更缺德！

甲　往下还有呢！

乙　还是坏骨头？

甲　小坏骨头，信口开河，说话嘴不留德。

乙　嘿！接着说。

甲　懒骨头，空负少年，终日游手好闲。

馋骨头，鸡鸭鱼肉，贪多吃上没够。

脏骨头，有碍卫生，浑身又臭又腥。

乙　吐了！

甲　软骨头，男扮女装，周身花露水香。

滑骨头，坑蒙拐骗，什么坏事全干。

耍骨头，白吃白喝，外带偷偷摸摸。

乙　没志气！

甲　臭骨头，目空一切，见人抬头望月。

乙　瞧这臭美劲儿！

甲　贱骨头，摇尾乞怜，祝您大发财源。

乙　拜年来啦！这是跟谁啊！

甲　犬骨头，欺软怕硬，恭候主人发令！

乙　谁是他的主人？

甲　没骨头，金钱搂足，以外人为护符。

乙　对！他们就是勾引外人欺负自己人！

甲　小横骨头，强买强卖，不行武力对待。

大横骨头，打街骂邻，见了外人丢魂！

乙　就这么个横法儿啊！

甲　贼骨头，见财起意，生出千般诡计。

乙　真是贼人贼心！

甲　这还是小号儿的。

乙　还有大贼骨头？

甲　有啊。

乙　快接着说。

甲　听着：大贼骨头，卖国求荣，明知挨骂装聋！

乙　痛快！吱，有这号儿骨头吗？

甲　当然有啦！

乙　谁？

甲　秦桧儿啊？

乙　再有呢？

甲　那就是……现代秦桧。

乙　这是哪位？

甲　……我不敢说。

（康立本记　陈笑暇整理）

洋方子

甲　我往这儿一站，您一看我这身儿穿着打扮，举止，听我这言谈话语我是干什么的?

乙　您恕我眼拙，看不出来。

甲　我是位大夫。

乙　失敬，失敬。您在哪个医院哪?

甲　不在医院。

乙　哪个医馆?

甲　也不在医馆。我开了一个药铺，自己坐堂自己卖药。

乙　您开的药铺是什么字号啊?

甲　您到南市一打听，没有不知道的。

乙　叫什么?

甲　“相交堂”。

乙　香蕉糖！那我跟您打听打听。这个薄荷糖、茶膏糖离您那儿多远哪?

甲　那都是我的分号。

乙　卖药糖来了!

甲　什么“相交堂”啊?

乙　不是吃的香蕉糖吗?

甲　唉，我这“相”啊，是相逢的“相”，“交”是交朋友的“交”。

乙　噢，那您上这儿干什么来了?

甲　我印了点儿广告，上这儿撒传单来了。

乙　给我一张好吗?

甲　您早说呀，撒完了。您要想知道不要紧，我给您念念。

乙　那好。

甲　上写“相交堂，祖传八辈儿五……”

乙　您先等等。或者八辈儿，或者九辈儿，这八辈儿五是怎么回事?

甲　我们家是世医，祖祖辈辈都是大夫，从我们祖上传到我父亲那儿整八辈儿，到我这哪? 半辈儿。故此叫八辈儿五。

乙　我听着都新鲜。

甲　下面是原文。

乙　您念念，我听着要是好，有亲戚朋友病了，给您介绍介绍。

甲　“夫天地之间，人生以命立命，以心居心。若不将方寸放之于中正之处，则作为令人罕见罕闻也！盖为人之要地，作生命之良田，诚于中，形于外。此心不可亏，不可屈，不可瞒，不可昧。若亏心天良必损；若屈心天理必伤；若瞒心人格必丧；若昧心寿命必夭；此乃为人之四大纲目也！今本堂诚修此丹，为诙谐之词，不足与君子听，实嘲笑小人之品行，乃济世之良方，医人之圣药也。此药专治男女老幼一切诸虚百损，心经反复，令人不测等症。常服此药，大有功效，妙难尽述，用当通神。”

乙　嚯！您说得这么好，那您看病是内科还是外科呀?

甲　也不是内科，也不是外科。

乙　妇科、儿科、正骨科?

甲　全不是。

乙　那您是哪一科哪?

甲　我是特科。

乙　特科? 我还真没听说过这个特科。特科治什么病啊?

甲　专治人身上的毛病。

乙　都治什么毛病哪?

甲　广告上全写着哪。

乙　您受累再往下念念。

甲　第一种治“儿”症。

乙　噢，小孩儿得的病。

甲　小孩儿得病是儿科，我说的是“儿”症。

乙　怎么个“儿”症啊?

甲　每一种病都带一个“儿”字。共五十五种。

乙　您念念。

甲　一治“软柔儿……”

乙　软柔儿!

甲　有没有这种毛病?

乙　有有，您接着往下念吧。

甲　一治“软柔儿、蔫拱儿……”

乙　我听着都新鲜。

甲　“……呲毛儿、试步儿、岔道儿、记仇儿、格扭儿、玩招儿、使空儿、撒娇儿、小性儿、抓愣儿、择毛儿、泥缝儿、念秧儿、买好儿、比粗儿、偷油儿、转轴儿、吊猴儿、吃熟儿、种毒儿、等漏儿、抻弓儿、熬僵儿、要茬儿、蹭楞儿、卖嚷儿、干嚎儿、斜巷儿、生根儿、按脏儿、插圈儿、弄套儿、肉头儿、僵豆儿、端肩儿、摆尾儿、摇头儿、晃脑儿、要三青儿、叠四折儿、脑袋核儿、牙疼咒儿、小鼓捣油儿、大谎皮流儿、一切虚儿、漂儿、横儿、蹭儿、醋儿、酱儿、气儿、棒儿、翻眼猴儿等症尽皆治之。”

乙　得了这种病吃什么药哪?

甲　吃伸腿瞪眼丸。

乙　啊！一伸腿一瞪眼人就完了?

甲　病就完了。

乙　人哪?

甲　好了。

乙　用什么药引子哪?

甲　四两滴滴涕冲八个卫生球把它喝了。

乙　烧耗子啊!

甲　还有一种“没”症。

乙　噢，梅毒啊。

甲　那是特科治的病吗?

乙　那怎么个“没”症哪?

甲　每一种病都带一个“没”字。共五十五种。
乙　您再给念念。
甲　“没根基、没品行、没良心、没厚诚、没人味、没德行、没材料、没准性、没廉耻、没正经、没实话、没信用、没王法、没见证、没蔼和、没谦恭、没拿手、没把柄、没真章、没恻隐、没身份、没尺寸、没通融、没活便、没恩典、没情面、没心胸、没志气、没出息、没教育、没亲戚、没朋友、没家里、没外头、没耐烦儿、没好脸儿、没血性、没心眼儿、没大小、没深浅儿、没碴儿找碴儿、没事找事、没话找话、没理搅理、没缝下蛆、没好主意、一切没上、没下、没皮、没脸、没气、没囊、没羞、没臊、没准稿子等症尽皆治之。”
乙　这种病吃什么药哪?
甲　吃绝命丹。
乙　吃下去就绝了命了!
甲　绝对保住命了。
乙　用什么药引子哪?
甲　两包臭虫药，煤油冲服。
乙　我越听越别扭，您这药铺开了几年了?
甲　刚开张。
乙　我送您四个字。
甲　“开市大吉。”
乙　“赶紧关门。”
甲　您这是怎么说话!
乙　您刚才说的那些病啊，都是人身上的毛病。得了这种病，瞒还瞒不住哪，谁肯往外说呀，没听说来了一位看病的到您这儿:“大夫，您给我看看，我有点儿转轴儿，还有点儿‘没羞、没臊’。”有这种人吗!
甲　您这意思我明白，这种病是人身上的毛病，谁有这种病也不肯往外说呀。
乙　就是啊。
甲　我不用他说。
乙　他不说您怎么看哪?

甲　有这种病的人，从我眼前一过，我一看，就知道他有病没病。这叫“观其外而知其内”，这是能耐。

乙　您有这本事？好，您今天就在这儿看看，谁有这病。

甲　你让我看看在座的各位谁有这病？

乙　啊。

甲　在座的各位都是正人君子，一个得这种病的没有。

乙　没有啊，哈哈，有你也不敢说，说谁谁也不答应。

甲　根本就没有嘛！

乙　我就不信，这么些位哪，一位得这种病的没有？

甲　（看乙）嗯！真有一位。

乙　谁呀？

甲　你。

乙　我！你这可是胡说，我也不少吃也不少喝的，有什么病啊。

甲　我是特科，吃得越多喝得越多病越厉害。诸位您看，耳朵梢儿都干了。

乙　我要玩完哪？

甲　您别害怕，遇见我就好了。

乙　您快受累给我看看吧。

甲　行，咱找个没人的地方儿。

乙　就在这儿看得了。

甲　这可不行。

乙　怎么？

甲　您这病不是一般的病，是你身上的毛病。我给您诊脉不诊哪？

乙　诊脉呀。

甲　诊完脉，您得的什么病我说不说哪？

乙　当然要说啦。

甲　诊完脉一说您的病症，大伙儿一乐，您脸上一定挂不住啊。明明有这种病，你愣说没有。知道的，说你有病不说实话；不知道的，说先生我没能耐，您的病也耽误了，我的名誉也损坏了。

乙　您放心，我绝不能讳疾忌医。有我一定说有，没有就是没有。

甲　好吧，您请坐。

乙　（坐在椅子上）

甲　（摸乙的头）

乙　别玩笑。

甲　谁跟你开玩笑了?

乙　那你摸我脑袋干吗?

甲　给你诊脉呀。

乙　诊脉！诊脉诊脑袋?

甲　诊脉诊哪儿呀?

乙　诊脉诊这儿（指手腕）。

甲　噢，您说的是寸、关、尺，大方脉。左边心、肝、肾，右边肺、脾、命门。

乙　对呀。

甲　那是内科，我是特科呀！

乙　特科诊脉?

甲　特科诊脉诊脑袋。

乙　这特科诊脉也特别呀！

甲　你要不相信大夫就甭看了。

乙　相信，相信；您受累吧。

甲　（吸气）哎呀。

乙　怎么了？大夫。

甲　你这病不轻啊。

乙　是啊，没病也让你吓出病来了。

甲　你这病由打气上得。

乙　好！大夫，冲您这一句话，我佩服您。我这个人就是爱生闷气儿，看见不公的事就生气。

甲　哎，你不是那种气，你是“气人有”的气。

乙　我……我怎么会有这种气哪?

甲　没有？没有就甭治了。

乙　（到甲耳根小声说）有点儿。

甲　啊，怎么样，有点儿吧！

乙　你别嚷啊！

甲　又勾出别的病来了。

乙　还有什么病?

甲　气人有、笑人无、敬光棍、怕财主、对浑汤、下臭雾、乱社会、败风俗、缺公德、少公理、敲竹杠、拍马屁、扯疯狗、咬傻子、长处掐、短处捏、又种谷、又卖饭、锅里吃、锅里拉、一马勺、坏一锅、软的欺、硬的怕、捧臭脚、抱粗腿、敲锣边儿、站缸沿儿、说大话、使小钱儿、架势力、吹牛腿、不顺南、不顺北、翻过来、掉过去、一片嘴、两片舌、借风使船、隐善扬恶、成事不足、坏事有余、破坏公益、恬不知耻、吃昧心食、拉硬角屎、口是心非、见钱眼开、食亲财黑、六亲不认、血口喷人、瞪眼撒谎、笑里藏刀、吃里扒外、借钱如白捡、还账认丧气、瞒上不瞒下、卖脸不卖身、朋友当冤家、翻脸不认人、骑脖子拉屎、得便宜卖乖、拍、打、嚇、唬、吓、坑、崩、拐、骗、蒙、粗细短见狠、霸道厉害怪、奸巧曲滑、阴毒损坏、偷摸抢拿、扒豁蹬踹、贼手毛脚、你是人面兽心。

乙　这些病怎么都让我得了!

甲　这是你的病源。

乙　我的病哪?

甲　你的病是三个字。

乙　哪三个字?

甲　伤、勾、破。

乙　伤?

甲　伤风败俗、伤天害理。

乙　勾?

甲　勾通外夷、卖国求荣。

乙　破?

甲　破坏国家、破坏公益。你这病我可治不了，你另请高明吧。

乙　那您把我送医院吧!

甲　医院也没办法呀。

乙　那怎么办哪?

甲　哎，还有个偏方。

乙　什么偏方?

甲　枪毙!

附：

《洋方子》中的“不症”

不公道、不体量、不憨厚、不认账、不抢阳、不斗胜、不留情、不护众、不服劝、不听教、不识交、不妥靠、不开面、不出血、不吃僵、不接帖、不齐心、不努力、不架局、不明理、不义气、不克己、不拾碴儿、不上前儿、不拉线儿、不顾面儿、不合槽儿、不抱把儿、不下本儿、不挂火儿、不担沉儿、不蹚泥儿、不吃亏儿、不饶人儿、不容份儿、不让过儿、不够格儿，不是筋儿、不分垄儿、不认错儿、不知自爱、不知好歹、不认交情、不认抬举、不顾名誉、不守规矩、一切不伦不类、不管不顾、不吃不斗、不依不饶、不通情理等症尽皆治之。

《洋方子》中的“一症”

一面黑、一头沉、一包坏、一根轴、一本账、一扑张、一撒汤、一挂浆、一扫光、一条枪、一翻秧、一上气、一卖味、一条绳、一冲性、一道辙、一手活、一刹车、一砸锅、一只瓜、一反讃、一溜边、一漏馅、一条线、一棵菜、一抓尖、一扬脸、一犯嘎、一装傻、一硌牙、一打耙、一把糟、一锅熬、一发膘、一冒梢、一道号、一条道、一面理、一便之见、一己之私、一面之词、一人见喜、一身箭眼、一心鬼胎、一抬脑袋一个见识、一转眼珠一个主意，一切：一推、一扩、一拉、一摞、一勾、一搭、一答、一和、一脸的天官赐福、一肚子南道沙果梨等症。

《洋方子》中的“假症”

假慈悲、假道德、假作情、假脸热、假维新、假公议、假连心、假忠

厚、假爱弹、假人情、假热心、假信实、假文明、假义务、假搪塞、假对付、假推辞、假躲避、假从权、假屈己、假公平、假耿直、假阳那、假骨力、假豪横、假硬朗、假开通、假大方、假活便、假爽快、假细心、假胆小、假窝囊、假老实、假亲近、假稳当、假嘀咕、假哈张、假含糊、假做作、假传圣旨、假冒字号、假装糊涂、假不指着、假出来啦、假到家啦、一切假情、假义、假好、假厚、假模、假式、假哭、假笑、假充好人等症尽皆治之。

《洋方子》中的“心症”

安黑心、生坏心、起疑心、毒辣心、绝人心、没好心、一狠心、血迷心、刀子心、秤砣心、铁了心、疯子心、假没心、假孝心、挖着心、攒着心、不在心、真忍心、安私心、瞎了心、使碎心、费尽心、没准心、起贼心、浑着心、有外心、转轴心、变了心、丧良心、生邪心、不虚心、假善心、长脏心、参头心、势力心、要奸心、假慈心、装窝心、屈着心、昧着心、二意三心、总不留心、说话扎心、转脸变心、狗肺狼心、人面兽心、一切勾心、猪心、狗心、亏心、负心、多心、抓心、见钱动心等症尽皆治之。

（张立林　陈笑暇整理）

夸讲究

甲　想当初您不是这行。
乙　对。
甲　家里头有钱。家大业大，骡马成群，金银有库，米面成仓。堂上一呼，阶下百喏。
乙　老街旧邻全知道。
甲　你爸爸吃喝穿戴没有一样儿不讲究。
乙　对呀，要将就就别讲究，要讲究就别将就嘛。
甲　首先，你爸爸对于卫生上讲究。
乙　那是主要的。
甲　每天早晨，你爸爸用两瓶滴滴涕冲半斤卫生球把它喝了。
乙　这是讲卫生?
甲　这是烧耗子。
乙　跑嘴里烧耗子去啦!
甲　完事之后要喝三碗汤。
乙　第一碗要喝什么汤?
甲　要喝木香汤。
乙　这为什么哪?
甲　分分气。
乙　对，清气上升，浊气下降。多进饮食。
甲　第二碗要喝燕窝汤。
乙　这为什么哪?

甲　补补气。

乙　光分不补也不成啊，第三碗？

甲　要喝迷魂汤。

乙　这为……

甲　咽了气。

乙　玩儿完。

甲　要喝人参汤。

乙　为什么哪？

甲　助助气。

乙　对。

甲　你爸爸吃饭可讲究。

乙　怎么讲究？

甲　三餐成桌，顿顿成席。哪顿也离不开山珍海味。

乙　山珍？

甲　猴头、银耳、焦梨、火枣、虎脯、驼峰、熊掌、鹿尾、凤髓、龙肝、狼心、狗肺。

乙　不要这两样儿！海味哪？

甲　海参、燕窝、鱼翅、鱼腹、鱼肚。鱼头、鱼尾、鱼骨头、鱼刺。你爸爸蹲在桌子底下吃着美。

乙　这是我爸爸？

甲　猫。

乙　我说越听越不对哪！

甲　你爸爸穿衣裳也讲究。

乙　怎么讲究？

甲　穿的完全是湖绉、杭绉、花洋绉，春绸、潞绸、印度绸，法兰绒，华达呢、哔叽、礼服呢；没有那粗布、蓝布、缸靠儿布，月白、灰市、浅毛蓝，头蓝青市布、布头儿十斤白。

乙　瞧这两大套。

甲　讲究穿，一天三开箱。

乙　什么叫一天三开箱？

甲　就是说你爸爸一天要换三回衣裳。

乙　那怎么换哪?

甲　比如说冬景天穿灰鼠的时候，筒子是一样的筒子，面儿是一样的面儿，一天换三回。

乙　看不出来呀?

甲　要是菊花，全是菊花。

乙　那怎么分辨哪?

甲　早晨是个花骨朵，中午是大花朵。

乙　晚上哪?

甲　太阳一落，花是掉把儿的。

乙　多讲究!

甲　第二天再穿，筒子是一样的筒子，面儿是一样的面儿，花儿不一样了。

乙　嘿!

甲　你爸爸穿完了，把它叠起来，不穿啦，到了明年的今天哪……

乙　再穿。

甲　还指不定穿不穿哪。

乙　我爸爸衣裳多。

甲　怕活不到明年。

乙　要死啊?

甲　你爸爸睡觉也讲究。

乙　睡觉怎么讲究?

甲　要睡一夜五更被。

乙　什么叫一夜五更被?

甲　就是你爸爸睡一宿觉啊……

乙　啊?

甲　要换五回被卧。

乙　那怎么换哪?

甲　比如夏景天吧，天气热。定更的时候你爸爸就睡了。

乙　养养神嘛。

甲　不铺怕硌得慌，不盖怕着了凉。

乙　那怎么办哪?

甲　定更的时候你爸爸铺竹席，身上盖个被单儿。

乙　噢。二更哪?

甲　换了，铺温州席，盖条毛巾被。

乙　凉点儿了嘛。

甲　三更又换了。铺巴拿马席，身上盖个洋绉夹被。

乙　越来越凉了。

甲　四更又换了。铺台湾席，席上铺绒线毯，身上盖厚夹被。

乙　夜深了。

甲　五更又换了。

乙　是啊?

甲　铺狼牙草席，席上铺厚绒毯，身上盖缎子棉被。

乙　我爸爸多讲究，睡一宿觉换五回被卧。

甲　讲究是讲究，你爸爸一宿没睡觉。

乙　怎么哪?

甲　净换被卧啦。

乙　这不是折腾嘛!

甲　这一折腾可坏了。

乙　怎么了?

甲　把你爸爸折腾病了。

乙　这不是自找嘛!

甲　你大哥赶紧请来中西医给你爸爸看病。你爸爸吃药全讲究。

乙　吃药怎么讲究?

甲　讲究吃地道药材。

乙　什么叫地道药材?

甲　你没看药铺门口那通天招牌上写着嘛。

乙　怎么写的?

甲　“本堂自制川广云贵各省地道药材”。

乙　对。

甲　要吃暹罗犀角、非洲羚羊、广西肉桂、吉林野山人参、关东鹿茸、云南豆蔻、四川黄连、贵州橘红、东阿贡胶、龙崖官燕、杭州菊花、西藏红花、东陵益母膏、外馆八宝坤顺、赵家妇女金丹、广东乌鸡白凤丸、一小堂开胸顺气、刘家保赤一粒金、虎牌儿万金油、汀州眼

药、长春堂避瘟散、德国六〇六、法国九一四。

乙　这全是治什么病的?

甲　你爸爸吃错了药了!

乙　那还不吃错。

甲　一命呜呼，身归那世。

乙　死了。

甲　你大哥赶紧把你们叫到跟前，张罗着办白事。

乙　家有长子，国有大臣。

甲　“爸爸生前讲究，死后还要继承他的遗志，接着讲究。”

乙　对。

甲　衣衾棺椁就甭说了。搭这棚，讲究。

乙　怎么讲究?

甲　北京六合棚铺请来的技师，搭的是起脊大棚，一殿一卷，五脊六兽。过街牌楼过街棚，门口大鼓锣架，左梆右点，钟鼓二楼，肃静回避，明镜大牌。每天有僧道番尼四棚经对台念，有广济寺的和尚、白云观的老道、雍和宫的喇嘛、三圣庵的尼姑。停七七四十九天，待客不收礼。

乙　您听多讲究。

甲　对待亲友们周到。

乙　怎么周到?

甲　先说喝的茶，太讲究了。

乙　沏一壶大伙儿一喝，不得了嘛。

甲　那还叫讲究?讲究喝各省名茶。

乙　您说说。

甲　要喝杭州龙井、徽州六安、广东红茶、福建砖茶、云南普洱、铁叶大方、大叶小叶、雀舌、雨前、铁观音、大寿眉。亲友们爱喝什么喝什么。

乙　多讲究。

甲　抽烟也讲究。

乙　怎么讲究?

甲　抽关东台片、易州叶子、兰州水烟、福建皮丝、埃及吕宋，粉包儿、

前门。亲友爱抽什么抽什么。

乙　多讲究。

甲　喝的酒也讲究。喝四川大曲、贵州茅台、陕西西凤、山西汾酒、衡水白干、浙江陈绍、金奖白兰地、莲花白、五加皮、茵陈露、葡萄酒、啤酒、汽水、可口可乐。爱喝什么喝什么。

乙　多讲究。

甲　席面上讲究。

乙　怎么讲究?

甲　六个人一桌。

乙　还是官席。

甲　所用的羹匙、酒盅、酒杯、酒斗;中间大盘、小盘、合碗、高脚碟、高脚碗,大件鸭池,整桌瓷器满是江西硬五彩一级官窑。

乙　美食不如美器。

甲　先上果子十六样儿。

乙　全有什么?

甲　深州蜜桃、沙营葡萄、北山原字苹果、河南鸭梨、西山白梨、南口沙果、山西柿子、蚌埠石榴、河南大荸荠、海淀果藕、广东荔枝、汕头蜜柑、福建橙子、南洋菠萝蜜、新疆哈密瓜,天津卫小刘庄的青萝卜。

乙　连萝卜全有。

甲　中间有个冰碗儿。

乙　都有什么?

甲　有万寿山的菱角、什刹海的鸡头米、北海莲蓬子儿、大扁儿杏仁儿、鲜核桃仁儿、乐陵小枣儿、八里庄的香瓜儿、郎家园的嘎嘎枣儿。

乙　嘿!

甲　有四干、四冷荤、四碟咸菜。

乙　四干?

甲　苏州瓜子、泰安蜜枣、湖南莲子、新疆葡萄干。

乙　四冷荤?

甲　四川腊肉、金华火腿、糖心松花、俄国灌肠。

乙　四碟咸菜?

甲　北京六必居的黑菜，东阳号的甜酱萝卜，铁门八宝菜、王致和的臭豆腐。
乙　臭豆腐也上席呀?
甲　再上点心十六套。
乙　有什么?
甲　正明斋的月饼、致美斋焖炉烧饼、同聚成馅儿饼、同福居锅贴儿、鼎和居炒面片、穆家寨炒疙瘩、全芳楼奶卷羊羔、登瀛楼炸元宵、鹿鸣园烫面饺儿、杨村杜家糕干、耳朵眼儿的炸糕、永元德炸羊尾、北京南花市奶酪、都一处炸三角儿，十八街炸麻花儿、狗不理天津包子。
乙　亲友们吃饱了吧?
甲　这还没上席哪。
乙　是啊，上什么席呀?
甲　先说厨房用的菜也讲究。
乙　都有什么?
甲　有京西六郎庄的大毛豆、张家口的苤蓝、平地泉的土豆、马驹桥的山药、安徐大白菜、济南大葱、保定府的春不老、天津韭黄、八里庄的野鸡脖儿、南西门的黄瓜、豌豆、南苑蒜苗、四川冬菜、广东桂皮、川椒、广料、独流米醋、宏中酱油、豆瓣黄酱、营盘口蘑、小磨香油、绍兴酱豆腐、定兴疙瘩头、锦州卤虾小黄瓜、松江鲈鱼、镇江鲥鱼、海河刀鱼、卫河银鱼、台湾海参、吴淞凤尾鱼。胜芳大螃蟹、关东哈什蚂、烟台大虾扦儿。
乙　啧。这得花多少钱哪!
甲　席面才讲究呢?
乙　怎么个讲究法?
甲　全出奇了，你爸爸生前爱吃什么，今天给亲友们做什么。这还不算，哪家饭庄子，哪家饭馆子，哪位大师傅做哪样菜最有名，把他请到您家来，单另预备一间屋子，就做这样儿菜。这路菜就有二十四样儿。
乙　都有什么您说说。
甲　全聚德的烤鸭子、稻香村红焖鸡、森春阳板鸭、普世斋筒子鸡、同

兴堂糖醋鱼、致美斋烧鱼头、致美楼烩爪尖儿、丰泽园糖莲子、汇丰堂清蒸江米鸭子、新丰楼狮子头、沙锅居猪八样儿、会仙居炒肝儿、登瀛楼扒海参、天和玉九转大肠、白魁烘羊肉、同和轩它斯蜜、两益轩锅烧半支、西域楼炖牛肉、馅饼周包烟、晋阳楼过油肉、泰丰楼烩三鲜、周家食堂全家福、六味斋素杂拌儿、万顺成的锅巴菜。

乙 还有锅巴菜呀。

甲 出殡那天讲究。门口亮北京永利杠房四十八人杠，到大街换六十四杠，杠夫剃头穿靴子，三十二人抬着大明镜，前头有僧道番尼四棚经送殡。有秦琼、敬德、神荼、郁垒四大门神，羊角哀、左伯桃，伯夷，叔齐四大贤，开路鬼，打路鬼，喷钱兽，镇海牛，英雄斗志白鹤图，缰马单鞴，鹰狗骆驼。

乙 还是清朝的执事。

甲 开道锣、肃静回避牌、催押旗、纸糊的烧活。中军、刽子手，全份儿的鼓手音乐，有飞龙旗、飞虎旗、飞熊旗、飞彪旗、飞鹰、飞鳌、飞狗、飞豹，二十四孝旗，影亭魂轿，领魂大安儿车，八堂座伞全是湘绣的。有香伞、花伞、歪脖儿红罗伞，提炉、盘炉，戈林粉棍，二十四对金执事，金瓜、钺、斧、朝天镫，指、掌、拳、横四大槊，一双大手攥冰镩，砍刀、象刀、青龙偃月刀，三尖两刃刀，金灯、串灯、二十四对牛角灯，四十八对官衔牌，四十八对小男儿，前呼后拥。有松狮子、松亭子、松鹤、松鹿、松八仙、松幡、松伞、松轿子、花幡、花伞、花轿子。拉长了八里地，绕了四条马路，又给抬回来了。

乙 怎么不下葬啊?

甲 哈哈，没坟地。

（张立林　陈笑暇整理）

窝头论

甲　回头我请您吃饭。
乙　好，咱哥儿俩哪儿吃?
甲　我请您到我们门口那家饭馆。
乙　您府上哪儿?
甲　小地名儿：教堂后。
乙　教堂后，什么字号?
甲　字号没有，反正菜都好吃。
乙　全有什么菜?
甲　炒辣豆儿，咸菜丝儿，熬小鱼儿，白菜帮儿加辣子。
乙　啊！还有炒麻豆腐。
甲　对。
乙　就什么吃哪?
甲　窝头。
乙　就窝头呀!
甲　还有贴饼子，吃完了您再来点儿小米粥。
乙　算了，算了，请客吃窝头啊！您甭请了，我们家常吃，请客得吃好的。
甲　好的有啊。
乙　好的吃什么?
甲　现蒸出来的热窝头。
乙　就是烫嘴的窝头，不也是窝头嘛！我全吃伤了。

甲　这么一说，您不爱吃窝头?

乙　对，有白面就不吃窝头。

甲　你为什么爱吃白面哪?

乙　当然爱吃白面了，白面好吃啊。

甲　你这人可有点儿太骄傲了，竟敢说不吃窝头这句话。

乙　说这句话怎么啦?

甲　您这话有点儿忘本，人生一世随遇而安。什么都好吃。吃什么老吃就腻了。比方说吧，您生在沿海一带，吃海味鱼虾不算什么，您要生在西藏，想吃黄花鱼、对虾，哪儿给您找去? 就是交通便利，鱼虾到那儿也没海边儿新鲜。到那儿吃牛肉，喝牛奶，吃藏青果、炒面多；吃苹果，大连、熊岳多，到咱们这儿多少钱一个? 大白菜到广东卖多少钱一棵? 可是吃香蕉、蜜柑就方便了，南鲜嘛! 生在长江一带，两顿饭都是米；在河南、山西，白面是主食；山东、河北粗粮棒子面多，就是以粗粮为主，您说吃伤了，不是忘本吗?

乙　这……我不是忘本，这一天吃两顿差点儿事。

甲　窝头吃絮烦了，可以给您换换样儿。

乙　吃什么?

甲　盆儿里碰、金荷叶、碰碑、大喇嘛逛青儿、猴儿打伞、猴儿钻被窝儿。

乙　盆儿里碰是什么?

甲　就是煮嘎嘎。

乙　金荷叶哪?

甲　小米面、棒子面摊煎饼，黄的不像金荷叶吗?

乙　碰碑?

甲　贴饼子。

乙　大喇嘛逛青儿哪?

甲　煮嘎嘎俏点儿菠菜。

乙　猴儿打伞?

甲　煮小饼子俏韭菜花儿。

乙　猴儿钻被窝哪?

甲　和棒子面俏上小葱儿。

乙　嘿！说了半天也没变色儿，还全是棒子面。
甲　对，没变颜色儿，是棒子面，我一定要提它。
乙　怎么？
甲　皆因不能忘本。人哪，一生当中不忘根本是至关紧要的。想当初有位古人哪。
乙　谁呀？
甲　宋朝岳武穆。
乙　噢，知道，岳飞岳鹏举。
甲　小时候家中贫寒，老吃豆腐渣。以后做了太尉，无论举行多大的宴会，无论多丰盛的酒席，当中有一盘豆腐渣，先把它吃了。
乙　这为什么？
甲　表示不忘本。还给豆腐渣起了个名字。
乙　叫什么？
甲　叫雪花菜。还有位古人，孔子曾经绝粮陈蔡。也是贫寒，有的时候连棒子面都没有，叫颜回到面铺赊面去。
乙　您这不是胡说嘛，哪儿有这事？
甲　怎么没有？书上写着哪！
乙　什么书？
甲　《论语》。
乙　《论语》里哪儿有赊棒子面的？
甲　《论语》上有这么一句，“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君子”就指着孔子，“无所争（蒸）”，没有面蒸窝头。“必也射（赊）乎”，必须要到面铺赊面去！
乙　行，您甭讲了，《论语》我念过。“子曰”，就是孔子说了，“君子无所争”，就是君子要有涵养，遇事心平气和，凡事不要争竞。“必也射乎”，可是在射箭的时候，要争胜。这个字是射箭的射，不是赊。
甲　哎，你没念过《五方元音》，赊、蛇、舍、射。
乙　没听说过。
甲　在先前还有一位寒士，不得意的时候，窝窝给他帮了不少忙，后来出将入相啦，他这么一想，我在困难的时候，谁帮我的忙最大哪？一想，嗯，窝窝帮了不少忙。感慨之余，他写了一篇《窝窝赋》。

乙　您还记得不记得?

甲　记得。

乙　您能不能把《窝窝赋》给念念?

甲　可以。您注意听着:“美哉。窝窝兮，为物最妙，天地之所产，兼人力之所造。玉米为之主体……”

乙　棒子面嘛。

甲　“黄豆为之掺搅。”

乙　掺点儿豆面儿。

甲　“观其形，为将军之帽。”

乙　窝窝有个尖儿嘛。

甲　“观其色，似帝王之袍。”

乙　对，黄的嘛。

甲　“里一外九兮。”

乙　什么是“里一外九”?

甲　蒸窝窝的时候（用手比）不是里边一个外边九个嘛!

乙　这么个“里一外九”啊!

甲　“合遁甲之象。黄色为中央之气兮……”

乙　怎么讲?

甲　中央戊己土，土是黄的嘛。

乙　噢。

甲　“依坎离而合造。”

乙　“坎离”?

甲　就是水火，没有水火能蒸熟吗?

乙　干面熟不了。

甲　“供终日之饱兮，力能耐久。”

乙　抗时候。

甲　“一日三餐胜似美酒羊羔!”

乙　不见得。

甲　“遇稀粥而亲密，配葱酱而逍遥，兑卤虾而合好，配腐乳而绝妙。”

乙　“腐乳”?

甲　就是臭豆腐。

乙　嗐！臭豆腐。

甲　“孔子得之何愁陈蔡。”

乙　陈蔡绝粮嘛。

甲　“颜子得之何必瓢饮。”

乙　一箪食一瓢饮。

甲　“淮阴侯少年无缺何乞漂母，梁武帝台城巡狩焉能饿倒。富翁言粗糙难咽，吾爱如骨肉至交，田舍翁言常食之穷，贫家子谓胜似佳肴，意在延年益寿，何必身居蓬岛，但尝其中滋味，吾愿终身偕老。”

乙　这是什么意思呢?

甲　就是一辈子他也不能离开窝窝。

乙　这篇《窝窝赋》写得真好，就是有一个地方儿我不明白。

甲　您说。

乙　窝头嘛，为什么叫窝窝哪?

甲　啊，古时候叫窝窝不叫窝头。

乙　为什么改的名儿?

甲　在专制的时候受过皇封。

乙　什么年?

甲　光绪二十六年，就是一九〇〇年，八国联军进北京，光绪逃难奔西安，跑到半道儿了。在北京宫里吃饭是御宴，厨房叫御膳房，吃一看二眼观三，穷奢极欲。逃难，哪儿有御膳房，叫御前找老百姓要吃的，老百姓拿来窝窝，吃吃挺好，挺香挺饱，心想，没有这窝窝吃就走不动了，有这个吃饱了，加紧一走，联军没追上。光绪感念窝窝的功劳。这窝窝要是人能封官晋爵，窝窝是死的怎么封它? 加封一个美名，就叫窝头吧。

乙　这怎么讲?

甲　窝头嘛，食物里一个领头的，是吃的全属它管，它是个头。

乙　嘿，您说的有来带去儿的。

甲　当然了，这窝窝头与我也有深厚之感情。

乙　怎么哪?

甲　旧社会的时候，我们一家八口，一日三餐，几乎顿顿离不开窝头。

日本侵占我国八年沦陷时期，想吃棒子面窝头都吃不上，窝头都变色！

乙　变什么色？

甲　混合面！

乙　对，我也吃过，还掺锯末哪。

甲　沦陷八年，国民党反动派捣乱三年，前后十一年，没有窝窝头，我们一家早就完了。可是啊，解放以后生活逐渐好了，每日米面油肉，很少吃窝头了，不吃窝头可不能忘记窝头对我的好处，不能忘记过去之艰苦。

乙　对，您说这话太对了。

甲　为了感念窝窝头，我也给它作一点东西，就算文章吧。

乙　噢，您也作篇《窝窝赋》？

甲　这我可不敢，人家那篇文章这么好，我再写也是画蛇添足、狗尾续貂。

乙　您写的什么哪？

甲　我写的是《窝头论》。这里边包括吃窝头有什么要点，有什么纲要。

乙　那有什么要点哪，把面和得了，团巴团巴杵一个窟窿，搁锅里盖上屉，得了嘛。

甲　不是这么简单，你要读过我这《窝头论》，按我这法子蒸，蒸得了一揭屉，黄金一色，油汪汪一层亮皮儿，拿到手里温温和和、利利索索，用手一掰开，沙沙楞楞，吃到嘴里这么甜丝丝的，往下一咽，到嗓子里顺顺溜溜下去。吃窝头的时候，蘸点儿黄酱、臭豆腐、爆腌萝卜、白菜帮儿、再喝碗稀粥，准保八小时不饿，一日三餐，二十四个钟头正合适。

乙　好算盘。

甲　你要不按我这法子蒸，人家二十分钟蒸熟了，你俩钟头也蒸不熟。火也要灭，添劈柴弄一屋子烟，赶紧揭屉吧，揭开屉俩字考语——堵心。

乙　怎么了？

甲　一瞧这窝头灰不唧的，带水汽。用手一拿，粘手指头，用手掰开一

瞧，这碴粘粘糊糊，搁嘴里粘牙糊上膛，用舌头舔不下来。
乙　这怎么办哪?
甲　再蒸也不行了，蒸屉蒸包子，生了再蒸还行，独单窝头，生了重新蒸，一辈子也熟不了。
乙　那怎么办?
甲　不吃，吃什么? 扔了怪可惜的，吃了，拉稀，只可切片烤，上年纪人没牙了，烤着吃咬不动，就搓碎了拿锅煮，到吃的时候一锅糨子。
乙　好么，蒸窝头干吗? 熬粥好不好? 您也是夸大其词。谁不会蒸窝头!
甲　哎，你要不读《窝头论》，十回就得蒸坏九回，蒸好了那是蒙的。甭说你，古代有一位圣人就不会蒸窝头。
乙　哪位圣人?
甲　曾子不会蒸窝头。
乙　噢，宗圣曾子不会蒸窝头!
甲　曾子家贫，吃不起白面，就吃棒子面。曾老太太蒸窝头，老蒸不熟。曾子放学回家吃生窝头，半道儿上拉稀去晚了，圣人抱怨他:“你怎么又迟到了?”曾子说:“我走半道拉稀了。”圣人问:“你吃冰棍儿啦? ”
乙　您先等等，那时候有冰棍儿吗?
甲　你甭管，我就这么说，你爱信不信。曾子说:“我没吃冰棍。”圣人问:“为什么拉稀? ”曾子说:“我母亲蒸窝窝老蒸不好，老蒸生的，还得跟老师请教这窝窝怎么蒸? ”圣人说:“你怎么没记性，头年夏景天你母亲蒸生窝窝你拉稀了，你问过我呀! 我也告诉了，那是走了汽，你怎么没跟你母亲说呀! 那你母亲蒸不熟，你吃生窝窝赖谁!”
乙　得了，得了，满不像话，你这叫信口雌黄，哪儿的事!
甲　这书上有。
乙　什么书?
甲　《论语》。
乙　《论语》上还有蒸生窝头这档事!
甲　你念过《论语》吗?

乙　念过。

甲　我背两句你听听。

乙　好。

甲　曾参问于孔子曰：“窝窝因甚不熟乎？”

乙　这句我听着耳生。

甲　耳生？下句就不耳生了。

乙　下句什么？

甲　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夏景天我告诉你窝头没蒸好，走了汽了。

乙　算了，不对，这句我懂，你把字念错了，挨不着蒸窝头。“子曰”，就是孔子说话了。“夏礼吾能言之”，就是夏朝的礼仪制度我能说。“杞不足征也”，是夏朝后代杞国没有人证明我的话，那字念杞，不念汽。

甲　你不懂啊，你还是没念过《五方元音》……

乙
甲　七、齐、起、汽。

乙　行了，行了，我不管这个，您给念念《窝头论》吧。

甲　那好，听着。“夫窝窝头……”

乙　这窝头不是蒸的吗？您怎么孵呀，俩大窝头搁一块儿，一会儿孵出俩小窝头来？

甲　我说话你怎么全不懂。

乙　懂与不懂也没有孵窝头的，有孵鸡孵鸭子的。

甲　这“夫”不是孵鸡孵鸭子的孵。这“夫”是发语词，就是头行儿，千言万语在它以后，您念过古文？

乙　念过。

甲　有段《春夜宴桃李园序》你知道吗？

乙　知道。

甲　你背两句。

乙　好。“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

甲　怎么讲？

乙　不知道。

甲　“夫天地者”就是这个天地之间，“万物之逆旅”就好比一个大旅舍。我这“夫窝窝头”就是我这窝头。

乙　明白了，您还接着“夫”说吧。

甲　“夫窝窝头者，黄豆、玉米为主，下配群粮，共为细末，而成棒子面也。”

乙　嘿！

甲　“上尖而下圆。”

乙　是这个形状。

甲　“外实而中空。”

乙　不错。

甲　“观颜色之轻重，察水汽之盈虚。”

乙　嗯。

甲　“若……”

乙　啊！

甲　“火旺、水盛、屉严、汽足，一气而蒸熟者，……”

乙　啊，啊！

甲　“此物滋味美、颜色娇，金黄光润，可谓美餐也。”

乙　是，是。

甲　“若火微、水欠、屉松、汽虚，不容熟而揭屉者，……”

乙　啊？

甲　“此物……”

乙　怎么样？

甲　“一辈子不能熟也！”

（田立禾记　张立林整理）

地理图

甲　听您说话的口音不是本地人吧?
乙　我是北京人。
甲　咱们同乡。我离北京不远。
乙　您上这儿干什么来了?
甲　来找个人。
乙　您找谁呀?
甲　找我哥哥。
乙　您找着了吗?
甲　我找了一个多月了，也没找着。
乙　您的哥哥在什么地方呀?
甲　我把地名儿忘了。
乙　那可没法找，天津地方儿大了。
甲　我着急呀，想跟您打听打听。
乙　您跟我打听，没有地名儿也没办法。您要记个大概我还能帮忙。令兄哪行发财呀?
甲　我哥哥是个厨子。
乙　是什么字号? 或者在哪个会馆?
甲　全不是，我哥哥在庙里。
乙　天津的庙可多了。叫什么庙名儿您记得吗?
甲　我记得好像有个宫字。
乙　有个宫字啊，有宫字儿的庙我知道几个。我给您想想，北马路有

个万寿宫。

甲　不是。

乙　西北角有个文昌宫。

甲　不是。

乙　东马路有个崇仁宫。

甲　也不是崇仁宫。

乙　这庙全带宫字儿啊，您哪什么宫?

甲　大概是尉迟恭。

乙　尉迟恭?那您找敬德去。尉迟恭没这个庙啊。

甲　要不就是出大恭。

乙　出大恭您上茅房啊。没地方找去，出大恭、尉迟恭不是庙啊。哎，庙有什么迹址没有?

甲　迹址呀，我哥哥跟我提过，说这个庙啊，有卖金鱼儿的，有卖花儿的……

乙　啊，行了，行了。这您算找着了。您说庙里有卖金鱼儿的，有卖花儿的，还有卖抖的那个“空竹”。

甲　对，对了。

乙　那怎么叫尉迟恭，出大恭哪!那个庙叫娘娘宫。

甲　哎，我上娘娘宫。您受点儿累告诉我吧。

乙　这没什么。您打这儿奔东马路，东门北边儿有个袜子胡同，进了袜子胡同一直走，就瞧见这个庙了。对着庙有个戏楼，庙在路西，有两根大旗杆，那就是娘娘宫，门口儿可写着天后宫。

甲　谢谢，谢谢，我哥哥也这么说过，有旗杆，有牌楼，还有俩铁狮子，铁狮子脑袋上有犄角。

乙　错了，错了，您这么绕远儿怨谁。您说有牌楼，铁狮子头上带犄角的，那不是娘娘宫，那叫玉皇阁。

甲　哎，我上玉皇阁。

乙　您上玉皇阁啊?

甲　我上玉皇阁。

乙　玉皇阁也打那儿走，您到娘娘宫对过那戏楼，过那戏楼有个水阁大街，您往北走，门口有大牌楼，这个庙正对着大口，大口就是

海河。

甲 对，这庙在高坡上头，四外是大开洼，听说是四月里开庙。

乙 又拧了！您说这庙在高坡上头，四月二十八祭药王。

甲 对呀。

乙 那叫峰窝庙。

甲 哎，我上峰窝庙。

乙 您倒是上哪儿?

甲 我上峰窝庙啊。

乙 怎么我说哪儿你上哪儿?

甲 您受点儿累吧。

乙 好，告诉你，南门外一直的往南，过八里台儿、李七庄子还往南，庙在高坡上头，那里供着药王爷。

甲 对，庙里供着阎王爷。

乙 那儿没阎王爷。药王爷。

甲 怎么没阎王爷呀？十殿阎王爷哪，还有七十二司，后头有寝宫。庙热闹着哪。

乙 （冲观众）嘿，又给搬家了。啊，您说那庙里有阎王爷，有城隍殿，后头是寝宫，挨着自来水公司。

甲 对，老年间还过皇会，城隍还出巡。满对。

乙 那叫城隍庙。

甲
乙 哎，我上城隍庙。

乙 走！你这不是成心起哄嘛！我说哪儿你上哪儿，搅和了半天。我再说，天津的庙多了，这还有完哪！

甲 先生，您这可不对。

乙 我怎么不对呀?

甲 这个找人哪，最着急。找我哥哥找了一个多月了，我也没找着，皆因听您这口音咱们是同乡，跟您打听城陛庙，您要是认得劳您驾告诉我，不认得我再跟别人打听。我跟您打听城隍庙，您让我上峰窝庙干什么去？又娘娘宫了，玉皇阁了，您这不是拿我开胃吗？我哪儿有闲工夫跟您逛庙啊！

乙　我倒带你逛庙了！这么一说，我倒不是东西了？
甲　我可没那么说。
乙　好啊，我说的。你是真找人哪，还是开搅啊？
甲　什么叫开搅啊，我找我哥哥呀。
乙　那么你哥哥到底在哪儿？
甲　城隍庙啊，您不认得吗？
乙　我认得呀。你还上别处去不去了？这儿还有个大悲院你去不去？
甲　我上大悲院干什么去。
乙　天齐庙你去不去？
甲　让诸位听，这不是拿我开心吗？我上天齐庙找谁去？
乙　那么我要是告诉你，还跟别人打听不打听？
甲　你告诉我，干嘛还打听啊。
乙　好了。要不是遇见我呀，再打听半年你也打听不着。打这儿出门儿，雇车也行，上电车汽车全行。您奔老车站。
甲　老车站？
乙　买张票一直上北京。
甲　我上北京干什么？
乙　是啊，你不是上城隍庙吗？你要是不上北京怎么能到西北角哪！
甲　我上天津城隍庙。
乙　啊，天津城隍庙啊。你认得？
甲　不认得呀，认得就不打听了。
乙　你要认得你就去，不认得跟别人打听。
甲　这不跟您打听吗。
乙　这不是告诉你抄近儿的道儿嘛。
甲　好，劳您驾吧。
乙　你还省俩钱儿，丰台下火车，奔长辛店，良乡县，窦店，琉璃河，奔涿州。
甲　这才到。
乙　（拉长声）早着哪！这连十分之一还没走哪。你要忙跟别人打听。
甲　不忙了，我上城隍庙，都到了涿州了，我还忙什么哪？
乙　听你这话你是认得？

甲　不认得，您慢慢说吧。

乙　你奔松林店，高碑店，定兴，徐水，保定府，石家庄，太原府，过黄河到陕西，过甘肃、新疆，有八百里地旱海，自带干粮自带水。

甲　不带干粮不带水？

乙　渴也把你渴死，饿也把你饿死。过了旱海有个火焰山，过了火焰山你上飞机，一直往西北，走四十七个礼拜，下飞机您就瞧见了，那儿有一个小庙儿，匾上写着仨字：城隍庙。

甲　我劳您驾，我这双鞋到得了到不了？

乙　有主意呀，你把它脱下来，提溜着走，回来还是这个样儿。

甲　您这主意好，磨脚不磨鞋。

乙　甭废话了，赶紧赶路要紧。

甲　我找位就伴儿的，您这儿还有去的没有？

乙　您甭找就伴儿的，我们这儿全认得。我刚打那儿来，走吧，走吧。

甲　这么说，咱们哥儿俩……

乙　回来见。

甲　下辈子见。

乙　见不见的没关系。

甲　（转脸走到台口）

乙　图什么的！

甲　先生。

乙　冤魂不散！

甲　我跟您说两句呀，世界上不怕没好事，就怕遇见不好的人。

乙　世界上净好人。

甲　好人有是有，少啊。没德行的人太多。我打听城隍庙不是一天了，打听一个多月了，没人告诉我。

乙　别人不认得怎么告诉你呀。

甲　今天遇见您这么一位有德行的人。

乙　这是您说我有德行。

甲　您的德行大了。诸位您瞧，这德行全出来了。

乙　这是什么话？我这儿散德行哪！

甲　您想啊，打听道儿费您多少话，耽误您多少时间。

乙　这没什么。

甲　昨天我也打听这个道儿来着。就在您这个地方，遇见这个人可没德行。

乙　怎么个长相儿?

甲　跟您长得不差什么的。

乙　这么说就是我呀?

甲　不，不是您，绝对不是您。可是那个人穿的衣裳跟您也仿佛，可不是您哪。他没德行，您有德行；他不是东西，您是东西。

乙　这是什么话!

甲　他不是玩意儿，您是玩意儿。

乙　怎么您出口不逊骂人哪!

甲　我可不敢骂人，我是为了让您给评评理。我找我哥哥找不着着急，我跟他打听道儿，他要是说不认得也没关系，他让我绕远儿。您想我能对他说好话吗？我能不骂他吗?

乙　噢，您骂那个让您绕远儿的？那倒是……

甲　可骂不可骂?

乙　那……那……您就骂吧。他怎么告诉您的哪?

甲　头一句就不像话，您头一句让我奔哪儿?

乙　我让您奔老车站哪?

甲　诸位您听听，上城隍庙奔老车站，多有德行。那小子让我奔北大关!

乙　哎呀，远了，北大关远了!

甲　远了不是?

乙　绕大远儿了，远多了!

甲　远多了？哈哈，你这也不近!

乙　（皱眉）还走哪儿?

甲　奔北大关，走河北大街，大红桥，杨村、蔡村，河西务，安平，马头，张家湾，奔通州八里桥，进北京齐化门，出北京德胜门。

乙　还怎么走哪?

甲　走清河，沙河，昌平县，南口，青龙桥，康庄子，怀来，沙城，保安，下花园，辛庄子，宣化府，沙岭子，榆林，张家口，柴沟堡，西湾，天镇，

阳高县，聚乐堡，周氏庄，大同，孤山，宏赐堡，丰镇，苏集，集宁，三岔口，十八台，卓资，三道营，旗下营，陶卜齐，呼和浩特，西包头，甘肃兰州，西凉，凉州，永昌，甘州，嘉峪关，安西，哈密，吐鲁番，新疆乌鲁木齐，精河，伊犁，温宿进西藏。聂拉木，里拉，扎多木，扎什，拉萨，伦布，墨竹工卡，巴塘、理塘、雅砻江，四川成都府，岷江，简阳，重庆，丰都，宜昌，荆州，沙市，汉阳，汉口，孝感，武胜关，河南信阳县，郾城，许昌，荥阳，洛阳，渑池，陕县，灵宝，陕西华阴县，长安，西安，渭水，渭南到山西。平遥，太原府，寿阳，平定州，井陉，石家庄，新乐，望都，河北保定府，深，武，饶，安，河间府，沧州，南皮，东光，德州，平原，禹城，山东济南府，党家庄，张夏，万德，界首，泰安，东北集坡，大汶口，吴村，曲阜，兖州府，梅城，沙沟，韩庄，利国驿，柳泉，茅村，徐州府，固镇，新马桥，曹老集，蚌埠，门台子，安徽凤阳，临淮关，小溪河，石门山，张八岭，担子街，浦镇，浦口过江到南京。龙潭，下蜀，高资，镇江府，新丰，丹阳，吕城，常州，石塘湾，无锡、苏州，外跨塘，正仪，昆山，陆家滨，安亭，南翔，大场到上海。

乙　还怎么走？

甲　走松江，浙江嘉兴，绍兴，宁波，台州，温州，福建福州，南平，南昌，湖南长沙，常德，贵州贵阳，安顺，云南昆明，开远，广西桂林，梧州，广东广州，佛山，奔雷州半岛、海南岛过北部湾，走越南河内，高棉，寮国，泰国，缅甸仰光，印度新德里，再到阿富汗。

乙　到外国了！

甲　京城喀布尔，巴基斯坦，不丹，锡兰，伊朗德黑兰，阿拉伯半岛出红海奔欧罗巴洲，走土耳其，俄罗斯，莫斯科，冰岛，芬兰，丹麦，荷兰，比利时，挪威，瑞典，德意志，奥地利，瑞士，亚得里亚海，意大利，法国巴黎，西班牙，葡萄牙，英国伦敦，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捷克布拉格，阿尔巴尼亚地拉那，保加利亚索非亚，匈牙利布达佩斯。

乙　嘿！

甲　出欧洲地中海，奔阿非利加洲，走埃及开罗，阿尔及利亚，莫三鼻给，埃塞俄比亚，突尼斯，摩洛哥，奔大西洋到美洲，走纽芬兰，魁

北克，加拿大渥太华，旧金山，圣弗兰，落基山，密执，美国纽约，华盛顿，墨西哥，古巴，马那瓜，巴拿马，亚马孙河，巴西，苏克雷，蒙得维的亚，拉巴拉他河。

乙　这都什么地名儿啊！

甲　出美洲奔澳大利亚洲，走新西兰，印度尼西亚，南洋群岛，菲律宾，吕宋，台湾，朝鲜汉城，琉球奔日本，对马，横滨，大阪，名古屋，北海道，库页岛，回东北黑龙江。

乙　这才往回走。

甲　齐齐哈尔，哈尔滨，双城堡，蔡家沟，虎市，布海，朱城子，长春，范家屯，陶家屯，刘房子，公主岭，郭家店，四平街，泉头，双庙子，昌图，马仲河，金沟子，开原，铁岭，八里庄，新城子，虎石台，沈阳，皇姑屯，裕国站，马三家子，兴隆店，巨流河，新民县，大虎山，高山子，青堆子，赵家屯，沟帮子，大凌河，双羊店，锦州，女儿河，高桥，塔山，锦西县，兴城，白庙，沙后所，绥中县，前所，山海关。出喜峰口，奔赤峰州，走热河，巴沟，喇嘛庙，草地，库伦，买卖城。穿过西伯利亚到了北冰洋，坐飞机再走十七个星期，这才到天津城隍庙。（少数地名改用今称）

乙　才到啊！

（张立林　陈笑暇整理）

大戏魔

甲　我这个人最喜欢看戏。

乙　唔，你是戏剧爱好者。

甲　不但爱看，而且爱唱。不论干什么事儿，都要唱两句儿。

乙　那不成戏迷了。

甲　我是受你爸爸的传染。

乙　哦，我爸爸也是戏迷?

甲　比戏迷迷得厉害，外号叫戏魔。

乙　戏魔?我就知道我爸爸爱看戏，还不知道他叫戏魔。

甲　吃喝拉撒睡，行动坐卧走，全要唱几句，这叫戏迷。你爸爸是吃的、使的、用的，家庭一切东西都要带个戏名，这件东西如果找不到个戏名，连这件东西扔了不要。这我都知道，你爸爸叫戏魔。

乙　你知道我们在哪儿住?

甲　你们家住《太平庄》。

乙　这就是一出戏。

甲　周围有《渭水河》、《渡银河》、《孟津河》、《阴阳河》四面护庄河。

乙　好嘛!我们家一出门就过河。

甲　过河有桥。东西南北有《金雁桥》、《金水桥》、《洛阳桥》、《当阳桥》吊桥四座。那道庄墙虽然不如《万里长城》，也赛过《徐策跑城》、《冀州城》。四面还有四个关口。

乙　哪四道关口?

甲　《牧虎关》、《独木关》、《高平关》、《凤鸣关》庄门四处。庄南有《武

家坡》《白马坡》、《长坂坡》。庄西有《景阳岗》、《通天犀》、《蜈蚣岭》、《神亭岭》，紧挨着《摩天岭》。

乙　山不少哇。

甲　庄南有一片《黑松林》、《野猪林》。林内有《五元哭坟》、《打侄上坟》、《小上坟》。庄北有一道《黄泥岗》，当中有《断密涧》、《卧虎沟》、《塔子沟》，还有一片《打瓜园》，常见《小放牛》、《贩马记》来往不断，四面八方，还有几个村子。

乙　哪几个村子?

甲　《四杰村》、《恶虎村》、《霸王庄》、《东皇庄》、《溪皇庄》、《善宝庄》、《祝家庄》、《李家店》、《扈家庄》、《三家店》、《殷家堡》、《薛家窝》、《曾头市》、《招贤镇》、《朱仙镇》。还有《七星庙》、《虮蜡庙》寺院数处。庄西有一座大庙叫《斗牛宫》，里边有《佛门点元》、《大登殿》、《长生殿》。每年七月七开庙门，真是热闹非常，有《大逛庙》、《小逛庙》，善男信女都上那里去赶会。

乙　全有什么会?

甲　《盂兰会》、《英雄会》、《群英会》、《父子会》、《母女会》、《双摇会》、《蟠桃会》、《古城会》、《桑园会》，各会的弟子都上那里去走会。

乙　还真热闹。

甲　会上有《打花鼓》的，《卖符》的，《请医》的，《定计化缘》的，《卖一匹布》的，《卖胭脂》的，《卖绒花》的，《也是斋》在那儿卖鞋，《双铃记》在那儿《卖线》，《小磨房》在那儿卖面，七十二行，行行都有。进庄门有一条大马路。

乙　叫什么?

甲　《华容道》。

乙　好嘛！在那儿挡曹操哇。

甲　走过《三门街》、《三岔口》、《失街亭》、《汉津口》，到了你们的住宅。真是《顶花砖》修一片《连环套》的《汉阳院》，路北有个大门叫《南天门》。门上有《巧连环》、《连环计》一对门环。门框上还有个牌子。

乙　叫什么?

甲　《假金牌》。门洞两旁放着《演火棍》，左右《黄金台》、《白蟒台》上

下马石，《摇钱树》门槐四棵，《一缕麻》晃绳上拴着牲口：《盗御马》、《卖黄骠》、《千里驹》、《红鬃烈马》，还有一条“告状”的“黑驴”。

乙　嘿！还真齐全。

甲　隔壁是大车门，里边有《挑滑车》、《打囚车》汽车两辆。进大门，上有四言门心的对子。

乙　上联是？

甲　“出将入相。”

乙　下联是？

甲　“讲古论今。”

乙　横批是——

甲　“准演不谎。”大门道，上面挂着《七星灯》，下放两条《背板凳》，迎门影壁一面《忠孝牌》，再往里走就进你家院子了。

乙　叫什么？

甲　《乌龙院》。

乙　怎么叫这名字！

甲　乌龙院里有几座高楼。

乙　哪几座楼？

甲　有《黄鹤楼》、《白门楼》、《望儿楼》、《艳阳楼》、《狮子楼》、《贾家楼》、《赵家楼》、《富春楼》，到客厅门前还有副对联。

乙　上联！

甲　“门迎二黄魁生旦净末文武丑。”

乙　下联？

甲　“堂前三大王富英连良周信芳。”

乙　横匾？

甲　上写《文殊阁》。进客厅迎门摆着丈八《双包案》，上摆《完璧归赵》、《长寿星》，左右古铜《举鼎》，《朝金顶(鼎)》、《对金瓶》一对，墙上挂着《百寿图》一张中堂，两边有《疯僧扫秦（琴)》，一口《鱼藏剑》、《铁弓缘》、《一箭仇》、《辕门射戟》、《雌雄镖》的镖囊，八仙桌上摆着文具，一块《击曹砚》，一支《春秋笔》，《朱砂痣》的印色盒装《双狮图》图章，里边几桌椅凳全是硬木镶大理石，天然的花样，《龙虎斗》、《胭脂虎》、《罗四虎》、《麒麟豹》。靠东墙摆着一条很长

的案子。

乙　叫什么?

甲　《铡美案》。

乙　怎么叫这个名字?

甲　案子上摆着三颗大印《取帅印》、《血手印》、《状元印》。再看三面墙上字画不少，画的山水儿，满带山名。

乙　全有哪些山?

甲　有《二龙山》、《铁龙山》、《牛头山》、《牧羊山》、《双锁山》、《九里山》、《四平山》、《丁甲山》、《百草山》、《云蒙山》、《银空山》、《大香山》、《青石山》、《马鞍山》、《五台山》、《瑶球山》、《剑峰山》、《芒砀山》、《九里山》、《飞虎山》、《火焚绵山》……三八二十四条山水儿，名人字画。还有八张美人儿。

乙　哪八张美人儿?

甲　《黛玉葬花》、《嫦娥奔月》、《太真外传》、《木兰从军》、《佳期拷红》、《尼姑思凡》、《晴雯撕扇》、《天女散花》，全是唐伯虎的笔体。有《采石矶(鸡)》、《蝴蝶梦》、《鸿雁捎书》翎毛花卉。《麒麟阁》一张中堂，有武侯出师表，靠西墙有张《沉香床》、床前六面围屏，床上挂着《闯帐》，两边拴着《盗钩》，床下放着《捉放曹》的灰槽子，床上铺着《金钱豹》豹皮两张。你爸爸喜欢躺在床上看书，床前有一盏《宝莲灯》，有一部《清官册》、一部《三国志》、一部《济公传》、一部《水浒传》。你爸爸正看到《武十回》、《宋十回》、《林冲夜奔》。

乙　我爸爸就喜欢看书。

甲　不但爱看书，你爸爸还喜欢看报。

乙　全看的什么报?

甲　《奇冤报》、《贪欢报》、《天雷报》、《妻党同恶报》。

乙　哪儿找这个报馆去!

甲　往左一拐，就到书房了。门前有副对联。

乙　书房是有对联。上联是?

甲　“家无别韵，西皮、二黄、原板、三眼、四平调。”

乙　下联呢?

甲　“庭有余音，长锤、纽丝、住头、起霸、紧急风。”

乙　横批是：

甲　“嗯喷，打台”！

乙　开戏了。

甲　书房里请位教员，还是位女士。

乙　谁呀？

甲　三娘，在你家《教子》。

乙　全跑我们家去了。

甲　往西一拐，是个大花园。

乙　那花园可不小。

甲　花园门前还有副对联。

乙　我们家爱贴对子，上联是？

甲　“李万春遍地芙蓉草。”①

乙　下联呢？

甲　“程砚秋开放小翠花。”②

乙　横匾？

甲　《御果园》。花园子山石亚赛《花果山》，底下通着《水帘洞》、《洪羊洞》、《盘丝洞》、《无底洞》。周围一片《白水滩》，里边开着《大莲花》、《铁莲花》，那真赛过《莲花湖》。湖边有《上天台》，可以在那里钓鱼。走过《御河桥》、《跑坡》到山顶，有一座《万花楼》，楼上有棋盘，左右《凤仪亭》、《御碑亭》、《青风亭》、《风波亭》。当中一筒《李陵碑》。《扫松》一片，《折柳》数株，山上花草有《盗灵芝》、《戏牡丹》、《红菊花》、《白菊花》，招来了《花蝴蝶》、《红蝴蝶》飞来飞去，那天是你爸爸《生辰纲》，又是《嫁妹》的日子。请亲友人府拜寿，实在不少。

乙　全是谁呀？

甲　有《三进士》、《四进士》各位官员。有《泗水驿》、《辛安驿》、《临江驿》的驿丞。有《郿邬县》、《钱塘县》、《中牟县》、《新野县》的知县。

乙　全是县官。

---

① “芙蓉草”即京剧艺人赵桐珊的艺名。

② “小翠花”即京剧艺人于连泉的艺名。

甲　还有《潞安州》、《泗州城》的知州。

乙　州官。

甲　还有《嘉兴府》、《大明府》的知府。

乙　知府也来了。

甲　还有两位大军阀，一位“打”过“登州”、“镇”过“潭州”、“破”过“洪州”、“取”过“荥阳”、“取”过“洛阳”、“取”过“金陵”；那一位“闹”过“江州”、“战”过“宛城”、“战”过“北原”，还“刀劈”过“三关”。从《让成都》之后，就《回荆州》安居了。还来了把关口的大将不少。

乙　全哪些？把过哪些关？

甲　《山海关》、《雁门关》、《泗水关》、《南阳关》、《文昭关》、《草桥关》、《临潼关》、《界牌关》、《葭萌关》、《天水关》十几位镇守使。又来了《查头关》税务局的局长，《白帝城》特别市的市长，《水淹七军》总司令，《三岔口》的保长，《法门寺》的和尚，《虮蜡庙》的喇嘛都来了。还送了不少的寿礼。

乙　寿礼？全送些什么？

甲　有送《十万金》的，有送《拾黄金》的，有送《马蹄金》的，有送《千金全德》的，有送《千金一笑》的，有送《蝴蝶杯》、《对银杯》的，还有送《富贵长春》寿匾的。寿幛子不少，幛文新鲜，有三个字的有四个字的。

乙　三个字？

甲　《喜荣归》、《忠孝全》、《三世修》、《双官诰》。

乙　四个字呢？

甲　《天官赐福》、《加官进禄》、《麻姑献寿》等等不一。老夫妻欢迎亲友，你爸爸头戴一顶《破毡笠》。

乙　怎么戴一顶破帽子？

甲　别看帽子破，上边安着一颗《庆顶珠》。身穿一件《斩黄袍》，上绣《龙凤配》，腰系一根《乾坤带》，足登《借靴》，左手拿着《黑风帕》，右手拿着《芭蕉扇》。

乙　这是什么打扮呀？

甲　你母亲打扮得漂亮，头戴《荆钗记》，扦着朵翠花，耳戴《玉玲珑》的耳环，身穿《狄青借衣》，内衬《嗑指换袄》，外套《珍珠汗衫》，左手

拿着《盗宗卷》，右手拿着《桃花扇》，鞋上绣着《双珠凤》，手腕戴着《拾玉镯》。

乙　刘媒婆。

甲　开席了。男宾入《琼林宴》，女宾入《鸿门宴》。大家落座，来了小丫鬟《宝蟾送酒》，大家端《九龙杯》、《日月杯》、《温凉盏》，同饮《岳阳楼》、《吕洞宾》的长生寿酒。

乙　光喝酒，怎么没有菜呀？

甲　菜品是《雅观楼》的全席，有《刘全进瓜》、《偷桃盗丹》、《佛手橘》、《太公钓鱼》、《时迁偷鸡》、《送饽饽》、《送盒子》。《黄一刀》的酱肉、《混元盒》、《抱妆盒》、《斩窦娥》、《斩蔡阳》，上来一碗“羊肚汤”。

乙　怎么上这个汤？

甲　又换一碗《审头刺汤》。唱的曲是《断臂说书》。那天亲友们都喝醉了，端起酒来碰杯，你爸爸喝得《醉打山门》，你母亲也有点儿《贵妃醉酒》。

乙　别喝了！

甲　为给你爸爸祝寿，唱一出戏。你母亲说：“我点一出戏好不好，唱出《杀子报》。”

乙　大喜日子，怎么唱这个戏？

甲　这出戏不吉祥。对，换出《活捉三郎》。

乙　这戏也不好。

甲　你爸爸说：“我来唱一出《双沙河》。”他演的人是驸马张天龙。

乙　唱得怎么样。

甲　唱得不错，亲友们直叫好，大家《三击掌》。本当见好就收，他又唱了一出《丑表功》。结果把句子唱错了，成了《花田八错》。大家叫倒好，你爸爸脸上挂不住。急得周身发烧，似《烧骨计》一般，出了一身的《楚汉（汗）争》。气得你爸爸直骂街。

乙　他骂谁呀？

甲　他《骂城》、《骂殿》、《骂杨广》、《骂毛延寿》。又拿出一条五花棒乱打下人，《打金枝》、《打金砖》、《打龙袍》，跑到厨房《打沙锅》、《打面缸》，把灶王也打了，《打刀》、《打店》、《打棍出箱》，老妈儿劝他，他给老妈儿一个嘴巴，《老妈儿辞活》也走了。你爸爸气得要《碰

碑》、《三上吊》。

乙　怎么没有人给劝劝?

甲　他的把兄弟《五人义》、《八义图》也没劝好。外祖母来《探亲》，正赶上他《三气周瑜》。你母亲过来《打狗劝夫》，也算白说。最后还是我用戏名劝住了他。

乙　你劝得好。

甲　我说，您本当是《渔家乐》，就是唱了《错中错》，何苦去找那《苦中苦》，为这点事何必生气呢?结果你爸爸还真给我面子啦。

乙　你给劝好了。

甲　他跳河自杀了。

乙　啊!赶快救哇!

甲　大家用绳子往上拉，刚拉到一半，你爸爸高兴了。他说:“这是一出好戏。”

乙　什么戏?

甲　《钓金龟》。

（康立本整理）

歪讲《百家姓》

甲　陶先生。
乙　是。
甲　你念过书吗?
乙　念过几天。
甲　你念过什么书?
乙　《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大学》、《中庸》。
甲　都讲过吗?
乙　讲过半年多点儿。
甲　那还成吗?
乙　怎么啦?
甲　都讲过什么书?
乙　《三字经》也讲过。
甲　《百家姓》呢?
乙　《百家姓》没讲过。
甲　《百家姓》里头深极啦。
乙　哎,《百家姓》讲姓名啊!
甲　你知道《百家姓》打什么年有的?
乙　自打唐朝有的。
甲　唐朝是李姓头一姓,后来到武则天时节,改武姓为头一姓。
乙　对啦,到了宋朝才改为赵姓,赵匡胤嘛!专制。
甲　对啦,打那儿就没有改。头一句什么呢?

乙　“赵钱孙李。”

甲　这一个倒对。“赵钱孙李”底下呢？

乙　“周吴郑王。”

甲　哎，那就错啦。

乙　怎么？

甲　“赵钱孙李”离“周吴郑王”差一百多句。

乙　怎么差的？

甲　楼上楼下的字，都是一字首接字尾，就仿佛小姑娘唱的那个《层层见喜》似的，“赵钱孙李”底下接着个李字……

乙　那么，你往下念。

甲　你听着。“赵钱孙李”底下是李鸿章、张天师、诗云、云里飞①、飞艇掷炸弹、但行好事、事在人为、为善最乐、乐极生悲、背拉劲、劲头不小、小事一段、断不清、清官册、测量学、学生爱国、国生祥瑞、瑞雪丰年、年年吉庆、庆八十、十麻九俏、俏皮人、人能治火、火烧战船、传家之宝、宝全②大鼓……

乙　宝全大鼓这里就有哇？

甲　古城会，烩三鲜、仙人过桥、瞧瞧朋友、有钱就好、好歹贤愚、鱼龙变化、华世奎③、魁星提斗、斗柄回寅、银钱为重、重大问题、提倡国货、货真价实、实情实意、义和团、团体反对、对敌交战、战败、败子回头、头等小班、搬动有力、力大无穷、穷人心多、多福多寿、寿比南山、山高路远、远路丰程、成者王侯败者贼、贼偷东西、西瓜皮、皮恩荣④、荣剑尘⑤、陈圆圆、元亨利贞、真正挨骂、骂的是你、你不是人……

乙　我不是人？

甲　人之初。

乙　《三字经》也上来了。

---

①　云里飞，著名天桥艺人，天桥八大怪之一。

②　即刘宝全，京韵大鼓艺术家。

③　华世奎，天津著名书法家。

④　皮恩荣，三十年代的双簧艺人。

⑤　荣剑尘，单弦艺术家。

甲　初五初六、六六顺、顺事顺办、办什么、马马虎虎、忽忽悠悠、忧虑不着、着了睡觉、教训儿女、女大不可留、留来留去成了仇、仇深似海、海里摸锅、锅里有水、水开煮米、米烂成粥，“周吴郑王”。

乙　可找着啦！

（张寿臣　陶湘如演出稿）

老老年

甲　您看这两天天气挺热，这热不算新鲜，每年都这样。常言说，“冷在三九，热在中伏”。那个老年间可特别热，我可没赶上，我听那上年纪的人说的，要是到了热的时节，做饭不能笼火。

乙　怎么哪?

甲　您想，天气那么热，再笼火，人哪儿受得了啊。

乙　那饭怎么熟哪?

甲　和好了面往墙上扔，这就算熟了!

乙　这是怎么回事呀?

甲　留下古语了，贴饽饽贴饽饽的就是打那年头儿留下的。

乙　贴饽饽是往墙上贴?

甲　小鸡子、鸭子全得圈起来。

乙　要放放哪?

甲　那得等晚上，白天不行。太阳地儿底下一过，刺啦! 毛全给烧光了，小鸡子一伸腿儿死了。你说扔了吧，可惜了的，拿过来一吃，外焦里嫩，蘸点儿酱油一尝挺香。也留下古语了。

乙　什么古语?

甲　烧鸡、烧鸭子就是那年头儿留下的。

乙　那是太阳给烧的!

甲　羊烧死了，烧羊肉，也是那么留下的。人要是出门儿办事，也得等晚上，白天大街上没人。

乙　怎么哪?

甲　正是晌午，太阳底下一过，刺啦一下子，头发全没了。秃疮、没头发就是那么留下的。

乙　噢，秃疮、没头发是让太阳晒了去的！那秃疮跟秃疮不一样啊，有一路花斑秃，这一块有头发，这一块没头发，他那脑袋花搭着秃，要是太阳晒的全晒了去了，这是怎么回事？

甲　花斑秃，是太阳晒的。

乙　要晒全晒呀？

甲　那天赶上阴天。

乙　阴天没太阳啊！

甲　正因为没太阳啊，本人心里想出去遛遛。你要在大街上遛也好啊，他上了开洼了，走着走着一抬头，“唷！”

乙　怎么了？

甲　太阳要出来。太阳一出来，头发全没呀，找个地方躲躲吧。可巧道旁边儿有棵树，树底下待会儿吧。这会儿太阳出来了，脑袋上刺啦！刺啦！这一块儿有头发，这一块儿没头发。有头发的地方是树叶遮着没晒着，故此叫花斑秃。

乙　有理，还有一种瘙脑儿，又叫谢顶，头里秃，后头不秃。

甲　怎么那么巧哪！

乙　怎么巧哪？有这事啊，太阳晒的，你得说说理由啊。

甲　可以呀，头里秃后头不秃，那……那天也是阴天，本人心里想出去办点事儿，阴天没太阳，一拉门，正赶上太阳一晃，一迈步刺啦！“唷！”

乙　怎么了？

甲　头里晒去了，后头没晒着。

乙　瞧这巧吱！后头秃前头不秃，一定是上屋里跑没跑利落。

甲　冷还真冷哪。

乙　怎么个冷法哪？

甲　像您这身子骨儿，您得穿两个小棉袄，棉裤套皮裤，穿上两个大棉袄啊，外头穿上皮袄、皮马褂、皮大衣、皮斗篷，穿两双棉鞋，还得套两双毡窝，贴肉还得穿上皮袜子，棉帽子、皮帽子、皮抹虎全得把它戴上。

乙　得，走不动了。

甲　要不怎么叫衣裳架子，衣裳架子就是这么留下的。

乙　拿人当衣裳架子。

甲　人一冷，鼻子先冷，流清鼻涕，流出来就冻上，冻得挺厚，只好回家用热气慢慢地化，化得慢用热手巾把它焐下来。

乙　这多费事啊，拿手一擤不就完了嘛。

甲　可不能往下擤，一擤，坏了，用手一擤连手冻一块了，一使劲，揪下一块肉来，豁了缝豁了缝的就打那年头留下来的。

乙　啊！

甲　大街上遇见朋友不能拉手。

乙　要拉手哪？

甲　一拉手坏了，汗手啊，一拉手，“您好！”冻一块儿了！

乙　噢！

甲　俩人这儿粘着。有这么句俗话，“张三、某人，俩人掰不开的交情。”

乙　怎么讲啊？

甲　您瞧，俩人冻一块儿掰不开了嘛。

乙　怎么办哪？

甲　那就得等过年开春儿见。

乙　没听说，好几个月等不了。

甲　那只可上澡堂子。

乙　上澡堂子干什么？

甲　澡堂子热呀。来俩伙计，拿两壶开水往手上浇，多咱把它浇化了算完。要不怎么叫“交（浇）朋友，交（浇）朋友”的哪，就是这么留下的。

乙　交朋友拿开水浇啊，要照您说的这么冷，这么热，那年头儿怎么混哪？

甲　那年头儿好混，那年头儿下雨不下雨。

乙　下什么呀？

甲　下雨下香油。

乙　没听说过。

甲　到现在有这么一句话，“春雨贵如油。”就是老年间下过香油。

乙　噢，下雨下香油，要下雪哪？

甲　下雪更好了，下雪下白面。

乙　这可新鲜，哪有这个事啊？

甲　到如今有这么一句古语儿，头天晚上一下雪，第二天一片白，住大杂院儿，一早儿起来了，一瞧雪挺厚，喊街坊起来扫雪。“快起吧，撮白面哪！”

乙　那是一句话。

甲　老年间就下过白面。

乙　啊，下雨下香油，下雪下白面，要下雹子哪？

甲　那更好了，那是疙瘩汤！

乙　下露水哪？

甲　再来点儿高醋。

乙　刮风哪？

甲　再洒点儿胡椒面儿。

乙　倒全可，打闪哪？

甲　抻条面。

乙　打雷哪？

甲　打雷呀，那是磨面哪。磨响。

乙　这个不对。你刚说的下雪下白面，下雪是冬景天，打雷在春、夏、秋，冬季不打雷，磨白面干吗？

甲　这你不懂啊，他是春、夏、秋天磨得了白面，到了冬景天再下。

乙　还是不对。您说下雪下白面，您说这白面就一样儿？这面也分多少样儿哪，都是打天上下来的吗？

甲　别管多少样儿，也是打天上下来的。

乙　好吧，高白面是怎么回事？

甲　高白面，那是下城门楼子上了，鼓楼，最高叫高白面。

乙　要是二路面哪？

甲　下房上了，二路面。

乙　黑面哪？

甲　那不是下煤铺了嘛！煤铺不是黑的嘛，要怎么黑面牙碜哪，里头

有煤末。

乙　荞面哪?

甲　下浮桥上了嘛。

乙　那浮桥是为走人的。

甲　走人哪，那就为吃荞面的。

乙　我非把他问倒了不成，棒子面哪?

甲　下劈柴店了，棍子棒子的。

乙　挂面哪?

甲　下树上了，树挂，挂面。

乙　黄面?

甲　黄面下黄村了。

乙　豆面?

甲　下窦店了，窦店、琉璃河嘛。

乙　要是吃杂面哪?

甲　要不怎么他这病好不了哪，不忌口，全吃。

乙　你甭管，我问你杂面下哪儿了?

甲　杂面哪，下完雪赶上刮大风。

乙　这碍着刮大风什么了?

甲　这场风啊，鼓楼上的刮城门楼子上了，城门楼子上的面又刮地下了，地上刮房上，房上刮浮桥，打浮桥又刮窦店去了，最后刮到煤铺，打京南黄村又刮来点子，这一刮，掺和一块分不清了。

乙　那怎么办哪?

甲　得了，咱们吃杂面啵!

乙　你瞧费这个事，粮食有了，要用点别的东西哪?

甲　你想买什么，你说。

乙　先说穿衣裳吧。

甲　穿衣裳好办，春秋四季一块做。

乙　那得多少钱哪，慢慢添。

甲　不用，一块儿置，春夏秋冬一块儿打下来。你们几口人。

乙　八口人。

甲　八口人，我大概其一算，不够说话，富裕就搁着。

乙　那可以。

甲　八口人，连大带小有三百五十身裤褂够不够?

乙　一辈子?

甲　干吗一辈子，就说当年。

乙　当年穿不了。

甲　我就问你够不够?

乙　够了。

甲　够了咱就算落笔了。

乙　行。

甲　有一百五十身夹裤、夹袄、大夹袄、马褂、坎肩儿够不够?

乙　够了。

甲　有二百五十身棉裤、棉袄、大棉袄够不够?

乙　够了。

甲　一个人有八个皮袄够不够?

乙　干吗要这么些件儿?

甲　再来三百八十双鞋。

乙　行了。

甲　七百六十双袜子。

乙　用不了!

甲　一人来四顶帽子。

乙　哪儿用得了这么些呀!

甲　够不够?

乙　用不了啊!

甲　用不了你存着。

乙　这个钱少不了。

甲　做得了，连里儿带面儿、棉花、皮子带手工，布铺掌柜的跟伙计用算盘劈啦啪啦劈啦啪啦一打。

乙　这得多少钱。

甲　两个大子儿!

乙　嗬?这可真便宜，衣裳有了，零星等物哪?要喝茶?

甲　你到茶叶铺，立下合同给完钱，龙井、香片随便喝，俩制钱喝一年。

乙　这么，要吃青菜哪?

甲　一个制钱吃仨月。

乙　要吃肉哪?

甲　你吃什么肉?

乙　要吃猪肉哪?

甲　猪得够六十斤，薄皮儿五花三层的小猪儿。

乙　怎么卖?

甲　一个制钱一个。

乙　嗬！跟泥人儿一样行市。羊肉哪?

甲　大尾巴肥羊，俩制钱仨。

乙　那要小尾巴的哪?

甲　小尾巴山羊没人吃，膻气，人家不买。

乙　牛肉哪?

甲　俩制钱一个大黄牛，吃的少，不用买。“掌柜的，称二斤牛肉，喂鸟儿。”

乙　吃点儿干鲜菜?

甲　吃什么?

乙　饹馇?

甲　厚的，炸着吃的?

乙　是啊，这么大的块儿。

甲　你说现在，我说老年间。

乙　老年间多大块儿?

甲　比你们家炕大。

乙　啊!

甲　一个制钱八千块。一条面筋比电线杆子长，难得怎么做的，一个制钱九千条。那个豆腐呀，二尺见方，白玉一般。

乙　怎么卖?

甲　没人吃，掌柜的为难，急得直哭。站门口儿等熟人，见熟人递嘻哈:“您买菜去? 哈，您来两块豆腐? ”“不吃。”“您来一块? ”“废话!”“我给您送去? ”

乙　一定是卖得贵?

甲　豆腐房掌柜的说："二叔，您白吃。"买菜的急了："白吃我也不吃，你讨什么厌！"啪！给豆腐房掌柜的来个大嘴巴子。

乙　白吃都不吃，来个大嘴巴子。哎，您先等等儿。

甲　怎么了？

乙　您说的这个都没边儿了。

甲　边儿有，你得早去，你去晚了，边儿让人家拿走了。

乙　什么边儿？

甲　不是豆腐边儿吗？

乙　谁问你豆腐边儿了？我说你这话没边儿了！

甲　话怎么没边儿？

乙　你这是云山雾罩，信口开河，你说的满不像话。

甲　怎么不像话？

乙　好，我跟您请教，这豆腐房掌柜的是疯子？

甲　不疯。

乙　傻子？

甲　不傻呀？

乙　他许什么愿了？

甲　没许愿哪？

乙　对呀，也不疯，也不傻，也没许愿，做买卖将本图利，你刚才说的饹馇一个制钱多少块，面筋一个制钱多少条，它有那钱管着哪。

甲　啊，啊，啊。

乙　他一定是趸来的便宜，卖出去的贱。不图名利谁早起呀？

甲　对。

乙　也不是打天上掉豆腐，也不是平地拱出来的，豆腐也是拿钱买的原料，自己起五更睡半夜，不怕一个钱的本儿。还卖一个钱，不为赚钱，还赚个热闹哪。

甲　有理。

乙　就即便舍，你也得上我这儿取来，也犯不上给人作揖请安哪？

甲　不错。

乙　白吃都不吃，还挨个大嘴巴子，要这么，地根儿不做好不好。

甲　啊！这（一咂嘴）可说哪？

乙　可说像话吗？你把它说说。

甲　对呀，你把它说说。

乙　说说。

甲　这个豆腐房掌柜的也不疯，也不傻，也没许愿，即便就是疯子傻子，也不能豆腐房这行儿全疯全傻，也没那事，也不能全许愿，也不能天上掉豆腐，地下拱豆腐，豆腐是做出来的，有本有利，多贱多贵，它有钱管着哪，凭什么白给人吃？人家不吃还给个大嘴巴子，他这是何意哪？让人问住了，张口结舌，寒碜不寒碜？我都替你害臊！这么大个子，这不热病嘛，汗憋的，当着诸位你说个道理，为什么白给人吃，说呀！

乙　说呀。

甲　你把它说说。

乙　谁说呀？

甲　你说呀。

乙　我说像话吗？

甲　你不说怎么着？

乙　我凭什么说，这豆腐白给人吃是你说的，你得说出理由来。

甲　我说的？

乙　啊。

甲　我多咱说的？

乙　你不是刚说的吗。

甲　我怎么不理会儿？

乙　你没睡醒，说梦话，说完了不认账。像话吗？

甲　噢，对，对，不错，是我说的。我说的固然是我说的，它不是现在的事，这是老年间的事。

乙　什么年也没这事！

甲　怎么会没这事，老年间的事你没赶上，你才多大？你哪儿赶上了？

乙　唉，我是没赶上。

甲　啊。

乙　你赶上了？

甲　我也没赶上！

乙　这不是废话嘛!

甲　我虽然没赶上……

乙　你怎么知道的?

甲　我呀，听老年间人说的，那个老人年轻的时候，还有老老人给讲的，那个老老人年轻……

乙　行了，你就说豆腐为什么白给人吃。

甲　豆腐没人吃。

乙　没人吃也犯不上作揖请安哪，压根儿就不做，将本图利嘛。

甲　不做干什么去哪?

乙　干什么去！闲着不做，就是不白给人吃。你得说出个理由来。

甲　理由一定有啊，你还能问得住我?

乙　现在就问住了，为什么白给人吃?

甲　他这个老年间哪，跟如今呀不一样，他虽说不一样，可也差不了多少。你——仿比吧，仿比这句话呀，也能说酌比。仿比就是一个比喻、比方，大概其呀，就是这么一个比！无论什么事情，有始有终，哪儿起哪儿落，你瞧着过得去，别人瞧着也得过得去，这叫过得去针也过得去线，我要说出理由来吧，你听着得合乎情理，别人看着也是这么一回事，这叫什么哪？四面见线。这么着哪，大概其呀，你就明白了!

乙　我明白什么了！你这一句话没说呀，净是话作料，我就问你，豆腐为什么白给人吃?

甲　他是什么都贱，豆腐没人吃。

乙　没人吃就不做。

甲　不做干什么去哪?

乙　（急）压根儿就不做，我也犯不上白给人吃!

甲　谁白给人吃?

乙　豆腐房掌柜的白给人吃。

甲　对呀，豆腐房掌柜的白给人吃，你着什么急呀!

乙　我也犯不上着急，你的话别往别处扯，我就问你，豆腐白给人吃人不吃，来个大嘴巴子，你得说这个理由。

甲　啊，这就是理由。

乙　什么理由?
甲　理由啊，就是什么都贱，豆腐没人吃。
乙　什么都贱，就甭做豆腐。
甲　那不成啊，他从小就学的这行。
乙　那豆腐没人吃，从小学这行干什么?
甲　他是啊，这个豆腐没人吃，也许干点儿别的。
乙　干别的可以，就不用做豆腐了。
甲　是啊，他这豆腐房，以卖豆腐为名，带卖点儿别的，他是什么都贱，他那个……你要吃肉就比豆腐好吃。
乙　废话，我就问你豆腐为什么白给人吃。
甲　啊！你别忙，我得查对查对话头。
乙　这话还有话头，你查对。
甲　他这个肉比豆腐好吃，他是……啊……这个……哎!
乙　怎么了，一惊一炸的。
甲　这就有了。
乙　有什么了?
甲　刚才我说的。
乙　你说什么了?
甲　我说那个猪够六十斤卖一个制钱一个。
乙　不错，这是你说的。
甲　这就对了。
乙　你怎么扯猪那儿去了?
甲　我干吗扯那儿去呀，这是一码事，你别搅和，这就是理由。
乙　好，你慢慢说。
甲　够六十斤卖一个制钱一个，要不够六十斤哪？也卖一个制钱一个，人家买主要吗?
乙　不够分量一定不要。
甲　啊，这么一点小猪秧子，一个制钱一个，人家一定不要。
乙　不要。
甲　小猪秧子一个制钱四十八个。
乙　我没问你四十八个，九十六个，我问你豆腐为什么白给人吃。

甲　他是在猪和猪秧子身上了。猪秧子一个制钱四十八个，十个制钱不就四百八嘛，这个豆腐房后院儿宽绰，掌柜的呀派几个人到四乡八镇买小猪去，买九百钱的，甚至于多买，这小猪就买多了，你不得喂它吗？养小卖大，掌柜的有这手货，再买豆子做豆腐，做得豆腐白给人吃。

乙　为什么白给人吃？

甲　他不剩下豆腐渣了嘛，拿豆腐渣喂猪，小猪一天一天长大了，够六十斤了，卖一个制钱一个，四十八个的本儿，赚四十七个。打猪身上取利，打豆腐渣上挣钱！没理由成嘛，你懂了吗？要不怎么圣人有云："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你满明白了吧，脑筋转过来了吧，这叫你顿开茅塞。

乙　嘿，让他问住了。这倒对，豆腐白给人吃，豆腐渣喂猪，打猪身上挣钱……不对，你这理由还不行。

甲　怎么不行，这多圆满。

乙　一点儿也不圆满。

甲　怎么不圆满？

乙　既拿豆腐渣喂猪，豆腐不白给人吃，一块儿跟豆腐渣喂猪，何必作揖请安白给人吃哪？

甲　拿什么喂猪？

乙　拿豆腐一块儿喂猪。

甲　把哪个豆腐喂猪？

乙　就是白给人吃的豆腐。

甲　那不行啊。

乙　怎么不行？

甲　已然都给人家了，再找人要，那叫什么。

乙　什么给人家了？根本就不给，一块喂猪。

甲　那个，不能依你。

乙　依着谁？

甲　得依着我。

乙　依着你怎么讲？

甲　依着我呀，就得豆腐渣喂猪，豆腐白给人吃。

乙　那不行啊。

甲　怎么不行。

乙　连豆腐一块喂猪。

甲　豆腐不能喂猪。

乙　怎么不能喂猪?

甲　豆腐不吃猪。

乙　啊?

甲　什么叫豆腐不吃猪呀，猪不吃豆腐。这个……化学，你懂吗?

乙　我不懂。

甲　你不懂，那还说什么!

乙　我不懂有懂的，你得说豆腐为什么不能喂猪，这碍化学什么了?

甲　这就是化学。豆腐是豆腐浆，豆腐浆是稀水儿，用盐卤一点成豆腐，它本质还是水。你喂猪，喂豆腐不行，猪吃豆腐长挺大个儿，上称一称，不够分量，不够六十斤人家不要。皆因豆腐它不瓷实，喂猪就得喂豆腐渣。

乙　噢，瓷实。

甲　豆腐渣瓷实，你这么大个子，你要净喝豆腐浆，饱得了吗?

乙　瓷实也不对。

甲　怎么又不对了!

乙　既为瓷实，那更好了，省事了，那就不用做豆腐了!

甲　不做豆腐怎么办?

乙　喂猪整豆子，整豆子不比豆腐渣瓷实吗? 又何必费这么些手续，做得了还白给人吃，还得作揖请安挨个大嘴巴子，人家不吃。这不是自找麻烦吗? 你说说这个理由。

甲　噢噢噢，怎么个意思?

乙　怎么意思呀，你说豆腐不瓷实，喂豆子，不做豆腐。

甲　噢，哈哈哈，我明白了，你那心理嘛，找省事，不做豆腐了，喂猪整豆子。

乙　唉，喂整豆子瓷实。

甲　好啊，那随你吧。

乙　随我像话吗? 你得说个理由。

甲　我说理由啊，我说理由就得做豆腐，豆腐渣喂猪，豆腐白给人吃。

乙　不成，说什么也不白给人吃，喂猪整豆子。

甲　喂整豆子不行。

乙　怎么不行?

甲　我说不是现在，老年间喂猪就喂豆腐渣，就不能喂整豆子。

乙　我要喂它整豆子。

甲　你要喂不行，老年间那猪就吃豆腐渣，就不吃整豆子。

乙　它为什么不吃哪?

甲　老年间的猪呀，就是不能吃整豆子。

乙　它怎么不能吃?

甲　老年间猪呀，它……没牙！嚼不动整豆子。

乙　老年间猪没牙?

甲　唉，猪打乾隆七年才长出牙来，找乾隆七年的人你问去。

乙　我哪儿找去?

甲　找不着不怨我。

乙　就算没牙也好办。

甲　没有别的办法，就得做得豆腐白给人吃，豆腐渣喂猪。

乙　说什么也不白给人吃，不做豆腐。整豆子不吃呀，给它碾碎了，喂它豆瓃子。

甲　不能依着你，喂猪就喂豆腐渣。

乙　就得依着我，喂它生豆瓃子?

甲　喂生豆瓃子不成，这个猪呀，它不能吃生豆瓃子。

乙　它怎么不能吃?

甲　它呀，它呀，它吃了生豆瓃子，它……它……它……肚子疼，再给它治肚子那就麻烦了，没别的办法，就得喂豆腐渣。

乙　猪肚子疼也出来了！不吃生的，我给它烀熟了。

甲　这个人多糊涂。

乙　我怎么糊涂，给它烀熟了喂它。

甲　怎么烀熟了?

乙　拿火给烀熟了。

甲　老年间没火。

乙　啊！

甲　没火怎么做豆腐？

（田立禾记　张立林整理）

“打”白朗

（垫话从略）

甲　通过咱们之间的接触，彼此的交谈，您看看我像在哪界服务？可别奉承。

乙　看您的言谈话语、仪表风度，我可不奉承，在社会上，俩字儿——

甲　教员？

乙　白钱。也就是小偷。

甲　这种人多讨厌，你有什么证据说我是小偷？不要以衣貌取人。我也是宦门之后。

乙　这么说您上辈有做官的？

甲　我父亲就做过官。

乙　你爸爸做什么官。

甲　别提了。

乙　为什么？

甲　过去的事啦。我父亲做官，我在北京读书。看到当时军阀混战，群龙无首，我才弃文学武，学班超班定远投笔从戎。有朝一日，凭借武力，扫灭群雄，统一中华。

乙　这不是做梦吗！

甲　我在保定武备学堂毕业之后，觉着英雄无有用武之地，才愤而出走。

乙　到哪儿去？

甲　到日本考察军事。最后在日本东京定居。

乙　那您怎么才回来的?

甲　我也是为国家大事才回来的。

乙　在什么时候?

甲　在民国甲寅年。豫省一带闹“朗”。

乙　闹狼没关系，墙上多画几个白圈儿。

甲　什么狼呀?

乙　不是山上下来的狼吗?

甲　是土匪白朗。

乙　那是土匪呀?那是当时一支农民起义的队伍，首领叫白朗。

甲　我们袁世凯袁大总统管他叫白狼。在河南一带把官兵杀得东逃西窜，狼狈不堪。袁大总统接到电报急得心惊胆战，脑袋出汗，嘴里拌蒜，不敢吃饭。

乙　这是什么德行!

甲　赶紧调集军队，一切准备就绪，就是缺少一名统兵大员。这时候陆军部部长段祺瑞在袁世凯面前把我保举出来了。

乙　那么说段祺瑞很器重你。

甲　倒也不是器重我，我们多少沾点儿亲戚。

乙　裙带关系!

甲　他在总统跟前说:“您不必为难，我保举一人，如将此人请出山来打白朗，可以旗开得胜，马到功成。”总统说:“此人尊姓大名?”

乙　问你姓什么叫什么?

甲　段祺瑞说:“此人姓张名寿臣。”总统说:“此人有何能为?”段祺瑞说:“此人有经天纬地之才，安邦定国之志，上马杀贼安天下，下马可以立万言。诸子百家，无书不读，三教九流，无所不晓，上可以致君于尧舜，下可以配德于孔颜。仰面知天文，俯察知地理，熟读兵书，饱览战策，三略六韬，无所不晓，攻杀战守，抽撤盘环。所用之兵法，可比战国之孙、吴，兴汉之韩信，虽张良复生也未必出其右矣!”

乙　这是你?

甲　这是诸葛亮。

乙　提诸葛亮干什么!

甲　总统说："此人家住何处？" 段祺瑞说："此人现在日本东京。" 总统说："好，赶紧拍电报把他电回来！"

乙　那叫把你请回来。

甲　以段祺瑞的名义给我拍了三次电报，我都没答应。

乙　为什么？

甲　不能卖得太贱了。

乙　这儿做买卖哪！

甲　最后派了两位代表，都是总统的亲信。一位是袁乃宽，一位阮忠枢，带着段祺瑞的亲笔信来见我。我打开信一看——

乙　信怎么写的？

甲　"寿臣吾兄台鉴：逆匪白朗倡乱豫西，豫督剿抚失当，匪势蔓延，窜扰豫、皖、川、陕、鄂数省，所到之处生灵涂炭，洗劫一空，贼若陷西安、进图汴、洛，则西南大局危矣！非癣疥之疾，实心腹之患。赵倜、田文烈诸部，屡战失利，望先生展孙、吴之才，用良、平之策，亲统劲旅，荡平丑类，国家幸甚，天下幸甚。今遣袁、阮二君促驾，见信速返，共商大计，望公勿辞。敬肃大安。段芝泉　年月日。" 我当时情不可却，才点头答应，收拾好应用的东西，坐邮轮先到天津大沽口，总统给我预备好了专车，我没敢坐。

乙　为什么？

甲　怕蹭一身砖面儿。

乙　拉砖的车呀！

甲　天津老龙头车站上车，北京前门车站下车。欢迎我的人可真不少，有很多阁员，总统府派来两位，一位是大礼官黄开文，一位是总指挥徐邦节。拉着我的手说："张大公子，为国效劳、多有辛苦。" 我说："大丈夫以身许国，视死如归，何言辛苦二字。" "请到公馆休息休息吧。" "不，我要面见总统。"

乙　干吗这么急？

甲　想当初大禹治水三过其门而不入，何况我也不累。

乙　见总统你就穿这身儿衣服？

甲　见总统我哪能穿这身儿啊！我把这身儿衣服脱啦——

乙　换上礼服。

甲　披着被卧。

乙　还不如穿这身儿啦！

甲　我穿好大礼服，戴上大礼帽，到中南海怀仁堂面见总统，总统降阶欢迎，段祺瑞在旁边给介绍，我赶紧向前鞠了三个躬，请了六个安，作了四个揖，磕了八个头。

乙　你这是干什么？

甲　这叫礼多人不怪，总统说：“这次请阁下回国，并非别事，因为豫省一带白朗倡乱，十分猖獗，我军屡战失利，现在军事方面准备就绪，就是缺少一名文武兼备的统兵大员。芝泉说阁下畅晓军事，善于谋略，请你率劲旅，痛剿逆匪，想必不会推辞的吧。”

乙　你怎么回答的？

甲　我说：“敝人才疏学浅，不敢担此重任，请您另委贤能。”总统说：“大才必有大用，不必推辞，就此拜杆儿。”

乙　要唱《鸿鸾禧》呀！

甲　总统说：“你不想做官，也要替国家前途想一想呀。”我说：“既然总统栽培，敝人愿领一旅之师，痛剿逆匪。”

乙　才用一旅人？

甲　总统说：“一旅人，输送给养都不够用的。”我说：“此言差矣！”

乙　你嚷什么？

甲　该使劲儿的时候就得使劲儿。我说：“将在谋，不在勇；兵在精，何在多？将乃兵之胆，兵乃将之威，上下一心，努力杀贼，哪怕大功不成。”总统说：“好，好啊，壮哉，壮哉！我给你三万。”他给我三万，我乐啦。

乙　怎么哪？

甲　我手里有二万、四万，再来个三万，我和啦。

乙　你打麻将牌来啦！

甲　总统说：“倒茶。”我赶紧起身告辞。

乙　怎么不喝茶再走？

甲　你不懂官场的规矩；端茶送客。我告辞回到旅馆。第二天，我正阅报哪，茶房进来了，后边儿跟俩人，是陆军部派来的，给我送委任令来了。见了我，给我敬礼，我接过来一看，上写：委任令第三

十九号半。

乙　有三十九号、四十号，怎么还三十九号半哪?

甲　三十九号我穿着小，四十号穿着大。

乙　三十九号半?

甲　正合适。

乙　委任令?

甲　皮鞋。

乙　皮鞋干什么?

甲　打开一看，上写:“委任令。特委任张寿臣为讨逆军总司令兼前敌总指挥。此令。段祺瑞。”跟着又接到命令:“命令。命令讨逆军总司令，节制驻安阳十八旅、驻保定二十一旅、驻南苑三十二混成旅于某年某月某日开赴郑州。此令。段祺瑞。”我赶紧到陆军部筹划军饷，总统下条子拨了六十万，实发二十万。

乙　那四十万哪?

甲　总长扣下了。

乙　好嘛。二十万够用吗?

甲　不够用。叫我的军需处在驻地筹划。

乙　老百姓活得了吗!

甲　司令部下设八大处。

乙　哪八大处?

甲　军需处，副官处，参谋处，军械处，军法处，军医处，庶务处，秘书处。我带着八处的随员到南苑亲自阅兵。高搭三丈六尺高的阅兵台，我翻开花名册，亲自点名。

乙　用得着你亲自点名吗?

甲　我查查有吃空额的没有。

乙　还够仔细的。

甲　我一看:第一团第一营第一连第一排军士李德功。“李德功，李德功!李德功哪?”

乙　我哪儿知道!

甲　我叫你答应。你就是李德功。“李德功!”

乙　唉。

甲　你要死呀！一点儿尚武精神都没有。我一喊，你说：有！

乙　可以。

甲　“李德功！”

乙　有！

甲　“王德胜！”

乙　有！

甲　“赵德标！”

乙　有！

甲　“猴儿景！”

乙　有！

甲　“二小儿！”

乙　唉！怎么净是这个人头啊！

甲　你想啊，我当司令，可不就带一帮二小儿嘛！点完了名我亲自训话：“弟兄们，我们打白朗，一定立功。立功一次娶一个媳妇，立大功可以娶俩。有了错儿——”

乙　一定严惩。

甲　“每人罚两毛钱。”

乙　每人才罚两毛钱？

甲　总统叫我罚一毛，这我还赚一毛哪。我马上颁发一号命令：命令全部人马开赴郑州。第二号命令：为了克敌制胜、严明军纪，命令如下：临阵脱逃者枪决，违抗军令者枪决，奸淫妇女者枪决，克扣军饷者枪决，造谣惑众者枪决，私卖军火者枪决，抢劫财物者枪决，杀良冒功者枪决，纵火枪决、资匪枪决、通敌枪决、泄密枪决、吃饭枪决。

乙　啊？

甲　睡觉枪决。

乙　什么？

甲　大便枪决。

乙　全枪毙啦！

甲　兵变枪决。誓师已毕，即刻出发。安排四十列兵车，前边儿铁甲车开道，一直开到郑州。下车一看，欢迎的人太多啦！各界人士

全有，绅、商、军、警足有一二百人。大伙送我万民旗、万民伞，商务会送我一块石碑，我没敢要。

乙　怎么?

甲　他们叫我背着。

乙　那你就上坟地吧!

甲　安置好了行辕，埋锅造饭，贴上安民告示。

乙　怎么写的?

甲　“为布告事。照得河南古之中州，九省通衢，商贾云集，农产丰富。自经白逆盘踞以来，奸烧杀掠，无所不为，十室九空，庐墓为墟，良田千顷化为杀人战场，繁华城市已为瓦砾之区。商旅深受之痛苦，民众所遭之浩劫，令人罕见闻矣。本司令今奉大总统之明命，剿匪安民，旄头所指，望风披靡。彼乌合之众，已成釜底游鱼，渠魁授首，指顾之间，凡被裹胁之众，持械来降者，不咎既往，负隅顽抗者，格杀勿论。晓谕士农工商，各守本业，切勿轻信谣言，自相惊扰。如有窝匪通匪、造谣惑众等情，一经查明，严惩不贷，勿谓言之不预也。切切此布。讨逆军总司令　张　年　月　日”然后带着参谋处人员到城外视察，我拿望远镜一看——

乙　看见白朗的旗帜了?

甲　没有。摸不清白朗在哪儿啦。为了看得清楚，马上传令砍树、扒房，限一天之内，四郊村民全部迁出。过期纵火烧房。

乙　多缺德。

甲　马上挖战壕、拉电网、埋地雷，撒小岗，换口令。明天拂晓全力出击。我回到司令部脱衣大睡。

乙　两军对垒，哪儿有脱衣裳睡觉的?

甲　我有个毛病，不脱光了睡不着。

乙　什么毛病都有!

甲　我正在似睡不睡，就听楼梯一响，噔噔噔，啪！第一名侦探报告：“报告司令，在我左前方有一个营在活动。”“命我一三八团加强警戒。”我刚要睡，就听噔噔噔，啪！第二名侦探报告：“报告司令，在我右翼发现敌人骑兵。”“命令机枪连开火。”噔噔噔，啪！第三名侦探报告：“报告司令，在我正前方发现大股敌人进击。”“命令我

战车队立刻出迎。”我可不能再睡啦，赶紧起来。噔噔噔……

甲 啪!
乙

乙 我就知道嘛。

甲 侦探长报告:“报告司令……”我一看他那模样儿太惨啦，帽带也折了，帽檐儿也耷拉下来了，军服四个兜儿剩俩了，五个钮儿还剩仨，脚底下的皮鞋甩丢了一只，剩下的这只也开绽啦，露出四个脚趾头，龇牙咧嘴，一跛一点。

乙 太狼狈啦!

甲 “报告司令，敌人突破第三道防线。”“命令炮兵团加强火力。”我穿好军衣，戴好军帽，系好纽扣，戴上肩章，扣好领章，蹬上马靴，扣上刺马针，扎上武装带，拿着指挥刀、望远镜。来到当院儿，扳鞍纫镫刚要上马，众将官冲我一乐，我又跑回去啦。

乙 您忘带手枪了!

甲 我没穿裤子。

乙 吓晕啦!

（田立禾整理）

文章会

（垫话从略）

乙　听您这么一说，您还真有点儿学问。

甲　我没念过几年书。

乙　您在哪儿念书?

甲　北大。

乙　北京大学?！

甲　啊。

乙　那，您那校长是哪位呀?

甲　各位看他这相貌。我说在北大读书，他不相信。当时我在北大读书的时候是蔡校长，他的名讳我可不敢说，徒不言师嘛。

乙　你不说谁知道。

甲　提他的大号吧。

乙　也可以。

甲　他的号叫孑民。

乙　哦，蔡元培。

甲　（鞠躬）是，是。

乙　这是干吗呀?

甲　对我们校长的恭敬。

乙　提蔡元培至于这样吗?

甲　还说，还说。一点儿不懂规矩。

乙　以后我说话注意。

甲　我们校长很器重我。

乙　为什么?

甲　因为我是个优等生，给我们校长露过脸。

乙　您说说这个经过。

甲　我在北大读书那年，有一天，康先生到我们学校参观。

乙　哪个康先生?

甲　你知道清光绪二十三年百日维新、康梁变法的康有为吗?

乙　知道，康南海。

甲　对，他是广东南海人，号叫更生。我们校长陪着来到我们这个班。康有为问:“贵校校长，这班有多少学生?”我们校长回答:“共有七十六名蠢徒。”

乙　蠢徒还不少。

甲　“都讲些什么功课?”“除去必学功课之外，每星期三叫他们每人做一篇八股文章。”康有为一听心里不满意。

乙　怎么?

甲　心里说:当初废除八股是我的主意，现在提倡八股，这是跟我康某作对。康有为大人物，喜怒不形于色，还是满面春风。“既然如此，我在这儿出一小题，命学生每人做一篇八股文章，如果词句佳，字体妙，我给他找事情做。”我们校长应当拦哪，没拦，应下了。“好，请康先生赏题吧。”康有为不满意，拿起笔来刷刷刷如柳栽花写了六句题目，众学生一看就愣了。

乙　为什么?

甲　题目太深，另外还有三大难题。

乙　第一?

甲　做文章一律要用毛笔，使钢笔、铅笔不行。

乙　为什么?

甲　文章写得多好，沾上一个墨点儿，不成，黵卷了。

乙　第二?

甲　不准交头接耳，一个人一张桌子，一把椅子，遇到生字回头问问不行:“喂，刘二，这字怎么写?”

乙　学生有叫刘二的吗?

甲　这是比方。
乙　第三?
甲　时间太短，二十五分钟交卷，想琢磨琢磨不行，时间到了一响铃，往回收卷子，没做完不管，抢回来才三十多张。
乙　其余呢?
甲　都是白卷，没敢动笔。这三十多张不能都给康先生看，有那词句不佳、字体不妙的挑出来，以免贻笑大方。我们校长亲自阅卷。拿起一张来:“这张词句不佳。”又拿起一张来:“这张字体不妙。”又拿起一张来:“好，这个字怎么短一撇呢? ”
乙　哪个字?
甲　人字。
乙　嗐! 两笔还短一笔呢!
甲　又拿起一张来:“这是谁画的小王八!”
乙　这叫什么学生!
甲　也许一忙，把图画交上来了。
乙　没听说过。
甲　三十多张，挑来挑去只挑出十张来，其中可有敝人一张。
乙　您贵姓?
甲　姓张。何吕施张的张。
乙　台甫?
甲　草字寿臣。寿是人寿年丰的寿。臣是君臣父子的臣。
乙　久仰久仰。
甲　不要磕头。
乙　没那毛病。
甲　在十张里面挑出一张最好的，一看下款的名字是……
甲
乙　张寿臣。
乙　我就知道嘛。
甲　我们校长赶紧递给康先生。康先生接过来一看，大吃一惊，拍案称奇:“文章奇哉，文章妙哉，文章奇妙而绝哉!”
乙　三灾，就等八难了。

甲　康先生说:“贵校校长，请看这篇大作。非是奉承，康某实在是平生闻所未闻，见所未见。校长请看，由始至终，一气贯通。笔力之精神，行若游云，速如闪电。一丝不苟，恰似凤舞龙飞。文中之妙句，无半句寻章摘句，抄袭前人。字字是珠玉之价，可称千金难易一字矣。常云:‘唐诗晋字汉朝文章’。今有令高足一人，可称三代兼全矣！我国文章自古以来，首推唐宋八家，唐有韩愈、柳宗元，宋有欧阳修、三苏、曾巩、王安石。后人能诗能文，无不羡慕，无不效仿。今见令高足做此盖世之奇文，空前绝后之妙句，我恐那唐宋两代古人声价落千万丈矣!”

乙　您最好给我找个翻译。

甲　我们校长很客气:“岂敢，岂敢，您老先生乃诗文前辈，又有圣人之美称，小徒这篇陋文词句不通，字体不妙，难登大雅之堂，实不足入高人之目。先生过奖，我师生惭愧无地矣。况小徒何人，焉敢比唐宋两代古人耶?”康先生说:“不然，不然，非也，非也!”

乙　开枪！开枪!

甲　开枪干吗?

乙　你飞什么呀?

甲　非也就是不对。

乙　您干脆说不对得了。

甲　“若据我学生评论，不但唐宋八家之文章不及，就是后汉三国诸葛孔明先生前后出师表乃是绝妙文章，那《出师表》之佳句也不过如此也。”

乙　什么!

甲　诸葛亮前后《出师表》好不好?

乙　好啊。

甲　好的地方跟我差不多。

乙　不好的地方呢?

甲　斗胆了，还不如我哪。

乙　诸葛亮会不如张寿臣!

甲　这是康有为这么认为。我们校长越发客气:“小徒既不敢比唐宋两代古人，焉敢比后汉诸葛孔明。那孔明先生有卧龙之美称，孔

明称为一龙，小徒草蛇不如，草蛇焉敢与卧龙为伍？那孔明先生官拜武乡侯，后人以武侯称之，孔明乃是武侯，……”

乙　武侯。

甲　“小徒乃是眼儿猴，幺二三等辈。眼儿猴幺二三焉敢搂武侯之注，岂能赢钱乎耳，输哉呀输哉！”

乙　是输了，“眼儿猴”遇见“五猴”还不输，康先生不懂掷色子。

甲　才子自风流嘛。康先生说：“一事不知，世之痴也。今见其人之文，未会其人之面，我学生无理要求意欲见高足一面，不知校长肯赐便否？”“本当命小徒拜谒，恐其礼貌不周，冒犯尊颜，故尔未敢造次。”康先生说：“今日不见令高足，乃遇才子交臂失之，岂有冒犯之理乎？如果张寿臣才子执意不见，康某惟有自杀而已矣！”

乙　怎么意思？

甲　康有为要自杀。我们校长说：“既然先生赐教，就命小徒拜谒，望先生多加指正，我师生幸甚幸甚。”康先生乐了：“今日得会高足，真三生之幸也。”我们校长叫堂役喊我：“张寿臣。”我说：“有。”我走上讲台，给我们校长一鞠躬。鞠躬之后，我跟康先生一对面，康先生又吃一惊。

乙　前后二惊。

甲　康先生一看我的庐山真面目吓了一跳。

乙　我看也不至于。

甲　康先生问我：“这篇佳作，可是阁下大笔否？”

乙　你说什么？

甲　“区区不才，然也。”

乙　行啦，别转啦。

甲　“可能按原文再做一篇否？”他看我这么年轻，做这么好的文章，他不相信！我说：“那有何难。”当时拿起笔来，不假思索挥笔而就。康先生接过这篇文章跟我原作互相校对，一字不易，一字不差。我一个人做的还错的了吗？就是题目太深。

乙　您在这儿把您的文章念念，我们一饱耳福。

甲　在哪儿念？

乙　这儿啊。

甲　此言谬矣！

乙　什么叫谬矣？

甲　就是不对。这是什么场合？公共娱乐场所。我知道哪位是前清的进士、翰林？不用说把字念错了，就是把音念倒了，与我本人关系不大，与我们校长面子上不大好看。

乙　瞧这份酸劲儿。没关系，您念您的，没人笑话。

甲　好，那我就念一念。您哪句听不明白可以提出来。

乙　好，哪句不明白您给讲讲。

甲　讲可不敢说，共同研究。不是我狂傲无知，确实文章太深。大家精神集中。

乙　都集中了。

甲　先念康先生的春题。正月。

乙　对，正月为春。

甲　好，您对破题、承题、起讲很有研究。知音！

乙　谈不到。

甲　“正月里来正月正。”

乙　啊，我怎么听着耳熟啊？

甲　“我领小妹逛花灯，花灯是假的，妹子是真情，妹子（zā）妹子（zā），咿呼呀呼嗨！”

乙　嘿！

甲　都听懂了吗？

乙　听懂了。

甲　哪句不明白？

乙　哪句都明白！

甲　我对的是八月。

乙　八月为秋。

甲　“八月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小严霜单打独根儿草，挂搭扁儿甩子儿就在荞麦梗儿上也。”

乙　这不是《王二姐思夫》嘛！

甲　康有为没见过这个，赞不绝口：“这等学生做如此文章！”夸了我一句满洲话。

乙　怎么夸的?

甲　“这学生可称‘叭（biā）胡噜’。”

乙　满洲话我懂，“巴图鲁”是好，“巴图鲁赛狠”是太好了。康先生夸你好。

甲　什么？假行家！康先生没说“巴图鲁”。

乙　康先生说什么了?

甲　“叭胡噜”。

乙　“叭胡噜”？

甲　“叭”是一个意思，“胡噜”是另外一个意思。

乙　您先说“叭”。

甲　康先生叫堂役过来，“叭”给我来个武儿的。

乙　什么叫武儿的?

甲　也叫“铲一碟”儿。

乙　不懂。

甲　说明了就是一个大嘴巴子，我没理会这么一胡噜，这叫“叭胡噜”。

乙　噢，打出来的。

甲　然也。

乙　还转（zhuǎi）哪！

（田立禾　张立林整理）

吃饺子

（垫话从略）

甲　那天哪，跟我们街坊打起来了。

乙　因为什么呢？三辈子修不着好街坊啊！

甲　我也知道，远亲不如近邻。住在一个院儿，关上门一家子一样，那才对哪。就我们这院儿，真正久反之地。

乙　怎么了？

甲　跟您说，我们院儿是大杂院儿，他们都欺负我。

乙　您说说，倒是因为什么？

甲　我要是说出来，不但我有气，连您都得生气。

乙　你们家的事情，我何必生气哪？

甲　那天早晨哪，他们那屋炖肉，那屋就包饺子。过日子吃饭比个什么劲儿哪，那屋炖着，那屋包着，那屋就涮着。

乙　您这屋里哪？

甲　就愣着。

乙　怎么就愣着？

甲　没饭。

乙　那没法子，您出去奔饭去。

甲　奔来就吃，奔不来没法子，就饿一顿。紧紧裤腰带出去，腆胸叠肚让人看不出来。

乙　这对。

甲　小孩子不懂那个，上人家那儿瞧嘴，看包饺子怎么包，怎么煮，怎

么吃，让人多讨厌。

乙　没法子，孩子没吃饭。

甲　好比咱们住街坊，我这屋没饭，您那屋包饺子，我孩子上您那屋里去，您应当怎么办?

乙　那没什么说的，把孩子抱到炕上，捞一碗饺子:“宝贝儿，这儿吃吧。”

甲　您听听，这还像句人话。

乙　这怎么句话?

甲　我生气。

乙　生气别冲我来呀!

甲　我们这街坊不这么办，他就让我们这孩子瞧着，连理都不理。可惜这老梆子这么大年纪，我们孩子管她叫奶奶!我们那孩子直问她:“奶奶，您那饺子什么馅呀? 好吃吗? ”这老梆子说不好吃，这不是亏心嘛! 不好吃你吃? 那还不算，往外轰我们孩子:“宝贝儿，家去吧，回头烫着。”我们没吃怎么烫着? 你们吃不怕烫着?

乙　您这孩子人缘儿也不老好的。

甲　你说咱听着多难过。什么话咱也不能说，咱要一说落个咱穷的。把咱孩子喊过来，没错了吧?

乙　这是正理。

甲　“过来，干么瞧嘴呀! 没见过? 那叫包饺子。有什么新鲜的，吃过嘛! 小宝贝儿，那玩意儿吃完了转腿肚子怎么办? ”

乙　这可不像话。

甲　不像话我也说了。

乙　您孩子哪?

甲　喊过来了。

乙　过来就完了。

甲　我完了，老梆子那屋骂闲街。

乙　你招的嘛! 人家说什么?

甲　指着她们孩子:“吃吧，宝贝儿。这叫包饺子，羊肉白菜，小磨香油。头号白面。明儿还吃这个，剩下给你炸着吃。吃饱了好顶着转腿肚子! 我吃了六十多年了，一回也没转过。吃不上一着急就

许转了。”

乙　招出来了没有？这要是打起来怨谁？

甲　我什么话也不说，我们也吃包饺子。

乙　这个对。

甲　吃。

乙　吃吧。

甲　吃什么吃？没钱！

乙　没钱就别吃了。

甲　到我亲戚那儿借来一块钱。

乙　不借没办法，先吃一顿吧。

甲　先买五毛钱羊肉。

乙　干嘛买那么多肉？

甲　孩子大人的，总也摸不着顿饺子吃，好容易吃顿饺子，还不让它肥着点儿。

乙　这话也对。

甲　一毛钱香油。

乙　这就六毛了。

甲　两棵大白菜，葱、姜、醋、蒜又去了两毛五。一块钱？

乙　八毛五了，还富裕一毛五。

甲　这一毛五我得摆摆谱儿，打一毛钱酒，买两根儿烟卷儿。

乙　怎么买两根儿？

甲　多买没钱了。买仨子儿花生米，给孩子买块糖。还有四个铜子儿。

乙　得，全花了。

甲　把门开开，让我女人剁肉，跟街坊比着。

乙　比着干嘛呢？

甲　他们六口人不就买一毛钱“猴儿肉”嘛！我们四口人吃包饺子五毛钱肉怎么样？

乙　何必哪，各人吃各人的。

甲　这叫斗气儿。让我女人剁肉，使劲剁。

乙　这是干吗哪！

甲　炕上放个小桌儿，斟上酒，喝一盅儿吃俩花生米。再斟上酒，喝两

口，搁着。

乙　快喝吧。

甲　不能喝了，再喝就没了。

乙　对，一毛钱酒不禁喝。

甲　点根儿烟卷儿。蒜砸得了，对上醋，筷子一放，和弄和弄，嘲了嘲头儿，喝口酒，净等吃饺子。

乙　吃吧。

甲　没面。

乙　这可没办法，都让肉钱占去了。买面去吧。

甲　这儿还有四个铜子儿。包几个?

乙　那怎么办?

甲　赊面去。

乙　除了借就是赊。

甲　把面口袋往腰里一围，到面铺跟掌柜的客气："掌柜的，买卖好。刚从老家回来?家里庄稼都收了吧?家里好?您这买卖多兴旺。您这气色多好，满面红光，要发财走运的人看得出来，今年准开分号。内掌柜给您生个大胖小子，双喜临门。家里阖家欢乐，您买卖日进斗金，内和外顺，诸事顺心，招财进宝，黄金万两。"掌柜的乐了："好，好，借您吉言，不赊账。"

乙　得，得，大概齐您都闹熏（xùn）了。

甲　我说："后天我给钱。"掌柜的说："这您原谅，不是我们死殃，我们东家有话儿，谁也不赊，谁赊谁得往外垫钱。我要有富裕我给您垫，我一点儿富裕也没有，我拿什么给您垫?对不住您哪!"

乙　说什么话也不行了，这话关门儿了，您别处赊去吧。

甲　别处更赊不出来了。

乙　这怎么办?

甲　回家睡觉，明儿再吃，两顿搁在一块儿并头吃。

乙　那睡得着吗?

甲　都睡不着，我倒睡着了。

乙　都睡不着，你怎么睡着了?

甲　我不是有点儿酒跟这两根儿烟卷了嘛!

乙　一毛钱酒，两根儿烟卷儿，那怎么会饱?

甲　这是学问。你要是喝完了酒抽烟卷儿，越来越饿。

乙　您这怎么研究哪?

甲　两根儿烟卷儿接上一块抽，一点儿烟儿别让它冒。烟憋下去，赶紧喝酒，酒不够来两碗凉水，躺下睡觉就饱了。

乙　怎么哪?

甲　烟在底下哪，酒跟水不就在上边了嘛。

乙　啊。

甲　在肚子里晕晕忽忽，这点儿酒叫烟托着下不去，这叫云彩饱儿!

乙　嘿!

甲　后半夜儿放俩屁，坏了。

乙　怎么?

甲　云彩就是阴天，阴天怕打雷。雨过天晴，更饿得难受。不到四点就起来了。

乙　怎么起这么早?

甲　弄面去。

乙　你没钱。

甲　自然有主意。有我孩子玩的五六个小铁钱，手里一攥，到面铺门口一蹲，六点多钟门开了，他一下门板儿，我冲里边喊，念喜歌儿。

乙　怎么念的?

甲　“噢! 子丑寅卯太阳开，卧龙岗上盖宝宅，协天大帝当中坐，五路财神进宝来。一送金，二送银，三送摇钱树，四送聚宝盆。摇钱树拴金马，聚宝盆站银人，银人手托八个大字:‘招财进宝，日进斗金’。大发财源掌柜的!”小钱儿往柜里一扔:“买一万六千袋白面!”掌柜的一瞧是我:“你扔进什么来了? ”“一万现洋，八捆金条，一百块钻石。”

乙　这不是穷疯了嘛! 哪儿找去?

甲　这么说吉祥，为好听，学徒的拿洋蜡还找哪。

乙　那哪儿找去，小铁钱儿。

甲　掌柜的说:“你瞧，昨儿个赊面不赊，今天早晨这儿撞柜来了，你说不给他面，他扔进这么些东西来。大早晨找麻烦! 徒弟，给他扻

五斤面，甭写，回头我给钱。”我把面口袋交给小徒弟了，小徒弟向着我，昨天赊面他不搭碴，今天掌柜的有话儿，徒弟做人情。每次我约面，他都有一个制子，那个大勺往面上一扤，上头带个尖儿，拿秤杆一平制，也是五斤。

乙　那都制好了的了。

甲　这回他拿身影影着掌柜的眼睛，带这么高的尖，这够七斤半。

乙　您算抄上了。

甲　提了面，到家一进门："面来了！和面，咱们吃包饺子！"我媳妇和面，一边和面，一边儿说闲话："你穷了心了，瞎了眼了，这面吃包饺子，我可没这手艺，没法儿包。"

乙　面黑呀？

甲　棒子面。

乙　啊！没法包，那有什么办法，蒸窝头吧。

甲　这要没点儿化学研究，包饺子别吃了。

乙　这碍着化学什么了？

甲　昨儿个买完东西不还剩四个子儿了吗？

乙　啊。

甲　让孩子拿着，到口儿外头砖瓦铺买四个子儿麻刀。

乙　买麻刀干吗？

甲　和面里。

乙　唉，这可胡来。麻刀和石灰抹墙搪炉灶，你这是和面？

甲　抹墙为什么掺麻刀？

乙　为什么？石灰干了裂口儿，有麻刀较劲。

甲　是啊，这包饺子也如是，棒子面发散，麻刀和匀了，照样拿劲。

乙　这主意好。

甲　包这么大个。

乙　挺好，煮吧。

甲　煮啊，外行。

乙　怎么了？

甲　一煮，马勺一搅，成粥了。

乙　不煮怎么着？

甲　锅贴儿。

乙　也不错。

甲　贴得了，开饭了。我们老娘拿起一个来，蘸点醋一咬，赌气子扔那儿了。我说："怎么了您哪？老太太。"我妈说："怎么了？你们爱吃什么弄什么，老弄韭菜馅子。"我说："这是羊肉白菜。""白菜？白菜怎么塞牙？""对不住您，将就点儿吃吧，里头有麻刀。"我们老娘连吃带择麻刀。我们老娘吃了俩，我女人吃了仨，我们孩子吃了俩半。您说这叫什么日子，你说不吃点儿？饿；吃？真咽不下去。一咬一塞牙，拿手往下揪。一咽扎嗓子。我一边儿吃，一边儿掉眼泪。

乙　真难。

甲　我跟咽药似的……

乙　吃了两三个儿。

甲　我全包圆儿了。

乙　还咽药似的哪！再有你还吃。

甲　馅好吃。吃完了坏了。

乙　怎么了？

甲　拉不出屎来。

乙　吃存食了，干脆，吃多了。

甲　哪儿啊，麻刀到肚里不化。

乙　哪有吃麻刀的！

甲　疼得我打滚儿。第二天我到开洼解手儿，吓了我一跳，拉出来四把连儿绳。

乙　怎么拉绳子？

甲　麻刀在肚子里接上了。

（张立林　田立禾整理）

交租子

（垫话从略）

乙　你上这儿干什么来了？

甲　（用倒口）我上这里看俺老爷。

乙　至亲哪，看看老爷，再看看姥姥。

甲　错了，我光有老爷，没有姥姥。

乙　噢，你老爷是光棍子。

甲　光棍子做么，我说的话你怎么听不懂呢？

乙　那怎么个老爷哪？

甲　我们老爷呀做官，我们老爷那个坟地呀我看着。

乙　啊，这我就明白了。

甲　咱不净看坟。

乙　还干什么？

甲　还种地。

乙　种多少地呀？

甲　种六顷地。

乙　给你们老爷分粮啊？还是交租啊？

甲　交租子。

乙　交多少钱哪？

甲　交六毛钱。

乙　便宜呀。

甲　那还便宜，一亩地六毛钱。

乙　这么说钱多了。
甲　您受累给算算，一共多少钱。
乙　这容易。一亩地六毛，十亩地六块，一百亩地是一顷，六十块，六顷地哪，六六三百六十块钱。
甲　我在家里足足算了三天三宿啊。
乙　钱太多了。你把这钱交给你们老爷了?
甲　东凑西凑，总算交上咧，交完了他恼咧。
乙　因为什么恼了?
甲　他说我刨底子刨多了。你看我们这么远来的，我们道上不吃饭不喝水吗? 刨个底子就恼了。
乙　你们老爷也太啬刻了，你们老爷哪儿住啊?
甲　俺老爷住在鹞鹰胡同。
乙　这胡同我听着新鲜，你们老爷姓什么?
甲　姓抓。
乙　对，鹞鹰胡同可不是姓抓嘛! 他叫什么名字?
甲　他叫抓玉别。
乙　抓玉别。这么说你们老爷在旗?
甲　不在七，在八。
乙　什么在七在八，你们老爷是旗人?
甲　对了，我们老爷就爱欺负人。
乙　你不懂，旗人就是吃钱粮。
甲　我们老爷不吃钱粮，喝炸药。
乙　啊，枪筒子! 你们老爷是钱粮身子?
甲　我们老爷是炮子儿的脑袋。
乙　这倒结实! 这么一说你们老爷是汉官?
甲　我们老爷是汗脚。
乙　嗐! 你们老爷是两榜啊?
甲　我们老爷是陪绑。
乙　犯了什么罪了? 两榜是进士。
甲　对咧，我们老爷是近视，他瞧什么都瞧不清楚。
乙　那是近视眼。你们老爷在哪部啊?

甲　我们老爷在头蓝布。

乙　我们老爷是漂白。你们老爷在哪司?

甲　我们老爷在一窝丝。

乙　嘿，切面! 你们老爷在哪一局?

甲　在胡弄局。

乙　在哪一所?

甲　在厕所。

乙　啊，在茅房啊! 你们老爷是文职武职?

甲　我们老爷是笔管儿条直。

乙　啊，你们老爷倒不是水蛇腰?

甲　我们老爷他哥哥是水蛇腰。

乙　问他哥哥干什么呀! 你们老爷胸前戴的是嘉禾章? 文虎章?

甲　我们老爷二分钱一张。

乙　啊，煎饼! 你们老爷是将军?

甲　我们老爷可不将就，他脾气大着哪。

乙　就是都督。

甲　对了，我们老爷老嘟嘟，他那嘴里老那么嘟嘟囔囔的。

乙　这倒好，碎嘴子。(向观众) 也许没那么大官职，可能是知县。

甲　直现，现了好几年了。

乙　现眼哪! 我说这话你全不懂，你们老爷是京官? 是外任官?

甲　我们老爷净出门儿。

乙　净出门儿? 那是外任官哪。清朝的官职我可分得清楚。文官出门打锣，武官出门点炮，你们老爷是有锣呀? 是有炮呀?

甲　我们老爷有锣。

乙　那就好猜了。有锣是文官，知县、知州出门打七棒锣。

甲　七棒锣还算做官?

乙　噢，那官职就大了，知府、道台出门打九棒锣。

甲　我们老爷比九棒锣多。

乙　那就是藩司、臬司，出门打十一棒锣。

甲　我们老爷还多。

乙　那个，再多就是巡抚、总督出门打十三棒锣，再也不能多了。

甲　十三棒锣呀，还没有我们老爷那个饶头多呢！

乙　哎呀，这么一说那官职大了。一定是兼着别的差事，代着钦命，你们老爷那锣套子怎么打，你记得不记得？

甲　这怎么不记得，我会打。

乙　那好吧，你说说你们老爷这个锣怎么打？打完了我一数数儿，就知道他是什么官。兼着什么差事。

甲　好吧，我打你给记着，我们老爷未曾出门先喊一声。

乙　怎么喊？

甲　“老爷要出门咧！”呱呱呱呱呱呱！

乙　怎么你们老爷还养活鸭子？

甲　养活鸭子做么呀！你们老爷养活小鸡子。

乙　什么呀？呱呱的。

甲　那个对子马呀，全排好了。

乙　出门头里还有对子马，这么说这个官职大了。

甲　对子马排好了，这个锣就打上了。

乙　怎么打？

甲　(学)嘡、嘡、嘡、嘡，嘡得了另嘡另另嘡，嘡得了另嘡另另嘡，另嘡另嘡另另嘡……

乙　(同时数)一棒，两棒，三棒，四棒……七棒，慢点儿，十七棒，你慢点儿，四十七棒。

甲　这是我没气儿啦。

乙　你要是有气儿哪？

甲　有气儿还打咧！

乙　你们老爷到了衙门了？

甲　我们老爷还没出门哪。

乙　嗬，没出门哪，就打了四十七棒！那么他要出了门哪？

甲　出了门嘡嘡嘡。

乙　又三棒。

甲　拐了弯嘡嘡嘡。

乙　六棒。

甲　出了胡同嘡嘡嘡。

乙　九棒。

甲　过了马路嘡嘡嘡。

乙　十二棒。

甲　进了口儿嘡嘡嘡。

乙　十五棒。

甲　见了小孩嘡嘡嘡。

乙　十八棒。

甲　嘡的另嘡另另嘡，我们老爷那锣一天到晚哪，嘡嘡到黑呀！

乙　哎呀，你们老爷做什么官哪？

甲　耍猴儿的。

乙　耍猴儿呀！

（张立林整理）

倭瓜镖

（垫话从略）

甲　我也习过文，我也练过武。

乙　(看甲一眼)您要说习过文，真话假话我还能信，您要说练过武，我可不信。

甲　怎么哪?

乙　练武的人都是精神百倍，就您这一身囊肉，您甭练就喘了。

甲　(冷笑)可见你是蜀犬吠日，井底之蛙，没开过眼！这练武啊，不在相貌上，你瞧我这一身肉？这是练的。

乙　我倒要打听打听，您都练过什么武?

甲　这个武啊，包括太广，练力气也是练武；拧棒子，抖麻辫子，扔沙袋子，举石锁，举礅子，弓刀石，马步箭，也是练武；摔跤讲究：崩、拱、揣、豁、倒，爬、拿、捋、搭、勾、这也是练武；兵刃：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抓、镋、棍、槊、棒、拐子、流星，一十八般兵刃，带钩儿的，带尖儿的，带刃儿的，带刺儿的，带环儿的，带链儿的，全都要拿得起，放得下。拳脚：分内家拳，外家拳。

乙　什么叫内家拳?

甲　分无极、有极、皇极、太极、两仪、四象、形意、八卦。

乙　什么叫外家拳呢?

甲　少林门、弹腿门，各门的拳脚；要练大红拳，小红拳，八仙拳，罗汉拳，地躺拳，小架子猴拳，远了长拳，近了短打；挨、帮、挤、靠，肩、肘、胯、膝，闪、展、腾、挪，蹿高，纵矮；要练猫蹿、狗闪、兔滚、鹰翻、

蛤蟆蹦、骆驼纵！

乙　我都没见过。

甲　此外还有硬功夫。

乙　什么硬功夫？

甲　要练金钟罩、铁布衫、铁裆、蛤蟆气、铁砂掌、朱砂掌，鹰爪力，重手法，还有绵砂掌。

乙　嗬，今天我算遇见高人了，您练的这功夫可太多了。

甲　哪个功夫？

乙　您刚才说的这些功夫啊？

甲　我说的这些个，我全都不练。

乙　你这个全不练，您练什么呢？

甲　我练的功夫，您就是把武圣人请出来，达摩重生，也练不了这功夫。

乙　您这功夫在哪儿哪？

甲　（用手指脑门子）我练的功夫全在这儿了。

乙　噢！不错，我见过，“油锤贯顶”。

甲　什么叫油锤贯顶？

乙　脑袋上顶着个小磨子，两个人，一个人拿着一个大铁锤，把小磨子打碎了，头皮纹丝不动，等成功之后，就不要小磨子了，拿着铁锤砸脑袋，全不怕，您练的这功夫也够瞧的。

甲　什么功夫啊？

乙　油锤贯顶啊！

甲　(冷笑)说你没开过眼，您还是没开过眼，油锤贯顶那算什么功夫啊？那个有练的。我刚才说的连武圣人都办不到，达摩重生都办不了，那才叫功夫。

乙　那么您练什么呢？

甲　贯顶倒是贯顶，可不是油锤贯顶。

乙　您练什么贯顶呢？

甲　我练“火车贯顶”。

乙　“火车”怎么贯顶？

甲　拿火车撞脑袋。

乙　您这功夫我明白了，您一定在车站上有朋友，这个车呀，洗炉子的时候，您到车房里头，拿您的脑袋磨火车头去。

甲　那多费事啊，要那么练，在家里来块铁板，不一样的练吗?

乙　那您怎么贯顶呢?

甲　火车正走的时候，迎头撞!

乙　（瞪眼咧嘴）迎——头——撞——火——车!

甲　要不怎么叫功夫呢！还告诉您，不能全撞，有撞的，有不撞的。

乙　那就是。（回头向观众）这里许有什么分别。（对甲）您撞什么火车呢?

甲　快车撞，慢车不撞。

乙　（瞪眼咧嘴）迎——头——撞——快——车!

甲　欸！要不怎么叫功夫呢!

乙　我今天长点儿见识，您说说怎么个撞法。

甲　大快车打北京向天津开，当中间各站全不停，我在杨村那儿等着它，在杨村站里头撞，那不算功夫。

乙　怎么讲呢?

甲　别看快车在杨村不站，它一进站就闷了气了，速度慢了，力量就小了，显不出功夫来。

乙　那么您在哪儿撞呢?

甲　杨村车站两道扬旗外头，在那儿撞。

乙　嗬！好大功夫!

甲　火车由北往南来，我站在铁道当间，两边是铁道，脸冲北，骑马蹲裆式这么一站，把气功由打丹田往上一要，浑身的力量全运在脑门子上，火车来了，离老远的就拉笛。

乙　那是让你躲开呀!

甲　（一乐，看乙一眼）躲开?

乙　（着急的）你不躲开怎么的?

甲　我干么去啦？我躲开！它响它的，我冲那火车头一撇嘴，说：“你来吧！你瞧瞧我这功夫。”火车可就来到了，我这么一悠荡身子，拿脑袋对着它，噹！这么一撞，火车过去了，(伸出大拇指)您再瞧我这脑袋……

乙　照旧?

甲　碎了!

乙　那还不碎呀！我瞧连你这个人都找不着了。您这是什么功夫?

甲　这叫自杀。

乙　那还不自杀，铁的也给撞碎了！您说自杀干什么呢!

甲　你没听明白，撞火车是撞火车，脑袋可不能挨上火车，要拿这“气功”撞火车。

乙　这怎么撞法?

甲　你先跟人打听打听，凡是练太极、八卦、形意的老师父，练到炉火纯青的功夫上就有这手，叫“八步打灯”。

乙　什么叫“八步打灯”?

甲　在大厅里，没有风的地方，你点上一支蜡，或一个灯，从这个点灯的地方，往哪儿走全行，行八步，站正了，把气功运在手掌上，冲灯头一掌，灯头忽的灭了！这名字叫“八步打灯”。

乙　这个我倒听说过；您说的不是八步打灯，您说的是撞火车头啊。

甲　欸！这叫各施其艺，我把它运在脑门上，叫“八步撞火车”。

乙　这怎么撞法?

甲　南北的火车道，我在东边西边都成，离火车道四丈远。

乙　这好，四丈远，危险没有了。

甲　我骑马蹲裆式这么一站，把气功运在头顶上，冲着火车这么一撞，眼瞧着火车，噌！出去好几里地。

乙　你在车前头这么一撞，你就是撞机车!

甲　不，撞守车!

乙　守车是最后边那辆，你不撞，它不是也出去好几里地么！我要去一撞，还能撞出去一站呢！你既有功夫，您得撞机车，把车顶回去三四里地，那才是您的功夫。

甲　啊？您说在头里撞，叫它往回退三四里地去?

乙　啊!

甲　要把车头拿气功顶回去三四里地，那是胡说，没那么大功夫!

乙　那么说了半天怎么样呢?

甲　要是把气功运在脑门子上，冲着火车头用气功一撞往回退，这一

列车可退不了，可是往前走也走不了，登时嘎噔停住了，坐车的在车里一晃悠。可不能工夫大了，您要瞧表，也就是一秒多钟两秒来钟。

乙　哎呀！这功夫可就够瞧的了。

甲　我倒是想着这么样能成，只是一回还没试验过。

乙　（作色）说了半天，全是废话！

甲　练武不易，投名师，访高友，提起我×××来，无名无誉，你们知道，我是说相声的，要说我会武术，谁也不信，哪知道我也投过名师，访过高友。我可是个“无名白”(没有名的白丁)，提起我师父来，要说全世界知道那是胡说，在全中国各省各县各处，可以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乙　噉，您老师仙乡何处？贵姓大名？

甲　嗬，不用说我师父的名姓，就说我师父那个住处，您就得佩服，净出“把式匠”。

乙　他老人家是哪儿的人哪？

甲　离北京彰仪门一百多地，涿县北边，小地名叫虎岭。

乙　您师父是虎岭的？那儿没有什么练把式的呀？那年我上涿州正走那儿，净是卖粽子的。五月节前后，在北京推小车卖黄米粽子，也有白米的，里头都是带虫的大酸枣。一吆喝，胆小的不敢吃！(学叫卖声)“筋道刁(的哟)，瓷实刁，江米刁，黄米刁。”“四刁”的粽子谁敢吃！

甲　你这人说话多缺德，我师父那一个村，就全都卖粽子？

乙　反正那个村卖粽子的多。

甲　这人说话多讨厌，冲我师父那名字姓氏，也不至于卖粽子。

乙　那么他老人家的尊姓大名？

甲　我师父姓江，江老师。

乙　那么他的上下字呢？怎么称呼？

甲　我可不敢提，徒不言师。

乙　我这儿恕个罪儿，您说吧。

甲　他老人家姓江名米字叫小枣儿。

乙　“江米小枣”？合着你师父就是粽子。

甲　江湖之中还有个外号。

乙　怎么称呼呢?

甲　人称“筋道瓷实”。

乙　还是粽子!

甲　我们亲哥俩，跟我师父练的功夫，师父都给我们起了名字。

乙　都叫什么呢?

甲　我哥哥叫“白糖的”，我叫“澄沙馅儿的”。

乙　对，明儿我要学徒去，就叫“实轴的”了。全是粽子啊!

甲　这一天我师父坐在我们家“过凉亭”。

乙　得了，得了，你越说这话越大，您家只住一间房，还过凉亭呢!

甲　不错，那一间房就叫过凉亭。

乙　那怎么叫过凉亭呢?

甲　后房山塌了，两边山墙，也接着倒了，索性我把窗户起下来卖了，就剩下四根柱子，支着上边小灰棚，哪边来风都打这儿过，到夏景天，过凉亭凉快着哪!

乙　夏景天真凉快，要到冬景天呢?

甲　也就是冷。我师父坐在炕上，把我们哥俩叫过来啦，我师父问:“你们俩人这武术练得怎么样啦? ”我哥慎重，没说话。我那年才二十来岁，说话不打草稿，我说:“您放心吧，给您栽不了跟头，武术练成了。”我师父当时就恼了。

乙　那是，话太大了!

甲　我师父说:“天不言自高，地不言自厚，能人背后有能人，你敢说成了? 师父江米小枣全国各省的人就算没吃过，他也听见吆喝过。”

乙　得了，得了，谁没吃过粽子!

甲　“师父都不敢说成了，就你们俩人一个白糖的，一个澄沙馅儿的，敢说成了! 不用说你们俩人，就连你们俩人的师大爷黄米的也不能说成!”

乙　别提了，别提了，你们这一锅粽子夏景天搁“馊”了，卖不出去了!

甲　“既然成了，希望你们给我露脸，别给我砸招牌，我到北京各镖局给你们挂上号，你们各处保几趟镖，到外边闯练闯练。”我师父就边说边要走，我们哥俩怎么挽留也留不住，还是我哥想得周到:

“师父！你老人家到各镖局给我们挂号，我们俩人要是现了眼，让师父脸上不好看，于师父的名誉不好听。可是啊，离北京三五百地都知道师父您的名姓，我们俩人是江米小枣的门徒，一定有个照应。”

乙　对，离北京几百里地都爱吃粽子！

甲　“要出去三千两千里，人家要是没吃过粽子怎么办呢？”

乙　算了算了，全中国哪儿都有粽子。

甲　我师父点了点头说：“好，你比你兄弟明白。我给你一样东西。”我师父从屋里给我们拿来一样东西。

乙　什么呀？

甲　是二尺多长一根藤子杆，一个小黄旗子，可是卷着，旗箭上到杆上，锁着扣儿。“这个小旗子在门口不许打开，出去保镖遇见敌人，你们俩武艺能胜过他就不必提了；要是胜不过人家，败在人家手里，那时节再把小旗子打开冲敌人一亮，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无论是谁，必然要帮着你们弟兄把镖送到本地。”

乙　嗬，这小黄旗子是宝贝呀！

甲　可说是宝贝呀，我们也没拿它在意，把小黄旗子收起来了。过了整整七天，外边有人叫门，说“有个白糖的跟澄沙馅儿的在这儿住吗？”我说：“要买粽子，可得过两天来。”开门一看，站着一个人拿着名片，还有一封信。我一看，原来是北京会友镖店掌柜的王占鳌请我们去保镖。商量好了，这天掌柜的派车接我们哥俩，我们俩把零碎东西带好，上车到了镖店。

乙　镖店在哪儿？

甲　前门外粮食店儿，路西的大门，门口站着四十多位迎接我们兄弟，当中是王掌柜的王占鳌，白胡子老头，七十多岁，精神百倍，说话客气。

乙　说什么呢？

甲　“不知二位老师驾到，未曾远迎，当面恕罪。”

乙　你说什么呢？

甲　我说：“岂敢岂敢，咱家来得鲁莽，田大人，您就恕个罪儿——吧。”（京剧道白）

乙　您这是哪一出?

甲　《黄金台》。掌柜的说:“往里请。”掌柜的要抻量抻量我。

乙　怎么抻量?

甲　您上镖店里去过么?

乙　倒是没上里边去过。

甲　进大门一直往西，进屏风，穿过厅，到后楼，掌柜的同着我们哥俩进大门往北，走一个角门，打箭道一直往西，直奔后院，后楼的后边，三层楼，窗户开着，梯子没有，楼梯在里边哪。

乙　那怎么上楼啊?

甲　要往上蹿，蹿得上去再保镖，蹿不上去多寒碜。掌柜的说:“咱楼上说话。”说完了话，一抱拳，一哈腰，提溜起大褂，使了个“八步赶蟾”，到楼底下一跺脚，腰上一使劲，往上一纵，噌!就是两丈多高，二股劲，把左脚一踩右脚面，上楼了。

乙　好功夫。

甲　这功夫没十五年练不了。

乙　你哥哥怎么样?

甲　我哥哥那人多慎重，回头瞧了我一眼。

乙　瞧你干什么?

甲　干什么?这是嘱咐我哪。我哥哥的意思是说:兄弟瞧见了没有?人家可上楼了，咱们要上不去，连师父江米小枣都不好看。

乙　就别提他老人家了!

甲　我哥哥这功夫比掌柜的又难了，站在楼底下，使了个“旱地拔葱”，噌!

乙　怎么样?

甲　也上楼了。

乙　这回瞧你的了!

甲　嗨，我是艺高人胆大，没拿这个当事，楼底下一站，我来个“双响旋风脚”，一抬腿，日——!劲儿大了，上了房了。

乙　您上了房了?

甲　鞋!

乙　怎么您的鞋上房了?

甲　我没钉鞋带儿。

乙　啊，你这么大了，还钉鞋带儿，寒碜不寒碜？

甲　我说来人哪，搬梯子够鞋。

乙　要是我呀，管不着。

甲　就在他们搬梯子当儿，我借着梯子也上去了。

乙　多泄气。

甲　到上边说了会子话，喝完几杯茶，由打元兴堂预备了一桌酒席。吃完了饭说：“二位老师，咱们楼底下过过招儿。”掌柜的说完话，一转身双手抱拳，说：“楼下见。”一转身到了窗口，说了声：“二位师父我先走了。”使了个“燕子抄水”，噌！下楼了！

乙　嗬，瞧你们的了。

甲　我哥哥一转身，到楼窗，脸朝外，背朝后，头朝下，脚朝上，这个名字叫燕子投井，三丈多高，欻的一声，下来了！离着地还有六七尺，使了个云里翻，鲤鱼打挺，转身脚扎实地，上身不摇，底身不晃。

乙　好功夫！瞧你的了。

甲　我一抱脑袋，咕噜噜……

乙　您蹿下来了？

甲　哪儿啊，我一抱脑袋，从里边楼梯骨碌下来了，绕个弯儿再上后院。

乙　好现眼。

甲　掌柜的说：“你们哥俩亮亮镖。”我哥哥打兵刃架子上拿出一棵大枪。

乙　怎么还有大枪？

甲　七尺为枪，五尺为棍。大枪一丈零八寸。有道是一寸长，一寸强，一寸小，一寸巧。讲的是手、眼、身、法、步，扎了一趟六合枪。

乙　什么叫六合枪？

甲　外有手、脚、眼，内凭心、气、胆，有赞为证。

乙　你说说。

甲　一挑眉攒二刺心，三扎脐肚四撩阴，五扎磕膝六驱脚，七扎肩井左右分。夹枪代棒，白蟒翻身，扎完这趟枪，面不更色，气不涌出，大

家齐声喝彩。

乙　好功夫，这回该瞧你的了。

甲　我把单刀拿起来了。单刀不好练，单刀为百兵之贼，我比个架子，你瞧瞧。拿这扇子好比单刀，往这儿一站，您瞧这姿势，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鼻对胸，耳对肩，沉心伏气，这就好比刀把儿，这就好比护手盘，前瞧刀刃，后瞧刀把儿，上看刀尖儿，下看绸子穗儿。往前走半步，往后退一步，作了个罗圈揖。

乙　这是干什么？

甲　人讲礼仪为先，树将枝叶为缘。未曾学艺先学礼，礼多人不怪，让过诸位老师父，说众位都是老师，我是个学生，哪一招练得不对，请您指正。

乙　对么！礼仪么！

甲　行完了礼，左手刀换到右手，来个捋背塌腰，夜战八方藏刀式。

乙　嗬，还有架势。

甲　把式把式，全凭架势，没有架势，算不了把式，净练不说傻把式，净说不练嘴把式……

乙　我说你要卖大力丸怎么着！

甲　该当我成名。

乙　怎么哪？

甲　练了没有五六手，西北上一块黑云，刷……下起雨来了。

乙　您就收式吧，别练了！

甲　别练了？这才显功夫哪！借着这点儿雨我就露脸了！

乙　这怎么讲呢？

甲　当院铺着半尺多厚的黄土，黄土见了雨水就是滑的，上边下了雨，脚底下一滑，步眼一乱，摔个跟头，刀也出了手了，再闹我一身泥，寒碜不寒碜！

乙　那一定寒碜！

甲　这地方就显功夫了！脚底滑，步眼不乱，要把刀练完了，没有十年的纯功夫可练不下来，这个名字叫登萍渡水，走鼓沾棉！

乙　好功夫！

甲　雨下大了，我这刀练欢了，精神也来了，越练越高兴，我练得风不

透雨不漏，净见刀不见人，刀都淋湿了，我的身上连个雨点儿也没有。

乙　您在当院练刀？

甲　我在屋里避雨。

乙　您避雨啊？不对呀，避雨怎么净见刀不见人哪？

甲　我把刀扔当院了，我跑屋里呆着去了。

乙　嘿，这倒好，淋刀不淋人。

甲　掌柜的说：“好。”

乙　好什么？

甲　好避雨！

乙　这是损您哪！

甲　我倒不理会。

乙　合着是没羞没臊。

甲　掌柜的说：“请到这边儿验验镖。”

乙　对，我倒懂，验镖是瞧瞧保什么。

甲　跟掌柜的一同来到树下面，一看，嗬！也就是请我们弟兄保，别人不敢保。价值连城。十六张八仙桌子上面摆满了二尺多厚，一个一个（用手一比）全是这么大个儿，黄澄澄——

乙　——金元宝。

甲　老倭瓜！

乙　老倭瓜保什么劲儿啊？

甲　你不开眼哪，你得细瞧。

乙　黄玉的老倭瓜？

甲　面淡的老倭瓜。

乙　对呀，水头大的没人吃。

甲　你瞧着是老倭瓜，我看着也是老倭瓜，你拿刀把它切开了，瞧里头——

乙　有什么好东西？

甲　里头有倭瓜子儿。

乙　我明白，还有倭瓜瓤。

甲　把倭瓜子，倭瓜瓤挖空了，里边下的是红货。

乙　什么红货？

甲　珠宝钻石，绵纸包，一包包着多少件，往倭瓜里边那么一下，装满了，两半个倭瓜一合，外边用签签好，黄土泥一封口，倭瓜皮实，它又长上了，不烂。上头底下都是好倭瓜，当中是夹馅的倭瓜。对好了账，客人带着一本，镖店留一本，这叫暗镖。

乙　什么叫暗镖？

甲　有明镖，有暗镖。明镖是写镖旗子，喊镖趟子，丢了镖了，达官受重伤，赔人家一半；暗镖丢了，达官丧了命，也得全赔人家。

乙　嗬！这么些事儿。

甲　喊镖趟子出店。

乙　您会喊镖趟子么？

甲　会喊哪。你听过么？

乙　我听街上练把式的卖膏药常喊。

甲　你还是不懂。街口卖膏药、练把式的他也未准保过镖，里头带蒙事的，喊出来你也不懂。

乙　不全是那个味儿么？喊出来听着差不了多少。

甲　不成啊，你不懂。“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隔行如隔山”，你听着一样，并不一样，里边有分别。出城进城、出店进店、出村入镇应当怎么喊；走在半路上前面来了车了，应当喊什么；来的是一个人是两三个人，是十几个人，来的是一群人，是骑着马，是步下走，是拿着家伙，是空着手，都得喊出来；走孤坟、走孤庙，过三岔路口，过夹沟子，过桥过摆渡，应当怎么喊，都分得出来。

乙　嗬，这怎么分呢？

甲　怎么分？里边有字儿。

乙　这么一说，今天我长长见识，跟你学学，您喊两声镖趟子我们听听。

甲　好，喊哪样？

乙　好比说你走在半路上，两边是山道，前边来了人了，有五六十口子，也有骑着马的，也有步下走的，可都拿着家伙，那个意思是要劫镖，您得预备迎敌。应该怎么喊？

甲　好！你开眼吧，喊两句你听听。

乙　今天我真长见识了！

甲　哦——哦——全丢了！（拉长声）

乙　啊！全丢了是怎么档子事？

甲　我保着镖，要是遇见这些人，一定是全丢了。

乙　那还保什么劲啊！

甲　是那么着，我要告诉他全丢了，不就不劫了么！起镖动身，出北京齐化门，过东岳庙，走关东店、小朱店、八里桥到通州，进西门出东门、里河、外河、燕郊、夏店、三河县、邦均、蓟州，过遵化州，出喜峰口。这一天依着我哥哥要住喜峰口，我说咱们初次保镖，口里好走，白天走，晚上住店；出了口了，不好走了，连着夜往下赶，给咱师父江米小枣露露脸。

乙　你倒不必提他老人家了。

甲　又走了三十多里地，太阳压山，上不着村，下不着店，前面有一片树林子，就听见吱的一声唿哨，仓啷啷锣声响亮，原来是有了——贼了！

乙　你上口干什么？

甲　由打树林里面出来有二百多喽罗兵，各人擎着棍棒刀枪，当中一个为首的黑大个儿，他跳下马来比我高三分之一，真正是粪脖梗儿，大脑袋瓜儿，粪腿肚子，大脚丫儿，肚大腰圆，大屁股蛋儿，粪手指头，大指甲盖儿，穿青褂皂，绢帕绕头。骑着一匹乌黑马，拿着一条铁棍。口念山歌："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打我的山前过，留下买路财。"

乙　好厉害！有了劫道的了。

甲　我哥哥那个脾气，性如烈火，一见劫道的，我哥哥的脾气搂不住了，裆里一使劲，噗噜啦！

乙　出马了？

甲　拉了屎了！

乙　拉了！（一撇嘴）你怎么办？

甲　我说："哥哥，小小的毛贼，会气得你老人家拉屎？"

乙　气的？那是吓的！

甲　是啊，不是这么说着好听么！再说，气大发劲了也能拉屎！

乙　别对付了。

甲　我说："有事弟子服其劳，兄长退后，小弟前去送命。"

乙　这倒好！一个拉屎一个送命。

甲　拉过我的牛来。

乙　您怎么骑牛啊？骑马呀！

甲　我这个牛比马快，跟古人学的，《封神演义》里有个黄飞虎骑着牛，孙庞斗智孙膑也骑牛。

乙　人家那不是平常的牛。

甲　我这也是特别的牛！

乙　您这是黄飞虎的牛啊，还是孙膑的牛啊？

甲　这是我们门口牛奶房那个小牛。

乙　那小牛有什么出奇的？

甲　我这小牛会蹦。

乙　蹦？还不如走快呢！

甲　我这牛蹦得快，一蹦六十里地。

乙　你买了几年啦？

甲　买了三年了。

乙　蹦了几回了？

甲　（掐指乱算）嗯——到如今哪，一回也没蹦。

乙　这不是废话么，它没蹦，你怎么知道是蹦六十。

甲　它蹦过。

乙　多咱蹦的？

甲　就是我买牛的第二天。那时候我们家住天津，我母亲想吃杨村糕干，本地买怕糕干不真，上杨村买去，我得早车去，晚车回来，什么事全耽误了，杨村离天津六十，我这牛一蹦就六十，正合适，骑着牛一蹦到杨村，买完了糕干，再一蹦到家了。连早饭也误不了吃。

乙　这正好。

甲　我在家把钱带好了，抱着小牛雇胶皮上北大关。

乙　你这不是费事吗？抱着小牛坐胶皮去北大关干什么！你骑上叫它蹦啊！

甲　蹦啊！这算盘你没打好，杨村离天津六十里，天津地方大了，离哪

儿六十里，知道么？离北浮桥六十里。我在老西开住，离北门还有十多里地，打我们门口蹦差个十来里地，到不了杨村。

乙　再蹦啊！

甲　再蹦？再蹦过拴了，三蹦到了北京了，我哪儿买糕干去！

乙　您这牛就蹦六十里地？多了少了全不行。这是废物牛！

甲　怎么废物？我抱着小牛上了胶皮，雇到北大关，下了车不就是北浮桥么？我骑上牛再蹦不是正合适么！

乙　这也对。

甲　在北浮桥上头，我一骗腿儿骑上牛，左手攥住牛犄角，两腿一夹牛肚子，右手拿着小鞭子，回手就啪的一鞭子，牛噌的就这么一蹦，我就觉着周身冰凉，北大关一下子瞧不见了！

乙　到杨村啦？

甲　掉河里了！

乙　怎么掉在河里了？

甲　它横着蹦，怎么不掉在河里！这会儿我跟贼人打仗，骑上牛，又抬过一根儿扁担来！

乙　这倒好，骑着牛要扁担，多寒碜！您是使刀啊，是使枪啊？

甲　使扁担打仗有古人。

乙　又是谁？

甲　石秀。三打祝家庄，石秀扮樵夫探庄，交手打仗，就用扁担。

乙　人家石秀那个扁担，是空筒扁担，里头藏着一条花枪。

甲　我也藏着一条枪。

乙　也是花枪？

甲　不，是我那杆烟枪。

乙　烟枪你要它干什么？

甲　也是一条花枪，骑着扁担抱着牛我就出去了。

乙　吓迷糊了。扁担怎么骑啊？骑着牛抱着扁担。

甲　对，骑着这个抱着那个。

乙　这份儿乱！

甲　我跟贼一对脸儿。我说："好贼啊，好贼大爷！"

乙　你怎么叫大爷？

甲　论个爷儿们不是便宜么！央告央告，叫我过去这不就完了么！

乙　没那个事！

甲　这贼不听那套，他跟我要镖，我是一定不能给他，我们俩就交了手了。他用铁棍搂头盖顶冲我脑袋打来，我用扁担往上一架，就听喀嚓一声。

乙　你把棍磕飞了？

甲　我的扁担折了。

乙　这可坏了，扁担折了，拿什么打？

甲　我为的是让它折了。

乙　有什么用处呢？

甲　我扁担里头有一杆蜡杆枪，他知道我扁担折了，没有兵刃了，他一大意，我就得手了。

乙　这也对。

甲　两半截折扁担一扔，枪到手了，他的马到我脊梁后头，我是正得手给他一个回牛枪！

乙　回马枪？

甲　嗐，我骑的是牛。

乙　我还把这碴儿忘了。

甲　对准敌人后心，噗的一枪。

乙　扎上贼了！

甲　哪儿啊，是我放了个屁。

乙　说这干什么呀。

甲　万没想到这个贼手急眼快，一回手把我枪头攥住了，他往他那边拽，我往我这边拽，他的劲大，我的劲小，他那儿一使劲，说“你拿来”，我这儿一松手，我说“给你”。

乙　得，枪也没了！

甲　枪没了，我这儿还带着一对双刀哪！

乙　这也可以。

甲　我把刀拉出了匣，两把刀，左右手一擎，这阵儿他的马又圈回来了，用棍又打下来。我左手往上一迎，把他的棍磕开了，右手刀我使了一个海底捞月（用手一比），这么大的脑袋砍下来了！

乙　你把贼杀了？

甲　哪儿您哪！我把牛宰了！

乙　对，海底捞月么。正是牛脖子那儿！

甲　牛也躺下了，我也趴下了，爬起来往我镖车那儿就跑，这个贼他不放我呀，后边就追，我跑到镖车那儿，灵机一动，把我师父江米小枣想起来了。

乙　你想起他来有什么用？

甲　我师父临走的时候，给了我们一个小黄旗子。说，武艺要是敌不住人家，可以把小黄旗子打开，能够逢凶化吉，遇难成祥。现在都什么时候了，我怎么不露一露？

乙　这对。

甲　跑到我镖车跟前，直奔我的铺盖卷儿，把小黄旗子掏出来，揪开系着的扣儿，冲着敌人这么一亮，这个贼正追着我，一瞧我拿着小黄旗子，这个贼勒住马一看小旗子上有字。

乙　写的什么字呀？

甲　贼人这么一念（用手一指，好像看见旗子上的字）：“江米小枣的门徒：白糖的，澄沙馅儿的！”嗬！吓得这个贼浑身乱颤，拨马就跑。

乙　你师父这个名姓可真大呀！

甲　哪儿！倒不在名姓上。

乙　那为什么这个贼吓跑了呢？

甲　这个贼呀，头年五月节赊了我师父一百个粽子，到那天还没给钱呢！

乙　要账去了！

（张立林记）

揭瓦

乙　刚才是荣剑尘唱的单弦。这回我说……
甲　（生气状）咱们今天没完!
乙　（莫名其妙）这位哪儿来这么大火儿呀?
甲　太欺负人了，别拿我张寿臣当好惹的!骑脖子拉屎呀，啊，咱可以忍着，拉干的——我扒拉下去；拉稀的——咱擦一擦；骑着脖子拉痢疾呀!
乙　也太狠点儿了!
甲　姥姥!这回我给他来个白刀子进去……
乙　红刀子出来。
甲　……绿刀子出来!
乙　怎么绿刀子出来?
甲　我扎他苦胆。
乙　瞧这准劲儿。我说，您先消消气。
甲　完不了!
乙　好嘛，这位还越劝越来劲儿。
甲　（向乙）您有手榴弹吗?借我两个。
乙　我一个也没有!我说，您生这么大气，到底是跟谁呀?
甲　我跟……你说我跟谁呀?
乙　噢，还没准主儿哪!
甲　什么话呀，没准主儿能气得我心里发慌吗?
乙　那也说不定，有时候饿急了心里也发慌。您就说您跟谁吧?

甲　我，跟我们房东。让您说，他可气不可气?

乙　嗯，可气，太可气了!

甲　您是明白人。

乙　本来嘛，他每月总得跟咱们要房钱，一点儿情理也不通，这种人，真是剐之有余呀。

甲　你先等等，你是中国人哪？凭什么住房不给人家房钱？这是哪国兴的?

乙　刚才我看你火儿挺大，顺着你说好让你消消气儿。

甲　没这么让人消气的，人得通情理，凭什么头顶着人家，脚踩着人家，刮风下雨往屋里跑，到月头儿不给人家房钱，那还叫人吗？再者说了，我住他家九间房，每月拢共才交三十块钱，就把连阴天自己修修补补的算上，连三十五块钱也花不到，哪儿找这么好的事去？甭说不交房钱，就是晚交几天，咱良心都说不过去呀!

乙　你这人还挺厚道。

甲　不敢说厚道，反正通情达理就是了。

乙　那您干吗要跟他玩儿命啊?

甲　让他欺负的!

乙　他什么事欺负您了?

甲　要房钱。

乙　还是因为要房钱哪!

甲　您听明白喽，我说这要房钱跟你说那要房钱是两码事。我是说，这事情是由要房钱引起来的。

乙　干脆，你仔细说说吧。

甲　可以，提起我们这房东来，您大概有个耳闻。

乙　谁呀?

甲　坛子胡同的闷三爷。

乙　太知道了。老当家的六十多了，吃房产饭儿的。有钱不开买卖，都置房产了。

甲　越说越对。他说开买卖不保险，有赚有赔，吃房产是稳拿太平粮。他手底下那百八十所房都是小四合院儿，整砖到顶，就是不多招房户。

乙　为什么?

甲　他嫌户儿多了太乱，房户儿少了省心。宁可少进点儿房钱也认了。这样我合适了，九间房拢共一个月才花三十块钱，您想想到时候再哩哩啦啦的欠着，对得起人家吗? 所以到日子头儿拱地也得给预备出来呀。

乙　您这人是挺通情达理的。那怎么又致起气来了哪?

甲　你听着呀，这话是在上月二十七，上午十点多钟我出门儿买东西，刚走到胡同口，就见着老头了，因为这一片的房产都是他家的，大伙儿都挺熟，所以我们都官称儿他三大爷。

乙　那就更打不起来了。

甲　你听着呀! 看见他，咱得打个招呼啊:“三大爷来了，快到家里坐会儿。”“不了，过几天再来。”听见没有? “过几天再来”，那意思是过几天就到初一了，他来取房钱。

乙　噢，初一房租到日子。

甲　我说:“别价了，您先来歇歇腿儿，您这么大岁数儿，就是我没住您的房，也应该让家去喝口水呀。”不容分说我把老头搀家去了。

乙　心眼儿真不坏。

甲　好心没好报啊! 我把他让到屋里，先叫我媳妇给沏上茶，然后打发孩子给打四两酒，多跑儿步到五味斋买对儿熏对虾，四个茶鸡蛋。“老爷子，我知道您牙口儿不好，待会儿让孩子再给您端一碗烧羊肉，要点儿原汤，给您煮碗面，软着点儿。”您看我这待承怎么样?

乙　可真不含糊。

甲　老头也挺受感动:“别麻烦了，今儿我早点吃得晚，茶我喝，酒我领，别和面了，我还得走几家哪。”

乙　房钱没收齐。

甲　一会儿孩子把东西买来，我给老头儿摆好茶，斟上酒，然后说:“老爷子，我这些日子，喝酒脑袋晕，不陪您了。您先喝着，我有点事，十分钟就回来。”“有急事就办去，你既然预备了，我动筷子就算扰你。”

乙　挺“自己”的。

甲　我出门儿一溜小跑儿，到马路对过儿砖瓦铺找着掌柜的，我说："掌柜的，给我拿二百块钱。"掌柜的说："二百够了吗？不够您多拿点儿。"我说："够了。"

乙　噢，您在那柜上存着钱哪？

甲　没存钱，咱们跟他交买卖。我接过钱来数出五十揣在兜里，拿着那一百五到家一看，老头儿酒喝了一半儿，看我回来，站起来，就说："肚子还饱着哪，喝不下去了，我还得去几家，去晚了就撞锁了。改天再喝吧。"说完了拿起拐棍就要走。我说："您先别忙，这钱您先点点。""这忙什么的！"说着话把钱接过去，一点就愣了，说："怎么给一百五啊？"我冲老头儿一乐："您这老胳膊老腿儿的走道儿不方便，正赶上我手底下方便，先交您五个月房钱，别的户我管不了，就说我这儿，往后那四个月您不是少走一家就少受点儿累吗！当然了，下次您再过这边儿来，还别忘了到咱家喝茶歇腿儿。"

乙　想得真周到。

甲　"你这么实在，我也就不客气了。"老头儿把钱接过来就要走。我说："我送送您。"我这一送，送出娄子来了！

乙　怎么啦？

甲　他走到院子当间儿不走了，东张西望的净往上看。

乙　那是你一起儿给他五个月房钱，他心里不落忍，看看房子哪地方该修修补补的，他好打发瓦匠来。

甲　不对，他看着看着胡子也撅起来了，眉毛也立起来了，气得直哆嗦："好你个王八蛋，你安的什么心哪？赶快找房搬家！"您听，有这么不讲理的没有？酒也喝了，菜也吃了，一百五十块拿到手里撵我搬家，这不是欺负人嘛！

乙　是不像话，也许是喝多了吧？

甲　我也这么想，我当时耐着性儿跟他说："三大爷，您做长辈的喝两盅酒骂我几句我倒不往心里去。可我在这儿一扎脚儿住了这么几年了，您为什么撵我搬家呀？搬家行，您得说明白了！我是窝了娼了，是聚了赌了？还是用您的房产当作坊造军火、印假票子了？你指出一样儿来我马上搬家，您得说出来呀？"

乙　这话有劲。

甲　“放屁！你要干那些事儿，法院把你枪毙了也与我没关系！”

乙　那到底为什么呀?

甲　“我问问你，我房上那些瓦都哪儿去了? ”

乙　……

甲　您听这像话吗? 他房上的瓦没了，他问我，我管得着吗！怕丢啊? 那你做个房套儿把它套上啊！我们一月花三十块房钱，难道每天晚上不在屋里睡觉还骑在房脊上给你看瓦吗?

乙　您先别起急，我问问您，您住的是灰棚儿呀?

甲　灰棚儿? 灰棚儿他凭什么问我? 就是“棋盘心儿”[①]他也不敢问哪。我住的那九间一划是青砖合瓦！

乙　那么瓦哪儿去了哪?

甲　可说哪。

乙　什么叫可说哪！瓦，上哪儿去了?

甲　你怎么也问瓦呀?

乙　废话，你住房，瓦丢了不找你找谁呀?

甲　你问我，我问谁去? 那瓦在房上整天风吹日晒的，天长日久能不往下出溜吗?

乙　没听说过，就算它能出溜，也不能全出溜下去呀。你说吧，那瓦哪儿去了?

甲　嗬，你这人真死心眼儿。我问你，我那二百块钱是从哪儿拿来的?

乙　砖瓦铺啊。

甲　我凭什么由那儿拿钱哪?

乙　你们交买卖呀。

甲　对呀，我要没那瓦，我们怎么交买卖呀?

乙　噢，你把人家房上的瓦揭下来卖了给人家房钱哪?

甲　我手头儿不方便，这不先倒个扁儿嘛！

乙　有这么倒扁儿的吗? 那是人家的房产，甭说骂你，揍你都不多！

---

① 北京的老房儿是房顶上不起脊只用石灰抹平的叫灰棚；起脊而只在檐、脊和左右房坡各砌少量瓦，中间大部分方形内抹灰的叫“棋盘心儿”。

甲　你干吗这么向着他？他是你老舅？

乙　你甭瞎矫情，反正你没理，人家老头儿置这产业容易吗？

甲　他不容易，我们容易呀？前半夜儿不能干，有月亮不能干，后半夜儿黑灯瞎火的，孩子大人又搬梯子又拿火铲儿，前些天那风够多大呀，我那大小子睡得夜愣八怔的在房上顶着干，我真提溜心，万一一失脚，一头栽下去那够多悬哪！

乙　该！摔死都不多！

甲　其实我知道，这委屈跟你说也没用。

乙　你还委屈哪？跟谁说也没用。

甲　所以呀，我跟老头儿一句也没露，倒是直跟他赔笑脸儿，这老梆子真不识抬举，我越央告，他骂得越欢！我真火了，您想啊，泥人儿还有个土性儿哪，既然抓破脸儿了，我还给他留什么面子！伸手揪住他胡子往前一拽，底下使个“坡脚”，没费劲儿，就给他来个大马趴！

乙　啊！人家那么大岁数了，你真下得去手！

甲　我把一百五十块钱夺过来，把他揪到门口踹出去，拐棍撅折了往门外头一扔，然后一叉腰冲他说：“老棺材瓤子，我要不看你这么大岁数，我把你撂到这儿！从今天起，限你三天之内给我跪门赔罪，三天不来，我点火烧房！”

乙　嚄！真够霸道的。

甲　我这是吓唬他。我知道，别看他家有仨大小子，都是老实巴交的窝囊废，老头回家一说，他们准得来个“伤财不惹气”——把事压下。过几天我把房钱托个人送去，这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啦！

乙　你想得倒美，你把人家老人打的这样，人家多老实也不能善罢甘休啊。

甲　你没猜对。老头一回去，大儿子一听这经过，本来真要找我玩儿命，让老二几句话就给压下了。

乙　老二怎么说？

甲　“大哥，您可别办这傻事，您不知道张寿臣是何如人也吗？我听说人家是‘镇三门’铁头张五的后代，他姐夫是勃利威洋行的律师。讲文讲武，人家能怵咱们吗？依我看，咱是愣让钱吃亏，别让人吃

亏，别等三天了，下午咱就请出几位有头有脸儿的来，买点礼品赶快去赔个不是，人家也不是不开面儿的人，把这口气儿给人家顺过来，也就不跟咱一般见识了。”老头一想，也只好如此了。带着他仨儿子俩侄子，还有哥仨的几盟把兄弟就都来了。

乙　什么贱骨头人都有。

甲　我没猜错嘛。他那大儿子在头里领着，一进胡同就央告我，走到门口往那儿一站，毕恭毕敬的，说话那声儿那个柔和呀，简直让你有多大火儿也得消了。

乙　说什么来着?

甲　“张寿臣，出来吧孙子（zēi)!”

乙　就这么“央告”啊？那是骂你!

甲　他一央告我心软了，心一软，腿也跟着软了。

乙　那是吓的。

甲　瞧你说的，我至于吗？仨劈雷俩立闪的阵势咱见过。他骂呀？我也骂!

乙　你怎么骂的?

甲　“我要出来才是孙子哪!”

乙　你怎么不出来呀?

甲　出去非把我碎喽不可！我隔着门缝儿一看，他儿子那些把兄弟全来了，都是天桥干武买卖的。

乙　都有谁呀?

甲　有摔跤的沈三儿、砸石头的二愣子、练把式的胡老道、举石锁的朱麻子……一大群。

乙　练家子都来了。

甲　不过我仔细一看：人家那样子还是给了事来了。

乙　怎么知道?

甲　没空手儿，都拿着礼物哪。

乙　点心，茶叶。

甲　不，有拿三节棍的，有拿白蜡杆子的。

乙　那是要揍你!

甲　我要出去能有我的好儿吗?

乙　是呀，你刚才怎么打人家老头来着?

甲　我一想：这样下去也不行啊，我在这胡同住了好几年了，今天让人家堵着门口儿骂个没完没了，那多寒碜哪！我宁可让他们打死，也不能让他们骂死。别看他们会武术，人多，“一人拼命，万夫难当”！我院里头有块大青石，足有百十来斤，平常我哪儿弄的动啊，那天也是急碴儿，两手一叫劲，就让我给端起来了！我心想砸死一个够本儿，砸死俩是赚的，端着石头跑到门道，俩眼瞪着这几个小子，气哼哼一撒手，就听噹的一声……

乙　砸死几个?

甲　我把门顶上了!

乙　就这个呀!

甲　顶上保险。我想：下步可怎么办哪?

乙　跑吧。

甲　呸！凭我这个人，男子汉大丈夫，我跑？我快点儿走。

乙　跟跑一样啊。

甲　你当我真害怕哪？你知道我跑出去上哪儿吗?

乙　哪儿没人你上哪儿。

甲　那才错了哪，我上警察局告他们去!

乙　你告人家什么呀?

甲　他带这么些人都拿着家伙，我告他抢我，我四十多根儿金条都丢了!

乙　哟，你要趁一根儿金条也不至于揭人家的瓦呀。

甲　你怎么老提这个呀！揭瓦的事到时候我就不说了。

乙　你不说，人家说呀！跑吧。

甲　前边儿是跑不了啦，连大门带胡同都堵着哪。我跳后墙跑，三下两下儿爬到墙头儿往下一出溜，该着我走运……

乙　一人儿没有。

甲　墙根儿那儿蹲着四个哪!

乙　得，让人家堵上了!

甲　“就知道你小子得由这儿跑啊，把他揪前边儿去!”连拉带拽把我弄到前边儿，沈三儿过来，不容分说给我来个“大背胯”，吧唧！我

就趴下了！这一趴下，我心里倒踏实了。

乙　为什么呀？

甲　不就是打吗，打吧。咱是光棍打光棍，一顿还一顿。等事儿过去，我挨个儿找你们算账！

乙　还要报仇？

甲　当然了，我这脾气是卤煮寒鸭儿——肉烂嘴不烂！你打你的，我骂我的。

乙　你怎么骂的？

甲　头一棍子下来，我说："妈哟！"

乙　怎么叫开妈啦？

甲　我这人孝母。

乙　你单这阵儿孝母啦！

甲　紧接着又是一脚，我说："姥姥！"

乙　好，比妈又长一辈儿。

甲　我这人嘴里不会带脏字儿，说出姥姥来，还有什么字儿，让他们自己琢磨去。

乙　有脏字儿你也不敢说出来！

甲　大伙儿正打着哪，出来了事的了。

乙　谁呀？

甲　我们对门儿的贾大爷。

乙　老人都心软嘛。

甲　把大伙儿分开："诸位，怎么回事？谁跟谁呀？"一看，全认识。坛子胡同的闷三爷跟我。贾大爷这一问，嗬，这闷老头可逮着露口才的机会了，我怎么揪他胡子了，怎么撅他拐棍儿了，又怎么把他踹出去了……你听吧，全是他的理！我请他喝酒买对虾他怎么不说了？

乙　你那是没安好心眼儿，让老头喝迷糊喽，就不查看房子了。

甲　随你便儿说吧。现在我就看这件事贾老头给怎么个了法？

乙　贾大爷怎么了的？

甲　嗐，什么年头儿也有溜须拍马的，他说的那话没一句不是向着闷三爷的。

乙　他说什么?

甲　“三哥呀，咱们都这么大岁数了，能跟他们年轻的一般见识吗?您说他打您，撅您拐棍儿，我们谁也没瞧见。可他现在挨的这顿揍也不算轻了，打了不罚，罚了不打。他揭您的瓦，我们听着也可气，您现在让他把瓦全买回来，恐怕也办不到。这么办，他抢回去那一百五十块钱，先让他吐出来，所差的那些，让他尽力而为。咱们限他一个月找房搬家。说实在的，您这房子每月六十块也赁得出去，何必跟他怄这气哪!”

乙　好，贾大爷这话真是年高有德呀。

甲　“年糕”有德?还切糕有枣儿哪!这话公道吗?

乙　确实不太公道，太偏向你了。

甲　嘿，还偏向我了?我钱没闹着，还得搬家，我上哪儿找房去?你给找啊?

乙　不敢，我怕你再揭人家的瓦。

甲　嗬，贾老头子说完这套话，你没看他那模样哪，那个洋洋得意劲儿就好像现在他就成了法院院长似的!他还假模假式的问问我:“你听着怎么样啊?你要认为我说的不公，你有话也可以说说。”好吧，既然让我说，这阵儿就得听我的了!俗话说:好汉出在嘴上，好马出在腿上，我这叫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一鸟入林、百鸟压音，别看我人叫他们打躺下了，我这些话谁也搬不倒，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我把理由一五一十噎噎噎这么一说，说得大家点头咂嘴儿，闭口无言，连个敢出大气儿的都没有!

乙　你怎么说的?

甲　“祖宗，您只要不打，怎么说都行!”

乙　叫人家打怕了!

甲　这可不是打的，这叫“大丈夫能屈能伸”，本来咱没理，就不能再犟了。

乙　是嘛，再犟，人家还揍啊!

甲　贾大爷说完了，我冲大家一抱拳，我说:“贾大爷的话句句在理上，我心服口服。别看我挨顿打，倒让我长了见识。”

乙　什么见识?

甲　“我这才知道，没经过房东许可就揭人家的瓦——是不对的!”

乙　嘿，挨顿臭揍才明白过来。

甲　“我打了三大爷更是错上加错。有贾大爷了这事，不用一个月的期限，三两天之内找着房我就搬家。”

乙　是呀，你也没脸在那儿住了。

甲　“不过，贾大爷说不让我赔瓦，我还于心不忍。再一说，我人搬走了，不能在街坊邻居里把骂名儿留下!”

乙　想不到你这么要脸哪!

甲　“现在天已经擦黑儿了，我买新瓦是来不及了。”

乙　还吹哪! 你拿什么买呀?

甲　你甭搭碴儿。我心里有谱儿了，我说:“即便不买新的，今天晚上说什么我也把旧瓦原封不动的给三大爷还回来。”

乙　这口气也不小了。

甲　“这不诸位把我人也打了，气也出了嘛，您可也别白打，这么办，请各位先到我家歇一歇儿。这么些人，晚饭我管不起，喝点儿茶还行吧，晚上十点钟请大家帮帮忙，受点儿累，我借儿副抬筐，咱们一块儿取瓦去。”

乙　真有这把握?

甲　大伙儿一听:“可也倒是，九间房的瓦一个人往回运也真够呛。得了，帮人帮到底吧。”一位没走，稀里呼噜都跟我进屋了。

乙　面子真不小。

甲　我给大伙儿沏上茶，喝了一会儿就快十点了。砸石头的二愣子性子急，直催我:“走吧，早抬回来早歇着。”我说:“好”。扭脸问练把式的胡老道:“道爷，您带着‘甩头子’没有? ”

乙　噢，绳子镖。

甲　“带着哪，干吗? 你叫我跟着抢去，我可不干!”“哪儿的话呀，甭说动手抢，您连话都不用说，到地方儿各位也都甭搭碴儿，听我的。我只要一说‘搬’，您儿位就去那捡瓦抬筐的。”“那你问我带没带绳儿镖干吗? ”“您现在把镖头儿解下来，用那绳子把我五花大绑捆上!”

乙　我听这事都新鲜。

甲　“您甭打愣儿，我叫您捆您就捆，要不，瓦回不来可是您的责任！”“好，捆吧。”真快，没用五分钟就捆好了。我在头里走，除了把老头儿留下，二十来口子缕缕行行（hāng）跟着我就出门儿了。

乙　上哪儿去？

甲　砖瓦铺，把瓦抬回来！

乙　我看你是穷疯了，拿了人家二百块钱，还往回要瓦？人家能给吗？

甲　你没有我清楚，砖瓦铺掌柜的姓温，外号儿叫温老蔫儿，胆儿最小了，是个三脚踹不出个屁的人。那年颜料店着火，其实离他那儿还隔着三家儿哪，消防队长愣说他是火头，要把他带走，结果花了六百块现洋才了的事。这次我也是唬他去！

乙　你就缺德吧！

甲　谁让他爱便宜呀。他那买卖前边儿是门脸儿，后院是仓库，院里放砖瓦，屋里放石灰、麻刀、坛子、瓦罐儿。

乙　你倒都摸底。

甲　我卸瓦的时候看过。

乙　对了，你们“交买卖”嘛。

甲　到了门口，里边儿灯都黑了。

乙　十点多了，人家睡了。

甲　我绑着哪，拿脑袋撞护窗板：“温掌柜，开门出来呀！”一会儿灯亮了，护窗板小洞开了：“谁呀？咱这买卖不拉晚儿，买什么您明儿来吧。”我一听，正是温老蔫儿。我说：“您借着月亮光儿看看，是我张寿臣，我绑着哪！原来咱不是商量好了，说那瓦是拆白衣庵的时候捡的吗？现在事犯了！让人家武术馆查出来是他们的了，您常逛天桥都认识，这不沈三爷、二愣子、胡老道、大麻子都跟来了嘛！后边那几位——我用嘴一努闷老头的仨儿子俩侄子——是侦缉队的便衣儿，现在来起赃，刚才我已经挨一顿打了，他们不想打您，想跟您见见面，会一会，问问您，您这有门面有字号的买卖怎么竟敢销赃？是谁给仗的腰眼子？！您放心，没您什么事，开门吧！”

乙　你可太损了！说不打，他敢开吗？

甲　这时候我就看在门槛儿的缝儿里流出一道儿水儿来，甭问，温老

蔫拉拉尿了！就听他在门里头说："我不是温掌柜的，我是他表弟，他……下午出永定门催账去了……今天晚上回不来……求我给顶一宿。"

乙　吓得都不敢承认了！

甲　我说："既然他没在，今晚上也没法起赃了。明儿一早儿他回来，您告诉他别出门儿，八点钟这儿位侦缉队来，连封门带下传票！"

乙　嚄！越说越厉害呀！

甲　这话真管用，里边儿急得直嚷："张先生别价呀！那瓦都在后院儿一片儿没动，您今晚上先把东西起走，这事我还做得了我表哥的主。明天我让他摆两桌请客，这事就私了喽得了！"

乙　上套儿了。

甲　"不行！请客人家还不一定扰你们哪，今天晚上黑灯瞎火的，你后院儿门锁着，我们要砸了锁，明天你反咬一口我们怎么办？干脆，你拿着钥匙出来亲自开门，我们起赃。"

乙　成心挤对人，他敢出来吗？

甲　温老蔫儿说："我别出去了，钥匙给您，反正仓库里也没有珍珠、玛瑙、翡翠、钻石，院里是砖瓦，屋里是花盆、坛子、青灰、麻刀，还有手推车儿，您别给抓乱了就行。我表哥回来有事我担着，我一嘟噜钥匙全交您了。"顺小洞儿把钥匙递出来了。

乙　真可怜哪，这就是爱小便宜的报应！

甲　他们把我绑绳解开，我拿着钥匙开开后院儿大门儿，然后开开屋门……

乙　瓦在院里，你开人家屋门干什么？

甲　废话，屋里有手推车儿，我省得用抬筐了！

乙　见便宜就上啊。

甲　大伙儿"齐下虎牢关"，没用几趟把瓦全推走了，我把钥匙送回去，回到家里一看，那瓦足足摞了半院子，十二点多了，大伙儿也太累了，没洗手就都走了。我送完他们，回到院里冲着这些瓦直掉眼泪。

乙　哭了！

甲　我说："瓦呀，瓦呀，不因为你，我能这么倒霉吗？我一家大小顶风

受冻把你一块一块的揭下来，刚卖了二百块钱就叫房东讹走一百五。”

乙　那叫讹呀？你应当赔人家。

甲　虽然我留下五十块，可明儿还得买跌打丸跟膏药哪！得治我这闪腰岔气儿呀！再加上请老头儿喝那顿酒，这五十块哪儿够啊！起码儿也得赔进去十几块呀！

乙　这叫“偷鸡不成蚀把米”呀！认赔吧。

甲　我越想越难受，越难受越哭，哭着哭着，往那摞瓦旁边儿一看，我又乐了。“不要紧，明天至少我还能有八十块的进项哪。”

乙　什么进项？

甲　刚才趁拉瓦的工夫，我扛出他四袋儿青灰来！

乙　还偷哪！

（于世德忆记）

大相面

甲　金、评、彩、挂，全凭说话。

乙　那是生意门儿。

甲　不能一概而论。拿相面来说吧，得研究社会学，研究每个人的心理，多少也得读点儿相书。

乙　您说得怎么这么在行?

甲　我就是个相面的。

乙　失敬，失敬。您一说是相面的我想起来了，见过您。

甲　在哪儿?

乙　头年腊八儿前后，您在海光寺北墙根儿。穿得可讲究，脱了肩的白小褂儿。没有桌子，地下铺块破包袱皮儿。手里拿块铜板儿，没有笔，这手拿块木炭划拉。给老太太相面，不知道哪句话说错了，叫老太太骂了一顿，没错儿，是你。

甲　这人说话多缺德！您这叫胡说八道。我没在天津干过。

乙　你在哪儿干过?

甲　我的相馆在北京东珠市口路北，一间门脸儿，带退身。命相合参。干了不到一个月我就不干了。

乙　一个月就改行，想必是不得意。

甲　不得意？一个月我就享名了，北京管我叫张半仙，剩了二十条黄金，现洋一千八百多块。

乙　您就光相面算卦还是带绑票儿啊?

甲　这种人，说话语无伦次。绑票儿？逮着还活得了！

乙　您这些钱怎么挣的哪?

甲　要不我怎么叫张半仙哪?

乙　您把经过说说，我长长阅历。

甲　我开张头一天是旧历七月初八。

乙　连日子都记得。

甲　怎么会不记得。那天下小雨儿，有朋友给我挂了两块幛子。上午十点多钟，从外头进来一个人，戴着个草帽儿，提溜个捎马子。

乙　就是钱插子。

甲　进来一抽签，我接过签来，几句话，我就享名啦。

乙　您说的什么哪?

甲　拿着签子，我说:“你打东边儿来。”

乙　他说什么了?

甲　“对呀！我从东边儿来。”我说:“你骑着牲口来的。”他说:“不错;牲口拴到口外大车店了。”我说:“你姓王。”他说:“太对了，是姓王。”“你是问病。”“是啊，我家有病人。”我说:“得病的不是别人，就是令正。”“是我老婆病了。”我紧接着又说了几句话，就是相面算卦的套子话了。他说我是神仙，问我要多少钱卦礼，我说你给十块钱。可巧儿他腰里钱不够，腰里连大头带票子才七块半，差两块五毛钱，晚上给我送来了。送给我外号“张半仙”。他在外头一宣传，日子不多，我的外号轰动九城。

乙　嗬！要这么说，我佩服您。甭说半仙，您就是活神仙。您刚说的套子话甭说了，就前头几句话猜得这么准，还不是活神仙嘛!

甲　我头里说的全是生意口，愣拍！拍对了，往下蒙，蒙不对，再想别的词儿。

乙　这怎么蒙?您说蒙事，您怎么知道他打东边来?

甲　不是外头下雨了嘛！这就是眼睛瞧得准，脑子想得快，嘴里敢说话。

乙　这怎么讲哪?

甲　外头下的是牛毛细雨，我相馆门前是东西街道，刮的是西北风，他从外头一进来，前身都湿了，后边没淋着，这不是从东边儿来嘛!

乙　有理。你怎么知道他骑牲口来的?

甲　他身上湿了脚底下没泥，一定是骑牲口来的。

乙　他不许坐车吗？

甲　他要坐车就淋不着了。

乙　你怎么知道他姓王？

甲　他提溜的捎马子上写着三槐堂，三槐堂就是姓王。

乙　对，百忍堂姓张。你怎么知道他问病？

甲　他草帽檐儿底下压着一个条儿，上写“当归三钱”。带着药方子抓药来了，一定是问病。

乙　都对了。你怎么知道是他女人病了哪？

甲　到这地方就是揣情度理，一定是他女人病了。

乙　你就有这个把握？

甲　你想啊，下着雨，上边淋着，底下踏着，出来抓药还要算个卦，这个病人跟他连心。一定是他女人病了。

乙　那不许他们家别人？

甲　别人？他爸爸病了，他就不出来了。

乙　嘿！您就会这个呀！

甲　光这个不成，也得读点儿相书。我看过《麻衣相》、《柳庄集》、《水镜集》、《相法大全》……不过，我不以此为生。我爱研究这个，遇见朋友可以谈谈。谈对了，我也不要什么，不对，重新研究。

乙　好吧，请您给我看看相。

甲　这可以，咱谈谈。谈对了那就算对了，谈得不对您可别顾面子，您就说不对，我回家再研究。

乙　好吧您哪，开始谈吧。

甲　我先给您看这相貌。什么叫相貌？五官为相，周身为貌，相貌得长得匀称、何谓五官？五官是眉、目、鼻、口、耳。眉为保寿官，眼为监察官，耳为采听官，鼻为审辨官，口为出纳官。再看您的五行。

乙　什么叫五行？

甲　五行是金、木、水、火、土。木瘦金方水主肥，土行唇厚气色颓，上尖下阔名为火，五行格局仔细推。

乙　这怎么讲？

甲　木形人瘦长脸。可是全好吗？有好有坏。长脸高颧骨青魆魆脸膛，好相貌。

乙　怎么就好？

甲　他是木形木色，木形属青。木形人，白脸膛，这个人多病。

乙　怎么讲？

甲　白色属金，金能克木，故此多病；黄脸膛，黄色属土，木能克土，有多少钱也拿不住；脸色发黑，黑色属水，水能生木；脸色发红，红色属火，木能生火，主于奔忙劳碌。金、木、水、火、土依此类推。看阁下，阁下这个相貌是木行格局，高身量。木形，就是一棵树，长方脸儿吃亏，两颧小，鼻子不大，三山不配。

乙　什么叫三山？

甲　东岳泰山左颧骨，西岳华山右颧骨，鼻子为中岳嵩山。您这三山不老配合的，主您有财无权，财也不多；即便有钱，也是过眼云烟。

乙　您说得对。

甲　这对还不十成对，要对那得命相合参。

乙　为什么命相合参？

甲　你脸上这部位应当这年好，有时没应验；这部位坏，有时这年好。

乙　这是怎么回事？

甲　他是部位不好八字好，八字不好部位好，相面就相不准，总得连命带相。

乙　这对。您多费点事。

甲　好吧，今年贵甲子？

乙　三十四岁。

甲　三十四岁属狗的，光绪二十四年生人，公元一八九八年。

乙　对，对。

甲　给您谈先分三个阶段。

乙　哪三个阶段？

甲　分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先谈过去的，过去要是对了再谈现在的，现在的也对了，咱再谈未来的。过去的对了，现在的对了，未来不对也是对了。

乙　是，是，未来还没到。过去现在都对了，未来的甭问也对。

甲　过去的要是不对，现在的不相符，那未来的就不用谈了。

乙　那一定。

甲　对也是不对。

乙　您开始谈吧。

甲　由一岁至七岁走左耳七年，八岁至十四岁右耳七年，这是父母运，好坏你本人也记下清楚，这点不谈。

乙　有理有理。

甲　由打十五岁开始，好坏自己全知道。十五岁交天中。

乙　什么叫天中？

甲　由天中到天庭，司空、中正、印堂、山根、年上、寿上、准头、人中、水星、承浆、地阁十三部位正运。您这天中吃亏，您这头发长得低。我可直言。

乙　好啊，您有什么说什么。

甲　您的少运可不好。

乙　对嘛。

甲　四个字：奔忙劳碌，别人还念书哪，您开始帮助家里过日子。

乙　太对。

甲　十六，十七，十八，少运全在这儿了。十八交天庭，别人享过的福您没享过，别人没受过的罪您可受过。到二十五走到中正，稍微见点儿好转。

乙　对。

甲　二十八交印堂，这年应当见喜。

乙　对，那年我成家。

甲　可是成家之后，做事不犯法，自己把自己发出几千里地去。

乙　二十九岁那年我上哈尔滨了嘛。

甲　二十九左山林，三十右山林，三十一凌云，三十二紫气，三十三繁霞，三十四采霞。这六年的运气在两眉上，您的钱可挣得不少，存不下攒不下，就是过眼云烟立不起事业。好比一个蜘蛛网在檐前，又被狂风折半边，一边整一边破，这边破了又复圆。

乙　对嘛。

甲　钱可没少挣，老有亏空。好比卖豆腐的典了河滩地，浆里来，水里

去。

乙　满对。

甲　尤其这二年，您的运气可太坏。一年不如一年，一月不如一月，一天不如一天，一时不如一时，一会儿不如一会儿，一阵儿不如一阵儿。

乙　嗬，瞧我这运气。

甲　说得对不对哪?

乙　对，真对。

甲　过去的对不对?

乙　对呀。

甲　现在对不对?

乙　现在满对。

甲　未来的还谈不谈?

乙　请您谈谈。刚才您说的：过去的对，现在的对，未来的不对也是对了；过去的不对，现在的不相符，未来的就不用谈了。这您多费点儿事，倒给我看看未来的怎么样。

甲　那我可就直言无隐。

乙　那是最好，有什么说什么。免去忌讳。

甲　好吧，今年就不用谈了，年过中秋月过半。过年您三十五走这个地方：太阳。按八字再一推，命相合参。正月、二月不大顺利。

乙　刚过年。

甲　三月、四月可不能称心如意。

乙　那倒没什么。

甲　五月、六月你有口舌是非。

乙　我少管闲事。

甲　七月、八月恐其有牢狱之灾。

乙　我不做违法的事。

甲　这倒不在你违法不违法，这是八字造就。你要不信就不用谈了。

乙　我信。没法子我留点神吧。

甲　九月、十月你得来场大病。

乙　哎呀，这字儿怎么全挨上了!

甲　十一月、腊月……

乙　这回就好转了。

甲　你有飞灾横祸。

乙　什么叫飞灾横祸?

甲　比方说你在门口站着，房上有个猫，蹬下一块瓦来，就许给你开了！屋里呆着，什么塌房倒墙把你捂底下了！走到马路上叫电车汽车把你撞着。

乙　我走便道。

甲　那也保不齐电线折了搭你身上。

乙　那我开洼忍着吧。

甲　开洼也保不齐有打靶的，来个飞子儿碰你后脑海上，也是危险。

乙　这么一说明年闯不过去?

甲　不要紧，我送你一个字。

乙　什么字?

甲　忍。忍字怎么讲? 上边是一个刀刃儿的刃字，底下是一个心字，心上搁个刀刃儿有多大危险? 要是忍哪，把这个危险忍过去就要交好运了。

乙　对，谢谢你。我忍，多危险我也忍。

甲　好。忍过三十六到太阴。

乙　转运了。

甲　（吸气）哎呀，三十六跟三十五这年差不了多少。

乙　（咬牙）我还忍，忍到炸弹上我也忍。

甲　太好了。三十六走太阴，把这年闯过去。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到两颧，这十年的大运，我给您道个大喜。

乙　大运亨通。

甲　你万也好不了啦。

乙　满完!

（田立禾记　张立林整理）

豆腐堂会

甲　……我找您老来啦！（甲用河北方言）

乙　这位说话怎么这个味儿啊！

甲　我找你到我们那儿说去。

乙　噢，您是找堂会来啦！

甲　你们这伙子人到我们那里连说带唱一百天，得要多少钱？

乙　哎呀！一百天哪！这可得算算。一个人每天按五块钱算，一个人就得五百，十个人五千，我们得去三十个人……这样吧，您给一万五千块钱得啦！

甲　什么？一万五千块！

乙　你咬牙干吗？

甲　我们那么大的买卖，才值三千块钱，要个堂会就一万五千块？这……

乙　干吗吓得这样？

甲　我哪儿给你弄这么多钱去！

乙　你要的日子多，一百天呢？

甲　是啊！一百天就要这么多钱？

乙　一百天可是仨月零十天哪！

甲　什么一百天，一白天！

乙　还是得仨多月啊！

甲　仨多月做嘛？一白天！

乙　怎么个一百天哪！

甲　没有晚上，一个白天！
乙　噢，一个白天儿啊！
甲　对！一白天！
乙　我听着还是一百天。
甲　这要多少钱吧！
乙　这好说，一个半天，您给一百五十块吧！
甲　行，我给一百五，可是我们不管接送。
乙　那没关系，我们自己走着去！
甲　那就说定了。
乙　您在哪儿呀！
甲　江西。
乙　不去了！给一百五十块钱上江西啊，三十多人还不够路费呢！
甲　你不是说是走着去吗！
乙　走着去？一个月也到不了啊！
甲　哪儿啊？
乙　不是江西吗？
甲　江西会馆。借那里办事。
乙　办什么事？
甲　红事！
乙　红事？噢，娶媳妇儿？
甲　那叫喜事儿，我这是红事！
乙　聘闺女？
甲　聘闺女怎么叫红事呢？
乙　怎么个红事啊！
甲　着火！
乙　着火那叫红事啊？那要冒烟呢？
甲　黑事。
乙　没听说过！
甲　告诉你说，是红事！
乙　到底是什么事？
甲　给小孩子办满月！

乙　噢，办满月，哪天的日子？

甲　日子不忙！

乙　别不忙，咱定好了，省得耽误事。

甲　告诉你不忙就是不忙。

乙　怎么呢？

甲　小孩儿还没养活呢！

乙　那得等到几儿啊！

甲　等养活下来可就晚了！

乙　晚不了，一个月呢！

甲　哪儿有一个月，今天养活下来，明儿一天，后儿就到了！

乙　一天、两天、三天……您弄拧啦，这不叫“满月”，这叫“洗三”。

甲　对！“接三”！

乙　什么叫“接三”啊？

甲　洗三！洗三你们先去，到满月还找你们。

乙　那洗三的日子？

甲　日子不忙！

乙　怎么又不忙呢！

甲　我可得知道她哪天养活啊！你就慢慢盼着吧！

乙　好，那我们就盼着她快养。

甲　你别光盼着养活小孩儿。

乙　那我盼着什么呢？

甲　你得先盼着小孩妈出门子！

乙　姑娘还没出门子呢！

甲　你就等着吧！

乙　她出门子以后要是不养活，我们不是白等了嘛！

甲　白等不了，姑娘出门子也得请你们去热闹热闹。

乙　噢，还是聘闺女啊！这日子……

甲　嗯……

乙　又是不忙？

甲　这回忙了！

乙　怎么？

甲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闺女也老大不小的了！

乙　多大啦！

甲　该出门子啦！

乙　二十啦？

甲　九岁。

乙　刚九岁啊？我们等不了。

甲　谁让你等了？

乙　有九岁出门子的嘛！

甲　姑娘家里没人，婆家先娶过去团圆着。

乙　童养媳啊！

甲　也找你上堂会不就完了嘛！

乙　姑娘出阁几儿的日子？

甲　日子不忙。

乙　又不忙？

甲　今儿个几号？

乙　九号啊！

甲　你吃多啦！怎么糊涂了？

乙　我哪儿糊涂？

甲　今天怎么是九号呢？昨天还八号……今天是九号。

乙　咱俩谁糊涂？

甲　我糊涂啦！

乙　几儿的日子吧？

甲　今天九号，明天十号，后天十一号，大后天十二号，十二号是正日子，说唱一白天，你们中午十二点去。

乙　好，咱们一言为定。

甲　回见，回见！（做脱帽状）

乙　你多咱戴帽子了？不送啦！（对观众）可走了，这个磨烦哪！我给说一段吧！

甲　先生！

乙　怎么又回来了！

甲　中午十二点不行，正忙着娶亲，又是饭口，你们去了也唱不了！

乙　那怎么办呢?
甲　你们下午两点去吧!
乙　那也好。咱就两点到。
甲　好，我走啦!（拟下）
乙　两点到好。
甲　（又上）两点不行。
乙　怎么又不行啦?
甲　乱乱腾腾的，准有工夫听相声啊!
乙　这话也对，几点去好呢?
甲　四点吧!往后推，人们坐稳了好听啊!
乙　四点就四点吧!
甲　四点要是不行，就改六点吧!
乙　怎么又六点啦?六点正是饭口呀!
甲　那就往后错，八点。
乙　我给他们送话去了!八点就八点。可别改了!
甲　晚点没关系，八点不行，九点，十点，十一点，十二点……
乙　十二点呀，那可太晚了?
甲　要嫌晚，干脆别去了!
乙　怎么?
甲　这姑娘死了!
乙　死了还找堂会?
甲　死了你也得去!
乙　死了我去干吗?
甲　给姑娘打幡儿去!
乙　走!
甲　干吗往外推我啊?
乙　您这哪儿是找堂会啊，纯粹是拿我们打哈哈。
甲　你着什么急啊!我可不知道你这个脾气，你这是什么买卖生意?
乙　噢，合着还怨我?这上哪儿说理去!
甲　我不是好开玩笑嘛!
乙　别开这种玩笑，我们可指着这个吃饭。

甲　吃饭？那好办，明天去我们那里说去吧，来一档子连说带唱，不光多给钱，还管饭吃。

乙　您到底是去哪儿啊？

甲　我就是……你出了这个大门往北。

乙　往北去哪儿？

甲　由北再往东。

乙　又往东啦！

甲　从东往南一拐弯。

乙　倒是哪儿啊？

甲　直接往西你就知道啦！

乙　不去！“西方接引”对不对？

甲　你怎么老往那儿想呢？

乙　还是我往那儿上想？是你拿话领我啊！一会儿往北，一会儿往东……我这儿拜四方来啦？

甲　说真格的，出门往北走，就在大街上有个九间门脸，三层楼房的大买卖那就是我们的。

乙　百货大商店。

甲　豆腐大公司。

乙　卖豆腐也出来公司啦？

甲　你们到那里上“堂会”，给一百块还管吃。

乙　吃什么哪？

甲　吃席。

乙　噢，吃席，八个人一桌。

甲　不，四个人一领。

乙　炕席啊！

甲　不够有草帘子。

乙　别往下说啦。

甲　吃酒席。

乙　酒不酒的倒没关系，你先说说都有什么菜吧！

甲　给你们准备了四盘五碗还有一个大抢盘。够吃了吧？

乙　可不少。先说这四盘，头一盘是什么？

甲　头一盘就好，是养神通气的。
乙　噢，果藕。
甲　小葱拌豆腐。
乙　嗯，不赖。一青二白。二一盘呢?
甲　绿晶晶的。
乙　拍黄瓜?
甲　韭菜花拌豆腐。
乙　好是好，就是跟头一盘雷同。三一盘儿呢?
甲　保你满意。夹一筷子吃到嘴里是咯吱咯吱山响。
乙　拌海蜇?
甲　萝卜皮拌豆腐。
乙　四盘儿?
甲　吃到嘴里辣酥酥的。
乙　芥末鸡?
甲　辣椒糊拌豆腐。
乙　怎么四盘全是豆腐!
甲　你着什么急啊，这是压桌碟儿。
乙　压桌碟儿也不能光是豆腐啊?
甲　四盘儿不好没关系，还有五碗呢?
乙　对!这五碗一定错不了。第一碗是什么?
甲　可好啦，通通是白的，又白又嫩。
乙　江米鸭子。
甲　白水煮豆腐。
乙　又是豆腐。
甲　你吃二碗儿啊!
乙　好，二碗是什么?
甲　碧绿的，你拿调羹舀着吃吧!
乙　噢，翡翠羹。
甲　萝卜熬豆腐。
乙　嘿!三碗呢?
甲　黄澄澄一层油。

乙　黄焖鸭块儿。

甲　油炸素豆腐。

乙　哼！他给过了过油。说第四碗儿吧！

甲　有红有白又有汤，都烩到一块儿了！

乙　什锦丁！

甲　猪血烩豆腐。

乙　啧！五碗呢？

甲　上来的时候先喊一嗓子！

乙　这才来扒海参！

甲　虾丝子咕啾豆腐！

乙　走！

甲　做嘛往外推我啊！

乙　净是豆腐，吃完了我们腿都软了！

甲　要解馋，你吃大抢盘。

乙　大抢盘——甭问又是豆腐。

甲　再有豆腐你别吃。

乙　那是什么呢？

甲　咱先说说这个做法。

乙　好。

甲　现吃现做可来不及。

乙　那当然了！

甲　得头天上市把调和买来，五六斤一块的得买好几十个。

乙　待客嘛！少了还行！

甲　买回来搁到大柴锅里，倒上两挑水，烧着了锯末。

乙　豆腐房都烧这个。

甲　一拉那风匣，呼哒哒，呼哒哒，就听那锅里咕嘟嘟，咕嘟嘟，呼哒哒呼哒哒，咕嘟嘟咕嘟嘟，得半天的工夫把它咕啾熟了。

乙　对，时间短了煮不透。

甲　用钩子把它搭出来，搁到案板上，到外边让风一吹，外皮儿都凉了里边还温乎，再搭进来拿刀子切。

乙　这可得好手艺。

甲　切了片，片了切，一片一片切得了，全码到大抢盘里。

乙　对，美食务须美器。

甲　你们几个人围着一坐，每人跟前放一双筷子，一个布碟儿，大抢盘往中间儿一放。

乙　那就吃吧！

甲　你忙什么？

乙　做得了不就是为让我们吃嘛！

甲　没有作料你们吃着不是味儿。

乙　对。都是什么作料啊？

甲　有酸菜末、韭菜末、卤虾油、辣子油、白酱油、大蒜瓣儿，你们夹一筷子放到碟里，对好作料扒拉着吃吧！

乙　白煮肉！

甲　豆腐渣！

乙　还不如豆腐哪！

（陈笑暇整理）

福寿全

甲　您在这儿说哪。我最喜欢听您（的相声）。今天我特地来拜访您。
乙　您有什么事？
甲　我找您一个堂会。
乙　那太好了。
甲　多找几档子，我们本家儿就爱听相声。
乙　那好，那好。说了半天您贵姓啊？
甲　还贵姓哪！贱姓甘。
乙　哪个甘？
甲　“甘、钭、厉、戎”的甘。
乙　台甫怎么称呼？
甲　还台甫哪，我小名儿叫老儿。
乙　叫您小名儿可不合适。
甲　没关系，打小儿我们家老太爷叫惯了。您叫我我打心眼儿里高兴。
乙　那我可要斗胆了。
甲　没领教您贵姓？
乙　贱姓陶。
甲　台甫？
乙　草字湘如。
甲　这么说陶湘如。
乙　甘老儿。

甲　啊，咱们不是外人了。
乙　外人还叫你甘老儿吗？这么说甘先生。
甲　甘先生了？
乙　甘先生吧。您什么事？
甲　红事。
乙　娶媳妇？
甲　不，红事。
乙　姑娘出门子？
甲　唉，红事。
乙　生日？
甲　那叫寿日！
乙　您别着急，办满月！
甲　红事红事的。
乙　怎么个红事？
甲　入殓。
乙　入殓！死人找堂会。您拿我们开心？
甲　您听着新鲜？
乙　新鲜。
甲　不但您听着新鲜，哪位听着都新鲜。我们那是老喜丧。我们本家儿老太爷，今年八十多了。
乙　岁数不小了。
甲　他原籍这儿的人，可是久居国外。
乙　在哪儿？
甲　南洋一带。新加坡、马来亚、爪哇、苏门答腊。有他不少产业，有一千八百里地的橡胶林……
乙　嚄！
甲　……有俩金矿，有俩房产公司，十几家银行，有仨轮船公司，咖啡园两千多亩。最近回来看看，没想到得了一场病，越来越重，我们老太爷没儿子。
乙　绝户。
甲　也不是绝户，有四个姑奶奶，大姑奶奶都六十多岁了。

乙　有了，老爷子都八十多了嘛。

甲　四个姑奶奶都在国外。老爷子病得这么重，赶紧给四个姑奶奶去电报，把她们接来，好主张着给老爷子办白事。

乙　对，办完白事，姐四个把家产一分，得了嘛。

甲　那是您这么想，哪位姑奶奶都比老爷子趁的多。分绝户产，人家不落那个。姐儿四个一商量，把这钱都办了白事，解疼！先说搭的棚，北京六部口六合棚铺请来的技师，搭的是起脊大棚，一殿一卷，过街牌楼过街棚，门口儿三根儿白杉篙，上写“当大事”。每天僧、道、番、尼四棚经对台念，停七七四十九天，待客不收礼。参完灵，燕菜席摆上了，坐那儿吃吧。

乙　没人管?

甲　亲友太多了。谁认得这么清！天天去也没人问。

乙　我一家八口了。让他们上您那儿吃燕菜席去行吗?

甲　好啊，您赏脸。有钱难买灵前吊，您看得起我们。就这么一折腾，拿算盘一拢，连四分之一都没花了。

乙　钱太多了。

甲　姑奶奶们一合计，把富裕的钱给底下人分分吧。

乙　有多少底下人?

甲　百十来人。

乙　每人一份?

甲　不，大有大份儿，小有小份儿。

乙　最少的分多少钱?

甲　新去个老妈儿，姓常，常妈儿。

乙　常妈儿是谁?

甲　说相声的常连安他妈。

乙　我说常连安这几天花钱这么不在乎哪，他妈在您府上当老妈儿，去了多少日子?

甲　俩礼拜。

乙　分多少钱?

甲　现大洋四百块。

乙　四百块！要像您哪?

甲　我是总管。
乙　您得发财了!
甲　谈不到发财，反正比他们多弄几个。
乙　那当然。
甲　大姑奶奶一想不行，都分给底下人怕胡花乱花，都糟踏了。
乙　也倒是。
甲　这姐儿四个脾气特别，谁不见谁老想，见面儿没几句话就吵起来。
乙　脾气古怪。
甲　可是都有一个共同的爱好。
乙　喜欢什么?
甲　姐儿四个都爱听相声。
乙　喜欢我们。
甲　让我找几个说相声的。
乙　我去吧。
甲　我们那儿办白事儿，到那儿也不用说，她看见说相声的就高兴。“这小子真哏儿，好，赏他两千块现洋吧!”
乙　这就两千块!
甲　中人产，发财了!
乙　那好，我去吧，您拉拔我吃饭。
甲　好，您去。您就穿这身儿去吗?
乙　这身儿很规矩了。
甲　我们那儿是白事棚，亲友、底下人好几百号，都穿的跟白人儿似的，您为讨姑奶奶喜欢，您多少挂点儿孝。
乙　挂什么孝?
甲　来根儿带子扎上点就行。
乙　挺麻烦的，还得买去。
甲　买干吗? 您扎不扎吧?
乙　要扎呢?
甲　您赏话，告诉本家给您撕。
乙　您告诉最好撕宽点儿。
甲　撕宽点儿干吗?

乙　剩下补个袜子什么的。
甲　可以，要不够给您拿两匹去。
乙　两匹用不了。
甲　带子扎了?
乙　扎了。
甲　那么袍子也穿上点儿得了。
乙　什么袍子?
甲　白袍子。
乙　孝袍子?
甲　啊。
乙　这可不能穿，多丧气呀。
甲　您还在乎那个。
乙　这叫什么话? 扎带子那勉强，袍子不能穿。
甲　您可别让我问住了。
乙　你问哪!
甲　你听过戏吗?
乙　什么戏?
甲　京剧。
乙　哪出?
甲　《虹霓关》。那个小花脸一上台，穿孝袍子，拿哭丧棒，那怎么回事? 我不明白。
乙　您外行啊，那是唱戏。再说也不白穿哪，人家后台给彩钱。
甲　这也不能白了你呀!
乙　也给个三毛儿两毛儿的。
甲　三毛两毛我费这事。穿吗?
乙　要穿哪?
甲　穿一天给两条儿。
乙　两条黄瓜。
甲　黄瓜干吗? 两条儿金子。
乙　五两一条儿的?
甲　十两一条儿的两条儿。

乙　二十两!
甲　您不穿?
乙　穿了。这就是逢场作戏。
甲　袍子既然穿了，鞋也绷上点儿得了嘛。
乙　还绷白鞋?
甲　不能全绷白的，得留个红后根儿。
乙　还是近人哪!鞋不绷，您刚说两条儿金子是袍子，您没讲鞋。
甲　鞋也两条儿。
乙　前后四条儿?绷了。
甲　鞋都绷了，帽子也戴上得了。
乙　戴什么帽子?
甲　白帽子。
乙　光是白帽子?
甲　上边儿安四个绒球儿。
乙　四个绒球儿!一个绒球儿是孙子，俩绒球儿重孙子，仨绒球儿提拉孙儿，四个绒球儿耷拉孙儿，我成孙末子了!我没辈儿了!
甲　这是笑话，不要绒球儿，有俩铜钱儿，两绺儿麻绳。
乙　那也不戴。
甲　光帽子就两条儿金子。
乙　不行。
甲　三条儿怎么样?
乙　够了，不戴了。
甲　完了，光帽子四条儿。
乙　不戴。
甲　帽子不戴?袍子也别穿了，鞋也别绷了，这事儿吹了!我找别人。
乙　别价!这帽子戴了，要不头齐脚不齐不老合适的。
甲　帽子戴了?
乙　戴。前后是八条儿金子。穿个三天两天……
甲　三天两天干吗?由倒头穿到出堂。
乙　出堂，到圆坟儿都干。钱下来我不能白了您。
甲　干吗?

乙　咱是二八账，我八成您二成。
甲　坏了，这事儿您甭去了，吹了。
乙　我这是好意。
甲　你踹我饭锅，这不是胡来嘛！
乙　我这是好心。
甲　我知道您是好心，我说话您别介意，我分的钱比您多着好儿倍，我从您身上找利？让我们姑奶奶知道了："这小子给他多少钱也没够，贪而无厌，还从人家身上找利，把他轰出去！"得，我饭锅砸了。
乙　是这么回事：我在您身上发财，心里过意不去，我要报答报答您。
甲　谈不到报答，往后日子长了，我有事还得求您多帮忙。
乙　您有什么事用我，我是万死不辞！
甲　罢了，这朋友我交着了。
乙　买东到西我去。
甲　不敢劳驾，底下人百十来号哪。
乙　厨房我也内行。
甲　中西餐厨师十几位。就是出堂那天有点儿东西，您受累给拿着点儿。
乙　拿不了。
甲　怎么？
乙　太重的东西我拿不动。
甲　没分量，轻松极了。
乙　值钱也不行，翡翠白菜，摔了我赔不起。
甲　不值钱，扔到街上多穷的人都不捡。
乙　什么玩意儿？我拿得动吗？
甲　我看你足能胜任。
乙　什么玩意儿？
甲　小玩意儿，小孩儿玩的哗啷棒看见过吗？
乙　看见过。
甲　这么大的棒儿，头上有个钩儿，钩儿上挂着剃头房子的幌子似的，上边儿四个字……
乙　"西方接引"。幡儿？
甲　啊。

乙　打幡儿?

甲　对。

乙　走! 找打幡儿的。我说给这么些金子哪! 不去。找别人。走! 说了半天，找当儿子的。

甲　就是找当儿子的。赚钱哪。

乙　赚钱哪，你怎么不去?

甲　我倒想赚，人家不要。都知道我是底下人，到出殡那天，我一打幡儿，老街旧邻戳脊梁骨:“看见了吗? 打幡儿的是底下人，花钱雇的，老头儿没儿子，老绝户。”知道吗，怕人笑话。

乙　怕人笑话找外人。我们后台那么多说相声的哪，为什么不找?

甲　他们? 他们都不像。

乙　我像! 我像我不去。

甲　打幡儿给人当儿子能白当吗? 父母的财产儿子有合法的继承权。

乙　我父母双全，多丧气。

甲　你还在乎那个!

乙　我怎么不在乎，再者说人格要紧，我给人打幡儿，同行同业笑话，叫人点脊梁骨，不去呀。

甲　老头儿光橡胶林一千八百多里地。

乙　不稀罕。

甲　商船队货轮二百多艘。

乙　少费话。

甲　房产地业，家里古玩玉器、珠宝钻石不计其数。

乙　走走走。

甲　这还不算，老爷子还有四个贴身丫头。

乙　丫头不得有六十多岁。

甲　六十多岁干吗? 最大的二十一二，都是天姿国色，姑奶奶一高兴，赏俩丫头，不但继承财产，还娶姨太太。办完事，搬到南洋一住，享不尽人间……

乙　还有丫头，办完事人财两得，哈哈哈，甘老儿。

甲　啊。

乙　我还爱叫他。您说这档子事我去了。

甲　您去合适吗?

乙　怎么不合适?

甲　您父母双全，多丧气。

乙　父母? 那如同倘来之物。

甲　您怕同行同业的笑话。

乙　他笑话? 那是他生气。咱有钱。

甲　您的人格儿要紧。

乙　人格儿卖多少钱一斤! 甭听那个。

甲　不行，您别去了。

乙　又怎么了?

甲　都知道老头儿没儿子，怎么好没影儿的又出来个儿子哪?

乙　那……

甲　就说老爷子年轻的时候有个外宅。

乙　好嘛，我姨太太生的! 那也行。

甲　不行。

乙　又怎么了?

甲　你给人家当儿子。那儿办白事，你这儿老嘻嘻哈哈的。

乙　您可不知道，我能逢场作戏，到了本家儿，当时我就声泪俱下，跟真的一样。

甲　你就这么一说，到那儿给我砸了怎么办?

乙　我怎么说您也不信了。

甲　这样吧，咱先演习演习。

乙　怎么演习?

甲　这儿好比灵堂，就演习出堂那一点儿。我看着像，马上见姑奶奶去。

乙　好，没有孝服。

甲　您这大褂儿就好比孝服。

乙　没有幡啊?

甲　这把扇子就好比那幡儿。

乙　棺材哪?

甲　（拿醒木）这是棺材。

乙　这么点儿小棺材!

甲　将假比真。
乙　我爸爸哪?
甲　在里头躺着哪。
乙　我爸爸是蛐蛐啊!
甲　我是茶房，搀着您。“孝子少恸。”
乙　(欲哭)是有橡胶林哪?
甲　有。哭啊。
乙　(欲哭)轮船公司都归我?
甲　啊，哭吧。
乙　(欲哭)有俩丫头?
甲　你还有完吗?
乙　(哭)爸爸哎!
甲　“孝子行礼。”
乙　怎么样?眼泪都下来了。
甲　满好。
乙　像不像?
甲　像。
乙　行吗?
甲　行啊。
乙　有包涵吗?
甲　没包涵。
乙　走。
甲　上哪儿?
乙　见姑奶奶去。
甲　老头儿还没死哪!
乙　我白忙活啦!

(田立禾　张立林整理)

黄鹤楼

甲　您这说相声的全讲究什么?
乙　说、学、逗、唱。
甲　唱您能唱点儿什么?
乙　唱的可多了。各地方的小调、曲子，大戏呀，全能唱。
甲　西皮、二黄您也能唱?
乙　能唱啊。
甲　我唱两句您能知道是哪出戏吗?
乙　能蒙上个一句两句的。
甲　您要是知道是哪出戏，回头我请您吃饭。
乙　您唱吧。
甲　(唱)“听说番儿要令箭，翻身下了……”
乙　(接唱)“……马雕鞍，腰中取出金鈚箭，把关的儿郎仔细观。”
甲　这是哪出?
乙　《四郎探母》啊。
甲　您再听这个:(唱)“过了一天又一天……”
乙　(接唱)“心中好似滚油煎，腰中枉挂三尺剑，不能报却父母冤。”这是《文昭关》，这戏我还不知道。
甲　(唱)“秋胡打马奔家乡，行人路上马蹄忙……”
乙　(接唱)“坐在雕鞍用目望，见一位大嫂手攀桑……”这是《桑园会》，又叫《秋胡戏妻》。这没什么。
甲　我再唱一出，你要是知道，我这辈子不提唱戏。

乙　您唱。
甲　（唱）“高老爷……”
乙　（接唱）“来至在牧虎关。”
甲　（接唱）“来至在北大关。”
乙　北大关干什么去?
甲　(接唱)“城楼站定王宝钏，赤发绿眉蓝靛脸，亚赛当年醉济颠，曹操要逛乌龙院，猪八戒大闹翠屏山。”
乙　还真没听过，您这是哪出?
甲　这个，哈哈，我也不知道。
乙　不知道你唱个什么劲儿啊。
甲　您能唱我帮您唱一出。
乙　您是内行?
甲　不，我是票友。
乙　您唱哪工儿?
甲　我？我是生旦净末丑，神仙老虎狗，前台的文武场，后台的大衣箱、二衣箱、梳头桌、提包箱，扫地、倒痰桶我全行。
乙　好么，打杂儿。咱们唱一出《二进宫》。
甲　好是好，可是不热闹。
乙　那咱们唱《空城计》。
甲　《空城计》人太多，咱赶不过来呀。
乙　那咱们唱《乌龙院》。
甲　哎，《乌龙院》。哈哈哈……
乙　就唱这出了。
甲　我不会。
乙　不会你乐什么哪！这个不好，那个不热闹，干脆咱们甭唱了。
甲　您再挑一出。
乙　会就唱，不会就别唱了。咱们唱回《黄鹤楼》。
甲　好，就这个黄窝头了。
乙　你扣着食哪。《黄鹤楼》带水战。
甲　噢，黄窝头带水饭。
乙　你起哄啊！就是《黄鹤楼》。你去哪个角儿?

甲　《黄鹤楼》我得来那主要的角儿。

乙　那是啊。

甲　《黄鹤楼》我来那个楼。

乙　我来楼梯，俩废物啊！还得雇几个人扛着咱们。一共是六个角儿。我刘备。

甲　真机灵啊。

乙　这有什么机灵的?

甲　你留被，我留褥子，枕头可得归我。

乙　你留褥子干什么?

甲　你留被干吗呀?

乙　刘备刘皇叔。

甲　认得，认得，小刘呀。

乙　没有小刘的事。

甲　我来谁?

乙　你来个诸葛亮。

甲　行行，我就这个诸葛亮了。

乙　我再来个张飞。

甲　我飞不飞?

乙　你呀，捆着膀儿哪怎么飞。你来个赵云。

甲　好好。

乙　我再来个鲁肃。

甲　我来碗素卤。

乙　我再来碗炸酱面。还是没忘了吃呀！你来个周瑜。

甲　好，我算算。你是刘备、张飞、素卤。

乙　啊?

甲　鲁肃。我是诸葛亮、赵云、周瑜。咱们打哪儿唱?

乙　咱是掐头去尾……

甲　不唱当间儿。

乙　那就别唱了。唱当间儿热闹的。从“刘备过江，张飞闯帐”那儿唱。

甲　你把行头拿出来，我化化妆。

乙　不行，咱们是清唱。
甲　那场面怎么办哪?
乙　用嘴打家伙。我上场您打家伙，您上场我打家伙。
甲　那前后台怎么分哪?
乙　咱们搭搭桌子，桌子前头是前台，桌子后头是后台；这是上场门儿，这是下场门儿。咱们打诸葛亮送刘备过江这儿唱，咱们俩人全在台上了。
甲　好，好。
乙　您多辛苦。
甲　谈不到，谈不到。
乙　（叫板）“嗯喷。”
甲　（学乙）“馄饨。”
乙　俩卖馄饨的。你打家伙。
甲　台，台，台，台，大大台。
乙　（念白）“啊，先生。”
甲　哈哈，先生，先生。
乙　咱俩到茶馆了，让茶钱来了。
甲　你管我叫先生，我不也得叫你先生嘛。
乙　你得管我叫主公。
甲　主公是什么呀?
乙　主公是皇上。
甲　谁是皇上?
乙　我是皇上。
甲　我看你不像“皇上”，你像“闭十”。
乙　推牌九来啦? 就得叫主公。
甲　行行。
乙　（念白）“啊，先生。”
甲　（念白）“啊，主公。”
乙　（念白）“东吴赴宴，思想起来，你把孤害苦了。”
甲　少说闲话。我多咱害苦你了? 怎么害苦你了?
乙　不是你害的。

甲　谁害的找谁呀!

乙　诸葛亮害的。

甲　你找诸葛亮去。

乙　你不是去的诸葛亮吗?

甲　那我也没害你呀。

乙　你让我过江我不愿意去。

甲　那你就别去。

乙　你去那角儿害我那角儿，没你的事。

甲　我以为您说闲话哪。

乙　说得着闲话嘛。(念白)“啊，先生。”

甲　(念白)“啊，主公。”

乙　(念白)“东吴赴宴，思想起来，你把孤害苦了。”

甲　(向台下)诸位您可听明白了，没我的事。

乙　别说话，打家伙。

甲　噔来，噔来，噔来，噔来台噔!

乙　(唱)“恼恨军师诸葛亮。”

甲　好!

乙　别叫好儿。(唱)“不当叫孤去过江，龙潭虎穴孤去闯……”

甲　噔来，噔来，噔来，噔来台噔!

乙　别愣着，该你说话了。

甲　有我的话吗?

乙　怎么没你的话。

甲　我不说话你不是一样唱嘛。

乙　不行，你不说话我张不开嘴。

甲　老板，咱们后台对对词儿。

乙　唱到半截儿对词儿。早干什么去了?

(甲、乙绕到桌子后边)

甲　我这儿有什么话?

乙　你这儿有一句白:“山人送主公。”

甲　(念白)“山人送主公。”

乙　前台唱去。

（甲、乙绕到桌子前面）

甲　（念白）“山人送主公。”

乙　你忙什么哪?

甲　我这儿受气来了。错窝儿不下蛋，一点儿也不将就，一点儿戏德没有。

乙　这是怎么说话。(唱)“龙潭虎穴孤去闯……”

甲　（念白）“山人送主公。”

乙　（唱）“唉！分明是送孤王去见阎王。”

甲　（念白）“山人送主公。”

乙　（念白）“免。”

甲　（念白）“山人送主公。”

乙　（念白）“免。”

甲　（念白）“山人送主公。”

乙　你把我送哪儿去?

甲　送你回家。

乙　该你唱了。

甲　你打家伙呀。

乙　噔来，噔来，噔来，噔来台噔!

甲　（唱）“恼恨军师诸葛亮。”

乙　嘿，自己恼自己。噔!

甲　（唱）“不当叫孤去过江，龙潭虎穴孤去闯。”

乙　(念白)“山人送主公。”刘备送刘备，还唱得完吗?唱诸葛亮的词儿。

甲　诸葛亮的词儿跟刘备的词儿差不了多少。

乙　那不行。非得唱诸葛亮的词儿。

甲　老板，咱后台对对词儿。

乙　又对词儿。

甲　您说说。

乙　“主公上马心不爽，山人八卦袖内藏，将身且进中军帐，后面又来翼德张。”

甲　还是那老词儿。

乙　告诉他又老词儿了。

甲　（唱梆子腔）“主公上马心不爽，山人八卦袖内藏……”

乙　你唱梆子干吗呀?

甲　这样唱热闹。

乙　梆子二黄两下锅，没那样唱的。

甲　那《翠屏山》就那样唱。

乙　那是《翠屏山》，这是《黄鹤楼》，就得唱二黄。

甲　一点儿不将就，错窝儿不下蛋。

乙　这怎么说话。

甲　（唱）“主公上马心不爽。”——多好!

乙　别说话。

甲　（唱）“山人八卦袖内藏。”——这是谭富英的腔。

乙　自己夸自己。

甲　（唱）“将身且进中军帐，后面又来翼德张。”

乙　（叫板）“走哇!”

甲　哎哟！吓死我了。你怎么了?

乙　张飞出场了。你打家伙。

甲　打什么家伙?

乙　急急风。

甲　（唱）“后面又来翼德张。”

乙　（叫板）“走哇!”

甲　急急风，急急风，急急风……

乙　你羊角风吧。

甲　你不是让我打急急风吗?

乙　这是个名目，应该是仓仓仓……

甲　好好。（唱）“后面又来翼德张。”

乙　（叫板）“走哇!”

甲　仓仓仓……

乙　我还怎么张嘴呀!

甲　应当怎么打哪?

乙　全告诉你吧。这里头事儿多了。张飞出场四击头亮相，大台，仓

仓巴采台仓！改急急风，仓仓仓……到九龙口这儿：崩登仓！这儿有个“哇呀呀！”然后改钮丝：仓来采来仓来采来仓来采来仓！我好唱。

甲 （重复一遍家伙点儿）你等好吧。（唱）“后面又来翼德张。”

乙 （叫板）“走哇！”

甲 大台，仓仓巴采台仓！仓仓仓……崩登仓！“哇呀呀……”

乙 我哇呀！

甲 你哇呀告诉我干吗？你倒哇呀！

乙 我也哇不出来了。转钮丝吧。

甲 仓来采来仓来采来仓来采来仓！

乙 （唱）“心中恼恨诸葛亮。”

甲 大鸡筐。

乙 （唱）“做事不与某商量。”

甲 大鸡筐。

乙 （唱）“怒气不息宝帐闯。”

甲 大鸡筐，大鸡筐，三个大鸡筐！

乙 什么乱七八糟的。（念白）“诸葛亮啊！”

甲 （咬乙伸过来的手）

乙 咬我！（唱）“快快还某大兄王。”

甲 空哐。

乙 （念白）“可恼啊！”

甲 空哐。

乙 （念白）“可恼！”

甲 空哐。

乙 （念白）“嗯……”

甲 你还护食啊？

乙 嗐！该你说话了。

甲 （念白）“山人送主公。”

乙 这是张飞。

甲 （念白）“送张飞。”

乙 逮谁送谁。

甲　老板，咱后台对对词儿。
乙　这不是要命嘛!
甲　我说什么?
乙　“三将军进得宝帐怒气不息为着谁来? ”
甲
乙　还那老词儿。
乙　一告诉他就老词儿。(念白)“可恼啊!”
甲　空哐。
乙　(念白)“可恼!”
甲　(念白)“三将军进得宝帐怒气不息为着谁来? ”
乙　(念白)“我就为着你来!”
甲　(念白)“你为我来? ”
乙　(念白)“喳! 喳! 喳。”
甲　我不惹你。

(张立林记)

窦公训女

甲　我帮你唱回戏。
乙　唱回新鲜的。
甲　您都会什么?
乙　南昆、北弋、东柳、西梆。
甲　什么叫南昆、北弋、东柳、西梆?
乙　南边儿昆腔，北边儿弋调高腔，山东柳子腔，陕西梆子腔。
甲　咱俩唱一回高腔。
乙　咱俩唱哪出戏?
甲　您说唱什么? 我会的太多，生、旦、净、末、丑全拿得起来。您挑戏。
乙　咱俩唱《借靴》。
甲　不热闹。
乙　热闹咱唱《天宫》。
甲　人太多，开打麻烦。
乙　人又多了，咱们唱《三拉》。
甲　（笑）噢，《三拉》好。
乙　咱就唱《三拉》。
甲　我不会。
乙　这个不成，那个不会。唱什么?
甲　您再说一个。
乙　咱们唱一出《千金全德》。这个不会咱就别唱啦。

甲　就唱这个吧。

乙　这是个本戏，一共八本。

甲　八本都什么?

乙　头一本“观榜”，二本“立契”，三本“入府焚约”，四本“投宿招赘”，五本“洞房”，六本“窦公训女”，七本“拷童”，八本“荣归”。咱们唱哪本?

甲　咱们全唱。

乙　全唱?一天唱不完。就咱们俩不累死了吗?咱们唱热闹一点儿的，掐头去尾。

甲　不唱当间儿。

乙　不唱当间儿唱什么?咱就唱当间儿一点儿，咱唱“窦公训女”、“拷童”、“荣归”这点儿，又热闹又吉庆。

甲　这出戏我会唱。这剧情您知道吗?您不明白我给您说说。

乙　哪能不知道剧情啊!是五代后周时代有位英雄，宋朝开国元勋高怀德。失时落魄，隐姓埋名。高怀德断弦之后，留下一个姑娘名叫高桂英，十六七岁。高怀德的父亲和后周皇帝郭威有仇，本人不能出仕为官。借禹均窦燕山三百两银子，贸易为商。本人不能出门儿，皆因家里有十六七岁的姑娘。派义子高童出门贸易，高童一去三年，渺无音讯，生活困难。这一天高怀德在街上看见招贤榜，高怀德一想，在风尘中受苦，自己若能改变名姓，进京求取功名不费事。无奈家里有这么大姑娘，又欠窦燕山三百两银子，本人进京姑娘无人照看，信义又不能全。回家之后，与自己女儿说明，我写下文约，你去窦府为奴作为利息，以全信义。我进京一定能得中，回来之后我加倍奉还，再把我儿接回——这本叫“立契”，这点儿苦。立契之后姑娘哭完了睡着了，高怀德走了!小姐醒了之后，见父亲走了，拿着文约去到窦府，见着员外安人，窦公看完文约，将文约撕了，烧啦!收高桂英为义女，高小姐改为窦小姐。——这一本叫“入府焚约”。过了几天，来了一位公子，武生，叫石守信。进京投考，窦府投宿。窦燕山接待，见石守信是个少年英俊，一听他谈话，胸怀大志。窦公爱惜他的才学，将女儿许配石守信。——这本是“投宿招赘”。石守信本意先进京，荣归之后

再完婚，窦公不允，第二天完婚，应许完婚之后，过三天再走。喜期之日，热闹非常。入洞房，新郎见新娘啼哭，小姐诉说原因：原本姓高，我父亲高怀德，我原本到这里为奴还债，收我为义女，待我如此恩重。所痛者，我父下落不明，因此啼哭。石守信一听，岳父如此仁德，实在叫小生钦佩。既然嫡亲岳父去到京城求取功名，小生背着岳父赶紧进京，在科场必见嫡亲岳父。那时节我翁婿荣归之后重拜花堂，以全小姐孝道。夫妻对天盟誓。小姐将新郎放走，开后门，石守信自己鞴马，小姐送至后门，夫妻洒泪分别。小姐回至洞房。天明，老院子一见后门开放，马棚不见姑爷马匹，吃惊非小。去到洞房外边一问小丫环，丫环言明，老院子惊慌失措，禀报员外，员外大惊，唤出小姐，责备小姐。——这本叫“窦公训女”。后边儿是翁婿双荣归，故此这出戏叫《千金全德》。

甲　好，全唱了。

乙　全唱时间长。就唱“窦公训女”、“拷童”、“荣归”。这里有八个角色。

甲　您去谁?

乙　我窦公。

甲　你斗公儿，我斗母儿。

乙　斗母儿干吗？咬蛐蛐儿?

甲　你不说你斗公儿吗?

乙　窦公是窦员外。

甲　我去谁?

乙　你去安人。

甲　安人跟员外怎么个关系?

乙　夫妻两口子。

甲　占我便宜，玩笑。

乙　这怎么是玩笑？逢场作戏。

甲　这是俩角儿了。还有六个角儿，我挑剩下是你的。

乙　好吧。这儿有个老院子。

甲　老院子怎么个角儿?

乙　员外的家人。报事，这是个主要的角儿。

甲　这个我来。

乙　好，您多受累，还有一个丫环，伺候洞房的。

甲　这丫环你来。

乙　还有个石守信。

甲　这是怎么个人?

乙　正武生。高怀德、窦燕山俩人的姑爷。

甲　我来，我来。

乙　还有高桂英高小姐。

甲　这是怎么个人?

乙　石守信的太太。

甲　你来。

乙　这里有个武老生高怀德。

甲　我来。

乙　还有个小生高童。

甲　高童是谁?

乙　高怀德的儿子。

甲　（和）你来。

乙　（和）我来。

乙　我就知道得我来。分前后台，桌子往后搭。化化妆。

甲　（手帕包头）谁打家伙? 场面是谁的?

乙　我唱你打家伙，你唱我打家伙。我叫板，你打家伙。

甲　是长锤是起霸?

乙　这儿哪儿有长锤、起霸? 高腔场面简单，在后台挂着一个疙瘩锣，一打出来：咚。一个大铙，打出来：切。咚切。

甲　那成。

乙　您不是行家吗?

甲　行家是行家，我怕你不懂。

乙　（叫板）“嗯啧。”

甲　（打家伙）咚切，咚切，咚切……

乙　你怎么没完? 没完我怎么张嘴。

甲　你不让我打这家伙吗?

乙　你得有数儿。三棒半。
甲　三磅半是多少？一磅是十二两……
乙　什么十二两！你买牛肉来了。咚切！这为一棒。
甲　噢，咚切！一磅，三磅半，半磅呢？
乙　半棒净咚。
甲　噢，半磅不切。
乙　不切干嘛！两毛钱也卖，还是买牛肉！（叫板）“嗯啧。”
甲　（打家伙）咚切！一棒了。
乙　你别数数儿！这我怎么迈腿。（叫板）“嗯啧。”
甲　（打家伙）咚切！咚切！咚切！咚！（重声）
乙　这是怎么回事？
甲　半棒。
乙　（唱）“招来嫦娥岂永贺。”
甲　哦！
乙　你别叫好儿！
甲　我捧捧你。
乙　外行，台上叫好儿，出去！
甲　上哪儿？谁找我？
乙　找你干吗？你不是会唱吗？
甲　我怎么不会！
乙　这阵儿一块儿上场。
甲　你窝我是怎么着？你外行是怎么着！
乙　我怎么窝你？
甲　你得说内行话：“老板，到场了，一块上场。”这像话！什么叫出去？我上哪儿？让人一听，你砸我砸？
乙　这也谈不到砸。
甲　你这不是窝我嘛！
乙　这场是员外安人一场上。
甲　我比你明白，我没打这儿唱过，我打头本来，你打五本唱，我不知道哪儿张嘴，你都把我闹糊涂了。
乙　好吧，您多累。

甲 多累不多累没关系，咱们台上见高低，公猫母猫拿着耗子是好猫。

乙 （叫板）“嗯喷。”

甲 （叫板）“嗯喷。”

乙 俩人都咳嗽，俩人都卖馄饨。

甲 这不是叫板嘛！什么叫咳嗽？什么叫卖馄饨？这台上有卖馄饨的吗？

乙 我这叫板是老生，您是正旦，您小嗓儿。

甲 哈……您这一赶角儿把我赶糊涂啦，我以为我是高怀德哪。

乙 高怀德这场上多闹得慌，高怀德在七本，你正旦小嗓儿。

甲 你听咱这小嗓儿。

乙 （叫板）“嗯喷。”

甲 （学鸡叫）

乙 这什么味儿，宰鸡了。（唱）“招来嫦娥岂永贺。”

甲 （唱）“崩豆萝卜檀香果。”

乙 什么词儿！

甲 新词儿。我现编的，这多好。

乙 这还好？

甲 做小买卖赚俩钱。

乙 你得唱戏词儿。

甲 这新词儿。你不说别人听不出来，你这人台上不留戏德，就显你一个人，你一个人儿也唱不了这出戏！你这行为红得了吗？你多咱成角儿？多咱追上马连良？

乙 我也不追马连良。

甲 你倒想追了，你这行为也得成啊。

乙 这不抬杠来了嘛！你得唱戏词儿。

甲 咱俩后台对对词儿吧。

乙 早干什么去了！

甲 对对。

乙 我那句是“招来嫦娥岂永贺”。

甲 怎么讲？

乙 高桂英是义女不是亲女，岂能永聚一起。

甲　这词儿不错，我那句呢?
乙　你唱“贤人堂前列绮罗”。
甲　好，文章句儿。不错。
乙　高腔这词儿就这么深。
甲　（唱）“贤人堂前……”
乙　你忙什么哪!
甲　这儿唱得了嘛。
乙　前台唱去。
甲　哪儿唱都一样，我会词儿就得唱。
乙　那不行。
甲　错窝儿不下蛋。
乙　（唱）“招来嫦娥岂永贺。”
甲　（唱）“贤人堂前列绮罗。”
乙　（念白）“啊，夫人。”
甲　（念白）“啊，汉子。”
乙　别美了！什么叫汉子?
甲　没错儿，两口子。
乙　得叫我老爷。
甲　谁是老爷?
乙　我。
甲　我看你不像老爷，像舅舅。
乙　那就别唱了，总得叫老爷。
甲　依着你。
乙　（念白）“啊，夫人。”
甲　（念白）“啊，老爷。”
乙　（念白）“你我女儿哪厢去了? ”
甲　（念白）“你的女儿吗? ”
乙　（念白）“正是。”
甲　（念白）“回家做饭去了。”
乙　您这是什么话?
甲　你不是问你女儿吗? 回家做饭，回头给送来。

乙　我问她干吗？问高桂英哪儿去了？

甲　啊，问高桂英。

乙　啊。

甲　我不认识。

乙　你不认得像话吗！你得说。

甲　我不认得我说什么！

乙　你说戏词儿：“妾身不知，但听院子一报。”

甲　行了，这没什么。

乙　（念白）“啊，夫人。”

甲　（念白）“啊，老爷。”

乙　（念白）“你我的女儿哪厢去了？”

甲　（念白）“妾身不知，但听院子一报。”

乙　（念白）“为何不见院子报来？”

甲　（念白）“为何不见院子报来？”

乙　（念白）“院子啊。”

甲　（念白）“院子啊。”

乙　你赶院子去！

甲　（喊）院子！

乙　回来！

甲　往那边去了，你不是让我赶他去吗？

乙　这阵儿该院子上场了。

甲　让他上啊！

乙　不就咱俩人嘛。你不是赶院子吗？你该赶这角儿了。

甲　你这可是强人所难，我又没分身法儿，我这儿去着夫人哪。

乙　夫人就在台上了，好比仨人，你一转身儿上院子。丫环回头我再赶。

甲　这成，这院子怎么个身段你先来来，我得看看，你要行家咱再唱，不是行家，吹了！外行学我能耐不成。

乙　这有什么！老院子打上场门儿上，跑着上，这手提溜褶子。

甲　褶子是什么？

乙　穿的衣裳。哈点腰儿。上年岁了。跑着上，跪着斜点儿身儿。

“报！院子禀事。”

甲 行，成，行家。跟我的差不多，我会的几出都教给你。

乙 你来吧。

甲 （念白）“报！院子禀事。”

乙 （念白）“何事？”

甲 （念白）“嘿嘿，没事。”

乙 没事禀什么！有事啊。

甲 （念白）“噢噢，有事。”

乙 （念白）“何事？”

甲 （念白）“啊，不知道什么事。”

乙 不知道什么事像话吗！你说呀！

甲 咱们后台对对词儿吧。

乙 这不是要命嘛！你不会呀？

甲 不会我敢唱吗？

乙 会你唱啊？

甲 会不早唱了嘛。

乙 你还是不会？

甲 不会我敢唱吗？

乙 你会？

甲 会不早唱了嘛。

乙 这不还是不会嘛！

甲 不会我敢唱吗！

乙 那么你会？

甲 会不早唱了嘛。

乙 还是不会呀！

甲
乙 不会我敢唱吗！

乙 会？

甲
乙 会不早唱了嘛。

乙 你就这两句！你倒是会不会？

甲　会一定是会。

乙　忘了?

甲　倒还不是忘。

乙　那你怎么不唱哪?

甲　这儿有点儿马虎。

乙　这出戏就这几句要紧。

甲　我也知道这几句要紧。

乙　你唱啊!

甲　哈哈……我就这几句不会。

乙　早知道不会咱别唱啊！这乱七八糟的图嘛的。

甲　就这一点儿马虎，后头您就全交给我了。

乙　后半出您全会?

甲　当然啦！您说说这点儿。

乙　“启禀老爷大事不好了，昨夜三更时分，石姑爷与我家小姐后花园中洒泪分别。”

甲　嚄！这儿事由儿不少，别忙，我慢慢来来。“启禀老爷大事不了……”

乙　“大事不好。”

甲　不好不了没关系，“昨夜三更时分，石姑爷与我家小姐在后花园中……”还怎么着?

乙　“洒泪分别”呀!

甲　行了，您瞧好吧。咱就打这儿上。

乙　(坐下)。

甲　(念白)“报！院子禀事。”

乙　(念白)“何事?”

甲　(念白)“启禀老爷大事不好了!”

乙　(念白)“何事惊慌?”

甲　(念白)“昨夜三更时分，石姑爷与我家小姐后花园中洒泪分别。”

乙　(念白)“你待怎讲?”

甲　(念白)“洒泪分别!”

乙　(念白)“啊——”

甲　你瞪眼干嘛！你这是欺负我，你当着这么多听众，你窝我。我不受这个！我是票友儿。

乙　你怎么火儿了?

甲　你太难了，找我毛病。

乙　我应当跟你瞪眼。

甲　你跟别人，我不扰这个!

乙　我是你老爷。

甲　你是舅爷!

乙　你是我家人。

甲　你是我奴才!

乙　我是谁呀?

甲　你说相声的，我认得你。你唬别人去。

乙　咱俩干什么哪?

甲　唱戏。

乙　这就好办了。咱俩唱什么戏?

甲　《窦公训女》。

乙　我去谁?

甲　窦公啊。

乙　你去谁?

甲　夫人赶院子。

乙　院子是窦公什么人?

甲　家人哪。

乙　这就对了！主人一瞪眼，家人过去就打，这不是奴欺主了嘛。

甲　我不管那个，你瞪眼我就揍你。我错了是怎么着?

乙　错是没错。

甲　没错你瞪眼?

乙　刚才你报的是什么?

甲　报的没错。“昨夜三更时分，石姑爷与我家小姐在后花园中洒泪分别。”你瞧我那身段，多好！那么好的身段，你跟我瞪眼，要不是你搅和哪，这不是满堂好嘛!

乙　这个剧情啊：昨夜三更时分——昨晚三更多天，说现在夜里十二

点、一点来钟那阵儿的事情，为什么一点来钟的时候你不报？

甲　啊，一点来钟？我哪儿找你去！我知道你在哪儿住？

乙　你找我干吗？这是剧情，石守信走了，窦老爷着急了，没这个怎么叫《窦公训女》哪？

甲　啊，这是剧情啊。哈哈，我哪儿知道啊，嗐，我以为我唱错了，你跟我瞪眼了。对不住，对不住，老板，您多避屈，您早把它说清了，哪儿有这事。

乙　你要是拿着刀也得给我来一下嘛！

甲　我认错，知错认错好朋友。只要您不是欺负我怎么全成。吹胡子瞪眼是您身段表情嘛。那么这阵儿我应当怎么个身段？

乙　您这身段可麻烦了，这场戏全在老院子身上了。

甲　噢，怎么个身段？

乙　我这儿一瞪眼，你就好比上天无路。

甲　噢，上天无路。

乙　入地无门。

甲　嗬！入地无门。

乙　没地方藏没地方躲。

甲　哎呀，没地方藏没地方躲。

乙　就好像耗子见猫一样。

甲　啊，耗子见猫一样。这个身段我会做，我拿手。猫拿耗子，一定您是猫。

乙　啊！

甲　我是耗子。我在头里跑，您在后头追我喽。

乙　那成什么了！

甲　不是拿耗子吗？

乙　拿耗子干吗？满台拿耗子，像话吗？这是个比方。

甲　那身段怎么做？

乙　你就是哆嗦。浑身颤抖，体似筛糠。哆哩哆嗦，没地方藏没地方躲，恨不能有个地缝儿都得钻。

甲　哎呀，这身段难做。对，对！一定是窦员外家规严喽。老院子报事报晚了，老院子有不是。主人一瞪眼，主人发威，奴才撒尿，上

天无路，入地无门。耗子见猫一样，吓的混身颤抖，体似筛糠，哆哩哆嗦，没地方藏没地方躲，有个地缝儿都钻。讨好要菜，全在这场。成啦老板，咱们打头儿唱。

乙　算了吧，别唱了。

甲　那就不合适了。已然唱到这儿了，让人家一瞧叫什么样子？谁也愿意露脸，谁也不愿意现眼，唱完了我请您吃饭。

乙　那倒不必，这场事由儿太多。

甲　全瞧我的了，没告诉您吗，就这点儿马虎，这点儿一过去，一马平川。

乙　好吧，咱们打头儿唱吧。（叫板）“嗯啧。”

甲　（打家伙）咚切！您什么时候瞪眼？

乙　你报完事我瞪眼。

甲　好了。

乙　（叫板）“嗯啧。”

甲　（打家伙）咚切。你瞪眼我哆嗦。

乙　对，（叫板）“嗯啧。”

甲　（打家伙）咚切！你哆嗦不哆嗦？

乙　我哆嗦干吗？我生气你哆嗦。

甲　那生气也有气哆嗦的。

乙　俩人都哆嗦，过电了。各人做各人身段得了。（叫板）“嗯啧。”

甲　（打家伙）咚切！嗳。

乙　你没完了是怎么着？没日子说了。咱还唱不唱？

甲　话我得说，话我得说，您不让我说话可不成！公猫母猫拿着耗子算好猫。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谁都愿意露脸，谁也不愿意现眼，上台做戏，谁也不让谁，谁得菜是谁的，台上见高低。

乙　台上见高低台上唱去，你这儿臭嚼什么？

甲　臭嚼？这是臭嚼？这话我得说，肉不能埋到饭里头。

乙　什么肉？什么饭？

甲　那是啊，我要不说人家听戏的不注意，就马虎过去了。我这么一说，您众位一听，我这身段，我这功夫，没有三冬两夏纯功夫不行。

乙　那么您说完了没有？

甲　说完了？话不说不知，木不钻不透……

甲
……沙锅不打一辈子不漏。
乙

乙　你还有完没完？

甲　完了。台上见高低。

乙　（叫板）“嗯喷。”

甲　（同上）你不让我说话可不成，我就这毛病。瞪眼？你跟别人，我不……

乙　你没完啦！（唱）“招来嫦娥岂永贺。”

甲　（唱）“贤人堂前列绮罗。”

乙　（念白）“啊，夫人。”

甲　（念白）“啊，汉……老爷。”

乙　嘿，我汉朝的老爷。（念白）“你我的女儿哪厢去了？”

甲　（念白）“妾身不知，但听院子一报。”

乙　（念白）“为何不见院子报来？”

甲　（念白）“为何不见院子报来？”

乙　（提醒）院子啊。

甲　噢，来了。（念白）“报！院子禀事。”

乙　（念白）“何事？”

甲　（念白）“启禀老爷大事不好了！”

乙　（念白）“何事惊慌？”

甲　（念白）“昨夜三更时分，石姑爷与我家小姐在后花园中洒泪分别。”

乙　（念白）“你待怎讲？”

甲　（念白）“洒泪分别！”

乙　（念白）“啊——”

甲　（做伏地状）

乙　你干吗哪？

甲　我找地缝儿呢！

（田立禾记　张立林整理）

绕口令

甲　您这儿是干什么的?

乙　说相声的。

甲　说相声好啊。

乙　怎么?

甲　挣钱容易。往这儿一站，上嘴唇一碰下嘴唇，钱就到您手了。

乙　您哪，把我们这行看容易啦，有师父，有徒弟，也是三年零一节学出来的。

甲　嗐，说相声有什么哪，今天我帮您说一段。

乙　您行吗?

甲　您就放心。您哪段儿最难说? 咱俩说段儿难说的。

乙　最难说的就是绕口令儿了。

甲　绕口令儿，好。您说一个，您说完了我说。

乙　哈哈，可不那么简单。这叫“云里深山雪里烟，看事容易做事难”。看着它没嘛儿，说着可难啦。我说完了，您说不上来，多寒碜。

甲　您放心，只管说您的。

乙　好。我先说个简单的。说:“长虫钻砖堆。”

甲　说了半天就这个呀，这有什么呀，听我的。(脱口而出）说:“长虫钻钻钻。”(说完了一愣）

乙　啊，钻钻钻! 往哪儿钻哪? “钻砖堆”。

甲　说:“长虫堆堆堆。”

乙　啊，堆堆堆。怎么样，说不上来吧?

甲　不是我说不上来，我根本就没想说。

乙　怎么哪？

甲　归了包堆五个字，说上来我也不光荣啊。您找个字儿多的。

乙　字儿多的你更说不上来了。

甲　您说呀。

乙　好，您听这个。我们家呀有一只鸡，称了秤，整八斤。起个名儿叫飞禽白净八斤鸡。用这只鸡说个绕口令儿。

甲　好，您说。

乙　说：“我家有个飞禽白净八斤鸡，飞到张家后院儿里。张家有个肥净白净八斤狗，咬了我的飞禽白净八斤鸡，卖了他的肥净白净八斤狗，赔了我的飞禽白净八斤鸡。”您说说这个。

甲　听我的。（不假思索）说：“我家有个飞禽大八斤。”

乙　大八斤！大八斤是什么东西？飞禽白净八斤鸡。

甲　“我家有个八十多斤大公鸡。”

乙　啊！有那么大的鸡吗？

甲　说：“我家有个飞禽白净八斤鸡，飞到——”飞到张家李家？

乙　飞到张家。

甲　说：“我家有个飞禽白净八斤鸡，飞到张家——”前院儿后院儿？

乙　后院儿！怎么这么啰嗦哪。

甲　说：“我家有个飞禽白净八斤鸡，飞到张家后院儿里，张家有个肥净白净八斤鸡，飞到我家后院儿里……”

乙　来回飞鸡呀！

甲　逮不着它怎么办哪。

乙　还有狗哪。

甲　“张家有个飞禽白净八斤狗，飞到我家后院儿里……”

乙　狗会飞吗？！

甲　“我家有个飞禽白净八斤鸡，飞到张家后院儿里，张家——”张家那条狗可厉害呀。

乙　你管它厉害不厉害哪？你接着往下说呀！

甲　说就比你利索。说：“我家有个飞禽白净八斤鸡，飞到张家后院儿里，张家——张家狗，咬了鸡，卖了狗，赔了鸡。”（伸大指）多利索。

乙　嘿！
甲　怎么样，比你那个强吧。
乙　不行您哪，总得按着我这个说。
甲　您那个太啰嗦了，要说您说个利利索索的。
乙　（冲观众）字儿多的他又嫌啰嗦了。好，那你听这个。过年的时候，我买了几块豆腐，我把它冻上了，这叫冻豆腐，我想炖着吃。说个绕口令儿。
甲　好，您说。
乙　说：“你会炖我的炖冻豆腐，来炖我的炖冻豆腐，不会炖我的炖冻豆腐，别混充会炖炖坏了我的炖冻豆腐啊。”你说这个。
甲　说：“你会炖我的炖炖豆腐……”
乙　（拦住纠正）炖冻豆腐。
甲　说：“你会炖我的炖冻豆腐，来炖我的炖冻豆腐；不会炖——不会冻，”（瞪眼）你别动我豆腐！
乙　谁动你豆腐啦？
甲　说：“你会炖我的炖冻豆腐，来炖我的炖冻豆腐；不会炖——”（语气强硬）不会炖，你熬着吃不一样嘛！
乙　熬着吃！
甲　两块豆腐费那么大事儿。
乙　不说豆腐你照样儿说不上来。
甲　你说呀。
乙　也是过年的时候，我糊了一个佛龛。
甲　什么叫佛龛？
乙　这是一种迷信的东西，过年哪，里边供个活佛，故此叫活佛龛。
甲　噢。
乙　是粉红色的。说个绕口令儿。
甲　您说。
乙　说：“你会糊我的粉红活佛龛，来糊我的粉红活佛龛；不会糊我的粉红活佛龛，别混充会糊糊坏了我的粉红活佛龛。”你说这个。
甲　说：“你会炖我的炖冻豆腐……”
乙　唉，佛龛了。

甲　“你会炖我的粉红活佛龛……”

乙　那怎么炖哪！糊。

甲　“你会糊我的粉红活佛龛，来糊我的粉红活佛龛；不会糊——不会糊……”（商量口吻）买一个得了。

乙　买一个？

甲　费这个事儿干吗哪，买一个也花不了多少钱。

乙　不行，总得糊，还是说不上来吧？

甲　这么着，你呀，说个难的、绕嘴的。这个我要说上来哪，前头那个不用说，我也能说上来。

乙　好，说个绕嘴的。（对话和绕口令儿要一字一句地说，带有得意的神情）说有一座山，山前哪，住着个姓阎的，他是两只圆眼睛，大伙儿给他起个名儿，叫他阎圆眼。

甲　（惊）噢。

乙　山后头啊，也住着个姓阎的，也是两只圆眼睛，就不能叫阎圆眼喽！

甲　叫什么哪？

乙　叫阎眼圆。两个人要比一比，到底谁的眼圆。说个绕口令儿。

甲　您说。

乙　（语气顿挫，层次分明）说：“山前住着个阎圆眼，山后住着个阎眼圆，二人山前来比眼，也不知阎圆眼比阎眼圆的眼圆，也不知阎眼圆比阎圆眼的圆眼。”说说这个吧。

甲　说：“山前住着个阎阎眼……”

乙　（纠正）阎圆眼。

甲　“山前住着个阎圆眼，山后住着个阎眼阎……”

乙　（纠正）阎眼圆。

甲　“山前住着个阎圆眼，山后住着个阎眼圆，二人山前来比眼，阎圆眼——”他那个眼睛没有他圆哪，他比不过他呀。

乙　比不过他怎么办哪？

甲　蔫不溜儿的给他一块四毛钱。

乙　给一块四毛钱干吗？

甲　他眼睛没他圆哪。

乙　你这儿了事来啦？说不上来了吧？

甲　我问问你，当初你跟师父学说绕口令儿是一学就会吗?
乙　不是。
甲　啊，还是的。我在这儿跟您学，也得个工夫儿啊。
乙　十分钟。
甲　明天早晨。
乙　等不了，这么着吧。咱再说一个跟阎圆眼差不多的，可比那个还绕嘴。
甲　越绕嘴越好啊。
乙　（说时更加得意）说山前哪住着个姓崔的，是两条粗腿，故此哪叫他崔粗腿。
甲　噢。
乙　山后头啊也住着姓崔的，也是两条粗腿，就不能叫崔粗腿啦，叫崔腿粗。两个人要比一比，看看谁的腿粗。说这么一个绕口令儿。
甲　您说。
乙　说:“山前住着个崔粗腿，山后住着个崔腿粗，二人山前来比腿，也不知崔粗腿比崔腿粗的腿粗啊（得意地哈哈一下，表情突变，语气加快）也不知崔腿粗比崔粗腿的粗腿。”你说这个。
甲　说:“山前住着个崔——崔崔（cuǐ)。”
乙　啊?
甲　“山前住着个崔——粗——腿。”
乙　嗯。
甲　“山后住着个崔——崔（cuǐ）崔。”
乙　啊?
甲　“山后住着个崔——腿——粗。”
乙　嗯。
甲　“二人山前来比腿——来比腿——也不知——啊——两个人的腿都够瞧的。”
乙　什么叫都够瞧的。您把我们这行看易了。你不信我再说一个，不但绕嘴皮子，还得费点儿力气。
甲　还费力气?
乙　对了，咱先别说这绕口令儿，咱先说这个故事。两个人哪打起来了。

甲　你跟人打起来了？

乙　我跟人打起来干吗？别管谁跟谁打起来了，这人打不过他，藏在门旮旯后头，拿个小短扁担儿打他。咱就不说这个事儿啦。“打门旮旯后头出来一个抱小短扁担儿的。”这是十六个字。说一句算一个，一口气要说它十个。

甲　嚄，那就一百六十个字了。

乙　那还不算，末了儿还要饶一句话，要卖派卖派：“我可没缓气。”

甲　那你说说我听听。

乙　（连续说十个。略）

甲　（冲观众）您还给鼓掌哪？您受骗了。他说十个，连八个都没说上来。都嚼了，一点儿不清楚。

乙　照着这样儿你也说呀。

甲　我说就比你强，你一口气说多少？

乙　十个。

甲　我一口气说十五个，再饶一个“我可没缓气”。

乙　你说呀。

甲　你数着点儿。

乙　（准备数）

甲　一字一板送到各位耳音里去。“打门旮旯后头出来一个抱小短扁担儿的。”记住了，一个啦。

乙　这么说呀？一口气。

甲　睛好吧。（左手举起，右手数数，说到第四个时，声音逐渐变小，身往后仰）

乙　（紧扶住甲，并有插话）嗐！怎么样，哎呀，早知这个咱不说了。

甲　（喘一口大气）哎，“我可没缓气。”

乙　你憋死了！

（张立林记）

十八愁绕口令

甲　西河大鼓有一段《绕口令》。
乙　对，马增芬唱的。
甲　相声里也有绕口令。
乙　我们都会说。
甲　光说不行，我也能唱。
乙　唱什么?
甲　用太平歌词唱《绕口令》。
乙　你也唱“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十三层”?
甲　不唱那个，我唱一回《十八愁绕口令》，要唱就唱好的。
乙　这可吃功夫。
甲　这段不好唱，得一气贯通。我唱得好与不好您多包涵。
乙　好吧，您唱吧。
甲　（唱）数九寒天（哪）冷风飕，转年春打六九头。正月十五龙灯会，有对狮子滚绣球。三月三王母娘娘蟠桃会，大闹天宫孙猴又把仙桃偷。五月初五端阳日，白蛇许仙不到头。七月七传说天河配，牛郎织女泪双流。八月十五云遮月，月里的嫦娥犯忧愁，要说愁，净说愁，唱一段绕口令儿十八愁。
乙　您慢慢儿往下唱。
甲　（唱）虎也愁、狼也愁，象也愁、鹿也愁，骡子也愁马也愁，羊也愁、牛也愁，猪也愁来狗也愁，鸭子也愁鹅也愁，蛤蟆也愁螃蟹愁，蛤蜊也愁乌龟愁，鱼愁虾愁有分由。

乙　您说说。

甲　（唱）虎愁不敢把那高山下，狼愁野心要滑头，象愁脸憨皮又厚，鹿愁脑袋瓜上七叉八叉大犄角，马愁鞴鞍行千里，骡子愁一世休，羊愁从小把胡子长，牛愁脾气犯牛轴，狗愁愁得净吃屎，猪愁离不开臭水沟。鸭子愁扁了它的嘴，鹅愁脑袋瓜上愁出一个锛拉头，蛤蟆愁长了一身脓疱疥，螃蟹愁净横搂，蛤蜊愁闭关自守，乌龟愁得不敢出头，鱼愁离水不能走，虾米愁空枪乱扎没准头。

乙　这段有意思。

甲　（唱）说我诌我就诌，闲来没事我捋（lǚ）捋舌头。

乙　噢，这可得好好听听。

甲　（唱）说我们哪儿有：六十六条胡同口，住着一位六十六岁的刘老六，他家有六十六座好高的楼，楼上有六十六篓桂花油，篓上蒙六十六匹绿绉绸，绸上绣六十六个大绒球，楼底下，地下钉着六十六根檀木轴，轴上拴六十六头大青牛，牛旁边还蹲着六十六个大马猴。六十六岁的刘老六，坐在门口啃骨头，打南边儿来了一条狗。（指乙）

乙　你往哪儿指！

甲　（唱）这条狗好眼熟，好像我大大妈家的挠头狮子狗。从北边儿又来一条狗。

乙　还指我呀！

甲　（唱）这条狗又眼熟，好像我二大妈家的挠头狮子狗，两条狗抢骨头打成了仇，吓跑了六十六个大马猴，吓惊了六十六头大青牛，拉躺下六十六根檀木轴，撞倒了六十六座好高楼，洒了六十六篓桂花油，油了六十六匹绿绉绸，脏了六十六个大绒球。从东边儿来个气不休，手里拿着土坯头，去砍狗的头，也不知气不休的土坯头砍了狗的头，也不知狗的头撞坏了气不休的土坯头，咬破了气不休的手指头。从西边儿来个秃妞妞，手里拿着油篓口去套狗的头，也不知秃妞妞油篓口套了狗的头，也不知狗的头钻进了秃妞妞油篓口，狗啃油篓油篓漏，狗不啃油篓篓不漏油。

乙　好！这段儿真够绕嘴的。

甲　（唱）什么上山吱扭扭？

乙　噢，《小放牛》。

甲　（唱）什么下山乱点头？什么有头无有尾？什么有尾无有头？什么有腿家中坐？什么无腿游遍州？赵州桥什么人修？玉石栏杆什么人留？什么人骑驴桥上走？什么人推车轧道沟？什么人拄刀桥头站？什么人勒马看《春秋》？什么人白？什么人黑？什么人胡子一大堆？什么圆圆在天边？什么圆圆在眼前？什么圆圆长街卖？什么圆圆道儿两边？什么开花节节高？什么开花猫着腰？什么开花没人见？什么开花一嘴毛？什么鸟穿青又穿白？什么鸟穿出皂靴来？什么鸟身穿什样锦？什么鸟身披麻布口袋？双扇门，单扇开，我自己破谜儿自己猜。

乙　您给说说吧。

甲　（唱）小车子上山吱扭扭。

乙　对嘛。

甲　（唱）瘸子下山乱点头。

乙　有道理。

甲　（唱）蛤蟆有头无有尾，蝎子有尾无有头，板凳有腿家中坐，粮船无腿游遍州，赵州桥鲁班修，玉石栏杆圣人留，张果老骑驴桥上走，柴王推车轧道沟，周仓拄刀桥头站，关公勒马看《春秋》，罗成白，敬德黑，张飞的胡子一大堆！月亮圆圆在天边，眼镜圆圆在眼前，烧饼圆圆长街卖，车轱辘圆圆道儿两边。高粱开花节节高，糜黍开花猫着腰，苍子开花没人见，玉米开花一嘴毛。喜鹊穿青又穿白，乌鸦穿出皂靴来，野鸡身穿什样锦，鹨拉儿身披麻布口袋。一道黑两道黑，三四五六七道黑，八九道黑十道黑。买了个烟袋乌木杆，攥上两头儿一道黑。二姑娘描眉去打鬓，照着镜子两道黑。粉皮墙上写川字，横瞧竖看三道黑。象牙桌子乌木腿儿，放在炕上四道黑。买个小鸡儿不下蛋，搁在笼里捂（五）到（道）黑。挺好的骡子不吃草，拉到街上遛（六）到（道）黑。买了个小驴不拉磨，鞴上鞍韂骑（七）到（道）黑。姐俩南园去割麦，丢了镰刀拔（八）到（道）黑。月窠儿的孩子起风症，寻点艾子灸（九）到（道）黑。卖瓜子的时气背，刷拉！

乙　怎么啦？

甲　（唱）撒了一大堆，笤帚簸箕不凑手。

乙　怎么办哪?

甲　（唱）一个一个拾(十)到（道）黑。出前门，走七步，拾了块鹿皮补皮裤，是鹿皮补皮裤，不是鹿皮不必补皮裤。南门外有个面铺面冲南，门口儿挂着蓝布棉门帘，摘了蓝布棉门帘，瞧了瞧面铺还是面冲南，挂上蓝布棉门帘，瞧了瞧面铺还是面冲南。

乙　好。

甲　（唱）正月里，正月正，姐妹二人去逛灯。大姑娘名叫粉红女，二姑娘名叫女粉红，粉红女身穿一件粉红袄，女粉红身穿一件袄粉红，粉红女怀抱一瓶粉红酒，女粉红怀里抱着一瓶酒粉红，姐妹找个无人处，推杯换盏饮刘伶。女粉红喝了粉红女的粉红酒，粉红女喝了女粉红的酒粉红，粉红女喝得酩酊醉，女粉红喝的醉酩酊，粉红女追着女粉红就打，女粉红追着粉红女就拧，女粉红撕了粉红女的粉红袄，粉红女撕了女粉红的袄粉红，姐妹打罢停住手，自己买线自己缝。粉红女买了一条粉红钱，女粉红买了一条线粉红，粉红女反缝缝缝粉红袄，女粉红缝反缝缝袄粉红。

乙　行，有功夫。

甲　（唱）打南边儿来个瘸子!

乙　噢!

甲　（唱）挑着一挑茄子，手里拿着碟子，地下钉着木头橛子，没留神，木头橛子拌倒了瘸子，洒了瘸子的茄子，砸了瘸子的碟子，瘸子爬起来要拣茄子。北边儿来个醉老爷子，腰里掖着烟袋别子，过来要买瘸子的茄子，瘸子不卖给老爷子茄子，老爷子抢了瘸子的茄子，瘸子拔起地下橛子捡起茄子就追老爷子！说快给我瘸子的茄子要不招呼我手里的橛子。老爷子一生气，不给瘸子的茄子，摘下烟袋别子就打瘸子，瘸子拿起茄子砍老爷子。也不知老爷子的烟袋别子打了瘸子的茄子，也不知瘸子的茄子砍坏了老爷子的烟袋别子。

甲　哎呀，这段儿可真够瞧的。

乙　（唱）打南边儿来个喇嘛!

乙　还有哪!

甲　（唱）提溜五斤鳎目（读音：mā，下同），北边儿来个哑巴，腰里别着个喇叭。提溜鳎目的喇嘛要拿鳎目换别喇叭哑巴的喇叭，别喇叭的哑巴不拿喇叭换提溜鳎目喇嘛的鳎目，提溜鳎目的喇嘛急了，拿鳎目打别喇叭哑巴一鳎目，别喇叭哑巴也急了，拿喇叭打了提溜鳎目喇嘛一喇叭，也不知提溜鳎目喇嘛的鳎目打了别喇叭哑巴的喇叭，也不知别喇叭哑巴的喇叭打了提溜鳎目喇嘛的鳎目，提溜鳎目喇嘛炖鳎目，别喇叭哑巴吹喇叭。

乙　行了，歇会儿吧。

甲　（唱）闲来没事出城西。

乙　没完啦！

甲　（唱）树木榔林长得齐，一个一，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六五四三二一，前行来到花园里，花园里有一棵树，一棵树上七个枝，七枝结的七样果，结的是：槟子、柑子、橙子、柿子、李子、栗子、梨。

（张立林记）

打灯谜

甲　您这说相声的都讲究什么？
乙　讲究说、学、逗、唱。
甲　说，您都能说点儿什么？
乙　说的可多了，说个小笑话啊，绕口令儿啊，打个灯谜什么的，都行。
甲　那咱们说一回打灯谜。
乙　可不能白说，咱们赌点什么。
甲　那不成了赌博了吗？
乙　也不能算是赌博，小游戏嘛，这样有点儿意思，咱来五毛钱的，回头买糖大伙儿吃。
甲　好吧。谁说谁猜呢？
乙　我说您猜，您要猜着，我给您五毛钱。
甲　我要猜不着，我拿你五毛钱。
乙　嘿！前后我给你一块钱。猜着了算赢，猜不着算输。
甲　您说吧。
乙　“千里随身不恋家……”
甲　（拦）您要说可说那好的，有学问的。
乙　那当然，“千里随身不恋家……”
甲　（拦）别净说老太太们说的那个，什么“不大不大，浑身净把；不点儿不点儿，浑身净眼儿”啊。
乙　没那个。“千里随身不恋家……”
甲　（拦）“一个瓢掉地下找不着”也不行啊。

乙　（不耐烦）好，好。“千里随身不恋家……”
甲　（拦）哎……
乙　你还有完没完哪？你有话一块儿说好不好？
甲　好，不说了。
乙　“千里随身不恋家，不贪酒饭不贪茶；水火刀枪全不怕，日落西山不见它。”
甲　（在乙说谜语时同时说）就这个，这还有学问？让我猜，还赌五毛钱？哈哈，你算输了。
乙　猜吧。
甲　您说什么来着？
乙　我白说了。我说的时候你得注意听着。
甲　好好，我注意听着。您说吧。
乙　“千里随身不恋家，不贪酒饭不贪茶，水火刀枪全不怕，日落西山不见它。”
甲　接着往下说。
乙　完了。
甲　完了！下边还有哪。
乙　还有什么？
甲　诸位您听，他懂得打灯谜的规矩吗？这就完了，你得说你扣的是什么呀，是“三国”呀，“水浒”啊，还是“石人”啊，“五经四书”，扣的是什么呀？你让我大海里捞针哪。
乙　这怨我了，让他逮着理了，我这个扣一物。
甲　唉，这像话。扣一物。
乙　对了。
甲　什么物？
乙　我告诉你多好哪！
甲　您看，矫情吧！
乙　这怎么矫情哪？
甲　“物”可多了，动物，植物，人物，实物，虚物……什么物？
乙　好吧，我这个，是个虚物。
甲　这就算是猜着了，你再说一遍吧。

乙　“千里随身不恋家，不贪酒饭不贪茶；水火刀枪全不怕，日落西山不见它。”

甲　哈哈，放屁。

乙　你才放屁哪！

甲　我说你这谜底是放屁。

乙　啊！我这谜底是放屁？合乎情理吗？

甲　当然合乎情理，你问哪。

乙　怎么叫“千里随身不恋家”？

甲　这个“千里随身”哪，就是个比方，不管走出去多远，它老跟着。“不恋家”哪？就是不想家。没听说屁还想家，你打这儿坐火车奔沈阳，刚出山海关，放了一个屁，这个屁呀，忽忽悠悠忽忽悠悠地回来了，到了你们家一敲门，你妈正做饭哪。“谁呀？”“屁回来了！”

乙　没听说过。“不贪酒饭不贪茶”？

甲　对呀。人吃饭，人喝茶，屁不吃也不喝。你们家几口儿？

乙　六口儿。

甲　多少钱进项？

乙　每月六七十元钱。

甲　够紧的吧，一个人再放仨屁，屁也吃也喝，你管得起吗？常言说“被家所累”，有说“被屁所累”的吗？

乙　没有。“水火刀枪全不怕”？

甲　更对了。给你一枪，你怕吗？

乙　怕。

甲　给你一刀哪？

乙　也怕。

甲　屁就不怕，多危险的地方它都敢去。“水火刀枪全不怕”。

乙　“日落西山不见它”？

甲　（被问住）日落西山……干什么日落西山哪，根本就看不见它，听其声，闻其味，未见其形，屁也！

乙　得了，你就别转了。你这个不对！

甲　不对，你也得给钱。

乙　不对凭什么给你钱哪?
甲　给你举个例子吧。比如说，你这谜底扣的是“石人”里的宝钗。
乙　不是宝钗。
甲　比方这么说，我一猜不是宝钗。
乙　是谁哪?
甲　是黛玉。你就说你那宝钗怎么怎么好，我说我这黛玉怎么怎么强。咱俩人得比呀，咱俩人一比较，通过大伙儿一评论，你这宝钗不如这黛玉，赶明儿就不能叫宝钗了，就得改成我这个黛玉。
乙　好好。
甲　再给你举个例子吧，你这谜底扣的是你嘴。
乙　不是我嘴。
甲　比方这么说。我一猜不是嘴。
乙　是什么哪?
甲　是痰桶。你就得说你的嘴怎么怎么好，我说我这痰桶怎么怎么强，咱俩得比较啊，通过咱俩一比较，大伙一评论，你这嘴不如我这痰桶，赶明儿你这嘴就不能叫嘴了……
乙　是啊，改痰桶了。
甲　打个比方。
乙　打比方我也不愿意听。
甲　您那个谜底不如我这放屁，你可得认输。
乙　那当然啦。
甲　那您说说，您这谜底是什么?
乙　我这个，是个人影儿。
甲　人影儿? 合乎情理吗?
乙　你问哪。
甲　怎么叫“千里随身不恋家”?
乙　人影嘛，不管你走到哪儿，它老跟着。
甲　老跟着?
乙　老跟着。
甲　要是阴天哪?
乙　阴天! 阴天不算。

甲　诸位，您看。多矫情！阴天不算。我那放屁下雨全算。

乙　得了，甭说你那放屁了。

甲　“不贪酒饭不贪茶”？

乙　人吃饭，人喝茶，人影不吃也不喝。

甲　“水火刀枪全不怕”？

乙　“水火刀枪”比喻那危险的地方，人影儿都敢去，这叫“水火刀枪全不怕”。

甲　“日落西山不见它”？

乙　赢你钱就赢这句上了。

甲　怎么？

乙　“日落西山不见它。”太阳一落，人影就没了。

甲　那月亮又出来了。

乙　灯底下也不算。

甲　您瞧，八百六十个不算。我那放屁什么全算。

乙　你那个不合乎情理。

甲　我认输了。这么着，我说一个你猜，你要猜上来，给你一块钱。猜不着，谁也甭给谁了，您看怎么样？

乙　那也好。

甲　你注意听着。“刺啦。”

乙　说呀！

甲　完了。

乙　完了！我费了半天劲，他“刺啦”就完了。打一个什么呀？

甲　打一吃物。

乙　哪位吃过“刺啦”呀？干脆，猜不着。

甲　告诉你，这是摊煎饼的。

乙　合乎情理吗？

甲　当然合乎情理。这是那铛，这是盛面的小罐子，左手拿着小勺，右手拿着小耙子，扰一勺面往铛上一倒，拿小耙子一划拉，“刺啦”！一张煎饼。

乙　嘿，摊张煎饼我就输五毛。您再说一个。

甲　又一个“刺啦”。

乙　还是不知道。
甲　又摊一张啊！
乙　啊！又摊一张啊，你这“刺啦”“刺啦”的，我输得起吗？
甲　你也糊涂啊，头一个“刺啦”是什么？
乙　摊煎饼的。
甲　第二个“刺啦”呢？
乙　还是摊煎饼的。
甲　你怎么不猜哪？
乙　对呀！我糊涂啦。你还敢说吗？
甲　当然敢说。
乙　你敢说，我就敢猜。
甲　听着，又一个“刺啦”。
乙　摊煎饼的。
甲　摊个鸡蛋。
乙　摊个鸡蛋哪！
甲　这么着吧，咱刚才说的都不算了，我再说一个，您看怎么样？
乙　好。
甲　（快说）“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乙　您说清楚点儿。
甲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乙　猜着了。
甲　什么？
乙　这是狮子会耍狮子的。
甲　合乎情理吗？
乙　你问哪？
甲　那怎么三头？
乙　狮子几个人耍呀！俩人耍。俩人俩真头，狮子一个假头，三头。
甲　六耳？
乙　有三头就有六耳呀，狮子俩耳朵，俩人四个耳朵，六耳。
甲　八条腿？
乙　狮子四条腿，俩人四条腿，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甲　一只眼？

乙　一只眼！您这个说错了吧？

甲　没错，就是一只眼，要不怎么赢你哪。

乙　猜不着。

甲　猜不着了，告诉你吧，这是老太太坐胶皮（即人力车）怀里还抱着个猫。

乙　跟我那个差不多呀。

甲　嘿嘿，差得多。

乙　那怎么叫三头？

甲　老太太一个头，猫一个头，拉车的一个头，三头。

乙　六耳？

甲　有三头就有六耳啊，老太太俩耳朵，猫俩耳朵，拉车的俩耳朵，六耳。

乙　八条腿？

甲　俩人四条腿，猫四条腿，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乙　一只眼？

甲　一只眼哪，这个老太太呀是个瞎老太太，猫是个瞎猫，拉车的一只眼。

乙　嘿，瞧这巧！

（张立林记）

对春联

甲　要说你们艺人还真有点儿学问。
乙　怎么看得出来呢?
甲　我听你们这大鼓词挺文明，里钩有不少学问呢。可相声就差点儿了!
乙　你还别看不起我们艺人，你要是真有学问，咱们联联句，怎么样?
甲　噢，咱俩人在这儿对一回对子，那可不行!
乙　怎么不行?
甲　回头我出个上联，您对不上下联来，显得我窝您，我不落这个。
乙　嘿!你准知道我对不上下联啊!
甲　您比我年长，我要把您气个好歹的，这也不合适呀!
乙　别说了!你不是怕我对不上下联吗?这么着，我出上联，您对下联，这回行了吧?
甲　哎呀!这当然要比我出上联要保险。不过，您得告诉我，今天都准备出哪儿副上联?
乙　干吗?
甲　我心里得有谱儿啊!
乙　噢，你那意思得出常见的，常说的，我的上联要是:“忠厚传家久。”
甲　我这下联是:“诗书继世长。”
乙　我出上联:“趁心生意源头活水。”
甲　我对:“得志经营锦上添花。”
乙　“买卖兴隆通四海。”

甲　“财源茂盛达三江。”

乙　“本固枝荣。”

甲　“根深叶茂。”

乙　“上天言好事。”

甲　“回宫降吉祥。”怎么样，对答如流吧?

乙　俗不可耐。就这个啊，俩字。

甲　合格。

乙　不算!

甲　白对了!

乙　这都是街面上常见的，谁对不上来啊? 咱得来点儿难的，深的，新鲜的。

甲　来点儿新鲜的行，可你要胡编也不算!

乙　我干吗胡编哪! 我也不拿绝句吓唬人，咱靠的是经多见广，胸有成竹，对起来得有个意思。

甲　那咱拉线儿瞧活，您就出题吧!

乙　这一说你还真是:“冰出于水寒于水。”

甲　您放心:“青出于蓝胜于蓝。”

乙　这是哪儿上的?

甲　荀子《劝学篇》，这就叫信手拈来，恰当巧妙。

乙　我这是:“室雅何须大。”

甲　我这是:“花香不在多。”

乙　“曾经沧海难为水。”

甲　“除却巫山不是云。”

乙　“春蚕到死丝方尽。”

甲　“蜡炬成灰泪始干。”

乙　“鲍鱼之肆迎面臭。”

甲　“芝兰之室扑鼻香。”

乙　谁香?

甲　谁臭?

乙　你哪点香?

甲　我哪点也不臭。

乙　我不是说你，你别杯弓蛇影。
甲　我不怕你说，何必欲盖弥彰！
乙　你这是拾毛栏的上河边——多余！
甲　你这是怀里揣马勺——盛心！
乙　还对哪！
甲　怎么样？
乙　这是小试锋芒，你再听这上联：“如曼倩化身滑稽梯突开通民智。”
甲　这怎么讲？
乙　曼倩就是东方朔，是古代的乐人，滑稽善辩，我们说相声的就好比是东方朔的化身。所以是“如曼倩化身滑稽梯突开通民智”。
甲　你听下联：“似凫西再生慷慨高歌醒世金铎。”
乙　这个下联好。
甲　这是说你们这唱大鼓的，好比是木皮散人贾凫西，说唱故事，打动人心。所以是“似凫西再生慷慨高歌醒世金铎”。
乙　有意思。咱来点雅俗共赏的。
甲　对，要俗不伤雅。
乙　那你听这个：“热面茶。”
甲　我对：“凉米汤。”
乙　我这热面茶可烫嘴。
甲　我这凉米汤可祛暑。
乙　再听这个：“粳米粥。”
甲　我对：“嘎巴菜。”
乙　怎么还有嘎巴菜啊！
甲　“粳米粥”是北京的，我这“嘎巴菜”是天津卫的。
乙　我这粳米粥可以放糖。
甲　我这嘎巴菜可以搁辣椒糊。
乙　嘿！你再听这个：“马牙枣。”
甲　我对：“羊角葱。”
乙　“马吃马牙枣。”
甲　“羊啃羊角葱。”咱别老在吃的上转！
乙　那在节气上找找。“一夜连双岁。”

甲　我对："五更分二年。"横批是："大年三十。"这有什么哪！你有新鲜的吗？

乙　你听这个："十五月半月不半。"

甲　怎么讲？

乙　农历每月十五，虽然是一个月过了一半，可是你看月亮是圆的，所以这叫"十五月半月不半"。

甲　嗯。听这个："二九年终年未终。"

乙　怎么讲？

甲　每年腊月三十儿是除夕，到二十九也就是年终了，可离三十儿还差一天，这叫"二九年终年未终"。

乙　那要赶上腊月是小建呢？

甲　……这不带小建！

乙　听这个："一夜五更半夜二更半。"

甲　我对："三秋八月中秋八月中。"

乙　"二月春分，八月秋分，昼夜不长不短。"

甲　"三年一闰，五年再闰，阴阳无错无差。"

乙　行啊！

甲　那还用说，这叫"虽不中而不远矣"！

乙　瞧这酸劲儿。还有哪！

甲　你拣好的说。

乙　"一大天中日月明良月为朗。"

甲　嚄！听着费解啊！

乙　这才难对呢！

甲　怎么？

乙　这是拆字：一大不是念天吗？日月为明，良字加一个月字念朗。用这仨字组成一联对子是"一大天中日月明良月为朗"。

甲　好！你听下联："山石岩前古木枯此木是柴。"

乙　怎么讲？

甲　山石念岩，古木念枯，上此下木念柴，这就叫"山石岩前古木枯此木是柴"。

乙　还真是合情合理，我这有天有日有月。

甲　我这有山有石有木。这就叫“虽不中不远矣”!

乙　又来啦!咱们拿北京地名说几副对子。

甲　地名也能对对子?

乙　那怎么不行?苏东坡说过:“天下无语不成对。”

甲　那您说吧!

乙　你听,“四川营儿”,有这地名吧?

甲　有,这怎么对啊!

乙　那就看你对北京地名熟不熟了!

甲　地名熟也不一定对得恰当啊,您的上联“四川营儿”,我对“陕西巷儿”。

乙　“一尺大街。”

甲　有这地方儿吗?

乙　有,就在杨梅竹斜街西头。

甲　我对“半截胡同”。

乙　在哪儿?

甲　菜市口。

乙　嗯。听这个:“镇江上坎儿。”

甲　我对:“苏州下坡儿。”

乙　我这仨地名合起来是个对子上联:“四川营一尺大街镇江上坎儿。”

甲　我这儿合起来是:“陕西巷半截胡同苏州下坡儿。”

乙　好,是个下联。你再听这个:“黑塔寺不见黑塔。”

甲　“白云观没有白云。”

乙　八里庄何足八里?”

甲　“三家店岂止三家。”

乙　“蚕池口养蜂夹道未见吐丝酿蜜。”

甲　“火把场喇嘛胡同怎能吹气冒烟。”

乙　“小王庄上梨栈南市三不管。”

甲　又改天津地名了。你听:“大红桥前鼓楼西开咸水沽。”

乙　行,行!真有两下子。

甲　还有好的吗?

乙　听这个："小老鼠偷吃热凉粉。"
甲　我对："短长虫缠绕矮高粱。"
乙　"汉瓦当文延年益寿。"
甲　"周铜盘铭富贵吉祥。"
乙　"道旁麻叶舒青掌，要甚要甚？"
甲　"池内荷花攒粉拳，打谁打谁？"
乙　"土城土环城成土。"
甲　"金镜金熔镜竟金。"
乙　"墨童磨墨墨溅墨童一馍墨。"
甲　"梅香添煤煤爆梅香两眉煤。"
乙　我这可有讲儿。
甲　我也能解。
乙　我这墨童是古代给念书的公子伴读的书童。
甲　我这梅香是跟小姐做伴的梅香。
乙　墨童一手研墨，一手擎着白面馍正想吃呢，一不小心，墨溅出来了，白面馍变成黑煤球了。所以是"墨童磨墨墨溅墨童一馍墨"。
甲　我这是梅香往火炉里添煤，煤里有爆煤，叭！爆起来的煤渣正崩到梅香的两道眼眉上，所以叫"梅香添煤煤爆梅香两眉煤"。
乙　这要爆到眼珠上怎么办？
甲　她戴着眼镜呢！这不能找真儿。
乙　咱们这回先解后对。我说一件事：我有个男孩，我叫他童子，他拿竹竿打落了院里梧桐树的桐子，他挺高兴。
甲　你说这个干吗？
乙　这就是一个对子上联："童子打桐子，桐子落，童子乐落。"
甲　我对下联也得先说个事。我这是我们街坊的一个小女孩儿，我管她叫丫头，她爱啃鸭子的头，可她又嫌咸。这就是你那对子的下联："丫头啃鸭头，鸭头咸，丫头嫌咸。"
乙　瞧这劲费的！
甲　你把压箱子底儿的拿出来。
乙　你再听这个："山羊上山山碰山羊角。"
甲　"水牛下水水漫水牛腰。"

乙　“犬行雪地梅花五。”
甲　“鸡踏霜桥竹叶三。”
乙　“鸡犬过霜桥，梅花衬竹叶。”
甲　“猴马行雪地，佛手配香橼。”
乙　“庭前种竹先生笋。”
甲　“庙后栽花长老枝。”
乙　我能改字。
甲　我也能改字。
乙　我这笋不是竹笋，是损坏的损。
甲　我这枝不是花枝，是知道的知。
乙　怎么讲呢?
甲　你先讲。
乙　有一个教书的先生，他给人家教家馆，庭院里有几棵嫩竹，先生老拿手晃悠它，一不留神，把人家的竹子损坏了！这么个“庭前种竹先生——损”。
甲　那位先生这么手碎啊！我这是一座和尚庙，小和尚爱养花，就在庙后一块地上栽了花，师兄把这事告诉长老，长老说，我已经知道了！这叫“庙后栽花长老——知”。
乙　这位长老倒好说话儿。“河内荷花和尚采去何人戴。”
甲　“市上柿子师傅买去是谁嘬。”
乙　嘬啊！
甲　喝糖罐儿嘛！你还有好的没有?
乙　听这个：“南大人向北征东讨西战。”
甲　“春掌柜卖夏布秋收冬藏。”
乙　我是：东西南北。
甲　我是：春夏秋冬。
乙　“学生看檐，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甲　这是怎么回事?
乙　小孩数房檐上的瓦。
甲　噢。我对：“先生算命，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
乙　“北雁南飞双翅东西扇上下。”

甲　“后车前辙两轮左右走高低。”

乙　我是：北雁往南飞。

甲　我是：后车走前辙。

乙　我是：双翅东西——

甲　我是：两轮左右——

乙　我这：扇上下——

甲　我这：走高低——高低即是上下，上下即是高低。这叫“虽不中不远矣”！

乙　又来啦！你先别得意，还有难的！“佛手献佛，佛伸佛手，佛拿佛手，佛喜爱佛手，佛夸佛手香。”

甲　这是对子还是绕口令啊？

乙　“绕口令”干吗？这都有讲儿啊！

甲　怎么个“佛手献佛？”

乙　我说的这佛，是西藏来的喇嘛活佛，我这佛手是水果店里卖的那种佛手。活佛接过来一闻清香无比，挺喜爱，这叫“佛手献佛，佛伸佛手，佛拿佛手，佛喜爱佛手，佛夸佛手香”。

甲　听下联：“鸡眼喂鸡，鸡睁鸡眼，鸡瞅鸡眼，鸡不吃鸡眼，鸡嫌鸡眼臭。”

乙　你这有讲儿吗？

甲　有啊！

乙　你这鸡眼是鸡的眼睛吗？

甲　拿鸡的眼睛喂鸡，那得多少只鸡啊！是修脚的修下来的鸡眼。

乙　好嘛！

甲　拿这种鸡眼喂鸡，鸡能满意吗？鸡这儿一睁眼，看看有什么吃的，拿嘴一鹐，嗐！臭的！这就叫“鸡眼喂鸡，鸡睁鸡眼，鸡瞅鸡眼，鸡不吃鸡眼，鸡嫌鸡眼臭”！

乙　干脆，咱再来一副绝对，你要能对上来，我就服你。

甲　我能对上来，就不算绝对！

乙　你别少年气盛，听着：“朱门酒肉臭。”

甲　“路有冻死骨。”这叫绝对啊！这是杜甫的诗。

乙　我知道，咱就把这两句的意思用到现在说一副对子。

甲　这可各别，您说上联。

乙　“阔大爷，上饭庄，花天酒地，猜拳行令，得意，得意得意!”

甲　我对“穷苦人，走河坝，愁眉苦脸，满腔悲愤，哎哟！哎哟哎哟!”

乙　这是干吗?

甲　扛大个儿!

（陈笑暇整理）

卖春联

甲　我念了二十多年书。

乙　书底儿够深的。

甲　念了二十多年书，吃亏的是学而未成。

乙　半途而废。

甲　做别的事就更不容易啦。

乙　这个年月谋不上。

甲　对啦。

乙　你干什么维持生活呢?

甲　就依仗着有圣人这个门路。

乙　是啊。

甲　对付着混碗饭吃。

乙　依靠什么职业?

甲　夏天卖卖扇面儿。

乙　也不错呀。

甲　写一面儿画一面儿，什么梅、兰、竹、菊。

乙　好啊。

甲　到冬天卖卖对联。

乙　过年时卖对子?

甲　收入个七万八万的凑合着花。

乙　你这话说得太大啦。

甲　怎么?

乙　卖对子能赚七万八万的，谁信哪，二十个铜子一副，横批带福字儿外搭“抬头见喜”。

甲　你说那是什么对子，那是街面上卖的。

乙　这对子是什么对子?

甲　我这对子有特别的地方。

乙　有什么特别的意思?

甲　你要是当官儿啦，到前清时代有门对儿——进入到民国时就没有啦——贴上我的对子，有人从门前一过，看见这副对子就知道你是什么官职。

乙　有这个好处?

甲　买卖铺子不用挂幌子，贴上我的对子就知道是卖什么的。

乙　作用不小啊。

甲　你们生意人贴我的对子更有好处。

乙　是啊?

甲　你们生意人爱赊账。

乙　对啦。

甲　有外债，短人家的钱，还不了啦，怎么办哪?五月节不给，支到八月节，八月节不给，支到节后，一直支到年根儿底下，推不过去啦。

乙　那是啊。

甲　人家堵着门口儿要钱，你这年怎么过吧?

乙　就怕这个事。

甲　你把我的对子贴上，账主子不但先不向你要钱，多少还能给你几块钱让你过年花。

乙　真有这个好处?

甲　什么话呢。

乙　那劳你驾，给我写一副对子吧。

甲　干什么?

乙　你给我挡挡账主子吧。

甲　你短人多少钱?

乙　五百多元。

甲　你的外债不少啊。

乙　不是我的外债。

甲　谁的?

乙　我爸爸的。

甲　噢……老头儿的。

乙　啊!

甲　你父亲短的钱?

乙　对啦。

甲　他还在不在啦?

乙　死啦。

甲　他死啦让你还债?

乙　我替他还。

甲　好吧。

乙　劳你驾。

甲　到年下你这么写:“父债未还皆因窄。”

乙　这是怎么个意思?

甲　子承父业，父债子还。

乙　皆因窄?

甲　没有钱还不了啦。

乙　下联儿呢?

甲　“成心要钱谁过年。”

乙　什么内容?

甲　你成心要钱我没有哇，咱俩就吵架，谁也过不好这个年。

乙　横批?

甲　“过年再说。”

乙　对啦，又支过去啦。

甲　也就是这个意思。

乙　不成，他要不走呢。

甲　不走，写一副厉害的准把他吓跑。

乙　有这好处，上联怎么写?

甲　“催马拧枪赛霸王之勇来讨债。”

乙　噢，真是要账的，下联是?

甲 “拼着死命用孔明之计不还钱。”

乙 太厉害啦，横批?

甲 “真得动刀。”

乙 不成，得求求人家才行呢。

甲 说点儿软话? “人家过年二上八下。”

乙 下联儿?

甲 “我除旧岁九外一中。”

乙 这个怎么讲解?

甲 告诉账主子，人家过年到三十儿晚上都包饺子。

乙 对呀。

甲 包饺子两个手指头在上边捏饺子边儿，八个手指头在下边托着，这就叫二上八下。

乙 下联儿呢?

甲 “我除旧岁九外一中。”你家过年吃不起包饺子，光吃窝头。

乙 九外一中怎么讲?

甲 做窝头时九个指头在外边团团儿，一个指头在中间钻眼儿，九外一中。

乙 横批?

甲 “穷死为止。”

乙 嘿! 你给说相声的来副对联。

甲 可以，“相貌品学歌古今酒色财气。”

乙 下联儿?

甲 “声音洪亮论高低真假虚实。”

乙 横批?

甲 “早晚喂狗。”

乙 没有好结果。你给坤角儿写一副对联儿。

甲 小姑娘?

乙 唱大鼓的。

甲 “穿红挂绿献千娇慢动朱唇调新韵。”

乙 下联儿?

甲 “着紫披蓝生百媚轻敲牙板唱欢歌。”

乙　横批？

甲　“老了完啦。”

乙　哟！怎么老了完啦？

甲　老了还唱个什么劲儿呀。

乙　对，牙都没啦还怎么唱啊。

甲　不能唱啦。

乙　你给演双簧的来副对子。

甲　“假说真学演成一个。”

乙　怎么个讲法？

甲　后边那个假说，前边的真学，“假说真学演成一个”，仿佛一个人似的。

乙　下联儿？

甲　“前演后唱喉咙两条。”

乙　这是什么意思？

甲　前边假唱后边的真唱，两个人唱，喉咙两条。

乙　横批？

甲　“不准放屁。”

乙　我知道，前边的一放屁后边的正闻着！

甲　就是嘛。

乙　你再给卖煎饼馃子的来副对联儿。

甲　卖煎饼馃子的也贴对联儿呀？

乙　大小是个买卖呀。

甲　可以，“铛圆面稀刮开大”，铛是圆的，面是稀的，刮开就大啦。

乙　下联儿？

甲　“葱多酱少卷上长。”

乙　横批？

甲　“越吃越短。”

乙　再吃没啦！你给唱戏的戏园子写一副。

甲　“学君臣学父子学夫妇学朋友汇千古忠孝节义细细看来漫道逢场作戏。”

乙　下联？

甲　“或富贵或贫穷或喜怒或哀乐将一时离合悲欢重重演出管叫拍案惊奇。”

乙　横批？

甲　“出来进去。”

乙　光出来不进去后台没人啦。给盐店来副对儿。

甲　“以水为本千里有源非私卖。”

乙　下联？

甲　“借土成形虽然纳税是官行。”

乙　横批？

甲　“盐是咸的。”

乙　废话，酸的是醋！你给茅房来一副对儿？

甲　行。“进门来龇牙咧嘴。”

乙　这是怎么回事？

甲　他找不到茅房啦憋得龇牙咧嘴。

乙　下联儿？

甲　“出户去展眼舒眉。”

乙　噢，拉痛快啦。

甲　任什么事没有转脸走啦。

乙　横批？

甲　“先拉后擦。”

乙　噢！你给变戏法的来一副对儿。

甲　“弹指亮手巧妙彩。”利落。

乙　下联儿？

甲　“搓揩摘掠果通神。”

乙　横批？

甲　“不变火车。”

乙　他拿不动嘛。你给班子行院来一副对儿。

甲　“更鼓初交淫情媚意千般乐。”

乙　下联？

甲　“鸡鸣三唱人离财散落场空。”一到明天什么也没有啦。

乙　横批？

甲　“没钱别去。”

乙　没钱干什么去呀?

（张寿臣　陶湘如唱片记录本）

寿比南山

甲　伙计。
乙　哎。
甲　你们说的这玩意儿有什么吉祥的话吗?
乙　有哇。
甲　吉祥的玩意儿有什么歌儿吗?
乙　念喜歌儿什么的。
甲　念喜歌你可念不过我呀。
乙　为什么?
甲　我有一段叫层层见一喜。
乙　什么叫层层见喜?
甲　层层见喜，就是由一至十，由十至百，由百至千，由千至万，哪一个字头都有几句吉祥话儿。
乙　是吗，都有几句吉祥话儿?
甲　对呀。
乙　比如说一哪?
甲　一团和气。
乙　二哪?
甲　二家平安，二仙传道，和合二仙。
乙　三哪?
甲　三阳开泰，三五成群，三教九流，三杯喜酒。
乙　四哪?

甲　四平八稳，四角齐全，事事如意，四季平安，一打牌呀抓四个红中，四个本门风，还有四个白板。

乙　你又要上啦，五哪?

甲　五是五仙过海。

乙　怎么是五仙过海? 是八仙过海。

甲　那三仙烩啦。

乙　烩三鲜哪?

甲　五福临门，五世同堂。

乙　六哪?

甲　六六顺溜，六国封相。

乙　七呢?

甲　七子八婿，妻财子禄。

乙　八呢?

甲　八杰成名，八仙祝寿。

乙　九呢?

甲　九子十成，九族同居。

乙　十哪?

甲　十全福禄。

乙　十一呢?

甲　十一到了我的房钱。

乙　说房钱干什么?

甲　十完了到百啦。

乙　就是一百啦。

甲　十至百嘛。

乙　要是一百呢?

甲　百辆盈门。

乙　百辆盈门?

甲　哎。

乙　一千呢?

甲　千祥云集，千仙祝寿。

乙　一万呢?

甲　万国来朝，万年富贵，万年不足。

乙　二万呢？

甲　二万再来个三万，叫一个四万，平和。

乙　你这儿又打上牌啦？

甲　就到一万，没有二万。还有四句吉祥话儿。

乙　什么吉祥话儿？

甲　家有千顷靠山河，父做高官子登科，堂上一呼阶下百喏，还要寿活二百多。

乙　这四句有什么讲？

甲　头一句：家有千顷靠山河，是良田千顷，靠山近河，旱涝保收。

乙　父做高官子登科呢？

甲　辈辈做官哪。

乙　堂上一呼阶下百喏呢？

甲　一呼百喏嘛，使奴唤婢，底下人多。

乙　还要寿活二百多呢？

甲　人要活二百多岁多好哇。

乙　寿数嘛。

甲　人间五福寿为源。

乙　是啊。

甲　想当年有个彭祖。

乙　彭祖怎么回事？

甲　彭祖寿活八百。

乙　好。

甲　彭祖八百为寿嘛。

乙　这寿数可够高的啦。

甲　还有比他寿高的。

乙　谁呀？

甲　你爷爷比彭祖寿数还高。

乙　怎么？

甲　你爷爷是祸害嘛。

乙　祸害？

甲　“祸害一千年”嘛。

乙　你别挨骂啦。

甲　你说这千寿高不高？

乙　高啊。

甲　想当初清朝乾隆年间有一位高寿的。

乙　是呀？

甲　乾隆是高宗皇帝呀。

乙　是啊。

甲　乾隆下江南的时候，在江南遇到一位高寿的。

乙　这位多高？

甲　这位老者寿高一百四十一岁。

乙　啊？

甲　这可不是瞎说。

乙　是吗？

甲　乾隆爷给留下了一副寿联哪。

乙　还给留下一副对子？

甲　到现在我还记着上边的词儿哪。

乙　上联是什么词儿？

甲　上下联是双关语，暗含着一百四十一岁。

乙　暗含着内容。

甲　上联是“花甲重周外有三七岁月”。

乙　下联是？

甲　“古稀双度内多一个春秋。”

乙　这怎么是一百四十一岁？

甲　花甲重周，花甲是六十岁，六十花甲子嘛。重周就是两个花甲，一个花甲是六十岁，两个花甲，就是一百二十岁。

乙　外有三七岁月？

甲　三七，二十一，一百二十岁再加二十一岁，是一百四十一岁。

乙　对，下联怎么讲？

甲　下联是“古稀双度内多一个春秋”，人生七十古来稀，一个古稀是七十岁，古稀双度，是两个古稀，两个古稀是一百四十岁。内多一

个春秋，是一岁，一共是一百四十一岁。

乙　真有才学。

甲　在民国时代，我还见到一位高寿的。

乙　在什么地方?

甲　在奉天有个宽甸县。

乙　他叫什么名字?

甲　这位老者姓阮，叫阮国栋。到奉天凡是照相馆门外都挂他的大照片做招牌。

乙　你看见过?

甲　我不但看到过相片，我这人好奇，我还到宽甸县去了一趟。见到这位老者本人啦。

乙　见过这位?

甲　这位老者鬓发皆白，耳不聋，眼不花，腰板不塌，留着小辫儿。

乙　还有小辫儿?

甲　没剪发，扎着红头绳。

乙　怎么这么大年岁还扎红头绳?

甲　要不怎么瞧着新鲜呢。我问他:“这位老者您今年高寿啦?”

乙　他怎么说的?

甲　“我今年还小呢，一百六十五岁。”

乙　一百六十五岁还小啊?

甲　“你一百六十五岁怎么还扎红头绳呢?”

乙　他说什么?

甲　“我不愿意扎这样的小辫儿，这是我娘给我扎的。”

乙　还有老太太?

甲　还有老太太。我说:“您这位是继母吧?”他说是生母。

乙　生母?

甲　“您的老太太高寿啦?”

乙　老母亲多大岁数?

甲　“一百九十七岁。”

乙　一百九十七岁?

甲　他一百六十五岁，他娘一百九十七岁。娘俩差三十多岁。

乙　差三十二岁。

甲　他还不是头生儿，还有仨哥哥。

乙　还有哥哥？

甲　我说：“您老母亲真是神仙哪！”

乙　真是神仙啦。

甲　我说：“您把我带到您府上去。”

乙　干吗？

甲　见了老太太我得行个礼，回到北京我好讲古哇。看见神仙啦，二百来岁的高龄人嘛。

乙　是。

甲　一百九十七岁的人谁见过呀！

乙　没见过。

甲　老头儿说：“你来得不凑巧。”

乙　怎么啦？”

甲　“我娘不在家。”

乙　到哪儿去啦？

甲　“给我姥姥拜寿去啦！”

乙　哟！

甲　还有姥姥哪！我问：“您姥姥高寿啦？”

乙　嗯？

甲　“二百五十六。”

乙　二百五十六？

甲　我说：“你姥姥吃亏没和呢，再下二十和就满贯啦。”

乙　别挨骂啦。

（张寿臣　陶湘如演出稿）

歪讲《三字经》

甲　您念过《三字经》，我跟您领教一句。

乙　哪句？

甲　《三字经》有句“抽五袋，皆有油”怎么讲？

乙　什么您哪？您说什么？

甲　“抽五袋，皆有油。”

乙　没听说过。倒是有一句，您念错了。

甲　我怎么念错了？

乙　“称五代，皆有由。”您怎么没念错？

甲　什么五袋？

乙　“称五代，皆有由”啊。

甲　“称五代”？哈哈哈！哎呀，好好，别抬杠。“称五代”。您这书怎么念的？

乙　干什么冷笑热哈哈的，我念错了怎么的？

甲　怎么没错呀？

乙　啊，我们老师就这么教给我的。

甲　唉（点头儿咂嘴）！这就不怨你喽，怨你们老师不高明。

乙　我们老师怎么不高明？我们老师是举人。

甲　举人？好，力气不小，能把人举起来，练武术好了。

乙　什么练武术？我们老师一榜。

甲　把你教糊涂了。“称五代”怎么写呀？

乙　我说得出来就写得出来。禾木旁，这边儿一个尔字。

甲　这字念什么？
乙　念称呀。
甲　不错，我也知道念称。
乙　你既知道念称，为什么还“抽五代”？
甲　你不懂中国汉文。念称分什么地方用，搁到别处念称，搁到这儿念抽。
乙　搁哪儿也不念抽，也得念称。
甲　不能改？好。我给你举个例子。
乙　什么例子？
甲　拿别的书给你举，你也没念过。就打《三字经》上说。
乙　《三字经》哪句？
甲　《三字经》有句“寓褒贬”，下句哪？
乙　“别善恶（è）。”
甲　对，恶字怎么写？
乙　上边儿一个亚字，底下一个心字。
甲　好，对。还没出《三字经》，有一句“爱恶（wù）欲”。
乙　知道。“爱恶欲，七情具”嘛。
甲　你也别往下背，我问你，恶（wù）字怎么写？
乙　恶(wù）字也是上边儿一个亚字，下边儿一个心字。
甲　它怎么念恶（wù)了，不念恶（è）了？
乙　老师在恶(è)字上发个圈儿，就念恶(wù)了。
甲　噢，哈哈哈，发个圈儿！你是干什么的？
乙　我是说相声的。
甲　说字怎么写？
乙　说字，言字旁，一个兑字。
甲　这字念什么？
乙　说呀！
甲　《三字经》:“逞干戈，尚游说（shuì)”哪？
乙　那可不能念说（shuō）了，念说（shuì)。“尚游说（shuì)”嘛。
甲　你怎么不说（shuō）了，又说（shuì）了。
乙　“尚游说（shuì)”那个说（shuì）也得发圈儿。

甲　这称也得发圈儿。

乙　您这圈儿往哪儿发呀？！一字分五音，发圈儿在四个犄角儿。

甲　称也是五音哪，称、成、逞、秤、抽。

乙　您这抽，往哪个犄角儿发？

甲　哪个犄角儿？发个大圈把字圈里头。

乙　我没见过。

甲　还抬杠，还抬杠！《论语》念过吗？

乙　念过。

甲　好，我再领教您一句。

乙　哪句？

甲　子曰：“学而时习之……”是不亦说（shuō）乎？是不亦说（shuì）乎？

乙　没那么念的。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yuè）乎！”

甲　说（yuè）字怎么写？

乙　也是言字旁一个兑字。

甲　噢，怎么不说（shuō）了，不说(shuì）了，又说（yuè）了哪？

乙　告诉你，让你长见识，古时字少，这是朱子借用的。

甲　朱子是谁？

乙　宋儒朱熹朱夫子，他老先生借用。

甲　就许朱熹借用？

乙　啊。

甲　不许我借用？

乙　你没那资格。

甲　你是看不起我。我就念“抽五袋，皆有油”，你那个没讲儿。

乙　我怎么没讲儿呀。这《三字经》是一本小纲鉴。这一句“称五代，皆有由”是唐宋之间有五代皇朝：梁、唐、晋、汉、周，梁、唐、晋、汉、周称五代。皆有根由。

甲　哈哈哈！哈哈哈！大谬，大谬！还得说“抽五袋”。

乙　你那个怎么讲？

甲　固然有讲喽！圣人是山东人，山东人都爱抽旱烟袋。

乙　这碍着烟袋什么了？

甲　告诉你呀，旱烟哪，抽一袋，抽两袋，连着抽，抽了五袋了。“皆有

油”哪？皆按都字讲，抽五袋，杆里都有了油子了，这叫“抽五袋，皆有油”。

乙　噢，哼，抽五袋有油子了，要抽六袋哪？

甲　六袋？油子太多了，再抽就闹一嘴油子，就得甩甩。

乙　要不甩哪？

甲　那油子太多，杆儿就蹩裂了。

乙　抽四袋不抽了，不就完了吗？！

甲　不抽？不过瘾哪。抽四袋还得饶根儿烟卷儿，还合五袋的数儿。

乙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甲　唉，别抬杠，这不怨你。

乙　怨谁呀？

甲　怨你们家大人。

乙　我们家大人又怎么了？

甲　他给你买书的时候省了钱了。

乙　要是不省钱哪？

甲　多花钱，买带小字儿的，小字儿那儿批着哪。

乙　批什么了？

甲　“抽五袋，皆有油。抽六袋，蹩裂杆儿。抽四袋，加烟卷儿。”

乙　都合辙，您这都是什么呀？！

甲　《三字经》呀。

乙　《三字经》哪儿有这个？

甲　这么说，您那《三字经》跟我那《三字经》不一样。

乙　那有什么不一样，都是十七史的小纲鉴，“人之初，性本善”，有什么不一样的？

甲　不一样不是？

乙　那您那《三字经》是什么？

甲　可也是“人之初，性本善”这样的句子，都不挨着。

乙　那不挨着怎么念？

甲　我这不是十七史纲鉴，我这是一段新闻故事。

乙　那么，您这是哪儿的事？

甲　我这是山海关外头的事，山海关外头有个连山车站。

乙　怎么跑山海关外头去了?

甲　有没有?

乙　有啊。

甲　“有连山”头一句。

乙　噢，没念过，不但没念过，这连山我也没去过。

甲　你哪儿知道，你回家问问你爸爸。

乙　我问他干吗?

甲　他去过。

乙　什么时候去过?

甲　日本降服。你爸爸跟伪满洲国有点儿关系，沈阳那边儿找你爸爸找的很紧，你爸爸在连山那儿藏了一年多。

乙　没有啊?

甲　什么没有，你念过《三字经》吗?

乙　念过。

甲　“有连山”底下是什么?

乙　“有连山，有归藏。”

甲　这不对了吗，你爸爸在那藏了一年多。

乙　我爸爸是龟呀!

甲　“有连山”那儿住着一位任大爷。

乙　任大爷，谁?

甲　叫“人之初”。

乙　噢，“人之初”就是任大爷，这个倒得打听打听，您往下说说。

甲　他们亲哥俩儿。大爷叫“人之初”;“人之初”兄弟叫“人之伦”。

乙　您这个不对。

甲　怎么不对?

乙　“人之初”跟“人之伦”是亲哥俩吧?为什么“人之初”在头一篇头一行头一句。“人之伦”离着四五篇哪，既是亲哥俩儿，他为什么不挨着哪?

甲　噢，亲哥俩儿就得挨着。

乙　那一定。

甲　好好，你们哥儿个?

乙　我们就哥俩儿。

甲　你有哥哥有兄弟?

乙　我有哥哥。

甲　你哥哥也说相声吗?

乙　我哥哥是厨师傅。

甲　现在在哪儿做事?

乙　在上海。

甲　你怎么在这儿? 为什么你们俩不挨着?

乙　我们行业不一样。

甲　这不完了嘛。行业不一样。你们俩挨着吃谁去! 他们哥俩儿也是行业不一样，“人之初”是政界人，做官的。

乙　做什么官?

甲　“著六官”。

乙　不错，有这么一句。“人之伦”呢?

甲　“人之伦”要落道，落道人。

乙　《三字经》哪儿有落道人哪?

甲　落道人就是混混儿。

乙　《三字经》哪有混混儿?

甲　《三字经》有句“南北混”，就是落道人。

乙　那“南北混”怎么叫落道人哪?

甲　他没有相当职业，也许在南边儿混，也许在北边儿混，故此叫“南北混”。

乙　噢，这叫“南北混”。就许在南边儿、北边儿混，他不许在东边儿、西边儿混?

甲　东西短人钱，混不开。我讲就得依着我，你还别跟着我搅，我说了算。

乙　好，随你糟吧!

甲　“人之初”的太太呀是“嬴秦氏”，“人之伦”太太是“有左氏”。

乙　噢。

甲　“人之初”跟前一个少爷叫“人所同”，“人之伦”跟前的儿子“人所食”，大所、二所亲叔伯哥俩儿。

乙　这都哪儿的事！

甲　“人之初”好交友，拜了一盟把兄弟，哥仨，大爷姓习。

乙　叫什么呀？

甲　叫“习相远”，二爷姓窦叫“窦燕山”。

乙　“窦燕山”跟“人之初”是把兄弟！“窦燕山”干什么的？

甲　庄稼人，种地的。

乙　种多少地？

甲　地不少。方近左右都是他们的。

乙　方近左右倒是多少地？

甲　要不怎么叫“窦燕山，有义方”哪！

乙　啊，“有义方”是种一方的地。

甲　“窦燕山”好造化，跟前六个儿子。

乙　算了，别讲了。这句我可知道，“窦燕山”有五个儿子。

甲　你怎么知道？

乙　“燕山五桂”嘛。

甲　对，这对。“燕山五桂”是五个儿子。

乙　那你怎么说六个？

甲　他先是五子，这五个都大了，又来个“长幼序”，年长了又续了个老生子，一共六个。

乙　“长幼序”是“窦燕山”又来了个老儿子！都叫什么名字？

甲　先那五个呀，叫大扬、二扬、三扬、四扬、五扬。

乙　这怎么讲？

甲　要怎么叫“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哪！

乙　那么他这个老儿子叫什么呢？

甲　叫融儿。

乙　多大了？

甲　四岁了。

乙　怎么单四岁了？

甲　“融四岁”嘛！

乙　有这句。

甲　你可别瞧四岁小孩儿，有出息。见人规矩，有大有小的。吃什么

东西都要让让。哪（nǎ）么买个梨吃哪，在外头先不吃，拿回家来，让完了才吃。

乙　这是干吗？

甲　要不怎么叫“融四岁，能让梨”哪！

乙　噢，那么他要吃香蕉？

甲　那叫“融四岁，能……”他不吃香蕉！没告诉你吗，我说了算，你别搅和。给少爷请个教书的，请专馆教几个小孩儿念书。

乙　先生哪位？

甲　先生姓金，叫“金满籯”。好学问。

乙　在哪儿请来的？

甲　不在本地。

乙　在哪儿？

甲　在“终战国”。

乙　“终战国”离这儿多远？

甲　离这儿远了！旱路不通，得坐船，坐“十八传”，还得赶上顺风。

乙　什么顺风？

甲　“曰国风”。得走“四百年”才到“终于献”。

乙　那就别去了！

甲　一去“四百年”，回来“四百年”，一共“八百载”，非请这位先生不成。

乙　您算了吧，一共“八百载”，谁有这么长的阳寿？

甲　坐飞机去，来回六个钟头。

乙　这《三字经》里还有飞机？

甲　怎么没有？“创国基”。

乙　“创国基”是飞机呀！

甲　把先生接来了，学生们拜老师，老师给他们上课。

乙　都念什么书呀？是历史是语文呀？

甲　那时候不念这个书，全是老书。

乙　老书？《三字经》有吗？

甲　有，“小学终，至四书，作大学，作中庸，论语者，二十篇，孟子者，七篇止”。学生不少，“窦燕山”一家就六位：“人之初”少爷叔伯哥俩

儿“人所同”、“人所食”，街坊把“群弟子”也送来了。先生教了五年，“人之初”的少爷“人所同”把书念完了。有一天“窦燕山”看“人之初”去了。

乙　干吗去了?

甲　要给“人之初”的少爷“人所同”保一门亲事。

乙　女方在哪儿住?

甲　女方住在“彼既成”。有个彼员外叫“彼既老”，“彼既老”的太太叫“彼既仕”，跟前有个姑娘叫“彼女子”。

乙　嘿！比到一块了!

甲　“彼女子”好啊，这个姑娘“且聪敏”，两家门当户对，小夫妻年貌相当。“人之初”两口子挺喜欢，过了两天，把姑娘八字帖拿来，快合婚。

乙　上哪儿合婚去?

甲　北马路。

乙　《三字经》有北马路吗?

甲　北马路没写着，北马路有个绸缎店书上写着了。

乙　绸缎店什么字号?

甲　字号叫“三易详”(谐音三义祥)。

乙　绸缎店带合婚?

甲　绸缎店不合婚。绸缎店门口儿有个卦摊儿：周易卦。

乙　怎么总得“周易卦”?

甲　“有周易”嘛!

乙　对，紧挨着“三易详”。

甲　先生姓赵，赵先生。

乙　赵先生叫什么名字?

甲　名字叫“赵中令”。

乙　噢，“赵中令”是摆卦摊儿的?

甲　任大奶奶“嬴秦氏”把八字帖往那一搁，先生看了看，拿出一本书来。

乙　什么书呀?

甲　这本书叫“彼无书”。

乙　怎么叫“彼无书”哪？

甲　彼按他字讲，他人没有这部书。一查“日月星”，一对“梁陈承”，先生说：“好，大喜大喜，上等婚！”任大奶奶掏出一把“光于前（钱）”，先生接过来“裕于后”。

乙　“裕于后”怎么讲？

甲　先生后边儿有个小钱柜。

乙　这个巧！

甲　赶紧放定。

乙　什么定礼呀？

甲　两对镯子做定礼。

乙　什么镯子？

甲　一对“犹苦卓”，一对“玉不琢”。

乙　“玉不琢”是玉的喽。

甲　玉的得好好拿着，掉地下就“不成器”了。

乙　摔了还成器！

甲　放定得去两位本家儿，大奶奶“嬴秦氏”她得亲身去，又请一位老太太。

乙　请谁？

甲　请的“习相远”的二大妈。

乙　“习相远”的二大妈是谁呀？

甲　“昔孟母”嘛！

乙　你瞧这凑合劲儿！

甲　老娘俩儿出了大门口就上了“周辙东”。

乙　这车为什么叫“周辙东”呀？

甲　这辆车净在马路东边儿走，叫“周辙东”。

乙　马路西边儿不许走？

甲　马路西边儿电车道，碰着你负责？

乙　我管不着！

甲　赶车的姓王。

乙　叫什么名字？

甲　叫王纲。

乙　王纲俩字呀?

甲　是啊,“周辙东”这个骡予性太大,这个王纲是个生手,不敢撒手这个骡子,老得使劲坠着它。

乙　这是干吗?

甲　你瞧,要怎么叫“周辙东”,“王纲坠”哪!

乙　“王纲坠”是揪骡子?你爱说什么说什么吧!

甲　放小定,放大定,通信过礼,择好日子,搭棚办事,“人之初”要娶少奶奶。

乙　搭什么棚?

甲　搭了一座“友与朋”。

乙　怎么叫“友与朋”?

甲　亲友多少都坐得开,有富余。门口儿亮轿子,两顶轿子一红一绿。

乙　什么轿子?

甲　一顶“养不教”,一顶“苟不教”。

乙　这都什么呀!

甲　账房有二位先生,一位正账,一位帮账,上年纪的梁灏正账。

乙　上年纪的梁灏是谁?

甲　姓梁上年纪了,又咳嗽又喘,身体很虚弱,“若梁灏”嘛!

乙　那一位哪?

甲　那位姓苏。

乙　叫什么名字?

甲　叫“苏老泉”。

乙　这是谁?

甲　苏老泉你会不认得?天津名人。

乙　天津名人?是谁?

甲　东马路正骨科苏少泉他哥哥。

乙　这都是哪儿的事!

甲　厨房三位大师傅。

乙　这三位都是谁?

甲　这三位:诗师傅、既师傅、亡师傅。

乙　干吗单用这三位?

甲　“诗既亡”嘛!

乙　一定有能耐吧?

甲　能耐大，脾气还大。

乙　什么脾气?

甲　他们非得“春秋作”。

乙　干吗单“春秋作”?

甲　“诗既亡，春秋作”嘛!

乙　要是冬夏哪?

甲　冬夏真冷真热不干活儿。

乙　多给钱成不成?

甲　不能依着你。多给钱，手上长疥做不了。

乙　这么大脾气，谁找他们?

甲　东门里包办酒席处掌柜的找的。

乙　酒席处掌柜的是谁?

甲　姓香，叫“香九龄”。

乙　有什么能耐?

甲　他“能温席”。

乙　怎么叫“能温席”?

甲　这席上的菜凉了，他能给温热乎了，要不怎么叫“香九龄，能温席”哪!

乙　会热折箩!就这能耐。

甲　到日子这天，“人之初”是政界人，认识人多;“人之伦”交际人，联系最宽。送礼亲友，拥挤不动。真叫高朋满座，胜友如云。账房二位先生忙了，您算，“苏老泉”哪，拿起笔来就写了个“二十七”。

乙　怎么单写“二十七”?

甲　要不怎么有句“苏老泉，二十七”哪。由打一号写到二十七号。点根儿烟卷儿休息休息，人位太多呀，“若梁灏”拿起笔来了。

乙　那甭说了，写到了“八十二”呀。

甲　嘿!真聪明，孺子可教也!

乙　得了，你就别转了。

甲　冲你这聪明，索性多教给你点儿。

乙　行了，我跟你学，越学越糊涂。

甲　大家一入座。“北元魏，分东西”。大家一喝“最长久”，窦燕山入席。人之初谢大宾：“您想几个菜。”窦燕山说：“够吃的，不用添菜。”人之初说：“没别的，二哥，您得赏脸。”香九龄说：“您想个菜。”窦燕山说：“给我来个汤羊。”香九龄说：“汤羊没预备，现做来不及。‘有荀扬’。”窦燕山说：“‘有荀扬’好，来个母羊。”“母羊没有，‘有公羊’。”

乙　这都哪儿的事！

甲　“来个糖溜鸭。”“鸭子得给您取去，这儿还有两只大雁。”“‘唐列晏’也将就。”

乙　我都没吃过这个菜。

甲　“把这凉碟熏鸡搁点儿菜花给我热热。”

乙　这什么菜？

甲　“蔡文姬”。

乙　好，随你糟吧！

甲　大家划拳行令，大家一高兴，把时间吃过了。

乙　这顿饭得吃半天。

甲　半天还算多？

乙　吃了多长时间？

甲　由打“曰春夏”直吃到“曰秋冬”。

乙　吃了一年哪？

甲　席散了，“香九龄”把账条送来了。吃东西太多了，到账房算账：“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一万多！

乙　嗬！

甲　一万多，有了钱啦！算不清了。人之初说：“你讹人！”香九龄说：“哪能讹人，您吃了一年了。”人之初说：“你胡说八道，拿片子把他送衙门！”

乙　官僚派！

甲　“人之初”有势力，送到衙门不容分说，按那儿就打。打二百板子。

乙　没好人走的道儿了，什么道理！

甲　没打到二百，打了十七板子，“香九龄”就拉了屎了。

乙　这是哪句呀?

甲　“十七史”嘛!

（田立禾记　张立林整理）

拉洋片

甲　中国的剧种很多，别说剧，就是唱曲也分九腔十八调，不在九腔十八调的还有。

乙　全什么不在?

甲　有那么一路拉洋片就不在九腔十八调。

乙　拉洋片？唱出来什么味儿?

甲　拉洋片也分多少样，有西湖景，有片车，有元宝盒，有水套子，余外有丈画八大片。八大片是十二片，后边有四片变景，观客瞧十二片，小孩儿后边不看。画功一丈七八一张，围着布帐子，二十四个镜头，镜头前边儿摆一溜儿小凳子，这边儿摆个锣鼓三件儿，唱的主儿蹬着高凳子，一边儿打家伙一边儿唱。要赶个外集外庙，锣鼓一响，围一堆人，里三层外三层，风雨不透。唱出来好听。

乙　唱的什么调哪?

甲　我学学您听。呛，呛，起不楞楞呛。

乙　先打家伙。

甲　（唱）往里瞧，

又一片，

十冬腊月三九天，

大雪不住纷纷下，

楼台殿阁被雪漫，

平地下雪三尺厚，

走到深处能把人漫。

十天半个月都没化净啊，
哎，大雪屯门过新年哪，哎。

乙 唱得还真好。

甲 这段儿叫《雪景》，还有一段儿叫《小拜年》，唱出来幽默，有意思。

乙 您再给学学。

甲 （唱）往里瞧，
看个仔细，
二姑爷拜年来到家里，
叩罢仨头忙站起。
慌忙摆上一桌席，
二姑娘过来开言道，
开言有语叫女婿：
吃点儿吧，喝点儿吧，
没有外人自己家里。
要吃肥的牛羊肉，
要吃瘦的炸里脊，
黄花木耳炒海带。
哩哩啦啦拌粉皮。
整个螃蟹扒个盖，
弯着腰的大虾米，
七个窟窿的那叫白花藕，
哎，不嫌扎嘴你就吃块鱼。

乙 唱得真不错。多少钱一位哪?

甲 提不到卖票，站那儿看，连听带看不要钱。

乙 不要钱？他吃什么呀?

甲 站着看不要钱，就等有人往板凳上坐，坐在那儿瞧，一分钱。

乙 不贵呀，才一分钱。

甲 你别看一分钱，一个人领头儿一坐哪，二十三位也坐齐了。连打家伙带唱，一片一片的放，一片一片的往上拉，这就两角四。站着有五百位，跟着影儿全瞧，一个钟头人走了，人又围上了，又瞧。一天人拥挤不动，算在一块儿好几十块。

乙　挣项不少啊。

甲　可也有这时候，人是拥挤不动，全在那儿站着听，一位往那儿坐的没有。

乙　那没办法，拾掇拾掇走吧。

甲　走？十来个人的挑费，走了吃什么哪？

乙　那有什么主意呀？人家全不瞧啊。

甲　那就全凭他的能耐了。

乙　他有什么能耐？

甲　唱的主儿先不唱，单有一个伙计过来让座儿。

乙　让座儿算什么能耐呀！

甲　嗬，这能耐大了，学唱有个十天半个月就会了，让座儿就许有个三年五年学不出来。

乙　让座儿有什么难的？

甲　难大了，让这头一位没费话，这位坐这儿瞧你再往下让，全瞧。头一位一让一摇头不瞧。

乙　往下让。

甲　不能往下让了，有头一位不瞧，往下一让全蹓住了，一个瞧的没有。

乙　那有什么办法哪？

甲　就凭这两行伶俐齿，三寸不烂舌，你有来言，他有去语，见什么人说什么话，你有千招变化，他有一定之规，你怎么来他怎么挡，你怎么躲他怎么截，瞧也得瞧，不瞧也得瞧，说什么你也得瞧。

乙　（冷笑，摆手）没那个事，您这话说得太武断。他是没遇见死心眼儿的人，他要遇见一把死拿的那个，你说破了嘴，他不瞧。又有什么主意？

甲　你看，怎么叫生意哪？无论你什么人，他说的话老迎着你，你不能不瞧。

乙　（咂嘴，摇头）这话我就不信，我也没遇见过这事儿，要遇见，说什么我也不瞧。

甲　你不瞧？好比我是那个拉洋片的，这儿也没有洋片，做比成样这儿有洋片，你在旁边儿站着，我过去一让你，你就得瞧。

乙　我死心眼，我不瞧。

甲　你多死心眼儿，你也得瞧，他说出话来软硬全有，你不能不瞧。

乙　我不瞧。别说你假的，真摆上洋片，我也不瞧。

甲　好了，咱试试吧（搭桌子）。

乙　这干什么呀?

甲　这就好比洋片那镜头。

乙　瞎闹，这不是瞎闹嘛。

甲　（倒口）得了，得了。天也不早了，人也不少了。紧打家伙当不了唱，烧热的锅台当不了炕。有人就问，你们这是干么的?

乙　谁问他了。

甲　我这是西湖十景八大片，后头还有四个变片，一共是十二片。您说，唱了半天，请的人位也不少，就请一位引路的财神，诸位站着也累得慌，这里有凳子，各位请坐。隔着镜头，往里看一看。连打哈哈带凑个趣儿，花钱不多，看遍了全景。那位说，要多少钱哪?一碗茶钱用不了。一只铜钱使不了，一分钱。你看连说带唱，好几百块钱的本钱。来吧诸位，哪位做个人中的领袖，将中的魁元，引路的财神?

乙　瞧这生意口。

甲　哪位过来领个头儿，做个引路财神?

乙　电影全看腻了，谁还看这个。

甲　没人坐下，我看诸位这是拘住了。我有主意。

乙　你有什么主意?也就拾掇拾掇走。

甲　什么主意?我过去让让座去（加重语气）。我让到他跟前，他过来一瞧，这是两全齐美呀!

乙　人家要是不瞧哪，你有什么办法?

甲　我要是让到他跟前，他要说不瞧，可犯了我的怪脾气儿，我就打。

乙　什么?打!哈哈，你要造反!你当着在漫荒野地哪?这个地方你看有人揍你没人揍你!今天瞧个热闹。

甲　拿什么打呀?（拿扇子）就这个玩意儿。

乙　我倒瞧个水落石出。

甲　要发财打这边儿来。

乙　瞧着，让谁谁揍他。
甲　这儿位全没带着钱哪。
乙　有钱你也不敢让，你是怕挨揍。
甲　这儿位全是老街坊。
乙　谁跟你是老街坊？谁认得你？拉这个近。
甲　（看乙）财神爷在这里哪。
乙　你怎么单让我呀？
甲　就是你有钱。
乙　钱是有，分怎么花。我得问问去，什么玩意儿啊？
甲　西湖十景大洋片，这是一个画工。
乙　西湖十景大洋片，这玩意儿好啊。
甲　你老捧场。
乙　成，这个玩意儿我打头年就想着……
甲　瞧。
乙　不瞧。
甲　这玩意儿与众不同，画工多么精细，后头还有四片，打个哈哈凑个趣儿，连说带唱，上有天棚，下有凳子，算一块儿八百多块钱的本钱，十来个伙计，连说带唱，真正拿银碗讨饭吃。也不是三百三，六百六，人家花得起，咱们花不起。一摸兜就有了。你老做个人中领袖，将中魁元，您领头儿一坐，跟着影儿全坐下了，小哥儿几个吃了饱饭念您的好处。这叫一枝不动百枝不摇。来吧您哪，请坐，连瞧玩意儿带帮忙。
乙　说了半天多少钱哪？
甲　一分钱。
乙　嘿（伸大指）！好啊，我当着多少钱哪，敢情才一分钱哪。
甲　瞧。
乙　不瞧。
甲　得了，一分钱算不了么，你老交个无知的朋友，花一分钱帮我们小哥儿几个的忙，再说你老这个人是个外场的朋友，家里打车，外头合辙。您是南走一千，北走八百。
乙　你把我发哪儿去？

甲　金胳膊银手，花了还有。

乙　好说，兔儿爷。

甲　一分钱的事由儿，不是大骡子也不是大马，你也不是三枪打不透的。

乙　好说，野猫。

甲　交个无知的朋友。光棍话好说，贩子马好买。你绝不能拿一个钱攥出团粉来。

乙　得了，得了，老乡。你这些话全白费了，这话我全懂，我也知道你们好几个人，棚帐的支着，住店要店钱，吃饭要饭钱。

甲　你老多圣明。

乙　一分钱也不多，一块钱我也帮你的忙啊。

甲　太够朋友了。

乙　无奈一节，家有万贯，也有一时不便，我没带钱，这还有什么说的。这不是全挡上了吗？

甲　对呀，家有万贯，也有一时不便，出来慌疏没带钱。

乙　这不对了嘛！

甲　可有一节呀，阴天下雨不知道，腰里有钱没钱不知道吗？既在江边站，就有望景心。

乙　我在江边站，不是望景；我要跳河，你管得着吗？我没钱哪，这不犯法呀！我在哪儿呆着也不犯法呀。

甲　别着急，我也没说你犯法呀，这是玩笑场，钱在头里，人在后头，你在我这儿站着没钱不要紧哪，你要碰了砂锅挑子没钱怎么办哪？

乙　你少说闲话！碰砂锅挑子，我拿我这大褂赔。你还扒衣裳怎么着？

甲　别着急，千人瞧，万人看，你老是个外场人，我跟你费了半天话，谁知道你老腰里没带钱哪。可是这么一来呀，你老也不好看，生意人也不好瞧，我要请你老吃饭喝酒，我可请不起，不用说请你吃饭喝酒，井台儿上陪着你老喝碗凉水全陪不起。

乙　好说，饮驴。干吗单上井台儿喝去？

甲　得了，咱圆圆场。你老白瞧，我再挣好爷们的钱。

乙　白瞧啊？哈哈，不瞧！

甲　啊，我明白了。

乙　你明白什么?

甲　你老这个意思让你瞧你不瞧。

乙　不瞧。

甲　一分钱，也不瞧?

乙　花不起。

甲　白瞧也不瞧?

乙　不瞧啊。

甲　瞧这个意思，我给你几个钱你也不瞧?

乙　我也找不起。

甲　（拿扇子）瞧见这个了吗?

乙　那也不是刀啊。

甲　这个打头上不好受啊。

乙　打?你要造反哪!

甲　（打）

乙　嗬，真打呀。

甲　瞧不瞧?

乙　瞧，谁说不瞧啊，我打早就想瞧。

甲　价钱知道吗?

乙　价钱不是您刚才提了嘛，一分钱。

甲　一分钱那是头年。

乙　头年一分钱，那么现在哪?

甲　八块五。

乙　（大声）八块五?!

甲　贵呀?（举手）

乙　不贵，不贵，昨天花十块还没挨上瞧哪，我瞧。您这洋片在哪儿哪?

甲　您就往这里瞧。

乙　我八块五就瞧这个。

甲　瞧这个。我还告诉你，我说里头有么，你就说有么；我说到哪里，你说到哪里。我说有你说没有；我说到了你说没到；成心跟我找

别扭，你看见这路买卖了吗，我还揍你。

乙　好了您哪，您说有什么，我说有什么；您说到哪了，我就跟您说到哪了。我是亮堂人，我花八块五毛钱能找别扭吗?

甲　贱骨头！过来瞧。

乙　我瞧，我先偏您了。凳子哪？连个凳子全没有?

甲　凳子没有。

乙　凳子没有怎么瞧，我坐不下怎么瞧?

甲　你还想坐着?

乙　那我怎么瞧?

甲　你就撅着瞧。

乙　（甩手）我这不是受罪来了嘛！您这有几片哪?

甲　八大片，后头有四片还变，前后十二片。

乙　我跟你商量商量。钱我是花，后头四片别变，我就看这八片。

甲　不行。(唱）望吧里边瞧啊头一片。

乙　你等会儿。

甲　你找别扭?

乙　没有没有!

甲　找别扭你可说话。

乙　我这儿瞧嘛，你说王八往里瞧。

甲　我说你望吧里边瞧。

乙　这是怎么句话?

甲　一个地方一个口音，一个地方一个说法。瞧，看，望，全是一样。瞧吧，看吧，望吧，就是你望吧里边瞧。

乙　您别唱了，您就说得了。你说到哪儿，我说到哪儿不就得了嘛。

甲　好，往里瞧，到哪儿了?

乙　到哪儿了?

甲　光说不算，瞒得了站的，瞒不了看的。

乙　真好。

甲　到哪儿了?

乙　到哪儿了?

甲　诸位，他要说一句话，比我说十句话还强。经打佛口出。

乙　是。
甲　到哪儿了?
乙　到哪儿了?
甲　（打）你说呀！到是到哪儿了?
乙　你怎么打我，你不说我知道到哪儿了?
甲　对了，我忘了说了!
乙　忘了说你也揍我?
甲　过来瞧。
乙　瞧。
甲　到那儿了?
乙　又来了是怎么着?你说吧。
甲　到了天津卫了!
乙　对，到了天津卫了!
甲　到了没有呀!
乙　到了到了，这不跟你说到了嘛，这不是天津卫嘛?
甲　来到天津卫老车站，（乙：到了，到了）你看这老车站跟真的一样，（乙:可不是嘛）你看大快车来了，（乙：来了）下火车的人一个跟一个，（乙：真不少）还下来两个外国人一男一女，（乙：对，一男一女）男的拿着文明棍，女的提溜个大皮包，两个人下了车，挎着个胳膊对着脸……
乙　对了，那儿说话哪。
甲　（打）你听见了?
乙　你不是说的“挎着胳膊对着脸……”
甲　你说“对了，好像说话还没说出来哪”。
乙　我这可是捧着您说。
甲　你捧着我说，你把我这玩意儿捧假了我就揍你。
乙　我活不了啦。
甲　过来瞧!
乙　瞧瞧，您先别忙，您这几片哪?
甲　八大片。
乙　（掏钱）我这儿瞧完了。

甲　早着哪，头一片还没瞧完哪。

乙　慢慢受吧。

甲　瞧，过来瞧！

乙　老乡，我还有别的事哪，我给您八块五算瞧完了得了。

甲　不行，我是拉主顾的买卖，今天你瞧完了，明天你找我来瞧来。

乙　我明天哪，瞧见你不走我是孙子。

甲　瞧！

乙　瞧！（往前走一步）哪位认的我家呀，受累给送个信儿，别等我吃饭了，我这儿看洋片哪。

甲　到了百货公司了！

乙　对，百货公司。

甲　你看百货公司门口来往的汽车、电车、三轮、自行车接连不断，（乙：真热闹）俩便道上走行人，（乙：有人，有人）你再看里头卖货的，买东西的真拥挤不动，（乙：可不是么）你看里头有电梯，（乙：有）上去六个人，连开电梯的七个人，（乙：整七个人）开电梯的关上栅栏门，这个手按着机器……

乙　上去了。

甲　（打）你看见了？

乙　怎么啦？怎么又打啦？

甲　我这儿纸画的电梯上得去吗？

乙　我怎么说？

甲　你说“对了，好像上去还没上去咧”！

甲　这不倒霉嘛！又落一个“好像”，这回瞧完了？

甲　早着咧，这一片你还没瞧完哪。

乙　那不成，头一片没看完？头一片是老车站，这片是百货公司，这不是两片吗？

甲　两片？嘿嘿，这还没出天津卫哪。

乙　啊，没出天津卫！甭出天津卫我这脑袋就熟了。

甲　瞧！

乙　瞧。

甲　你再看看劝业场，劝业场上的人不比百货公司的人少，（乙：人真

不少）楼上天华景唱大戏，电影院天宫，（乙：多热闹）你看有一个摩登女，二十来岁，穿着高跟鞋，烫着飞机头，扶着个自行车，（乙：是是是）在劝业场门口，这个摩登女骗着腿上了自行车……

乙　（跑开）她就走了。

甲　你怎么跑了？

乙　好么，我不跑又揍上了。好损哪，拿话上我这儿领。“骗着腿上了自行车”，那可不是走了嘛！跟手儿就打，“我这纸画的洋片能走啊，捧假了不揍你”，“你得这么说，好像要走还没走了”，“什么玩意儿？”“八大片”，“我看了几片了”，“一片还没瞧完哪，瞧！”我不瞧了。

甲　得了，得了，你过来瞧吧。

乙　瞧，躲一下是一下。

甲　（打）你就跑了。

（张立林　陈笑暇记）

金龟铁甲

甲　您小时候娇着哪。

乙　那当然。

甲　（向观众）您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娇吗？千顷地，一棵苗儿。他爸爸亲哥儿四个，虽然分居，都是财主，他大爷叫×半城。

乙　怎么叫×半城？

甲　就是一个都市，房产地业有他一半儿。

乙　您听听。

甲　他二大爷乡下财主，叫×千顷；他老叔儿×百万；他爸爸叫老员……

乙　啊？

甲　……外。

乙　到这儿您最好别喘大气。

甲　亲哥儿四个都是财主，到他这辈儿人少了，要不然怎么叫千顷地一棵苗儿哪。头一个儿你大大爷要过继你。

乙　对，绝次不绝长。

甲　你二大爷也要过继你。因为你，他们哥俩儿犯心。你老叔还要兼祧，你爸爸不撒手儿，四门儿守一个儿，老哥四个拿你当心尖儿一样。

乙　心尖儿。

甲　眼珠儿一般。

乙　可不是眼珠儿嘛。

甲　亲哥四个就一个眼珠儿。

乙　仨瞎子，一个一只眼。

甲　爱如掌上明珠，光奶妈儿就六个。

乙　六个奶妈儿，吃得了吗?

甲　不是全吃。还有一个医生哪。

乙　医生干吗?

甲　得验奶。

乙　干吗还验奶?

甲　这大有关系。每天早晨每个奶妈儿挤出一酒盅子奶。六个酒盅子一边儿大，容量一边儿多，上上天平，分量重的留下，分量轻的就不要了。完事儿搁太阳地儿晒，晒完了，大夫一看，奶里有血丝不能吃。

乙　为什么?

甲　这叫浑奶。有黑点儿不能吃。

乙　这叫……

甲　火奶。上边儿有清水儿不能吃。

乙　怎么哪?

甲　这叫灰奶。

乙　多讲究。

甲　一晒得起油皮儿，把油皮儿挑（tiǎo）出去，往墙上一泼，跟冻子一样，还是不能吃。

乙　怎么哪?

甲　这叫毒奶。往墙上一泼，哗！流到底儿也不能吃。

乙　怎么?

甲　这叫清奶。

乙　怎么才能吃了?

甲　第一得分量重；第二一晒得起油皮儿；往墙上一泼，流到半截儿定住了，好奶！这才给你吃哪。

乙　这六个奶妈儿谁的奶最好?

甲　这六个奶妈儿的奶都不如你妈的奶，你妈的奶最好。你妈的奶好可不给你吃。

乙　为什么？

甲　让你爸爸挤出来，装瓶儿送走了。

乙　我是牛犊儿！打刚才我听着六个奶妈奶一个孩子就不像话。

甲　六个不都是奶妈。有看着你的，有哄你玩儿的。

乙　看着的叫看妈儿，奶着的叫奶妈儿。

甲　看妈儿、奶妈儿连男仆七八个人儿哄着你。出去不能太远了，十分钟看不见你，你爸爸就找。

乙　为什么？

甲　怕底下人给你气受。要逛个庙会，上个市场，你爸爸亲自带着你。卖玩意儿的看见你，喜欢了。

乙　怎么喜欢了？

甲　包圆儿的来了。那一年你爸爸带你上东安市场买玩意儿，你爸爸亲自领着你，看妈儿、奶妈儿、底下人跟着你，还有俩底下人抬着一个筐。

乙　抬筐干吗？

甲　盛玩意儿。这还不算了，老妈儿拿着的，抱着的。

乙　买这么些玩意儿干吗？

甲　回家招小孩儿哄你玩儿，显摆你玩意儿多。

乙　真正败家子儿。

甲　那阵儿使现洋。一进北门儿就买起，花了九十多块现洋，东安市场还没逛一半儿哪。

乙　拿钱糟。

甲　到如今我还记得，在东安市场大院儿门口儿上，有个摆地摊儿的，这个卖玩意儿的把你爸爸气着（zháo）了。

乙　卖什么的？

甲　地下搁个洋瓷盆，里头有点儿水，身后有个大口袋，打口袋里掏出几个玩意儿来搁到洋瓷盆里。

乙　什么玩意儿呢？

甲　这种玩意儿有这么大个儿，四条腿儿，一个小尾巴儿，脖子挺长。

乙　啊，啊。

甲　绿真儿真儿的，盖儿上有花纹儿。

乙　啊，卖金龟的。
甲　硬盖儿王八。
乙　就是那玩意儿。
甲　你小时候就爱那个。老远你就瞧见了，你那阵儿说话舌头不老利落的。
乙　到如今我说话也不利落。
甲　你爸爸领着你，你说话这个味儿。
乙　什么味儿?
甲　“爸爸爬了。”
乙　唉，怎么爸爸爬了?这是我跟我爸爸说：玩意儿爬了。
甲　小孩儿说话就那样儿。
乙　您把话说连了，我不爱听。
甲　你爸爸不喜欢这个，你爸爸不让买：“不要那个，那个脏!”
乙　原本就脏嘛。
甲　“爸爸不脏。”
乙　还这么连着说。
甲　你爸爸说：“那个咬。”你说：“爸爸不咬。”
乙　这么说多难听啊!
甲　你爸爸拧（nìng）不过你去，你说买就得买。你爸爸说：“买一个。怎么卖呵?”嗬!这个做买卖的可真厉害，他们算想到家了。这叫娇妻爱子不轻饶。瞧你们有钱，带着好些底下人，抬着筐，筐里满满当当都是玩意儿，奶妈儿有拿着的，有抱着的。你爸爸挺长的胡子，你这么点儿，这一定是老儿子，心尖儿宝贝儿。遇见这个主儿，就胡要价儿，愣要跑了，不要少了。哪（nǎ）怕你生气哪，你有多大势力，也不能把卖玩意儿的枪毙。一大关你不买。你不买，孩子就哭，孩子哭死与他没关系，不让你孩子哭，就得让他敲这竹杠。
乙　这行人都琢磨到家了。
甲　你爸爸一问：“怎么卖呀?”其实仨铜子儿一个，一块洋钱换五百多子儿哪。你要十倍价钱也超不过一毛钱去。
乙　这他要多少钱?

甲　要十块一个。
乙　这不是讹人嘛!
甲　你爸爸倒不在乎这十块钱，这事儿叫人生气。
乙　明摆着气人嘛!
甲　气得你爸爸脑门儿都绿了。
乙　啊！唉，这像话吗？我爸爸脑门儿绿了像话吗?
甲　他这不是气的嘛。
乙　气的也不能气绿了。
甲　那怎么说哪?
乙　你得说把我爸爸脑门儿气青了。
甲　唉，对！气的你爸爸脑门儿青绿青绿的。
乙　不要这个绿呀！净青不绿。
甲　气得你爸爸脖子都长了。
乙　这才现原形！像话吗?
甲　这不是气的嘛。
乙　怎么气，脖子也不能长了。
甲　气得脖筋蹦起来了。
乙　这还像话。
甲　要说你爸爸，别看生气，不失身份。你爸爸跟他讲理。
乙　这是话。
甲　你爸爸过来一拍胸脯儿:“你要卖我十块钱，你瞧我值十块钱吗？”
乙　你拿我爸爸开行市是怎么着?
甲　你爸爸气得把话说连了。
乙　这事儿真让人生气。
甲　气得你爸爸说:“钱，我们有的是，就是不这么花，你讹人哪，我们不买。”
乙　对，我们不买。
甲　你要是走了，你爸爸多痛快。你那时候小啊，不懂事，就是不走，坐在地下搓脚儿。
乙　我小时候是这脾气。可气。
甲　一边儿搓脚儿一边儿哭:“爸爸十块钱不贵。”

乙　爸爸不贵?
甲　你跟你爸爸说，这个王八十块钱不贵。“买爸爸。”
乙　怎么还那么说呀!
甲　你原来说话就不利落。再一哭，更不利落了。
乙　就是。
甲　你一哭，你爸爸就心疼，就得花这十块钱。你爸爸赶紧哄你:“别哭了，别哭了，宝贝儿。咱买，买一个，挑，给他钱。”
乙　我这拧脾气!
甲　当时你不哭了，挑了一个，你爸爸给他十块钱，可是气儿不出。
乙　那一定气儿不出。
甲　你爸爸给钱的时候，要说两句闲话。
乙　那是得说他两句儿。
甲　“瞧好了钱哪，假不假?假了可花不出去。十块钱可给你了，你这儿可还有一口袋哪，这盆里还有五六个，可都照我们这样卖。”
乙　你怎么还拿我爸爸做行市?
甲　你爸爸那意思，这些个你都卖十块钱，卖九块九你都不是人。
乙　这对，这对。
甲　当时你爸爸生气了。可是到家你爸爸喜欢了。
乙　怎么喜欢了?
甲　省了钱了。
乙　十块现大洋买一个王八还省钱!?
甲　一定省了钱了。
乙　怎么哪?
甲　你算，一进东安市场就买起，还没走一半儿哪，就花了九十多块钱，逛完市场再花一百也到不了头儿。买了王八，别的不要了，这不是省了钱了嘛。
乙　要是这么一说，是省了钱了。
甲　还有一样儿让你爸爸痛快。你爱哭，一哭哄不好，买这么一个玩意儿，你就不哭了。
乙　我跟这王八倒有缘。
甲　你爸爸疼你。

乙　那是疼。

甲　那父子缘分儿大了。

乙　啊?

甲　你爸爸怕咬着你，那个玩意儿咬上不撒嘴。你爸爸找绳儿拴上王八一根儿后腿儿，让你在地上拉拉着玩儿。嗬！你更喜欢了，一边儿拉着它，一边儿跑，一边儿嚷:“爸爸跟着我跑，爸爸跟着我跑。”

乙　这像话吗!

甲　你让你爸爸跟你玩儿。

乙　我爸爸跑得动吗?

甲　小孩儿哪儿懂那个。吃晚饭你也拿着他，睡觉也拿着它，那玩意儿不能在屋里搁，乌龟一撒尿屋里味气大了。你爸爸打你手里拿过来，一瞧，王八腿儿都破了，明天再拉就拉死了。你爸爸慈善，把绳儿解开了，拿到当院儿，用盆扣上，明儿早晨换条儿腿儿，再系上。这下儿惹了祸了。

乙　怎么惹了祸了?

甲　也不知是护院的，打更的，也不知是底下人，把盆碰了，王八跑了。第二天你一睁眼就找，翻开花盆儿一看没有了，你哪儿答应啊!

乙　又犯拧（nìng）脾气了。

甲　你躺地下打滚儿，哭:“爸爸跑了。”

乙　爸爸没跑，那王八跑了。你说清楚点儿。

甲　你爸爸赶紧派人找，前后好几道院儿全找了，没有。

乙　那哪儿找去。

甲　你爸爸着急，你哭上没完哪！你爸爸哄你:“宝贝儿，回头再买一个去。”“回头不行，我还拉拉着玩儿。”“这阵儿他还没摆摊儿了。吃完饭行不行。”你在地下打滚儿:“我一时不等。”你爸爸也是溺疼:“那可怎么好哪!”“我就这么拿着玩儿。”“来！拿绳子，拴上我腿，拿着我玩儿。”

乙　没听说过，没有这么娇的。

甲　知道你爸爸为什么这么娇你吗?指着你改换门庭哪。

乙　我不就说相声吗?

甲　往后必有大发展。

乙　是吗？

甲　你不凡。

乙　怎么不凡哪？

甲　您念过《幼学》[①]吗？

乙　没念过。

甲　《幼学》有这么两句："不凡之子，必以奇生；大德之人，必得奇寿。"生你的时候有个先兆儿。

乙　什么先兆儿？

甲　你妈做了一个梦。

乙　做梦有什么新鲜哪？

甲　梦跟梦不同。

乙　什么梦？

甲　你妈梦见南天门开了。

乙　噢（ǒu）！

甲　打南天门出来一副銮驾，有一百多个仙女儿，一堂音乐，有二十四对檀香炉，仙童捧着。当中有个老太太，穿那个衣裳，戴那个帽子，就仿像"算粮、登殿"的王宝钏一样。骑着个牛，抱着个小胖小子儿，小胖小子儿脖子上还带着个锁，锁上的字是长命百岁，后头有两个童子：一男一女。每人举着一块大嗦拉蜜糖。这个老太太就把这个小胖小子儿送给你妈了。你妈一乐，醒了，原来是个梦。你爸爸也做了个梦，跟你妈做的梦一样，梦梦相同。要不怎么出奇呢！

乙　不错，啊，有这么档子事，我小时候也听说过，我姥姥跟我提过。无非您说的不老详细的，打南天门出来的那个老太太那是送子娘娘。穿那衣裳，戴那帽子碍不着王宝钏什么事，那是凤冠霞帔。骑着不是牛，那叫麒麟。举着不是嗦拉蜜糖，那叫龙凤扇。打扇子两个童子一男一女呀，那是金童玉女，抱那个小孩啊，那就是我。

① 中国旧时蒙学课本《幼学琼林》，简称《幼学》。

甲　这是怎么回事儿哪?

乙　你不懂啊，你没听人说过麒麟送子麒麟送子的?

甲　听说过，怎么回事?

乙　就是我。

甲　噢（ǒu）! 哎呀诸位，您看不凡吧! 麒麟送子，打这儿，你妈身怀有孕，等到十个月没生你。

乙　你看，过月儿的小子贵如金嘛。

甲　过一个月，过俩月，没生。

乙　想当初，秦始皇十仨月。

甲　你比秦始皇厉害，十八个月还没生你。

乙　嗬，您听听。

甲　你爸爸可着了急了。

乙　着什么急呀?

甲　你没瞧那票上写着哪嘛:“言明十八个月为满，不赎变卖做本，虫吃鼠咬各由天命。”

乙　啊，你把我当（dāng）当（dàng）票了。

甲　赶紧请医生，中西医请了不少，可是哪位也说不出所以然来。

乙　经验少。

甲　后来宛转周折请了一位太医院老先生。这位老先生九十多岁了，这一诊脉才诊出来。

乙　还是经验嘛。

甲　诊完了脉，给你爸爸道喜。说:“您的夫人怀着是一位令郎。”你爸爸说:“狼! 是白眼儿的，是四眼儿的? ”

乙　嘿! 我是狼崽子。

甲　大夫说:“报喜不报忧。您这小孩儿造化太大，不易落生，保大人不能保小孩儿，保小孩儿不能保大人；母子不能两全。”当时你妈一听这话，“闻听此言大吃一惊。”

乙　那还不吓一跳。

甲　“不亚如凉水浇头怀里抱着冰。”

乙　要唱评戏《杜十娘》呀。

甲　你爸爸一听这话，这个眼泪一对儿一对儿掉了十七对儿。

乙　你给数了是怎么着?

甲　你爸爸说:“孩子大人都要。”大夫说:“得花钱买药。”你爸爸说:“把这份儿家当都花完了，只要保全大人孩子平安，花多少钱都行。”大夫给开了个方儿，开完了方子，说:“这个药，说银子得三千多两，说现洋得五千多块。”

乙　啊，三千多两，什么药这么贵重?

甲　其实就是一味药，得上北京同仁堂去买，别的药铺恐其货不真，耽误事。

乙　这药叫什么名儿?

甲　药方子上写着铁甲将军一对儿。

乙　什么叫铁甲将军哪?

甲　铁甲将军你不懂?

乙　不知道。

甲　就是屎壳郎。

乙　这您可胡说，我们家就是有钱，也不能这么糟。开洼、粪场子旁边，拿水一灌，不就灌出来了嘛。何必花这么些钱?

甲　啊，您说在开洼推粪球儿那屎壳郎? 那个没用，这是打印度来的屎壳郎。

乙　干什么要印度屎壳郎?

甲　这你又不懂了，你没瞧药铺那通天招牌嘛:“本堂自制川广云贵地道药材。”

乙　啊，是有这么个词儿。

甲　怎么讲?

乙　那可不知道。

甲　这个药材讲究地道，一样儿的东西分什么土脉。红花，本地叫草红花，二分钱一大包;西藏红花呀，五块钱你也买不了一分儿。橘红得化州橘红;别处的橘红啊，那是橘子皮，你土筐里找去，有的是。犀角得暹罗犀角，人参得吉林野山人参，牛黄得京牛黄，阿胶得东阿贡胶。这是土脉的关系，屎壳郎得印度屎壳郎。

乙　干么单用印度屎壳郎?

甲　印度那地方离赤道近，万物耐热，到肚子里烫不死。

乙 啊，还得活屎壳郎啊！

甲 死屎壳郎你哪儿能降生哪。赶紧派专人去买，纹银三千两买回来，打开锦盒一看哪，一雌一雄，一个官儿老爷，一个官儿娘子。

乙 什么叫官儿老爷、官儿娘子？

甲 官儿老爷脑袋上有尖儿，官儿娘子脑门儿有个小铲子。大夫看着吃药，先吃官儿老爷，后吃官儿娘子。放在嘴里不许嚼，伤它一个腿儿，坏了半拉爪儿，那算白花钱了。难为你们老娘啊，这么大屎壳郎搁在嘴里往下咽。把官儿老爷官儿娘子吃下去，不到十分钟，您就呱呱落地。

乙 这药真灵。

甲 怎么不灵哪？屎壳郎下去了。

乙 啊。

甲 推着你就降生了。

乙 噢，我是屎蛋哪！

（张立林　田立禾记）

一肚子《三国》

甲　您喜欢看书吗?
乙　我喜欢看古书。
甲　都看过什么书?
乙　什么《列国》、《水浒》、《红楼》、《西游》我都爱看。尤其是《三国演义》我更喜欢。
甲　既然这样，我提个问题向您请教。
乙　好吧，我是有问必答。
甲　这位不会客气。
乙　客气干吗? 有什么说什么嘛。
甲　我问您，《三国演义》里面谁的能耐大?
乙　谁的能耐大啊?
甲　啊。
乙　这还用说嘛，关羽呀，关羽能耐大。
甲　关羽有什么能耐?
乙　斩颜良、诛文丑，过五关、斩六将，古城斩蔡阳。水淹七军、擒于禁、杀庞德，威镇华夏，吓得曹操都要迁都。关羽多大能耐!
甲　关羽这么大能耐为什么虎牢关三英战吕布哥仨打不过吕布一个人，那谁的能耐大?
乙　要这么说就是吕布能耐大了。
甲　吕布有什么能耐?

乙　好嘛，人中吕布、马中赤兔。他辕门射戟给袁刘两家了过事，大将纪灵束手无策。吕布能耐大。

甲　吕布这么大能耐，在白门楼让曹操杀啦！那谁能耐大哪？

乙　那曹操能耐大。

甲　曹操有什么能耐？

乙　曹操挟天子令诸侯，灭袁绍、定辽东，征乌桓、降张鲁，伐刘表、下江南，醴酒临江，横槊赋诗，可称一世之雄。曹操能耐大。

甲　曹操这么大能耐，为什么濮阳遇吕布，宛城遇张绣，华容逢关羽，割须弃袍于潼关，夺船避箭于渭水，赤壁之战差点儿叫周瑜给逮着。那谁的能耐大哪？

乙　要这么说就是周瑜能耐大。

甲　周瑜能耐大，柴桑口叫孔明给气死了？谁能耐大？

乙　那诸葛亮能耐大。

甲　诸葛亮那么大能耐，六出祁山叫司马懿给挡住了，谁能耐大？

乙　那……那就是司马懿的能耐大。

甲　司马懿这么大能耐，在曹操手下不得重用，曹操说他鹰视狼顾，不可付以重任。那……

乙　那……你能耐大。

甲　我有什么能耐？

乙　你把我给问住了！

甲　你不是说有问必答嘛。

乙　你这是抬杠。

甲　听您刚才那么一说呀，你可以说熟读《三国》。

乙　熟读啊？我这一肚子没别的。

甲　都是什么？

乙　《三国》。一肚子《三国》啦。

甲　一肚子《三国》？

乙　不但是熟读，而且能评说。

甲　都在哪儿说过？

乙　哪儿都说过。

甲　电台？

乙　说过。

甲　书场?

乙　说过。

甲　堂会?

乙　说过。什么场合我都说过。

甲　三月三蟠桃会上说过吗?

乙　庙会? 说过。

甲　庙会干吗? 三月初三王母娘娘生日，给西王母祝寿的蟠桃盛会，在那儿说过吗?

乙　没有!

甲　你不是说什么场合都说过吗?

乙　要那么着，我还非得去不可。

甲　对了，不过今年去不了啦。

乙　为什么?

甲　今年主持人换了。每年都是元始天尊。

乙　今年哪?

甲　通天教主。知客也换了。

乙　换谁了?

甲　大肚弥勒佛。

乙　弥勒佛?

甲　知道他的出身吗? 长耳定光仙野猫精，兔崽子。看过《封神演义》吗?

乙　看过。

甲　因为万仙阵他没晃那六魂幡有功，后来叫佛祖把耳朵往下一拉，把嘴缝上啦，就成弥勒佛了。让他看守南天门。今天他是小人得志，新官上任三把火，在南天门外贴了一张告示：凡是有赴蟠桃会的各路神仙不准沾酒色财气。

乙　要是沾上酒色财气哪?

甲　只要一沾上这四个字的边儿，不准赴会，连南天门都不让进。老远就看见关羽关云长骑着赤兔马，周仓扛着青龙偃月刀，关平肋下挎着宝剑来了，走到南天门前。弥勒佛把脸一沉："什么人? 少往前进!"

乙　弥勒佛不认识关羽?

甲　认识。

乙　那为什么这样问？

甲　成心找碴儿嘛！“末将关羽给王母拜寿。”“拜什么寿？请回吧！”

乙　他给挡驾了！

甲　“为何不让俺进去！”弥勒佛用手一指：“你看看告示去！”“我看过了，沾酒色财气的不准进南天门，我一个字都不沾呀？”“你呀，你四个字都占全了！”

乙　这可是血口喷人！

甲　“我怎么沾这个酒字？”“温酒斩华雄你喝酒没喝？”

乙　色哪？

甲　“你身在曹营十二年，曹操送你十名美女这不是色吗？”

乙　这可是胡说。给了十名美女人家没要，都伺候二位皇嫂了。割宅断院，她们住在后院儿，关羽在前院儿秉烛达旦。

甲　“后半夜儿皇嫂都睡着了，叫过俩去谁知道！”

乙　强词夺理呀！财哪？

甲　“上马金、下马银那不是财吗！”

乙　封金挂印人家没要！

甲　“我知道，河北寻兄，这么多金银分量太重他没法带。那年头儿要有汇票他早把钱汇家去啦。”

乙　太气人啦！气呢？

甲　“过五关斩六将，没气怎么能杀人？”气得关羽刷一下子脸就红啦。关羽为什么是红脸儿？就是让弥勒佛给气的。

乙　是呀？

甲　当时气得关羽蚕眉倒竖，凤眼圆睁，一瞪！

乙　坏啦，关羽一瞪眼就要杀人。

甲　不，关羽要和他辩理。周仓是粗鲁人，一看关羽瞪眼啦，把青龙偃月刀就递过去啦。关平一看要出人命啊，他给拦住啦：“您别跟他生气，咱说不过他，这小子一肚子《三国》哪！”

乙　啊？我呀！

（田立禾记）

中彩

人有七情：喜、怒、忧、思、悲、恐、惊，这七情人皆有之，可这七情都有一定的限度，超过了，大喜大悲，大怒大惊，脑子就容易受刺激，因此不管遇见什么事，脑子也要冷静。那位说，这个喜，是高兴啊，是好事儿啊，脑子怎么还错乱哪？不信不是！您要是不信，您看一本书，这本书叫《儒林外史》，里边儿有一段叫“范进中举”。这个范进哪，有学问，可是一辈子不得志，哪次科考都落榜，岁数儿越来越大了，最后这次科考啊，意想不到，考上了！这是好事儿吧，坏了，范进一高兴，痰迷心窍，疯了，范进他妈一见儿子考中了，高兴过度，死了。那位说，你讲的是故事，日常生活有这事吗？有啊，我们北京就出过这么一档子事。

北京哈德门外，有那么老两口子，六十多了，眼前没儿没女，老婆儿在家做饭，老头儿在外边儿给人剃头，老头儿每天挑着剃头挑儿，走街串巷，日子不为难也不富裕。

有这么一天，老头儿干完了买卖回家，路过一家银号，正赶上银号代卖彩票。什么叫彩票哪？从旧社会过来的人都知道，这个彩票啊，上边儿有一个号码，出彩票的开了彩的时候报上公布的号码和你手里这张彩票的号码碰在一块儿，你就叫中彩了，能得一笔钱，不中哪？不中你买彩票的钱就归他了。

老头啊，一时心血来潮，掏钱就买了一张，拿到手里一看，号码挺好记，一二三四五，那位说，怎么这么寸哪？这么说，我也好说您也好记。买完彩票，老头儿犯愁了。这张彩票放哪儿啊？放兜儿里，怕抓丢了，放家里头，又怕老婆子当废纸给撕了，一低头，看见剃头挑儿了，

这个剃头挑儿啊，这边儿是个凳子，这边儿是个铜盆，中间这根扁担哪，是一根儿圆竹竿儿，竹竿儿这头儿有个眼儿，老头把彩票叠了两折，又卷成一个小圆筒，找准了竹竿儿上边儿的眼儿就捅进去了。老头儿想，这回万无一失，只要我上街，就得挑这个挑儿，绝丢不了。日久天长，老头儿就把这件事搁下了。

这天，老头儿挑着剃头挑儿，准备回家吃中饭。从后边儿跑过来一个卖报的小孩儿："买报，买报，开彩了！"老头儿一听，开彩了，买张看看，老头儿一看报纸啊，高兴得差点儿没蹦起来，报纸上的号码正好是一二三四五，中彩了！

老头儿看着报纸就出了神了："哎，没想到啊，穷了一辈子，老了老了，倒发财了。这笔钱，我们老两口子吃到死也吃不完哪！"一低头，看见剃头挑儿了，"每天挑着你呀，东跑西颠，这回呀，我也享享清福，我也不剃头了。"再一想：我不剃头，我还要这剃头挑儿干什么哪！老头想到这儿，两手举起剃头挑儿，一抡，"哎！"旁边儿正好是护城河，河里有流儿，剃头挑儿顺着流儿就漂走了。

老头高高兴兴拿着报纸直奔银号，进了银号就喊："我中了！我中了！"银号职员说："你中什么了？""我中彩了，我彩票上的号儿也是一二三四五。""对，是一二三四五，您把彩票拿出来吧。"老头儿这时候脑袋嗡地一下，这才想起来。

"啊，我的彩票在剃头挑儿里哪。"

"你的剃头挑儿哪？"

"让我扔河里了。"

（张立林记）

存折

相声，就要逗乐儿，其实哪，逗乐儿的事情，经常有。有时候，您不注意就过去了。今天上午，我就碰上一档子有意思的事儿。

今天上午，我到银行存款，刚要出门儿，从外边儿进来一个人，这个人哪，三十多岁，戴着一副大近视镜，手里拿着一个存折。把存折往柜上一放，说："取钱。""取多少？""都取了。"

银行的同志在里边儿给他算钱，他站在外边儿和大伙儿说话。"您说这事儿啊，该着！昨天我们哥仨儿分家，我爸爸留下一个小破箱子，里边儿都是旧衣裳，谁也不要，我说都不要我要，回家我打开箱子，一抖搂啊，嘿嘿，该着我发财，从箱子底儿掉下一个存折来，我打开一看哪，不多不少，整两万块！我把它取出来，解解穷。"

这工夫儿，银行的同志把钱算好了。"谁叫某某某啊？""是我，是我。""给您钱，连本儿带利息都在这儿，您点一点。""谢谢，谢谢。"用手一点，哪儿是两万块呀，一块钱一张的两张，余外还有一张两毛钱的新票儿，还有一个二分钱的硬币，一共是两块二毛二。"哎，同志，您算错了吧？""没错。""没错？我那是两万块，您怎么才给我两块二毛二啊？""同志，您别着急呀，我一说您就明白了，您这个存折是五二年的存折，那时候，咱们的人民币还没改革哪，一百块钱是现在的一分钱，您那是两万块，再加上这几年的利钱哪，整好是两块二角二。"

满屋子的人都乐了！

（张立林记）

吉祥话

过年的时候，人们都喜欢说吉祥话，“见面发财”呀，“新春之喜”呀……什么好听说什么。盼着明年生活富裕，日子顺心。

有的买卖家儿，到了年根底下，特意地找几个老乡、朋友和他一块儿说吉祥话，为的明年财源茂盛，买卖发财。

有一个饭庄的掌柜的，山东人。这一年过年，找了几个老乡，菜摆好了，酒也斟满了，掌柜的说话了：“喝酒，吃菜，把大家请来，咱们说个吉祥话，借大家吉言，明年买卖挣钱，忘不了大家的好处。”

“怎么说哪？”

掌柜的一指桌子上那支蜡烛，说：“咱从灯字说起，字头咬字尾，一人说一句。”刚说到这儿，蜡烛芯爆了一下，其中一个说了：“灯花报喜。”

掌柜的高兴：“好，好一个灯花报喜，接着喜字说。”

“喜中三元。”

“元？”

“元亨利贞。”

“贞？”

“真正发财。”

大伙说完了，掌柜的说：“好、好，喝酒，吃菜。”

旁边儿有个开颜料铺的掌柜的看出便宜来了。转天，也请了几个老乡。菜摆好了，酒斟满了，掌柜的说话了：“旁边儿饭庄子，年年都说吉祥话，咱们今天也说说吉祥话，借诸位的吉言。”

“以什么为题哪？”

掌柜的一指桌子上的蜡烛：“以灯字为题，从灯字开头说，字头咬字尾，一人一句。”

刚说到这儿，从窗户外边儿刮来一阵风，把蜡烛吹灭了。旁边儿这位有词儿了：“灯消火灭。”

掌柜的一听堵心了：“这是什么吉祥话！下一个说吧。”

“灭门九族。”

“啊！族？”

“卒不回家。”

“家？”

“家败人亡。”

一句好听的没有！

（张立林记）

别咬着

旧社会的时候，到了大年三十晚上，都兴拜祖先。全家老少进了祠堂，冲祖先牌位行礼，都要恭恭敬敬，不许说话。

老头儿抱着孙子，小孙子不懂事啊，用手乱摸："爷爷，这是什么玩意儿啊？"爷爷一看孙子要拿祖先牌位当玩意儿，多不恭敬啊，赶紧把孩子的手按住了："哎，宝贝儿，不许乱摸，别咬着。"

这是恭敬吗！

（张立林记）

水不开

茶馆儿里边儿坐满了喝茶的。有的聊天儿，有的下棋，还有的刚进来想找个座儿。

茶房（服务员）提了个大水壶，一边儿喊借光，一边儿给大伙儿沏茶续水。这时候，从对面来个人，茶房一躲，壶里的水溅出来了，正洒在这位脚上。“哎!”这位刚要火儿，茶房赶紧笑脸赔不是:“哈哈，不要紧，水不开。”

喝茶的都撺儿了!

（张立林记）

这叫错了

大师傅教徒弟做菜。

“这个肉啊，应当这么切，切小薄片。油不要热，过完油，用葱姜炝锅，这是作料，看我放多少，你放多少，啊，都要记住了，最后勾芡，用手掂这炒勺，这是手腕子劲儿，一定要下工夫，这菜就做好了。”

做完了菜，师傅还要谝一谝自己的功夫，拿了一片肉，放嘴里：“啊，你也尝尝，这肉……”坏了，这位师傅光顾了和徒弟说话了，肉炒老了，嚼不动了，师傅又不好意思改嘴：“啊，这……这是怎么回事你知道吗，告诉你，记住了，这叫错了。”

（张立林记）

腊肉

炖肉、熏肉、烤肉、罐儿肉、坛子肉……无论什么肉，从字面儿上您都能看出来，这种肉啊，为什么起这种名字。比如说烤肉吧，又叫炉闷，把猪肉放到烤炉里，把劈柴烘成炭，一点儿一点儿把肉烤熟了，故此叫烤肉。惟独有一种肉，从字面儿上您看不出来，什么肉啊？腊肉。

为什么叫腊肉啊？这里边儿有个故事。

民国初年，有一位给私宅做饭的厨师，那时候，凡是有钱的人都雇厨师，专门给他们家里做饭。

眼看着要过年了，这家有钱，鸡鸭鱼肉，燕窝鱼翅……过年应用的东西，都备齐了。这位厨师哪，成年累月地给这家儿做饭，挣的可不多，吃上顿没下顿，过年了，家里没钱，什么也没准备。

这位厨师做着饭，心里有气："干了一年了，累死累活，年都过不了。"转念又一想："我何必哪！何必守着干粮挨饿哪？拿，不拿白不拿。"随手切了一块肉。既然拿了，就不能少拿，也不能拿次的。这块肉，足有三斤多，嗬，五花三层，小薄膘儿。肉也切下来了，他也为难了。怎么哪？这肉放哪儿啊？不能让本家儿看见哪，本家儿看见，事由儿就没啦。

他做饭的炉灶前边儿，是一扇窗户，这个厨房啊，不大，有一人多高，他一拉窗户，把肉放房顶子上了，心想：一会儿得空儿捎家去。这个本家哪，别看他有，他也怕别人拿他的，死盯着。这位厨师连着几天也没得手。

年也过了，厨师把这碴儿也忘了。

过了一年，又到年根儿底下了，这位厨师猛地想起来了：哟，房顶子上还有一块肉哪！把窗户拉开，一看，肉还在那儿，可是变了样儿了。怎么哪？这块肉在上边儿呆了一年了！厨房里边儿生炉子呀，炒菜的油烟子，都从窗户走，这块肉烟熏火燎，再加上冬天冻，春天风吹，夏天日头晒，厨师把它拿下来一看，又干又黑，块儿也小了。都不认识这块肉了。

这位厨师用水把肉洗了洗，放在笼屉里把肉蒸软了，切成小薄片，蘸上酱油一吃，嘿！真好吃，别有一番风味。

这时候，正赶上本家开饭，厨师把吃剩下的这盘儿肉，也给端上去了。本家一吃，好吃啊，可是从来没吃过，问厨师："这叫什么肉啊？"

厨师也不知道叫什么肉啊！能把实话说出来吗？说，去年我想拿块肉过年，没得手，扔房上了。绝不能。本家问也不能不说。厨师真聪明：去年腊月扔房上的，今年腊月吃的，这不就是名字嘛！

"先生，这肉叫腊肉。"

从那时起，就有了腊肉了。

（张立林记）

阿弥陀佛

唐僧上西天取经，走到半道儿上，前边儿有一条大河，把道儿挡住了。嗬，这条河，波涛滚滚，一眼望不到边。这怎么过去哪？唐僧正为难哪，从河里忽忽悠悠地上来一个王八，这个王八，足有一间屋子那么大。游到岸边儿说："你们可是到西天取经的东土圣僧吗？"唐僧说："是啊。"大王八说："我驮你们过去。""那太好了。"王八说："如来佛本不让我驮你们过河，只是我有一封书信，不驮你们过去，就没人给捎信，请圣僧帮忙，到了西天，千万别告诉如来。"唐僧说："只要驮我们过去，好说。"唐僧问好了收信的地址，大王八驮着师徒四人和白龙马过了这条河。

唐僧送完信，不多几日来到西天，师徒四人都成正果了，如来封唐僧为南无旃檀功德佛。如来屈指一算，不对呀，唐僧来得怎么这么快呀？噢，一定是王八不听话，驮唐僧过来的。赶紧派人把大王八传来：'你驮着旃檀功德佛过河了？"王八不敢承认说："我没驮旃檀功德佛过河。"如来一听火儿大了："好啊，敢在我面前撒谎，你没驮佛，佛怎么过来的？"大王八一看如来发火儿，更不敢承认了，低着头，一劲儿地说："我没驮佛，我没驮佛……"

为什么有的和尚念经的时候爱念"阿弥陀佛"呢？哈哈，听说就是那时候留下的。

（张立林记）

你挤我我挤你

鱼铺掌柜的让伙计去乡下趸甲鱼。道远天热，回来的时候，甲鱼死了一半儿。

掌柜的一见就火儿了："让你买活的，谁让你买死的了!"

伙计说："买的时候都是活的。"

"那怎么都死了？"

"一道儿上，甲鱼在筐里不老实，你挤我，我挤你……"

掌柜的一听："哎，有你没我!"

（张立林记）

肩膀宽

冬景天儿，河上冻了。一个钓鱼的在冰上凿了个窟窿，坐那儿钓鱼。

河底下有个乌龟，游着游着，看见前边儿有吃的。紧游几步，用嘴一咬，嘿嘿，上当了，正是鱼钩。

钓鱼的觉着渔竿儿发沉，往上一拽，乌龟随着鱼线就上来了。该着乌龟走运，乌龟的盖儿正好卡在冰窟窿边儿上。钓鱼的一使劲，鱼钩把乌龟的嘴豁了一个口子，乌龟跑了。

乌龟跑到河底，旁边游过来一个虾米："龟大哥，刚才你上哪儿去了？"乌龟说："嗐，可吓坏我了，要不是哥哥肩膀宽[①]哪，就让人给逮走了。"

（张立林记）

---

① "肩膀宽"指旧社会有钱有势的人。

姜屈二姓

一个姓姜的和一个姓屈的，两个人在大街上说话儿。

姓姜的问姓屈的："贵姓啊。"

姓屈的回答："姓屈。"

"哪个屈啊？"

"'熊纪舒屈'的屈。"

姓姜的说话不受听："啊，知道了，上边儿一个尸体的尸字，下边儿一个出殡的出字。"

姓屈的不高兴了："哎，这是怎么说话！您贵姓啊？"

"哈哈，姓姜。"

"哪个姜啊？"

"'金魏陶姜'的姜。"

"啊，我知道了，上边儿一个王八羔子的羔，去了四点儿，下边儿一个男盗女娼的女字儿。"

让姓屈的找回去了！

（张立林记）

属牛

如今跟过去可大不相同，旧社会那阵儿有些人老想不劳而获；如今以劳动为光荣。这年月，升官发财的思想是没有出路啦！在旧社会，逢是想发财的人都想做官，因为什么哪？因为一做官就发财。大人教育孩子，从小儿就给他灌输毒素。爸爸拍着儿子的肩膀儿："好小子，往后可做官哪，给咱们家里改换门庭。"您想，他要不拿着耙子搂，这门庭怎么改哪？旧社会有这么一句话："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做三年官哪要落十万两银子，这还是清官，清知府嘛！这要是做三年赃官，拿耙子一搂，还了得吗！"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他怎么落的哪？是不是贪污哇？没贪污他就落十万两银子？知府是四品，他的俸禄不大呀。那这十万两银子怎么来的？有来钱的道儿。

知府管知县，这一个知府管几个知县。咱就拿知县说吧，都是知县，县跟县不一样：地土有薄有厚，有肥有瘦。要往远了说，有没去过的，就拿近的说，离咱们天津不几步儿有这么几个县，人人都知道，叫："金宝坻，银武清，不如宁河一五更。"您跟四十岁的人一打听全知道。怎么讲哪？宝坻是个金缺，这个宝坻县管一千二百多村子，是个金缺。这个知县进项大啦！银武清哪？武清是个银缺，武清县管辖是八百八十八个半村，这要是一个好年月好收成，多大的进项啊！这俩知县怎么样？不如宁河一五更，就五更天一早儿哇，宁河县知县的进项啊，就超过武清县、宝坻县。怎么？宁河就是芦台呀，出盐，就这点儿地方就成，这是肥缺呀，在这做上三年，他不是吃的顺嘴流油儿吗？肥实呀！这全属北京顺天府管。顺天府管这几个县："通、三、武、宝、蓟、香、宁、

霸、保、文、大、固、永、东、大、宛、涿、良、房、昌、顺、密、怀、平。”北京是五州十九县。全一样吗？也不一样，有苦有甜。京南有个保定县，后来改名叫新津县，这个县管十八个村子，十八个村子的进项连人家那零儿还不够哪，这个县进项小点儿，这就是知府生钱的道儿！知府不用去搂，叫知县搂去，给他往嘴里抹蜜。宁河县不是进项大吗，你要不运动知府，他把你调动了。这位知府把新津县调宁河去啦，把宁河县调新津来啦，新津县愿意啦，来个肥缺，那宁河县受的了吗？到这时候，宁河县就得给知府送礼，可不敢送钱，一送钱落个贪赃，让御史一知道，全刷下来啦！怎么办哪？知府一年办两回事就得啦，办俩生日，他一个，他太太一个，到办生日啦，是他的属员都到班房那儿去打听：

“大人快办生日啦？”

“啊！”

“几儿几儿？几儿？”

“啊，后儿。”

“大人想让我送点什么礼？”

“那我哪儿知道哇！你爱送什么送什么呀！”

“大人高寿呢？”

“五十六哇。”

五十六送点什么合适呢？得想想，一想啊，五十六岁属鼠的，嗯，上金店给打个金耗子，金子是一寸见方十六两啊，这金耗子一尺二长，这一根尾巴一根条子就不够，俩眼睛两块钻石，五克拉八一个。拿这个金耗子往寿堂上一摆，知县得在旁边儿盯着，好让知府看见他。这知府到时候得上寿堂里转悠转悠，理着小胡子，看看各样的礼物。一眼瞧见啦！理着胡子，拿手掂掂。要是他一拿拿起来啦！那是分量轻，就是一层皮，就搁那儿啦！这一拿没拿动，看了看下款儿，一看知县在旁边站着哪，一拍这知县肩膀儿：

“太好啦，太好啦，这个真可心，这个真可心！”

这就是告诉那知县：“你放心吧，你那儿坐着吧，我绝不调你。”又说：

“这手工太巧啦！”

手工巧干嘛呀，他说那分量太大啦！

“哎呀，你怎么这么用心哪，你就知道本府我是属鼠的！哈哈，就打一个金鼠，好！用心！啊，下月太太生日，太太比我小一岁。”

弄去吧！小一岁，属牛的，你给弄个金牛得多少钱哪！老百姓还活得了活不了！

（张奇墀记录　何　迟整理）

二十四孝

《今古奇观》上头有段《庄子休鼓盆成大道》，愣告诉人说庄周变了个蝴蝶儿；人怎么能变蝴蝶儿呢！这出戏叫《蝴蝶梦》，是庄周啊做梦，梦见变了一个蝴蝶儿到处飞。这个事情呀，据我想，那是庄子的想象，庄周呀，他羡慕这个蝴蝶儿："瞧，这蝴蝶儿飞得多自由呀，我要跟它一样那够多好！"晚上做梦就梦见蝴蝶儿了；脑筋里头有这个印象啊，他就做这个梦。古今中外一个理，做梦就是脑筋里头的想象。比方说吧，您啊到过广州。看广州的景致儿很好，您喜欢它，可是您回来啦，在天津哪，离着广州有几千里地哪，晚上一做梦呀，就许到了广州了。说近的吧，您瞧北京好，晚上一做梦就许梦见北京，说您没到过北京，也没看过北京的相片，连听都没听见过，做一辈子梦，您也梦不见北京，是一定的道理。您要不信，有这么两种梦，中外古今谁也做不着！什么呢？男的一样儿，女的一样儿。女的，做一辈子的梦，也梦不见留胡子，"女不梦须"嘛！女人她没有那个想法儿呀！男的梦不见养孩子，怎么？男的他没那个"手艺"呀！一定的。

《蝴蝶梦》，现在我们就说前边儿"庄子游春"这半段儿，怎么哪？再往下说啊里面就有毒素啦！艺术这一门里，戏曲也好，曲艺也好，这些老东西，要不改革，里头就许有毒素。您拿这年画儿说吧，到了年下，家家都要贴张年画，旧年画里头就有有毒素的，即便有人卖，咱们也别买它。什么画呢？就这二十四孝。这二十四孝完全是旧社会愚弄人哪，帮助那个皇上，帮助那封建社会统治阶级，拿愚忠愚孝把人给闹迷糊了。里头有好些个是捏造的，别拿这个当真的。这二十四孝咱

就不一一细说它啦，独单把其中的两孝一提，您就能知道二十四孝是什么玩意儿啦。这两档子事，完完全全是捏造。什么事啊？一个“卧冰求鱼”，一个“埋儿得宝”。您要一研究啊，甭说不像话，还不像人话。

说“卧冰求鱼”，那人叫王祥，家里穷，大三九天儿，妈妈想吃鱼，买不起鱼怎么办呢？正冷的时候，鱼都在冰里头哪，王祥把衣裳脱了，躺在冰上，他那意思是把冰焐化了好逮鱼。这工夫儿，太白金星看见了，叹息说：“真孝哇！”用手一指，从冰里蹦出两条大拐子来，王祥拿回家给他妈一熬汤。不对！太白金星在哪儿住？我们可以跟他谈谈。说找不着他，我们可以给他去一封信，他可以给我们来一封回信。说他不花邮票钱，我们连邮票都给他寄了去！绝没有哇，这是迷信哪！事实也不可能呀，三九天那么冷，零下十好几度，把衣裳脱了躺在冰上，一会儿他就跟冰冻在一块儿啦！说即便王祥这阵儿闹“热病”，王祥发烧，烧得厉害，热身子躺在冰上舒坦舒坦；那冰它得化呀，冰化了，什么托着他呀！王祥哪儿去了？掉下去了！您想这情理呀，冰化了他还不掉下去吗？掉冰窟窿里他还出得来吗？这不可能，也没这宗事，天底下也没这么个孝法儿，也没这么傻的人。

那个“埋儿得宝”呢，那人叫郭巨，家里头四口儿人，赶上收成不好，夫妻两口儿吃点不济的，给妈妈做点儿好的，孝顺哪！奶奶疼孙子，天下通情啊，老太太分给小孩儿一半儿，小孩儿愈吃愈胖啊，妈妈愈吃愈瘦。两口子一合计：“得啦，咱们把这孩子给埋了吧！活埋了之后哇，妈妈就吃饱啦。”两口子抱起孩子，到开洼里去刨土，一刨刨出个元宝窖来。胡说八道！刨黄土刨出个元宝窖来？是卖黄土的全都打开洼里刨，哪位也没刨出个元宝窖来。甭说元宝窖，连一毛钱也没刨出来过。说这个是他孝顺，老天爷就给他一个元宝窖，就让他发财！这个事情没有，要是真有这个事情呀，这个郭巨头一个罪名是摧残第二代——活埋孩子，这是血债！这个先把它搁在一边儿；他的出发点不对，怎么不对呀？他得说理，不说理不成！你把孩子埋啦，埋孩子是为了孝顺哪，让妈妈吃饱啊，这个老太太到吃饭的时候准找孙子，那是一定的道理，惯啦！奶奶疼孙子嘛！问：

“孩子呢？让他吃饭哪！”

两口子就得说瞎话：

“您吃吧，妈妈，孩子玩儿去啦!”

“他饿啦!”

“他吃饱啦，您甭管他啦，您吃吧!”

这一顿呀能成，老太太吃啦；到吃晚饭呢，还找哇，还得说瞎话呀：

“您吃吧，他玩儿去啦!”

老太太撺儿啦：

“像话吗？啊？出去一天啦，我也没瞧见他，他吃饭啦？”

“吃饭啦!”

“早晨吃饭这阵儿还不饿吗？你不说实话我不吃!”

两口子没办法，就得说实话：

“您吃吧，这孩子呀，您甭等他啦，我们把这孩子活埋啦！为什么哪？因为家里不够吃，您老疼他呀就老吃不饱，为了让您吃饱啊，把他活埋了！反正啊孩子也死啦，您就吃吧!”

这老太太那么大年纪，疼孙子，家里年月不好，营养又不足，老太太一着急，准死！老太太也死啦，孩子也埋啦，剩的粮食他们俩够啦！他们那不是孝顺哪，他们那是减挑费！您想这情理啊!

（张奇墀记录　何　迟整理）

携琴访友

《今古奇观》上有段儿《俞伯牙摔琴谢知音》。俞伯牙是一个大夫，大夫可不是瞧病的，古时候三品官叫大夫，清朝、明朝叫九卿，这个官儿是御前的，在皇上跟前做事。钟子期哪，是一个打柴的樵夫。这两个人哪，不能平起平坐，按说交不了朋友，就因为这琴，朋友交成了，知音。俞伯牙抚琴别人不懂，携琴访友，俞伯牙辞官不做，带着琴上汉阳访钟子期，由打晋国——就是山西——到湖北。到那儿，子期死啦！死了怎么办哪？就在他坟前抚了一回琴。又有别的樵夫打这儿过，一听这琴声音挺好听，可就是不懂怎么回事，在旁边儿一听一乐，俞伯牙把琴摔碎了！这是为什么哪？“子期不在与谁弹！”琴可是好，琴好哇，可是没有知音的，不弹了！

提起弹琴来，倒退三十来年，我三十来岁的时候，我们那儿有家街坊，住一个院儿，他这人附庸风雅，自命清高，本来没练过琴，也要抚琴，表示自己不凡，一宵一宵的抚这个琴。大杂院里的街坊起先倒爱听：“有意思啊！”听着听着，这院儿里街坊就都搬家啦。他怎么样啊？“你们搬家搬你们的，我这儿还抚。”房东老太太到半夜里过来一拍窗户：

“这琴抚的真好啊，下月的房钱别给啦！”

这位一想，说：“老太太您一定知音哪！”

“什么叫知音哪！你给我搬家，别人都搬啦，就因为你！人家嫌吵的慌，连我晚上也睡不着！”

他怎么样哪？“搬吧！不知音我走哇！”搬了之后一想：“上哪儿去

找钟子期呀？哪儿人多哪儿去。”天津是繁华地方，最繁华是南市呀，南市有市场啊！我上那抚去，我不要钱哪！买块白布写上：“以琴访友，茶水足用，分文不取。”沏上一壶茶，打家里提溜到市场，借张桌子，把白布往身后头这么一挂：“以琴访友”。爱喝茶这儿喝，一个子儿不要。坐在这儿他就这么一抚！刚这么一摆，这人哪围得里三层外三层，风雨不透。他心里高兴：“知音的不少，抚！”打这儿一抚哇，越来人越少，就剩下一位在旁边站着。他一瞧：成啦，一人知音，胜似百位！把琴往这儿一放，得跟他谈谈，这就是钟子期。

“阁下一定知音哪？”

这人说：

“我不懂！”

“你不懂这儿站着？”

“是得这儿站着！”

“别人都走，你怎么不走？”

“我不能走，我等这桌子哪！”

敢情这张桌子是人家的。打这儿他不在街上抚啦，在家里闷着头儿抚，闷着头儿抚哇，嗯，该着，都不懂啊，有个老妈子懂！这老妈子伺候他茶水，他这儿抚着琴，正抚着是悲调子，哪个调子？就是“孔仲尼叹颜回才高命短”，正抚到这儿，一看这老妈子眼睛也红啦，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嗯，有门儿！别人都不懂啊，这老妈子懂，她哭！我这正是悲调子！把琴这么一收，不敢就问“你知音？”前者碰俩钉子啦！问房东老太太，房东老太太嫌吵的慌，让他搬家！那回在南市遇见个知音的，那是要桌子的！到这儿不敢这么问啦，他来了个引而不发：

“你为什么哭哇？”

这老妈子说：

“我怎么不哭哪！大爷，您这琴的声音实在叫人惨的慌！”

有门儿！有门儿！她懂！知音啦！还不敢问，慢慢儿诓：

“噢，你为什么惨的慌哪？”

“我一听您这声音哪，想起我爷们儿来啦！”

“噢，你爷们在家？”

“哪儿呀，他死啦呀！”

“噢，他多大年纪死的？”

“三十三!”

这更对啦！他跟颜回同岁呀，颜回也是三十三岁死的，满对呀！你爷们儿想当初做什么事呀？”

“我爷们儿弹棉花，我听您这声儿啊，跟弹棉花一个味儿!”

这哪儿是知音哪，她想起弹棉花的来啦！

（张奇墀记录　何　迟整理）

草船借箭

有的人拿诸葛亮当神仙，这是个大错。世上没有神仙，诸葛亮也是人。可是他怎么会算呢？这是学问。草船借箭就包括好几门学问，短一样，箭也借不成。有什么学问呢？天文学、地理学、心理学，最重要的是数学。天文学用在哪里呢？他许了周瑜三天交箭，他知道第二天夜里有雾，箭准能借来。这门学问不是迷信，咱们现在就有。什么呢？就是气象学。明天什么天气，今天就报告了。诸葛亮就有这门学问，故此许周瑜三天交箭。地理学呢？下雾的时候瞧不见对方的营盘，他来到这儿很多日子了，早就看好地点了，他这二十只船往敌人大营里去，天下着大雾，船在江心走，是顺流，是逆流，哪边的风，都有一定的时间，掌握不好就不行。离敌人近了，敌人有哨船，一包围就成了俘虏了。离远了，敌人放的箭他这儿得不着。不远不近，传令把二十只船停住了，一字排开，击鼓鸣锣，这就是地理。心理学最要紧，就是揣度人的心理。周瑜的心理是想法子杀诸葛亮。可是诸葛亮又不能躲开；躲开，自己的事不能成功了。这叫居于虎口，稳如泰山。派他造箭，他就应了。箭交上去你还能杀我嘛！鲁肃是什么心理呢？他是个忠厚长者，借什么有什么。曹操是什么心理呢？夜间下大雾，敌人击鼓鸣锣，曹操怕偷营劫寨，所以准放箭。这三样学问，少一样也不行，可是还有一样最重要的学问，就是数学。数学要是不好，决不能成功。怎么讲呢？他得交给周瑜十万枝箭，只许多不许少，除去损坏的十万出头。那坏了的得去三分之一，至少总数也得够十五六万枝。再说一枝箭按四两计算，这十六万枝得多少斤哪！可有了重量了。这船是在

水里，对着敌人方面的草人中箭了，背着敌人这一面没有箭。如果十六万枝箭全放在一面的话，这船就沉了，可不是吗！船一偏，水进去了，不就沉了嘛。故此得把算术掌握好了。这方面够八万枝了，传令调头。够十六万枝了，才能成功。这个怎么算呢？《三国演义》原文上也有。唱的戏，《群英会》也有。大鼓上也有。可是谁也没在这上头注意。诸葛亮在船舱和鲁肃喝酒的时候，这个账就算完了。他给鲁肃斟了一杯酒，鲁肃害怕，一点也没喝，趴在桌子上装睡觉。就以这杯酒，当作测量的标准，酒斟了七成满，外边，对着敌人这一面，草人上中箭越来越多，船也越来越偏，这船一偏，杯中酒也就偏了，等里边的酒偏到杯边上啦；这八万枝箭就够了。再多了这酒就洒出来了，酒一流出来，那水也就进船了，到这时传令船头拨回。带箭的这一面到背面来了。空草人面对敌人。空草人中箭越来越多，酒杯呢也越来越端正了。直到酒杯完全平了，十六万枝够数了。天亮雾收，传令回去。

（夏之冰记录）

倒坐观音台

方才唱这段子很好，实事，这是真人真事的段子，新段子跟老段子不一样，老段子里头有的就有点儿迷信，怎么回事呀？旧社会里宣传迷信，就为让人糊涂，愚民政策。

提起这迷信，有这么一段，这是实事，说完了我负责。哪儿呀？永定门外头，叫“倒坐观音台”，现在这庙没有啦，这迹址还有哪，这个庙哇冲北，倒坐嘛。观音台在民国十二年特别香火大，重修一回。怎么回事呀？门口儿搁着一辆车，一个卖花儿的挑子。拉车的冲着这庙里嚷：

“您把车钱给我们哪，等的工夫太大啦！”

把街坊都喊出来啦，街坊一问：

“怎么回事呀？”

“有一老太太进这门儿啦，坐车没给钱，等了半天啦。”

一叫把和尚叫出来啦。其实这庙不大，拉车的这么嚷了半天，那和尚能没听见吗？就你睡着了不也吵醒了吗？到这时候大伙儿一叫，他才出来。出来就问：

“怎么回事呀，施主？”

“有一老太太进这门儿啦，坐车没给钱。”

“打哪儿拉来的？”

“西直门。”

“多少钱哪？”

“四十子儿。”

和尚说：

“不对呀，这是庙，哪有老太太呀？没有哇！”

旁边儿那卖花儿的给作见证：

“有，有一个老太太，她下车还拿我两朵花哪，也没给钱，也让我在这儿等着哪。”

“两朵花多少钱？”

“俩子儿一朵。”

“没有哇！你们里头看看去。”

“里头看看，我这挑子谁管哪？”

“我这车谁管哪？”

街坊说：

“不要紧，我们给你看着，咱们到里面找去。”

连街坊都进来啦，这屋里那屋里都看啦：

“没有哇！”

“有一老太太进来，怎么没啦哪！”

转悠来，转悠去，转到西北犄角，西北犄角有这么一间殿，上头有块匾，写的“王三奶奶行宫”。再往屋里一看哪，这拉车的跟卖花儿的：

“哎，就这老太太！”

一瞧王三奶奶呀，在那供桌上坐着，手里拿着一朵花儿呀，头边儿插着一朵花儿。桌上搁着两摞铜子儿，一个四十子儿，一个四个子儿。数数钱：

“哎，这是四十子儿，这是车钱！”

“这四个子儿，花儿钱！”

对嘛，打西直门来嘛，王三奶奶在妙峰山住，这儿是王三奶奶行宫。嘿！打这儿一宣传，了不得啦，王三奶奶显圣啊，这个庙的香火特别的旺，初一到十五，就这半个月，这和尚卖香火就卖两吨多。这和尚赚这个钱可扯啦！和尚怎么样啊？娶了仨媳妇，抽白面儿抽得特别的多，临完怎么样啊？扎吗啡烂死啦。您说王三奶奶怎么那么缺德，单保佑抽白面儿的哪？单上他那儿显圣去？我就不信这个，后首一打听我才明白，这个拉车的是和尚他舅舅，卖花儿的是和尚他姨夫，全是亲戚，错了亲戚他不给他那么宣传。

（张奇墀记录）

下神儿

世界上的事万不能迷信，迷信耽误事。过去有人迷信神仙，什么事都去求神仙，有病求神仙，没钱求神仙，没小孩儿也去求神仙，其实一点用处没有！

说：“娘娘庙，娘娘宫啊，烧香就得小孩儿啊！”这人太糊涂啦，脑筋的油泥没擦好！如今哪？不上娘娘宫烧香啦，偷娃娃的也没有啦！没有怎么样哪？如今的小孩儿更多啦！就我们那胡同儿，五个门儿九十七个小孩儿，都是五六岁，解放以后生的。说：“小孩儿不是打老娘娘那儿来的吗？”与她有什么关系呀？如今怎么会这么些小孩儿哪？有真理：头一个，生活富裕，结婚的多啦；二一个，收生的这个主儿哇，是专门产科，有学问，对于婴儿，对于产妇，她完完全全得负责，跟原先那收生婆不一样，旧社会的收生婆就知道要钱，什么叫消毒，她不懂！不消毒，脐带带进脏东西去啦，就得病，四天，六天都是危险期，叫“四六疯”，抽死啦！如今小孩儿有得四六疯的吗？没有。这都是医学科学的好处，与娘娘没关系。再说，到什么时候注射什么针，预防牛痘啦，白喉啦，卡介苗哇，这都是保护儿童啊，儿童又健壮又好，与娘娘没关系，这是新社会才有的幸福。如今的小孩儿呀叫第二代，您瞧这名词多好听，第二代！您拿我说吧，倒退六十来年我不也是第二代吗？我就没人管！

还有的人没钱也去找神仙，说：“给财神爷烧香能发财！”这人多糊涂哇，你不劳动这钱打哪儿来呀？给财神爷烧香能发财？财神爷它是泥胎，你把脑袋磕破了他也不给你钱，它也没有钱，它让你捡皮包，你

乐啦，丢主儿怎么办哪?

还有一种人，有病不吃药，上药王庙烧香去，这个更糟心！有病得上医院，不愿意上医院哪，哪条街上都有中医联合诊所，中西医都可以，千万别上药王庙去烧香，讨偏方，那不成。还有比这糊涂的，有病啊，他不找大夫，请瞧香的老婆儿吃点仙丹，什么仙丹哪？就是香灰！病人那儿躺着，她把香往那儿一烧，一磕头，一打嚏喷神仙就来，一打冷战神仙就走！瞧这个劲儿（做神仙状），神仙来啦！“啊嚏！”神仙有这么缺德的吗？您再听她说话，让你猜一半听一半，一边摸着病人，一边唱:“你这个病啊，真难看哪，这边儿是火呀，这边儿是寒哪!”这家子的人跪地下一求:“大仙姑，您赏点什么药哇？”你再听这开药方:“仨红枣哇，两片姜啊，白开水啊，沏红糖啊!”您想这药能治病吗？纯粹蒙事，你说他蒙事，她说是神仙说的。我有一句话专治神仙，一说神仙就跑，不但我能成，哪位拿这句话说去都能成，不信您就试验试验，多会儿您瞧见大杂院里有瞧香的，她在屋里正那儿跳哪！你站在门口来一句:“查户口!”这神仙就走。你说这神仙她怎么怕查户口哪!

（张奇墀记录）

战长沙

这段《战长沙》又名《两将军》，关羽、黄忠，两个人俱有惊人的本领。大鼓词是一共五段，头段是韩玄派将，二段是关黄对刀，三段是马失前蹄，四段是箭射盔缨，五段是魏延杀韩玄。这几段可算有意思，紧凑。关公有关公的精神，黄忠有老年人不服气的气魄。二人大战多少回合不分胜败，为什么马失前蹄呢？关公要用败中取胜使用拖刀计，一般的说书的也说这段。关公在前面败，黄忠在后边追，直追到两匹马嘴尾相连，黄忠举起刀来往下就落，关公不用回头，就知道刀来了。他怎么知道刀来了呢？说书的说大将军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听见金刃劈风。这叫胡说八道。怎么讲呢？刀砍下来带风这固然不假，可是风在后边，刀在前边。要是等听见风脑袋就开了。这拖刀计怎么用呢？我是不懂得，听武术家谈论过，如果是败中取胜，他得看日头，是上午、中午还是下午。败的方向得背着日光走，上午往西边败，下午往东边败，前边就有人影，手里拿着大刀，古时战马的丝缰不在手里，是在马镫上，左右一边一个。马往里叫拐，往外边叫削。关公败的时候瞧着地上影儿，后边的大刀举起来了，他的拖刀计要是用早了，敌人还能还手，用晚了命就没有了。大刀要往下落了，就在这时候踹右边的马镫，马后右一跨，后边的马还直着向前跑，这刀就落空了，可是关公的马就圈回来了，大刀一落整在黄忠的脖子上，故此这叫拖刀计。什么事儿也是寸劲儿。就在这时黄忠的马打了个前失。黄忠从马上掉下来了。大刀也撒手了，仰面朝天。关公刀就下来了，离着黄忠的脖子也就是二寸六分三吧——您瞧还有尺寸——关公把大刀停住了，

没有往下落。为什么呢？关公这个人性情最骄傲，他心里是这个想法：拖刀计用上了，可是不能杀黄忠，后人要是一谈论，不说我是用拖刀计胜了黄忠。说我是侥幸成功，说我败了，他从马上掉下来了，我得手了，才胜了黄忠。我不落这坏名声。故此关公把刀停住了，勒住马就说话了："黄先生，起来遛遛，没摔着哇？咱们明天再会。"还真客气。关公回营了。黄忠只可起来上马收兵回城。韩玄摆酒给黄忠压惊，这就叫马失前蹄。第四段箭射盔缨，更好啦。第二天黄忠换了马啦。出城与关公又战上了。黄忠也来了个败中取胜，前边一败，关公在后知道他是假败，关公性情极其骄傲，打马便追。离着很远，倒看看他有什么招数。黄忠听见后边马响銮铃，知道关公追下来了，一抬腿，在马鞍韂得胜钩上挂上大刀，抽弓搭箭。这箭也分好几种：古时候将官的箭壶里有透甲锥，狼牙箭，有一枝长的还带着个葫芦，那是信箭，又名叫包头。单有一种鱼尾箭。黄忠没用透甲锥，为什么他不用这枝箭呢？他想：可是两国相争，昨天我从马上掉下来，他没杀我，今天我要是一下子要了他的命，到后来落个骂名千载，这叫以怨报德。我要是不给他一箭呢？他也不知道我吃几碗干饭，故此用鱼尾箭射他的盔缨。回身一箭，直奔关公去了。平常人射箭能躲得开，大将的箭躲不开。为什么呢？他的弓力大速度快，听见弓弦一响箭就到了，关公心里一惊，心里说：坏了，吃了黄忠的亏了，他的百步穿杨箭天下驰名，只好闭眼等死。身上也没觉得疼，一阵风在头上过去了，回头一看，盔缨射掉了，关公知道这是成心，决不是箭射走了，这是补昨天的情。昨天我没杀他，今天还我这么一箭，这叫一命还一命，别追了，再追第二箭就没好地方了，收兵吧。那么大的关公吓了一身汗，把脸都吓红了。要不怎么关公是红脸儿呢？让黄忠给吓的。

（夏之冰记录）

杜十娘

这一个是《今古奇观》的节目，《杜十娘怒沉百宝箱》。说的是李甲负义，杜十娘痴情，叫人看着，听着，可气又可怜。可气的是李甲，可怜的是杜十娘。事实上不可能有这样的事儿，这是作小说的弄笔。怎么知道不是真事儿呢？就在这三个人名字里藏着哪。杜十娘偏遇见李甲，半道上又遇见孙富，这三个人名字里别有含义。杜十娘，就是太已的“实”在了。杜是度量的度，自己受苦当妓女想从良，度量着客人里有可靠的，就可做一生的伴侣。太实在了，跟了李甲了，所遇非人。李甲呢，这李暗隐是理义之理，甲暗隐真假之假，杜十娘度量人太实在，遇见了“理假”，最后落个死亡。可又偏遇见孙富，怎么那么巧偏遇见孙富呢？这个名字说明了就是骂这个孙子净造孽，就富裕俩钱儿！

（夏之冰记录）

刮眉毛

我们有个街坊，平时好吃懒做，游手好闲，到了年根儿底下，缺米少面，手底下一个子儿没有。他女人着急了:“你说，咱这年怎么过!”也沉得住气:“你别管，我自有办法。”

转过天来，大年三十。他出了门儿，溜溜达达就进了理发馆了:“给我剃光!”伙计一看有主顾，赶紧让座，围上白被单，打好胰子，剃完了头又刮脸儿，都完事了，他不站起来:“伙计，把眉毛给我刮了去。”“啊!先生您刮眉毛做啥呀?”“过年了，干净干净，去去晦气。”“我剃了二十年头了，没听说刮眉毛的。”“让你刮，你就刮，刮完我多给钱。”伙计没办法，拿起刀子，刺儿，把眉毛给刮下去一个。

眉毛也下去了，我们这位街坊也撺儿了。“哎，你怎么把眉毛给我刮去了!”伙计愣了:“啊，你刚才让我刮的。”“什么?我让你刮的。我吃饱了撑的，我疯魔，诸位听听，这合乎情理吗?”伙计这时候有一百张嘴，也说不出话来了。

两个人一吵，掌柜的出来了。年根儿底下，理发馆的生意正忙，正月不剃头嘛。掌柜的怕耽误生意，赶紧了事:“先生，我们伙计一时不留神，算了，这个头钱您甭给了。”“噢，我这儿讹你头钱来了，大年下，我这一个眉毛怎么出门儿，到现在，什么东西还没买呢，怎么见人!”掌柜的一听，明白了。“先生，您多担待，我这儿刚买的两棵白菜，一斤羊肉，您拿回去包顿饺子。您全看我吧!”他把东西接过来，心里高兴，嘴里还不依不饶:“要不是看着掌柜的面子，咱找个地方儿说说。掌柜的，我留一个眉毛也不好看，您受累把这个眉毛

也刮下去吧。”掌柜的一听乐了：“先生，您这个眉毛留着明年再刮吧！”

（张立林记）

行话

旧社会，干我们这一行的说话的时候总爱调侃儿。什么叫调侃儿啊？调侃儿就是行话，也叫术语。这句话说出来呀，外行人听不懂。比如说吧，管伙计不叫伙计，叫老合；看一看不叫看一看，叫把合；女人哪叫果；老太太叫苍果；好看叫尖局；长的不好看叫念嘬……这是几个例子，要是全说上来，再说俩钟头也说不完。

这些个调侃儿啊，我全会，可是我不喜欢说。怎么哪？为了调侃儿我吃过一次亏。怎么回事哪？您听我慢慢说。

二十五岁那年，我结婚。您想啊，那个年月，吃上顿没下顿，一天不出来，一天就没饭。因此哪，结婚就没敢操办，亲戚朋友都没惊动，就是自己一家子吃顿捞面，我照样儿上园子说相声，就算结婚了。

嘿嘿，没想到有人挑眼了。谁哪？侯一尘和常连安。侯一尘跟常连安说："寿臣结婚也不告诉个信儿，走，咱们看看去，看看这个嫂子长得怎么样。找个机会，怄怄咱们嫂子。"俩人商量好了，趁着我上园子没在家这工夫，上我那儿去了。

到了我们家，啪啪一打门。我女人正在屋里坐着哪。听见外边儿有人敲门，赶紧问："谁呀？"开开门一看，不认得："您二位找谁呀？"两个人要是说话不就没事了嘛，俩人不说话，站那儿调侃儿。侯一尘说："哎，老合，把合。"常连安一撇嘴："嗯，念嘬。"说完了俩人就走了。

这一来，给我惹祸了！

晚上，我下了园子，到家一推门，我女人坐那儿正运气哪！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我说："怎么了？跟谁呀？你可说话呀！"问了半天，我

女人才说话："我说，你认识的人都是外国人哪!"我说："这话从哪儿说起呀? 都是中国人。""中国人? 中国人怎么净说外国话?"我说："你快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刚才来俩人儿，问他们找谁也不说话，贼眉鼠眼，一个说：'老合，把合。'一个说：'念嘬。'说完了就走了。今天你给我说清楚了，这几句话到底怎么讲! 说上来，咱二话不说，说不上来，我跟你没完!"这时候，我心里才明白，赶紧解释吧。我说："噢，原来为这事啊。这两个人哪，都是说相声的，他们说那话呀，叫调侃儿，是我们的行话。老合哪，就是伙计。把合就是看看。两个人要看看你。""那念嘬是怎么回事?"她问这句，我为难了。怎么? 这个丑人哪都护短儿，我要是说俩人说你长得丑，长得不好看，我女人一定不高兴，她不高兴，半个月不晴天，我们这日子还怎么过! 没办法，说谎吧。我说："这个念嘬呀，哈哈，念嘬是说你长得漂亮，长得好看。"说到这儿，我女人才见笑脸儿："啊，这还像话，我念嘬，我是念嘬，我要知道这俩小子来，我擦点粉，我更念嘬。"

（张立林记）

送煤

说一档子真事。说相声的有个刘德志，有一天，从天桥下地回家，走到半道儿，从对面走：过来一个人，这个人哪，身上穿得挺破，背着一个筐，筐里头不到一筐煤，有个一百多斤。刘德志走到跟前一看，哎，这不是我那筐煤吗?

他怎么认出来的哪？筐上有记号。到了北京啊，住大杂院，院里头每家都有个煤筐，送煤的时候，怕掺和了，自己在筐上都做个记号，拴个布条啊，系个线绳啊，所以，刘德志一眼就看出来了。

“啊，这是个贼。”刘德志心里想：我要是一喊，这个贼一定跑啊，他跑了，这筐煤我还得背家去。刘德志沉得住气，过去一拍贼的肩膀：“唉，你这煤卖不卖呀？”

贼吓了一跳，一听有人买煤，放心了。“卖呀。”

“这筐煤多少钱哪？”

“您要买，给一百法币吧。”那时候，市场上的价，一百斤煤二百七十法币。贼想这个：甭管贵贱，卖给你，我白落俩钱花得了。

刘德志说：“倒是便宜，便宜是便宜呀，你得给我送家去。到了家，我再给您钱。”

贼说：“行，怎么走啊？”

刘德志往前一指：“前边儿不远了，一会儿就到。”这个贼背着筐，刘德志在旁边儿跟着，一边儿走一边儿还说话：“你这煤倒是便宜，就是湿点儿。”

来到胡同口儿，贼沉不住气了：“先生，还有多远哪？”

“这就到了，进了口儿，第三个门儿就是。”

“啊!”贼扔下筐就要跑。刘德志一把把他抓住了。“别跑，要是抓你，我早就抓你了，你在哪儿偷的煤？”

“就在西墙根儿。”

“照原样儿，还给我放那儿。”

（张立林记）

是刷子

我们院儿住着一位刘大爷，刘大爷说话幽默，办事稳当，无论遇见什么事儿他从来都不着急。

有一天晚上，吃完晚饭，家里人都睡了。刘大爷一个人坐在窗户旁边儿，把灯关了，借着外面照进来的月亮光，在那儿喝茶。正喝着哪，就听见外边儿有动静。刘大爷心里想："有贼，进来人了。"

外边儿亮屋里黑呀，刘大爷从窗眼儿往外一看，一个黑影儿朝窗户走过来了。这个贼到了窗户跟前，轻轻地把窗户纸弄个窟窿，就把手伸进来了。那意思，把插销拔开，然后跳进来就拿东西。

刘大爷心里想："好小子，想偷我。"喊吧？怕把贼吓跑了。逮？也不好逮，刘大爷顺手把旁边儿的一把刷子拿过来了。照准了贼的手背狠狠地那么一刷，贼在外边儿吓了一跳，赶紧把手缩回去了。心里纳闷儿，嘴里可就出了声儿了："哎，这是什么东西呀？"

刘大爷在屋里搭腔了："哈哈，是刷子。"

（张立林记）

一妻一妾

婚姻法公布了，一夫一妻制，这多好啊，夫妻和和美美，白头到老。旧社会不是这样，一夫多妻制，我们村儿有个财主，都五十多岁了，又娶了一个妾——就是小婆儿。

小婆儿三十刚出头儿，比老头儿小不到二十。总觉着自己和老头儿不般配，怎么办哪？穿衣裳啊，往年轻上打扮老头儿。晚上，老头儿睡着了，她不睡，坐在老头儿旁边儿，给老头儿往下拔白头发。干什么？她这么想：老头儿白头发少了，不就显得年轻了嘛！

大婆儿就不这么想了。

大婆儿想：好你个糟老头子，五十多了，又弄个小妖精，日子都过不安生。你只要到我这儿来，我自有办法。

老头儿到大婆儿这儿来了。大婆儿哪，从衣裳上啊，往岁数大上打扮老头儿。晚上，老头儿睡着了，她不睡，坐在老头儿旁边儿，给老头儿往下拔黑头发。她这么想：嘿嘿，我让你一脑袋老白毛儿，跟我安安生生过日子。

老头儿往小婆儿那去，小婆儿给老头儿拔白头发；老头儿往大婆儿那去，大婆儿给老头儿拔黑头发。没过半年，再看老头儿——成秃子了！

（张立林记）

先生后生

我们村儿住着这么一家：孀居的少妇，跟前两位少爷。这位少妇啊，有名儿的才女，出奇的漂亮，方近左右没有不知道的。俩孩子是对双棒儿——双胞胎。

两个孩子到了五岁了，该念书了。那时候没有学校，念私塾啊，托了个人，把孩子送学堂去了。

先生一看，是这俩孩子，孤儿寡母，心里起了邪念了，想找个便宜。头天放学了，这位先生把俩孩子叫到跟前儿：

"几岁了？"

"五岁。"

"怎么都五岁呀？"

"我们是双棒儿。"

"啊，好，好，我说俩人模样儿差不多啊，哎呀，模样儿一样，我不好认哪。这样吧，我出个题，回去问你妈，明天告诉我，不告诉我不让念书。"

"先生，什么题呀？"

"回去就说先生让问的，问问你们俩人哪，谁是先生的，谁是后生的。"

嗬，这句话缺大德啦！那位说，这句话没什么呀，问问谁是先落生的，谁是后落生的。这有什么哪？您哪，心眼儿太实了。这位先生不是那意思，那时候管年轻人或晚辈人叫后生，管老师叫先生，"谁是先生的，谁是后生的"这是一句双关语，他用这句话找便宜。

俩孩子不懂事，蹦蹦跳跳地回家了。回到家，这位少奶奶得问哪。

“今天念的什么书呀？”

念的什么什么书。“放学的时候，先生出了一道题。”

“什么题呀？”

“先生说，让我们问问您，谁是先生的，谁是后生的。”

嘿，当时把这位少奶奶的脸都气白了，手脚发颤，半天没说出话来。孩子在旁边还紧着催：“先生说了，明天要是答不上来，不让念书。”

要不怎么说是才女哪，有学问，把俩孩子叫过来，说，明天先生要是问哪，你们俩就这么这么说就行了。

转过天，两个孩子刚进学堂，先生就把俩孩子叫过来了。

“先生昨天留的题，回去问你妈了吗？”

“先生，问了。”

“你妈怎么说的？”

“我妈说了，不管先生后生，都是我妈的儿子。”

（张立林记）

好一个小呆呆

清朝乾隆年间，有一个赶考的举子，不远万里，来到京城。找到住处以后，离着考试的日子还富余两天。一个人感到很寂寞，信步闲游，来到了郊外。

郊外别有一番景致，河边，有一个洗衣的女子，看年龄，十七八岁，长得如花似玉。举子一见，当时起了歹心，随口念了一首诗："金钗银钗，好一个小乖乖，来河边荡情怀，千娇百媚，为着谁来？"

他把学问都用这儿了！

小女子一听；知道来人不怀好意，提起衣服就走了。这位举子回到旅店，神志恍惚，心里边儿总惦着河边儿的女子，嘴里不停地念着那首得意的诗词。

过了两天，考期到了。这位举子虽然来到考场，可心里一直没忘前两天的那件事。考卷发下来，你可答卷哪，嘿嘿，把前两天写的那首诗写在考卷上了！

时间到了，考卷交上去，主考官拿过来一看："金钗银钗，好一个小乖乖，来河边荡情怀，千娇百媚，为着谁来？""啊！这写的是什么跟什么呀！"细一想明白了："唉，小伙子，千里迢迢，为的是金榜题名，高官得做呀，怎么能三心二意，心怀不良哪！"随手拿过毛笔，在举子写的诗词下面，和了一首，嗬！对仗工整，韵调和谐。怎么写的哪？"神差鬼差，好一个小呆呆，进考场叙邪才，千山万水，为着何来？"

（张立林记）

永远不死

这段小笑话儿出在我们村——逢这新鲜的事情全出在我们那儿。我们村儿有个财主，家里有钱。可是老头儿有个毛病，无论亲戚朋友、家里人、底下人，谁也不许当着他的面儿说死字。怎么哪？他怕死。死了都得抛下，不管趁多少钱，一个子儿也捎不走。到了说死字儿的时候，必须躲着说。实在躲不开了，怎么办哪？就得学大舌头，说洗。比如说：某人某人死了，要说某人某人洗了。

有一年哪，老头儿过生日。三个姑娘、三个姑爷都来给老头儿拜寿。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老头儿说话了，老头儿说："席上有酒无令不成欢哪，咱们说个酒令儿吧。"

大姑爷说："怎么说哪？"

老头儿说："你们哥儿仨，一个人说出一位古人来，用这位古人比喻我，给我祝寿。"

大姑爷说："这个好说，我先说。您好比唐朝的郭子仪。"

老头儿说："这怎么讲哪？"

"七子八婿满床笏，寿活一百二十八岁。"嗬！老头儿听完了高兴。

二姑爷在旁边儿给大姑爷使坏："大姐夫，这个郭子仪可算是个长寿的，可是郭子仪一百二十八岁以后哪？"

大姑爷说："以后，以后他就没有了。"

"没有了？没有了又哪儿去了哪？"

"他——他洗了。"

老头儿怕听死字，赶紧拦住了："大姑爷说的好，快喝酒，快喝酒，

二姑爷说。”

二姑爷说：“老泰山，您好比远古时候的彭祖。”

老头儿说：“这怎么讲哪？”

“寿活八百八十岁！”

老头儿更高兴了。大姑爷心里想：刚才你给我使坏，我也挤对挤对你。“二妹夫，彭祖的岁数可是够瞧的，八百多岁，哈哈，那现在彭祖哪儿去了哪？”

二姑爷说：“他——他也洗了。”

老头儿赶紧又拦住了：“喝酒，喝酒，该三姑爷说了。”

三姑爷为难了，怎么哪？历史上岁数最大的就是彭祖了，说一个比彭祖岁数小的，没意思，又怕老头儿不乐意。憋了半天才憋出词儿来：“老泰山，您好比您三姑娘的两只脚。”

老头儿说：“这怎么讲啊？”

“永远不洗！”

（张立林记）

豆腐是命

旧社会的时候，有一种人以交朋友为名，他吃人儿！我们有位街坊，就是这路人。

有一次，我们这位街坊请客。下馆子？太费钱。在家里吃。买鸡鸭鱼肉？舍不得花那份儿钱，不请又不行，怎么哪？总吃人家的，一毛不拔，下回人家也就不请了。想来想去，最后到豆腐房买了几斤豆腐。这几个菜就找豆腐要了。桌子摆好了，清一色四盘豆腐：炒豆腐、炸豆腐、小葱拌豆腐，虾子咕嘟豆腐，最后上一碗菠菜豆腐汤。

朋友一看这几盘豆腐，心里想：得，吃完饭我连家都回不去了——腿都软了。心里不高兴，脸上可就带出来了。我们街坊一看朋友不乐意，赶紧解释："大哥，您不知道，我最喜欢吃豆腐，豆腐就是我的命，我顿顿离不开豆腐，我也不知道您喜欢吃不喜欢吃，事先也没和您商量，您要不喜欢吃豆腐，我再给您换几个菜，大哥，咱哥儿俩不喜外，您千万别客气。"几句话把这位的气儿全给说没了，他心里想这个：豆腐是他的命，他喜欢吃豆腐，给我也预备豆腐，这是对我的恭敬啊。赶紧说："不不不，别换别换，我也喜欢吃豆腐。"吃完饭，高高兴兴走了。

过了几天，这位回请我们街坊。心里想：他既然拿豆腐当命，我也给他预备点儿豆腐，吩咐家里人，无论鸡鸭鱼肉，每个菜里都要俏点儿豆腐。

桌子摆好了，菜端上来，我们这位街坊一看，嚯，鸡鸭鱼肉！一边儿喝酒一边儿吃肉，一块豆腐也不吃。这位朋友心里纳闷儿啊："贤弟，豆腐不是你的命吗？你怎么一块也不吃啊？"我们街坊一边儿吃一

豆腐是命

边儿说："大哥，豆腐是我的命，这没错啊，可是我看见这些肉啊，我就不要命了。"

（张立林记）

没法儿掏

有两个举子——可不是吃的桔子，是念书的举子——一同上京赶考。千里迢迢，这一天远远的可就望见京城了。

两个人想着一路上受的千辛万苦，眼看着就要金榜题名，不由得感慨万千，诗兴大发，这个说："仁兄，咱们二人做一首诗，您看如何？"那个说："好啊，以什么为题哪？""咱们就以城墙为题。""好，我先说。"这个举子手指城墙，不假思索，脱口而出："远看城墙似锯齿。"那个紧接下句，也是出口成章："近看锯齿似城墙。"两个人说完了，互相夸奖。这个说："仁兄，真乃高才。"那个说："想当初曹植曹子建七步成章，今日听贤弟的诗句，那曹子建也不过如此啊！"二人说完，捧腹大笑。笑着笑着，两个人又哭起来了。这个说："仁兄，你哭什么啊？"那个说："我不能不哭啊，你我如此高才，如果那主考大人看不出来，岂不误了你我的前程。你哭什么呀？""哎，我想起一位古人来了。""想谁呀？""孔子叹颜回才高命短，你我才华不在颜回以下，这样的才华，不能长寿，我能不哭吗？"两个人越哭越伤心。

这时，从对面走过来一个掏粪的老头儿。老头儿背着粪筐，手里拿着粪勺儿。看见两个人在这哭，过来劝劝吧："二位，为什么哭呀？"两个举子把刚才的事由头至尾这么一说，老头儿听完了，一句话没说，也跟着哭起来了。这二位说："哎，我们哭我们的才学呀，你哭什么？"老头说："我不能不哭啊，我哭你们二位这两肚子大粪，我没法儿掏啊！"

（张立林记）

来个锅贴儿吃

我们街坊有那么两口子，这个女的，嗬！这份儿馋哪，少有。一天到晚没别的事儿，就惦记着吃。

这天中午，男的回家吃饭，女的在窗户那儿坐着，看外头下雪。男的吃完饭还得出去呀，就问女的："哎，外边儿下雪了？"

"啊，下雪了。"

"下多厚了？"

"有煎饼那么厚了吧。"

男的待了一会儿又问："下多厚了？"

"有烙饼那么厚了吧。"

男的吃完饭，穿好了衣服又问："现在雪有多厚了？"

"有烧饼那么厚了。"

男的火儿了，啪！给女的一嘴巴："你怎么总也忘不了吃哪！"

女的捂着嘴巴子："哎，说着好好儿的话，怎么给我来个锅贴儿吃啊！"

（张立林记）

凉水洗脸

我们院儿住着一位大夫。这位大夫，任嘛儿学问没有。什么《伤寒论》哪，《本草纲目》、《濒湖脉诀》呀，一本没念过。就会背几个药名儿，知道几个偏方儿。托人情起个执照，行医看病外带接生。哈，您看没能耐吗？一次机会，享名了！怎么享的名哪？我慢慢给您说。

我们胡同口外头，有个王记杂货铺，这天晚上，杂货铺内掌柜的要生小孩儿。半夜三更，上哪儿找大夫去哪？急不择路，就想起我们院儿这位大夫来了。学徒的来到我们院儿，啪啪一打门，大夫睡得正香哪，给叫醒了。“谁呀？”“大夫，您快去一趟吧，我是王记杂货铺的，我们内掌柜要生小孩儿。”“好，你先头走吧。”大夫还没醒盹儿哪，睡得一愣八怔的怎么给人瞧病啊，跟着就喊他太太：“打盆凉水，洗把脸！”

诸位可听明白了，大夫这两句话是分开说的，学徒的哪，听连了，听成一句了：“你先头走吧，打盆凉水，洗把脸。”

学徒的跑回杂货铺，掌柜的问：“大夫说什么了？”“大夫说一会儿就来，让您打盆凉水，先给太太洗把脸。”

“啊！”掌柜的一听，孩子生不下来，用凉水洗脸，这叫什么法儿呀！大夫的话又不敢不听，赶紧打了盆水，端到太太跟前。该着大夫享名嘛，这位太太体格弱，孩子生不下来，已然晕过去了，掌柜的用凉水往太太脸上一激，太太一激灵，松了一口气，嘿嘿，大夫也到了，孩子也落生了！

（张立林记）

十遍安

甲　旧社会有很多老封建的风俗、礼节，在婆媳关系上也反映出来了。
乙　旧社会的儿媳妇不好当。
甲　月有这么句话：“多年的大道走成河，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嘛！
乙　熬成婆以后再接着管儿媳妇。
甲　清朝末年，不论满人汉人，见面都讲究请安问好。
乙　这是当时的礼节。
甲　男的请安这样，单手下垂一猫腰：“请老爷安！”
乙　是这样儿。
甲　女的不行，得半蹲半站：“您好啊！”
乙　这多难受。
甲　赶上有喜寿事连着请安，你看，这可真够累的。
乙　演清装戏有这动作。
甲　那时候的儿媳妇，按正常的生活习惯来说，一天得给婆婆请十遍安。
乙　用得着吗？
甲　要不怎么叫封建礼节呢？
乙　怎么个一天十遍安？
甲　先说早晨起来，儿媳妇到婆婆房里先请安：“奶奶，您睡得好。”请完安再去叠被，收拾屋子。
乙　这是第一遍，第二遍呢？
甲　“奶奶，请您用早点。”

乙　这也请安哪！

甲　两遍了吧！等婆婆吃完了，儿媳妇喝点汤啊水儿的，赶紧把梳妆盒打开："奶奶！请您梳头！"

乙　三遍了！

甲　梳完头儿媳妇去做饭，得说一句："奶奶，我少陪了。"

乙　四遍了！

甲　做好了饭，端上来，摆好了筷子、碗，又得一遍安："奶奶，您用饭。""你也一块儿吃吧！"儿媳妇得欠身坐着，就这样儿。

乙　干吗欠身儿？

甲　好顶着盛饭哪！

乙　也就是跨着点椅子边儿。

甲　儿媳妇光吃饭，不敢夹菜。

乙　婆婆不让吃菜？

甲　不是。可是婆婆让她，她也不敢夹。

乙　又是封建意识。

甲　夹菜也只能"骑马夹"，不能"抬轿夹"。

乙　怎么还分骑马、抬轿呢？

甲　骑马夹是在上边轻轻一过，抬轿夹是抄底儿，儿媳妇夹菜也就是"骑马夹"，比如吃"红烧鱼"，挑点鱼皮就走，真要一抬鱼背，婆婆马上就瞪眼："哼！"

乙　你冲我瞪眼干吗？

甲　吃完饭还得请一遍安："谢谢奶奶的饭。"

乙　这就六遍了！

甲　晚饭照旧请这么两次。那就八遍了！

乙　还短两遍哪！

甲　"请奶奶休息。"把被窝铺好了，临出来请最后一遍："奶奶，跟您告假啦！"这才能回到自己屋里去。你算算，是不是整整十遍安？

乙　纯粹是折腾人！

甲　这还得赶上婆婆顺心。

乙　要不顺心呢？

甲　一次就十遍。

乙　怎么?

甲　“奶奶，请您用饭。”“什么，我还吃饭? 气也让你气饱了! 从打娶你过门，我没过过一天舒心日子。你说，我怎么看见你心里就发堵呢?”这下儿麻烦啦:“奶奶，您别生气，怪我不好，我下次再也不敢啦，您决趁热儿吃吧!”

乙　这就五遍了!

甲　“我不吃!”“奶奶，您可别这样，我们这儿给您请安啦!”

乙　又两遍!

甲　“您可别不吃饭，气坏了身子我们可担当不起!”“少废话，我不吃!”“您要一准儿不吃啊……”

乙　怎么样?

甲　“不吃活该!”她腿都酸啦!

乙　是啊!

（陈笑暇记）

游龙戏风

甲　在封建社会里，皇上自称是真龙天子。

乙　文武百官也得这么恭维他。

甲　其实生活里并没有龙，谁看见过龙?

乙　我看见过。

甲　在哪儿?

乙　故宫里。

甲　还有戏台上，对吧? 那是画的，五色团龙嘛，真的谁见过啊?

乙　没有。

甲　这是封建意识，就为把皇上说得至高无上，超凡入圣，没第二个人能跟他比，所以用龙来称呼他。他的一切都离不开龙。

乙　都有什么呢?

甲　先说皇上这脑袋，叫“龙头”。

乙　其实也是人脑袋。

甲　皇上的眼睛叫“龙目”。

乙　有——“龙目圆睁”。

甲　皇上的脸叫“龙颜”。

乙　“龙颜大怒”嘛!

甲　胡子叫“龙须”。

乙　我就爱吃“龙须菜”。

甲　皇上的手叫“龙爪”。

乙　嗐! 什么叫“龙爪”哇? 那是“龙掌”。

甲　皇上的身子叫“龙体”，一有点儿病就说是“龙体欠安”。

乙　穿的衣服呢?

甲　龙袍。

乙　戴的帽子?

甲　龙帽。

乙　穿的靴子?

甲　龙靴。

乙　坐的椅子?

甲　团龙椅。

乙　凳子?

甲　绣龙墩。

乙　睡的床?

甲　龙床。

乙　用的桌子?

甲　龙书案。

乙　都离不开龙啊!

甲　皇上是龙，娘娘是凤，有了小孩就是龙生凤养，血统都那么高贵。

乙　纯粹是封建意识。

甲　皇上跟娘娘在一块儿叫“龙凤配”。

乙　把好词儿都给他了!

甲　《龙凤呈祥》嘛!

乙　这我知道，刘备招亲，在东吴娶的孙尚香。

甲　直到皇上荒淫纵欲，寻欢作乐，在外边侮辱民女都得起个好名字。

乙　叫什么?

甲　《游龙戏凤》。

乙　有这出戏。

甲　这事发生在明朝正德年间。正德就是个腐化享乐的皇上，有了三宫六院多少个嫔妃，还不满足。他要微服查访，寻找天下的美人。在山西大同梅龙镇巧遇李凤姐，看见人家长得好，花言巧语地那么一说，把人家就给摧残了，蹂躏了。完事他说什么:“孤三宫六院俱封尽，封你闲游玩耍宫。”

乙　这辈子不一定见得着他了!

甲　可不是，离开梅龙镇，他就把李凤姐扔脖子后边了。

乙　还有的传说李凤姐至死不从，把正德骂了一顿，碰头自尽了。

甲　这是对封建制度的血泪控诉啊! 可是编这戏的有封建意识，一个劲儿地美化正德皇帝，说他是风流天子，懂得“陋巷出美酒”，喜欢民间的美人，所以编出这戏来叫《游龙戏凤》，就是说他是游动的金龙在戏耍彩凤。

乙　形容得多美。

甲　就因为他是皇上，所以才有人这么吹捧，叫什么《游龙戏凤》; 这事要是搁在我身上也是四个字。

乙　游龙戏凤?

甲　游街示众。

乙　该!

（陈笑暇记）

象形字

甲　听说你们说相声的都有学问。

乙　不敢说，记问之学。

甲　那我问您一个问题。

乙　好啊。

甲　您说咱们中国的汉字是怎么来的?

乙　这很简单。圣人留书，仓颉造字嘛，仓颉造的文字。

甲　这怎么讲哪!

乙　古时候没有文字，传说有一个人叫仓颉，为了记事方便，他看见什么都把它画下来，后来这些画就逐渐地演变成了现在的文字。所以，咱们中国的汉字有很多都是象形字。

甲　怎么叫象形字?

乙　给你举个例子吧，比如“山”字，就好像是三座山。

甲　对。

乙　“水”吧，就好像流水一样。

甲　有道理。

乙　例子多了。“日”字就好像太阳;“月”就好像月牙儿;“門”字就好像两扇门一样。这就叫象形字。

甲　您说得太有道理了，我再向您请教……

乙　不敢当。

甲　这半拉门念什么?

乙　半拉门? 哈哈，没这个字。

甲　没这个字?

乙　没有。

甲　您可不能这么说话，学无止境嘛，中国的字多了，您不认识就说没有?

乙　根本没这个字，在座的这么些位哪，谁知道这半拉门念什么。

甲　不用问在座的，我就知道这半拉门念什么。

乙　好好好，你给说说这半拉门念什么?

甲　你这个人哪，没受过家庭教育。

乙　这怎么说话?

甲　一点儿规矩也不懂。“礼下于人，必有所求”啊，“受人一字便为师”。瞧你这撇唇拉嘴的，“你给说说这半拉门念什么? ”噢，瞧不起我。

乙　哟，怨我了。老夫子，我向您请教：这半拉门念什么?

甲　嗳，这还像话。

乙　这半拉门念什么呀?

甲　你问哪半拉呀?

乙　啊!（吸气出相）哪半拉! 那不一样吗?

甲　那怎么一样哪，左边没钩儿，右边带个钩儿。

乙　好，我先问问这左边不带钩的念什么?

甲　念“瓦”(wà)。

乙　哪个“瓦”?

甲　象形字嘛，瓦匠干活用的，瓦刀的“瓦”嘛。

乙　那像吗?

甲　怎么不像哪? （拿扇子）你看，这是瓦刀头，这是瓦刀把儿，瓦匠用它干活，砍砖抹灰，瓦刀的“瓦”嘛。

乙　嘿，有意思。

甲　你跟我在一块儿，长学问吧。

乙　好，我再请教请教，右边带钩儿的这半拉念什么?

甲　念“嘟”。

乙　哪个“嘟”?

甲　油盐店，天津叫杂货铺，打油、打醋用的那个油嘟噜。

乙　啊。

甲　油嘟噜的“嘟”。

乙　那像吗?

甲　这样儿看不像，你得把它倒过来。(拿扇子）这是油嘟噜那个碓儿，这是油嘟噜那个把儿，用它打油，一提四两，两提半斤。油嘟噜的“嘟”嘛。

乙　还有个钩儿哪?

甲　是啊，打完了油挂那儿了。

乙　嘿，全有用。

甲　再问问你吧，门里头有一横念什么?

乙　念闩哪。

甲　怎么讲哪?

乙　门上闩了，门闩的闩。

甲　对，门里有一竖哪?

乙　没这个字……

甲　啊。

乙　有，有这个字。跟您请教门里有一竖念什么?

甲　念顶啊。

乙　怎么哪?

甲　顶门棍儿顶门棍儿的嘛!

乙　嘿!

甲　门里头有个人念什么?

乙　念闪。

甲　怎么讲?

乙　门里头有个人一闪。

甲　好，门里头有俩人哪?

乙　干脆，不认识。

甲　念“躲”呀!

乙　怎么哪?

甲　这个一闪，那个一躲，两个人都过去了。

乙　那门里要是有三个人哪?

甲 哈哈，我还能让你把我问住了？三个人念“挤”。

乙 怎么哪？

甲 门里头有三个人了，这个一闪，那个一躲，三个人都挤到那儿了。

乙 门里要是有四个人哪？

甲 有多少人也不要紧，四个人念“撞”。

乙 怎么哪？

甲 你想啊，那个门能有多大地方啊，这个一闪，那个一躲，这个一挤，又来一个人，四个人都撞一块了。

乙 门里要是有五个人哪？

甲 念“倒”。

乙 怎么念“倒”哪？

甲 这个一闪，那个一躲，第三个一挤，第四个一撞，五个人了，把门挤倒了。

乙 要是有六个人哪？

甲 六个人？……六个人就没门了。

乙 怎么哪？

甲 让五个人给挤倒了。

乙 走墙豁子！

（张立林记）

编后记

我的父亲张寿臣先生是相声行里德高望重的表演艺术家。观众喜爱他，同行尊敬他，专家高度地评价他。可是，由于父亲离世早，加之“文革”的时间阻隔，一些年青人对他不太熟悉。为此，笔者遵编辑之嘱撰此小文，简单地介绍父亲的艺术生平和他身后的一些情况以便读者更好地了解他。

1899 年 1 月 29 日，父亲张寿臣出生于北京。祖父张诚甫以说评书为业，家境贫寒。父亲 5 岁进学堂，读了 6 年私塾。11 岁因祖父张诚甫去世，无奈辍学。

1910 年父亲 12 岁时拜焦德海为师，走向从艺之路。1918 年父亲应邀为先农坛新辟的相声场子领班，同时进茶园演出，张寿臣相声在北京崭露头角。1923 年父亲和李德锡合作一年，得其亲授，获益匪浅。为他日后的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25 年父亲同陶湘如合作来天津演出，一炮打红。父亲幽默、文雅、细腻、传神的演出风格和沉稳、大方的舞台风度以及以知识见长、技巧取胜的《哏政部》、《文章会》、《对春联》、《八扇屏》、《倭瓜镖》、《窝头论》等节目受到了天津观众的热烈欢迎，尤其高层次人

士的欢迎。张学良、潘复、张学铭、刘髯公、戴愚庵、孟广慧、赵天礼、元隆孙家、洋灰李家……都是他的热情观众。而《开粥厂》、《地理图》、《歪讲〈百家姓〉》等节目更是被灌制唱片，广为流传。1927年父亲以相声攒底的组台形式首进刚刚竣工的被称为杂耍圣地的小梨园，和刘宝全、荣剑尘、金万昌、罗文涛被誉为“杂耍五大王”。当时的媒体对父亲有“相声大王”、“相声第一名角”等盛誉。

父亲是一位爱国主义者。1931年日本侵占东三省之后，父亲创作了《揣骨相》及许多垫话在舞台上宣传抗日，在观众中反响强烈。为此，抗日将军吉鸿昌秘密晤见并鼓励了他；学者胡适则将他演出的一则垫话发表在《论语》杂志上。1937年天津沦陷，父亲断然拒绝日本有关方面约他去日本灌制唱片的要求。

建国后，父亲应骆玉笙、常连安之邀参加天津市曲艺团，专事单口相声的演出和授艺工作。1958年由父亲口述而结集出版的《张寿臣单口相声选集》是相声有史以来最早的个人相声专集。其中的《贼说话》被拍摄成电影。1960年父亲受天津市文化局之托到戏校任教并定期为全市相声演员讲课。此外，父亲积极参加各类社会活动。他曾任天津政协委员，中国曲协理事、天津曲协副主席等职。1960年参加第三届全国文艺代表大会，荣幸地和全体代表一起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1964年父亲退休。1970年7月9日，父亲因病去世。

父亲对相声艺术的贡献是巨大的。他在相声发展史上起到了承先启后的作用。他承袭焦德海、李德锡两大相声流派的风格和节目，又培养出常宝堃、刘宝瑞、宋相臣等大师级的艺术家，其功莫大焉。此外，由于父亲和其他一些相声艺术家的共同努力，相声也随之进入了新里程，由地摊卖艺开始迈进文学艺术的殿堂。更应提到的是父亲为后世留下了一大批既可欣赏又可研究、既珍贵又丰富的艺术遗产。读者读到的即是其中的一部分。

改革开放以后，父亲的音像资料又回到观众之中；《张寿臣单

口相声选集》增订再版;《张寿臣笑话相声合编》出版。有关父亲的文章从 1980 年至今从未间断过，据不完全统计约有 200 篇之多。

这些文章对父亲相声艺术的特点和成就做了深入的研究和很高的评价。例如，著名民间文艺研究家薛宝琨先生认为:

> 继焦德海、李德锡而起，成为承前启后、一代大师的是张寿臣……他敏于思考、善于学习，饱尝生活沧桑、谙熟世态炎凉。因此，他的思想深沉、眼光锐利，自觉地把相声当做讽刺战斗的武器，他的作品深蓄简出、厚积薄发，极其充分又极其含蓄地触及了生活的本质。成为这一时期世俗生活的生动画卷。为相声贡献了堪入文学之林的一批名篇。可以说今天流传下来的传统单口相声，大都经过了他的筛选、生发和锤炼，成为他艺术成就和艺术风格的代表……他的相声艺术，特别是他的单口相声，至今也是后人公认的高峰，他不愧是相声史上继往开来的大师!……张（寿臣）的历史功绩在于:不仅因为他的存在而使（单口相声）这一形式流行传世，而且因为他的把握而使作品的文学层次提高，充满了形象的典型性和情感的批判性。如他的代表作《化蜡扦儿》、《小神仙》、《贼说话》等等都是可以列入文学名作之林的。

著名文学评论家、美学家王朝闻的评价则是:

> 我们的相声演员不光是演员，而且都应该是研究工作者。比如天津的张寿臣老先生，他的单口相声集就是给我们留下的宝贵遗产，有很高的借鉴价值。

著名的相声艺术家姜昆更是坦率地说:

> 我个人认为，张寿臣先生是相声登上艺术宝殿、大雅之堂的先行者、带头人。他带领我们迈上了第一个台阶。

2002 年 12 月，京津两地的曲艺界知名人士齐聚天津，为张寿臣先生迁葬立碑。其碑曰:

公京都张氏、讳寿臣。皇考讳诚甫，以说书为业。公幼习相声，师焦德海。少时，曾与前辈巨擘万人迷互为捧逗，相映成趣。为公捧哏者，陶湘如、侯一尘诸君也，绿叶红花，相得益彰。公广撷博采，匠心独运，嬉笑怒骂，皆成包袱，俾凡桃俗李，成雅俗共赏之千古绝笑。凡市井百态，世故人情，公娓娓道来，活灵活现，入木三分，直可与文学大师比肩。其讽刺时弊，涤浊扬清之作，深获爱国将领吉鸿昌、张学良诸君嘉许。民国二十五年九月，公效万人迷故事，于津门小梨园攒底，系以相声任杂耍大轴之第二人也。是时，公艺炉火纯青，无出其右者，有相声大王之称。建国后为天津市曲艺团台柱。曾任天津政协委员、曲协天津分会副主席、天主教爱国会理事。晚年以传授技艺为主。所传，均不二法门，故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其弟子常宝堃、刘宝瑞、宋相臣辈，皆相声大家。公卒于一九七零年七月九日，年七十二，适值文革，悄然葬于津西小南河。二零零二年隆重迁葬于永安公墓，立碑勒铭。铭曰：相声泰斗、鼎新固本；幽默大师，承先启今。相声幸甚！幸甚张君！

张立林

2003 年 6 月于天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张寿臣表演相声精品集/张立林编.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9
（当代相声名家精品集）
ISBN 7-5039-2387-3

Ⅰ. 张…　Ⅱ. 张…　Ⅲ. 相声－作品集－中国　Ⅳ. I239.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72425 号

张寿臣表演相声精品集

编　　者　张立林
责任编辑　李世跃
装帧设计　怀　一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
电子邮件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64813384，64813385（发行部）
　　　　　（010）64813345，64813346（总编室）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3 年 9 月第 1 版
　　　　　200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7.625
字　　数　410 千字
印　　数　5000 册
书　　号　ISBN 7-5039-2387-3/J 666
定　　价　34.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印装错误，随时调换。

责任编辑∠李世跃
装帧设计∠怀　一

张寿臣



表演相声精品集

zhangshouchen biaoyan xiangshengjingpinji

ISBN 7-5039-2387-3

9 787503 923876 >

ISBN 7-5039-2387-3/J·666

定价:34.00 元

读书中文网
www.rbook.net

观者扫描、OCR、校对

2009年1月20日星期二

06:54:28

ljctt@263.net